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0/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〇七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俟後編六卷附錄一卷補錄一卷

〔明〕王敬臣撰 附錄〔清〕彭定求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彭定求重刻本

一

趙氏連城十八卷

〔明〕趙世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八五

說原十六卷

〔明〕穆希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四五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謝與棟刻本

三六〇

鬱岡齋筆塵四卷

〔明〕王肯堂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九七



# 侯後編六卷附錄一卷補錄

## 一卷

〔明〕王敬臣撰 附錄〔清〕彭定求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

八年彭定求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侯後編六

卷補錄一卷附錄二卷》提要

重刻王仁孝先生侯後編小序

有明理學大儒繼宋蔚興若河津江右嶺南浙東諸  
境後先倡道教衍風行近在三吳則梁谿道南特著  
我蘇竟響應寥寂也迹其巨人長德清修勁節與夫  
經濟有爲彪炳史冊者豈其無得於學而能之特未  
嘗爲學者啓閭奧而立其宗沿習漸遠駸駸乎標末  
遺本而道德文藝判若二途不得不遜夫他邦講習  
孜孜匡扶墜緒之盛亦風氣使然哉嘉隆間有王少  
湖先生者以孝子而成大儒旌於里選於學薦辟於  
朝一時視若景星卿雲智愚貴賤之倫靡不喁喁景  
俟後編序

從此以見聖賢實學有感畢應又不可以時地之說  
格之者矣先生身教多言教少晚歲始成侯後編一  
書舉夫六經四子精微廣大簡易直截之理悉返而  
驗諸倫常日用之際而造就人材瞻世勵俗肫肫有  
不得已之心然後見之於言則其自序所云固非重  
躬行之實者是也詞以簡而彌該義以顯而益密質  
諸濂洛關閩以來無不刮其膜而吮其髓而於有明  
數大儒之書幾不能辨其孰先孰後也當先生時吳  
中儒行衰弊相率而浸淫於富貴沉溺於詞章國是  
滯訛清流扼腕絕無以幾希一脉爲之警覺而提撕

先生天挺人豪行修養遠確乎龍德而隱故聞其風者不以爲褻衣博帶受徒編牒之流直以爲坊表攸歸廉頑立懦而不能自己比其歿也鄉先賢達以尸以祝儼若明神用是激發人心而樹干城於名教傳及瑤禍沸騰運下板蕩猶有致命遂志者出不至盡入於洪忍媼姁爲儒詬病謂非先生守先待後之力潛移而默導者與迄今荏苒百年故老凋零舊聞散佚我蘇前哲挂人齒頰猶多至先生而傳述殆鮮殘編廢燬莫由復覩余小子忝通門後自垂髫歲即知拜先生像長而濡首帖括混迹浮沉無能究先生之

俟後編序

三

所以爲學近始得購是編回環尋繹益悔問途不蚤疲繭無成而先生俟後之精誠疊疊洋溢簡端雖塵封度閣之餘卒不得而湮晦也因與同人重謀剞劂更廣其傳嗚呼吾蘇賴有先生肩荷儒宗闡明學脉幾如一髮之引千鈞在當時爲天下士在今日爲百世師則此書之模範士林不以少而益貴乎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願爲是編敬誦之

康熙己卯八月朔旦通門小子彭定求謹序

王仁孝先生遺像



古天城堂對琴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傳載姑蘇名賢小紀

後學文震孟撰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叅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卽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侍者。

傳

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督眩疾。先生臥榻下。衣不解。微聞聲歛聲。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卽洗漬。擊牀毀器。先生跽而解。不得蒲伏戶外。頃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得越次超貢。強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

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

無獨成之學。由是以橐鑰後進。爲事然其學。唯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三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蒸。使

傳

二

人房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欲。猶恐其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毫不篤。余蓋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王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仁孝王先生俟後編序

余六七齡時。先君提耳訓之曰。吳俗輕薄。然患不修行耳。如王孝子。誰敢非之哉。十齡時。先祖曰。王孝子。心乎愛矣。儀文之間。一毫亦不敢略也。是以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續之時。必端其首云。旣而聞先生之家。有俟後編。亟取讀之。先生遂於易。嚴於禮。訓學詩曰。士人所急在躬行。須要吾心種子。真人不見中。存戒懼。聖賢事業。此爲尊。又曰。惟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

俟後編

陳序

一

其序四禮也。曰。予年幾耄。每慨禮教不行於當時。思欲及未填溝壑。稍申明之。又曰。晉人譏絲竹於期功。可見晉代風流。一時清議。猶知喪禮爲重。憤士習之不振。則曰。宋朝試錄二本。僅傳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此之謂大丈夫。當更增一句云。詞章不能奪方足。憤邊事之將壞。則曰。一通馬市而邊防遂弛。世宗皇帝享國長久。中土不受邊塞之禍。惟其寧與戰。不與和。蓋公之籌邊。至今猶信矣。嘗

謂學者每略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於易尤深惜焉。讀賁之初。喟然歎曰。享小人之奉。處潤澤之中。非所願也。至哉。先生之論政也。國家之害。莫大於名分之不明。邊防之不飭。用人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速而已。是以真道學之名。王曾子之號。袁安節君子儒之疏薦。公皆若弗聞也者。其用心遠矣。

後學陳仁錫謨

俟後編

陳序

二



俟後編自序

孔子刪述五經。而於易獨爲十翼。又欲假年以學。可無大過。而小過尚不敢自謂其無也。蓋以易爲五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奧。故特重之耳。而人其可以弗學乎。是以伊川於卦爻辭。特爲之傳。而不厭其煩。是亦孔子作十翼之意也。夫聖人作經垂訓。蓋欲人見之躬行。非徒誦習講說而已也。而晚年學者。每畧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於易尤深惜焉。夫卜筮也。命題作時義。以干

俟後編

自序

一

祿也。果躬行否乎。果易道否乎。過不自揣。作爲易說三篇。蓋所重在躬行之實。故不得不更爲敷洩。以竊附伊川之後。非好爲贅語也。次若諸經說。及平生論學論治諸說。其所以覺世淑人者。亦皆重躬行之實。而不事浮辭。復有壯年時應酬吟咏之作。皆發性情之正。取思無邪之旨。以儆省夫人。非以靡麗相誇耀也。又道之所進。莫先於家而閨門。則風化所自起。修身以善刑于之化。尤不可缺者也。故復有家禮疏節及女

教諸篇。亦罔非躬行之實。人人可共遵者。分爲

六卷。總名曰俟後編。蓋不敢自以爲是用。俟同

志君子更商確於後焉耳。

萬曆壬辰仲冬吉旦長洲王敬臣叙

時年八十

俟後編

自序

二

重刻侯後編目錄

長洲後學彭定求訂

仁孝先生小像

文文肅公撰傳

陳文莊公原序

仁孝先生自序

卷一

易說 一十六條

易餘 三條

侯後編

目錄

書說 八條

詩說 六條

春秋說 一十一條

禮記說 一條

卷二

論學 三十一條

卷三

論學 二十七條

論治 四條

卷四

書 六首

詩 一十五首

卷五

禮文疏節 三十九條

便俗禮節 七條

卷六

女戒 一十一條

卷後

侯後編

目錄

訓言補錄 六十六條

杜陵馮先生原跋

卷末 新輯

事略附錄 三十條

從祀門人姓氏 三十一人



俟後編卷一

長洲 王敬臣 著

同邑後學陳仁錫閱 彭定求重訂

易說

易也者為開物成務而作者也故其辭皆言利不利焉將以利天下也乾之利使民各得其分之安以和民情也坤之主利以成就養育萬民也其道公而大是利也即義也君子之道也天下和平而人已胥利焉者也若世俗所謂利者

俟後編

卷一

一

乃專利其一身而人不與焉者也其道私而小人之事也人情怨惡而思奪之矣是利也即害也人已交病焉者也亦大乖乎易之旨矣易首乾坤者太極分為兩儀也天地初立之象也次屯者洪荒之世立君以統治之象也君道也三才之義備矣次蒙者民方顛倒立師以教之象也師道也作之君師民不亂矣無以養之不可也次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養之義也又有待之義焉君子之處世義與命而已矣二者缺

一不可者也需也者盡人之義以俟命乎天者也

小畜小人衆而君子獨陰盛以制陽而陽不能抗之時也時為之也聖人其如之何哉夫惟盡誠以求助韜晦以善處不犯難而行焉斯其可耳彼小人者犯非其分亦豈能滿而不覆哉君子所以能謙者何也君子性秉明哲所見者大知道之不易盡也故德盛矣功崇矣君子以道觀之恒存乎見少也不見其為多也故常懷

俟後編

卷一

二

欲然而已矣惟昔大禹秉此見此心故不矜不伐顏淵知此見此心故願無施伐為進德之要廣業之本也蓋宛若地之蘊山而不有其高也夫是之謂謙也若後世所謂謙者飾貌而已非其誠也非古所謂謙也非謙卦之義也君子耻焉已之從人人之從己皆隨也惟守正而無邪秉公而無私則胥得之矣否則胥失之矣夫惟正惟公者從道而不從欲者也以誠而不以偽者

也。非明哲之君子其孰能之。以此居下而論交。是初之善也。以此居位而事君。是四之德也。若五之好善。將天下從之矣。君道之吉。何以加於此焉。

夫履霜金柅。此乃炳於其微。君子知幾之明也。若當豐而戒。日中處臨而憂。八月則無微可炳。而有以知其理之必然。此乃君子知幾之豫也。不但知幾而已。嗚呼。以此爲戒。而彼昏不知。乃每耽於逸樂。而忘戒懼。竟淪胥以敗焉。謂之何。

侯後編

卷一

三

哉。彼程書傳餐以聽政者。似勤於保治矣。而均於敗者。則失知臨之義故也。夫惟無虞而克知警。任賢而不自用者。茲所謂大君之宜乎。

夫初盥之誠。一塵不雜。天之純也。君子不可以不知也。人能常存此意。則其天不息。而聖域優入其德盛矣。卽不在其位。民猶風動。况居尊者下觀之民。夫安得而不化乎。若夫賢人君子。道在焉者也。民之觀仰固在也。夫安可以位之不在。而忘戒懼乎。

賁也者。致飾於外者也。文明之小者也。夫惟誠能動物。斯無不利。若威儀之飾。則所感者淺矣。故僅足以小利攸往而已。惟明達識微。斯足以洞情僞而決獄。若近小之智。則僅足以察廢政而已。折獄夫豈敢哉。夫賢人在下。其所自責者。剛明之德也。豈厭徒步而羨非道之車乎。享小人之奉。而處潤澤之中。非君子所願也。遇有適然。亦固守其貞而已。豈可溺於晏安。而受其侵侮乎。若夫知繁文之害道。而有返本之思焉。則

侯後編

卷一

四

上九其超然自得於風氣之外者矣。此孔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願從先進者與。

豫其爲最勝乎。幾未萌也。度其勢之必然。而奮然卽有以處之。此難能也。失之於豫。乃圖之於幾。兆雖微而已萌矣。奮然卽有以圖之。此所謂知幾其神者也。失之於幾。乃圖之於要事已成。而費力矣。於其機要而制之。是亦可嘉也。若三者之外。則無策矣。幾何而不敗天下事乎。人知無恒之不可。而不知久於其道。乃可謂之

恒。否則爲固而已。何取於恒也。聖人恐人之徇其名而失恒之義也。故曰利貞。道者貞而已矣。行道濟時。君子之心也。遯也者。君子之不得已也。貴早貴速。貴斷。遲則無及矣。有所係而弗舍。則不能免矣。君子慎諸。

晉也者。君子之盛遇也。其道在弗孤其遇。以負其君而已矣。非自昭明德之君子。其孰能之。夫惟自昭明德。故失得勿恤。而純乎道義。若夫患得患失者。鄙夫也。不恤其德。而但顧其私者也。

俟後編

卷一

五

其何以能之。

難之既解。志每懈。而邪易入。必有小人以導欲其間矣。故爻辭每以解小人爲言。所以杜其機也。其先見明而致防豫者乎。夫君子小人。勢不並立者也。小人不解。則君子畏其害已。而不敢進矣。天下其有不亂乎。

聖人於去小人之卦。而名之曰夬。何謂也。夫有國家者。小人在所必去者也。而去之。不決則爲害日深矣。夫是以特名之曰夬也。夬者。決也。所

以示去小人之則也。去之道。卦辭備矣。傳曰。健而悅。決而和。斯揭其要乎。若夫自治缺而形外。露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

天下之事。皆起於微也。苟忽其微。後將莫可救藥矣。慎微之道大矣哉。豈獨取女爲然。而女者國家成敗之本所係尤大也。故特以女壯勿取言之也。然人情易溺於私。而忽者衆也。故聖人於家人。揭之不足。而復於姤。揭之。其將警天下之盲瞶乎。其懇惻之意至矣。

俟後編

卷一

六

困。君子所不免也。困其身。不能困其心。窮其遇。不能變其道。斯其所以異於小人乎。夫如是。吉且何咎之有。困非有言之時也。是故君子戒之也。君子以遂志爲大命。非所恤也。命且弗顧。而況其他乎。

觀於家人。與咸。而知聖人之重陰教也。是故君子修其身。以正內。所以端天下國家之本也。及觀於姤。漸與歸妹。而益知聖人所爲天下後世慮者。至深遠也。皆致慎於女也。夫漸之義。不止

於女歸也。而曰女歸吉者。其舉尤要者而言之。乎其杜萬世淫亂之原乎。夫漸則正在其中矣。故曰利貞也。漸也。正也。人臣之仕進。君子之爲學。何莫不繇於斯也。歸妹少女也。而說以動焉。欲感情勝邪。肆而天理滅矣。以是取女。害可勝言乎。是故凡事皆凶。而取女尤甚也。

易餘

易分上下篇。何義也。其上篇皆天道也。本天以之人者也。而首乾坤焉。固以易從是出也。其終

後編

卷一

七

坎離何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其象則日月也。水火也。其氣則陰陽寒暑也。皆坎離也。所以代天地行事者也。其下篇皆人道也。率人以從天者也。其首咸恒。固以人道始於夫婦。而夫婦之道不可不久矣。其終既濟未濟。何也。世道盛衰之相等於無窮也。經分上下。而三才之義其備矣。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重者時義而已。惟大聖大賢能識乎時義。孔子之時聖王久不

作綱常廢聖學。晦義所急者在正綱常。故作春秋也在明聖學。故講學於洙泗之間。刪詩書贊周易也。孟子之時。功利熾興。學與孔子之道微義所急者在明王道。故斥伯功也在正人心。故闢邪說也在續斯道之傳。故作孟子七篇。願學孔子也。若夫子之與管仲。意亦如此。否則其人雖賢而無補於世道。豈夫子之所與哉。聖賢達時通變。萬物一體之義。蓋如此。夫自冬至一陽始生。繇是生生而無一息之停

後編

卷一

八

焉。然必積之百有八十日。而純陽之體始成矣。君子之爲善也。善端之萌。猶之一陽之生也。夫苟時保擴充之功。不續焉。其何以造於純乾之體而爲聖乎。是故非聖之不可學也。在乎不息其功而已矣。大象傳曰。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善法乾者必也。其如是乎。

書說

舜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乃謂堯於知人猶以

爲難不敢忽也。非謂堯不能知人也。故如衆謂丹朱啓明矣。而堯獨知其闇。訟衆謂其工可用矣。而堯獨知其庸。違象恭。衆謂鯀能治水矣。而堯獨知其方。命圯族。孰謂堯果不知人乎。然鯀獨不免再用。而終以敗績者。非見之不明。而疑其尚可用也。意者當時司稼敷教。司禮典樂。明刑納言。各得其人。而獨治水之才。禹年尚幼。餘莫如鯀。故不得已從衆議。而姑試之耳。堯旣以知人爲難。詎肯斷然謂鯀終不能改。而遂弗用。

倭後編

卷一

九

哉。吁。知人如堯。而猶不果於自用。此聖德之盛。而人之所以難及乎。

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以己不及堯舜。致民麗罪之多也。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慙德。以己不免用武。不及堯舜之揖讓也。觀此而後世薄德之主。稱亂之臣。視禹湯之用心。爲何如者。其真愧死也哉。

盤庚三篇。所以諭臣民者。所稱先王。稱天命。必欲紹先業。續天命。不獨盤庚古之人皆然也。蓋

人必本乎先。本乎天。若忘其先。忽乎天。尚何所微動其心乎哉。

觀仲虺作誥。稱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則知民以從欲。故亂立主以統治。亦惟正民之欲而已。及觀湯誥萬方。稱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而已。古之聖君賢相。其達天人之故如是。不於古訓於何其訓哉。

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旣歷引商先哲王。及周文王。皆勤勞以致多壽。又引商先哲王。及周文

倭後編

卷一

十

王。但知自反厥愆。受怨詈而不怒。故稱迪吉。以此反覆教訓。而歆動之。故成王養成盛德。彌留之際。精明不亂。洸頽水。被冕服。憑玉几。面見羣臣。出格言以教訓嗣王。史臣作頌。命以爲萬世。帝王臨終之法。此皆得之於周公。平日之所造就也。若商太甲之克終厥德。則得之於伊尹。平日之所造就也。自古若堯舜禹湯文武君臣相與之盛。不可及矣。嗣後若太甲成王君臣之相與其最矣哉。



周公訓成王以立政。反覆曉告以克用三宅三俊。雖綴衣虎賁之屬。皆用吉士者。用賢也。又戒以勿誤於庶獄庶慎。而尤重於獄者。重民命也。末乃告以詰爾戎兵者。振國威也。此三者。成王所以致盛治者也。

皇極敷言。雖述於箕子之口。而實始於大禹之時。蓋所謂無偏無陂。遵道遵義。而無作好惡。以會歸於平且正直者。此所謂惟皇建極之大道也。緬想夏商及周盛時。卽閭閻小民。亦咸得聞

後編

卷一

三

之。而後世雖老師宿儒。亦莫得而聞其說。則民心何自而淑。民風何自而化乎。古之民一。何其幸。而後世之民。一何其不幸也。此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孔子所以慨其有志未逮也。與。後世謂箕子所述大禹之洪範。乃出於洛書。果然乎。曰否。孔子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曰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總之爲五十有五。又論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聖人所用。以畫卦揲蓍者。皆本乎此。是其則河圖以作易。

後編

卷一

三

信也。至若洛書。則孔子未嘗明言。所以則之者。而後人亦不可以妄論矣。而孔安國劉向父子。獨以洪範牽合焉。謂大禹則洛書以叙疇。而後儒皆因之。審若此。則箕子之告武王。何不一言及於此也。況以洛書之文。配之洪範之數。則多寡前後。次序皆不合焉。又何可以強同乎哉。然則尚論者。當何定乎。曰孔子既未嘗明言。則缺之可也。缺之者。後世失其傳也。如三墳五典。言三皇五帝之大道。八索九丘。言八方九州風土物產。此惟楚左史倚相能讀。而後世皆已不傳。其所傳者。僅黃帝顓頊之丹書。太公以告武王。夏之小正。孔子有取焉。而今存之大戴禮。穆王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而獨楚子革能記之。以告靈王。故至今得聞之耳。則古書之不存者。固甚多也。豈獨洛書之僅存其圖而已哉。若洪範九疇。則箕子明言。天以錫大禹者。乃三才之大道。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而與洛書何與焉。然謂之天錫者。正如孟子所謂天

與賢與子。但論天人一理之自然者云耳。而非  
諄諄命之也。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蓋鯀既  
汨陳五行。則洪範一無所用。而彝倫從此而斁  
矣。是卽帝之怒而弗之畀也。若其爲舜所殛。亦  
卽帝殛之也。及禹嗣興。順導洪水。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是範疇咸於此布。彝倫亦於此叙  
矣。是卽天之喜而錫之也。若舜授以天位。亦卽  
天之所授也。然則謂天錫禹以洪範九疇。不亦

後編

卷一

主

可乎。而後世必徵之洛書而後足者。乃欲神其  
事。而不知其謬也。曰蔡神與宗洪範以爲皇極  
數。後世用之以筮。亦有驗者何也。曰凡卜筮皆  
本於人心之靈。此程伯子所謂汝欲有卽有。若  
心不起念者。則占亦不靈也。蓋卜筮特假借焉  
耳。故舜謂朕志先定。則鬼神協從。而洪範稽疑  
亦必先之謀。及乃人心之靈。與神明相爲流  
通。故亦自能決疑。豈有假諸卜筮而反不靈者。  
故子雲太玄。郭璞洞林。關朗洞極。司馬公潛虛。

他若火珠林。及外奇毀瓦卜。雞刺蒿之類。用之  
以下。往往亦皆有驗。何必盡緣諸上天之符瑞  
也哉。

詩說

關雎之詩。后妃所作也。其云淑女。乃后妃所  
博求。以共事文王。用廣脩嗣者耳。所謂太姒嗣  
徽音。則百斯男者也。或云此詩宮人所作。或云  
文王所作。皆非也。昔匡衡有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不可以奉宗廟

後編

卷一

南

神靈之統。故知后妃者。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  
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其德真可侔天地而奉  
神統者也。衡去古未遠。其說有所傳受。非漫云  
者。關雎風化之首。孔子稱其樂不淫。哀不傷。非  
后妃其誰能作之。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若周南不明。又何有於召  
南乎。

詩果孔氏之舊乎。王者采民風以觀俗設教。則  
美惡兼收矣。聖人刪詩。將以垂法也。豈若是哉。

氏之舊乎。誦詩者慎取之可也。

秦項火餘。詩之殘缺錯簡多矣。姑舉一二言之。如野有死麕。與何彼穠矣。二篇相連。穠矣之詩。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則平王宣王時詩可知。與周南何與死麕之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春之意。與幽風女心傷悲之意不同。誘女之人。豈可稱為吉士。以此二篇而附於周南。豈其類哉。

騶虞。天子主苑囿之官也。故曰天子之射。以騶

虞為節。子曰騶從。曰虞人。豈曰獸名而不食生物者哉。其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云云者。蓋文王仁及草木禽獸。故草木蕃殖。禽獸衆多。而詩人因歎騶虞之善於其職。乃即所以美文王之德。為鵲巢之應耳。以此釋之。亦未為不可也。而何必強為之說哉。

挑兮達兮之詩。乃父兄懷念少年子弟。恐其遊蕩恣肆。意欲提撕約束之。故為此言耳。非淫奔之詩也。其他鄭衛之詩。亦非皆係淫奔。觀小序

可見小序之說。亦自有所傳受。不可盡不信也。燕燕之詩。衛莊姜所作。以送戴嬀之歸也。莊公之暴。致州吁與亂。以弑戴嬀之子。莊姜戴嬀。不惟無怨。尤莊公及州吁之心。及戴嬀臨行。且勗莊姜以先君之思。何其女德之厚也。噫。非戴嬀之賢。不能為此言。非莊姜之賢。不能述戴嬀之善。不惟可以勸薄俗。亦可以風人臣矣。易所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義其淵乎。韓退之作文王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意亦猶此。皆厚

德之至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人與勝己者友。乃大有所益。與尋常人友。則己之識見亦尋常矣。譬之履一扁石。增高幾何。故必登東山。乃斯小魯。登泰山。乃斯小天下焉耳。

春秋說

春秋之亂。名分之不正也。名分正。則天下治矣。孔子之作春秋。爲正名分也。周天王之政令不行於天下。當時名分之不明甚矣。孔子不得已。

俟後編

卷一

七

修春秋。舉魯史所記當時之事蹟。而加筆削焉。其魯史所書而是者。則孔子因之。不必更加筆削也。其魯史所書而非者。然後加筆削焉。然非出自己見。而筆削之也。亦舉周之舊典。文武周公所遺者。以筆削之耳。孔子豈敢自以己意爲之哉。若自以己意爲之。則爲不臣而犯僭竊之罪矣。而何以服天下叛亂之人乎。竊怪後世之釋春秋者。不明此意也。乃以孔子平平蕩蕩之書。而疑其字字句句皆有褒貶之深意。若湯杜

之鍛獄。然而必牽合穿鑿以求之。其亦失孔子之意甚矣。而孔子修春秋之心。果何自而明乎。余始讀春秋。見首書春王正月。曰春書時也。正月書月也。王周天王也。書時書月。而皆歸重於周天王。若甚嚴恭而不敢犯也。及讀至終篇。其所書繁矣。乃歸重於周天王者。絕無見焉。不過天王狩於河陽。天王使家父毛伯求車。求金。及賄成風。仲子數事而已。寢寢若諸侯行事。然降天王之尊。而下同於臣子。而未見其有卓然政

俟後編

卷一

七

令行於列國者也。乃喟然歎曰。天王徒建空名於六服之上。此所謂政繇寧氏。祭則寡人者與。孔子蓋不得已。存正朔之名於歲月之首。所謂愛禮存羊之意云爾。其綱紀之不正如此。於此蓋見孔子之於春秋。有不容不修者也。春秋有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者。如天王使人求車。及賄成風之類。其辭若無所貶。而其義自明矣。何者。以天王之尊。而下求於諸侯。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妾。以是並書於冊。其失尊

卑之體顯明甚矣。豈待更加一辭乎。又如壬申御廩災。遂繼書曰。乙亥嘗。纔隔三日耳。乃用災餘之米以嘗。褻祖考甚矣。其視必親耕所藏。然後供粢盛者。其意何如也。何必更加一辭而後明哉。其他如會盟侵伐之類。皆無王命而擅自舉事者也。亦何俟更加一辭以貶之哉。至如會戎於潛。則亦不得已待衰世之意。姑取其肯來會好。猶愈於橫肆侵陵中夏者耳。故聖人不拒絕之。所謂夸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若其書吳楚

僂後編

卷一

九

及越之事。則所謂中國而夸狄。則夸狄之者也。亦何待於繁辭哉。是故如欲觀春秋行事之詳。則備之於諸傳耳。如欲觀夫子作春秋之大義。則亦存乎正名分焉耳。而據事直書之中。其義自見矣。又何待於傳乎。故昔人謂三傳束閣而獨究遺經者。其亦有見於此乎。春王正月。周正也。爲下不悖也。行夏之時。夏正也。爲萬世立法也。

三代之正。皆緣革命易代。與天下更始焉耳。蓋一爲一歲之首。一爲朝會之始。一爲頒朔之初。而實未嘗以此授時作事。其所以授時作事者。大率皆用夏正耳。此蓋自唐虞以至於周末之有改者也。豈特夏哉。何以明之。觀二典紀羲和四時之命。及巡狩四岳之時。皆夏時也。周幽風所紀七月流火之類。及明堂布政之月。皆夏時也。則其在商也。亦若是而已矣。然則孔子夏時之說。特申明之耳。非謂夏獨用之。而歷代皆不

僂後編

卷一

十

用也。故曰孔子爲萬世立法也。雖然。卽子丑二正。自古亦迭建。以爲易代更始之用。但不以授時於民耳。故夏書甘誓責有扈氏以怠棄三正。然則三正之來。其久矣乎。若夫夏時冠周月。紛紛之說。如之何。曰其奈爲下不悖何。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非邪。魯桓公時。書十月大雨雪。此周正之冬。十月。乃夏正之秋。八月也。又書秋大水無麥苗。此周正之秋。七月。乃夏正之夏。五月也。以大不時。故並



書以紀異耳。繇是觀之。周不獨改月。亦改時矣。蓋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本。其書春王正月。及周正建子。改月亦改時者也。况書法明白如此。復何疑乎。彼後世紛紛之議。夫亦不考於斯耳。後世談春秋者。莫近於胡氏。然其傳春秋也。將以經筵進講。勸其君。報讐攘奪。以尊中國。其意雖正。而其說時。或少偏牽。聖經以就已意。而經之本旨。不免於或晦。昔者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而或誣或短。或俗。各有其敝。今胡

倭後編

卷一

三

氏之敝。雖不同於三家。而其不能無敝。則均焉。爾噫。春秋之旨。其亦難言也哉。

首止河陽。桓文事之大者。而釋之者皆不足以明聖人之意。夫惠王將以愛易世子。其邪心也。齊桓獨不可以諫止乎。而私結諸侯。與世子會。世子亦不俟王命。而私出與諸侯會。雖能定世子之位。王即襄而君臣父子間胥失其道矣。美何足云。會於夏而盟於秋。故再書首止。不沒其實。後此葵丘之再書亦然。非美桓也。夫晉文怠於

入覲。而將假王寵。以誇諸侯。故左氏書晉侯召王。王即襄以諸侯見。聖人以不可爲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所以正王體。而文之罪自著矣。豈曰聖人嘉其尊王之忠。乃曲解之邪。若爾則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夫子何獨譏焉。而後世亂臣賊子。恃強脇主者。皆得遂其私。以竊美名者矣。而可乎。

董狐證趙盾弑君。而左傳述仲尼憫惜之辭。則凡弑君之賊。越境皆得倖免邪。而大奸大惡。將

倭後編

卷一

三

何倣焉。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也。若許世子嘗藥之事亦然。其父飲藥而卒。而奔於晉。是避討也。其能免弑逆之罪乎。

歸鄆。謹及闚。龜陰濟西田。說者以爲聖人自叙其績。然與曰。何其識之早也。陸浚明得之矣。曰。此齊魯互相攻侵日久。及此魯與齊平。故歸其侵田耳。此事無國無之。故聖人據事直書之耳。何意於其間哉。此無改評矣。

孔子知道終不行。而自衛反魯。時且老矣。故思

著述以傳後。而春秋最後作。間一歲而夢奠。故如陳恒弑君之事。所嘗請討者。而且不及書。故僅止於獲麟。蓋魯之史記。適至於獲麟。而孔子因而終之云耳。而豈知反以誣之也哉。况獲麟而死於鉏昌之手。祥邪。否邪。此先正王文恪公之論也。亦無改評矣。

禮記說

禮記一書。皆孔氏門人述其所聞於孔子者。而游夏居文學科。所記爲多。亦有其他弟子所記。

俟後編

卷一

奎

者。故其間純雜不一。他如月令王制諸篇。一出於呂氏。一出於史官。要皆漢初諸儒之所掇拾。然其時去古未遠。格言爲多。又孔門最重喪禮。故記之獨詳。但內多重複。惜乎無刪正之者耳。

俟後編卷一終



俟後編卷二

論學

有志之士。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何況壯年。自當勇猛矣。若年少之士。正發軔之初。尤當倍加淬礪。譬若蛟龍。方出母腹。雖未騰雲。而已有食牛之氣。有此風骨。方稱爲蛟龍耳。若當發軔之初。而無鳳翔千仞之志。僅僅小異於俗而已。則他日亦安能達到與三代之英並駕哉。然此皆非勢分之謂也。三代之英。乃不依形而立。不恃勢

俟後編

卷二

一

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人今不存矣。而理在人心。萬古不泯。恒若日星之麗天。果何時而已邪。彼勢分之云。倏忽而已矣。所謂民無德而稱者。惡得與首陽並論乎。噫。志士可以猛省矣。鬱鬱之氣。非能自達於鬼神也。乃將之以吾心一念之誠也。否則其氣散於塵土耳矣。炳蕭之氣。非能自達於鬼神也。乃將之以吾心一念之誠也。否則其氣散於空虛耳矣。何者。人與鬼神



皆以吾心一念之誠相通者也。二物者不過借其氣以達之耳。譬之焚香然亦借此香氣以達吾心一念之誠也。香豈能爲力哉。是故吾人惟此心之舉念爲最大。乃所以通於天地萬物者也。可弗慎歟。故大學諄諄以正心誠意爲教。良以是哉。

斯世所以知有稼穡人倫者皆稷契所遺也。故稷契功在天下萬世。斯世所以知有盡性安民之學者皆孔孟所遺也。故孔孟功在天下萬世。

俟後編

卷二

二

是故君子法古爲學。用則爲稷契。不用則爲孔孟。皆以天下萬世爲度。而毋自私自利以自小焉。蓋君子所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以天下萬世爲度者也。

儀物中惟圭璋特達。不假餘物。人道惟誠信特達。不假餘飾。人惟誠信不足。故假言貌威勢智術以爲之助。誠信若足。則天地鬼神尚能感動而況於人乎。故舜舞干而苗格。文因壘而崇降。而一事一物亦有然者。若李廣之射石而沒羽。

昌黎之論鱷而遠去。孰非其精誠之所貫哉。噫。學者可以有志於誠矣。

君子亦求諸己而已矣。已誠是矣。雖衆皆非之。無傷也。若夫志於古而畏譏於今。遂俯而從之。豈所謂豪傑之士乎。夫不畏得罪於聖賢而畏得罪於流俗。亦多見其不智也。昔孔子稱獨立不懼。不見是而無悶。孟子惡夫奄然媚於世者。其爲人也。見稱於孔子而不見惡於孟子。不亦善乎。

俟後編

卷二

王

隱惡而揚善。何謂也。曰。聖人念念惟恐人入於惡。故隱惡而不宣者。恐興起人爲惡之念也。聖人念念惟欲人入於善。故揚人之善而不匿者。欲人人皆興起其爲善之念也。此見聖人欲人爲善去惡之心無窮也。若曰。不言人惡者。長者之道。揚人之善者。欲使其人之益勸於善也。則意亦淺淺矣。而豈所以語聖人之胸次哉。昔人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此僅可形容其半耳。蓋未盡也。聖人無私心邪念。故澄然湛然。如不

波之水不塵之鏡然其中涵惻隱活潑之仁焉故能贊化成物豈若水鏡然一於不動者哉此學問緊要處學者不可不知也

不忘恭敬而戰兢惕勵則能生萬善任其怠惰而頽墮委靡則能消萬善故丹書以敬勝怠爲訓禮謂君子不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又謂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程伯子又謂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以此事天饗帝故篤

俟後編

卷二

四

恭而天下自平君子修己以敬則可以安人安百姓然則曰恭與敬其道豈不大乎

君子之於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至言也

凡見幾乃謂其理之先見者人心至靈故自能覺但纔見其幾便當立斷乃爲有益最怕怠惰因循反生狐疑不能勇決則幾雖善而終無成就幾之不善者雖能見而禍終難避此與不見

幾者同耳何足貴哉故聖人不徒曰見幾而必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意懇切如此

周公係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又曰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此卽孔子人不知而不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也此最上學問也不如是此心何以有江漢秋陽之體哉

論鬼神必有所司昔者帝項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然後神人不相雜揉民得以安太舜郊祀天地禋於六宗望秩於山

俟後編

卷三

五

川徧於羣神周公祀洛咸秩無文夫是以神人以和天下大治子產有言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凡鬼神莫不貴有以統之其統之者必出自天子之命天子者代天以理物者也百神之所聽命也鬼神之所宗也是故其威靈赫然自能攝伏乎諸鬼神耳若叔季之世上無明天子下失所司百神無主匱神乏祀夫是以妖邪並作民多天橫

人能羹牆見堯步趨見舜念念不忘聖賢若漢

文帝之思良將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則可謂有志之士矣。

箴銘之作也久矣。曰以儆懈焉爾。古之君子其進道也甚力無須臾之懈焉。然猶不敢忽也。故有箴銘以致其儆。後之君子未嘗有古人之心也。而箴銘是託其亦失古人之意也夫。

夫人與聖賢均是人也。其所誦習者皆聖賢之訓也。而乃有徒誦其言漫莫省爲何說者。今試舉而言之。如昔者孔子嘗發憤忘食矣。不知其

俟後編

卷二

太

所發憤者何如。顏子嘗欲罷不能矣。不知其所不能罷者何如。漆雕開嘗斯未能信矣。不知其所未能信者何如。弟子服心喪於墓側。至於三年何懷念而若是將歸而哭皆失聲。何思慕而若是子貢獨心喪六年何爲而懇惻一至於此。夫聖賢之聰明其不以不切之事累其靈明可知也。其所加意懇惻者必其有大不容己者也。學者可不思其故乎。苟思之而得則吾心與聖賢之心相去不遠矣。

眇乎小哉其知之所始乎而美惡原足矣。百行統是矣。可弗慎與。知之所始大也。遠也。高明也。中正也。全也。則終之所造亦大也。遠也。高明也。中正也。全也。知之所始小也。近也。卑暗也。偏邪也。缺而不全也。則終之所造亦小也。近也。卑暗也。偏邪也。缺而不全也。譬知之所始其猶草木之萌乎。萌之所始其圓若半菽其尖若棘之端。然而其枝葉花實千萬其繁者皆完足於半菽。棘端之內矣。不惟如是其半菽棘端之微而草

俟後編

卷二

七

木之芳者穢者良者毒者其花實之赤白青黃巨細圓橢味之甘苦酸辛無不悉蘊蓄完具於其內而無少缺矣。夫知之所始亦若是而已矣。而所係不亦大乎。一具於始而終弗能更焉其可畏也哉。是故君子知幾而謹微。冬至一陽生於積陰之下其氣無一刻不升騰於上自此更無間斷日積月累直至四月純乾然後六陽充滿宇宙而萬物發生者亦充滿宇宙矣。夫造化尚須積累之功而況人乎。故人心



一念善端之萌。卽一陽之生也。由此一念之善。念念相繼。無少間斷。日新月盛。直至無一念非善。則仁體充滿。而萬行無一非仁矣。仁體充滿。與四月純乾。何以異。萬行無一非仁。與萬物無不發生。亦何以異哉。

詩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何謂也。曰。此卽人之常情。以戒人慎終如始也。是以易稱盟而不薦。詩貴賓之初筵。以一歲言之。則如歲朝。以一日言之。則如平旦。皆其始。未有不善。其後寢以怠。

後編

卷二

八

肆者也。故人當常存兢業之心。而不放。臨祭則常如未薦。燕賓則常如初筵。以一歲言。則常如歲朝。以一日言。則常如平旦。則豈有不善乎。親未底豫。負罪引慝。事親之道當然也。有苗未格。振旅敷文。待夸狄之道。亦若無異焉。何也。但知反己。而不知尤人。聖人之心。固如是也。然聖人於此。豈直躬自厚而已哉。天下有感應自然之理焉。獨聖人深知之。而深信之焉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濯。

物之不潔。必也。其非江漢乎。暴物之不乾。必也。其非秋陽乎。知其理之可信。而深信之。斯其所。以爲聖人而已矣。是故反己愈至。則自治愈密。德盛而人自化之矣。

夫士顧立志之何如耳。若能慨然以天下蒼生爲己任。而盡洗其富貴利達之心。則卽此便與聖賢之志同。而去世俗遠矣。若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而舉世非之。而不顧。則可謂大勇而古人不足讓矣。

後編

卷三

九

治家者。不敢侮於雞犬。而况僕御親屬乎。故能得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治天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小國之臣乎。故能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夫士修其行。不敢褻於幽獨。而况對父母妻子乎。故能聚百行之善。以成其身。夫居上不能建千萬年之策。安國以潤生民。而僅僅補塞罅漏。居下不能明先王之道。以覺斯人。以開來世。而僅僅謹飭自守。則亦中人能之。而非有大關於宇宙治亂之數。而不足爲豪傑。

之士矣

夫趨榮而競得者。其所日夜勞心。以從事其間。倖遂所願者。不過百人中之八九耳。其九十餘人者。則皆稿死而已。然而人不知悟。繼踵效之者。如夜蟲之赴火。可憐也。其八九人固獲遂其願矣。然惟福被生民。道格上帝者。乃能令聞長世耳。否則大禍隨之。尚不可測也。幸而老死牖下。然福氣淺者。不過享受十數餘年。福氣深者。乃可享受三四十餘年。光景一何短也。然無善

俟後編

卷十一

十

則遺後復以其平日之學術志趣教其子孫。故不一再傳而敗矣。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畧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棄意。處幽獨之

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故學貴乎識得貴勇。貴豫。貴無間斷。貴久也。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蓋從心體

俟後編

卷十一

主

上琢磨者。乃德性所成。一出自然。足以逸而可久。可無滲漏。若只勉強於外。焉能保令久而不變。無少滲漏乎。而勞亦甚矣。豈君子大本達道。一以貫之學乎。人有九不幸。惟秉明哲。體至虛者。乃能知而亟圖之。而氣高志滿者。弗屑也。何謂九不幸。位尊則人莫敢面言其非。道尊則人莫敢面拾其短。分尊則人莫敢面斥其過。齒尊則人莫敢面匡其失。文盛衆尊。則人莫敢面刺其愆。學博譽尊。

則人莫敢面陳其謬。情疎勢遠。則人莫敢面詰。其違氣高色厲。惡聞善言。則人莫敢面攻其缺。自足其智。自以爲是。謂天下莫己若。則人莫敢面舉其疵。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性明哲乎。斯能察矣。惟至虛而弗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誠而不至。不謂之誠也。然天下之誠者寡矣。容有誠未至而似於誠者矣。故聖人別而言之。有至誠之稱焉。以見必至誠乃可謂之誠也。非誠

後編

卷十一

五

之外更有所謂至誠也。然於何而驗其誠之至與不至也。故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曰。不動未之有。見誠之必動也。惟動然後見其誠也。曰。未有能動。見不誠之必不能動也。惟不動然後見其不誠也。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何如斯可謂之敬事矣。曰。盡其心焉爾。凡事君者。職無崇卑。皆有當爲之事也。必盡其心爲國家久遠計焉。此之謂敬其事也。是忠臣也。若夫爲國家計一時

者。此未可謂盡其心敬其事也。是具臣而已矣。彼計其一身爾者。噫。吾弗知之矣。

以帝位與人大事也。而四岳所推。乃獨於虞舜之孝友。堯欲試舜。乃獨以二女觀之。若孔聖誨其子。不學二南。有如面牆。亦以文王之德。全在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由此言之。夫人孝友。刑于之德。果如舜文。則爲聖人治天下而有餘。而才能智識之美。皆非所先矣。其故何哉。蓋舜文孝友。刑于感孚之妙。非極其至誠。

後編

卷十一

五

惻怛。內外一於恭敬如是久之。不可果能養成此德。其優入聖域。化平天下。亦何難之有哉。後世乏好古敏求之學。僭於古人之道。君臣上下。惟專事以才能智術相高。故遂成澆薄之俗。而人心風俗。人品治道。俱不如古人遠矣。於屋漏而不愧。可以聞雷霆而不驚矣。然君子敬天之威。猶恐懼而修省。不敢自謂不愧。而肆然以慢乎天也。見大心泰。養定不動。可以投諸可欲而不亂矣。然君子惴惴小心。防非訖欲。放

鄭遠佞不使聲色貨利邪佞之士接乎吾前也。與偕而不自失。磨涅而無磷緇。至公而無所嫌矣。然君子以不可以爲訓。避而弗近。遠而弗親。明白其心而亦明白其迹也。是故子道克盡矣。而親未底豫以爲已忒。故號泣而思罪。君道克盡矣。而苗未率服以爲已辜。故振旅以敷文。人倫之至。可爲天下萬世師矣。而四者未能以爲己責。故言行之庸。必致其信謹。蓋君子知道之無窮。盡道之不易。故其心常惴惴。爾常翼翼。爾

後集

卷二

古

是以語聖人之德者。必曰德盛禮恭。必曰至誠無息。噫。學者觀於聖人。可以爽然自失矣。夫可以頓消釋其虛浮之氣矣。夫人一日不食。則飢不能堪。數日不食。則死。然食之所需穀粟。穀粟所自。則生於天。作於人。遲以時月。致以勞苦。然後乃具者也。食之不易也。如是。天與人之有德於我也。如是。人當每念及此。常思有以報乎天。報乎人。不敢虛竊天地之養。寧享斯人之力。乃爲有人心者。彼任情自肆。

戕性戕人。乃悖逆之輩。所不足道。若但悠悠度日。資食自養。月復月。歲復歲。無一德於天。無一德於人。是曰頑鈍。無知幾於木石者。爾豈可謂之有人心而曰人者乎。故君子達則思爲禹稷。以利濟人。窮則思爲孔孟。以教導人。均之爲天地。爲斯世斯人。而不爲其一身之私。均之毋敢自逸。以報答乎天人也。則亦庶可以無少愧也夫。

後集

卷二

華

大哉聖人之道乎。得其一體者。亦足以成德而超越古今矣。而況造其妙。會其全者乎。是故明目達聰。取人爲善。大舜盛德之一也。諸葛公得之。則爲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其人品相業超越古今矣。痼瘕乃身。大舜盛德之一也。文正公得之。則爲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而其人品相業超越古今矣。然二公所造。雖少不同。而其人無我。則一而已。何者。開誠集思。諒非有人我者可能。而憂樂共於天下。亦豈有人我者哉。雖然。二公心無人我。地位已高。而或得於性生。

或得於有所悟入。則未可曉然大槩。性生悟入。其根亦一。蓋根於性。然後有所覺悟。其有所覺悟者。亦因其根於性也。今觀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之說。觀橫渠讀中庸之說。則二公必自有悟入處。但所以無人無我之理。其原頭甚微妙。甚大二公於此。不知曾透徹一番否耳。若果於此透徹一番。則是所謂知及之而後仁能守之者。入聖之階基。已在此。無論其一體全體。自可以一通萬道。自一貫其地位所造。尤

後編

卷一

朱

高矣。今亦難以輕測二公。但論其理。如是用以告諸同志云。

夫大人者。秉一念如天之仁。勃乎其不可已也。其不能自遂者。勢力也。其無方無窮。念念不忘者。志願也。故大人者。以兼利萬物爲懷。以澤及萬世而無盡爲心者也。故其願常有所不滿。欲然而已矣。故其精神常與造化並流於寓內。形骸有盡。而精神無盡。故曰痼疾曰泣罪。曰如傷曰非斯人。誰與安懷一世。而垂教無窮也。

夫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己者。而獨其好學不如己焉。敢問夫子所好之學。又有出於忠信之外者乎。曰善乎此之問也。古之人。蓋以忠信爲學也。忠信卽誠也。卽帝降之衷也。帝降本無不誠。而人失之者甚衆。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至於誠者。誠卽完其帝降之衷矣。卽道矣。卽天矣。而可易視乎哉。夫自唐虞三代典籍所載。曰欽曰敬曰祇曰恭曰慎曰畏。言雖不同。然皆所以求至乎誠。以完其帝降之衷而已。奈至夫

後編

卷一

朱

子時此學寔已不明。故有以讀書爲學。如子路所譏者。又有以傳經爲學。如子夏者。以多聞多見爲學。如夫子所稱知之次者。以多學而識爲學。如夫子所以詰子貢者。以稱述聖訓爲學。以穎悟多寡爲學。如子貢疑夫子之無言。及答與回孰愈之問者。蓋紛如也。而孰知其皆非古人之學。而所謂古人之學者。乃不出於充其忠信之質。以完其帝降之衷者乎。故夫子特發明之。而孰意後之學者。至今猶弗悟也。聖學之不明。

至於此然則學者所謂學將何學乎不得其學雖終身從事焉如耕石田將何獲乎是誠可悲也已夫降衷爲吾人之恒性根於固有無弗厚者故雖十室小邑亦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矣顧形生神發之後日薄日漓故忠者漸以不忠矣信者漸以不信矣苟非戒懼顧諟之功無須臾之間其何以完之此之謂好也卽如孝弟稟於性之良乃不學不慮而自能自知者所謂恒性之厚也顧自知好色以至有妻子事君其慕

後編

卷二

本

親之性屢遷而屢淡矣此書所謂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者也苟非兢業精一如舜其孰能終身慕父母乎大舜聖由性生而猶不忘好學如此而況下此顧欲不好學而自克完其天性乎此孔子所以惓惓於好學而且以此自任之外獨推顏氏一人則學之不可以已可知矣而豈知千載而下學之一字尚不能明而安望其好乎噫學以完其帝降所性之真初不在外也求之在我則又非難也而人顧罕於好學者一則不

知所謂學而求之遠且難一則又以欲速好名之心爲之累故其好學之心雜而不純不純則何以完其天而克底於誠乎故夫子又每每有衣錦尚絅人不知而不愠遷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訓焉蓋必如此乃爲真好學也而意益懇至矣

道義一也而有正有權要皆不失乎道義者也蓋權也者輕重得其宜之謂也故非其道義一介不以與人理之正也然冉子請粟苟非再三

後編

卷二

本

且自與過多則夫子亦無言矣豈不以友誼師弟之誼爲尤重邪此權也是曰是非理之正也然昭公非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豈不以諱君之誼爲尤重邪此權也卽此推之而權之重從可知矣故君子之處世事有定理其方合卦之德而又圓神易貢合著德爻義而時出之要之皆不詭乎道義斯可矣故曰旁行而不流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非是之謂邪他若微子爲商王元子以宗嗣爲重則



不死其難而去之箕子以傳道爲重則不死其難而受辱遺體不敢毀傷也而曰子在回何敢死則以師難爲重而父亦不顧矣然必已非宗子而宗祀不絕已有子或兄弟有子而親身有賴則可否則法微子可也顏子亞聖所見必卓人見其言出倉卒而不知其非漫然者也凡此皆權而不失乎道義者也

昔謝良佐與伊川別久伊川問所用何功答云祇去得一矜字自覺平生諸般病痛皆從此根

後編

卷二

幸

發故不得不力去之卽此觀之良佐之克已何其勇邪楊慈湖嘗自謂舍己從人惟己能之後讀虞書至舜稱堯之言然後不勝自愧自責可見此地位之信高而學者不可不以此自勉也人之通於神明者一念之誠也神之錫福於人者欽其一念之誠也若爲善而有微福之心則誠意全無無可通於神明亦不爲神所欽矣何福之有昔孫叔敖爲兒時出見兩頭蛇知其不祥懼他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自憂終不能免

見母而泣母慰之曰汝有陰德無傷也叔敖後果相楚夫當叔敖倉卒埋蛇時其年正幼乃純然愛人之心豈有一毫求福之意哉然此其一念之誠固足以通於神明而爲神所欽矣此其所以錫之福乎且其母所謂陰德者非以其既無求福之心亦無求知之念乃闇然而爲是善邪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叔敖之謂乎善學叔敖者當學其視人猶己一念懇惻之誠毋徒羨其獲福云

後編

卷二

主

終

侯後編卷三

論學

衆人言命。聖賢亦言命。然衆人所言。不過富貴貧賤禍福得喪之間。其精神所注。總爲其一身而已。若聖賢所言。則異於是。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精神所注。總爲斯道耳。何嘗念及其身也哉。

侯後編

卷三

可耳。然意興雖高。而猶未免依違於俗情。則終未能一洗凡陋。脫然爲古人也。譬若珍木爲藤。蘿所纏。必盡解其藤。而後枝幹乃得條暢。若解之未盡。猶有一兩條藤蘿束縛其間。則豈得脫然大遂本性乎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無少差謬。此其所以妙也。今高明者喜談空寂。似卽天載之旨也。而事物應用。類多疎脫。其亦異於造化矣。此乃好高之過。以心迹爲二途。貴心賤迹。而不

識有無混一之常者也。豈知道者哉。

莊生爲善無近名。爲君子謀也。爲惡無近刑。爲小人謀也。君子當常防其近名之意。洗濯其心。一無所爲可也。小人當常懷無近刑之慮。克自抑損可也。若夫緣督爲經。卽守中之旨。守之以爲常。故謂之經。乃至德事也。大中之道。渾然天命之本然也。善且不足以名之。而况於惡乎。

士人所稱慎獨。本於學庸者也。然學庸之旨。一而已矣。而人之所稱意。則有二。曰燕居獨處之

侯後編

卷三

獨以身言者也。曰己獨知之之獨。以心言者也。要而言之。獨知之。獨旣慎。則獨處之。獨在其中矣。若但慎獨處之。獨而本原之地。不加之意焉。則恐尚未能表裏一於恭敬。而極其瑩徹也。雖然。獨處之慎。苟極其密。而無少間雜。久而熟焉。則此心亦漸進於純一矣。但頗費力耳。此坤道之學也。若天分高明者。一惟於吾心之獨致力焉。尤捷徑易簡耳。此乾道之學也。

虛能通物。實不能通物。故君子貴乎虛也。何則。

虛無物。若空中然。故無不通。實則吾亦一物而  
已。豈能有所入哉。蓋虛則通。實則窒。理固然耳。  
心不持。則放逸。持太過。則拘礙。故君子一秉乎  
正。而不作正想。孟子所謂勿正也。何者。至虛中  
本無不正。而且能志乘乎正。斯亦足矣。若又作  
正想。豈不又多一層乎。夫如是。則其虛也不墮  
於頑。持心得其妙矣。此之謂正心之學。亦誠意  
之學也。能常如此。而不昧。乃致知也。以此貫通  
乎事物。乃格物也。

集後編

卷三

學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之。

人孰不知讀書爲學。而漫不知所學者何事。則  
猶夫未嘗讀書也。可愧也已。且如七十子之於  
孔子。蓋終身從之。或相與講於洙泗之間。或相  
與周流於天下。雖畏於匡。伐木於宋。飢餓於陳。  
蔡而不舍。顏淵至謂子在回何敢死。則捐軀亦  
所不恤矣。此何故哉。學者讀論語至此。亦嘗思  
而得之否乎。又如孔子既沒。諸弟子相與心喪。  
三年喪畢。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

其悲慕一至於此。若子貢則又反。築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其思慕倍常。又如此。此又何故  
也。學者讀孟子書至此。亦嘗思而得之否乎。夫  
孔子平日惡干祿。而賢簞瓢。其不以富貴利達  
教諸子可知也。孔子取辭達。耻巧言。上德而下  
技藝。其不以辭章技能教諸子可知也。孔子貴  
依乎中庸。而黜索隱行怪。其不以智術教諸子  
可知也。孔子鄙求富。安於蔬食水飲。終身不遇  
其無貨賄。以厚贍諸子可知也。孔子惡求聞美。

集後編

卷三

學

閭然日章。謂道之行否。有命。其不爲諸子游。譽  
揚達。又可知也。凡世俗所賴藉。取重者。孔門師  
弟子皆無之。然則諸子果何所爲。而感孔子。若  
是之深哉。或曰。師弟子恩誼重故也。然其所謂  
恩誼者。抑果安在。是不深思其故乎。夫苟不  
深思其故。則其讀孔孟之書也。要不過循行數  
墨而已。其可謂之善讀孔孟之書者乎。夫苟深  
思而得其故。則必惕然有動於中。必將以諸子  
所以惓惓於孔子之教者。自淑其身心。而不徒

爲誦習文辭利祿之學。亦不肯汗漫苟且。一無所事。以終其身而已。嗟夫。孔子平日。所以教諸子。諸子平日。所以佩服孔子之教者。真若飢渴之於飲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孔子之教。一念離之。則爲禽獸。一念存之。則爲聖賢。存之而久。則德性常用。而上達無難。離之而久。則其心已死。不過行尸走肉而已。可不懼乎。是知吾孔子之道。乃性命之存亡。所係人獸之界限。所係天下國家之治亂。所係造化之範圍。萬物之曲成。

後編

卷五

五

所係其功。如是。以是而造就諸子。其功真與天地之覆載。父母之生成。君長之統治等。夫安得不生。則歸依之不舍。沒則感戴思慕。愈久而不忘也哉。嗟夫。人特未之思耳。不觀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又不觀孟子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庸又不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學者果能知此。則知孔子之

道之大。而甚切於吾人。而諸子之感之深也。殆有由矣。若夫子貢尤感之深者。則更有說焉。獨不見孔子之造就子貢者乎。蓋孔子自顏曾以下。獨深留意子貢。如歎回之安貧樂道。卽以不受命勵子貢。知子貢不及回。卽以與回孰愈儆子貢。以一貫進曾子。亦卽以教子貢。凡性與天道之說。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之說。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之說。莫不以示子貢。聖人之教。固非有所私厚。然亦未嘗不因人而施。而所以造

後編

卷六

六

就子貢者獨至矣。則子貢所以報孔子者。安得不尤異於諸子乎。嗟夫。諸子惟有見於孔子之道之至切於吾身。而不容已。其所以感戴思慕孔子者。若是之至。而學者於此。乃類莫之省。漫不知其所謂至切者爲何物。豈不深可憫哉。且孔子老至矣。而猶發憤。顏子不用世矣。而猶竭才。欲罷不能。漆雕開可以仕矣。而猶歎於斯之未能信。諸若此之慙慙懇懇者。果皆何謂邪。豈古之大聖大賢。其智反不若今之人。故事此不

急之務。今人之智。乃反賢於古之聖賢耶。始必不然矣。此真可浩歎也。且聖賢所造。不出吾人性分之內。如曰性與天道。曰一貫。曰下學上達。曰天不言而時行物生。曰修至德而凝至道。曰過化存神。若斯之類。皆聖賢所造實境。皆非空語。而學者於此。類莫之省。此豈不可浩歎也。夫省非空省也。乃實體之身。用力以求。造其域也。否則猶夫弗省耳。何足道哉。

使後編

卷三

七

心之本體矣。未嘗不醒。又何用提人。所以患提醒太煩者。皆因持守未得安妥。如行路之人。雖投宿廬舍。終非已有。投舍雖屢。出舍亦易。未免又須尋舍。若持守得安妥者。如人在家。更何用尋舍。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刑。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真見其可否。然後信。

之若察之。而未有以真見其可否。亦必不以衆謀之同。而遽用之也。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己意。然後參之於人。與鬼神者。可見古人或先之於衆論。而後審之於獨見。或先之以己見。而後稽之於天人。其慎重不苟。如是。然則所謂舍己從人者。亦謂其言之果是者耳。豈謂在己。泛

使後編

卷三

八

然無定見。而惟人之是從哉。然世無聖人之虛心。明照則又不可自謂有定見。而果於自用也。慎之哉。聖賢之籍。載道之文也。假文以明道者也。春秋爲史。載事之文也。假文以紀事者也。皆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於爲文者。故其辭不以雕琢爲工。而昭世垂訓。其功在人。切而甚大。若布帛菽粟。然愈久而愈不能廢。若其非爲道之不明也。非爲事之莫紀也。而惟掇拾裝綴。鏤刻以爲能。

是逞博炫奇耀彩而已矣。浮泛而無歸。汗漫而不切。乃專事乎文。以爲名者也。非有益於世用者也。其失古人數文之意。不既遠乎。

禹稷胼手胝足。以免民昏墊之患。以開民粒食之原。其功大莫並矣。此全民之生命者也。然使不教民以禮義。則胥戕胥賊。無異禽獸。其何暇安居食粟哉。而生命亦不能以保全矣。此契之功。所以不在禹稷下也。三聖輔相天地。大有功於斯民。故其子孫皆有天下。或四百年。或六百年。

集後編

卷三

九

年或八百年。而其爲諸侯也。禹之後。至千四百餘年。稷之後。至千餘年。契之後。至千二百餘年。而又生孔子大聖。教澤被於萬世。其子孫亦享萬世上公之爵。噫。何天道報德報功之不爽也。計三聖當時。惟兢兢焉懼。不足以濟天下。而豈有一毫逆爲其子孫之心哉。噫。此所以克享天心者與。蓋天之祐人。常於無心而爲道者。夫無心而爲道。則其爲道也誠矣。此天之所以祐之。與其所爲者大。此其所以報者亦大與。

黃叔度無言論風旨。而見之者無不欽慕。蓋德之所感也。彼僞爲撰述者。鄙矣。郭有道處亂世。不立異以自標榜。而亦不溺於流俗。二人皆天資近道者。與文中子教授河汾。有古人風。其上策。乃不以其君爲不足。與言仁義。猶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孟子告齊梁之君以王道云爾。漢儒如董子之正誼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心。其醇矣。若縱陰閉陽之說。倘亦有先王藏冰出火。變理陰陽之意乎。屈子狄公與殷三仁何異。

集後編

卷三

十

孔明人品事業。得於寧靜致遠。寡欲養心之助。爲多。謂之三代人物。非過也。汲長孺嘗謬謂趙充國忠信是乘。百折不迴。其皆三代之遺直乎。惟道集虛。故君子之心。莫若虛。虛不觀諸蓮乎。夫蓮徹上徹下。根莖花實。無不虛者。故自卯至午。陽開亦開。自未至酉。陰闔亦闔。卷舒闔闔。與陰陽之氣。朝暮相通焉。陳堯夫有言。天地萬物。皆我之師。胡爲專守古人糟粕。達哉言乎。

我師練塘翁云。人之目力。能窮乎九霄之上。而足不能離地以寸。故君子所見。雖極高明而踐履處。不可以不篤。實易所謂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者也。

象山愛韓子兩言。磨礪去圭角。浸潤著晶光。

夫植物生於地。則有萌蘖之生。及其伐而爲器也。不能復生矣。然其氣長存而不毀者。何哉。蓋其內之生意雖絕。而天地間中和之氣。升降飛揚。滾滾然靡所不貫。故物皆得是氣以衛養之。

後編

卷三

十一

所以不毀也。若暴之風日之中者。其中之精氣。爲天地所奪。衰敗之甚。而不能受其所補。則不可長矣。其理微妙矣乎。

字之形體。各有所取。固不可易。其聲形亦有不。可得而移者。蓋其形其聲。乃上世之人。通神明。類萬物。與天合一者之所爲。則所呼之聲音。一天之元聲。特假口於人耳。故曰聖人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字之不可易者。以此。若後世之字畫。則已屢變。非復古之字畫矣。亦不得。

古人之心思矣。

人但知自赤子至成人。其頭面手足。身體髮膚。俱漸漸生發長大。而不知其心之智慮。亦猶是也。其在赤子時。純一未發。固其真性。然微而未大。蒙昧而未長。故曰物穉不可不養。若以理義養之。則其生意發達。至大至盛。夫安可量。今之人。其形體漸大。而爲耳目之所入。習俗之所染。其中亦日益生發。但生發其不善者。而剝落其善者。是以追慕赤子之心耳。不知赤子之心尚。

後編

卷三

十二

有俟於養也。養之則大矣。此爲大人而已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子有道。則四體不言。而喻威儀言動。皆自吾心而出也。心不在焉。則威儀言動。皆血氣之用事。陪臣當國。而異類且操戈而入室矣。人欲自識其真心。亦何難哉。聖賢嘗言之矣。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此在靜時識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在動時識也。噤而與之。行道弗受。蹴爾與之。乞人弗屑。此在。



死○生○危○迫○時○識○也○識○之○而○存○以○至○於○存○存○是○謂○道○義○之○門○

存○虚○明○善○矣○然○不○可○玩○虚○明○景○象○玩○虚○明○景○象○則○着○於○清○虚○此○不○可○以○應○事○接○物○者○也○

學○者○須○卓○然○以○古○人○為○師○一○言○一○動○念○念○不○忘○師○古○誓○不○作○後○世○人○物○如○此○乃○為○有○志○若○曰○生○

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其○鄙○陋○懦○弱○不○亦○甚○乎○

學○者○須○無○一○點○世○俗○氣○味○乃○不○愧○古○人○然○必○於○

心○上○洗○淨○若○僅○飾○於○外○病○根○未○消○其○去○古○人○遠○甚○

學○者○須○斷○定○此○心○立○得○主○宰○定○外○物○分○毫○不○能○動○毀○譽○分○毫○不○能○奪○如○此○方○可○上○達○否○則○終○未○

免○為○尋○常○人○物○耳○

學○者○事○無○大○小○纔○覺○心○所○不○安○便○斬○截○勿○為○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乃○不○挫○其○浩○然○之○氣○即○此○是○

謹○獨○之○學○若○優○柔○不○斷○終○為○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遲○乎○

會言

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五○倫○之○美○具○中○和○之○德○也○顧○形○生○神○發○之○後○壞○之○

者○眾○矣○則○非○學○何○以○全○之○哉○故○帝○堯○以○明○倫○之○教○屬○之○司○徒○蓋○欲○其○盡○倫○也○以○淑○性○之○教○屬○之○

典○樂○之○官○蓋○欲○其○協○於○中○和○也○然○此○論○為○學○之○大○端○云○爾○而○其○發○原○致○力○最○切○實○處○則○莫○先○於○

孝○弟○莫○要○於○閭○門○是○尤○不○可○不○知○者○也○故○四○岳○薦○舜○以○孝○友○為○首○稱○堯○之○試○舜○觀○厥○刑○于○二○女○

後復編

卷三

古

而○孟○子○亦○以○孝○弟○為○仁○義○智○禮○樂○之○實○身○不○行○道○則○道○不○行○於○妻○子○豈○不○以○良○知○良○能○惟○孝○弟○為○最○先○儀○刑○孚○化○惟○妻○子○為○難○飾○耶○

論治

臯○謨○所○陳○莫○大○於○知○人○安○民○禹○歎○以○為○惟○帝○其○難○而○孔○子○亦○以○不○知○人○為○患○且○云○安○百○姓○乃○堯○舜○所○病○由○此○言○之○為○治○之○道○蓋○莫○先○於○此○矣○夫○巧○言○象○恭○十○居○八○九○信○而○用○之○必○至○僨○事○從○而○親○之○必○為○所○惑○此○知○人○所○以○難○也○而○心○不○懇○惻○

慮不周到。乏精密之智。少深長之思。民必不得其所者矣。此安民所以難也。是故去好惡。偏黨猜疑之私。持公平正大虛明之度。參伍熟審。反復久照。則人可知矣。切如傷若保之念。行與聚勿施之政。委曲體悉。以盡其私。去弊防奸。以全其惠。長慮深畫。以久其仁。則民可以安矣。雖然。有遺論焉。知人安民。雖各一事。而理實相通。蓋未有所用非人。而能安人者也。故臯謨以知人先安民。而易大傳亦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

後編

卷十

七

下。然安民本於吾心之仁。而知人則本於吾心之哲。故孔子云。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蓋果諒其人之爲君子與。則不可以一時之小失。而遽疑其平生之不足信也。果諒其人之爲小人與。亦不可以一時之小善。而遂疑其人之或可信也。何者。君子小人之人品。既定。則雖一時小有出入。而其既定者終不可改。是乃知人之大法也。此見既定人。莫能惑。浸潤膚受。皆莫能行。非甚明哲。何以能之。噫。有治

民之責者。可以深長思矣。

古之司民牧者。必糾之以義。示之以禮。漸之以仁。訓之以忠信。勵之以廉恥。詠歌以興起之。旌異以激勸之。教民之道備矣。其弗率者。夫然後嚴斷刑威。以創懲之。故民可得而理也。今數者無一。而僅有刑法。不開其爲善之路。而但禁其爲惡之迹。迹可得而絕乎。此豈有意於化導斯民。轉移風俗者哉。然則終歲勞勩。不過從事於獄憲文移而已。殆非致理之猷也。且古之司民

後編

卷十

七

牧者。必薄其稅。斂輕其徭。役憫其勞苦。豫其儲蓄。恤其災患。察其飢寒。助其不足。宥其不逮。甄其鰥寡。孤獨廢疾之人。而養之。撫民之道備矣。民無不得其所矣。故立之程限。以督其征稅。民是以悅從。而無辭也。今數者盡廢。而專事催科。懷保之政不聞。而督責是急。民何以聊生乎。此豈爲民父母育養元元之道哉。然則斯夕。執掌亦從事於錢穀簿書而已。未達爲治之理也。人心風俗之壞。悉由監司守令。莫知留意於教。

化而僅惟國課刑獄簿書爲盡職之具亦由銓曹執此以爲遷轉則監司守令不得不以此爲重而自無暇於教化之急矣是其勢固然也若其他又有可歎者則鄉之士夫不惟莫用爲憂不自飭勵以爲之表率而或反揚其波以導之則人心風俗亦何自而善乎吁斯誠可爲太息也矣

合天下歲供銀不過四百萬兩而今邊餉馬市所費幾三百萬兩止存一百餘萬兩以供官府

俸後編

卷三

七

百官賞賜之用財力安得不匱如此不已而無善處之道將來必不能支矣可憂何如自世廟以前馬市三五年一舉馬匹亦無定數俱臨時取自上裁至自世廟則定馬市之禁但言開馬市者斬穆廟時新鄭江陵執政王崇古方逢時先在宣大彼俱在本兵彼時因邊外俺荅子逃入中國乃議欵貢以撫荅子每歲一舉馬市其馬匹亦有定數然費銀亦止四五十萬兩當時猶以爲多而僥倖其定爲要約不內侵中國故

曲就之在廷諸臣悉無先見之智不知此隙一開則戎心無厭必至每歲漸增而難於支應矣而今日遂至此無有紀極豈知世廟時每歲與之戰亦不過所費百萬何至若是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非是之謂乎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彼徂一時之安而輕廢祖宗之法者何其爲謀之不密乎君子貴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况國家治亂之幾關係最大者而可忽乎夫君子以病瘵乃身爲學故雖不在其位亦未嘗不懷其憂若享祿位而任其責者其憂當何如固當亟爲之處斯可耳

俸後編

卷三

七

讀孟子至引周公鷗鶚之詩稱未雨而謹桑土之謀而孔子贊其知道喟然歎曰此所謂周公垂名教者與爲國家者詎可不省於斯乎夫國家之害莫大於名分之未明邊防之不飭用人行事好惡之差誤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蚤在速而已矣故方其始也苟能卽知其有將來必至之勢而遂奮然爲之圖絕其萌芽斷其根蒂

防之必密。慮之必周。豫思有以善其後。而無一毫避嫌畏難。因循苟且之意。則爲力既省。而且收效甚速矣。否則事端生出。漸廣漸多。大壞極敝。不可救藥。在目前。則致禍自我。無可推委。在日後。則貽禍後人。人肩其難。均之關係社稷生民不測之憂。非細故也。凡此明若觀火。胡可以不猛省乎哉。奈何俯仰千古。蹈愆者多。令圖者寡。豈非忠義性薄。世俗情深。有以昧其衷故耶。可爲長慨。

侯後編

卷四

七

侯後編卷四

書簡

上耿尊師書

萬曆乙酉二月望日

時方清平。正君子可爲之日。瑣屑無大緊要者。日宜姑置。惟是關係國家大計。及事有將來勢所必至。及今當熟議而早圖之者。固不可姑徐。徐云爾也。天下事如人一身。內而心志。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無分彼此。必使其精神貫徹。而後康寧無病。天下亦無分彼此。諸君子在朝。亦欲其精神互相灌注。但恐其至誠懇惻之意。澹薄不能相孚。不必互相嫌疑。互相推諉。要期於共成天下之本而已。如此而後。可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如此能造社稷無疆之福也。

復曾長洲金簡公書

萬曆乙酉正月

夫子嘗論君子易事而難悅。夫易事者。無求備于一人。其事尚易。惟悅之。不以其道不悅。此則非卓然自立。毅然不惑之君子。不能而凡脇肩諂笑。令色諛言。曲爲承順者。皆在屏絕之下。而

凡所相與者皆審審誇誇之士矣。是其所謂不以其道不悅。豈但聲色貨利之類而已哉。夫子又嘗言知及仁守而臨。不以莊動。不以禮猶爲民不敬而未善。蓋道無內外。隱顯精粗之別。若其在外者未足見其在內者未完也。後世學者之弊全在是內而非外。重其隱且精者而略其顯且粗者。殊不知其所謂外者顯者粗者。果何從而出也。美其無聲無臭而不知其有時行物生無少差謬之妙。是可謂之知有無混一之

集後編

卷四

主

常識斯道之大全者乎。故君子致力於大德。敦化而尤不忽於小德。川流斯道之全體本如是也。聖人之道大極於發育峻極而細入於三百三千。信乎大莫載而小莫破焉。君子其可徒以在內之隱且精者爲是而忽其在外之顯且粗者爲不足較乎此。又君子所當深究者也。

復張近初公書

嘗觀古人毋論顯晦日必有所事事。如孔子不違仁於終食。孟子必有事於集義。伯玉欲寡過

而未能。蓋念茲不忘於心。是以咸底於聖賢之域也。僕誠耄朽。然思前途轉迫。則於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誠。愈不敢忽然。尤必仰仗海內高明如公者。時策勵之。令不頽惰。庶有以善其稅駕焉耳。

一問吾儒與異端至豈皆誣哉

中國自有中國之政教。外國自有外國之政教。其制各不同而偏全亦異。蓋其始也實各隨其國風氣之宜而爲之。迨其久也遂習而安之以

集後編

卷四

主

爲俗耳。夫西方之所以異於中國者亦由是也。殆非固欲自異於中國亦非欲自外於聖人也。若吾中國則聖人所自立其風氣乃陰陽五行之會。故其政教亦仁義五常之中。乃中國之民世遵以爲俗。而士世守之以爲學者。非若他國之偏而不全者所可倫也。安得棄此取彼而有異議乎哉。其有異議者夫亦學者所見不弘而心有所蔽焉耳。文中子有言無益之辨不急之察。君子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根

五常本天性。遵則治。悖則亂。者乃吾儒修己治人。之大道。所當日切。磋而不舍者也。今不此之急。而顧彼之馳騫。吾見其祇以滋惑也。已。果何益哉。區區此論。乃原本之論。一出乎平平蕩蕩。無所作。好作惡之習。襟者非蹈常襲故。掇拾而言之也。惟賢友濯去舊見。虛心以省焉。

未喻也

一問後之儒亦非大異於異端。至皆愚之所

仙之與佛大同小異。亦吾儒所不必辨者。若濂

溪後編

卷四

四

溪堯夫之疑。乃其各有所取。若孔子聽滄浪之歌。然而非遂宗其學也。二程門人之論。乃當時儒者往往有之。不止程門也。蓋亦似是之間。析之未精耳。其陽明精氣神之論。則其立論之不謹。而致良知於事事物物。畢竟與明心見性空虛者不同。不可過於歸咎也。

理哉

一問人生行樂耳。至世豈有有陽而無陰之。吾聞詞不勝理。凡以詞勝而不以理勝者。終必

受屈。夫以強詞奪正理者。此所以為諸子百家也。一歸於正理。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吾輩亦明吾正學而已矣。毋區區與異端辨。

詩篇

彈雀行

螳螂捕蟬。雀并啄之。雀未下咽。彈射及之。嗟螳螂胡不見雀。貪蟬之故。嗟雀胡不見彈。欲啄之

後編

卷四

五

故利令智昏。古有遺言。出爾反爾。往訓昭然。嗟爾螳螂。爾雀曾不是。念微軀。爾捐夫亦誰憐。嗟嗟斯人。毋蹈厥愆。

中丞華陽宋公過臨兼惠詩奉謝

束髮慕孔聖。白首轉多愆。日與二三友。窮巷相磨研。但念日月馳。安知世所觀。遂患玄冕尊。翻愛荷衣寬。使君敦古誼。棨戟臨茆簷。高情薄層霄。清論摧琅玕。副以瑤華音。鏗然清廟絃。三歎有餘賞。沉疴悉除蠲。諸侯不下世。世變久相沿。

幸睹干旌風愧非浚城賢何以佐嘉謀安民載  
虞篇賈晁談積儲君子防未然願言敬在位永  
享無涯年

師 癸丑八月十有九日往茗溪謁陳棟塘尊

秋半氣澄肅湖水殊悠悠侵晨理征棹言往西  
南遊西南欲何之謁我陳夫子夫子實吾師睽  
違今二紀德容曠莫覲微言絕於耳豈不勞夢  
思未若親承敘揚帆駛中流沿洄遡清渚永懷

集後編

卷四

六

濯者歌還契原泉語矯首瞻空雲意欲凌風舉  
行行道已遠遂屈君子廬巖澗夾修竹宛若桃  
源居君子被繡服腰帶黃金錢眉鬢皓玉雪清  
質癯且修驚喜迎問予吾子來何時至止何神  
速慰我契闊恩相對連日夕話言惟書詩皇皇  
周孔情要予千載期坐我陽和中陶然遂忘疲  
久切日星仰頓解長渴飢感德何以謝矢言慎  
操持觀始還戒終古人相與馳服訓永無斁用  
酌君子知

憲副雨泉陳公之任滇南敬賦古詩一首  
奉贈

黃鵠翔四海潛虬樂泥蟠飛沉各異途言就性  
所安公行越萬里予畱守故灘公勵王尊節九  
折驅無難予含令伯誠有懷良未殫俱奮古人  
心咸思效寸丹臨岐申贈言睽離何足歎相期  
慎明德歲晚同金蘭

對月有感

集後編

卷四

七

要眇清廟音相傳自義軒古奏久絕響舉世與  
誰彈惟有青天月照臨微軫間清輝澹人心相  
對了忘言撫絃一長歎此意會者難

感興三首

人生若山木華瘁紛然殊稟氣各有初定分要  
可踰愚夫昧天道得喪與悲愉興悲詎云是妄  
愉良可嗤偉矣彼達者不爲光景移委云符玄  
化恬然任所之

河伯侈秋水置置自矜誇一聞海若言頽然喪  
其多覆載會有終百年能幾何營營靡朝夕所



皆塵沙哀哉復哀哉是不可已乎省此苟不早貽笑大方家

月圓還復缺缺矣又重圓圓缺相倚伏造化良自然萬事皆如此孰能測其端君子通大道曠然釋嬰纒寸心良已罄付之蒼旻天

偶述

吾人所可畏意念微茫間微茫忽差失華夏與戎蠻區區救末流紛紛何足言是以貴主敬此心常肅然肅然惟一直純然惟一天無動亦無

俟後編

卷四

八

靜吾天自乾乾流行皆妙用存主愈淵淵此是作聖境其妙難爲言

示同志

士乃烝民秀秉志當不羣挺身蹈大猷遐繼周孔塵豈其效鄙夫憧憧喪其真亦豈學儒兒俯從流俗情進當安羣黎退亦覺斯人生乎鳳與翔死則爲列星元氣相盤礴風霆與流行豈曰小成哉虛死與偷生流光轉眼非紅顏能幾春及時當奮發勉旃勿遂巡

入泮詩四首

須把身爲天下身德成還欲濟斯民此志要從今日有臨時矯強豈能真堯舜勲華但等閒孔顏盛德只謙謙古來賢聖心胃大不着纖毫俗態牽士人所急在躬行須要吾心種子真人不見中存戒懼聖賢事業此爲尊心體原非有睹聞渾無聲臭一天真聖賢只此常兢業成性存存道義門

俟後編

卷四

九

感興辭

藉二五之偶合兮託靈明以爲人惟有形之不可久兮終紛散而飄零形既塊然以槁朽兮竟獨窅窅而長存慨有生之未經淘汰兮黃金與沙礫而混并太極二五相混淆兮誰爲之主誰爲臣遊魂與生同一揆兮兩昏亂而無成哲人以天性爲本兮不逐七氣以紛紜久之而性真長王兮七氣咸化而清純君王有道而民皆醇兮何况輔弼與臣鄰聖人由此而得不死兮堯

舜至今而猶生。衆人謂宵冥而難信。今常幽莽而任情。是以疑道古今其無幾。今徒共浪死與虛生。我鑒往古爲此文。今匪騰臆說誇難明。天下豈無明哲。今應知此論爲堪憑。

仲冬之夜。長至八日。更深獨坐。慨然有感。念人生爲萬物最靈。不可苟焉已也。而流光倏忽。恐逝者之難再。援翰書之。不覺盈楮。用以自儆。譬若鶴鳴雞唱。不得不鳴。不唱。不自知其鳴。唱焉爾。

俟後編

卷四

以補卷四終

俟後編卷五

禮文疏節

附便俗禮節

四禮總序

予年幾耄。每慨禮教不行於當時。思欲及未填壑。稍申明之。輯成四種。曰冠禮節略。曰婚禮釋要。曰喪禮補遺。曰祭禮補遺。每種各加小引於首。以見纂輯之意。蓋闡大義以覺當世。冀此禮之漸行於時。庶不至於全廢墜耳。然其篇條甚簡。總爲一帙。名曰禮文疏節。道其實也。另輯便

俟後編

卷五

俗禮節數條。以便民俗。附於四禮之末焉。嗟乎。予之爲此。其真有所不得已者乎。時萬曆庚寅八月既望日。

冠禮節略小引

冠爲四禮之首。將責之以成人之道。故嚴重其事。告祖廟。筮吉日。具賓贊。冠必三加。彌尊志。用世也。祝必成德備福。期遠大也。責望者重。則冠者亦不敢以自輕矣。今乃忽而不行。令冠者了不得聞古訓。不聞先生長者之言。則亦安能有

所興起哉。故終身情然。雖饒壯且老。猶有童心。何可勝慨。竊思冠禮之所以不行。或者以其繁乎。輒不自揆。取古禮稍刪。以就簡。爲之圖說。使明而易曉。約而易行。庶幾其有興乎。若好古君子。自當考全禮而行之。無賴是也。

### 冠禮經文

孔子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禮初加緇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故云彌。

### 俟後編

### 卷五

### 二

尊以用世期之故。云諭其志。

冠義曰。冠者成人之道也。將責之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於其身。可弗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 冠說

冠者禮之首也。其來久矣。不可以不知也。昔者文王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魯襄公十二而冠。孔子二十生伯魚。春秋傳曰。冠而生子。禮

也。則前此亦必冠矣。曰男子二十而冠者。聖人特爲之品節。所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耳。何必盡如是哉。冠者將責以成人之道也。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其年漸加。其於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道。皆與聞而領略之矣。故時其冠而責之以此也。豈限之以二十哉。冠用深衣。古之人上下皆服之。非必夏后氏養老用之也。冠而必醺。乃酌而無酌。酢之名。醺必於客位者。以賓禮禮其子。敬成人也。冠而字之者。成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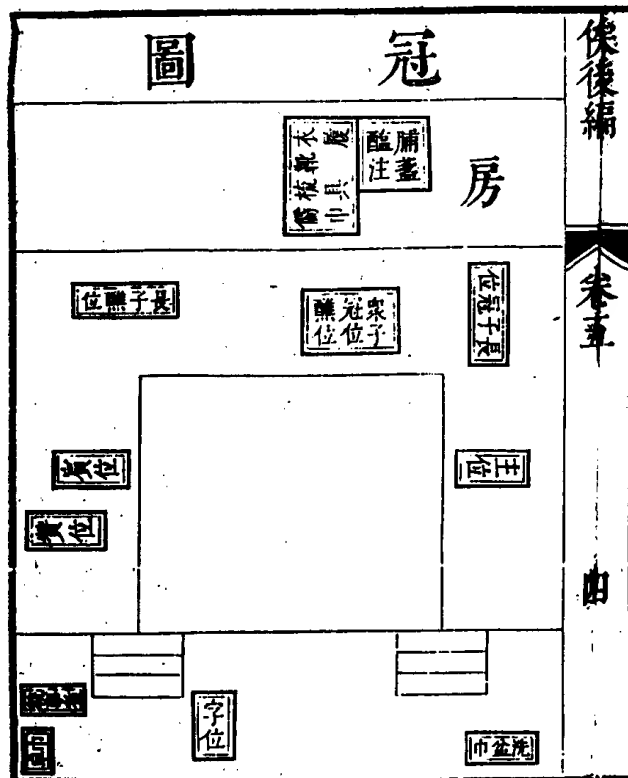
### 俟後編

### 卷五

### 三

所以尊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於其善之可與者。則字而不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得字於孔子者。才十有二人耳。子思作中庸。其於孔子也。亦稱字。以是爲尊祖也。賓字而復說其義。以誨之。及出而見鄉先生與父之執友。復誨之。非瀆也。昔晉趙文子之冠。見於欒武子。武子誨之。見於范文子。文子誨之。見於韓獻子。智武子及張老獻子以下。皆誨之。其辭著於國語。非冠者有微於先生執友也。先生執友以尊自處。則誨之。

而已。所謂禮也。古禮不行於今也久矣。故間有冠其子者。而人視之。漠焉。然此在庸人則然耳。敦行古禮。以爲世俗倡。則士君子之責也。苟當世士君子。能自奮於流俗。於有家當用之禮。皆舉而行之。雖衆口咻之。而不辭。舉世非之。而不顧。則久將人得於觀感而樂效之。興行者衆矣。三代之風。不可復見哉。



### 冠禮節略

冠必以四孟月上旬。擇吉日。蓋加冠於首。乃衆體之上故也。孟春爲最。孟春尤一歲之首故也。必父母及將冠者。無期以上服。乃可行。

先三日。主人具香燭糕果肉脯酒茶。拜告於祠堂。

先二日戒賓。近則主人親往。遠則遣子弟致書。賓擇有德者。

先一日宿賓。遂宿贊者。并告於兄弟。

倭後編 卷五

至日夙興。設冠位。醮位。賓主位。分畫階級。陳設各物於房中。及東西階下。如圖式。將冠者立於房中。

賓贊至。主人迎於大門外。平揖。主由東。賓贊由西相揖入門。主人由東階。賓贊由西階。三揖升堂。各就位。東西相向。再拜。贊者立於賓左。少退。亦東西相向。再拜。如子弟爲贊。則不拜。贊者降自西階。盥手入房。取梳具。儒巾置於冠席之左。將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將冠者。即冠席西。

向跪贊者跪於其左。亦西向與之櫛髮加儒巾。贊者起西向立。行始加禮。主揖賓降自西階。詣盥所。主人降自東階從之。盥畢。主揖賓同升。復位。執事者以盤盛始加巾。至西階。賓降階一級受之。詣將冠者前。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加冠。贊者助之。如先生長者則不跪。賓復位。冠者起西向立。賓揖冠者適房。易玄色方領素袍。革履。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冠者即冠席。西

向跪如初。行再加禮。執事者以盤盛再加巾。至西階。賓降階二級受之。詣冠者前。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乃加冠如初。加禮。賓復位。冠者起西向立。賓揖冠者適房。易深衣大帶。純黑履。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冠者即冠席。西向跪如初。行三加禮。執事者以盤盛三加巾。至西階。賓降階三級受之。詣冠者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

之慶。乃加冠如再加禮。賓復位。冠者起西向立。賓揖冠者適房。易欄衫皂靴。贊者撤櫛具入房。冠者出房南向立。賓揖冠者即醴席。南向跪。行醴禮。贊者自房中捧醴置醴席。左復自房中斟酒於爵。捧至賓前。賓受酒。詣醴席。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酒跪置於席左。賓復位。冠者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如先生長者半跪鞠躬答之。冠者跪取酒。左手執之。右手執脯醢置席前空地。傾少酒於地。執爵起。就席末跪啐酒。贊者跪受爵。撤脯醢入房。冠者起。就席前再拜。賓答拜。如先生長者半跪鞠躬答之。冠者再拜贊者贊者立於賓左。少退東向答拜。賓乃字冠者。賓主相揖降階。賓立西階下。少西東向。主立東階下。少東西向。冠者降西階下。少東立。南向。賓詣冠者前。北向。命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對曰。某

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南向再拜。賓答拜。如先生長者則半跪。鞠躬答之。主人揖賓及贊者出。就次。主人率冠者拜告於祠堂。設物如初。告禮次拜見於父母尊長。遂禮賓贊及兄弟。無過侈。中禮可也。譙畢則歸俎於賓贊。非必糖果卓席。卽席上果肴麪包之類可也。倘賓贊非至親相厚而乃尊嚴貴顯者。則賓用紵帛贊用書帕。其受否各隨其意。冠者家貧則止用歸俎可也。次日拜見外尊長及鄉先生及父之執友皆具服。

像後編

卷五

人

婚禮釋要小引

昔溫公因古禮而定爲家禮。文公又斟酌之。今所頒行性理內文公家禮是也。茲錄其婚禮內親迎成婚二節最要而世所罕知者。粗釋其義於左。親迎者。男先於女。未唱婦隨之義。况夫婦者。所相與共承宗祀共事父母。以似續其先者也。故禮載國君冕而親迎。詩載文王親迎于渭。况士

大夫乎。若不親迎而女子自往。乃謂之奔。則爲妾。不謂之娶妻矣。

奠雙鴈而拜者。非拜鴈也。乃行贊也。與冠禮用幘頭義同。均行大夫之禮。謂之攝盛。所以重冠婚也。奠者安置於地。以俟主人侍者之自收也。家禮壻升賓階。北面拜。主人西向立。不答拜。今考外甥女壻拜。皆半跪而扶之。依此可也。

壻親迎無欵宴之文。蓋婚娶必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故今人家每以半夜五更娶。均非欵宴

像後編

卷五

九

之時。况以親迎爲重。亦不當論宴飲也。或設糕茶足矣。姆奉女升車。壻乘馬先行。徐徐以待婦車之至。婦車隨壻而行。至壻家。壻先下馬。俟於廳事前。婦至廳事前下車。壻親導而入。逕至臥室中。設二紅單。夫東婦西相對而拜。次行合巹酒禮。設酒肴果品二卓於室內。夫東婦西相對而坐。斟酒十盃。交換而飲。以成夫婦之禮。猶世俗所謂結親也。夫婦之禮既成。然後夫可率婦以同拜於舅姑及諸尊長矣。然後至三日。主人

可率子婦同拜見於祠堂矣。倘夫婦結親之禮未成。何爲而相率以拜於舅姑尊長祖先哉。豈不紊其次序乎。必以三日見祠堂。取義於月與日會三日而後明生也。

拜告祠堂。止用香燭酒脯糕果。新婦具茶。不必設祭。主人焚香酌酒。四拜祝曰。某之子某。以某日婚畢。新婦某氏敢見。子婦並立香案前。四拜。主人進酒。新婦進茶。主人再四拜。子婦再同四拜。辭神。

俟後編

卷五

十

家禮成婚。全是婿爲之導引。姆爲之扶掖輔助。姆卽伴婆。或更着知事老成人婦一人。挈之尤好。婚娶大禮。尤重男女之別。萬萬不可用男子混其間。唱禮以亂男女之別。若其他一應醜怪惡俗。如坐牀撒帳種種等項。理應嚴加禁絕。毋使汙士夫之家。以爲風俗之表率。可也。傳云。禮不下庶人。以其未嘗讀書學問。不可槩責之。以禮也。若士夫之家。又棄禮而不行。則竟使誰行之乎。念之。

喪禮補遺小引

余所纂禮文疏節。大槩一以文公家禮爲主。而備其所未備也。然獨以文公所輯喪禮視冠婚祭禮爲特詳。故士人宜悉從之。若喪服則當遵朝制正禮也。似無俟余贅爲之備遺者。但竊傷今世之於喪禮。往往隨衆行事。而曾不顧其敗倫傷化。則風俗何由而善哉。故不得已復纂數條。其禮文則一以文公家禮爲主。若喪服則一以朝制爲主。而其他末俗之敝。則盡革去之。庶

俟後編

卷五

十一

乎四禮完備。而可無遺憾矣乎。夫喪以哀爲主也。其有悖乎哀者。皆非也。故君子之論喪禮也。亦執此以斟酌之而已矣。茲以敝俗之當革者言之。如水埋火葬。與弑親無異。惟最無知小民行之。士人決不爲此。自蘇郡外卽小民亦未聞有爲之者。不必論矣。其他若送喪者具酒食以邀喪主。主喪者亦豐飲食以爲歡樂。或用鼓吹以爲得意。皆不孝忘親之人也。若用僧人響鉢。及多設紙人紙馬紙獸紙裘綵。



亭之類以爲觀美。亦無知之輩也。其悉當革去也。決然矣。至若貴顯之家。酌其所當用者。如明器祭卓鼓亭類。以白布爲之。此外白布毼二三對。其亦可乎。其他則悉當革去也。決然矣。如擇其可通行者。惟歌郎五人。唱蒿里之詞。以助悲哀乎。斯則稍爲近古云爾。若以居喪之禮言之。其中屨則當用粗麻之巾。粗麻之屨。或用草屨。切不可用雲頭以爲華飾也。其衣服則當衣白布服。在裏麻服在外。其鋪臥則當用白布被褥。

俟後編

卷五

主

其几席器皿則當用樸素。几席器皿其飲食則當用疏食菜羹可也。若羸瘦有疾之人則當暫用酒肉。俟病愈仍用疏菜。不可執泥也。以言乎慶弔則弔而不慶。其弔也用素冠素袍素履可也。若已有重服則以弔服蒙重服之上。弔已仍服其重服可也。以言乎居處則外寢而不內寢。正禮也。若已之年漸老而尚無子則重後嗣。卽所以重祖父期年之外。便當內寢。不可執泥也。但不可年非向老子孫衆多而漫以是借口云。

爾以言乎招飲則槩不敢赴。不但不赴戲飲而已。亦槩不敢具宴以延賓。不但無戲宴而已。以言乎婚嫁則必上無父祖重服。次無期功之喪。乃可。否則當悲痛之日。非行吉禮之時。且忘親悖道。斷不可爲也。凡此之類。悉無所犯。斯其爲君子居喪之禮乎。

弔婦人之喪者。必此婦人年高。至六七十。吾與其子列行。此婦人爲尊行者。然後乃可至其柩前叩首。否則止可於廳事前與其主人相對叩。

俟後編

卷五

主

首而已。不可直至年少婦人柩前叩首也。凡喪禮。男子居幕內之左方。女子居幕內之右方。然其用幕以蔽內外者。此爲婦人而設也。若男子則當用衣帶掛起幃幕之左。令人明見。答拜可也。不然其不肖子孫欺外客不見而答拜。不盡禮者有之。此尤不可者也。凡弔服其襯裏之衣亦不可用華色者。下拖及袖口露出炫耀人目。俱爲不恪。非哀死之道。不可不慎也。

凡弔所以哀死弔生必有哀憫之辭與喪主當面相慰方可稱弔若拜後寂無一言便出外走相慰之意安在此皆相沿循俗而不知其非也惟出殯上香乃全是爲死者加禮與弔生不同况拘在三四日內賓客疊至喪主答拜不勝不必用此禮矣

### 祭禮補遺小引

夫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由人心生也故禮雖未之有者協諸義而協是卽禮也今以原諸人

俟後編

卷五

古

心之不容已協諸義而允宜者約爲數條曰祭禮補遺蓋卽予所行於家者摘諸翰墨云爾

### 祭禮補遺

此特補所未備其詳當考諸文公家禮行之

凡祭必於四仲之月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故曰時祭其歲除之祭則曰歲祭其分至之日倘有不得已事則或先三五日或後三五日皆可但必先三日預告清晨拂掃祠堂主人具服啓櫝詣香案前四拜進每龕神位前各恭揖如事生禮仍還香案前跪祝曰維年月日孝玄孫某敢

昭告於顯高祖考府君顯高祖妣某氏曾祖以下稱如常茲有時享之禮將以是月某日奉薦謹此預告以某某祔至期尚格饗之祝畢四拜惟歲除之祭不必預告凡祭須暫卻人事專心致志於祭主人及子弟俱不飲酒茹葷祭器必平日另置鎖於祠堂櫃中勿雜用臨時必洗滌潔淨牲物四五品必肥潔芬芳麪及米飯必精好果品小菜必佳美主人及子弟咸具服肅恭僮僕供役者悉衣帽惟謹毋得袒裼誼譁凡臨

俟後編

卷五

革

祭必具服率子弟同詣祠堂內焚香恭揖跪告曰孝玄孫某謹擇以今日特設仲春之祭夏秋冬倣此恭請神主出就廳事用申奠獻謹告廳事近北預設淨卓四張主人捧高祖龕子弟以次捧曾祖以下龕置於卓上高祖在中之左曾祖在中之右祖在左首考在右首俱南向如待賓禮各有龕相隔不嫌並列其祔食者男祔於祖考及考之旁女祔於祖妣及妣之旁俱東西向倘未盡另設卓於兩旁次序東西向中設香

案置香燭紙錠祝文於上。前設祭主拜單。兩邊少退。設子弟拜單。席亦可各卓及香案前。俱置一滴酒。櫟此以上迎神之禮也。主人拈香四拜。酌酒於香案前。復四拜。皆子弟同拜。此降神參神之禮也。主人詣各龕前獻酒。執事者設拜單。從高祖起。以次及曾祖考。每詣一龕前。卽捧酒跪滴酒。每盞滴少許於櫟內。所以代祖考祭酒也。滴過卽兩手擎上。子弟接置神主前。主人俯拜而起。每龕皆然。各附食亦以次獻。卑幼者則

俟後編

卷五

六

子弟獻可也。獻畢。主人復位。跪讀祝文。具文公家禮讀畢。四拜。子弟同拜。執事者撤酒再斟。主人再詣各龕前獻拜如初。但不滴酒。附位亦然。獻畢。主人復位。撤酒再斟。主人再詣各龕前獻拜如初。附位亦然。主人復位。執事者獻麪及米飯。獻畢。主人親執酒注。詣各龕神位前。逐盞斟滿。卑幼者子弟斟。所以勸祖考也。斟畢。主人復位。四拜。子弟同拜。此辭神也。執事者焚紙錠及祝文。焚畢。撤拜單。及滴櫟。次撤酒。次撤祭品。

諸物撤完。主人親捧高祖龕。送入祠堂。子弟捧曾祖以下諸龕如初。主人詣香案前。同子弟總揖。告曰。謹奉安神主。凡祭畢。辭神之拜。必遲緩。若有不忍辭之意。拜畢。旁立。常拱向祖考。勿背也。既奉安神主而還。廳事必猶然有若祖考在上之心。不敢遽爾正坐也。其焚紙之灰。不敢棄之穢處。必浮之河中。不敢褻鬼神之餘也。祭餘酒饌。必與親族子弟同享。所以樂祀禮之成。敬祖考之餘也。

俟後編

卷五

七

凡俗節薦以時食。每龕神位前。設時鮮一炙脯。一時果二米麪。節食一或二小菜。二清晨拂掃祠堂。主人具服啓櫬。詣香案前焚香四拜。祝曰。孝玄孫某。茲以其佳節。敢獻時食。進神位前。每位恭斟酒三巡。還香案前四拜。其非俗節而止獻時物一二品者。有鮮則獻酒具小菜。命子弟具服。詣每龕神位前。各恭斟酒三巡。無鮮則不必具酒菜。止具時物。如新果新茶新豆之類。亦必命子弟親奉薦。詣每龕神

位前各恭揖如前。凡獻必啓橫焚香。

凡朔望清晨必令僮僕拂掃祠堂具香燭。主人率子弟具服啓橫於香案前四拜。仍進每位神座前恭揖。如事生禮。有時物則薦時物。或新茶。或果品。或魚蟹。或一物。或二物。不必其初出。必俟其體質完就。滋味佳美。乃獻。若尚未完就。佳美則姑俟之。雖非朔望亦可以薦。必誠必信。不苟也。凡月朔午前獻茶。如無時物。午間止獻飯。必用精米。用肉脯一魚。一共二器。必芬芳鮮。

俟後編

卷五

其

美者設小菜。望日則止設茶及點心糕餅隨便。必佳者。凡朔望器皿必洗滌潔淨。

凡祖考妣及考妣忌日必辭客以致其誠敬。肴四品必芬潔。果四碟必佳美。器皿必滌淨。具香燭紙錠祝文。主人率子弟具服詣祠堂香案前焚香恭揖。次詣應祭神位前恭揖跪告。以故奉龕出正寢。致祭如常儀。凡龕中有二主者則連龕捧出。如曾繼娶有三主者。惟祖考及考忌日則連龕捧出。如祖妣及妣忌日者則不必捧龕。

止捧當祭神主。或祖考。或考。同享以二姓存日。原不相識。幽明雖異。情理實同。必不來享。不請可也。祝文具文公家禮。

凡遠出遠歸必具服焚香告謁祠堂。香案前四拜。仍詣各龕前恭揖。婚喪大事亦如之。詳具文公家禮。此不重述。

一祠堂中四代神龕位次一如廳事祭享之儀。事以事生之禮不敢二也。

一四世以上五世六七世神主禮宜遞遷者如

俟後編

卷五

其

祠堂寬廣則另設一小間於旁。或有後間亦可。俱南向。中藏遷主外設總門啓閉。或祠堂隘則於四龕上另設一閣中藏遷主外仍設總門啓閉。此惟歲除卽就其處奉薦亦不請出廳事。歲朝則獻以節物香燭其祝文則各從其世數稱之。云第幾代祖考妣是也。子孫亦各從其世數稱之。云第幾代孫是也。不必用來孫雲孫仍孫等字面。凡冬至新歲則供遺像設糕果香燭照俗禮。冬至三日新歲四日初朝則具服率子弟

葬餘日則具服率子孫恭揖可也日滿則主人親身拂拭遺像用紙裏藏之

墓祭春則雨露既濡清明時也秋則霜露既降八九月也孝子慈孫履之皆有怵惕追遠之心故有墓祭墓如多家貧路遠者或不能遍則新墓一年二祭世遠之墓一年一祭可也凡祭墓必先墓左先祭土神各祝文俱載文公家禮此不詳及

凡水火急難之事必先捧神主鑰於箱櫃中臨

俟後編

卷五

子

時卽挈以行其次則父祖遺像手札製作家譜及先世遺衣俱總鑰一箱櫃中臨難可卽挈以行遺像軸長難以入櫃另作一束仍加席裹亦可

凡子孫晨暮必詣祖父母父母前定省晨恭揖暮不必揖不可怠惰旣以盡子孫之禮且以垂法於後世子孫也

凡朔望謁祠堂後卽以公服詣祖父母父母前恭揖

出必告返必面非有不得已大事勿外宿凡出必早歸或赴讌如不可辭者亦勿夜飲不敢勞尊長倚門之望也

凡有要事必虛心請問反覆熟議而後行勿硬執己見徑情直行所行雖是亦不得爲孝也况未必是乎

凡居家必深宮固門開門勿太早夜閉勿太遲必今年長老嫗司之男年十二以上卽勿入內女年十歲以上卽勿出外凡婢僕皆然所生男

俟後編

卷五

子

女年六七歲卽勿令同飲食同席坐男年十歲卽出就師傅誦習外宿非有大故勿輕入內女年十歲卽就女師誦習古訓及學紡績織紵烹飪之事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便俗禮節小引

禮不下庶人以貧賤之家不能備禮故也然使存其大略則亦勝於蠢然全不知禮者故特創爲庶民之禮務簡而易行民其庶幾興起乎其士大夫家則自有文公家禮在若亦用此是下

同於庶民而爭趨於苟簡矣惡乎可哉

便俗禮節

一冠禮 冠者成人之道也。男子年二十內外。擇日將冠。主人具香燭。告於祖宗。率其子同四拜。冠畢。主人又具香燭。率其子見於祖宗。同四拜。次請祖公祖母坐。四拜。次請父母伯叔父母坐。各四拜。次見兄嫂。四拜。如有姊。亦四拜。如有弟妹。則各相拜。揖。明早到各尊長家拜揖。簪帽等飾。稱家有無。衣服隨便。不可用錦綾綾羅玉

儀禮

卷五

三

簪金鑲雲履等。既過於奢華。又且僭分。只要向上學。做好人。靠本等做生意。務盡孝悌忠信。守禮義。有廉恥。不習下流之事。與好人交往。不與下流人交往。如此則在家出外。無不敬重。不枉做人在世矣。

一婚禮 婚者人道之始也。男年二十內外。女年十七八。主人及男女本身。無期功以上喪。乃可成婚。先詳細訪問其家。不習爲非。無過犯。其父無隱疾。其母孝順端謹。有廉恥勤儉者。方遣

媒議親。用茶棗簪珥衣服之類聘定。女家只要

教女學好。男家只要新婦學好。財物嫁送。稱家有無。不必討論。婚姻須要和氣。切勿言語相爭。擇日將娶。主人具香燭。告於祖宗。率其子同四拜。新婦入門。夫婿相對各兩拜。次請祖公姑坐。夫婦同四拜。次請公姑坐。夫婦同四拜。次請伯公伯婆。叔公叔婆坐。夫婦各同四拜。次請妻父母坐。夫婦同四拜。次請外公外婆坐。夫婦同四拜。次請姑娘舅舅母母姨及兄嫂姊等。凡在

儀禮

卷五

三

家者。俱夫婦同四拜。其姑夫姨夫等。雖屬尊長。但常規例皆辭避。甚爲得體。只新婿出拜。不必新婦同行禮。可也。次主人宴客。男坐於外。女坐於內。切不可混坐一處。以亂男女之別。三朝新婦烹茶具糕果香燭以獻祖宗。主人率子婦同見。俱四拜。遂以茶果等奉祖公姑公姑。及在家一應尊長至親。

一喪禮 喪者人道之終也。氣將絕。不可諠擾。恐驚亂其神。氣絕。鋪薦褥席於地。遷尸在上。男

女被髮跣足。擗踊號哭。不食。至入斂後。乃食粥。凡父祖年高。當預備壽木。如未備。病篤時。作急營辦。各隨力量。務要堅厚。合棺須仔細。親身自看。分付匠人。底蓋四圍。各要抵縫。棺內用油灰護縫。草灰鋪底上。加風化石灰。上用褥席。衣服須用新者三四件。身體額面。俱要向上端正。兩邊空處。用舊衣及紙裹生炭塞緊。此是送終一節。大事不可輕忽。次設靈座。每日上飯。一如生時。不時哭泣。人來弔者。答拜。且拜謝之。擇吉日。

俵後編

卷五

五

出殯。請好地師。選擇墳地。拜選葬日。墳地不可太高。露風亦不可太低。防水。四圍俱要有空地。不可太逼水。又忌溝港岸塍。反背冲射。及斜飛向外。及忌屋脊冲射。須擇略高燥向陽地。岸塍溝港。俱灣轉環繞。墳墓後忌低陷。須有略高基。地墳墩作靠方好。墳前須要開爽。不可有高山墳墩。屋宇大樹。逼塞在前。墳兩邊須要或闊岸。或他家墳墩。基地夾護。不可空缺風吹。如此者方可用。葬日最忌神殺相犯。須訪有名地師一。

二位各自參看。方好。難獨聽一人之言。及輕聽無名地師之語。蓋凡此皆關係禍福。死者安。則生者安。不可苟也。決不可聽俗人之言。將尸棺投之水。火。此乃忤逆不孝。悖禮之人。與禽獸何異。大凡喪事。以悲哀盡禮為孝。不可放縱飲酒。若吹打樂器。及僧人響鉦之類。皆不知禮者也。若知禮者。決不用。凡為父母公姑。及承重孫。孫婦。及夫喪。俱照依大明律。斬衰三年。其餘悉照依大明律內服制。一槩不可苟且。

俵後編

卷五

五

一祭禮。祭者人道之厚也。寒食。七月十五日。十月朔。則祭墓。請親族兄弟同往。如家貧不能具物。請親族。只一壺一味一飯。獨身自往。焚化紙錢亦可。或家貧不能一年三次上墳。只一次二次亦好。勝似經年無子孫到墳也。端午歲除。則祭家內祖宗。父母忌日。則特祭父母。祭品稱家有無。除夜祭竈。祭家宅土神。凡祭必盡其誠。敬。不可用見成祭過鬼神之物。及請客所剩之物。及陳宿氣味不好之物。主人不可酹酒食蒜。

及服汗穢不淨之服。凡此皆爲不敬。祖宗神明必不來饗。有禍無福。戒之戒之。

凡子事父母。婦事公姑。孫事祖父母。孫婦事祖公姑。必以孝敬爲先。凡飲食衣服時新之物。必先以奉尊長。然後方敢自用。尊長有病。必晝夜看顧。左右扶持。奉侍湯藥。不敢怠惰。或有事不得已。他出。必急急回家。不可在外遊蕩。煩尊長掛念。

凡爲子孫者。必向上學。做好人。勤做活業。凡百

俟後編

卷五

主

節儉。不可妄費。小心謹慎。守正畏法。不敢放肆。與正人往還。不與輕薄遊蕩人往還。勿扯脾。擲骰。串戲。看戲。唱曲。勿宿娼婦。勿上店飲酒。勿扛挈。紮詐。誑騙。勿教唆詞訟。凡此皆下流之事。害及身家不小。有一於此。卽爲不肖子弟。敗壞門風。羞辱祖宗。不但一家父母兄弟妻子。無不怨恨。卽親戚朋友。鄰里鄉黨。無不人人厭賤唾罵。豈可爲人於世乎。戒之戒之。若一心向上。要做好人。諸邪不入。不犯刑憲。則不但本家父母兄

弟妻子俱和好無言。凡親戚朋友。鄰里鄉黨。亦無不人人親愛我。敬重我矣。豈不增光父母長養門風矣乎。勉之勉之。

編卷五終

卷五

主



俟後編卷六

女教

女訓

末世不知禮義。往往有四大事。人不明。白。在男子。則出仕之義不明。弟兄之義不明。在婦人。則夫婦之義不明。母子之義不明。男子學古出仕。上以爲君。下以爲民。今乃止爲自己一身一家。以求富貴。故世多不忠之臣。此出仕之義不明也。人必有兄。然後有弟兄。先弟後兄。尊弟卑兄。故

俟後編

卷六

古人每以父兄並稱。是兄與父同一尊也。又每以子弟並稱。是弟與子同一卑也。又每以孝悌並稱。是既當孝其親。又當悌其兄也。今人不知大義。皆謂弟兄只是同輩。無有大小。故肆無忌憚。敢於悖逆其兄。此弟兄之義不明也。夫婦雖是男女匹配。其道甚大。等於天地。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尊卑之分。出自天然。豈容紊亂。故丈夫之服三年。妻之服止。是一年。世間萬事。皆男子所爲。婦人止司內事。何可相同。今愚惑婦人不

俟後編

卷六

二

達道理。將謂夫婦同體。原無尊卑。欲每與丈夫爭論。不肯相讓。以至惡言相加。甚至不顧其夫。此等悖逆天道。自作罪惡。神明豈得佑之。此夫婦之義不明也。人家以子嗣爲重。故前母後母。正出偏出。總是接續祖宗一脉。爲母者。但當以祖宗爲重。一體養育。一體教誨。既不可二三其心。亦不可避嫌不管。總是私意。豈爲達理。爲母者。以一體看待其子。其子豈無孝敬之心。母慈子孝。人家安得不昌大乎。而世間紛紛不一。每

每母子參商。以致舅姑不悅。夫婦不和。家道由此乖離。漸致零替。此母子之義不明也。男子無此二蔽。乃爲賢明丈夫。婦人無此二蔽。豈不爲賢明之婦乎。

凡子女雖幼小。亦不可使同一處飲食游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紡績織紵。裁剪補綴。浣濯烹調飲食。製造醬醃醃臘。及諸蔬菜果品。整頓器皿。於以奉祭祀。於

以奉舅姑事夫子以待賓客凡此皆婦人職分內事所當用心精細不可忽略者也否則一切顛倒婦職既廢不成人家矣  
自古婦人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外出之禮亦無合伴交游之事故父母沒雖兄弟在亦不許歸寧况其他乎後世婦人喪其廉恥每每假借他辭出游無忌與游蕩娼婦何異是父母兄弟之恥舅姑丈夫子孫之恥名門舊族之恥也其敗壞風俗何如切戒切戒

像後編

卷六

正

女故事

妯娌俱賢

處州黃夢庚妻葉氏夢裴妻魏氏聞其夫議鬻田贖兄罪輒從旁贊曰勉之勉之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使爾兄弟生還吾屬餓死無憾二人易白金北行七千餘里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出兄夢池復職君子以爲黃氏兄弟友愛固矣妯娌皆非常人也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數茲獨以道佐夫子嗚呼賢哉

貞女踐盟

貞女胡廣女解縉子禎亮妻也廣縉待宴太宗曰二卿少同業仕同官縉已有子廣女宜妻之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已而貞女生遂訂盟未幾解遭誣舉家戍遼而廣縉俱故胡諸父欲以貞女他嫁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因曰薄命之婚君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若背君違父何以生爲洪熙改元解赦還貞女歸禎亮事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浣滌穢汙皆親爲之且通經史性柔慈側室子女視同己出卒年八十五噫貞女上稱君父下誓己節孝姑敬夫慈於妾子其女德之備何如豈惟不愧兩家之裔亦大有助於盛明風化哉

像後編

卷六

四

烈婦俞氏

明顧烈婦俞氏耆儒俞楫女吳縣學生員顧春妻也幼讀曹大家女誡及文公小學卽知大義春年二十餘患瘵症將絕念俞年少家貧難守

丁寧不已。不能瞑目。俞思無以自明。遽用指。握其目睛。冀付夫棺中。殘形以安。夫志而睛不得脫。乃以繡剪刺其左目。流血遍體。仍欲刺其右目。姑高氏大駭。抱持曰。今吾已無子。猶幸有幼孫在。吾夫婦及幼孫所賴。惟汝。畱一目可也。乃止。夫目遂瞑。吳縣令吉水劉公恒高其行。脫夫人簪珥。聘杜侍御女配其遺孤。且買宅范文正公祠旁以居之。請於本郡月給以米。俞晝夜苦志力女工以養舅姑。舅姑歿。喪葬盡禮。年七十。

後續

卷六

七

餘足跡不出閨戶。雖親戚亦罕見其面。病不肯延醫。曰。吾寡婦死。即死耳。豈可令男子入室。以手指按臂。脰吾脉耶。聞者凜凜。郡守聶公嘗令吏押一不潔婦往拜烈婦。以愧之。且以勵世風。烈婦以見此婦。爲汗。竟弗肯見。雖太守命不顧也。其高潔如此。嘉靖間天水胡公繼宗奏旌表其門。

文氏貞女

明貞女文氏者。吳郡文中丞公森季女也。妾張

氏生貞女而卒。育於嫡母。諱恭人。嘗許嫁禮曹郎陸子由子錦甫。四年而錦卒。中丞公尋亦捐館。貞女時方十歲。卽斷簪。誓不二。每自念命屯。黯然而泣。嫡母不知其志。而憐其少。欲更許他氏。年十九。乃有欲聘者。女卽持剪。刳壞其左顴。以自見。母不敢強。而尚意。或可徐爲之謀也。他日長姊歸寧。母語以故。姊因以己意勸諭之。且曰。母老矣。非可依也。汝獨不念此身竟安歸乎。女意怫然。歎曰。吾所重者義耳。若此身非難也。

後續

卷六

八

吾惟速死焉耳。乃復持剪。刳其右顴。深入至骨。血淋漓。遍體。姊大駭。不能仰視。奔告其母。則已并剪去其髮。暈倒臥地矣。母至呼號。乃甦。大悲傷之。因撫慰之。曰。汝何自苦至此。我今已一聽汝矣。諸姊妹莫不歆其烈。分其髮。以爲髫。由是專居一室。獨持縞素。足不踰閭閻。御史舒公汀按蘇。大書貞烈扁其門。嫡母卒。貞女哀毀骨立。姑陸宜人歎曰。貞女以死守義。爲吾家也。卒其母亡。我當迎之。卽往迎女。女欣然曰。是吾志也。

遂往從姑曲盡事姑之道。請姑立伯氏子汶傳。爲後曰。無使夫無祀也。姑嘉其志。爲廟而立之。貞女所以抗義方之訓於汶傳者。甚至年三十。七而卒。臨絕顧謂汶傳曰。致夫有後。吾願畢矣。目遂瞑。

### 孝婦事舅

孝婦者。失記其州里姓氏。既喪其姑。又喪其子。惟舅獨存。衰老甚矣。且更無其他子弟。所賴以奉養者。惟孝婦耳。而家甚貧窘。婦竭力紡織。以

俟後編

卷六

七

備甘旨。然又恐舅見衰麻。則思死者。不免悲哀也。於是在私室。則服衰麻。至舅坐堂上。婦捧盤進食。則去其麻衣。以常服見。置食案上。退立堂柱間。以俟徹器。其恭敬之狀。儼若弟子之事嚴師焉。親戚或偶見之。輒笑曰。學生子。又來上學矣。夫觀孝婦事舅進饌之儀。及易服以安舅志。卽知學者。亦不過是矣。而一婦人能之。此豈但能孝。且有德也。其賢矣哉。

### 孝婦事姑

孝婦者。失記其州里姓氏。事姑孝謹。而家貧無業。姑每好竊食其鄰家之雞。必令孝婦烹之。如此者。不知其幾矣。婦心恒悲之。恐傷姑志。不敢言。最後姑復竊其鄰雞。令婦烹之。婦烹以進。不勝其悲。泣然泣下。姑怪而問之。婦對曰。自傷家貧。無以供母。令母食他家之肉。是以悲耳。非有他也。姑由此大悔悟。更不竊鄰家之雞。夫不食鄰雞。義也不拂姑志。而竟能以誠心。緩辭移易母志。此其孝心懇惻。尤難能也。可不謂賢乎。

俟後編

卷六

八

### 吳婦節孝

節孝婦者。歸封君倖之中女。故儒吳天倫妻也。貞靜寡言。夫婦相對。儼若賓客。天倫夙有心疾。哭生母劉氏過哀。病劇不起。痛念親老家貧。兒女尚襁褓。垂絕而目不瞑。婦卽剪髮。誓以身殉。始瞑。從此擗踊悲號。絕粒待盡。及葬。躍入壙中。時隆冬盛雪。嫡姑羅氏泣抱不已。婦指雪止。乃還示決殉也。俄頃雪果止。大慟而歸。遂茹素斷葷。手書內外倫理四字。揭戶外。晝夜不取涼。童

稱不許入兄來稟姑方與相見然終不踰閭其  
母張宜人憐其貧而往逆之輒辭曰翁姑老矣  
朝夕止有妾在敢頃刻離左右乎封君不能強  
爲改卜數椽於城奉舅姑徙居焉日端坐一室  
紡紉供養暮夜課子動引經傳格言以示法程  
姑多脾疾躬浣濯汙穢夜不解帶遇翁病湯藥  
必躬親病篤以身禱尋亦愈翁年七十九而終  
歲丁卯永年蔡公守蘇伯叔兄弟亟欲舉揚之  
固謝中寢終六十歲無聞焉嗟乎如吳婦者節

俟後編

卷六

九

報夫子孝事舅姑生不求聞死而益顯古有哲  
婦斯之謂與予是以特敘其事俾傳之於後世  
云

俟後編卷六



仁孝先生事略附錄

後學彭定求輯

先生世籍金華南渡家蘇之陽城號愛山八世  
祖也歲稔獻粟高皇帝義之錄子孫襲稅戶人  
才官以世愛山不仕授其兄子再傳爲樂聞公  
好施生心古公三十始知書尋以貢能於其官  
父陽湖公諱庭嘉靖癸未進士按察甌閩有廉惠聲奏藩  
豫章遽謝病歸與衡山諱詔文公西室吏部王  
祥五湖尚寶陸公隆池先徵君雅宜公諱龍五  
子

俟後編

附

一

六人交賢達之趣勝於仕宦之樂陳文莊公撰墓誌  
先生幼失恃育於祖母俞引經史訓忽問曰讀  
聖人書何故不做聖人俞曰兒有志自爲之入  
家廟習登降之儀如成人初授蒙課手摩書角  
父戒之終其身所熟讀書不復觸手授詩辨野  
有死麕之訛曰世豈有誘女吉士哉墓誌  
先生年十四隨陽湖公宦京師誦程子四箴又  
悟勿字似旗脚之題得孔門求仁宗旨歎曰學  
在是矣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整襟

危坐無情容。洛閩源流錄

陽湖公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十九補諸生。謁魏莊渠先生。考道焉。時士子爲文。爭尚奇詭。先生獨謂學不聖賢。雖凌厲適上。君子不貴也。閩洛源流錄

先生本陽湖公鳳翔千仞之誨。留都歸。悉謝餽遺。書於旅次曰。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泊平康里。歌呼徹夜。正襟危坐。旦啓扉命徒。其嚴重若此。墓誌

休後編

附

二

事王母俞口嚼飯而進之。陽湖公晨出不歸。廢食。暮出不歸。廢寢。正衣冠迎送。候入出於門之下。夜半不怠。公好佳客。則開別墅。老而連榻。公不寐。亦不寐。夜起亦夜起。通宵傾耳。以伺聲息。歿而盡哀。然不以是稱孝。稱孝乃自繼母郁。郁性嚴核。督過必跪而請。得解乃起。或至夜分出就寢室。發書讀之。其聲朗然。陽湖公詢故。曰。夜來阿母偶責婢子耳。或微言疑子之徇內言也。先生聞之。如旱得雨。如盲得杖。如入深山雲霧。

中天爲開霽。曰。吾知黽勉矣。乃遂絕內。年方壯。

盧與郁閭門對峙。朝以入。趨而出。暮以入。趨而出。勤侍郁母。不反顧。歷十三年如一日。而郁大感悟。一日手持茶甌。驚擲於地。曰。汝乃真孝子。嗚呼。盧不愧仁孝夫人也。十三年而無間。然先生曰。成我者郁安人也。郁卒。哀號孺慕如喪考。先生以是致愛致慤。於祭禮尤兢兢焉。人稱王曾子。墓誌

先生子殤。陽湖公爲置媵。先生不欲。陽湖公曰。

休後編

附

三

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哉。乃勉諾。及數年。仍遣之。洛閩源流錄

陽湖公性慈愛。然先生居恒侍立不坐。公亦不命坐。飲食候公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一同舉。卮聞呼召。雖盛暑昏夜。必整衣往。墓誌

先生無兄弟。友愛諸從昆姪輩。開館勵之學。婚嫁必任。自奉則糲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庫。踰年取歸。誤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

乎洛閩源

歲大稔躬噉麥粥。平糶爲富室倡。饑民載道。搏飯裹薑。沿途施之。歲蓄精粟。以待軍士之需。曰荷戈可念。墓誌

姊沈氏有甥。貧而瞽。邀與同居。每飯一蔬一肉。必置肉其前而擊其缶。瞽甥下筋淋漓滿案。獨且盡矣。如是十餘年。未嘗憎慢。郁舅氏以田售。乘間一言立返田券。鄰富人侵其居地。家僮欲止之。曰。否。不察者。或乃以我爲侵。墓誌

倭後編

附

四

從游四百餘人。先生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在席之間。爲慎。獨又戒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又曰。六經文之本。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於是。學者知有正鵠。洛閩源

流錄

親朋朝暮見來必迎。去必送。坐必拱。入而對盧碩人。碩人肅然起立。先生於爐香。碗茗。種竹栽花。非其好也。矢爲詩歌。亦根極理要。書法勁秀。墓誌

陳中丞公

文莊

從祖孫元爽入泮。先生贈詩四首。其

一曰。三千荷教已勤渠。更欲開來乃著書。作聖良方昭揭在。諸君何事獨踟躕。其二曰。學憲甄才育聖宮。青衿濟濟最相崇。須知爲國求賢意。莫作榮階昧爾衷。其三曰。須把身爲天下身。德成還欲濟斯民。此志要從今日有。臨時矯強豈能真。其四曰。消除俗態方稱俊。未洗塵心正可嫌。即使能文登上第。還須體道作高賢。陳氏世蹟

倭後編

附

五

管東溟先生曰。吳有隱君子曰王博士某。嘗與余論。烝烝又。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之心。格其姦。則傷矣。舜但烝烝自進於義。不敢格。父母之姦。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博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從先維俗議

王弇州先生題陽湖公像贊曰。成進士而不斬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有子孝廉。能以德承。噫。將挾軒冕者。望車開而却軌。騰頰舌者。指園廬。

而吞聲者耶。兪州山人集

高忠憲公建言謫尉揭陽。作三時記云。候先生

於吳門。時萬曆甲午七月二十九日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

待文王而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

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余猶記

去年先生一見謂余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

爲鄙夫。實當終身誦之。高子遺書

嘉靖四十四年。提學御史耿公定補廩。次年起

次選貢。萬曆十三年。禮部據巡按御史宋某保

倭倭編

附

本

奏覆勘孝行奉旨給劄旌表。舊刻後編後下同

萬曆十四年。南京禮部尚書袁安節公洪奏云。

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所謂

君子儒者。乃真也。何也。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

尚行而不尚言。務實而不務虛也。若求諸人而

不求諸己。而言過乎行。名勝其實。則爲小人儒

矣。小人則僞而已矣。臣見長洲歲貢生王敬臣。

自少閑詩禮之訓。稍長習聖賢之業。讀書必盡

之身心。躬行必先乎孝弟。親嚼飯以養其祖母。

鬻妻裝以嫁其女弟。族人貧乏者。分空室以居

之。計饔飧以給之。不自知其家之不足也。門人

受業者。教之以思誠之學。孝弟之道。惟恐人之

不爲善也。事親之禮。巨細曲盡。而無替於始終

檢身之功。夙夜匪懈。而尤嚴於慎獨。淹貫五經

而講究不倦。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和易而不

流。直諒而不亢。紹伊洛之正派。實聖世之真儒

寧使之終困於流庶。同腐於草木而已哉。乞勅

下行查。或特行召見之禮。或專授翰林之職。必

倭倭編

附

本

能敷陳道義。贊襄謀猷。所益於聖治。豈淺淺哉。

此臣特以所灼見者言之耳。天下之爲真儒者

或不止此。舉一人而諸臣皆知所舉矣。

禮部覆奏云。古之儒者。出於一。而後世雜之以

僞。於是真有真儒之名。辨之不可不早也。夫天下

非無儒之患。而無真儒之患。禮有儒行之篇。傳

稱君子小人之儒。則品藻之大較可睹矣。去古

益遠。此道鮮聞。弓旌之典。不見於山澤谿谷之

間久矣。今據禮部尚書袁某所奏。長洲歲貢生



王某學本身心躬行孝弟。歷歷有據。及查先年。本生曾以孝行旌表。可以知其爲人。恭候命下。移咨吏部。將本生遙授兩京國子監教職之銜。以示激勸。得旨依擬行吏部。遙授國子監博士。

萬曆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公士奏云。國子監博士王敬臣。孝孚輿論。學懋躬修。當此頹風靡靡之中。獨詣君子慤慤之域。卽其操履清修。學術醇正。誠足廉頑立懦。庶幾聖賢之徒。但年力業已向衰。仕進原非所志。所當特賜表揚。仍行

儀後編

九

九

有司時加優禮。以示後進之趨者也。

吏部覆奏看得。巡按御史甘某。請將國子監博士王某。特賜表揚。仍行有司優禮一節。爲照士必有真修。斯有實用。而拔幽獎恬躁競者。愧此勵世維風之意。以臣等所聞王某。砥節好修。終始不渝。雖無仕進之志。亦宜旌異之。及應請命下。移咨應天巡撫。及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備行該有司。將王某時加優禮。以示崇獎。得旨准行。萬曆二十一年應天巡撫劉某奏稱。篤行君子。

如國子監博士王某。該親訪禮待。

萬曆二十二年應天巡撫朱某奏稱。國子監博士王某。力挽隱怪之習。獨尊闕洛之宗。揮毫矢口。都是格言。兒童走卒。皆稱孝子。該表揚優禮。萬曆二十七年巡按御史劉某憲牌行縣訪得。長洲縣已故欽授國子監博士王公學問淵宏。涵養純粹。入孝出弟。久矣躬行君子。履規蹈矩。直是潛修逸民。三公不易東山。百世可師南國。本院仰止山斗。蓋亦有年。及觀風茲土。而公已

儀後編

九

九

作古人。殊以不及親炙。儀刑爲恨。夫吳郡卽多賢達。未必並軌芳躅。乃聞宮牆之側。俎豆尚虛。豈非該府第一缺典乎。爲此仰司行府。卽備查本宦生平行實緣由。速詳學院。崇祀鄉賢。并轉行縣動支備用銀。置扁一面。扁題叔世先民。照單開題額。如式登梓。再支折帛銀六兩一。并導送其第。用示本院追崇之意。是年四月送入鄉賢祠。楊莊簡公諱成解元維祭先生文曰。嗚呼。余於少湖先生之亡。豈徒以生平友誼爲痛哉。蓋痛

吾吳之學術士行大有賴於先生而先生不可復作也。吳之學術肇自言子而其學也大都先之躬行厥後以詞章爲學而文日盛士爭趨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不一二數况足以語道而傳之哉。先生生千百載之後仰承其遺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所不能窺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而先生之首敦孝行務重躬修則固田畯傭販豎子之流猶能誦述而稱羨之者蓋守孔門之身法以爲程

懷德編

附

十

故一時從游士咸奮激自勵而吳之學始彰彰於天下。今先生棄多士而往吾何能已於慟耶。先生有因材之教陳說理義疊疊不倦士大夫有事茲土者靡不禮於其廬上不敢以秕政虐先生之鄉下不敢以穢行貽先生之辱若先生者假令應時獲售策名巖廊之上而大行其道於世教寧小補哉嗟乎先生年踰大耋不爲不壽身享令名不爲不華學爲人師不爲不達道崇先哲不爲不尊吾於先生無憾獨以學術之

方明士行之方有興起而遽喪典刑也痛哉仰秋冥以長歎想音容兮如存薦明水而揮涕瞻身範兮無憑痛士類之靡依幸遺訓兮昭明莊公文集。莊簡公三子俱爲王門高弟端孝先生生維斗先生嘗會友論學於祠中家訓師承具見於此

門人楊時偉奠窆文曰嗚呼哀哉夫子遂棄小子而長往耶其亦有形往而神存者乎夫子存而吾黨尚無以得其門又况乎音容几杖之日遠而俚俚者將何以爲生蓋自孔子沒而泰山

懷德編

附

十一

梁木之愴深其悲思哀慕者雖各致其依依而肖貌於江漢秋陽者獨以爲皜皜而若新然後知傳而能習固不以存歿爲離合而當時所爲淳豐懇欵者不能不俟後之人今吾夫子之道小子烏能名獨其幼成若性歷耄耋而彌貞固已脫然於功利詞章之外而無忝乎洙泗濂洛之英今特指而告人曰是間世之人豪能倡道東南以力扶千古之絕學其說可必於信後而未必可以信今然自夫子之老於鄉也黃童白

叟村夫里嫗莫不尊而稱之曰至孝曰真儒夫苟非甚盛德卽智可以欺王公而烏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蓋嘗妄意夫子之道以倫常爲實以踐履爲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汲汲乎羽翼先聖成就後學之念無瞬息之或停亦無幾微之不純光霽則茂叔春和則伯淳其篤行粹養豈不斷斷乎伯仲餘干而後先河汾矣乎而或嘆於夫子者必以爲鮮著述而乏經綸曾不知其心醉六經目營四海者固已爲經綸之府

像後編

附

上

著述之林而特恥以功利爲用詞章著聞譬之古松堅柏豈與榦楠爭衡深淵邃壑黝然而蛟龍集滄然而雲雨興殆將久而論定而未易爲世俗之私評嗚呼夫子旣全體百行而備有五福小子復何憾哉而有不勝其悲哀思慕蓋存歿之至情則今之深痛夫子有不在音容几杖而平生所爲諄疊懇欵其惟嚴事於影衾舊刻編後之賢也又見楊公合刻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二書論斷皎然信爲吳中遺獻而配享之列則未之及何與識此存疑

蔡春臺郡侯建四塾以造士延先生居興仁塾表其里曰仁孝仁孝自茲始也非歿之日乃私謚也俟後編登八表而門人刻以壽焦太史弱侯與金陵人士奉先生配祀天臺耿公余卜地買廬祠公費三百有奇仍捐田十畝歲以所入作香燭供噫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纊之時必端其首表薦充貢辭召不行就家拜官後爲盛事然先生經世才可將可相博士奚足云墓誌先生曰孔子誌延陵數字而已吾墓慎勿諛誣

像後編

附

上

故隴上之文闕如也余旣貌祀之壯繆廟右精忠至孝炳炳焉於是周中丞綿貞式而禮之史太守彥冲操文祭之請祭予謚公議僉同而蓋棺時卽有請從祀孔子廟者余安能銘公哉誌延陵數字不爲少誌先生千百言不爲多雖然躬行君子亦從其少爲貴矣先生生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未八月十日葬於吳縣吳山之陽墓誌崇禎三年蘇州府長吳二縣三學生員袁一鯨

楊肇社陸時登陳允吉陳禮錫陳智錫文秉姚  
宗典鄭敷教陸驤姚宗昌王屏申傳芳劉曙沈  
元符袁衡金汝鍊宋學洙管宗曾管正傳金階  
升何兆清彭德先彭行先顧予升陸世廉呂一  
經周茂蘭張明勳張明烈王宋陳宗之等呈爲  
崇祀真儒以隆治化事竊惟 聖廟獨尊昭德  
克侔乎天地賢祠崇列維風首著於人倫追想  
伊人爰貌祀之百世緬懷厥澤宜食報於千秋  
茲照欽授國子監博士孝子王某三吳間氣一

像後編

附

古

代真儒方蒙養而題清明之句以醒人心初知  
書而辨野麋之訛謂非聖筆功先謹獨割衽席  
者十三載而母氏終以克諧學尚躬行編俟後  
者數萬言而著述堪垂不朽是以王曾子之號  
垂邑志真道學之名載口碑弟子不下千人而  
立訓必歸倫物至老不倦教學而旨歸必依中  
庸告終尚祀乎先屬續必端其首溯道德可垂  
奕禩惜經綸未顯當時雖受知於耿天臺名登  
選貢適親年向邁而終養難違及膺薦於袁安

節秩授成均沐曠典非常而輿情稍愜當事先  
入賢祠士紳特隆貌祀於是陳宮允追先訓而  
感慈恩孝思維則捐家貲而構巍宇公帑不煩  
因長洲縣界關帝廟右址卜基令本廟道官袁  
履貞督修世守神依壯繆使忠孝雙昭閣寄文  
昌俾人天並仰卽行闢門通路且請賜祭專壇  
期共欽瞻先題扁額事實關乎風化是敢陳情  
禮宜肅夫典章仰祈申飭俾蒸嘗時舉洋洋乎  
殷薦馨香庶人士咸歡赫赫乎於昭明德院道行府

像後編

附

五

專祠春秋致祭

蘇州府知府史應選祭先生祠堂文曰維公理  
學淵渟丰儀嶽峙古貌古心寢興不愧衾影庸  
言庸德敬信可孚神明型家首重彝倫入孝出  
弟範俗尤敦經義左史右圖迥異說之狂瀾的  
是程朱正脉屹斯文之砥柱聿追孔孟真傳督  
學見此欽風冠冕多士宗伯藉爲儀世領袖薦  
紳偉哉三吳之碩望卓矣昭代之人師某謬竿  
茲土仰止高山薄陳蘋藻之儀敢云生芻一束

嗣佐樅鏞之響。願言俎豆千秋。

按文莊公撰先生墓誌排纂俟後編累幅如全刊帙中覽者似覺複舉因將格言懿行分段書之或可免僭妄之罪其別見於他書者復綴數條及考長洲邑志則先生姓名僅附陽湖公傳尾曰能色養人目爲王曾子何其闕略乎若梁谿洛閩源流錄所敘則皆相傳於高忠憲公者也聚奎閣專祠祭典舊與王文恪公周忠介公同越鼎革而裁減康熙乙

像後編

附

其

丑歲湯尚書公撫吳文莊仲君爾與濟請復牲牢全祭重得如舊并刻仁孝祠記以謀修葺定求亦久爲募序而迄今未獲鳩工是編之梓幸賴同人樂襄梨棗凡三月而告竣王子賓日恒以祖雄飛公配享先生祠特首倡購助云

南畝定求附跋

男始乾

正乾正字

仁孝王先生俟後編跋

孝子以道王先生與先君子交甚厚蓋自先生父少參公卽折行交先君子云予舞勺時數數見先生杖屨相過每去則先君子必提耳命曰此孝子王先生聖賢中人也小子勉之先生歿三十餘年而人心寂寂幾不知有先生者方怪近代盡生空桑而宮諭明卿先生起捐貲勸棟宇先簿正俎豆表章孝子以教通國若揭日月人心始共有先生焉邇厥淵源則自幼時乃祖

像後編

馮跋

子

敬齋先生教以做人必學王孝子略如先君子提命不肖也乃宮諭又擊節語予曰先生非閭袖大帶人也讀其俟後編經濟有大用勿論裁定禮儀折衷千古卽其縱談軍國歷詆時貴往往出自己手眼拓一世心胃嗟乎予乃知先生所以爲孝矣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夫細之而一樹一獸危之變之而戰陣罔非孝所在矧天下事則先生寢門跪泣真有塞天地橫四海者矣予猶記先君

子居恆每歎先生斯人可用恨當國有心成均一銜反如處士賜號巧錮之林泉不出也則宮諭所云經濟前輩固有惋惜其不用者矣然則兩家祖父教做人必學王先生孝者政學其定省中塞天地橫四海有用之孝也其在宮諭乎若予不肖以無用自錮林泉與忌先生有用而巧錮之林泉者等爲不孝也夫而况巧於出焉事君不忠莅官不敬者乎敬以宮諭命書之若此

通家後學馮非熊跋

像後編

馮跋

二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蘇州府知府陳某據紳衿公請詳憲批允及門諸子以次送祠配享

中祀

欽授國子監博士仁孝先生少湖王夫子神位

左右配享

朝議大夫廣東布政司叅議道聚伍子袁萃

蘇州府文學德甫管子士珩

無錫縣文學景先范子可宗

長洲鄉飲賓私諡誠孝復恒金子光裕

像後編

姓氏

十一

兵部觀政進士從祀鄉賢原樂彭子汝諧

吳縣文學闇卿范子彌章

蘇州府文學成之傅子之信

吳學文學鄉飲賓文思陳子爾學

長洲文學節甫朱子篁

吳縣文學道夫鄭子光宙

吳縣舉人保定府同知肩昌姚子光祚

長洲處士舉孝廉行卿蔡子大道

廣東雷州府徐聞縣知縣冶心趙子一鶴

長洲處士私諡潔孝明府金子文裕

浙江嚴州府推官雄飛王子騰程

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叅政汝化袁子一此

宜興學博栗菴毛子文炤

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汝充袁子一鶚

吳縣文學曾唯何子一貫

蘇州府文學汝躍袁子一鯨

吳縣文學正甫徐子獻科

吳縣孝儒詠莪李子春先

俟後編

姓氏

二

奉議大夫廣西梧州府同知伯子楊子大潤

奉直大夫山東莒州刺史瑜菴毛子文煒

文林郎南京右府都事樹德楊子大滋

吳縣文學端孝先生子澄楊子大潒

吳縣貢生滁州學博公耳沈子柱臣

長洲縣文學君實湯子重鼎

吳縣文學應房王子士駿

吳縣文學伯闇陳子國是

長洲縣文學貞叔王子大亮

俟後編補錄

長洲 王敬臣 著

同邑後學陳仁錫纂 彭定求重訂

訓言

學者不可有遜避古人之意。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阿衡太聖也。而卽以此相期。可見吾人必以古人自待。不可蹈世俗之見。蓋必有天大的冒襟。方擔當得道。其何可以不勇。卽如舉業。今人所藉以進身。豈可忽略。但求開卷不愧臨。

俟後編

補

一

文不作是就舉業上幹聖賢事。非有二也。

圭璋乃玉之最純粹貴重者。故不以他物儷之。而特升於堂。禹告成功。惟執玄圭。良有以也。人之誠信。猶圭璋。然人惟內之誠信不足。而欲勉強應物。故有許多假借文飾。卒之不免於心勞而日拙。若誠信則無往不孚。何煩一毫觀貼。自古人君無北面之禮。太公以丹書之旨。出自黃帝。顓頊故命武王北面。而已南面授之。及觀其辭。不過曰敬勝怠。義勝欲而已。

昔文王之治心也。曰小心翼翼。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武王之治心也。觴豆几席。刀劒戶牖。莫不有銘。至於大帶前垂者。且有箴。曰火滅修容。戒慎必恭。恭則壽。蓋人情當大庭廣衆。簡束常易。惟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愧甚難。故古人工夫全於難處。着力。卽與今之勤舉業者一般。可惜。今人一生精力。都用在科舉上。博一舉人進士名目。卽傲然自足。獨不思三年一試士。海內中式舉人千餘。進士三百。若

俟後編

補

十一

三十年則舉人萬餘。進士三千矣。所謂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固若是多哉。可笑可笑。宋朝試錄止有二本。至今尚傳。因有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上。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人須是具大眼目。當以千萬世總看。自覺目前所爭甚爲微細。文章不足以觀人。故夫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今禮部不知以正士習爲急。而區區勤正文體之疏。於是學院命諸生詳改試卷。諸生越數百里而呈試卷於學院。師生面語無一辭及文藝

外無惑乎風之愈下也。

問宋儒所謂家禮。多有難行於今者。而今日世俗之禮文。卑陋之甚。似不可從。奈何。曰。今日安得有禮。近作家禮補遺等篇。皆吾所躬行者。大抵禮以祭爲重。祭以誠爲本。

劉懋中問求誠之功何先。曰。司馬公言之矣。立誠。自不妄語始。劉元城學之七年而後成。迫其卒也。轟雷繞於正寢。惟其養得此氣。剛大故然而不妄語之功用。亦弘矣哉。蓋中心有主。然後

俟後編

補

至

其言無妄。久之。心口相應。誠自此進矣。古禮久廢。謝安期功不廢。絲竹人共非之。可見晉代風流。而一時清議。猶知喪禮之爲重。今則無論期功。而父母之喪。且有作樂飲酒而恬不爲怪者。敝已極矣。古人制禮。皆有深意。卽如始死。用魂帛。柩神旣葬。則用桑主。而練祥後。乃用栗主。蓋始死。甫脫形骸。如小兒初生。其所棲宜於柔煖之物。故用魂帛。而桑木差堅。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辭章之習乃三代以後工夫而非三代以上工夫古云玩物喪志言喪其求道之志也

先父存日只是侍立不敢坐先父亦不命以坐飲食時必待先父食畢而後退食惟逢佳節先父命之侍坐以食乃敢坐耳有命呼必不敢褻服以見盛暑中昏夜有命亦必衣服以往不敢以暗中爲先父所不見而敢有褻也惟求此心之安而已

穆宗朝過信虜情與通馬市而邊防因此遂弛

倭後編

補

四

故有今日之變今傳聞朝廷割三州之賦以款虜而虜兵始退此亦暫寧耳乘此選將厲兵猶可若恃此而懈弛如故則其禍將有不可言者宋之事可爲明鑒周公作鷖鶚而發未雨綢繆之說蓋以此也今萬國欽劾相天子寬其責止於降級調外而虜兵既退更召閣臣諭以邊防宜飭真英主哉

國初開墾屯田而兵食有賴及爲宗藩內臣奏討而民不得耕又朝臣有起科之議而民不願

耕此制既廢乃全仰給於東南民所以愈困也長洲縣陳公以今農收之際一槩錢糧停止止比官戶是有愛民之心者

顏子合下便曉得天理是如何人欲是如何只一克已便仁省許多工夫如乾之知大始故曰乾道仲弓以下不能如顏子了悟之早須是極力用功乃得如地之順承天施故曰坤道其成功則一也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克已克字卽是此勝字子貢入問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

倭後編

補

五

靡麗而悅此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人須是要戰勝人欲每戰輒勝勝慣了人欲自然退聽故曰日日克之不以爲難若稍有且讓他的意思則終日被他來擾何時而已

或問中庸不覩不聞之旨先生曰此非主靜之謂蓋言君子用功甚密不但共覩共聞戒懼而不覩不聞亦戒懼故謂之無須臾離不覩不聞卽所謂獨人方以隱微忽之而君子則以爲至見至顯而慎之宋儒說者分爲二項其論誠善

人能依此用功固好。但恐子思立言之旨。不如是耳。今人倘有不以昭昭伸節。冥冥情行者。則其人品儘高。拜之爲師可矣。

所謂下襲者。以理言。不在形迹上。比擬水土一定不易。如南方所有。則北方所無。北方所有。則南方所無。是已。孔子雖號時中。而理則一定。上律中自有下襲。下襲中亦有上律也。如高柴守不徑不竇之節。孔子謂之愚。蓋當患難則徑亦可。竇亦可。故孔子微服過宋。誠以明哲保身之

俟後編

補

太

道合當如是。亦卽是下襲處。柴之不徑不竇。是死的下襲。不是活的下襲。君子臨大節。則當捐生以殉。若守細行而捐其軀。則與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何異哉。

怒於甲。不移於乙。此在善人質美。未學者可能。何以爲顏子。所謂不遷。言怒在物而我無與。此中不爲物所遷耳。且如犯而不較。亦不可看淺了。自古聖賢。專於自責自修。不暇與人較量。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如大舜遇父頑母嚚。則以爲

自己必有不孝處。遇象傲。則以爲自己必有不弟處。蓋聖賢真見天下事。未有己感而人不應者。事事自責。初無道人不好的意。故應接間。其氣自然謙和。與物無忤。顏子得此機括。所以幾於聖人。若只說付之度外。不與計較。則稍有含容之度者。類能之。何必顏子哉。

子夏見天下人捐大節而事曲謹。故有激而言之。畢竟小德不謹。終累大德。大德敦化。而小德亦欲其川流。豈可聽其出入哉。

俟後編

補

北

生員無送官府之禮。若至門外。則已過矣。今聞有送幾百里外。猶未還者。又聞糧塘里老共作錦軸往送。僞爲涕泣之態。亦往日所無。諂媚成風。愈趨愈下。汝等當作中流砥柱。毋爲世情所遷。石府尊以正直不合於時。其言曰。今日勾了官。卽角巾歸田。有何不樂。此正是志士不忘在溝壑。念頭人須常存此念。頭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方可立得脚定。若石公者。真所謂剛不吐。柔不茹。不侮鰥寡。不畏強

禦良大夫也。惜其以一人之力。欲挽回風化。更無一人挈助。其勢實難耳。

伯夷頌曰。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范文正公何等人品。而手書伯夷頌。極其端楷。此其所以爲文正公歟。

漢金日磾手刃二子。以其與宮人嬉戲也。雖不脫胡人粗暴氣象。然爲君者重大義滅親比之。霍光陰妻邪謀。酖后赤族。相去遠矣。孰謂外國無奇傑之人哉。君子臨事變。須是斷以大義略。

俟後編

補

八

容一毫姑息不得。

章東陽將赴縣令之任。問居官之要。對曰。有三事最要。一曰若保赤子。一曰靖共。爾位。一曰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學者須是爲己。切勿務名。中庸末篇論君子入德。必以闇然爲基。蓋暗室屋漏。不可欺。寧歆共鋤地見金。歆以寧之揮鋤而不顧也。故雖捉金而終擲之中。實係戀而外姑棄捐。卽非有爲己之實心者。故其後乃至輔操紱。此所謂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也。亦可畏哉。

家難而天下易。君子須於難處用力。凡父母妻子僕妾。皆要化之。其有未化。畢竟是自家有未盡處。大舜遇父頑母嚚。象傲只是自責。所以終能化之。厥後有苗不服。亦惟反躬修德。而有苗自格。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君子修己化人之要法。一家之中。惟婦人執性而愚。最爲難化。然不須性急。性急則日日爭鬪。或致乖離。務要從容化導。身教言教。無一日間斷。久之或十年。

俟後編

補

九

或十五年。自然化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須要耐心相做。去心堅石穿。豈有終不可化之理。論交友曰。朋友有過。若在衆人面前。規諫彼必內慙。而飾非拒諫。交情從此疎矣。必於無人之處。開誠曉喻。未有不得其心服者。劉懋中問格物致知之說。先生曰。朱子之注格。國初魏莊渠王陽明等俱不服。蓋必待窮盡天下道理。得其表。又得其裏。得其粗。又得其精。然後有一旦豁然之日。則頭白矣。夫子試子貢學。

識而卽曉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正格物致知之要。大學白文以畢其義。朱子補傳。卽乃添蛇足乎。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則知誠意者。卽誠身之謂也。明善者。卽格物致知之謂也。格致總爲一事。陽明之說爲長。

問忠恕一貫之旨。先生曰。忠恕所謂一也。以忠恕應事。所謂一以貫也。天地亦不過忠恕所謂天地變化草木蕃是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心同天地。故謂之天德。達之卽爲王道。蓋

侯復編

書

十

天人一理。更不分別。希聖便是希天。世間豈有兩箇道理。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一哉。王心皆一貫之說也。

有吳淞江人許淞田者。近與談數日。嘗言韓文公作李愿歸盤谷序云。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文公平生。豈妄言者。必有徵驗。陸廬江督學山西。道經山東。登首陽之巔。想見夷齊。凜然若有生氣。又謁孔陵。詢知其地不生荆棘。鳥雀不敢遺糞焉。詎非鬼神守護之驗哉。又有一掌教者。

見泮池中。乃有蝦蟇數十。羣聚而鳴。問之諸生。乃曰。此池內舊以磚列爲八卦。故不聞蝦蟇聲。今水涸。而八卦爲羣兒搬亂。所以若此。於是更爲排列。一如其舊。蝦蟇不復鳴矣。八卦乃伏羲所畫。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鬼神護之如此。可見人而爲善。則鬼神欽敬。不善。則鬼神厭惡。可不畏哉。淞田年七十五。無妻兒。僮僕與居。躬自炊爨。而學問博洽。行誼甚高。又有張洪泉。其齒德與之相類。特韜晦。不自表暴。故知之者

侯復編

書

十

少耳。又昔吾師陳棟塘先生。嘗於座處貼一聯云。鎮日攤書對古聖。賢坐有時攜杖與造物者游。何等胃襟。此濂洛關閩流派也。

學者當尚友千古。而况生同其時。俱未相識哉。先儒云。無好人三字。非長者之言。蓋我自不肖。豈可謂天下人皆不肖乎。中庸曰。隱惡而揚善。舊說謂隱惡者。存厚道也。揚善者。使之益勸於善也。如此。則所及有限。而非所以語聖人之心。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此卽已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心。所以爲聖人耳。

吾師陳棟塘先生。少孤。其母太夫人。節婦也。延師教先生。極其尊禮。而師復嫌供給菲薄。太夫人乃以家寒。不能供盛饌爲言。棟塘先生時正幼。亦云云。太夫人卽厲聲呵之。以爲此言出於我則可。爾乃其弟子。豈可爲此言哉。門內有一井。鄰里共汲水其間。一地師云。此井不移他處。

俟後編

補

三

令郎難發科第。太夫人曰。若移此井。鄰里無從汲水矣。且科第自有天數。聽之可也。棟塘先生有此賢母。宜其德器宦業俱過人哉。人生世間。倏忽耳。吾甥湯時升。號新吾者。自幼聰穎。遇考必在首列。及三十六而卒矣。此人處館。能得主人之心。其卒也。主人以十金助葬。亦人情所難者。顏玉門於其卒後。以女配其子。可謂篤於友誼矣。袁吳門之喪。王鳳洲以同年故往弔。吳門之夫人。以其子姻事未定。傳言托鳳

洲主張鳳洲。沉思良久。乃竟以已女妻之。以此視存歿易心。輒爲背盟者。賢不肖豈不相越遠哉。

士君子不當以一身一家爲憂。戴天履地。六合總爲一家。治則均享其福。亂則均受其禍。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故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

一日見先生。適有廣東客謁見。方別。別後先生言此客乃詩文山人也。彼來謁予。予告以詩文

俟後編

補

三

之學。縱然極做得好。只到得相如子長地位。此上更推不去。何足爲重。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今更當增一句云。詞章不能奪。方足。蓋孟子時。雖有諸子百家。不若後世之靡麗。故竟不及此耳。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子此言。正爲才美者示戒也。今作文者。乃曰才美且不可驕吝。况無才美者乎。殊不知無才的人。自然不敢誇能。如無錢的人。自然

不敢誇富。驕客二字正從有才而生人情一有美才便按不定。而至於驕客。故孔子以爲深戒也。

王文恪公因與逆璫劉瑾不合而歸。其出處甚正。公有布衣交張本者。其人品亦甚高。有一友藏金於階甚多。而其子不知。本獨知之。此友既歿。其子蕭然貧窘。本乃指示藏金之所。使之復富。本無分毫利焉。此亦一偉事也。

張淇泉取程朱以下諸儒論說擇其要者分類

後編

書

書

而書之所以便觀省也。昔孔子刪六經亦病載籍之浩繁耳。孔子之後文愈繁矣。故文中子起而刪之。是亦不得已者。人乃以僭王譏之過矣。文字繁必有刪之者。而後有統紀。猶世亂必有剪刈羣梟者。而後可以漸定。曹操曰。向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其言亦是。顧其意則歸於僭竊耳。獨司馬溫公看破他分香賣履心事。惟其誠。故生明也。蓋誠明二字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

近日士風已敝極矣。朋友會聚。惟事戲狎。有言及經書中語。卽以爲大怪。此何爲也。士當斯時。不能挽回陋習。而復以身徇之。何以爲豪傑。向有一少年。倨傲無禮。人所共惡。我於途遇之。彼果仰面而來。全無作揖意。我呼而與之揖。彼不得不揖矣。可見習氣不善者。亦由人但知惡之。而不能以禮化之。有以釀成其惡也。士君子居鄉。不能化鄉人。而異日出仕。將何以主持教化。近日諸景陽纔登第。卽上疏言事。謫歸。素與不

後編

書

書

相識。特承來顧。且求宿燈下對談久之。意思瀟灑。旣而起爲南陽教授。復過言別。時予正臥疾。卽到榻前。談論良久。又取架上羅念菴文集玩之。歆慕其人。不忍釋手。此等動作。大與俗態異矣。

劉懋中言景陽與術士王姓者相善。先生曰。王生每日服椒一掬。其術亦無甚可取。徒以虛詞惑人。景陽失於過信耳。不逆不億。固好。亦須先覺。乃不受人欺也。

顧涇陽兄弟人品俱高涇陽以一時名進士而居鄉乃處館設教且其館穀止二十金此秀才中等館穀而涇陽不以為非此其意思必有超然者在耳

姚肩昌下第而回略不介意是所難者

前吳縣尹馮公清廉之甚無以賂當道乃置之閒散十年不遷近日訪能甘清苦官員馮亦與焉始有升擢望矣此山西王相公及冢宰陸五臺之力居多焉吳縣新尹楊公少年進士胸中

像後編

補

本

甚是耿介今雖以忤時改教而人品固自不可及也

劉懋中述近時為相內官出報聖上起居言語卽加重賞故每日有百金之費先生曰要震服人心亦必由平日聞望假令海剛峰一相人誰敢索其錢乎聞望由積行致然非可以一旦襲而取也

海剛峰無子此所未解君子但求自盡凡屬諸命者不能必其盡合也朱秋崖後裔亦甚寥落

秋崖清介不讓剛峰但失之過刻耳

殷高宗少時學於甘盤及卽位甘盤遜入荒塾其人何高先儒有歷寫聖賢姓名時時觀看者彼其胸中凡聖賢事跡已稔知矣故止書姓名蓋將睹名而思其事起效法意也

程明道陸象山謝上蔡語錄甚佳象山甚有喚醒人處且何嘗不道問學朱子議論偶與不合而後日且自悔矣

陸象山嘗指階前牝雞示門人曰牝雞終日營

像後編

補

本

營無超然之意若野鶴之在雞羣自然不同又曰學者氣象慎勿滯滯泥泥此等語甚醒人大有儆於學者蓋氣質不好亦大為德性之累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從古以然向有南京人李逢陽者府尹延之教子李因其子不帥教卽收拾書箱歸去府尹不能挽及有司錄科舉誤認李與府尹有隙遂置李不錄府尹知之力為之扶持使得入場俾肆力於文字李因中舉且聯捷焉此賓主兩人皆古人也故爾相成如此又

有楊希淳者。亦南京人。黃提學請爲子師。其子沿舊習。裸形聽講。楊令隔之以屏。已而不復如令。楊乃棄館而歸。提學以一年館穀餽之。楊辭不受。此其狷介與李逢陽同。二人後皆早卒。無嗣。此天道所不可知也。堯舜而有朱均之子。皆數之偶值。聖人亦不能如之何矣。

皇極數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云云。此皆當時百姓所詠歌者。皆天德王道語也。乃今雖老師宿儒。尚猶不能達此人生三代時誠爲至幸。

俟後編

補

本

本朝王陽明。陳白沙。皆理學之宗。又有王心齋者。就正於陽明。此人見道甚確。嘗於座設先聖畫像。而已立於其旁。因讀論語首章。卽向聖像而請問曰。先師敎我以悅以樂以不愠。皆在心。上說。然則心之外無學乎。此等見解。其透悟爲何如。

會場出智及之全章題。場中多重仁守講。不知智與仁並重。孔子集大成。以智爲金聲。則智豈易言哉。智但言及是。僅及之而未精也。仁但言

守是僅守之而未熟也。故必莊蒞動禮乃完。智仁之事。

先儒有指庭中二雞爲喻者。言一雞隨人所擲從而啄之。其一雞獨翹足而立。側目視天。略不俯顧。此豈無意乎。可見雞中亦有超然者也。陳國是見先生看山西王相公乞歸疏。深歎以爲直氣凜凜。而惜其略少含蓄。蓋抗言激論。是諫垣事。宰相職在輔導。尚當放些從容。故曰。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今此奏章一出。天下

俟後編

補

本

無一人不知天子過失。如此臣子之心。似不安耳。漢廷汲黯不願之淮陽。而以出入禁闔。補過拾遺爲請。是正直忠厚兩全者。武帝知其直而畏之。托言不久召還。已而終不召矣。然黯數言張湯必壞天下。武帝後思其言。湯竟伏誅。

一日見先生適值天旱。問祈禱之術。先生曰。惟誠可以動天。自古術士以符呪致雨者。雖亦有之。亦因此術士平生有德行。故能感動上天。不然符呪之法。未嘗不傳於世。何後之祈雨者多



不效邪。嘉靖年間。有一廣東人。不習舉業。而篤於孝行。其父客死於外。此人欲扶柩還葬。路遙無資。因隨路爲人賃作。取其錢。更雇一人。同擡父柩。及到廣東。肩已磨穿矣。崑山魏莊渠先生深嘉之。錄之學校。使貢爲教官。及之任時。值荒旱。府縣祈雨不應。占者謂必得有德之人祈之。乃可致雨。於是設壇及香案等。相率請此教官祈雨。固辭不獲。乃從之。甫登壇。大雨如注矣。孝行之動天如此。蘭臺佛經四十二章末章謂事

儀禮編

補

未

父母卽是事佛。是佛教猶重孝。而况吾儒乎。昔有不孝者。雷霆下擊。置其身於大樹穴中。以示衆。正所謂天道至教。周公因流言之惑。而居東。是時風雷大作。禾盡偃。成王因而發金縢。見請代武王事。感泣迎公歸。而禾盡起。歲則大熟。蓋人有一念之誠。一事之誠。皆可動天。而况聖人全體皆誠乎。李廣見寢石。以爲虎也。射之沒矢。飲羽。及知其爲石。則雖盡力以射。而矢弗入矣。當其以石爲虎之時。其心甚誠。誠故可以貫金。

石及明知之而強射之。心便不誠。故弗能入也。今利同一善行。而天報之不同。此亦有故。無所爲而爲善者。是真善也。天必福之。苟事雖善。而一有納交要譽惡聲之意。便不能動天矣。詩謂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可見聖人只靠一明德。不但聲色不事。而知識亦不可不用。大舜以此豫親化弟。而至於有苗不服。亦以舜干格之明德之外。更不須添一物。故曰明明德於天下。

儀禮編

補

未

四勿總是思無邪意。心上纔欲視。覺其非禮。便勿視。四句皆然。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看二未嘗字。何等決裂。蓋人心如水。程子指盆水而言曰。清淨中不可着一物。假如投之以一盞醋。其味卽酸。投之以一莖柴。其體卽爲所礙。誠見及此。自然容私意不得。朱子一生精力。俱在小學四書上。朱子手錄小學。凡六次。今人教小兒。必當先教讀小學。而日爲之講明。且當躬行善事。以率之。記曰。幼子常

示毋誑。蓋身教言教。缺一不可。而身教爲本。其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者。正爲其無身教也。然教亦須從容涵育。

論寧夏之變。曰。當初不過一時軍亂。平定之甚易。而當事者失計遷延。至今遂不可支矣。昔郭子儀軍中作亂。悉伏地呼子儀萬歲。子儀亦伏地與衆軍同呼萬歲。軍亂卽止。此真善應變者。當今邊報日急。國勢倉皇。今某被召至中途。稱病而還。蓋此時若出居首相之任。須幹得旋乾。

像後編 卷一 轉坤之功。方爲稱職。苟力不足以辦此。不如勿出矣。

莊子甚高曠。使在聖門。則爲曾點之流。如秋水等篇。其習襟曾何纖毫塵障。且其言有曰。久與賢人處。則寡過。是真確論。說劍等篇。語意不倫。非莊子作。如文中子一書。言言見道。乃其子補幾章。以爲房杜等俱出其門下。是豈足爲文中子重哉。老子比莊子又高一步。如三十輻共轂云云。何等見解。後人譏其用術。老子何嘗用。

術如柔制剛等語。自是天地間道理。如此非術數也。申韓則學老子而差者。非老子之罪。夢寐最可卜。所學淺深。昔日魏莊渠有一門人。於夜半深自歎息。刻責其妻問之。答曰。纔夢一花椒客開包。我因無人潛取一把。納之袖中。如此不長進。奈何。自此刻意勵行。莊渠深器之。常述以示學者。金谿之學。必欲學者夢寐無一不善。稍有不善。卽是其真情發露處。最不可掩。故曰其嚴乎。

像後編 卷一 一日見先生述虎丘有番僧坐關者。能手托熱滾湯爐酒淨。有一鄉宦平生好怪。慕而與之見。先生曰。人心不可着妖。昔有女子死。焚其尸而心不化。切而視之。片片如其心之所念。又有心內生石。觀音者。心是活物。何爲如此。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聞獅奴二人引獅子於岸下飲水。對岸亦有人引犀牛飲水。犀牛日生恐懼。至其死也。切其角。片片皆有獅奴引獅飲水之影。鬻之遂得重價。可見心最不可有所着。所謂清。

淨中不可容一物也。

一日同二劉兄見先生。語及鄉士夫在林下者。先生曰。人之處世。必有所爲。若因宦歸而博奕。飲酒。虛度光陰。殊爲可惜。士夫歸鄉。必正身率物。真可爲一鄉儀型。乃爲可貴。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謂此也。

劉懋中言。舊有一鄉先生宦歸。卽收美童。教演梨園曲戲。遂至以恣欲喪身。其子懲父覆轍。盡以戲子送親友家用。先生曰。所送之家。分明一

俟後編

補

補

火鴉飛至矣。昔人云。堂前無俊僕。室內無艷婢。便是好人家。此言甚可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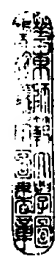
先生所著俟後編刻完。懋中問有序文否。先生曰。何必作序。此書可傳。則自然傳。不可傳。則將廢棄。全不以序之有無爲增損也。

學者須卓然以古人爲師。一言一動。念念不忘。師古誓不作後世人物。乃爲有志。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事。終身就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善。

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衆善於厥躬。改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覲然之境。良可惜也。

俟後編補錄終



侯後編六卷補錄一卷附錄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敬臣撰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歲貢生萬厯丙戌南京禮部尚書袁洪愈薦授國子監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見魏校傳中是編凡經說一卷論學論治共二卷詩文一卷禮文疏節便俗禮節共一卷女戒一卷其補錄一卷乃其門人所錄故其中時稱先生刊本亦題敬臣撰校讐者誤也經說論易頗切近如其爲人論書洪範非洛書亦爲有見論詩以三百篇爲秦火之餘後人竄亂蓋陰祖王柏之說不知其謬論春秋亦平允說禮僅一條謂王制出於史官與漢文博士之說異未詳所本其講學以立志爲本以慎獨爲宗謂學者不可單看虛明景象蓋參酌於朱陸之間所定四禮大抵以朱子家禮爲藍本而參以鄉俗亦呂坤四禮翼之支流惟補錄一卷頗嫌駁雜如謂朱子誤解格致不及陽明之說又謂朱子後日自悔又謂王守仁陳獻章皆理學之宗王艮見道甚確又謂莊子甚高曠使在聖門則爲曾點之流老子比莊子更高一步皆不可訓蓋敬臣之學本從姚江得力後乃覺

其虛無參以朱學凡補錄所載皆門人過尊其師一字不欲散佚掇拾舊論復成此卷而不知皆其師所已棄也至於軍中呼萬歲亦下馬呼萬歲乃宋張詠事而補錄以爲郭子儀則記憶偶訛又其小疵矣

# 趙氏連城十八卷

〔明〕趙世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趙氏連城

十八卷》提要

趙氏連城十八卷 明趙世顯撰 明鈔本 四庫底本

客窗隨筆六卷

芝園叢談六卷

松亭晤語六卷

按四庫存目雜家所收祇此十八卷而按千頃堂書目尚有一得齋瑣言一卷聽子二卷惟千頃堂無趙氏連城之目此書雖有引言但未詳其子目究竟有無遺佚抑連城僅止於此頗難考證付之闕疑而已據存目稱書或引古事而稍附以己說或自作數語近乎語錄又或但引古事一條無所論斷似乎類書蓋全無著作之體者凡意所不合之事無論巨細輒云恨不縛之生飼豺虎何其褊躁也云云似不為無見然書中尚有言僧為禿與每讀三國志恨不食操肉世人猶常稱曹公而不名豈以韓盧呼夫邪云者其褊躁之情更躍然紙上惟著者之性情褊躁殊亦自知故書有予素俠衷不善涵容及有每讀史見一善行欣然有當於心偶見一惡人必憤懣唾吐之真見其敗亡乃此亦可以驗人之良心矣等語故如存目云云實出於良心之主張其直亮爽究不失為光明磊落要與心地洪忍態度矯妄者弗可同日而語況名言至理時尚見於字裏行間固與純為褊躁者亦復不同又烏能以此而少之是存目所見亦未免隘矣己卯大雪日劉明陽讀記於靜遠堂

芝蘭有芝蘭稿六卷明  
 子唐同刊本傳本松  
 梯

王靜宜澤記

芝蘭有芝蘭稿明所  
 明卿不遠進士工詩有能  
 魏同稿五卷有錫給中  
 行等後後七子 靜宜又記

趙氏連城小引

長日無營園居多暇時披腹笥閒檢遺編或  
 記憶乎塵談抑感觸乎時事凡情之所鍾意  
 之所會輒命毛穎載之簡端聊以備遺忘存  
 觀省耳客一覽而竇愛之乎不忍醒命之曰  
 趙氏連城噫嘻世方黃白佳治是珠目此窾  
 言麾之當不後於砥砢燕石客乃弗隨陋俗  
 弗我吐棄更錫予以嘉名詎不好奇甚哉天  
 水趙世顯志

客窓隨筆序



明興著述之盛莫右於成都楊太史吳郡王司寇其鉅麗者無論卽玉屑碎金如丹鉛伐山卮言宛委諸篇攷覈則博物讓精評騭則雕龍遜雋斯亦辨圓之珍苞執海之奇錯也然徒取誇鬪間波齊虞技止騷雅無關名教論者猶不能無遺憾焉迺若可玄可白可經可緯可以針砭可以鼓吹則吾閩趙先生隨筆足當之矣先生與先大人同舉南宮主海

內壇玷之盟幾四十年其所譔業已彬彬郁郁成一家言大方之家定鑒具在有喙三尺無庸贊一辭至於此書先生不過偶就耳目所經興致所會意識所獨到者有得輒錄不復銓次傍訊廣括無分門彙然而妙折玄超品評卓逸澹詞雅諢使人心涼莊語法言又能使人神竦蓋其標韻彷彿臨川而不以巧累理其辨博則出入成都吳郡而不以儻傷道夫非皮有陽秋胸無煙火安能尋微裁中

開朗高徹若此竊窺先生微指顧猶大有所寓今天下學迹二氏風宗典午輔車建鼓茅靡波流先生固已正襟而嚴距之而是篇之中惓惓疊疊排斥剖擊尤不遺餘力皮相者徒以文人貌先生耳夫文人結習類多煩熱世網以梵界爲清涼弢繼禮法以方外爲解脫抑孰有行應規表言必準繩壁立砥峙如先生者哉蓋先生品格清峻真如白鶴朱霞挂冠以來園居掩關左面右書焚香宴坐而

已故其詩文米心玉骨在彭澤左司間卽矢口縱筆亦皆泠泠塵表令讀者躍然而若思爽然而自失也然則是篇雖不足以盡先生而先生生平大概亦可想見於此矣小子狂簡樂以操翰當執鞭故不敢謝不敏而僭書其膚臆以請質焉

孫昌裔子長謨



待繩削而正者非正也待扁鑰而固者非固也  
待矯揉而直者非直也至正不波至固不解  
至直無枉天下皆曰自然  
霸者之世非無王道也難乎其爲王道王者之  
時非無霸功也難乎其爲霸功聖人之門非  
無庸人也而庸人化故翳木之下無豐草和  
璧之上無纖瑕槩括之旁無枉木

矇衝不運則編桴疾之矣駟不步則駑駘先  
之矣育育不敵則處子勝之矣聖王不作則  
霸術高之矣

人皆知鑑之明已而不知道之明已以鑑明已  
別媿妍以道明已辨臧否

情合則異域爲肉骨志異則共處若讎仇故周  
公順矣不能緩管蔡之誅湯武仁矣不能遜

夏商之伐

富貴於我何加也得之則如獲萬金之璧失之

則如沉千仞之淵功名於我何與也得之則  
榮如春華失之則萎如秋草賢者猶不免焉  
哀哉

鵲巢知風蟻穴知雨禽虫知其所知也日不知  
夜月不知晝天地不知其所不知也

獼猴之便捷不若駑馬之致遠猩猩之能言不  
若馴牛之服重蕭艾之盛茂不若芋栗之可  
殮利口之紛如不若重厚之可貴也

離朱雖明不能自見其睫郢匠雖巧不能自滅

其聖術有所窮也大撓善曆不能使夏爲冬  
牙曠善音不能以商爲徵能有所不可用也  
稷善稼穡不能藝草成禾奚仲善車不能涉  
江以渡物有所不通也

薛收曰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不知聖人在上  
所以治也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不知聖人  
在下所以亂也孔子當之矣通也何足以語  
此

洪鐘奏矣而瓦缶不輟其音麒麟遊矣而鹿豕



不潛其步聖智出矣而俗士猶騁其談悲夫其不知量也

海之廣矣舟能浮之天之高矣層能測之吉凶之奧矣卜筮能知之

木枉則棄繩枉則亂故君子貴直也縉薄則裂牆薄則壞故君子貴厚也水滿則溢月滿則虧故君子貴虛也刃剛則缺火剛則滅故君子貴柔也車斜則覆屋斜則傾故君子貴正也

湛盧之劍不遇薛燭屈第於鉛刀連城之壁不遇卞和損價於燕石

烏獲之勇扛鼎有餘杜預之資手不穿札所稟者然也天命有在假以王郎人心一搖倡於陳涉所託者然也蔡澤入秦應侯去相蒯通說齊淮陰終悔所激者然也

忘滔天之水而怪行潦之污塗怒蛇虺之殘而罪蜂蠆之毒螫略鵠葛之慘而仇麴蘖之昏贖世必謂之失輕重之人矣

火齊之鏡用以蓋庖千里之駒責以捕鼠嗚呼謬矣

鵠鵠群噪鳳皇不改其音豺獺爭趨織離罔更其步陰霾晦塞山嶽不易其方故以商紂之貪戾無能變首陽之廉以戰國之紛爭無能渝魯連之操

以愛子之心而愛親天下鮮不孝之子以理家之心而理國朝廷罔不蓋之臣

鵲鵲戢翼嚇於鵠梟蛟龍失水困於螻螳夫物

則亦有然者矣

人能之而我不能吾之恥也我能之而人不能亦吾之恥也故君子必俱立俱達

天下名山大川未及登覽然黃輿不移尚有登覽期若夫世之賢豪一不晤對無論河清難俟而人境萍蓬恐終無遇合處

世之貪濁之吏大似蠟心燈炷始焉剝膏脂自潤不旋踵亦自銷滅

垢面污衣人與之言則喜而滌文之疵病人言

之則弗改而怒噫亦惑矣

覆載間必有蛇虎蚤虱始成其大人欲察惡必盡亦難矣

周家數聖相承帝王繼踵而姬公公孫碩膚赤舄凡几何等謙抑今人稍擅末技一接纓冕便自謂英杰世家仰睇姬公寧不媿死

今人見鬼神則敬而信而率慢乎君親是謂惑於不可必而昧其所當然惡乎可

遭逢視不若已者則心安學業視勝已者則德

進

人之窮通得喪靡匪天定時至事會若左契然營營無益也不然何以有數十年前夢兆者同道相愛同術相傾心之公私致然也

密語私圖勿謂靡有聽睹鬼神暗底笑人

造化神矣然不能使夏卉冬生春果秋實間一有之則稱災異人欲違時以徼不可必之富

貴豈欲求勝於化工邪

大丈夫不愧乎心即所以不愧乎天吾唯求無

負於天已矣人之知不知奚計焉

風浪橫生神情閒逸亦在我已曰時俗所趨不得不然者皆自棄也

人於暗室作事謂無人知不知凡明處皆天也凡暗處皆地也天地既知人豈有不知者

賦比興皆詩也遺事抽思觸景摘詞事以載理景以寓情譚何容易昧者第云流連光景不足觀也此曹憾不縛之以投餒虎

白日無生事青山在縣門又花落訟庭閒予視

篆至德深得是趣

爵祿者興道致治之資非酬恩怨之具也今人沾一命而思報恩不失爲厚乃有驟一得志而卽曰某嘗耻我某嘗困辱我某嘗無禮於我某嘗棄我括貧賤之日一切睚眦之怨日求所以報復而中傷之乃已噫斗筭人哉富貴不可常吾恐其報怨無日矣

高帝封雍齒封婁葵雖云雜霸之風然其豁達大度自有不可掩者

吾師吳明卿贖故人彭年之孫友人林惠白亡友顧聖之之寄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今見其人矣

唐妓薛濤造箋極工綴仍自珍惜乃故狹其幅而用之今蜀子所藏薛箋大濶幅而且麤薄一見可知其爲贗矣然薛濤并至今在焉張良人傑也太史公以其狀貌如婦人好女而疑之然則女流中獨無豪傑乎世之魁梧奇偉者不少吾未見其能傑也遷之言謬矣

曾見沈太史一貫于上春官時書留城張良廟門對云掉三寸舌爲帝者師曾識橋邊黃石封萬戶侯弃人間事終期海上赤松皆用吏漢語融化無一字不自然真斷輪手也

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世以爲名語予謂不然心固欲小矣然不曰致廣大休休有容乎至於膽大之說尤譌人惟膽一大則何所不至彼操懿溫莽斯高之徒底緣膽大壞事

殷浩云官本臭腐嗟夫官何玷於人亦人負官耳

字心畫也柳公權謂心正筆正是精於書者今人喜用偏鋒而談者謂正以立格偏以取妍終非定論

黠鼠賦乃是蘇長公遊戲翰墨故生此議論要非其情實耳

予友陳履吉曰王元美先生云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此山房中睡訣也固矣然曰困倦欲睡時誦子瞻文及小詞亦覺神王其祛睡魔訣乎

蘭亭序以絲竹管弦不爲昭明所錄似矣弟古人文政自不拘如簡文曰鳥獸禽魚禽鳥抑亦何異

宋子京修唐書偶寒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子京避厚薄之嫌寧忍凍無敢擇取多嬖之累人如此哉可發一笑

自來政府喜用老成人有急於大拜者服藥速

令鬚鬢改色然往往有不得執政而賜閒退者予戲贈之曰未爲黃閣老已作白頭翁聞者絕倒

唐人云含情欲問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讒人之可畏也如是

九華之景妙在東崖其餘只一味險峻耳白嶽清曠當是玄帝所都齊山闕而不揚幽而不秀華蓋九鼎二洞差足凝神不堪游目

予嘗登劣崩峰望海見小琉球如一彈丸或明

或沒

漢陽有晴川樓取李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蜀有錦江樓取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作門對皆足千古

冬青樹一名女貞木以其耐歲寒也

西王母者金女也厥姓緱氏女子之登仙者咸隸焉此亦道書附會之談耳

風動歌聲於許由何與也取而棄之由也未免爲歌役矣

王徽之爲桓冲騎兵參軍冲問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問馬數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幾何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光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  
呂希哲與人云自少守官處未嘗千人薦舉以爲後生之戒

白樂天醉吟先生傳云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有旨哉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嘗謂子弟曰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其知止足者乎

張策少落髮爲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可謂不忘本者

無錫惠山有泉池所謂第二泉也張祐云泉聲到池盡足稱詩史若山色上樓多猶可泛用

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士中號爲玉笋班

蘇長公云不見不聞還是礙殆深於禪理者又云耳疾當割此語最有味今人爲病所苦正坐不能割捨此身耳

古云廝養卒蓋折薪爲廝炊烹爲養

蕭穎士御奴嚴刻或諷之去奴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嗟夫奴猶知愛才彼世之弃才如遺者智弗奴若乎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唐詩雙膝過頤頂在肩本此

至德多帟予令人往捕至則云帟悉宵遁浮梁矣予始疑其誑也詢之浮梁人果謂其地之居民邇來日夜喊帟不寘噫莫猛者帟猶知悔罪遠徙以全其軀彼狡獪之民猶恬然邑處而不知避何其見幾之不帟若乎

易云復則不妄矣楞嚴經云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乃空滅旨雖相符然易簡而盡韓非子云目見百里之外而不見其背明有所不及也

荀子云目不兩視而明然有一目十行者

昔人評美姬謂肥不賸肉瘦不露骨書法亦然太宗召馬周末至問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明主好文千古盛事每讀史至此令人快心

開元間龜茲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

島盡在夢中帝名爲遊仙枕

王筠父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本此

吳道玄畫地獄而市絕屠沽愚民惑於不可必之禍而忽於所當避之刑類如此

沃焦山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畫見夜隱

蘇長公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要者識得此意亦可以解忿忘憂不然以怡情之具而萌克

伐然慾之心何益哉

伊尹生于空桑空桑地名也如諸馮岐周之類

世之人不察遂以尹爲空桑中所產謬矣

盜惡名也直不疑買金償同舍幸告歸者至而還金設不至而不還也不疑不將終身冒汚辱之名乎竊謂不疑非中道也

刑天獸名也喜御干戈而舞故陶云刑天舞于戚

凡碑刻四周如龍形者名龜趺龜龍種而好

文故用之若負碑者名霸下喜負重獸也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崔子玉座右銘云施人勿望報受施慎勿忘真可爲處已處人之法

李誠之詠秦所封松云半依崑崙倚雲端獨上

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亦有情致

許敬宗性輕忽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君自難記若曹劉沈謝暗中摸着亦自可識噫人詎可不爲名士哉然敬宗亦孟子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其自知明而有制此其所以爲善學也黃魯直書祝林宗帖云士大夫胸次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則俗塵生於其中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學者皆不可不知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愚謂不必沾一命而後能然匹夫匹婦能無傷害卽其濟物處

周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今士大夫家往往怙

勢逋賦其亦未聞斯言也已

王導嘗與其子悅圍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邪晉人之放曠不檢類如此

晉謝奕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奕在溫座岸幘嘯

咏人或非之曰我方外司馬也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

此徒助予鼎俎詞雅而逸

虞松當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酒不可後時語雖雕竒然終不如王子荆枕流漱

石

史以昭鑒千古之勸懲係焉惟其公也魏收作北史乃言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抑之當使入地是以愛憎爲毀譽矣其何以服天下後世而垂勸戒於將來

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英年一百三十六旣壽而康真不易得也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爲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而殺之諺云用巧成拙

其師偃之謂與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道人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其相反有如此者

谷梁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剪髮也

魏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和帝分遣使者微服乘車至各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私投李邵候舍邵問曰二君發朝廷時知遣二使邪二人驚異因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是以知之

劉孝標論陽文之與敦給咸得之於自然陽文美姬敦給醜女也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此亦所

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者

韓信一士卒耳一出能決劉項之雌雄蘇秦以白面書生遊談之間六國阨塞虛實如視諸掌其取將相如拾芥非倖也宜也今之措大掇拾紙上陳言以庶幾一遇弗遂則歸怨主司吾不知其所醞藉視二子何如也  
訊獄最忌株連雪冤最忌猶豫株連必波及無辜猶豫則久困囹圄率至殞軀地下多含冤之鬼矣

善養苗者去其所以害苗者而已吳育治開封法先豪猾育也其可與論政者乎  
遇吏卒不可不嚴待人民不可不恕

客窓隨筆卷之一終

客窓隨筆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陳仲子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其知道者乎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王摩詰云窮居荒涼草茂樹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萬事隨緣是安樂法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五百皂卒百丈牽舟纜長年三老舵師也  
吳人謂筆爲不律

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故有志得意滿而氣譊赫然動人者非家之福也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



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細其心。入於至纖至密之中。平其氣。出於匹夫匹婦之下。此語凡居官者。尤宜寘之座右。

楊子雲云。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面而不心。路人已矣。朋友云乎哉。

甘羅十二而仕秦。太公八十而始遇。惟其人之可用。不必論其年也。

陰霧晦冥。不辨陵谷。天地猶不可迷。況於人心乎。

人之身家。常有欠闕處。則可以集福延年。若憊

然滿足。一一如願。非人之福也。

凝重者。集福之具。輕浮者。招損之因。是以君子

慎威儀也。

唐人云。微官是何物。許日廢吟詩。廢詩猶可。甚

有日坐奔馳。餐寢俱廢者。宜叔夜絕交于巨

源。而淵明辭榮于五斗也。

嘗謂涉水者。必探其源。登山者。必窮其峻。故學

今人詩。弗如學古人詩。觀今人畫。弗如觀古

人畫。匪舍近圖遠。術業各有所從來也。

人生寓內等。是逆旅。富貴聲華。靡匪夢幻。豈必跋涉寄寓。而後爲客。熟寐遊魂。而始稱夢邪。

善舞之門多劍士。善醫之門多病人。聲應氣求之理。不可誣者。

五代劉珣爲令。自衣帛。別子贊以布。自肉食。別贊以蔬。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

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噫。陋矣哉。珣之教其子也。學以干祿。而仕以

爲肉義方之訓。固如是乎。

賈彪兄弟三人。號賈氏三虎。許劭兄處亦知名。

號二龍。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

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

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

知之。然則人其無尚口辯哉。抑疇謂晉人徒

喜清談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今之官人也。以己

爲天下累善乎皮日休之言之也然則官人者慎無以己爲天下累哉

孔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噫可以人而不如鳥獸哉

謙美德也而行之於王莽則謙之賊也故君子貴誠

天下有偶惡之君子無乍善之小人

天下有理有數遭遇不常惟聖賢方可言數若

吾人竟是德不足而何數之敢云

人身之慾眼爲罪魁故聖門四勿先視易稱行其庭不見其人吾取以爲視法

君子之愛人也必先自愛不自愛而愛人非真能愛者也

蔡澤既辭唐舉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王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言不及道德而惟榮利是圖戰國之士所志之陋若此烏足

### 與興王業乎

古詞情短柳絲長人遠天涯近可謂妙極模寫讀易必明於陰陽消長進退存亡方謂之善易如云閒坐小窓不知春去此豈可與言易者哉

天下道理自是精及無形粗及有象來知德數以男女之形解專直翕闢俗之乎其言矣

還往自夔門每值驟雨見巖石險處先崩乃知奸回必先及禍

仙純陽鬼純陰純陽故白日飛昇純陰故多夜見一毫陰氣不絕不成仙一毫陽氣不盡不成鬼

學進則識進氣衰則才盡故識隨齒長而才逐年衰

目以神用手足以形用耳鼻則以氣用者也故鼻稱聞而耳亦稱聞要之形氣神本不相離特舉其重者言之耳

程子云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忍愛是情情

多有過處若仁義者性也過便不是仁義蘇子謂過乎仁過乎義未知性矣

六角不律所貴者輕以其便運也癡重雖美亦奚以爲

高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凡制草悉焚之曰玉言不可存於私室馬周疾甚盡焚所上奏草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忠而且公二子於是乎不可及矣

著述必可垂世立教如虞初夷堅之類動稱鬼物以恠誕惑人直可覆瓿詎堪傳遠

凡言遇仙皆山精野狐之類卽天台劉阮亦莫不然世豈有凡心未盡而登仙籍者

唐太宗以計取蘭亭是以至尊而行徂詐之術何以示天下

創業之君多儉素繼體之主易驕奢自非明智而能約以守成者鮮矣

予聞多種茉莉厥花吐三番則早稻熟矣驗之良然

今人縉紳其服乃故奴隸其簪或盜賊其中低不容髮而衣長曳地間以紅紫爲之婦人上衣長與男子等閨閣之媛與娼優同飾是服之妖也近聞男子有服朱裙画褲者不更可異邪

自昔奸邪之悞人國匪特心術相同而語言亦若符契焉李勣之對高宗也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至李林甫對玄宗亦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豈其相師乎何前後之如襲也卒之武氏后而太子殺悞國之罪皆不容誅矣

古今未有非武王者而夷齊獨非之亦未有非孟子者而李泰伯獨非之要之各有所見人居朝市當有山林意處山林不可有朝市心張元宰云市攫明廉暮餽暗養其辭激矣其殆爲口夷齊而心盜跖貌孔孟而行穿窬者發邪

倚恃貴倨利人之有而奪之者衣冠之盜跖也

依講學之門戶、莫掩覆其微行者、孔子孟之罪人也。

蛇虎肆其惡毒、吞噬無厭、一遇周處、無噍類矣。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穆叔以立德立言立功爲三不朽，愚謂不朽一

耳。何以云三？夫有德必有言，言德音也；有盛德必有大業，功德行也；言而非德，妄言已功而非德，苟行已，何以垂不朽？故君子務立德，友無當於五倫而居五倫之一，以其常則規過，養德變能，扶顛持危也。若徒食飲戲笑而寘顛危若罔聞焉，用友

氣不可使鬱也。人氣鬱則病，天氣鬱則雨，天下鬱則亂。今天下鬱矣，奚其治？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官歷五朝，身事十主，

馮道其婦女而頡眉者乎？王安石稱其爲佛菩薩之行，其自處可知已。

杜必簡自謂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自古文人矜誇類如此，要未若謙受益耳。

唐陳陶隱西山，長於雅頌，操行脩潔，嚴宇牧豫章，故遣小妓蓮花以撓之。陶弗之顧，妓以詩辭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噫，若陶者，其真嶢然泥而不滓者乎？

每憂鬱時，讀太史公文及陶杜詩，亦覺神暢。山棲寡侶，對名花好鳥，不啻勝友良朋。饗餐乏資，烹筍蕨作芋羹，何論八珍五鼎。

漢任隗拜司空，義行內修，不求名譽，以沉正見重於世。

今夫人隆之以周孔之稱，靡弗喜也，加之以盜跖之名，靡弗怒也。好惡旣若此矣，而行則悖。

馬何哉

顏淵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子產謂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孔子其中道乎

孔子對季桓子木石之怪曰夔蜩蝻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聖人不語怪乎曰非不語也不常語耳

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頃轉大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予恥與鬼魅爭光其曠達不羣如此

謝安語王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見輦覺損欣樂之趣夫以王謝風流猶不免此乃知人情不甚相遠而謝之

平日矯情於其所忽見之矣

戴顓春日携斗酒往聽鶯聲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謂詩腸鼓吹似矣若俗耳恐匪鶯聲所能醫也

唐昭宗時李茂正令搯油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更當併月明禁之茂正笑而罷松明之禁蜀禁釀因及釀具簡雍指行道男子曰彼欲行淫何不捕之先主曰君何知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笑遂弗禁釀

具也二人可謂善進言者矣

劉延祐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出人上至言哉名者忌之府服官者不可不知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寵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亦可爲用人之法

毛伯成嘗言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大丈夫當如此也世之人溺意數榮至有蘭玉

化爲蕭艾者詎不深可惜哉

劉孝標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書淫可對水厄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

語則福全老子云我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皆持身者所當念也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爲之流涕其人有泣聲而

無淚旣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便是旱雷耳又宋孝武與羣臣上墓令醫術楊志爲哭殷貴妃志甚嗚咽人問志那得此副亟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予謂如謝公言則志淚可稱時雨聞者絕倒

五言古詩十九首漢魏至矣六朝其庶幾乎余

讀李于鱗唐詩選弗善也獨愛其言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殆先得我心者

宦途溟渤人心太行良可深懼早惟謝絕軒冕

逍遙林麓月夕風晨與高朋勝友升高眺遠薄醉清吟乃爲得耳

松江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嘗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其知道者乎

劉禹錫說笛歌云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此二言可爲製笛取材之法

鏡以照形卽極燬而人不怒推其公而已

汲長孺云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至李德裕積薪賦乃云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楚然則人亦何病乎久淹而何榮于速化乎

曹操用盡一生奸僞祗博得篡弒之名漢陰丈人區區守拙至今不失令聞用智術亦何益哉

蘇軾之稱韓愈也曰文起八代之衰我朝何李詩文政未須論其瑕瑜要之舉元季委瑣之餘習而振之則復古之功于斯爲大

唐征南詔四十萬人無一回者宋征安南以三十萬回者僅二萬餘人邀功遠夷者可以鑒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器械軍需素備故耳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之將兵者多不簡練於平時而欲倖功于一旦謬哉

掃室焚香展讀古書摹臨法帖披玩圖畫摩挲

彝鼎時啜天池茗一杯向花底閑行朗吟古詩十九首此樂何羨三島蓬萊

憲廟每接覆死刑奏牘輒自慘然或當殮廢食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說與刑官盡少緩之天性仁慈如此

高廟時山西都指揮郭敬性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輒成音調

李時勉以大司成忤權奄王振致被三木囊頭而上不知也奄豎擅權之漸其可長哉

吳太宰誣私於越勾踐滅吳而誅誣丁公私漢高帝帝得天下而斬之賣國者可以戒矣

裴頠茂才遠識身爲外戚之屬每有除拜未嘗不殷勤固讓然而終不能免者以戀滯中立不能一決於退故耳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近有竇氏傳奇至以儼爲兩狀元而其中如花精金精尤備極諸醜事既牽誣詞更鄙惡何物村學究吐此臭穢憾不生縛之以飮豺

狼

楊子雲作太玄以擬易不知有易則太玄可以無作也矧其說終不出易之範圍乎

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勿令敗羣嗟乎豈獨民哉君子任人于國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一不肖壞之而有餘吾於卜式牧羊之言而又得舉措之法

祝希哲云觀宋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觀

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雖  
佳者亦無必多視又云終日跨蹇驢不越數  
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可謂名言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故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

蘇長公云人心真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許  
事便自不堪此陶侃所以運百甕而孔子所  
以責宰予也

夏坐訟堂俾左右交扇益自炎汗何如北窓一

榻神氣俱清

桑民懌對丘文莊曰翰林虛無人今之稱山人  
者滿朝市矣然則謂巖穴虛無人可也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動也人若過於閑靜  
枯坐則氣凝而生疾要之動靜惟時乃爲得  
耳

黃老之術不可以治天下王生善爲黃老言至  
使張廷尉結襪而廷尉亦跽而結之王生何  
妄而廷尉抑何愚也豈自託于子房乎然良

之所受者興漢之書王生之說視黃石何如  
者廷尉大臣可輕爲之屈邪

莊生云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然則肩鉅任者烏可不度德  
量力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智永退筆至成丘塚  
吾鄉鄭繼之銳意倣古不覺積至十大甕楮  
灰良工苦心所以不可及也今鄭書真者亦

自難得

牛之斃也革猶以胃鼓人沒世而無聞焉可乎  
善乎蘇子瞻之論書画也曰譬烟雲之過眼百  
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  
詎直書画凡人之處功名富貴者莫不宜爾  
矣彼患得患失者亦獨何心哉

申屠狄負石沉河屈原赴汨羅以死雖憤其身  
之弗庸要未免傷於激矣是以孔子有取於  
三仁



宋末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不至  
豈其天乎

梁張褒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之褒曰碧山不  
負吾遂去故杜詩云碧山學士焚銀魚

晉向秀在山陽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  
想曩時嵇王遊宴之好作思舊賦

獬豸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  
任法獸故杜史取以名冠

陳叔達隱葡桃陸績隱橘皆以奉母今人輒以

遺子寧非陳陸罪人乎

李涉之贈剽劫者曰世上于今半似君語固有  
激噫亦太甚矣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乎  
然盜寧取詩亦千古快事

客窓隨筆卷之二終

客窓隨筆卷之三

善夫莊子曰井蛙不可語于海者拘于墟也夏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蛭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  
道者束于教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茅容殺雞供母而自以草蔬與客同飯以此見  
賢於林宗然與必請所與者異矣且令母不

獲與陶氏之母爭賢也庸非賢者之過乎

韋表微爲御史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剪白眉  
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

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甌已破矣顧之何益是心也可以忘世可以養  
生

語云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故兵機貴  
神

晉夏統爲母病舟中曬藥目不顧紛華元未倪  
瓚有潔癖爲母迎醫不辭垢穢皆可謂孝於  
親者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輒引至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要之壙中無不可遊寰中亦何地不可樂惟無心乃爲得耳

秋日寢百花帳中大似春林酣卧第少差池語燕睨睨流鶯耳

江行見水勢如海桑田盡沒巨浪間而農舍民居半爲龜魚窟宅當事者不曲爲之處預爲之防恐將來之患不直阻饑而已

舟行之景春風山足夏日柳陰秋月溪橋冬雪釣畔各有奇趣而最奇者日暖風恬波光如鏡漁笛榜歌間發汀花綠醕齊馨不必歌扇舞筵自是瑤池天府

病中靜攝覺都不佳惟流觀名畫坐看古書可忘困頓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語悲而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語壯而悲

車中偶見蒼嶂千疊野水一泓古樹橫斜水濱

茅簷錯出樹外不覺心神曠遠踟躕不忍去者久之

世有盲有司以吏卒爲衣食父母監司臺臣一或鞭其吏卒卽沒齒不能忘此豈足與論公法者哉若果如彼夫之見則禹當仇視大舜弗與共戴天矣

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鸛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瑯嶼以芻狗爲草犬以竹馬爲篠駝以月兔爲魄

兔以風牛爲騰犢後進效之謂之濫體然此正所謂宵寐靡禎札闔洪庥何足以法

神宗嘗與韓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人不可有功名心無心而成功名功名亦道德也若但志於功名者功名已爾終與道德有間

世廟時楊侍御爵上疏觸天怒繫獄五年備極危慘而楊講學談藝無異平常視囹圄不啻福堂真所謂堅鋼百鍊者同時有周主事天

佐浦御史鉞皆以救楊獲罪。咎下獄。周三日。浦七日相繼而斃。嗚呼烈哉。周吾閩人。浦魯人。揚關中人也。

醉者墜車不傷。其神全也。人平時須有定見。定守。庶卒然臨大事。遇大變。不至倉皇。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以詞藻相尚。謂觀曰。君作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多才。何不作赤賦。

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云。

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對。上大嘉。謂子美詩可爲一代之史。然王摩詰云。新豐美酒斗十千。此又何也。

殷光祿美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附書百許函。旣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

沉浮者浮。洪喬不能作致書鄧噫。過矣。旣弃之。胡爲受之。受寄而投諸江。忠信者固如是乎。

長日寡營。清齋獨坐。栢影堦前。鵲聲簷際。靜憶杜五郎清話。不覺灑然。

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巢鵲之巢。明鳩之拙也。月令。鷹化爲鳩。夫鷹。鷙害物也。一變而鳩。其善變者歟。故與其鷙而害仁。毋寧守拙。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

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於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人多欲作神仙。余謂人世亦父母妻孥昆弟友朋聚樂耳。若殮霞服氣雲行天飛。一來則衆必叢觀。以爲異物。去則挽留而不忍舍。詎不困甚哉。

昔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存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

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乎深服其言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章近臣意欲拔公入其黨中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意嚴而對捷

天地鬼神實司禍福之柄富貴福厚若由人造則造物者無權而人當居二儀上矣何以曰天地人乎曰人定勝天竟是偶然要非通論蔡邕才名冠世董卓何如人邕受卓薦逮其誅

戮不勝惋歎其見殺于王允宜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詩曰自作孽不可活邕之謂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語最宜深念人多肆惡於閒居縱情於幽暗不思墻壁有耳鬼神難欺慎無若錢鳳之密謀第當如趙宣孟之恭敬

昔東漢喜標樹晉世好獎飾雖不無過譽而實可以興起儁才善乎龐士元之言曰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夫古多善俗或者用此道也今世聞人之善則加嫉至使賢者往往蒙譏謗而自沮豈不哀哉

宗子相開樽銷夜燭聽雨長春蔬婉麗深至不減王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此涉世訣也

瑯琊王肅謂茗飲爲酪奴俾崔古蒙恥一遇陸羽盧仝便自吐氣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何以異是

柳侍中世隆謂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絰固是極論然終未若司馬公積德之論爲長

智者見事于未形君子相時而後動昔文公弃荏席後黻黑而舅犯辭歸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而待其明此道者乎

淮南王父名長故鴻烈諱長爲脩

居官之樂在於報主樹勛利人澤物時可有爲  
勢足行志也若徒乘堅策肥麗妾豐貲良田  
廣廈彼蒼忌盈是則可憂何樂之有

玉宇瑤樓綺窓朱戶富貴人之所安也以入画  
則易俗短牆莎徑草屋茅簷窮賤農氓之所  
處也入画則佳非以質任自然者爲可貴邪  
天下大寶也名美器也以幸姬賈國呂覽賈名  
古今名利之大賊其不韋乎

閑課家僮窓前雜草誤斬菊苗因憶友人陳履  
吉禍延杞菊之言真得巖居之趣者

逃禪子撰酒史有取於坐端凝而神爽逸與夫  
持屈爵不分愬怯猛飲而惜終懼之徒至謂  
議朝除諛家常刻觴政附耳聒語興居紛紜  
會客不投妓驕而樂蒞醒木訥而醉勞曹爲  
不歡之候真得酒家三昧者

吾獨笑項氏國破家亡他無顧慮獨拳拳一女  
子歔歔涕泣所謂蓋世之氣安在乎

嘗讀李陵詩悲壯高古論才遠駕蘇屬國然甘

心虜庭萬事瓦裂雖小有才將焉用之

魯宗道召自酒家謂中使曰飲酒人之常情欺  
君臣子大罪卒以實對爲帝所嘉臣子對君  
當以宗道爲法

山匪不峻鳥更增巢淵匪不深魚猶穿穴安身  
之道不得不尔彼云以天地爲室廬自是曠  
譚要非實論

余嘗由虎丘抵金山歷試諸名泉甘美潔清要

當以惠山爲第一彼中冷何以稱焉世之無  
實而冒虛名類如此大難與耳食者道

余嘗以仕宦辟之宴席初升筵而辭杯杓者十  
人而九逮讌酣則沉湎而不知止甚至主人  
諷之歸鮮有不怒且罵者噫富貴溺人何以  
異是

齋頭啖笋喜其清潤戲命之曰玉友因名其齋

曰殮玉

仕宦焦勞日多逸樂日少所謂身逸而心勞者

詎若林居身心俱逸

百舌雖云巧何如鳳一鳴所貴德音奚庸喋喋  
人食形養形鬼食氣養氣人食死形以養生形  
鬼食生氣以養死氣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噫牙過矣道苟自信奚  
庸人知

司馬相如慕蘭要之非蘭匹也持璧睨柱氣蓋  
宇宙屈志廉頗義掩日月彼挑新寡於臨邛  
者烏可與同年而語

劉子威氏言伯政雖去王遠與衰亂不侔意蓋  
有取於商子其有激於俗之隔乎

曩余曾夢李青蓮貺筆一旣夢俞中丞憲寄二  
墨邇乃夢陳山人遺予五色箋三數幅意甚  
樂之所媿才謝江淹藻非韓洎安克有此意  
造物者以是鼓其進乎

董子曰聞見博而智益明智吾智也聞見其資  
耳孤陋寡聞識何能遠

甚哉矯枉過中之爲害大也夫士固爲知己者

死柱厲叔因莒敖公之不已知也竟死其難  
且曰吾將以媿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噫  
若厲叔者豈中道乎哉

人惟自處卑污則一物無所見余嘗因視洪水  
巡郡國第從高處望之則一覽無遺信知人  
之自處不可不擇

呂覽云民農則重去其鄉而逐末則易於遷徙  
農少私義而末多巧詐其知本之論乎

庖丁誠乎牛故所見無非牛伯樂誠乎馬故所

見無非馬人誠乎道則何所見而非道乎

世人不學御龍而學御馬急所用也饑者不愛  
尺璧而愛豆羹急所需也

戰國之士最該博有經略者莫如蘇季子惜其  
心術之不正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蜀花蔡夫人云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  
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個是男兒又  
嘗私祠蜀主像于官中帝詰之謬以張仙對  
夫人雖不能死國其志亦足悲已

疾病者保身之基逸豫者戕生之本

杜詩舍南舍北謂舍之南北也楊用脩指其地似失之好奇

虎丘之奇大爲梵刹僧廬所掩入其中喧俗無異闌闌安得霹靂盡掃除之早俾山靈吐氣蒲諸生李姓者醉應督學公試不覺于衆中度萬里奔波之曲吾聞至今傳爲笑資彼得全於酒猶外不見人若是矧醞釀道德者何物足以介其懷

世之官達不務垂光竹帛銘勳鼎彝而徒欲多樹棹楔此特可耀市童耳試思漢晉以來宮闕有幾存否

王元美接人溫然如玉至於雌黃之筆凜若秋霜吾師吳明卿不少假借同調乃乎徐子與却一意平和要之侃侃閭閻各得聖門之一體

紂爲炮烙之刑卒自燔以死庸非天道之好還乎

范增既知沛公有天子氣而復請亟擊之其哉增之愚也有天子氣而可擊者乎

劉基善天文胡惟庸憚其剛正伺基疾密遣醫害之基不能知竟服其藥至死豈明天道而闇於人事者邪則何以稱明智也

須賈患范雎之以國事告齊也惡之於魏齊齊因而謬辱之二人雖見之不明何莫非爲國乎雎憶念而深讎之其仗義忘私不逮庶頗遠矣

世稱東陵瓜從邵平始平之名不以侯顯而以瓜著詩云誠不以富亦抵以異其是之謂乎諺云雖有金鉞無布焉補雖有巧婦難炊空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百雉之城不下十萬之師而下於仲連之一矢疇謂人心不以信義屈乎

文人惟紀事最難寫千歲于寸晷羅萬有於筆端非識擅五車胸吞雲夢者不能

每讀三國志憾不生食操肉世人猶常稱曹公而不名豈以韓盧呼犬邪

予聞中每詩成吟罷輒投草屋瓦尹位甫見而戲詠云許多詩句鵲聲中天籟鳴來自不同予隨口戲續之曰爲語傍人休掃却春來留伴落花風相與大噓

學杜語須擇其雄渾悲壯如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之類庶几善學若但取其無食無

兒舉家聞若欬一切麤豪等語摹之以示人曰予學杜也此何異好古者舍商彝周鼎天球赤刀而徒拾取周公之溺器孟母之淘具遂誇人以爲得古翫也識者能不掩口呼盧遠嫁單于莫匪漢恩第毛生得肆厥奸爲可憾耳

曰子規曰杜鵑曰杜宇曰望帝曰蜀魄曰謝豹一鳥而數名

醯雞一名蠓郭璞云蠓磴則風春則雨磴謂羣

而旋飛春謂一上一下也驗之良然

詩言有鱣有鮪鱣俗名鯉口在頷下大者至千觔可作醢鮪俗名鱖似鯉而小江州最多人生於世第須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慎勿大奸似忠也

古人書法妙處如印泥畫沙惟詩亦然此可與知者道

商音的非商也曾見文毅公題詠署厥姓爲商豈才可三元而於字學未之攷與抑後人之

贗筆與

俗稱電母非也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父音甫故俗訛爲母耳乃蘇長公詩亦云駕雷公驅電母何邪

詩國風伯兮揭兮邦之桀兮疏云伯者婦目其夫之字也閨人稱父爲嬖伯本此蓋謂嬖之所謂伯者其意甚古昧者以其呼郎罷而笑之謬矣

客窓隨筆卷之三終



客窓隨筆卷之四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吾閩詩僧無可云虹收千嶂雨潮展半天又  
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卽生涯  
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豈重  
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  
賒並可與靈徹皎然方駕

宦途之險浮於孟門太行孟門太行有形之險  
也有形者可以豫而圖仕宦之途無形之險  
也無形者不可以測而備要在達人蚤歛足  
耳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點化之丹也寡欲養心房  
中之術也仁禮三自反白日飛昇之訣也

奕與詩均一費神第詩可傳而奕無足傳者不  
爲可也況爭勝於方罫之間殊非雅道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  
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庾信詩云蒲  
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蘇云紅燭照庭嘶腰裏黃雞催曉唱玲瓏玲瓏  
商姓餘杭善歌者元白極愛重之

越僧以詩索畫於沈啓南云寄將一幅剡溪藤  
江上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  
個看雲僧詩中有畫矣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  
知住處又移茆屋入深居以是知隱者入山  
惟恐不深也豈羨乎世之華靡哉

凡花皆怯雨惟海棠着雨尤妍真仙品也鄭都

官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寫出花神矣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聖人盛德大業盡於此矣  
佛氏以艱深文淺近欺世惑人好奇之士往  
往溺於其中自以爲超凡出世不知禿鬼實  
吾儒罪人且未責其無父無君卽虛無寂滅  
可以言道否

聖人之道猶五穀然不可一日無也人有厭聖  
道之平常而故欲譚禪以自異者辟猶舍五  
穀而嗜野葛則足以害其軀而已昔柳渾曰

去聖教崇異術不如速死至哉言乎

諺云三嫁女千金之產置十宴賓百金之室空

聖人寧儉之言夫豈欺我

弘治丁未蜀吉士鄒智以星變抗章欲黜學士  
萬安等上怒下獄免死謫石城吏目寫懷云  
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  
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陸游詩云再披  
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  
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正德己卯閏黃武選

鞏諫南巡下詔獄杖幾死以詩遺弟曰不用  
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二子忠肝直  
節千古如生矣

交固不可不擇然亦當取其所長勿以一節而  
蓋其平生可也

宋元祐黨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  
之也門生子壻相繼得政以安石比禹授而  
以司馬諸人爲魁自比黨論大興賢才消  
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立墟一言喪邦安石

之謂也

涼炎之態匪惟市井尤甚於縉紳忌嫉之私詎  
第路人或深於骨肉

大丈夫寧爲蘭摧玉碎不作蕭敷艾榮世間俗  
子借鄰壁微光濡氷山餘潤猥以自矜不知  
天道若轉環榮赫幾何銷亡無日矣

世間惟漁子最爲清適唐人詩云萬里清江萬  
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  
午醒來雪滿船又山雨灘風捲釣絲瓦甌蓬

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  
知又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  
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又白頭波  
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  
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每一諷此良用快心

唐鄭雲叟詩曰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  
兩片雲戴却數鄉稅今之遣女者綈繒滿車  
珠翠盈篋奇服異飾寶髻珍奩富室損貲貧  
家破產後靡之害於是極矣司民風者曷亦

為狂瀾之一障乎

鶴仙鳥也、厥意趣在靜立時、清唳時、若舞態雖  
翩跹、未免墮入凡格矣、善乎白樂天之言也  
曰、誰謂爾能舞、不如閑立時、蓋深知鶴者、  
徐宗伯學謨云、惡如擣杭、必有好辭送歸地下、  
言雖過激、要之墓文、歎情實亦自古而然、昔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以去、曰、此諛墓中人得  
之、不如與劉君為壽、近楊循吉亦曰、文壞於  
墓銘、以其不足傳信也、然則當如何、曰、為賢

子孫者、當使生人言之、而死者不愧、則善事  
先矣

說者謂織女以七夕嫁牽牛、雖幻妄不經、固於  
義未害也、至謂西王母以是夕降武帝、何為  
者哉、鄙哉盲儒、徒欲倡異說以惑人、不知其  
陷於非禮矣

世多以上書及門為韓退之病、不知其志在行  
道耳、試觀其佛骨表、鰐魚文、豈苟且赴功名  
者可同日語邪

荔枝環菓、揚姬絕色、一時相值、宜唐帝醉心太  
真、厄於祿山、宋樹剝於黃巢、均之不幸、第太  
真身死而名終辱宋、樹暫賊而品猶奇、姬也  
千載而下、視宋荔、不有餘愧乎

龍眼雖後熟于荔枝、然甘美圓融、有所謂寶圓  
者、自可與荔枝伯仲、昧者目之為奴、徒欲為  
荔枝張價、要未識龍眼之真耳

予友陳平夫、祖中丞、公名達、村氓有與公同名  
者、公戲謂曰、爾奈何同我名、氓對云、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公大嗟異

辛夷花、木本、柿葉、初出如筆、開花如蓮、紫苞紅  
焰、一名木筆、或呼樹蓮、白樂天詩、紫粉筆含  
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可為寶錄、田叔禾  
西湖志、以其似杜鵑、躑躅、誤矣

宋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冑府獨全、蓋殿  
帥馮時力為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  
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  
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

等矣

謝皋羽哭文天祥慷慨激烈其過故宮詩云復  
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着凌霄野獺引子  
紛來往覆盡花間翡翠巢又隔江風雨動諸  
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  
猶有舊宮人千古而下讀之猶令人酸鼻  
初學奉朱註如功令稍得志則厭棄之挺奇標  
異大肆操戈斯人其忍心負義者邪道理無  
窮朱豈不知特筆其最近是者以垂世耳執

所見而排之可乎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謝韞家燕子未來  
春寂莫小窓和雨夢梨花又松影侵壇琳觀  
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  
危樓第幾欄又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  
水連漪分明一枕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  
此女仙詩也亦宛麗可愛

楊載其先浦城人後居錢唐有湖上書所見詩  
曰採蓮女郎蓮花肥藕絲衣裳難剪裁瞥然

一見唱歌去荷葉滿湖風雨來楊與虞伯生  
揭曼碩范德機齊名時稱虞楊范揭云

楊廉夫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  
有嘲之者云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  
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近  
江州張直指科家畜歌姬五十餘人視楊不  
啻過之矣

西湖竹枝詞不下數百首皆豔情曲耳惟李守  
道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

金臺高倚回首南高峰頂白雲飛可以教孝  
非漫詞也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工詩善書事母孝謹三  
十不嫁與楊廉夫為文字友嘗和其竹枝詞  
云美人絕似董嬌嬌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  
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風致雖可尚  
然去女道遠矣

元員外張光弼詩時非上已不為節春到牡丹  
總是花琢句雖工未免繁華意勝而識見近

俗

瞿宗吉佑題眉黛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  
鴻案上生可謂佳絕又清明絕句兼句踏蹬  
在京華又見東風御柳斜客裏不甘佳節過  
借人亭館看梨花亦有情致

白樂天自警詩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  
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彼  
終日營營死而後已者其亦未之思乎

張郎中子野以樂府馳名嘗自負為張三影謂

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  
過鞦韆影蘇子瞻倅抗時子野年八十五矣  
尚聞買妾蘇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  
子歸來燕燕忙皆用張事然則子野殆老而  
不羈者歟

陳雖過葛嶺懷古詩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  
酒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  
年當時中外戒嚴似道方與諸姬闔蟋蟀客  
戲謂曰此平章軍國重事邪賈亦弗之校鳴

呼似道悞國之罪於是乎不容誅矣

釋典細流予所最惡然其言亦有不可廢者如  
員脩語白樂天佛法大意曰諸惡莫作衆善  
奉行寰中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對宋仁宗曰  
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  
此數語殆庶几近道者

來復見心洪武初以高僧微仕至左覺義善詩  
有西湖六首芙蓉灣口綠陰斜吹笛何人隔

絲霞驚起沙頭雙翡翠嘶魚飛上刺桐花流  
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吟擲金錢  
花底醉玉簫彈出白翎歌寶網金幢變劫灰  
瞿曇寺裏盡蒿萊鳥巢無樹山夢法不見談  
禪太傳來雨後湖堤樹色寒杏花風颭酒旗  
竿紅舟載月無絲竹野水疎籬正好看蜃霧  
初消海日升隔江山色是西陵潮生潮落無  
今古似與人間說廢興西泠橋下水生烟屬  
玉飛來近釣船荒盡梅花三百樹孤山何處

訪逋仙畫洗鉛華鬱有佳致

忠孝之名非臣子之所樂也蓋必有昏暴之主而後臣以忠名必有頑嚚之親而後子以孝顯歸過於君親以成厥名吾何忍乎故曰忠孝非臣子之所樂也

黃子久云作画抵是個理字最緊要吳融詩良工善得丹青理画而背於理雖工巧無足觀矣

張靖之題戴文進芭蕉士女圖賜來紙扇過秋

閒閒摘芭蕉喚小鬟拈筆欲題心尚懶怕隨流水落入間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市之太學生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鱖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貪鄙悞國之夫貽笑千古

客有譚子郡之懷安陳復者正統間為抗郡守公正廉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遮留之起復再任竟卒於官貧無以為歛憲使鹿邑軒

輒倡賻之民爭來助其子盡卻之曰不忍驕貨以死吾親也予聞之蓋不勝高山之仰云戴進善丹青然頗以技自驕有憲使某者索戴画不時應使怒學以微繆裸膝跪階下逼令画神荼鬱壘予聞黃方伯公素習進見而大驚為之申解乃免彼以勢而困名士者固非矣而挾技驕人以自取辱進亦與有失焉王元美謂以萱擬母為無謂蓋萱有一種黑子生葉間花開悉萎而下垂俗名回頭顧子花

然則擬母以萱亦自有說

李涪謂唐世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不可加而以婦拜姑章必四為非禮然則彼時不行四拜也方干處士每拜必三時謂之方三拜宋朱元晦孫為淮東提刑與顯者書必云萬拜時謂之朱萬拜方未免好奇之過朱則諛佞喪厥祖風矣傳咸傳云攀蚊髻附蝸翼卑哉取乎其視攀龍附鳳者何如也

魏曹洪名其駿馬曰驚帆吳孫權名其所乘快  
舫曰馳馬二事正相反而名亦奇甚

蕭敬範為湘州好賓友酣讌彌日嘗謂湘東王  
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  
上看屋梁而著書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  
汎水肆意酣歌也予謂遇良朋合并則欣宴  
閒居獨處則著書二者不可偏廢若一意酣  
飲亦虛負此生

白樂天詩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布及千門

三千宮女如花面幾個春來無淚痕然則有  
才而不盡遇亦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

吾閩陳仕賢為杭州守斬楊璉真加之像而梟  
之誅兇殘於既死大是古今一快事

煬婦詩吹火紅唇動擅薪玉腕斜遙觀煙裏面  
一似霧中花語亦新妥

包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神精老健賈  
似道問其攝養之方曰恢服了五十年獨睡  
死又一老言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

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麗快則抵為糟  
粕塞腸胃耳又一老言生平臨食只啖其半  
常留有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  
未見有暴殄之人能皓首也三老人言皆可  
為養生之法

瞿宗吉漫興詩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  
愚蒙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文  
士多窮良可永歎

來慶之致仙扣試事忽箕動來且以八然字為

韻永七夕新詞遂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  
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聲呶輶尤雲殢雨正  
歡濃只怕未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搖銀燭馥  
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何時  
結然語亦奇警必有文人附之者

徐延之號擇冠道人洞曉音律工樂府宮雜  
甌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度者奏曲一章茶頃  
而協

來時聞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然不得

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噫設妓婢之役而禁其淫正所謂不揣其本者

劉士亨景泰間隱處為詩小驢馱醉踏殘花柔綠陰中一徑斜日暮歸來問童子春衣當酒在誰家亦自灑然

思聰為緇童日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後挾琴遊中貴之

門父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

嘉靖間僧法聚題杭州西湖憑虛閣大堤回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鳥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西湖凡三千八百畝平章蓋指賈似道真德秀會試於行都乞靈于梓潼廟題其鼓曰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元凌彦翀蝶戀花詞云一色杏花三百樹蔭屋無多更在花深住旋壓小槽留客醉舉杯忽聽黃鸝語醉眠看花花亦舞風妬殘紅飛過隣牆去恰似牧童遙指處清明時節紛紛雨

宋沈括舉進士博學能文而喜恢謔一日括方澡體盆中劉貢父見之便慟哭括驚問故劉曰盆盛括死矣括亦大笑

僧皎如嘗作卜算子詞送春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

斷楚天涯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飛紅雨語亦婉麗然未如燕子剪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王安石商鞅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鞅之徙木果誠乎且不聞誠信為驅民之具也安石平日仕進則羨馮道至行政乃右商鞅心術如斯豈不足以禍天下謂英少不宜輕營名宿直是抑浮薄要當品隲



亦難模稜。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千古稱確。嘗亦奚病？但自己功夫深識到，方可開口論人耳。

客窓隨筆卷之四終

客窓隨筆卷之五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張乖崖以一錢斬吏，雖欲以懲凌上之習，要非持法之平。為千古羅織作俑。

程師孟光祿乞生墓誌於王安石，習學檢正張安國願死，托生以嗣王。雱何物諂奴，喪心至此。與之同朝者，良可懼乎。

胡汲仲送蔡如愚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因指以語蔡。曰：「此余祕密藏中。」

休糧方也。噫，此頗曾入聖訣也。休糧云乎哉？乾符中，蔣凝應宏辭舉，為賦止及四韻，遂白而出。試官覽之，歎息稱善。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時人語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是知詩文貴精而多，非所尚也。

予嘗愛司馬公解禪六偈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鉅鋒。終日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

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事功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信夫吾儒之道。大無不包。彼談禪者。徒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不自知其入於妄矣。

梁敬叔云。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斯言其先得我心者乎。

才士詞人。志意浮蕩。淫心橫溢。往往假托古昔。貴嬪淑女。與之遇合。甚至天神地祇。亦恣妄談。筆之簡策。污蟻神人。害理傷義。縱漏明刑。難逃陰譴。予每一覽之。憾不生技其舌。

宋儒云。古之學者為己。故其仕也為人。今之學者為人。故其仕也為己。格言哉。

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唐鄭畋。盧鐔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繹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宋景德間。賈躋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眾欲令就御試。王文正公議曰。舍註疏而立異論。將令後生務為穿鑿。竟黜之。邇來士子率立異說。以為奇。背傳註。以為高。離經叛道。恬不知怪。其亦文正之罪人矣。

終慎思家貧苦學。董儲以書薦之于所知。不遇取書歸。董啓云。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心。下秦

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山公二子。佛生環生。皆以流離中死亡。治命以弟壁之子陞為後。至元皇慶中。陞復仕元。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噫。同氣之間。其心各異如此。又何怪於非我族類者邪。

宋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藥紙錢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邪今人疾病不求醫藥率先媚神殊可笑也

侯味虛著百官本草云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振沉滯攻穢濁服之長精神職此者可以深長思矣

宋王安石退居與郭功父同生有士人上謁視其刺則曰詩人龍大初功父叱之曰相公前敢稱詩人令賦沙詩頃之即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江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隴西李微陳郡李儼同登第微偶疾化而為虎儼以監察奉使途遇虎而人言叩之則微也微餓甚不忍食儼以同年故與之焉亦不食曰恐傷吾故人噫微不幸虎矣而猶知有故人今之賊害同年者視斯虎不有愧邪談此為之色變

野寺不宜獨遊尤不宜止宿蓋禿徒多無賴嘗有小則喪資斧而甚至殞軀者可不懼哉佛果何如以舍身為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為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于倪唐以持誦為獲報則周嵩事佛猜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

曲帥端統共日有叔求為將戰敗端據法斬之乃成服發喪祭以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如端者可謂情法兩盡矣

為詩始貴苦思及其既就讀之渾成不見痕迹乃為高手孟郊苦吟而語多險澁故無足尚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

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

僧紹隆朱槿花詩未撻移我釋梵中老僧非是  
愛花紅朝開暮落渾閑事祇要人知色是空  
此髡亦可謂善警世矣

白長慶逸詩結交行云一曲瑤琴指倦彈拔山  
容易結交難傍人莫訝門如水廷尉年來已  
罷官又得意論交總肺肝陳雷鮑管日相欣  
須更世事滄桑變百度過逢一餉難世態如  
斯良以永歎

窮奇惡獸也似牛而犬聲逢忠信之人則嚙而  
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噫今之  
為窮奇者亦衆矣

康伯可附麗秦檜諛佞人也題徽宗画云玉輦  
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  
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詞致可誦不可以人  
廢言

沈啓南画手精絕詩作無以逾人乃吳中諸先  
哲稱不容口至有以為神仙中人而師事之

者得非以其人品之高乎嘗聞沈有詠懷詩  
云柴米油盐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  
不能閑管得後園踏雪看梅花風致可想

文徵仲名重華夷然亦宴甚吳門一區舊宅環  
堵蕭然此老清脩始終無玷乃知其流聲當  
世者匪直以藝文也

曾見春風詩云淡蕩無端入画堂簾櫳微動晝  
初長暖催花底鶯聲滑輕拂簷前燕翅忙酒  
醒香塵凝座榻夢回芳草滿池塘飄揚不辭

留春住又逐鞦韆過短牆世傳謂子謙作以  
公精忠大節而賦筆雅麗如此其亦宋廣平  
之梅花乎

傳奇祝英臺事甚不根或以木蘭予折者不知  
木蘭為父老弟幼不得已代父出征以全忠  
孝若遠遊從師是亦不可以已乎甚哉傳奇  
之妄也

福唐蔡伯禧四歲對真宗誦書授校書郎春宮  
伴讀齒猶是三週故真宗賜之詩曰七閩山

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  
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知學步來朝謁、方及  
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  
前期、

太祖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  
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芳  
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  
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  
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世之待零落而始

知空者詎獨一後主噫

高越遊河朔有州牧欲以女妻之、越作鷓鴣子詩  
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空專候整毛衣、虞人  
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馮太傅端嘗書云、鳴鼗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  
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  
謂坐客曰、可圖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  
僧乾康以詩謁左補闕王仲時、知未州令康賦  
雪消詩、康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

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伸  
始輕其老醜、及見詩大驚異、待以殊禮、

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為工、蓋其語  
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  
視流連光景者何如、

鄧仙客堊麻姑山人謂仙去有人題詩云、鶴老  
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世塵同、既言白日昇  
天去、何事人間有殯宮、大抵神仙之說多出  
方士之妄談、

張文潛與蘇黃論說鬼神、忽曰、舊時鬼作人語、  
如今人作鬼語、今人博士業、其殆然乎、

王安石云、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劉  
季孫對云、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  
安石大笑、

老杜謁玄元廟詩曰、鳳笙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許彥周云、嘉祐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曰、  
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  
在銀床、銀床井欄也、莫知誰作、

人主當草昧之時莫不欲人之曲附於已及成  
事之後亦未嘗不厭薄其為人如漢高祖之  
於丁公宋藝祖之於陶穀我太祖之於危素  
正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彼賣國求容  
亦何益哉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好罵  
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嘲短於其後人號  
惡啄薄徒嘗識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  
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

破船詩李群玉咏鵬鵠云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鈎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  
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  
荀鶴云今日遇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  
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有降紫仙姑者令作兩詩頃刻滿紙其警句云  
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

唐李敬方詩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  
夜雨又過一年春予謂春雨特碍遊耳若譙

賞則雨中景色未嘗不佳如此春光亦未宜  
虛度也

元馬祖常玉河詩御溝春水晚潺湲直似長虹  
曲似環流入宮牆幾咫尺便分天上與人間  
宋本海子詩度橋西望似江鄉隔岸樓臺罨畫  
粧十頃玻璃秋影碧照人騎馬過宮牆景趣  
恍然在目宋本亦元人

岳墳詩惟高則誠最爲悲壯高云莫向中原嘆  
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忽下班師詔絕  
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萬里  
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又曰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千  
古今人涕下

劉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名理時人比  
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  
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作天下有才患  
上不知知之而復贊美焉豈非一時盛事  
雖有嚴父不能淑不順之子雖有賢君不能化

不令之臣

方輿非不廣，畸人無措足之地，穀祿非不贍，要夫無擔石之儲，天若有以限之者，惟知命者能安之。

劉孝子失其名。世宗晏駕，諸司方哭臨，劉執茶一枝并詩麻衣披髮入城，徑至御座前，慟哭。詩云：鼎湖龍去，帝升遐，萬國臣民淚若麻。螻蛄微忱，無可獻，慙慙跪進一枝茶。諸司異而留之，不顧而去。

任瀚云：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子、袁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大抵文章亦存乎其人，未可以時代限也。

鄒志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至言哉！李本寧題漁父圖曰：一個老兒三尺長，一頭挑網一頭筐，有魚無魚且歸去，金谷名園空夕陽。庶幾乎達者之言矣。

沈麟士為人認所著展麟士笑曰：是君展邪，郎與之後，得所失展麟士曰：非君展邪，復受之與物無競，若是真可為處世之法。

至正間吳門薛氏二女曰蘭、英，蕙英者嘗作蘇臺竹枝詞曰：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沈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塋虎丘。虎丘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裏去，自將釵

釧施山僧，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父江楓對客眠。菰芽抽，芦揀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菰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揚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頗有才情，但其中有非女子所宜道者，未幾果皆失身於鄭生。

咸通間同昌公主出降有却寒簾瑟瑟幕鴈鵠枕翡翠匣燭念犀如意玉九玉釵卽九鸞釵玉香囊囊辟邪香瑞麟香其饌則有消靈炙紅虬脯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茶則有玉花紫英之號又有澄水帛可消暑白猿膏云可愈疾皆異寶也

石崇在荊州劫商致富不貲卒以綠珠之故死於趙王倫之手疇謂天道不好還乎

裨官家載仙妹遇合之事最爲可厭夫神仙之

說本自荒唐縱或有之亦必絕凡心超慾界豈有離瑤島之清虛受塵凡之穢濁而仍得飛昇者至假天帝譴責尤爲誣妄辟之人間婦女犯法官都不加以罪祇罰其適人而成伉儷有是理乎

劉阮天台裴航藍橋等事縱或有之亦皆狐魅之假託耳脩文之士乃極意妝點以惑世誣民誠爲口業

東方有鳥名曰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

今之當事者率惡苦口而悅狐媚其爲諫珂者衆矣

石入水則沉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南海有沉水之木

許公言云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

不患其所甚惡未有所不得其所甚靳者春夏生長未嘗息雷霆之威不以發生廢摧折秋冬搖落未嘗無雨露之潤不以肅殺廢發

曾見女伎作男劇者褻衣博帶束笏垂紳語默作止儼然丈夫也及解衣卸妝特至下賤無恥之一婦人耳今世之稱丈夫者往往若此哀哉

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可與旱魃作對

出山經外傳蜀王衍乾德三年見紅樓

古人印章元自圓整有殘缺處乃沙土火蝕而然今人乃以新製者故擊碎而模糊之以爲古大非也且以施於泛印猶可若自己姓字



必殘缺磨滅而使之古何為者哉

孔明不出國鼎未必三分孔明不死國鼎亦未必三分謂諸葛成何事薛能於是乎失言矣予讀書羅山嘗于夢中得句云雪殘花有淚風細竹無聲殆是神來非思所及抱柱而溺雖難語信然終不失為守貞之士彼有口血未乾而即背之者視斯人寧不愧死

客窓隨筆卷之五終

客窓隨筆卷之六

閩中趙世顯仁甫著

胡元瑞云古人虛心曩哲故其就益高後人蔑視前脩故其造益下洵哉是言可為坐井自矜者之戒

夷人範銅作鹿聲誘鹿至而射之一日虎聞之以為真鹿趨之則人也嚙而啖之噫世之作偽以戕人者可以戒矣

士大夫胸次不日以理義培之今古澆之則面

目可憎語言無味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攔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賦詩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攔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年來貢職不脩徒事剽掠欲其詠花得乎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家齊立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

江南一驛吏，頗善脩飾。厨傳每庫必祀一神，酒庫祀杜康，茶庫則陸羽。至菜庫亦有一神，問之曰：「伯喈也。」問者捧腹。

袁郊詠嫦娥，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按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事本不經，可供一笑。

宋辛幼安名弃疾，號稼軒居士。寧宗朝奉身勇退，悉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烟。

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把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舞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撒地，揚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暮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梁棟隆吉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襦，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

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襦，提葫蘆近來酒賤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醒三閭，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寓意深遠，諸作不及。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

者多廢事，不分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孫明復蠟燭詩：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七賢過關圖，唐開元間，冬雪後，張說九齡、李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遂傳於世。張輅詩云：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裴、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

李西涯善諛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桃始放衆哂其易欲對問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蕭山來主事子禹言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啖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二人剝骨遂作荊釵記以玉蓮爲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

楊尚書仲舉有厚德居京師求驢鄰翁老得子

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洩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晴當自涸鄰茸顏垣侵公地公不較以詩寄其子曰幾度書來只說牆百年業主亦何常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此些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公始以楊文貞公薦爲景皇潛邸宮僚至通顯

楚國一遊民素善畜猴入山取一猴子猴母怒而爭之乃撲殺其母持其子以歸適遊民夫

婦俱出獨留一嬰兒在家及返見猴負屋隅捧兒啖之肉骨碎裂肝腦狼藉亟爲追捕猴已逸矣嗟夫人殺猴之母猴食人之兒蓋畜類亦有靈哉而報施信不爽矣

參政太倉陸公客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畿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約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

#### 四

郡照王尚文詠棉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閑花艸無補生民也自慙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崖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上惡其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令一老千戶衣

青押出斬之斬後方知監斬千戶姓裴名嬰  
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帛以詩曰何  
事先生蚤蓋棺雞歌聲裏路人憐填門客散  
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  
冰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道羅  
倫已復官亦詩史也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  
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

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摠被倪尚書  
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  
部時每有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  
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  
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  
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  
倪尚書謂文毅也

淮安鹽城大蹤湖漁父弋一雄鷺剝置釜中  
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

投沸湯中死漁父見之大駭不敢食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頰諫尹字曰丑雖  
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  
如此

高李迪詠芙蓉行香子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  
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候寒沁羅裳正  
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  
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  
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

卑鄙猥賤之夫最不可與友蓋其言辭濁穢動  
止柔邪惟勢與利急附而趨其炎冷之情嫌  
阿之態往往刺人眉目同游值此頃令人意  
氣索然禮而遠之可矣

三百篇以前非無詩也元聲未嘗以故聖人刪  
焉今人乃欲搜其遺以補之不幾於蛇之足  
乎三百篇以後亦非無詩也言有五七隨時  
可耳乃必欲撰四言以為古不幾於蚤之負  
乎

蘇長公吉祥寺看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  
應懶上老人頭醉歸扶路入爭笑十里珠簾  
半上鉤此老胸懷灑落至老不衰

宋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三不足之說爲  
萬世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  
正人心息邪說卓哉皇言厥謚曰理固其宜  
也

言者心之聲讀諸葛武侯表岳忠武文信國詩  
義膽忠肝千古如見

先妣邵太孺人最不喜人畜禽鳥嘗云鳥之畏  
樊籠猶人之畏狴犴也無故而下人於獄以  
自娛可乎

終日窮經必思盡性至命窮年著述尤須謹行  
修身若徒事空言或口談心背仰慚往哲俯  
媿田夫

竊主上之威權以戕害乎縉紳者國之賊也竊  
主人之貴勢以戕害乎賤貧者家之賊也竊  
親知之氣餒以戕害乎州里者鄉之賊也陽

德回光水山遽泮公麼三賊將安歸乎

士君子可使人愛亦可使人畏以其度量宏容  
色和學術正而操守定也若徒隨世浮沉猥  
云與物無競其不論於污下也者幾希

日夜出月晝見天道之反常也花實不以其時  
亦草木之反常也反常則變矣是草木之妖  
也指以爲瑞可乎

才美若周公猶極謙抑此聖之所以益聖也今  
市井小生纔能綴五字便妄自矜持旁若無

人寡廉鮮恥靡所不蹈而昵友私衷又從而  
獎譽之以成其惡卒使身名俱滅與糞壤等  
穢草木同腐哀哉

神仙事予素不喜談嘗見夢蕉詩話云唐開耀  
間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  
之女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恠之至始夕  
不知所之惟硯屏間遺題云麻姑恠我戀塵  
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  
黃鶴聽鸞蕭意好事者爲之

百戰百勝唐皇以茲奄有而項籍卒無成功百戰百挫漢祖竟以開基而昭烈終於弗振天乎人邪天也

世人學古人書大抵各隨其資之所近縱使逼真亦或時露本色優孟叔敖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予友雲間莫廷韓才敏拔俗有饋袁公履善批把者誤書作琵琶適華亭令在坐偶見之笑曰批把不是這琵琶履善曰只為當年識字

差廷韓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絃管盡開花今賞譽再三遂為莫逆

處官事如家事愛百姓如已子遠貨賄如蛇蝎省刑罰如自惜肌膚能是四者足稱循吏矣

白孔六帖紀事燕雜無足觀者俗傳雞本朱氏翁化為之故呼雞皆曰朱朱不經甚矣

道書載日月雷雨海嶽諸姓名如張表文申之類幻妄不經最可鄙厭元美述之危言何也

駕長駕船長也訛作家長非

離騷詞多誇誕屈原為人如此宜其取忌於子蘭而及也

或讓韓退之之上書及相門不思周流列國孔孟不免彼皆為道也以取青紫則非耳

忽憶匡廬不覺神情飛動卧聽三更簷溜渾疑瀑布泉聲

風無形而草木以形其形草木無聲而風以聲其聲一氣之相為感乎

昔人云米鹽之賤米鹽亦非可賤者蓋民以食為天而國以煮海為利譬謂米鹽賤乎

關雲長之殺顏良不知其為劉耳知則必不殺史以刺書謬哉

張翼德釋嚴顏大有國士之風若曹操解人之縛待以上賓殺人之軀而表墓哭祭悉詐耳

賊乎將誰欺乎

山中多雨暑月多汗皆鬱蒸之氣致然宜有以疏導之不爾則成疾

王導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云

凡講問席間函丈函容也客文足以指畫

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江淹曰遠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不直銜杯酒而已

余兄時夢有俞憲者遺墨兩圭不省俞為何人及北上道經錫山果有俞中丞公憲號是堂蓋輯皇明詩選者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衙官不無妄自誇大至杜牧序李賀集謂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免過許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從學焉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惟見可欲不亂其心乃為純一若不見不亂已落第二義矣

王莽篡漢使安陽侯王舜索傳國璽于太后后責舜數語慷慨激烈至今讀之猶有生氣誰謂女流中無丈夫哉

政不必執泥要之利民行不必矯情要之潔已世風之敝也極矣不肖者壞之昧者習而安焉起而維之其必由禮乎

六經至秦而厄文至六朝而厄詩至宋元而厄曲至隆萬而厄曲調之有青陽也亦猶六經之遭秦火乎

應龍所以能騰空飛天者惟其無欲故也有欲則不能神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教人學問之極功耳若聖人則固不知有矩而未嘗非矩故曰大而化之聖不可知又何心何欲之足云

厚貌以釣賄陰於穿窬作威以網利慘於剽擄白司馬云本以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噫嘻富貴何足待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聖賢所憂在德業耳

烏鰂見人則吐墨染水令黑以灌漁者規墨處  
反取之世之寡學強談以自文更令人得窺  
底裏者何以異是

聖賢成我猶君親然世人賴聖賢之教稍知義  
理卽弃正學不譚而倦倦倡明二氏此何異  
背君親而從盜賊者

予蚤歲好奇頗涉獵道書釋典間或發爲文章  
既覺二氏之旨爲聖言括盡庸心外道徒憊  
精神而已

寧爲百鍊剛莫作繞指柔人須有丈夫氣方可  
與成天下事若一意慊熟難矣

士君子固不可拂人以從己之欲抑不可拂己  
以從人之欲固不可枉己以徇人抑不宜強  
人而徇己固不可以恕人之心恕己抑不可  
以責己之心責人

人爵在人天爵在己善夫來知德之言也曰公  
卿難到聖人可學

善養身者以神馭形不善養身者以神事形

語云家家有路透長安人患不學耳若學不患  
不到聖賢地位

或問蜀女善奔俗語多疊字戲應之曰疊語效  
鄧艾若奔淫則作俑於文君而略誘則相如  
烏之祖耳

富萬卷於胸中貴乎善運譬賈而多財必若陶  
朱公通融出入之妙乃稱良也否則淹貫如  
李善書簾已矣該博何爲

人心忍難而爭易端陽俗尚競渡忿爭鬪雜今

歲禁勿競俗用晏如彼忍事而享平寧者何  
以異此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警身要語觸來莫與  
競涉世通方

牛驥同皁猶且不可妓何如人今也堂堂縉紳  
乃與之分席而坐並器而食交口而飲動則  
藉口東山不知謝傳望重蒼生卽使諸妓日  
侍宴遊未必亢狎至此矧望匪謝安時非晉  
代甘自同於污賤哀哉詩曰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

俗士以梅子爲曹公、以鵝爲義愛、往往載之儀疏、固可深憾、乃蘇長公何如人、而亦云傾白墮、夫白墮造酒人也、指以爲酒可乎、

爲聲伎而費錦纏頭、孰若散以周窮餓、傾貲以營佛刹、何如塋無主之枯骸乎、

漢高帝對父以其生業與仲多不慍於嫂、而以憂羨封姪、所謂豁達大度者安在乎、

趙明誠挺之之子、妻李氏能文、號易安居士、有

樂府詞三卷、號漱玉集、或謂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旣而反目、有啓與蔡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儻之下才、夫易安夫明誠官郡守、且景薄桑榆、寧有改適之理、此必好事者爲之也、

人生富貴賤貧壽夭窮通、靡匪數定、予目擊二事、友人姑蘇顧聖之、工詩嘉靖乙丑闋遊、以無子之九鯉仙乞靈、得夢云、潘太守而子也、顧必得潘姓、妾以符夢父之弟、娶金氏以歸、

育一女、乙亥復來、閨客觀察王公喬挂署中、已如汀州、暴卒、時汀守爲潘公明謨、一切身後事皆潘爲之治、非子而何、又江公文沛以嘉靖乙卯舉于鄉、有老農來賀曰、吾夢至一所曰棋盤街、見迎新制科公在焉、江久不第、至隆慶甲戌、農族有殺人者、從末減、戍遼、金農管押、果至棋盤街、而江登第、數之先定如此、人徒役役何爲、

抱朴子曰、水至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宜熾而

有蕭丘之寒燄、然則火亦有寒者矣、

韓致堯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催明之烏、一名夏雞、俗名隔墻雞、

誰謂風柔能摧至剛、誰謂水弱能陷至堅、此老子所以謂柔弱生之徒、

商山之老乃子房、飾之以動帝心者、觀其欲爲太子死、數言可知、非茹芝口吻矣、唐人譏之曰、翻嫌四皓偏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又

云如何髮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真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者至云自是無人有歸意白雲長在水潺湲識其出而不返尤為可笑

宋禍之始基也吾不罪丁蔡諸奸而罪王安石  
二帝之不復返也吾不罪秦檜而罪高宗  
貴蓄孔鵬賤視儒素肥飼猿鹿瘦役與臺富而知禮義者不為也

象以齒亡翠以羽斃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

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  
山故君子不先人以賢智

事之成否靡匪由天故仲尼曰知我其天天生  
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也而子與氏亦曰天  
未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過魯侯天也大聖大  
賢皆以天自解其理有不可誣者世之人顧  
欲以智巧而勝天謬哉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  
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人亦慎其

所樹而已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  
老矣何以教之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  
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  
矣何但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  
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殆壯矣何老之有孟  
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慙色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  
知暴貪者不知富樂飲者不知醉好色者不

知病

韓子云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  
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夫人之一身攻之者衆  
亦無鄉之矢也能盡備之斯善養身矣

或曰孺悲欲見而辭以疾然則聖人亦有誑與  
原壤夷俟而扣以杖然則聖人亦忿戾與論  
絃歌曰前言戲之然則聖人亦詬詈與見南子  
路曰野哉由也然則聖人亦詛誓與而安  
而矢之曰天厭之然則聖人亦詛誓與而安

在其能太和也曰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夫七情不甚相遠惟發而中節則固不害其  
為和耳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有心於勢利者湯火不避也禁之而愈競無心  
於勢利者冰炭不入也招之猶晏如

接輿荷簣沮溺丈人輩之言要皆出處之大節  
特未知聖人救世之微權耳世之俗士猥云  
以仕為通甚至朝秦關暮燕壁惟利祿是圖  
者其視聖賢之出處天淵矣

莊列山海出有入無多非情實秦漢以還轉相  
祖述荒唐謬悠如神異洞冥述異拾遺雜俎  
夷堅之類率假托名流恣言六合惑人視聽  
蓋不能無憾於作俑者之非矣

伯陽道德猶切事情蒙莊寓言沈洋自恣故子  
謂莊生之十萬不如老氏之五千

客窓隨筆卷之六終

芝圃叢談序

夫譚理竅者啗餽創為匪義耽危言者厭故  
帛之未適要以新陳岐尚奇正殊材自非通  
長難以閱彙是故伏龍之隱歷塊之足飛  
天之虱無轉丸之用物固有爾士亦宜然吾  
友趙君仁甫質乃知生學兼鉤贖辨瑯琊之  
稻少驚人於一鳴焚天祿之藜晚息心於五  
絕羊腸世路咲斗米以折腰牛耳詞壇吐青  
蓮於廣舌逍遙芝圃蒐剔叢談或幽探宛委

洩千古久闕之奇或力剖玄黃糲一家獨得  
之語天心月脇挾清都之丹樞鬼斧神工謝  
人間之藻挽上者羽翼丘索弘闡宗風下者  
揚扈雌黃隱針頽俗至於秣林瓦礫之數片  
玉必收野史批稗之譚遺珠是採雅俗並陳  
情境俱到譬之參苓波渤共佐神功梟楔棟  
枋都成譙麗是集也張之則詞林之赤幟藏  
之則石室之玄文矣仁甫每為余言窮通者  
時得失者性遇合者支體之幻寄文章者神

理之緒餘昔日之事人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是故挂冠以來塵鞅都絕啜啜伴蠹吾亦自笑其書淫篆刻雕蟲人或竊譏其詭覆然而有當於予心故終不以彼易此嗟夫子期不作玄晏已死目論者鼠可嚇鵲耳食者腊且混璞碎胡琴於都市古已無易賞之音埋寶劍於園扉今亦苦難售之貨乃獨仁甫為之而不佞序之要亦自適其素懷非徒相憐於同病而已

萬曆丁未立秋日友弟陳留謝肇淛序

謝字在杭子瞻進士博學能文家  
以藏指校劫者五劫短長係  
項禮少由校何所是集浩氣力  
產影志小年稿尋

子瞻進士博學能文家

芝園叢談卷之一



閩中趙世顯輯著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艚為題詩云寒  
巖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  
斲削成劔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  
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  
落江天月

有士人袖芭蕉葉問乩仙云我非問功名第言  
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

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窓前數點聲  
又有以鴈來紅草索詠者詩云蘇武當年膽  
氣雄遙空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  
度秋來一度紅意妥而辭亦工此必有詩人  
之魂依附之者

人須是素位而行順時而動耳若謂富貴之必  
不如貧賤仕進必不如隱居生之必不如死  
自是一偏之見矯枉過正之談明智君子所  
不道也

粉飾以自矜者娼優之醜態貶人而揚己者牙僧之用心今之不爲娼優牙僧者亦鮮矣

溫庭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間事玉皇會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悽惋得詩人之怨伊州曲名天寶中西京節度蓋嘉運進北庭伊州標蒲三曲鈿蟬者箏飾金鴈箏柱也謂鈿蟬金鴈爲歌妓名者非人讀書談吐當於真實處留神諸荒唐謬悠之

談勿多實之心口

貢泰甫題陶淵明像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殆深得淵明之心者靖節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字元亮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胥失之矣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張儀從楚相飲楚相疑張儀盜其璧世之不知心者大率類此

世稱寧王盡馬明皇愛之而馬失顧愷之畫龍一點精則龍飛要以極贊厥盡之神而匪其實也且如吳道玄周昉韓幹輩皆善畫佛畫人不聞其像之飛動此又何耶

蟹稱內黃侯會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內黃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蹣跚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亦有奇趣

何子元曰史稱張茂先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然斗間紫氣亦待孔璋辨之嵩高山竹簡非問於東廣微亦不知爲漢明帝陵中物也張司空尚爾世人無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爲知量者哉

蚊啞人揚厥聲人固惡蚊矣而尤惡其聲彼小人之剝人膏脂而洋洋自得者何以異是

小人不可責望其腹心君子必可相依爲手足

司馬相如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旣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

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  
先驅豈詩人敬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  
之義乎逮其既死猶奏封禪書陷君於有過  
若相如者文人而最無行者也曷足貴乎

漢元鼎間鄧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  
者皆黑帝坐羣臣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  
石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作方  
伯惟願拭肝石然則髮之惡白也其來久遠  
矣要之白髮亦何負於人人第恐皓首而無

聞耳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髮於人何

負乎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遺殿上者主事曰  
行法安世曰何以知非反水耶如何以小  
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是吾人所當法  
也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去  
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  
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

何得失其序乎今之人率傲視其父執而爲  
父執者亦往往自貶以徇之其有媿於馬援  
遠矣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  
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禽耳也不食生  
物有虎則殺之夫莫猛於虎而猶有禽耳在  
也噫

魏左相證善治酒有名曰醺醺翠濤太宗文皇  
帝賜公詩稱醺醺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  
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  
也玉薤煬帝酒名

梅福字子真尉南昌知王莽欲篡漢棄官與妻  
子俱去變姓名爲吳門卒後不知所終蔣詡  
字元卿王莽居攝以病免歸開三徑惟羊仲  
求仲從之游二仲皆廉介逃名之士嗚呼知  
亂而退如二子者賢於揚雄遠矣

冬煖而春必寒夏澇而秋必旱審乎此者可與  
通成敗之因識盛衰之道矣

芍藥之華豔而無實薜華之麗萎不崇朝海棠  
無香薔薇多刺有齒去角天之道也

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應物得陶之清故其爲詩亦酷肖之

吳祐爲新蔡長時公沙穆來遊大學無貲糧乃  
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太驚遂定交于  
杵舂之間穆無貲糧而不敢求祐于杵舂間  
能得士二子之賢皆未易及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慎有人以物問之初不

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如君所言  
亦復佳若德操者可爲處亂世之法

凡處大事應大變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  
舄几几是已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  
轉躬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  
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  
類也歐陽公謂其岳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極善形容彼一懼投  
閣與爪入溥手便溺俱下者烏足與任大事

乎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數月不一見琦謂其  
傲以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  
爲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  
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  
觀之京高於師德而韓之見猶不逮王公矣  
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答曰吾平生未  
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蓋  
深得養生之要者宜其壽考而康強也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一時皆跨  
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  
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以鄭肥偉故云然亦可謂善詼諧矣

晉裴楷營新宅甚麗將移住從兄衍心欲之而  
不言楷知其意便與兄住其義讓如此此又  
難於薛苞矣世之緣財產而閭閻者視楷不  
有餘愧乎

今之宦途多以書爲贊彼雅尚黃白之夫不辨

古今而混然受之積案堆几徒以享靈甚者  
斷裂之以累橐中裝及諸什器噫書何其所  
遭之不幸邪

士人奔競自古而然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  
不求聞達者有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  
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聞者捧腹

晉人器度自是不凡如嵇中散燈下彈琴見鬼  
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吾恥與鬼魅爭光了  
無疑懼臨刑鼓琴自若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不孤矣生死不以介於懷豈世之齷齪者可

比

郝正字令先安貧好學弱冠能屬文遷秘書郎  
性淡榮利尤耽意文章及當代美書正殆先

得我心者

莊周釣濠成伯耕野仲子逃相灌園魏野卻召  
棲陝懼爵祿之為已累也

魏侯羸貧而且老滯跡監門信陵君欲厚遺之  
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信

陵之餽非賢而能若是乎

宗少文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  
山欲懷尚平之志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  
名山恐難遍歷推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遊  
履皆圖於室撫琴其中欲令衆山皆響予自  
幼有少文之好年來抱霜露之疾不可以風  
頗妨登涉稍需霍然仍得歷覽奇勝未肯安  
心於卧遊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方讀

書為歐公所許人有志向學不患遲也

自古人之高品皆自清心寡慾中來稍有濃豔  
氣便墮落世網如陶靖節張志和陳希夷杜  
正獻王文正輩雖出處不同而其清心寡慾  
一也

人能變化氣質不患不成名蕭思話十歲時未  
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  
之自折節數年遂有令譽

李益詩早有名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盡為圖障



回樂烽前沙似雪天下播之聲歌唐人之樂善也如此

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扁鑰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宗嘆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此誠居官者所當法也寇萊公少時頗愛鷹犬太夫人怒舉杙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

其瘡痕輒哭幼能改行貴不忘親若萊公者可易及邪

居常無事閉戶讀書最是清福昔盛文肅公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休未嘗釋手或勸之少休曰吾自樂此非以爲勞也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此可以見公之好學亦可謂善學

世事反覆不常自古而嘆之人多迷而弗悟耳

蜀棧古壁有號研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名言哉人身誠係於所養辟諸草木得雨露則敷榮遇旱乾即多悴人能避風濕寡嗜慾節飲食慎喜怒自可以卻病若曰養之而至於成仙能白日飛昇無是理也

居高慮危是在位者最切務昔趙南仲赴鎮日曹西士賦高竿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

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交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亦可謂格言

蘇長公在黃岡所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召飲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夫人得飲酒食肉其自奉良不薄矣乃必欲沉酣竟夕而窮水陸之珍不亦過乎

長公極善詼諧在維揚一日宴十餘客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

人皆以芾爲顛請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事貴熟思審處寧緩毋急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當官臨事如何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

也故君子無一事不可與天知對人言

釋典吾所厭談但云缺陷世界亦自有理胡文定與楊訓云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不足意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胡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紀用夷變夏殆由於此誠確論也卽此一事便是安石得罪名教處更有

何顏而入孔子廟庭乎理宗黜之宜矣

每讀史見一善行欣然有當於心偶一見惡人必憤懣唾吐之冀見其敗亡乃快此亦可以驗人之良心矣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噫人惟中心無主則於非義之事將靡所不爲能如衡者鮮矣

胸中無萬卷不可妄下雌黃昔韓最性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爲銀其謬妄如此

呂本中云忍者衆妙之門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要法非空言也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不則胸藏萬卷雖多以奚以爲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自舉日試萬言詔中

書省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賜緋帛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又長沙王璘詞學富贍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

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嵩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嵩大怒急奏廢萬言科璘杖策歸放曠孟酒間恒自稱曰試萬言王某云右唐二事絕類皆試萬言皆至七千而止璘未亭午已就較張尤速張竟獲官而璘徒步當事者固有洪濫然亦孰非命也夫

游道每戒其子士幼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

屯蹇子孫不足以師諸子奉父言柔而謙遜雖然剛柔並用乃爲適中過剛過柔皆匪中道游氏父子胥失之矣

端午不但五月五日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行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人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其等夷狄禽獸之異其

心問所以處之之方亦惟曰恕而已

程子云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

求有過執此以往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相如子虛之賦李嶠汾水之詠韓柳寒食之作白樂天楊柳枝之詞咸鑒在帝衷元稹連昌宮等辭與李賀樂府李益篇章悉傳之禁苑每觀茲事常爲才士快心

古今高才多招俗忌忌則謗之所由興也吾聞歐陽詹乃韓文公同年進士其人品考之文

公哀辭可知矣而唐小說載詹感於太原一妓爲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爲之死若然則所謂於慈孝最隆者安在哉必當時忌其名者誣之耳今但以韓文爲信可也噫割烹之誣伊且不免况於詹乎

張良博浪沙之事良非獨免并免其客可謂能矣先儒云天下苦秦無道莫不欲擊之故有爲良隱者真確論也後世乃疑良有遁形之術豈足信哉

宋齊丘攘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義於向秀雖能作僞于一時卒以貽譏於千古正所謂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者亦何益哉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它人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庾公有焉

朝聞道夕死可矣予抱病常經旬不服藥未嘗一日廢書稍一廢之則病轉劇古有書淫庶几近之矣

芝圃叢談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輯著

古玩有好事賞鑒二家惟書亦然牙籤緗帙錦帶縹囊列架充棟閨靡誇多此好事家也尋行數墨考訂校讐勤攻強記醉其醲而飽其腴耽玩不釋涵泳無已非賞鑒家乎書不逢賞鑒而遇好事始於汗牛而終於飽蠹吁可哀也哉

嶺南俗以未瞬小鼠蜜漬而食之聲唧唧然不

問而其味之惡可知至於鴝鵒夜鳴尤其聲之惡者予家女奴烹飪惡甚每餐無一中口而女孫夜哭動至深更令人無寐每憶蘇長公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鴝鵒度幾近之矣逆耳之言好諛者之所嫉而有道者之所樂聞阿世者之所括囊而直諒之所必進也昔嚴光與侯霸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噫非嚴先生孰肯以此言進乎

禰正平忤曹操責為鼓吏禰裸身更衣顏色不忤孔北海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是在操賊固不以禮處人而正平亦不知以禮自處矣融其衡之益友哉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夫茶具何傷溫公之驚見蜀公之留與僧皆過矣

人只一味端嚴便足占其所養昔劉元城對賓客或燕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反至於終日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由是觀之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

華歆與邴原管寧三人共學時號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嗟夫歆讀聖賢書而甘心助逆牛後之不如而奚龍頭之有

世間剛狠之夫雖云暴戾猶有發於意氣處惟柔媚之人最難與處蓋其立心陰賊舉動姦

回忍於相負待之不惡而嚴可也

富貴可長保朱頓梁竇至今存可也富貴既難  
久存然則屈已徇人甚至損人利己以求之  
何益

客夢謂老子曰子受教於常縱謂齒舌以剛柔  
而存亡似矣雖然筆至柔也而先敗其次柔  
莫如墨而磨滅隨之莫剛如研而得以永年  
得非柔者亡而剛者存乎而縱何言之悖也  
老子無以應予故曰剛柔當並用而偏勝者

皆非耳

十戰而九勝則一敗可虞十戰而九敗則一勝  
奚益故惟以不戰勝則善之善者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  
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上之人苟  
誠心於愛人人未有不知感者非感其惠感  
其誠也

太祖高皇帝太子諸王二十四今天潢殆將數

萬繁盛之極前古希有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  
仁傑以其母老且病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  
行柳宗元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  
宗元曰播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  
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  
錫言得改連州古人友誼如此謂可與同患  
難非邪

梁益州記曰浣花溪水居人多以造綵箋國史

補云紙之善者蜀之金花魚子今蜀紙大不  
佳卽薛濤箋亦失其造法徒有名存耳

炎附寒棄自古而然不獨翟廷尉也廉頗免長  
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又至頗怒  
曰客休矣客曰吁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  
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怒乎真可為  
世情一慨

老子贈孔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管寧語邴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二子之言吾人當  
銘諸座右

急流勇退入之所難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上  
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  
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  
祖餞御製詩賜之可謂榮矣但知章以望九  
之年更需卧病而始乞身不亦晚乎

天下之至閒者莫如僧有詩云青松嶺上一間

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雲至三更去行兩回頭  
却羨老僧閒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  
得浮生半日間東坡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款  
之坡因誦此詩印曰學士閒得半日老僧忙  
了半日相與一笑噫今之僧能閒者少矣

人處富貴固當篤厚謙恭處困窮亦宜謙和遜  
順若徒怨天尤人憤世嫉俗自謂無諂無求  
動與物競是亦不善處窮者故聖人教人以  
貧而樂

讌飲固古人所不廢而沉湎亦聖人之所非昔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謬堯  
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  
賢聖無不能飲也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  
聞聖賢以道德無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  
卽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  
者蓋其勸勵之辭非實然也子高之言得之  
矣

居官不識字嘗有之如李林甫之錯寫弄慶蕭

灵之以獵為臘往往貽譏予竊以為居官不  
識字之害小不識人之害大字之不識不過  
文理之訛耳若不識人則是非倒置賢否混  
淆進退乖錯致使狡詐庸鄙之夫僥倖志得  
而貞介之士阨於下僚以此居人上是有目  
而盲者悞天下事必此人也其害詎直文理  
之訛已耶

嘗見有對人譽其子者衆咸非之唐王福峙子  
勛勳勃助皆以文著後幼子勸又有文名福

時嘗以詫韓思彥思彥曰昔王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噫有子如勃輩譽之且不可而况非勃者乎

非禮之望賢者弗爲昔白太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盖用愛妾換馬事白卽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白之乞馬未爲失而裴詩似涉於非禮矣曾謂賢者亦如是耶

張翼德忠勇威名播於宇內劉巴獨不與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噫巴之失人甚矣飛非英雄更孰爲英雄者耶

曹操奸雄素以術籠天下士虞仲翔在東吳操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志節如仲翔彼苟就功名者視之能無此類吾讀隋書至李元操欣然慕之元操少善屬文

晚年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已過鬢垂素髮助力已衰官意文情一時都盡悲夫每於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元操殆安土敦仁樂天命者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繡滿眼味此語當是謝優人須平日篤厚謙恭謹之又謹偶然禍患之至

方可歸咎於天若暴戾恣肆靡所不爲一旦及禍是自作孽也於天何尤

趙清獻公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意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夫夜眠晝閒無大異事人多不能欲累之也清獻置軒冕於身外故宜其宵晝之優悠耳

來知德云人千方百計只是奉承此血肉之軀



大是確論蓋人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四肢之於安佚竭盡心力事事要求到恰好處皆不免以小害大賤害貴求其泰然無累而養大體者幾何人哉

世間最勢利者莫如僧昔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繫鐘播題壁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飲後鐘後二紀播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二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若此禿者可勝誅哉

名者聖人之所重也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司馬相如荀爽慕名韓伯休逃名杜預好異代名張季鷹不顧有身後名彼亦各有所見要難以強而同也

張子綱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實為質雕磨益光不足以損夫論而無當彼自喪心於賢者誠何傷也大吠驢鳴君子曾以是介意否

屈平雖不遇千載有餘芳上官大夫令尹子蘭

骨與草木同腐邪曲害公竟亦奚益

古人勤於修德而不暇讀書今之人不務修德不好讀書皆自弃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此勤行而不暇讀書者也今之好修若子石子者幾何人哉

死生之際亦大矣人好富貴喜名譽則於死生有不暇擇蘇子瞻云劉聰聞為須遜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皆可發人一笑

無事惟杜門讀書最為有益昔張無垢謫橫浦寓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未嘗少懈無垢老而好學雖謫居不廢尤人所難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啖柑嘆其

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路嗣恭以九寸琉璃盤獻唐太宗而以徑尺者遺元載不獨秦檜子魚也以是知權勢所在萬乘猶輕今有失勢之人輒罪媚者之不奉已其亦未有以觀此歟

昔人謂學海詞源以其無底極也曾子固素稱博學能文及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瑯作守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屢不當其意乃自作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噫以子固之學之才而猶媿屈於伯玉如此世有淺學小才而輒矜已傲物者殆未遇伯玉其人歟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云騎牛無笠

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諷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貶衡陽人皆服趙之先見然是詩凡處富貴者皆當玩味不獨姚也

胡元瑞曰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二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要之儒者之學義理經術名物詞章關一不可

王安石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女寵者姦邪之所寄託君心一蠱惑則邪正莫辨舉措乖錯而國之禍隨之矣謂西施之無害而吳之亡非以西施可乎

平時無批鱗之直臨難焉能致身宋高宗謂張栻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栻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斯言得之矣

宋真宗賞花釣魚臨池御釣久而魚不食群臣  
應制丁謂詩曰鸞鷟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  
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以為莫及自古邪佞  
未嘗無才特其心術不正耳

沈周題燕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  
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  
差分明認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  
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  
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

棲三復此詩有不忘故之義與飛入尋常百  
姓家者異矣

世之求道者驚高遠而好苟難非知道者也孔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  
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  
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非  
有心見者不能為是言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其機捷於影響唐制以  
明經為孝廉詞賦為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

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  
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無通蓋不數見得非  
時尚有以致之耶彌文盛而實學衰能不為  
世道一慨

嚴子陵釣臺有題詩於壁云生涯千頃水雲寬  
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詎知天  
子是何官讀此益見子陵之清風高節非天  
子所得臣矣嗚呼若子陵者灑然自適其視  
功名富貴不知為何物而或病其釣名者烏

得為公論乎

賦學包天括地盡態極妍胸中非萬卷不足以  
充之故屈宋賈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  
也然以入詩則不可入古詩猶可一二而於  
近體最不相宜宋人不以其學為賦而為詩  
六朝不以學為賦而為文胥失之

始終一節乃是人豪士大夫危言直道遷謫淒  
涼晚歲收用益當以志節自持若因衰落懲  
創剋方為圓始為百鍊終化繞指無足稱矣

林君復云平生惟不會擔糞與着棋是使氣語  
羅大經云棋以不着為高是藏拙語惟蘇子  
瞻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是能忘情於勝負  
然則古今之善奕者莫蘇若矣

竭澤而漁後必無魚焚林而畋後必無獸故善  
為治者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  
力

魏徵知直諫為盡職而不知事讎之可羞樂昌  
知合鏡之希奇而不知失身之可恥其視王

蠋之不肯歸燕與夫徐君寶之妻投塘自殞  
者不可同日而道矣

君臣對奕已為非禮乃羊玄保之於宋文以勝  
局賭郡到漑之於梁武以渴睡取朝不恭甚  
矣堂陞分嚴詎應踈簡至是

毛仲權知曹州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  
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權嘗聞斯言  
庶乎寡過李沆不忤狂生於公而兩矣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

上生蓋鬚腎屬也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  
眉肝屬也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  
也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亦各從其類已  
僧無畏好學能詩菴前有松合抱郡將欲伐以  
構署無畏預命削松皮題其上云大夫去作  
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  
誤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讀其詩而止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周美成詞云蝶粉  
蜂黃渾退了而說者以為官粧誤矣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為中貴題蠶婦  
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  
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幸  
中貴宅見之問其名即召除知肇慶府在郡  
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  
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杜少陵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其扶君子去小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楊士奇年十四過泰和劉伯川是日雪初霽劉

命賦詩楊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  
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劉  
喜曰子當大用尚勉之後果如其言劉之許  
揚得非以襟度不凡故預占其後耶

有尼還俗嫁與張生瞿宗吉贈之詩云短髮蓬  
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  
去免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稱快噫世之為尼  
者聞此言不可以省而愧乎

人於學惟患不博於仕惟恐不達以予觀之學  
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  
無用書簾已矣仕而有愧沐猴已矣曷足尚  
乎

芝圃叢談卷之二終

芝圃叢談卷之三

閩中趙世顯輯著

鄱湖之役僞漢園 聖祖急韓成進曰臣聞古  
有殺身以成仁者成不敢辭也遂御上服對  
衆投水敵以為 聖祖也弛其圍厥後追封  
成以王爵廟祀康山報功之典宜然也紀信  
之在漢功與成等高祖大封功臣未見所以  
厚報信者豈忘之耶抑記載者失之耶

有貧生與富翁比屋以居清旦具衣冠之鄰翁  
請所以致富之術翁曰致富之術無他在去  
其五賊而已五賊者仁義禮智信也五者有  
其一則窮鬼隨之矣生愕然曰此五者予之  
所以立命也奈何去之果若所云則吾寧為  
原憲不願為猗頓陶朱矣遂謝富翁而退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  
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  
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然而潮汐以  
時流必就下非信乎故予謂水德有五非徒

四也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為將者念之哉

盜賊以分均出後為義所謂至為不義然亦有禮樂者非耶

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即令左

右殺之宋少帝入海籠中白鵬亦奮擲以從彼甘心降虜者視禽獸何如也

韓通少應募以勇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記其事通之所行若此即古名將猶難之矣

劉貢父晚得惡疾眉童鼻陷蘇子瞻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如此語言得不令人忿憾以是知蘇生平恃才傲物

遷謫坎珂皆其自取於人奚尤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子以諂范滂姜叙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萬年反婦人之不若乎白樂天喜罷郡詩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是真得罷官之趣者

甚矣惑之為害大也黎丘丈人醉歸有奇鬼効

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及醉醒而譙其子子伏地而泣曰無是也丈人曰嘻是必奇鬼也吾將刺之他日丈人復醉歸其子躬往逆之丈人以為奇鬼也而刺殺之夫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甚矣惑之為害大也

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動故也然曰仁者靜而壽此又何耶要之時動時靜涉世之圓機靜亦定動亦定養生之要術

吾鄉袁達題韓信圖云丈夫未遇之前一飯不

可苟丈夫既遇之後一飯不可忘至哉言也  
人徒知宋之問晦日昆明池應制以落句不愁  
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陡然矯舉為昭容所稱  
而不知其用事精切亦非一時可及蓋漢武  
帝嘗遊昆明池見有大魚銜索而來帝命去  
其釣而縱之後日於池邊得明珠一雙之問  
夜珠本此殆非泛用者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五大夫秦爵秩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蓋  
封之以是爵後人不解謂五松封大夫謬矣

春秋以新墻庫舊墻高舊屋美新屋惡而卜國  
之興衰信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而藏富於  
民者乃所以藏富於國也

詩可以感人吳門劉鋹為僉憲將致政有憲臣  
索題牧牛圖劉云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  
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  
歸憲臣亦感激掛冠去

陰符經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蟲噬鶴青腰  
食虎此以小制大也潛夫論云濯錦以魚攻

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也  
類而推之有不可窮者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  
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  
其陰遣檜之謀也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當時不能用其言惜哉

楊觀張飛廟詩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  
蟻珠萬崖樓殿真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  
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殞

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悲壯可誦

韓魏公作相時每見人文字有言人隱惡者必  
手自封之未嘗令人見賢者之用心類如此  
非吾人所當視效者耶

友人陳卿仲題醉楊妃圖云卯酒醒來伏侍兒  
嬌羞無力拜還遲馬嵬山下梧桐雨不見楊  
妃睡起時蓋以恃寵者終及於禍不能久存  
也意悲而辭婉深得風刺之體

胡元瑞於范增勸項羽除沛公謂其策之善於

其勸立義帝病其計之疎誠為有見蓋沛公不除則羽心腹之憂也不可以得天下義帝既立則羽當終身事之也不可以圖天下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天大寒筆凍莫能書帝勅官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蔡攸宋徽宗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少宰王黼得親幸出入宮中預秘戲或侍宴各着短衣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中多道市井淫媒謔

浪之語以獻笑取悅其柔邪無恥甚矣

呂榮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干有司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風節足徵矣

我朝國初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英

廟好生之德卓越千古矣

史書吳白樓先生少題赤壁圖云宋家學士愛風流赤壁磯頭作勝遊明月在天在水玉簫吹徹露華秋瀟灑高邁其貴顯可占矣

武帝於宴上以棗投蕭琛固為待臣以非禮矣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及帝不悅乃騁其佞辭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之以戰栗所謂事上以敬之義安在乎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

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唐詩如白樂天之淺俗李長吉之奇詭盧仝馬異之怪誕雖與諸名家不侔要不失為唐人口吻匪世之野狐外道者可與同日而談也千古為吳軍師千寶仕晉為始安太守作搜神記二人皆干姓世以其姓干誤矣

人須盡人事以聽天命人事之弗盡是不芸苗者也不聽命於天是助之長者也大抵君子



惟盡其在我而他曷計焉

觀世音像或男或女辯者紛紛竟難定執予嘗  
至杭于西湖肆中得一畫像有沙門明得讚  
云菩薩既非男亦復非是女無礙大悲身妙  
相從緣取能救一切苦是故應頂禮斯言足  
破千古之疑矣

李后主搗練子詞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  
斷續風無柰夜深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詞名搗練子卽詠搗練亦工警可愛

古之長於審音者如唐汝陽王璵之知臥吹笛  
晉王應之識回飄搗漢蔡文姬之知斷絃皆  
足稱明悟惟文姬以六歲女子則尤奇矣  
伍子胥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韓信寄食漂母  
而出少年跨下季布匿廣柳而作鉗奴古人  
忍辱以成大事類如此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  
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  
上問其故曰此辟寒犀也夫天生異物不以

界寒無衣者而歸之萬乘之主何益哉

季布始怒曹丘生及聞其游揚則大喜人無勇  
怯而罔不好名也如是

楊誠齋開九徑詩云三徑初開是蔣生再開三  
徑是淵明誠齋庵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  
行夫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錦障二十里  
金釵十二行豈不榮豔于時而志士達人寧  
舍彼取此誠有見於性分真樂在此不在彼  
者夫人不可不知也

李太白能申救郭令公奴視高力士至於清平  
調之作引喻托諷意深遠矣疇謂白也徒酒  
人乎哉

人之和先同塵者固不足與有為矣若一意與  
世齟齬動與物競罔克涵容則亦小丈夫而  
已

晉王彪之年二十頭項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頭  
必有幹局之稱累遷左光祿大夫早白者古  
今嘗有之二十而白蓋亦異矣

卜珣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吾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之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珣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珣為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二子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子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

孟昭圖唐末為左拾遺上疏論事坐貶田令孜遣人投之墓顧津後人祠之裴徹吊以詩云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風雨夜杜鵑應作兩般聲夫士之不遇已矣乃率飲恨以死悲夫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

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世之無故而避忌者聞孔子之言可以深長思矣

胡應麟云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避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母遷怒毋作好母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為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為大雅當爾耶元瑞此言大抵為揚用脩發亦確論也

堪輿之說未足盡信古今精於其術者非郭璞乎揚誠齋嘗言璞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乃身不免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三復斯言益知其術之無足信也

唐宣宗微行至寺登鍾樓於賈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厥後除島為遂州長江簿轉遷晉州司倉卒夫以島之恃才傲忽其功名不終宜矣當時不島罪而反官之宣宗之量真包乎天地之外哉

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夫人情不甚相遠豈以文武懸殊晟以求昏不從恐生嫌怨故作此語以釋延賞之疑此晟之所以為智也靈武牙將奉敬以一千五百人大破吐蕃十五萬之衆于鹽州以寡勝衆一當百矣是知兵以將勝不貴多也

王安石初參大政閱晏元獻小詞曰為相何可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為之顧其事業亦不

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張鄧公舉進士與寇準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齊賢王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夫宰相位極人臣宜不世出矣乃邂逅之頃而有四人則亦奚足異哉死生壽夭大事也而有數存焉今人率諛嘖乎

鬼神弗驗則曰吾事神之未至也抑或歸咎於醫藥不治則曰投劑之乖方也是皆未知數之既定有不可得而逃者

賈似道遭貶有題壁譏之者曰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今賈亦蹈其轍天好還吁可畏哉

小說所載多幻妄不經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最

可鄙厭詩家亦或用之何也

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曰  
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此州  
都督公比之已老矣晦有慙色夫年少亦何  
足矜人言亦何足慙士大夫得位顧功德何  
如少老非所計也

楊用脩云戰國人有董之繁董姓之繁董其  
名也複姓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然令尹子  
文姓闔名穀於菟則三字名春秋時已有之

用脩未之及何耶

鮑明遠文辭贍逸當世推美初入臨川王猶未  
見知鮑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君名位尚卑  
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  
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  
蘊智能使蘭艾不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  
乎於是奏詩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夫明遠  
之見固然然而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  
不芳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世未必無蔡邕侯

巴士亦奚貴於自炫哉

芝圃叢談卷之三終

芝圃叢談卷之四

閩中趙世顯輯著

天子至貴也而不可以矜子陵萬金至厚也而君平不讓其富大丈夫有所以自重富貴於我何加焉

名人之所好也好之而不以其道則反損厥名矣利人之所欲也欲之而不以其道則反喪厥利矣

誠得長林獨鶴澗水千梅逍遙其中朗吟深酌

以此為樂何論軒冕何必神仙

傲人而復趨人之勢非真能傲者也周人而復奪人之利非真能周者也

草屨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寒泉旨於醴醕藜藿甘於八珍其衷有至富至貴者存焉耳世皆巢許沮溺則天下無治人矣世皆十亂五

臣則天下無高尚矣

烈火燎原而有者晏如疾雷破山而瞋者恬如無所感於外則無所動於中也

喜佞舌而惡讜言趨貴勢而輕良士昵便嬖而疎正人殖貨利而賤清修恣簡傲而忘謙約細人哉

歐冶不能鑄鉛為劍班狄不能削石作鍼下愚之不移也蓋自古而歎之

瘵字從火病字從丙人惟火旺則生疾若水能滋潤而火不上炎則血氣和暢而病無由生矣

索吞舟之鱗于牛迹之中求干霄之木于尋仞

之壘人必誚其愚矣

世間有請休兵之將無不勸人服藥之醫有惡貪之同寅無不欲官貪之吏卒

奕者無事起爭巫師白日見鬼伎術使之然也人咸畏師之嚴不知嚴師之有益於學也人咸惡婦之妬不知妬婦之有益於身也

煦煦之恩匪恩也沾沾之惠匪惠也硜硜之信匪信也血氣之勇匪勇也葷食豆羹之讓匪讓也皆霸者之唾餘也故稱王之道者必曰

蕩蕩平平

冬至寒之候也而一陽生焉夏至暑之候也而一陰生焉明此固可以知消息盈虛之理亦可以識盛衰治亂之機矣

陰陽醫卜星命堪輿皆有至理存焉但術人識見有限未能精請抑或心術弗正敢於欺人又或略涉皮膚用以餬口故未可傾心耳王摩詰林下清齋折露葵露葵尊菜也顏氏家訓云有蔡朗者父名純避父諱遂呼尊菜為

露葵或以為葵菜誤矣

東漢郭林宗有友人夜冒雨至剪韭作炊餅食之故杜詩云夜雨剪春韭

雨偏勝則滂暢偏勝則旱水旱皆民之害也天地之道猶不可偏而況於人乎

日者談天而不能為天形家指地而不能為地天地果弗可為乎人第求諸心而已

海棠無時不可賞而雨後尤宜陳去非詩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

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鄭谷云艷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半開時是真得海棠之趣者

凡有生之類無不知畏死者故天地以好生為德聖人以愛物為仁釋氏以殺生為戒

慈恩寺在曲江杏園唐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雁塔題名後人效之遂為故事

予讀崔鶯傳竊怪元稹士人也詭寓僧房挑人弱女大瀆禮義之防甘為盜竊之行顧乃享

有愚福得死牖下殆漏網於蒼蒼者邪

晉阮裕有人葬母不敢借其車阮聞之曰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夫車不借人吾之責也不借吾車吾何與焉焚之過矣漢制五月五日賜百官梟羹夫惡鳥之味不可以登於俎欲絕其類殺之可耳羹而食之何為者哉

韓退之詠安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頭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蒼苔落絳英

雖未渾渾然竟是唐人口吻視蘇黃輩不啻霄壤矣

陶辭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無定河在銀州東北即閭水

江湛為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嘗為宋主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乃至愚意湛實矯情者耳以尚書之祿豈不能具兼衣乎不過假此以邀名耳不可為法

衛洗馬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急相干可以理遣玠其知道者歟

上相千鍾富家萬鎰宴人簞食豆羹皆有得喪大小各殊其數定一也

孟襄陽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是借對法揚與羊音同也

人無不可用顧所御何如耳御之得其道貪詐皆可使也使至於貪詐則何者不可入吾之藥籠

人須用心于可傳者若琴奕抵可娛一時書畫

亦有時而盡故惟立言足垂不朽近世士大

夫率多好奕勞心焦思以作無益何為者哉

蘭相如請秦王擊缶完璧歸趙何其勇也乃屈

於廉頗其公忠體國豈人所易及

嗟夫世之人以財勢而親者十九以才藝而親

者十一以操行而親者蔑如也

人之會聚須出一種好議論庶有益身心而俾

後生小子聞之亦可以法若皓首顏顏猶津

津貨色鮮耻寡廉何以訓後

蕭惠開除少府意甚不得所任齋前有嚮所種

花卉甚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

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大也

蕭之為此其志亦足悲耳但以幽顯關情未

可云達

司馬文正公嘗與人書曰草妨汝則難之木碍

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

亦各使遂其生耳公殆其心休休者與予素

狹衷不善涵容嘗欲書此寘座右

居河濱者鮮溺邇鐵冶者弗焦知所戒也亦予不知憂醉者不知懼全其天也

天下不能常治而不亂故承平與災變常相仍人之一身亦猶是已若長享康祿非天與以至厚福者不能俯仰今昔自郭令公而外指不多屈焉

陳亮佐退居鄭圃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陳答云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

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夫人當蕭索之際而得佳醞名花良足稱快陳公之意見乎辭矣

胡旦作大硯數尺銳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冢中夫硯亦何須數尺數尺之硯將安用之人之背理而好名如此祇足供識者胡廬耳

宋梁纂唐羅隱為鎮海節度判官勸錢鏐討之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

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夫隱不遇於唐者也乃能忘其憤怨志於討叛興復大節凜然隱豈徒文章之士哉

漢宣帝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王右丞詎有銅池出五雲本此

盧坦洛陽人觀察江淮時歲旱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可任之既而商賈以米至至米價頓平蓋米來既多則直不抑自減此理之必然者救荒者不可不知也

趙鳳為唐明宗學士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鳳言世傳佛水火兵刃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昔韓愈表佛骨鳳功不在愈下矣

陸昂字元衡錢唐人博雅善詩嘗作宮詞自捲珠簾放燕歸六宮春盡亂紅飛從來艷色多傾國願得君王寵幸稀意存規諷不經人道



孫一元字太初自謂關中人住杭之西湖稱太白山人費文憲罷相東歸過訪之值其晝寢故卧不起久之少師坐益恭孫出了不相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公出謂從者吾一生未見如此人夫以元宰下布衣盛甚節也昔魏野與寇萊公同遊不失為高雅乃一元故作此氣態恣肆不恭甚矣無怪夫有位者蔑視乎山人也雖然猶愈於趨走炎門者

史官以匹夫而操天子之權詞人以草野而擅史官之筆

小人得志則矜見利則爭見色則溺見賢則嫉見權勢則趨

宋太祖後池對新月召學士盧多遜賦詩因請韻曰些子兒多遜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有人識周僕射頭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

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夫經德不圓君子之操若談諧雜穢以曲自居寧不為盛德之累

史稱哥舒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及戰敗為祿山所擒乃俯伏謝罪忍弗能死明於春秋之義者固如是乎

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杵知有人家在翠微近許黃門云黃犢出林知有村語更工警鄭繼之深賞重焉

居官之病在於矯枉過正天下未嘗無賢境內賢士大夫正可與洛議賴以替襄者也曲意以徇之固不可若壹意拒絕而裁抑之俾反出細民下亦非持法之平者也

荀爽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榮達而遠古今稀有第其應董卓之召有媿於申屠蟠多矣

蚊蠱之毒螫未如豺虎之吞噬豺虎之吞噬未如豪強之并兼豪強之并兼未如貪殘之橫

取

王元美嘗賦梅花見贈云未論詩句清堪北情  
性都來似趙郎按唐郭令公嘗令韓幹為其  
子壻趙縱侍郎寫真又請周昉寫未能定其  
優劣趙國夫人歸省公問何者最似答曰兩  
画摠似前画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  
情性王之用事真切如此

賈島以輕狂不遇歸怨於時宰裴晉公作池亭  
島識之云破却千家鑿一池不裁桃李種薔

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斯言  
以慨世則可為晉公而發則非矣島之恣肆  
如此其為時所擯固宜

李清菴曰身心為鼎爐丹書云先把乾坤為鼎  
器次將烏兔藥來烹乾心也坤身也烏兔  
月陰陽也今人向外面安爐立鼎者謬矣斯  
言足以破千古之邪妄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吟曰茸毋初生認禁烟無  
家對景倍悽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

涕淚漣夫以萬乘之尊流離至此良可哀矣  
君人者可弗鑒歟

柳渾詠牡丹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  
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世  
之華而鮮實者聞此能無汗顏

金人入洛戒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  
其棺盜謝達犯惠州葺蘇軾故居致奠而去  
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奸邪設心反  
夷狄盜賊之不如吁可慨也

天下惟凝重者可與任事而輕率者不足與有  
為故宋元君召畫史有取於解衣盤礴都鑒  
擇壻屬意於坦腹東床

聰明聖智父不能必之於子富貴利達臣不能  
必之於君謂有可必者殆闕於天道者也  
謂天難知則曆數可得而測之謂天可知則聖  
人不可得而周之

善寫照者求諸神不善寫照者求諸形求諸神  
則庖丁之技也精於是者其惟周昉乎

林和靖詩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  
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嗚呼若  
司馬相如者真逢君之惡哉視適有餘愧矣  
右和靖書壽堂壁詩也古人謂墳為壽堂今以  
稱人之母謬矣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應制賦海東青云雪翻  
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  
規諫却憶當年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御  
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

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  
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  
我太祖天縱聖明固非唐太宗敢望而若  
宋之直言唐之隱諷皆無媿於鄭公者即此  
一事可見當時君臣相得之盛

章惇罷相謫雷州過南山寺倚檻看雲曰夏雲  
多奇峰真善比類僧言有一詩章使誦之曰  
如烟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  
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章知其已識也

默然去之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  
夫人之所以樂富貴而惡賤貧喜壽考而忌短  
促者惟其有欲也善夫呂覽之言曰夫無欲  
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其視有天下  
也與無立錫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  
子同故思安其心者必先去欲

唐雍陶詠白鷺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  
未知宋謝無逸詠蝶狂隨柳絮有時見飛入

梨花何處尋明袁凱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  
雪滿梁園尚未歸三作似相祖述而工警亦  
伯仲

三代而下惟漢高可與權是故雍齒可封不必  
以直報怨也丁公可戮不必以德報德也然  
而去王道德壞矣

老卒以片言領張循王五十萬之海外田易獲  
重利以歸再遣則辭弗往其智計詎出陶朱  
公下哉然循王因老卒一言遂畀以五十萬

弗疑亦可謂知人善任者

宋劉穆之曰覽訟牒子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  
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隋劉炫左畫圖右  
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世間  
有此異人乎或傳者之過耳

陶辭園曰涉以成趣涉如涉獵之涉謂目涉之  
也或以園非水不可云涉遽改涉為陟何其  
妄下雌黃乎

苻堅伐晉大敗於淝水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

兵齊沈攸之率眾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  
聞城外鶴唳亦以為軍聲真破膽者歟

匹夫稍一得志媚者贊揚之不暇以新莽之威  
權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宜矣惜也  
才學如子雲亦著論以美之喪終身之節貽  
千古之譏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為爾寂寂為文景  
所笑齊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輔嘗嘆曰為  
爾寂寂鄧禹笑人溫尋卒融亦被收夫人不

務脩德而徒急於顯榮天其與之乎

兒子豚犬此忿詈之辭耳今人動以稱其子曰  
豚兒或曰小豚曰小犬大謬夫人於子孫不  
以賢人君子期之而故畜之以狗彘豈得為  
義方之訓乎

今夫醉者醺然喜者解頤怒者色變懼者唇青  
愧者赤汗由中達外如鼓應桴

菱花開背日菱花開向日故菱寒而菱煖其所  
感者殊也

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為榮

王獻之嘗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  
盜驚走

後漢王良東海人為司空司直妻子不入官舍  
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  
受書良妻曰無書恢嘆息而去若良者所謂  
苦節不可貞非耶

武后時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亦著獻於  
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  
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樊佺崇邪真貽  
笑千古矣

芝圃叢談卷之四終

芝圃叢談卷之五

陳搏為河南太守嘗遣從吏召善書吏於前治  
私書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書數百紙親跡  
各有意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  
人形像常置坐側隋煬帝嘗愛柳絮刻木作  
習像每飲酒嘗置坐隅二主所為殆與夢卜  
求賢者異矣荒淫若此其亡也固宜

李斯嘆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  
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斯既為是言奉  
身而退奚不可者乃阿順荀令導主嚴刑知  
進而不知退知禍而不知避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

蘇秦之遊說也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張良之  
祖擊也不惟自免而并免其客謂秦之智  
也而良若乎

韋應物答人求橘詩云憐君病後思新橘始摘  
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  
林霜夫橘產洞庭美矣然非霜後亦未可食  
是以君子貴脩德以需時也

謝夫人問太傅何不教兒謝曰我常自教兒夫  
人能教子以身固為善教然必身範克端而  
後為子者有所視效若自行邪僻而異子之  
能賢是猶立曲木而欲其影之直也胡可得  
乎

人不患無才患在恃才若禰正平者自不容於  
世似難盡答於曹黃也

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為君人者發  
也夫以萬乘之尊猶不可以享此樂今之富  
人子大半若是如之何不敗且亡也

著述貴在簡而當質而不浮若徒搜奇以顯已  
宏博標異以炫人聽聞高論以詆毀聖賢輕  
訾名宿龐雜繁蕪妄意藏山不堪覆瓿

虞伯生云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  
至於蘇黃而魏晉之法盡矣及吳興趙子昂  
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直吳興體耳非  
晉書也良然

宋陳同父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生自謂得正  
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  
世皆安于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目拱手以  
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此言誠中當  
時之弊矣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之  
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曰身既事十主  
女亦配九龍聞者為之捧腹

唐鄭仲賢送客詩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  
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命意雖善然造語終欠渾融竟是晚唐聲響  
曠者之於聲目而未之耳也盲者之於色耳而  
未之目也昧者之於聲色耳而目之矣未之  
心也正其心而俾聰暗不淪於邪惡微君子

其孰能之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

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

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

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

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編修

宋賞花釣魚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太多之

謔予意遲徊可用唐人有車馬繫遲徊也胡

元瑞見與予合且謂上五字誠工即徘徊百

押不妨愈出愈奇不爾即個字百易無益也

其知言者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議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

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

御史人君耳目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

大夫當白誰也壯哉至忠之言視承望風旨

者不啻河漢矣

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

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

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

四樓于南京以廬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

也如此新話作詩者亦不可不知

宋洪景廬知舉試卷中有用董公遯說事誤以

董公遯為三老之名主者大笑此事客或有

之若歐公主試扣簾問老婦者吾未敢以為

然或記傳者之誤也

隴右記云武都紫水有泥色紫而粘貢之用封

璽書故詔誥謂紫泥封

歸崇敬奉使新羅至海中流風濤迅急舟船壞

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

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一念之

善轉禍為福捷於桴鼓有如此者

古之人有懿行可稱而名不聞於世者若魯之

兩生獻子之三友江上之丈人陳留漢陰之

老父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南公董公韓生輩

史皆失其名可為深惜

漢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

歸鄉里道逢友人升曰德之不遇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有老父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齊范元琰見人盜其園松元琰遽退走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復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

一鄉無復草竊疇謂厚德而不可以感人哉善觀人國者觀其始興而已唐文皇雪恥除凶之詠開一代之詞章宋藝祖開門正心之喻肇一代之理學然而唐之雜夷也宋之削弱也亦似二帝有以基之何哉

今夫人之失意者必怒而亦必遷怒也大醉者必詈而亦必漫詈也貪欲者必求而亦必妄求也皆心為氣役而不能自持也

今夫雞之司晨也狗之吠夜也鵲之警露而鵲

之呼風也豈有所拘迫之哉其天性然也然則人子之孝也人臣之忠也女之貞而婦之烈也詎匪其天性然乎

漢朱劉平遇盜扶其母奔走兄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還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遂去不顧夫仲女匪宗嗣所關視已子輕重懸矣乃忍於棄其子是不仁也違母之命是不孝也不仁不孝何以為人乎此其失尤甚於鄧攸矣

宋徐通暮年方得特奏狀元作詩云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宴上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醉後看夫晚暮遇時正當喜行其所學也乃徒留意於平康而看宮花於醉後何其志趣之卑也哉

或問楊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愚意雄不過大言以欺人耳當雄之時安所得賦千首乎脫或有之而皆可讀者乎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或譏其費日杜曰精其理



者足以大裨聖教夫聖教網紀人倫經緯天地奕何事也而足以裨之乎杜直強詞已矣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其不可避乎則自孔子之微服以至范蠡之五湖張良之赤松梅福之掛冠有避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後聽於天斯可以言命

胡元瑞云賓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啓皆以捧檄負米為言至裴行儉辟為記室則辭以母老不堪遠行

情致酸楚詞旨真篤即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答半千論以干進則守道不回凡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元瑞可謂公論矣駱答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奉母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為浮躁淺露何耶

雖然裴之論駱固未必當矣但其士先器識之語實千古詞人藥石未可盡非之也

晉世士人皆尚虛無而裴頗作崇有論皆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卓哉二子其不同乎流俗者矣

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為博士榮寵殊常矣而晚節淪落君子惜之

汲汲於名者猶夫汲汲於利者也然曰疾沒世而不稱則為名之人聖人猶有取焉何哉蓋人而為名則必植德勵行脩檢節而謹廉隅

特不無矯枉過中之弊如鄧伯道之棄子阮宣子之焚車不可以訓然其于禮義之閑未嘗踰也故君子猶有取焉若孳孳為利者將無所不至矣詎可與之同日而談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曰彼何人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慚夫富貴貧賤何族無之若以

賤貧爲恥而輕棄焉如倫理何如祖宗何處  
富貴者必以此翁爲法可也

劉輝發判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  
以養之初范文正吳文肅皆有志置義田及  
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  
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士君子尤以爲難予  
族多貧亦竊有志焉

五代王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  
世宗及宋太宗朝以太子太保罷歸年終四

十二前所未有但其國亡不能死抑弗能去  
蜀參富貴苟取榮名區區早達亦奚足貴哉  
君子慎其所好古之人若葉公之好龍也衛懿  
公之好鶴也王武子之好馬也右軍之好鷺  
也王子敬之好驢鳴也劉伶孔羣輩之好飲  
也此皆所好之偏者是以君子無取焉而好  
德之數聖人所以惓惓也

宋陸靜修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旣異物以奉  
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

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齊明帝以漆燭盤  
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梁  
昭明以飢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贈卿古人之器事不相同而語亦太相襲矣  
唐章孝標下第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  
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杜前歸連雲大  
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  
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章意怨而不怒故  
足以感人而梯進也若賈島之刺晉公幾於

詈矣固宜其終不遇也噫

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此石曼卿  
詠松之作也蘇長公誦以譴妓其人之雄偉  
可知

士君子平時皆知排斥異端至於疾病旱澇則  
必仗黃冠浮屠醮獻祈禱豈謂吾儒之誠反  
不能感格乎是何其果於自輕而信道之不  
篤也

項羽廟災有人作詩曰羸秦久矣酷斯民羽入

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羽誠有靈聞此言亦當汗赤

世代遼遼英彥通興文章要害處悉為古人占盡文之必以西京為的也猶用兵必準孫吳而吾特以心運之矣如必自出一機軸猥云自我作古以炫奇新恐難擅雕龍竟成畫虎宋通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短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歲饑民餓豪家不以其故損奢世亂國危賊臣不以其故悔禍安危利災亦獨何心哉負薪而反其裘識者知其害不遠矣

宋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為之事耶弗許當時為二公者第言館職非典刑獄之官可耳乃謂賢者不當為此然則臯陶之為士師張釋之于定國之為廷尉豈不皆賢者哉固宜

神宗之弗從也

閻立本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十日不能去歐陽詢見索靖所書碑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古人於技業篤好精專如此此其技所以大過人也

唐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楚假溫庭筠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又

嘗傲宣皇於逆旅其識相國無學也曰中書堂上坐將軍溫之浮薄如此殆與賈島之脫宣宗而毀裴度者如出一轍矣又何怪夫世之以無行目文人哉

成敗得喪之相為倚伏也若循環然使皆成而弗敗得而弗喪則金張許史陶朱猗頓至今存可也彼既弗能久存而夫人斤斤然以成敗得喪為欣戚詎弗愚甚哉

北史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卿更須讀書

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百萬斯人也而可與言哉

駒小馬也蟻曰玄駒黑鯉亦曰玄駒夜光璧也螢火一名夜光月亦名夜光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莫難黃色珠也扇之奇巧者亦名莫難芙蓉芙蓉也劍曰芙蓉山峯亦曰芙蓉肥遺蛇也見則大旱英山有鳥亦名肥遺食之已癘玉樓天闕也道家兩肩亦謂玉樓似此頗繁難以殫述

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恢乎有容矣學者能是亦養德之一端也

人之賦性有偏急者要須力學以涵養之魏王思為司農卿性躁暴嘗執筆方書有青蠅飛集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以手揮之不去投筆于地踏壞拔劍逐之殊可笑也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斯言雖過然曰惠

休淫靡情過其才則鍾嶸亦病之矣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無忘此至論也漢張蒼當斬王陵救之及貴以父事陵陵死而蒼相每洗沐先朝陵夫人然後歸家唐崔湜坐罪當死劉幽求張說力救免之及湜相而陷幽求逐張說二人厚薄相去奚啻霄壤也卒也張蒼壽踰百歲而崔湜身罹大戮亦其報與自心先生曰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恥又曰立身

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和不

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取下皆至言也

晉石虎之於楊軻也微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于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適傳耶虎悅其言而止夫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客亦豈尋常之虜哉而若道集者亦可

謂善進言矣

魏文帝與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絳樹宋臘二人名或以絳樹為舞名者誤矣

醜穢可惡以延生則修德者廢矣智術可以得衆則行仁者怠矣粉飾可以取名則敦實者病矣

北史崔罔戒其子曰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侵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

可不誠歟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於朝集會同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夫十室尚有忠信羣公聚首豈皆無可與言者乃反與騶卒語孝綽可謂傲放鄙夫矣

胡銓乞斬秦檜被貶廬溪王廷珪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

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耶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廬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然其大節精忠燭乎與日月爭光霄壤共敵者則固無弗同矣孔光不言溫室樹素梅端謹乃不恥與董賢共事阿附取容患得患失張文潛詠云試問不言溫室樹何如休望董賢車其詩中鉄鉞哉

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傳延年菊也見本草如此用事亦覺妥而新

芝園叢談卷之五終

芝圃叢談卷之六

閩中趙世顯輯著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然則勿用勿勞可乎

曰去其太而可矣

宋太宗聞郭忠恕召入館于內侍竇神興舍  
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剃其鬚神興驚問之答  
曰聊以效顰耳神興怒白之除國子主簿忠  
恕病狂喪心至此乃弗罪而反官之何耶  
天地何如為心哉宋值金元生靈之受禍極矣

聖祖開基未忘殺戮猶謂治亂用重也成祖  
稱兵建文遜位死義之臣乃有城至十族者  
腥膻既清殺機尚未消歇天地何如為心哉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樂利非樂忘樂  
利為樂有味乎其言之也

麒麟鳳皇其性善也梟獍蛇虎其性惡也氣子  
亦理哉

王婉容從徽欽北去結罕見之求為子婦婉容  
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傍可謂英烈矣宋子

虛詠史詩云貞烈那堪黠虜求王顏甘沒塞垣  
孤墳若使隣青塚地下昭君兒亦羞噫

豈特昭君羞哉李陵衛律輩無弗訛類矣

鷗峰子曰余觀世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  
於貨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  
必歸愚夫彼蒼之主張吾人何若是謬哉吁  
有齒去用此乘除之恒理也而奚謬之有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  
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麾

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野無蚊蚋則露宿者怡矣箐無蛇虎則山行者  
適矣國無貪暴則耕鑿者嬉矣

冒風以涉江靡弗懼也避暄而就蔭靡弗愜也  
際變而宅憂靡弗悲也酣宴而徵歌靡弗樂  
也豈人情之頓殊所值之時異也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唐  
韓偓詩有驚兒咬翅雌黃嘴鳳子輕盈粉膩  
腰正謂蝶也

雲未嘗有香也。盧象云：雲氣香，流水雨未嘗有香也。元稹云：雨香，雲淡，覺微和。李賀云：依微香雨，青氤氲雪，未嘗有香，而太白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柳本無香，太白云：風吹柳花滿店香。枇杷與竹亦無香也，而子美云：枇杷樹樹香風吹，細細香想數物與花氣相間，風至各聞其香耳。曰：風從花底過來，香是亦一證。

唐寅題畫菊云：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疎籬曲

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其流落不偶之懷，於此詩盡發之，亦可悲矣。

吾鄉鄭蒲澗禽言云：快快挿木，清明穀雨天氣和，田中水滿木好挿，轉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挿木，此猶是曩時事，今則無日不催科，不問禾之曾挿與否矣。

高季迪詠卓筆峰云：雲來初潑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意穩而語俊，或以太著題議之過矣。

劉夢得曰：於竊鉢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搬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元章，殆二於融者乎。

操漢賊也。橋太尉玄語曹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子？夫不知操之逆志而許以安民，操豈安民者哉？謂玄知人，吾不信矣。

孔極侍郎朝回，避雨於一叟之廬下，延入廳事。

烏帽紗巾，逢逆甚恭，因備酒饌。一精好孔公，借雨衣，叟曰：某寒熱風雨俱不出，未嘗置雨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紹興間，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屠只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此鷺鴨諫議也可。當龍虎大王，蓋當時虜中有稱龍虎大王者。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坑焚激於誹謗，黨錮激於清談，新法之禍，臺諫

激之白馬之禍清流激之禍生於激何代不  
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羣然和之卒之不可收  
拾則所傷多矣世之能言者慎旃

劉齊賢爲人方正唐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  
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  
鵝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  
豈捕鵝者耶卿無以此待之若高宗者可謂  
能知人矣

劉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其爲狗羹也  
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  
此爲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  
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弃  
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  
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群  
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  
譏乎

段成式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

多聲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  
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疔衍氣多  
仁陵氣多貪此亦道其常耳要之人稟陰陽  
五行之氣以生未必盡爾也

李安義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  
牛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昔揚  
子雲以富而無禮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  
之牛然則安義之喻非過

傳慶方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

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  
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殲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疇謂淫富而可恃乎

白樂天題繡女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  
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亦  
有情致

桓玄篡位登御床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  
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汶水  
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



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呂文煥遣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  
龍即席為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恨  
付哀絃夜深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何別船  
呂見之大慚龍蓋識其負衆而降元也

元主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  
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矣及大明兵  
至而元亡數之先定也如此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與之飲博取骰子擊盆

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逢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壯哉全昱之  
言唐室諸臣視之不有餘愧乎

嶺南有驛名翠嵐往來者多飼馬堂上吏止之  
不聽乃題壁云犬馬本非堂上畜莫言郵舍  
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聽鶯聲可奈何  
聽鶯聲者蓋昔人為驢喫牡丹賦云展似鐵  
之雙蹄驚回蝶夢聾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

詩言本此吏亦黠矣哉

工伯厚云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  
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其師盧植鄭玄  
之於馬融也噫冰水青藍賢者固常有之而  
來不拒去不追亦豈虞其累乎

謝石善相字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上書一  
字令測曰土上加一王字也終當王天下及  
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术又來後果再至

馬援嘗謂賓客云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

壯凡殖貨財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真有道者之言哉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更為詩託云沈  
約作訥嘆嗟稱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唐李邕常不許蕭成書蕭乃詐為古帖令紙  
故持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贊美誠以實  
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噫世之貴耳  
者獨邕訥乎哉

唐詩還梳開掃學宮敬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

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開掃妝唐末  
宮人髻名亦猶盤鴉墜馬之類是也

元處士王紹文示子孫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爲之害人之事雖戲謔中一念  
不可妄發此語宜書之座右

司馬太傅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謝尚書石因  
醉爲委巷之歌王孝伯正色曰居端右之尊  
集藩王之第而大肆淫聲欲令臣下何所取  
則大抵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人胡可以不慎

### 威儀乎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  
致者惟揚廉夫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諸路  
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  
衣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廉夫作  
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  
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  
知其不可屈遂不強留

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

紙使其姪錄之當奇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  
書問何字丞相熟視詎云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此真可爲笑資

周長孫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雅好賓客接引  
忘疲自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  
歸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留之夫澄不自勝孟  
而喜人酣暢惓惓愛客極意留歡澄亦奇士  
哉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

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  
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  
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  
坐客大驚詢之始知其爲義山也

謝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  
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  
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  
能屈夫談對何關婦人事道韞乃不勝技癢  
突爲小郎解圍越禮甚矣縱能屈客亦莫以

稱哉

天下莫柔於風然而飄瓦石拔大木發大屋者  
惟風能也亦莫柔於水然而藏蛟龍載萬斛  
懷山漂郭者惟水能也疇謂人之柔也而可  
忽乎哉

甚矣貪之為害大也飛鳥弗啄則虞羅虛張矣  
遊鱗弗食則網罟空施矣虎豹弗噬則陷穽  
徒設矣惟其貪也故不免焉噫

王義方將彈李義甫之奸以問其母母曰昔陵

母伏劒成子之義汝能盡忠吾之願也雖死  
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華州司戶參軍桓彥  
範謀誅張昌宗張易之以白其母母曰忠孝  
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賢哉二母其有光于  
史策多矣

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  
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韓愈曰吾師  
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  
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人

之恥相師者亦惑矣

吳程普願以年長數凌侮周瑜折節客下終  
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  
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此可為處已  
處人之法

謝超宗為義興太守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  
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煖矣其見重如此

治亂用重古之經也如必曰懷之以恩俾其自

化是猶以鄉飲之禮理軍市也夫天地之大  
德曰生而猶不廢霜雪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而必曰齊之以刑如使刑而可廢則四凶可  
以勿罪防風氏可以無戮少正卯可以無誅  
而聖人之所為皆無足法乎

王伯厚應麟曰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  
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  
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卒過七十者乃奉書  
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唐德宗聽政之暇博覽羣書一日問宰臣古詩  
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  
卽今之脫釧也真詰言安妃有斷粟金跳脫  
是臂飾人君而能務學窮理其於政治不為  
無裨而或泥帝王韋布之說迂儒哉

唐李益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道路難磧  
裏征人三十萬一時迴首月中看宋柳如京  
鳴骹直上三千丈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  
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命意頗同而聲

調迥異此唐宋之所以分也然柳詩在宋人  
中亦不易得

唐伯虎作小畫贈陳憲使題其上云紅樹林間  
飛亂雲白茅簷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遙處  
難說於君盡與君情致灑然殊可愛玩

夏尚書公原吉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或問公量  
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  
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然  
何曾不自學中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使交趾瀕還國王瞋  
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已  
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  
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存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  
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祖  
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  
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善夫樂廣之言也曰名教自有樂地何爲乃  
爾惜諸人之迷而不悟也

人主之逸豫恒起於承平天寶中天下無事選  
六宮風流艷態著名花鳥使主宴然實一開  
遂若火然泉達弗可禦止而卒以基播遷之  
禍悲夫

史有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  
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詩卽云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

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着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聞謗而怒者說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說佞遠矣噫世之不以謗譽為喜怒者幾何人哉

詩采葑采菲草木疏云葑蕀菁也郭璞云今菰菜也按江南有葑江北有蕀菁相似而異人之生也必學以資之教以成之不學而知不教而善者千不得一也故曰必恃自直之箭

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水千世無輪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欲成人者當三復斯語矣

唐僧貫休以詩謁錢武肅王頴聯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愛其詩遣人謂改州為四十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間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去入蜀休亦可謂守志不回者矣

甚矣問之有裨於人也以夫子之聖入太廟每事問至其稱舜之智曰舜好問文子之文曰不恥下問故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老子亦云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甚矣問之有裨於人也

人之學貴有用無用則豺鹿之儔已劉子云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蘇子瞻云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戲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淵明殆任真而達者耶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乎哉

漢和帝時南海獻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菴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一時明良流德遠矣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之知也舊所知者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疲乎與之執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此與綈袍事絕相類彼待以不死而此酬以祿位其報德均矣

周家不獨曆數之長聖賢繼作而其壽考亦世所稀文王壽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告老出入且百歲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傳稱召公百八十穆王五十即位任位五十五年總而計

之得百有五歲歷世壽考如斯天之所以福周家者何其厚甚哉

孟子謂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非以不仁而得之者乎然不二世而亡則雖得之必失之矣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氏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僎坐于賓東尚爵也

墨庄漫錄云兩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于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夫花之可賞不貴其多如牡丹者少則一枝多則數朵即可邀歡對酒娛目暢懷如漫錄所云大是兒戲且使滿屋盡花亦有何佳况乎

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為女子者可不慎歟

白樂天為蘇州守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人目之為白公檜以况甘棠焉

王義方為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未酬直親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此佳樹非他物比召宅主付之錢四千人好立異以買名類如此

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明王旬字子宣作宮詞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俞友仁見而大悅遂以妹妻之皆二十八字媒也楚之興也簞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故君子去泰去奢

醉人無夢酒亂其神也竊者必懼神搖於中也奕者多迷神役於物也盲者多察神清於內也視日者多眩陽氣盛而神奪也故善攝生者必先養神

齊景公好馬命画工圖而訪之殫百馬之價暮年無得焉按圖索駿景公之謂也

唐劉訓京師富人也梁氏開國常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家黑牡丹也守財虜不

### 殺風景甚哉

予嘗夢中得句觀古人夢中詩亦殊有佳者如許渾登崑崙山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皆可誦

王充著論衡蔡邕得之珍秘以為談助或謂充無甚高論曷以見珍細讀其中精見卓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殆匪隨聲附和者宜其見取於中郎也

芝圃叢談卷之六終

松亭晤語序

松亭晤語序

松亭晤語序

松亭晤語序

松亭晤語序

近世士大夫退居田間日僕僕然爲子孫脩牛馬之役曾不知天地之爲遽廬而其身之若寄也間有泉石操觚藩牆置筆勒成一家言思以藏諸名山則相與目笑之謂夫夫也嗶嗶好古奈何土苴稷菽而欲釜鬲禹餘糧哉嗚呼此局夏虫之見耳余同年趙仁甫氏自挂冠歸避置掃軌結社賦詩立索靡所不探著述幾於充棟間嘗出松亭晤語眎余因

得而卒業焉上而分予之數中而得失之林內之理性宣情外之紀物訓世言天徵人言古驗今於宇宙之間則備矣若夫松濤方靜午夢初迴車馬不喧羲皇可邈機息於無營之圃神棲于常澹之鄉一手是編行吟坐嘯良可以悟莊生之道遙而洞老氏之止足哉昔宋洪景廬著隨筆傳入禁中時壽皇穆清之燕屏絕珍玩垂注簡編見而喜曰大有好議論今仁甫所著豈遜景廬儼亦有傳禁庭

而備清燕者乎當不後壽皇之愛隨筆矣詎直觀省之助足裨於士大夫也  
萬曆丁未冬月之吉年眷弟林材撰

林材字後岡縣人嘉曆進士

天啓中任知縣道改修





松亭晤語卷之一



趙世顯仁甫撰述

秦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亦不覺膝之前席不特文帝之於賈生也惜鞅綽言霸術賈誼論鬼神若敷陳王道人主亦未必樂聞矣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掾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

公何遽恠哉逢卽檢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噫上下之不交久矣若趙之自重衣之禮賢皆足為法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今川貴主司亦多婦人主事當事者不可以其女流而忽之也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告歸留一絕末

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予意作孤却一溪雲更勝

李庭訓詠公孫弘云古來好士數平津我道平津未必真一箇仲舒容不得不知開閣為何人仲舒出相膠西實弘有以忌之使弘聞此詩亦當愧服

愛人而不可為也天下可以無仁矣利人而不可為也天下可以無義矣仁義既不可無愛利之施胡可已也

正月一日為上日見玉燭寶典杜簡薛華醉歌云開筵上日思芳草蓋正月朔日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餓渴甚矣夫驢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座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求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韓鍾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夫疾行宜無善跡今三子以立談之頃矢口成章思敏語精真奇品也

昔人詠鄰舍云井泉分地脉硯杵共秋聲下句欠切又云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似矣然太着相予嘗得句云戶外分垂柳牆頭過落花頗自謂無愧於古人

物之貴者人亦貴之非人貴之也物自貴耳物之賤者人亦賤之非人賤之也物自賤耳夫

人慎勿自賤哉

張在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噫牡丹之愛舉世皆然貞栢縱耐歲寒孰知而孰好之耶可以為世道一慨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窓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只二十字情景躍如可愛可玩

我明最號該博者無如丘仲深揚用脩王元美

陳晦伯胡元瑞用脩著述甚盛若詩與文則元美元瑞其卓然者

或病揚用脩撰述率多訛謬胡元瑞曰揚子蚤歲成滇罕携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其論公矣

牙人之牙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為牙因訛為牙理或然也愚意二家貿易物價之低昂多寡皆在其齒牙間則稱之為牙於義亦當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為對無一合者試目如此亦太奇僻矣

吾閩自楊文敏公拜相之後百六十餘年寥寥無步武者茲丁未夏六月予同年葉進卿李爾張一時並命實異數也二公生平體國之公誠持身之嚴正操履之潔廉如出一轍葉相度慨然李相才卓絕謀斷相資同心一

志以輔佐 聖明于二公端有望焉

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就中當以皇甫冉為第一冉詩云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渾成流麗直逼盛唐近閱胡元瑞執林學山見與予合揚用脩却取王無競何也

李憲副題閩都閩王勝卻金亭詩云懷金相送獨能辭高構華亭照路岐不比當年胡刺史平生清節畏人知胡刺史胡威父也清畏人知今王之建亭則惟恐人不知而其邀名甚矣雖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王亦未可少也

宋時閩中風景多見詠題呂伯恭詩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窓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謝泌云湖田種稻重收穀山路逢人半是僧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今人文十倍于昔僧寺十九額

廢七塔僅存其二異端消歇而文教大興實吾鄉之幸也乃好奇者往往招遊僧而富家每營佛刹詎非名教之罪人乎

謝臯羽詩警拔奇峭大有唐人風骨鴻門宴云火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鵬鷄浮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長吉復生亦當心服林欽侍御嘗訪孫一元山人孫留坐竹下贈林

詩云清泉長日漱潺湲多史幾冠訪竹關自笑道人迂野性相逢先問武夷山詩思清逸絕無塵氣其多史幾冠之句頗譏林有貴倨態夫山中喝道誠為殺風景矣予獨怪今之士大夫既謝事林居乃章服不離體以角巾野服相過者十不一二貴倨之態退而愈甚老而不衰誠可歎也

杜甫之才雄李白之才逸孟浩然之才清王維之才俊白居易之才淺盧仝之才俗溫庭筠

之才豔李賀之才詭學杜李孟王不至不失  
為雅逸之士餘子猥瑣縱學之而成要亦無  
足取者是以君子慎所學

嘉靖壬戌馬司徒公森平衛軍之亂顯時弱冠  
為諸生有詩紀之云衛士如雲倚劒喧風塵  
乍起海天昏歸來疏傳名偏重老去汾陽望  
愈尊即喜冰霜消虎帳仍看鼓角靜轅門元  
功未食天朝報芳聞應知萬古存久而忘之  
近見高子元鶴訂私抄徐興公榕陰新檢俱

載是詩因錄出馬公今報功亦有祠矣

大丈夫可使人親不可使人狎可使人愛不可  
使人媚可使人敬不可使人畏可使人相忘  
不可使人忽可使人倚賴不可使人假託可  
使人推崇不可使人忌

世道之壞也其佞人致之乎愛人不以德而以  
為愛也狗人以非禮而以為恭也掠美市恩  
而以為惠也

香奩集率以為和凝所撰而託名於韓偓者予

覽僅集亦多有情詩淫媒可鄙宜扣以香奩  
託之也晚近世英俊之士不修端行輒肆荒  
淫徂往以挾妓為風流贈妓為高致得非聞  
偓而興者乎是可嘆也然此猶謂綺年血氣  
未定耳乃有頭童齒豁溺意市娼譙聚之間  
非是人弗樂者何以訓子若孫宜家範俗

劉越石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二句名字  
互用此最惡劣不知揚用修何以稱焉

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揚

貴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專擅縱淫  
馬嵬之死晚矣

趙季仁謂羅大經曰予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  
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  
間好山水大經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  
過耳此最確論

黃魯直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  
蕙而一蘭也噫為士大夫者聞此言可以省  
矣

書籍謂之卷者蓋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  
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其後以卷舒之難因  
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簿帙以便檢閱徒  
存卷之名而已

宣德間慈溪有一令初至謂群下曰汝曾聞臧  
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  
自幼讀書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為  
之默然

王摩詰老將行云恥令越甲鳴吾君越甲至齊

雍門子狄死之曰為其鳴吾君也事見說苑  
或改作鳴吾軍殆未深考

孟浩然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常建夜久潮  
侵岸天寒月近城句法雖同而孟入化境

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  
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  
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張太后  
崩權傾中外歲已巳北虜入寇勸上親征  
乃沒土木之難夫宮教職以訓女官固非盛

世事以儒官而肯就宮其薄劣無恥甚矣斯  
人得志貽國家禍固宜

王建當窓織歌云當窓却羨青樓娼十指不動  
衣盈箱羨作笑為長青樓娼何足羨乎

韓偓字致堯按列仙傳偓食松實嘗以松實  
遺堯偓字取此而唐書與諸記載悉譌為致  
光萬姓統宗作致元失之愈遠矣

有周行可者再娶陳成玉賀以詩云十分春色  
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裏來可是東君勤愛惜

烟簾乘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以此嘲之陳  
亦可謂善謔矣

宋白玉蟾送王秀才集句云富貴必從勤苦得  
名位豈肯卑微休勸君更盡一盃酒與你同  
消萬古愁語意渾成略無痕迹

劉基初謁太祖賜食詢其能詩因舉班竹筋  
令賦之基云一對湘江玉細攢英皇曾灑淚  
痕斑太祖笑曰秀才語耳基續云漢家四  
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太祖大悅味

基之言自負不小而千百年鼎祚定於邂逅  
言語之間基殆異人乎

濬公之楚歸州市中說法州守惡其惑眾執之  
令供詞濬云家住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  
花紅予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  
住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于今不在  
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守異而釋之後竟  
不知所往

張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

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鞦韆影  
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按子野湖州西溪  
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道  
舟度湖中景況宛然在目尤可愛玩

吐綬鳥名錦帶功曹鶯名天女又名金衣公子  
鵲名神女雀名嘉賓蜻蛉小而赤者名赤衣  
使者一名赤弁丈人猿名嘯猿軍羊名髯主  
簿亦名髯鬚參軍狐名玄丘校尉獬名內黃  
侯烏鰂魚名白事小吏龜名玄衣督郵鰲名

河伯從事鼂名河伯使者鰭魚名河伯健兒  
又虎稱虞吏狼稱當路君麋稱東王父鹿稱西  
王母狐稱成湯公鼠稱社君見抱朴子又狐  
稱阿紫蠻人稱虎為羅羅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之弘還之問所欲  
弘識其神人也曰常苦若耶溪載薪為難願  
旦南風暮北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為然  
人呼為鄭公風唐詩挂席樵風便本此

弇州山人曰自東方曼倩陸沉金馬為大隱朝

市之說其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  
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  
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修鍊見蜀  
檣机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  
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何點  
與弟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愚謂隱者忘情  
當世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若有意  
求聞詭立名號者皆隱士之罪人也烏足述  
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

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此魏野謝冠相公  
見訪詩也于每誦之未嘗不嘆魏之高逸冠  
之愛才古今不多見

白樂天詩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  
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絕惱嵇康索報書按嵇  
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  
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蓋嵇正懶於答書未  
嘗索報也今日絕惱嵇康索報書白誤矣

七月七夕牛女二星會於一處世俗遂有織女  
嫁牽牛之說訛以傳訛無所底極騷人墨客  
播之篇章傳之千古真可笑也

揚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云人無  
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今日四知臺下  
過馬頭猶自起清風噫使揚當日而受其餽  
未必能安享於一時而其辭之乃流芳於奕  
世雖震非為名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矣

古今記載之最誣妄者無如銀河之聚合天台  
之奇遇高唐之夢思其事率淫媒荒唐第膾  
炙人口故人喜談而樂道之予蚤歲好奇亦  
間有篇詠茲覺其妄不足傳也

好名者有所不為也好利則無所不為矣人而  
至於無所不為而其去人道遠哉  
人之充腹所需幾何也而汲汲於求田容身所  
需幾何也而惓惓於問舍甚至計奪諸人以  
自利焉罔種福田而身為怨府樹荆棘以遺

子孫智者固如是乎

古之多壽者錢鏐其選矣前此則舜年百有十  
歲老聃二百餘歲周穆王周公皆百有餘歲  
召公百八十歲見諸史伊尹年百有五歲見  
竹書紀年太公百有十歲見金石錄後此則  
魏竇公為文侯樂官至漢文帝世猶傳樂記  
二百八十歲見張懷瓘書斷范長生始事昭  
烈至李特時猶存百三十歲見華陽國志羅  
結為侍中百二十歲見魏史李元爽百三十

歲見白樂天九老會涪陵譙定百三十歲見  
蜀志既壽而康皆不易得也

接引後進獎借英才是吾儕第一要務凡有所  
長者必不可使之沒沒也昔楊敬贈項斯詩  
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  
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此可以為法  
唐王勃能文請者金帛盈積人謂勃舌織而衣  
筆耕而食吾聞見人有善詩文及工書者往  
往坐而白索焉應之稍遲不怒則懟得之以

去亦未必知所重也使勃生於此地此時欲  
倚舌織筆耕凍餒烏能免乎

史筆最難今有事出即時而彼此言之不無同  
異者矧夫羅八挺于寸管詳千載于畧刻烏  
能免於掛漏舛錯乎

僧願可詩云琴到無聲聽者稀古今惟有一鍾  
期幾回擬鼓陽春調月滿虛堂下指遲蓋傷  
知音之不易得也語意含蓄不露所以為佳  
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

有尺素書按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  
謂烹魚亦譬況之辭耳非真烹也若真鯉魚  
腹中豈可寄書乎

松亭晤語卷之一終



松亭晤語卷之二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堯時有指佞草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見博物志按此即所謂屈軼也彼司言責者與邪佞同朝顧乃三緘其口烏視斯草不有媿乎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按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予嘗至匡廬驗之不誣也爾雅注榮木梧桐也橐鄂皆五陶詩冉冉榮木

結根于茲是也或以為榮華失之

王徽之云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當蓄疑之後偶得所考鏡令人豁然抱懷開朗心暢神怡殆匪獲珠船所能喻也

陸機與弟書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

塗林安石榴也

竹葉間開花如寒結實如麥江淮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歲乙巳予園中竹半花實如前次歲年穀果不登嘗見唐詩云老屋茅生菌

饑年竹有花乃知肇荒之說其來舊矣

襄在蜀中過一郵舍見其屏牆畫一大鳥正未解其說及讀楊用脩紀行詩山遮延鷺堪江流盡鳥亭自注云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又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之奏曰鳥為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為始得畫鳥之義

造物於人富貴無所靳而所最靳者閒與名與壽耳故與之以高貴則必使其經營而奔走界之以盛名則必使其石塞而坎壈或得志於少俊則必盡其年壽間或永年則未能無破缺此天地之大機權而世之英雄豪傑率受其牢籠制使而不自覺噫縱人多智巧亦烏能與造物者爭衡

淳化中綿州貢挑紅犬嘗馴於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瘞瘠見

者隕涕參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館末  
云赤麟白鳳且勿喜願君書此懲浮俗嗚呼  
是犬之知義蓋無忝於唐昭宗之猴矣彼食  
人之祿而忘其君者視此能無愧乎

人之一身攻之者衆第須保守靈臺俾天君常  
泰則外患自消矣

經筵承事張茂招諸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曰  
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觀畫竟不往夫啜茶觀  
畫亦一佳事于盛德無傷也乃堅執不往固

哉且也以折柳細故而禁主上以明堂大享  
而不弔司馬光種種迂腐宜蘇長公目之為  
麀糴鄙俚叔孫通也長公素滑稽然未聞歌  
則不哭之言却中理

予友周汝熙錄上春官時有蒼頭周六者從之  
行汝熙道從一達官借官舫且受其寄託盜  
聞而睨之艤舟嚴瀨夜將午盜突入舟汝熙  
倉皇出走被搶墜水中周六即躍入水持抱  
汝熙出之得不死汝熙創甚六百計承奉湯

藥賴以得全汝熙官終郡丞久弃人間事而  
六今尚無恙嗚呼六其義僕也哉

聖人之所言者言乎不言也聖人之所不言者  
不言平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亦存乎  
其人已

予鄉張司馬經總制七省開府兩浙勞苦功多  
賊臣趙文華視師海上公不為賂為所誣陷  
身死西市天下冤之迄四十餘年厥孫懋爵  
伏闕訟冤冤白復爵贈官 予望 賜謚并

錄其孫 帝恩汪濊敷賁存歿疇謂天道無  
知哉

閩清阮令效嶺南人性好施與尤愛士凡人士  
之貧者悉周之不足則繼以官帑會查覈失  
額論罷行橐只餘七金適遇鄉人客游閩困  
甚無措阮傾橐與之而自鬻衣以行予時率  
同志稍為助乃得發

赤壁之脫全操賊也縱奸宄以竊神器江南不  
至佑胡羯也助黠虜以亂中華天道安在哉

有周姓號古奕者好奕甚佃客每俟其戰酣時求免租無弗許者或告以無衣立解衣與之無吝其意孜孜然惟恐一失手而負也其溺於所好如此

文人之權倖於人主何則華袞鈇鉞在其筆端也然而考據貴實弗實則甲乙淆是耳談也品騰貴公弗公則是非紊是臆說也烏足尚王伯厚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

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胡元瑞曰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習足大可恠也余時不解習足之義讀此了然

論衡辯儒者說麟為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此韓子獲麟解所謂雖謂之不祥也亦宜論衡之言當矣

孫明復曰揚子雲大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然則劇秦美新亦疾莽子鄙哉陋儒之見也

髮日短矣而心則長齒已衰矣而氣猶壯疲於應酬而力於探討怯於貨色而勇於德義此予之所以自信而難以語人者也

道書以一卷為一多佛書以一條為一則吾儒舍已正學反樂用此以為奇正所謂變於夷者也多音周玉篇音卷

漢高祖為項王追急避于井有雙鳩集井上追者以為無人遂得脫及即位每元旦必放雙鳩噫高祖既不忘禽鳥之報矣奈何視韓彭輩之弗鳩若乎

鄭畋詠馬嵬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太平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予嘗愛其新特且不失為尊者諱及讀老杜北征詩云未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知子美更善回護有含蓄按褒姒當作妹妲

聖王於鬼神祭必以時者要以展如在之敬寄  
不忘之思耳若曰當祭之時必來歆享籩豆  
簠簋則不祭之曰鬼神將寄食何人乎故曰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正以見人之誠敬真實  
而鬼神則若有若無之間耳着一如字聖人  
之旨淵哉

或問曰鬼神果有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鬼神果  
無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蓋聖人正恐言有  
以惑人之志言無以息人之思故曰如其在

上如在其左右又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學  
者可以慎而思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一言以該之曰無不敬學者明此而博約  
之義昭矣

峒嶠山人李昭道棄千戶侯隱西湖上循西山  
而行沿溪脩竹半里許門徑蕭寂啓扉行竹  
間至一小亭山人野服迎客坐亭上煮清泉

一歎款味勝醍醐亭有門對云是心身性命之  
理宜窮非山林丘壑之事勿問其風致可想  
矣既相與登小樓樓窓三面皆竹翠靄在戶  
清風襲人案橫遷史數帙復酌泉焚香談對  
意灑如也

老杜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要之瓦盆  
亦何不可以盛酒酒而以瓦盆盛更增野况  
深知醉鄉風致者定不以為嫌也

予見宜興瓦注有絕佳者奇製古色以盛酒茗  
何論金玉若汝官諸古窯其視金玉又不啻  
過之然而杜之所謂瓦盆第擬田家日用之  
常亦不必求奇至此也

鐘一百八聲蓋取一年之中十有二月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也而或以為天罡三十六地煞  
七十二者非然其音節亦隨處各異如吾閩  
則始七卒八中三三十臨後三聲共一百八  
越州則繁十八慢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抗

州則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  
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台州則前擊七後擊  
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漸臨後擊三聲三通  
湊成一百八台鐘先後與吾聞同第中間稍  
異耳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  
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故詩稱濟濟書曰良  
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

不復有此工緻矣見揚用脩丹鉛錄

陸游漫抄載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  
僧遇黃蘗禪師詠瀑布千巖萬壑不辭勞遠  
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為續之云溪澗豈能留  
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詩為  
之兆也夫詩言志以為踐位之兆似矣但以  
宣宗之後接懿僖之時海內不靖為作波濤  
之語識之是何詩之多識耶使宣宗而更有  
詩又不知為何識耶以一韻而求兩識甚哉

迂儒之難與言詩也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  
句踐長頸鳥喙禹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  
不必皆不仁相固難於盡信要亦未可盡非  
殆難以執一論也

司空圖云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吁以吟僧  
為俗則彼躡卧而思門鑰者雅矣以舞鶴為  
卑則向客斃斃如羊公之所畜者勝矣吟舞  
以時其亦無不可乎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愚不可及也小人智足  
以飾非其智不足尚也故守道者寧居已於  
愚

阮籍詠懷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按谷永傳  
成帝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尊  
寵又叙傳成帝愛幸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  
長等出為微行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  
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阮詩指此  
頗延之以為趙飛燕李夫人者誤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  
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  
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水悲鳴水怒流  
楊用脩謂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雖然八月  
秋高風怒號子美已先得珠矣

賈島詩有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之句可謂  
佳絕乃弗此之奇而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  
邊身自負不知何見也

李商隱四六啟云學殊半豹藝愧金牛半豹蓋

本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  
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

詩之稱賞不必在多如黃雀鵲鵲之一篇海日

暗香之一韻澄江倚樓之一句一遇賞者流

馨千古連城照乘詎須繁夥而後為奇

楊用脩云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于南宋戎

馬倥傯筆硯想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

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欄斑

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嶼柳絲如織映人家

又云營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  
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  
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  
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  
乎

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雨早  
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  
學問皆為聘娶成善士夷吾為令薦于州府  
使各選舉復雨門戶天下固有如此高潔女

流出於常情之外者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  
魏閔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不窺園特言其  
志向之專要非學者之所尚也孔孟周遊列  
國而見益高司馬公登泰山涉汶泗遍遊天  
下名山大川而文辭益進曾謂園而不可窺  
乎故曰不窺園非學者之所尚也

徐長谷曰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  
飲茶矣鬻茶者至陶陸羽像置竈大間為茶

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權始嚴皆貞元間事也吁下以養人而上以足國茶之利亦溥矣哉

蘭廷瑞夏日詩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洒驚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餅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竊藥私奔計已窮藥砧應恨洞房空

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蘭真之楊林人

世之亮直者多不見容於流輩而其行誼殊非庸俗之所能幾後漢平陵魯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衆咸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世人如敞者豈多得乎

語云酒不解真愁不特酒也良辰美景本可以游目而暢懷自鬱悶者見之則一草一樹一石一水皆足以致悵而增悲故杜子美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情蓋可想見

唐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上大喜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

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摧足相濟隕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檀弓蓋謂細人之愛人是婦女小兒之愛也

唐六典有裝潢匠潢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作平聲讀者非

何子元曰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係於世類於舜禹朱均已見之矣杜詩喜用逐字如老逐衆人行村逕逐門成自醉逐浮萍雲逐度溪風錦江春色逐人來桃花細逐楊花落柴門不正逐江開俱飛夾蝶元相逐大家東征逐子回諸逐字俱新妥惟逐子回太險澁戾眼耳揚用脩欲易逐作將

雖安而弱

錢起郎士元並擁大名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子無詩祖饒時論鄙之今之索詩者無停畧恐亦只隨聲附和耳果能重我如錢郎否耶

皇甫汈云杜甫晚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殆

有見之言乎

詩以思苦而工即子美亦自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而其寄裴迪亦謂知君苦思緣詩瘦矣今人乃以太瘦生作詩苦之言為李以識杜真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者耶

耳目之玩弗可蓄也縱或蓄之弗可悵也求則與之斯於人無怨惡矣近王中丞思質以清明上河圖忤嚴相竟殺其身噫詎第王哉趙之和璧石之綠珠皆已覆前車之轍矣

嘗惟金山中冷泉味芳甚彼品水者何稱焉近始聞泉舊在山西南水中石排山之上味清冽其傍有石刻蘇公碧潭萬丈四大字李衛公所取謂是也然波流迅急取汲頗艱寺僧憚於涉險而苦於游客之需乃於佛殿西南下穴一井詭名中冷以給求者丐名賢題刻以實之宜其味之劣矣

文辭景觸意會信筆而成初何心於刺譏亦何心於避忌也昧者往往摘其句語謂為已嘗



生疑蓄怨吁冤矣哉善夫唐明皇之語揚國忠曰賦柳為識卿則賦李為識朕可乎洋洋乎聖智之德音也千古而下作者聞此言罔弗稱快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莊逸得中最可錄愛原本但二百四十餘字蓋化度寺豈禪師塔銘也宋慶曆初河南范尚書雍嘗過關陝一寺即豈塔所在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驚喜讀羨以為至寶僧誤聽以為石中有錄俟公去

破石求之無有棄寺後公再至詢得其實則已斷為三矣以數十縑從僧得之輦藏于家既靖康後其子弟厭求搨者之煩乃自搨數十本已遂碎其石夫疑寶而破石禿固不容誅矣范氏子厭煩而碎之其罪詎出僧下哉禿愚而貪范氏子忍而俗率更之書何其所遭之不幸耶

王長公謂我明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

然長公亦不可謂不遇矣

謝山人榛云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愚謂即渾化亦竟以慎重為長

松亭晤語卷之二終

松亭晤語卷之三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潘道遙寓居錢塘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  
愛三峰插太虛昂頭凝望倒騎驢傍人大笑  
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在陝有贈  
道遙詩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閣倒騎  
驢二人之高致皆飄然於物外者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出  
人猶言過人語云出人一頭地今俗本作出

入者訛

宮詞貴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幽寂而不忘君元  
陸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  
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  
霜其幽寂之況望幸之情於筆端寫盡矣  
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弗克兼長無妨獨至  
也如李之絕句子美不能爲杜之七律太白  
不能到李之少作七律竟是自護其短耳皇  
甫司勳乃謂李薄七律不爲然則鳳皇黃雀

何其比擬之惓惓乎況七律亦何可薄也

人之得靡弗喜也要之其得也亦奚以喜失靡  
弗悲也要之其失也亦奚以悲不觀塞翁之  
馬乎而徒擾擾者何爲也

胞中事少腹中食少口頭言少三少非異事也  
而古人以爲神仙之訣者蓋食少則脾不傷  
言少則氣無損事少則火不動而神清誠養  
生之要術也

貪得者無厭蓋自昔嘆之晉王戎田園水碓周  
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儉嗇不自奉  
養人謂戎爲膏肓之疾梁武帝弟蕭宏百萬  
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此三  
十餘間計錢億餘萬帝少子綬作錢愚論以  
譏之夫人之一身所需幾何乃厚積於無用  
之地真愚之愚者也

何子元云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  
仇焉夫人固不可同流合污若立已太峻令  
人畏且忌焉亦匪居身之福也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云  
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  
作靈物問知為儒生胡閨及即位閨以薦至  
授督府經歷建文時以旨諒知名遷右補闕  
進大理少卿北兵至不屈死之籍其家古今  
忠臣義士平時必有以自許卓哉閨也靈物  
飛騰之語其不虛乎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經時嶺  
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

挿梅花一兩枝嗚呼默虜導其主奪人之國  
乃以不帶江南物自矜所謂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者耶

秦少游詞寒鴉數點流水流孤村本隋煬帝詩  
寒鴉千萬點流水流孤村然在詩則靡而弱  
以為詞則麗而暢

炎夏薰灼引領清秋入仲以來如火益熱每誦  
杜老赤脚層冰之語不覺爽然

胡應麟云自三百篇以至於今詩歌之道無慮

三變一盛於漢再盛於唐又再盛於明典午  
創變至於梁陳極矣唐人出而聲律太宏太  
曆積衰至於宋元極矣明風起而制作大備  
其知言者乎

周岐鳳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  
嗟嗟儉其非人哉而奚足道也融闔門爭死  
不失為盛節儉欲倖生而累人以死縱能自  
脫亦正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耳儉其非人  
哉

李太白云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曹立生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彼  
固文人俠士耳吾鄉先達林中丞廷玉高憲  
副文達馬司徒森先後屢平衛卒之變一言  
雄於十萬師君子之居於人國也泰山九鼎  
可與論輕重哉

水之靜也風過之而文生焉林之靜也風入之  
而聲出焉詩文大業豈紛擾能工人惟養之  
於靜感物而時發焉則洋洋乎若水波林響

悅目暢耳趣味無窮矣

今有作者血氣方剛詞氣宜壯也而反委弱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詞氣宜其弱矣而更悲壯蓋其問學涵養致然于血氣之盛衰無預也鄭繼之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此雖未必中杜之病而其言實辭苑指南學者所當玩也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彊唐子見而恠之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夫周公吐握下士嘗聞之矣讀書百篇今見墨子然則周公之聖亦未嘗不讀書矣

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續世說謂此乃个字蓋丁與丁相似誤傳寫也愚意丁字象張弓發矢之形作丁亦未為無謂以个字改之似太鑿

世人大抵重色而好奇如御溝流葉一事不過怨女之佚志淫奔之溫觴而何足污人齒頰也世既傳盧渥而又稱顧况或言于祐又謂李茵紛然以為奇遇而憾不擅厥名不知投葉者固昧女貞之戒而得之者未必為淑女之述而又奚足羨也乎

唐韋承貽咸通八年登第省試有詩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界平雅頌聲報道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寫難成以是知唐試闈中亦給

燭至盡三條則幾於徹夜矣故韋詩又有三條燭盡鐘初動之句

王摩詰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畫牖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有蒼苔文莫上人衣來只數字同異而金鐵判然人之才情優劣詎不遠哉

韋蟾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夫重聽本耳病而不聞是非則與世相忘反成佳景信夫詩人之筆能奪化工也

壺丘子謂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是固然矣惟予則以遨遊暢志靜坐頤神時動時靜乃善養之方也若徒事內觀亦是一偏之見

梟惡鳥也朝野食戴韋顓舉進士放榜之日風雪嚴寒杳無音耗顓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竹上逐而復還顓謂僕曰我失意無所

恨兼恐更罹凶災及禁鼓鳴榜至顓已登第然則梟亦不可謂不祥矣

甚哉賢士之有裨於人國而禮士者為政之所必先也劉子政云介子推年十五為荆相仲尼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按此又一介子推與晉文公時不言祿者同名

張文潛謂蘇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

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莫難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文潛之言藥石也子瞻飾非好勝亦未如之何耳近蔣定山詩有云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克夫尤堪捧腹

鴈秋至而春歸燕春社來而秋社去禽鳥猶知去就以時矣彼持祿固寵者何其二鳥之不

若子噫

人之所欲無窮而心亦無所不至不以義理束之則若駟馬之橫馳洪水之奔瀆不至於困頓流離不止也

兵法先據地利者勝昔淝水之戰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百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卒當朱全忠八州之師卒皆取勝者扼淮之險也

我 明文教四迄夷貊罔不知詩占城使人入

貢江樓送客云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  
此經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  
亦有聲響

唐曹松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殘民於鋒鏑之間良可深痛第戡亂除暴亦  
有弗可已者惟可已弗已乃可非耳宋劉貢  
父乃云不如且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體  
夫征討懷柔權在王上上欲偃武修文孰敢  
邀功啓釁欲保我黎民無故授下以黃金之

印不濫予甚乎貢父於是乎失言矣

色以目受緣目生好故非禮勿視為克己之首  
務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故節飲食謹言語為  
頤養之大端

蘇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  
人投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  
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揚為  
廢法夫文田固亦良法然行之貴得其宜吾  
閩亦嘗有此舉第上罔實心而下容奸究賄

匿那移壘竇百出害多而利少信有治法無  
治人也

王上之恩至矣高爵以榮之重祿以厚之貴及  
其父祖母妻而廕延其孫子如此之恩即覆  
載生成不足比隆謂宜如何報者乃賤士狗  
利以肥家中人謹身而保位所謂國爾忘家  
而致身報主者百不得一也詎不重可嘆哉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博考績  
在部選曹欲留待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

法自我始矣嗚呼使江陵相而能為是言其  
去禍不亦遠乎

魯魚亥豕點畫易訛鬱郁聲來聲音易亂史記  
杞世家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鬱聲譌周  
云名鬱來蓋鬱郁聲來聲相近也世代遼邈  
訛以傳訛則不可究詰矣故善讀書者與其  
臆改莫若闕疑

王右丞詩對坐彈盧女按樂志魏武帝宮人有  
盧女者故將軍應叔之姊七歲入漢宮善鼓

琴今云彈盧女是以盧女為琴也然則白墮之謬不獨蘇長公矣

蜜名甘少府見夢得方書署名趙達見釋常談銅鑪名却老先生見南康記鐵名上清童子見博物志皮履名下邛侯見退之華華傳硯名玉帶生見文山集

糯米一名金釵王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浪雪來天際一派泉春錄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

語云人不婚宦情欲減半夫不宦而隱不失為清高若不娶之嗣自斬厥宗不孝莫大焉昔元紫芝為魯山令六十不娶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周續之布衣蔬食終身不娶俞紫芝兄弟俞澹與王安石還往亦皆不娶以終其身是皆不得為孝而大有乖於倫理矣雖有他美奚足稱哉

宋曾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淳友巖桂仙友海棠

名友菊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予亦嘗以竹為俊友槐為清友梅松為老友奇石為貞友以琴為韻客書為益客畫為逸客酒為歡客茶為雅客香為遠客居間無事池館風清日長山靜安得此勝友佳客萃於一處日與之相周旋

古人每食必祭今之道釋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是吾儒顧彼輩之不若矣但彼之所祭者佛老非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失聖人之旨雖祭猶不祭也

樂平彭嬾農福自秦川罷守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嬾農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而問之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荅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嬾農曰吾不忍為此乃為詩謝之曰洪

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  
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顯聞吾  
鄉丈田時一二縉紳恣為飛詭殆未聞斯言  
歟抑聞之而不悟歟

人能勵操於芳時而多不能堅持于晚節韓魏  
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譙  
諸曹有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  
節香觀此而公之所養可知矣

宋高涵意湖山般樂急做二聖蒙塵之慘置若

罔聞國初張來儀題徽廟折枝挂云玉色官  
瓶出內家香泉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涼  
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詩所以責高宗者辭  
不迫切而意獨至深得風人之體

格物致知理難偏廢古今人於物理知之未真  
多由限於所見耳如淮南子以蛭為蟻蟻高  
誘以乾鵲為蟋蟀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詩  
義以蠹為螻蛄近田叔禾以山躑躅為辛夷  
楊用修以螭房為江搖柱皆失之遠矣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  
皆嚴妨遇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竊  
貨為人所竊皆不加罪夫偷何事也而可放  
乎醜虜之敝俗殆與鼠狗同群矣造物者不  
之殛而顧佑之何耶

隋曲有疎勒蓋唐曲有突厥蓋阿鵲蓋或云關  
中人謂好為蓋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  
成雪媚嫵吳娘笑是蓋蓋當時語也

世人往往好為異說以資笑言如湘竹謂二妃

染淚成斑遂傳聞千載亦竟有辯之者惟高  
駢有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  
間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讀此  
可以破傳聞之謬

私思小惠固非君子所樂為然有觸而施亦情  
之不可已者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  
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後榮為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  
者為督卒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



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擒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夫一念之施何心望報而人心之感積久弗滅卒賴其功以脫虎口流播千古固不獨淮南之守卒翳桑之餓夫矣

松亭晤語卷之三終

松亭晤語卷之四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帶牛留犢人但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篇篇乃祐之兄子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篇後封鉅平侯奉祐祀

盛衰之相為倚伏也若晝夜之循環焉人不明於盛衰之故是未能通夫晝夜而知矣昔者蘇秦之佩六印也何其華也而車裂之禍基之范雎之捫脅折齒也何其阨也而秦之相

印肇焉盛衰之去來詎有定乎

詩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蓋秦火之餘率多散逸如素絢棠隸狸首鸞柔諸篇皆不與而宜放之鄭聲乃尚存而不刪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乃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載者足之而不辨其非也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采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一本

又次者後生子弟為業皆有爵格部分不相  
參錯公綽好書之癖古今鮮儷乎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愜其力由是  
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  
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  
令夫詩喜嘲譏固非厚道然使附炎者聞此  
言亦可深愧

披裘公顧季子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  
哉又南史甄彬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

後取苧中得金五兩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  
彬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  
哉二人皆五月披裘負薪而皆不取金高行  
如出一轍誰謂天下無賢

王晉賢字惠風王夷甫女也為愍懷太子妃洛  
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罵曰我皇  
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羗小醜敢欲干我乎  
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亦投河死夫晉賢  
固甚烈矣而侍婢尤難皆足以風世也

凡物產之殊異者多不為祥元帝時王敦在於  
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五六日而萎落干  
竒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  
命自死加戮其屍焉

南史柳津字元舉性疆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以書  
為鬼名則貨賄其人實乎噫今世之畏鬼名  
者亦衆矣近友人徐興公謝在杭聚書若渴  
其卓見過人遠哉

賤者之惓惓於貴人也以其能振已也貧者之  
惓惓於富人也以其能贍已也卒之振且贍  
者百無一焉賤貧之望始孤

主上溺於貨色羣然非之而為人臣者自不免  
焉胡不以責君者自責也已之有過率多自  
文而於人之過責之備焉胡不以恕已者恕  
人也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  
日烈士傳曰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

貫日愚意白虹貫日亦皆偶然耳夫天心固可以誠感二俠士所為皆非聖賢中正之道烏足以動天文

馬援云積財而不能散直守錢虜耳此最名言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常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雅殆積而能散者歟

奸雄叛逆之徒為身後謀皆可發一笑桓溫塋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開隧立

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此與操賊疑塚異世合轍者吾誰欺欺天乎

為人父者未嘗不樂其子之勝已而為子者亦何樂於掩父之名也况未必能掩者乎晉謝安嘗問王子敬卿書何如右軍荅云故當勝謝云物論殊不爾子敬曰時人那得知一日右軍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為不惡右軍還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慙子敬苦不自知而欲勝

### 父真妄人矣

何子元云并州妬女泉婦女靚妝綠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濟妬婦津事相類大丈夫行義不能振一時而婦女戾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愚意述異雜俎皆附會之談耳不足信也

虫魚變幻亦常有之昔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霍溪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霍試問浣紗娘

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滴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李觀初為太學官以言事出判處州題詩曰十謂朱門九不開利名淵數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設使朱門而開則江山可無夢矣是亦豈能忘情於軒冕者哉唐太宗有馬名獅子驄猛悍無能調馭者武后

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后之智畧如此其竊弄神器非偶然也

娶瞽女人知有劉廷式而不知有孫泰泰山陽人少師皇甫頴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

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斑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二名奇甚

文子云孔無煖席墨無黔突淮南子云墨子無煖席然則席不暇煖墨子亦然矣但其時往往以孔墨並稱豈聖人之道猶未大著抑世人知聖者之稀耶

武帝見上林一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復問朔曰名瞿所帝曰朔欺父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太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

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愚意朔實無知妄對辯口飾非耳若其果然何不即曰此樹昔名善哉今為瞿所乃俟帝詰責而始說謊也嘗謂朔之謾侮非止一端其獲逭於斧鑕之誅者以帝之惑於神仙故耳

古今能任大事者悉自寡慾中來漢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

有醜女黃頭黑面或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吁此孔明之所以為孔明也寡欲養身以圖大事豈世俗之所能識哉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揚泉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千不如一賢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荅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噫溫之心術人品不堪與孔明作僕乃思妄擬忠武

何其不知量耶

夫人修德於已固不宜責報於天然而積善餘慶亦理之不可誣者昔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閹門壞父老請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閹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宋王祐手植三槐意亦同此後果亦食其報噫人其可不務修德哉夫妖之興也可以惑愚民而不可以欺剛正之

士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盃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斬之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所謂妖不勝德非耶

予令胸臆時忽卸足迹至傳牌稱玉皇殿下瘟部大王焦索輿從供需之物甚備令屬且急詢之至自射洪沿途禮拜醮祭虔送公私所費不貲予惡其妄率吏民持至郭外碎而燬之衆咸失色時儲二守佶署郡篆業備物伺之聞予燬牌大詬禍至孰當也予曰我身任之後竟無他佶始愧服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滕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魏王岐王皆由普以死後

普病見秦王坐于床側與之忿爭而卒嗟夫普既無希夷之高不為子房之遊抑不能為少伯之遜忍於戕人骨肉以自保其身普之死晚矣何顏見藝祖于地下乎

澌之魏塘寺有一老僧方出定見戶外有女人行僧叩之曰戶外誰家女荅曰堂中何處僧僧伏錫逐之至一處女入於地闕地得一泉甚甘冽遂名慧泉

大鵬之運背負青天焦螟之息巢于蚊睫物有

纖巨其受氣均也長鯨一吸幾竭百川鼉鼉飲河不過滿腹量有隘洪其資身一也人之富貴貧賤雖有不同而其秉彜之性曷嘗有異耶

今夫度厚者俛其首蒙塵者闔其眸杜臭者擁其鼻歷險者側其足闇行者前其手人之大情也然皆有所畏避乃爾矣至於遇壬人而弗緘其口詎得為知避者哉

夫人靡弗欲其族屬貴盛也王安石引用小人

以行新法而其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而匪貴勢所能移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焚孔子履高祖斬蛇劍王莽頭中書監張華懼難作列兵防衛夫以聖人之履與賊臣之朽骨並蓄而兼收固宜祝融之奮其烈也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塋其中喪事輒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貴顯不絕疇謂堪輿家之言足信乎

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宦途不振作遊山九吟辭曰盖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明帝異其文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住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此與君王后碎玉連環事絕相類要之連環無不可解君王后實不能乃故用巧以掩其拙亦狡甚哉

李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按魏裴潛為兖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壁李用胡床事本此

忠義之士每為造物所矜憐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遁將帥慮失大魁因戮貌似者二人函首以獻後敬業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至靈隱寺以周歲卒當時天下共憤武氏之不君故亦不深求於二子要之二子之得全其軀亦靡匪天為之默相也

庸俗之夫一得富貴則必多營第宅售妓妾以快其所欲而多有不克享者白樂天詩云多

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作令人愴然得志者戒旃

民間值兵燹之後家破里墟子孤妻寡耕作既乏其人世業復失其舊器械亡缺賦調頻仍稱貸無從愁怨鬱結沴氣薰蒸多致疾疫羸憊死亡非徒旱乾水溢而已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其言信有驗也

科名靡不有數非人力所能為永樂甲辰讀卷

官初擬孫曰恭第一以其卷進呈文皇曰曰恭一暴字矣因檢其次即邢寬遂親寬第一而寬曰恭第三夫國家貴得士名亦何足為嫌囚其名而易寬之其亦數定乎

涪陵有刁斗銘張翼德所書也張士環有詩題其祠云江上祠堂嚴劍珮人問刁斗見銀鈎美其書也世徒謂飛武人誰復知其工書乃爾

周世宗毀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世宗亦可謂不惑於異端者

鬱林時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始入為後宮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為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見金樓子

隋煬帝荒淫敗度穢惡殊常楊素有美妾時千牛桑和有校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

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所為若斯不亡何待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又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鳬越人以為乙故陸佃謝吏部尚書表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不惟對待精嚴用事亦安

邪不勝正此常理也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忽死世人謂天憤憤豈其然乎

君臣之恩朋友之義一也曹操與蔡伯皆交厚興平中天下喪亂伯皆女文姬没于胡中二十年操痛伯皆無嗣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王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祀夫文姬之不耻妻胡又復改適無足責矣曹操

忘君臣之義顧乃厚於朋友之倫豈盜賊亦有禮樂者乎奈何其明於此而闇於彼也

賈誼宣室鬼神之對致文帝之前席河間獻王來朝武帝與言鬼神王笑曰無端又非上征伐常陋上所為上怒遣醫持藥酖之夫誼當從諫之朝不能引君當道河間遇拂諫之主不憚以道正君獻王賢於賈生遠乎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

不長免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故曰見段司農劉海濱尋為韓旻梟之嗟嗟忠義之士雖死猶生篡弒之賊難逃天網誰謂叛逆之事可為乎

聖人稱節用愛人為治國之要若徒事侈靡而弗恤其民何以為人上昔杜亞為淮南競渡



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  
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荆  
南打獵大脩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  
千人皆着乾紅紫繡襦子及錦鞍韉此三郡  
因而空耗窮奢極欲至此能無招怨速禍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  
雁已先紅緘緘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  
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稍啼曉鶯夜夜夜  
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

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  
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  
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  
素手是也文彥無窮體裁不一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

昔以李太白蜀道難之作為譏嚴武其實西蜀  
之險宇內所稀李身履其地故云然未必為  
嚴發也予官蜀時王百穀嘗寄贈云鳥道如  
天隔入境猿聲終日在官衙又云黯淡仙霞

誰謂險曾經巫峽與褒斜可謂得其實矣文  
人舌底真有千丈翠微豈區區夔牖之士所  
能識哉

松亭晤語卷之四終

松亭晤語卷之五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古人以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溫公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文學侍從之臣本以代天言備顧問也祥符中

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揚二公作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碌碌詞臣取譏當時貽笑後世國家焉用此輩為也

金玉之遺途罔弗掇也芻豢之在案罔弗餽也道義之足珍匪直金玉也而其益人匪直芻豢也乃寘之若棄何哉

山藪之中豺虎常多而麒麟鳳皇弗數見也荆棘常多而松柏芝蘭弗數榮也世間小人衆而君子寡亦猶是矣悲夫

唐有日試萬言科張陟王璘嘗應之又有百篇科吳士孫發嘗舉是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贈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但其詩亦未見盡傳得非疾行者無善跡耶

宋初百篇科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勵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以此題為式夫昌國竟日所賦僅得十之一耳乃蒙賜第亦幸矣哉

世多不解三瓦之說按龜策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註徐廣云

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蓋以示不全之意也語云屋成則闕角其謂是乎

李本寧云即事對物情與景合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耳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奇誇新示異過也近歐楨伯蔡伯華皆稱作者然不無此失凡事靡匪數定惟智者能前知之僧一行將卒遺物一緘令弟子進于玄宗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

異之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此豈人主之當務乎溺於荒淫宜不免於播遷之禍也

李紳自以父官不至顯用內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曰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以見志噫人於宦途而能知此五者可以無熱中矣

飲中遇惡客敗人意最可憎而得佳賓誠可喜也昔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延致之何次道充能飲酒雅為劉恢所賞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喜其溫克也燕飲而得客如車何顧不樂耶

張巡非徒忠烈而其文與詩亦工警可誦巡守睢陽玄宗已幸蜀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

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倖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障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岩峩試一臨虜騎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音

夫當戎馬倥傯之時其詩文猶綽然有致如此公其才節之兼全者乎

夫人心可以德化自古而然閭閻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帛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忍負也此可以觀人心矣

人非聖賢不能無過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朝晏起過必在此夫過而止此聖賢所難吾意寧亦苦不自知耳寧匪聖人乎

生之過豈獨無大於此者乎

清美德也然亦貴於得中後漢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注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刀斷衣帶以爲注夫馬之飲水非有所取也而投水以錢續一燈注未至傷廉也乃自斷衣帶如若所爲正孟子所謂必蜩而後可者也人不通古今則三緘可也顧乃強不知以爲知唐張由古無學術對衆歎班固文章不入文

選衆對以兩都賦燕然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真可爲千古笑資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與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大怒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人於儕輩勸之讀書鮮有不怒者况於宰相乎庭筠輕於進言而遇令狐之禍宜其不相容也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逵乃

舌耕也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夫士生斯世不得祿以代耕乃至取給於舌與筆焉其所遇良亦窮矣

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雷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蕩盡君不君臣不臣如此其招天之譴不亦宜乎周山圖爲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塚大獲竊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嘗聞

桓溫為塚故謬其處以惑人而竟為盜所發  
噫謂天可欺乎

服食自有常度也世人多失之務外而好奇迂  
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  
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  
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  
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  
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  
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是皆務外而好奇

者之過也

天下奇詭之事以為果有則吾未之見以為果  
無何記載之紛紛也漢樊英及欒巴先後噉  
酒皆救成都火邵信臣噉酒救南陽火郭憲  
噉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噉酒救幽州火柳  
成武丁噉酒救臨武火事凡六見予終未之  
信意記事者之相襲以為奇乎

古人立志高遠有非利欲所能移者管寧見金  
揮鋤不顧志有在也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

適長山朱氏讀書醴泉寺中日惟一粥偶見  
窖銀覆之而不取後為西帥僧人求為修寺  
公使發之適周於用夫公之不取志符管寧  
矣第不發以濟人而以修寺未免惑於浮屠  
福田之說矣詎意賢者亦為是耶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  
王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  
部邵澤民時為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  
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

至遂按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  
然則澤民其大有德於吾宗者哉

甚哉董卓之愚也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  
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  
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斤銀八九  
萬斤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嗟夫卓  
身負大逆積財歛怨一旦事敗葬身無所乃  
謂事不成守此畢老甚哉董卓之愚也

學道可至聖賢黷貨終流污賤讀書日長宏識

談禪抵益空疎吟眺猶足頤神博奕空勞機智靜坐大可養身聲色徒以自憊人亦奚必舍其所可為而從事于罔益哉

今夫饑者之急餐也求其飽也病者之就醫也求其瘥也遠行者之願息也求其安也三者要皆為身計矣至於身之愆尤乃弗思所以奮發而洗滌之詎得為自愛者哉

予初未解夢禾之說及讀蔡茂傳茂為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復

失之以問郭賀賀慶曰大殿者官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未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衮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日代戴涉為司徒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雷電晦冥山嶽自如周勃從容於諸呂之際卒奠邦基狄仁傑委蛇于女主之朝卒安宗社韓琦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其見素定故皆得以成功彼福淺倉皇者烏可與之圖大事

或言女僧女道士多淫邪予初未之信及讀漢史見神君欲與霍去病交接去病辭不可神君大慚然則女僧輩之淫邪信有之矣

陳晦伯正揚之作固為用脩忠臣但語欠和平往往幾於謾罵胡元瑞學山新錄却正而公惟時雜以恢譌殆藏裂皆於嬉笑者

孝義常萃於一門唐賈直言代宗朝父道冲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乃自飲立死酒

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初直言將隨父流所謂董曰生死莫期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歷二十二年丹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墜以直言而有是妻其方以類聚者乎

王粲卒介甫罷相哀悼不已題詩金陵竊公塔旁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

鳥去千秋梁木摧蓋以比孔子也然則安石當作啟聖公矣謬妄如此其誤國固宜

人徒知岳武穆之忠而不知其至孝武穆宣撫襄陽母死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武穆累表乞終喪表詞有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

### 衰經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蓋自古記之矣漢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故安閭鄉西山光武即位嘉之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高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當時使譚而從莽之亂惡能有是哉

王元美云左太冲謝靈運邢子才篇賦一出能

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什至值百金蜀樊獲梅都官詩繡之法錦而子雲寂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瘁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乎其自解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鯉稱過庭顏云善誘漢荀爽與李膺書云父廢過庭不聞善誘則明以孔子尊膺矣然過庭

之語竟難泛用而爽之諛佞於此亦微見其心術矣異時固宜其應董卓之召也

開元中富人王元琰嘗會賓客明日親友問之曰昨來高會有何高談元琰不文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元琰無文猶知好客今之守錢虜視元琰何如也

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雀之舩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買硯蓋用徐淵子事淵子詩云俸餘擬

辦買山錢却買端溪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  
在買山之事定何年淵子詞亦清雅其夜泊  
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  
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  
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  
傾一盞又詩成大有情致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竈天子  
行大夫之事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李少君  
之枉其容誅乎惜當時廷臣不能正其罪也

人之才貴乎遇昔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  
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事雖鄙足以  
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式以羊  
日磾以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  
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  
秦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甚哉媚神之罔益也吾而為善縱無求於神神  
其禍我乎吾為不善日拜而祀之神肯惠惡  
而長奸乎人惟求諸心可耳媚神何為

撫后虐雖此常理也淳化間彭山縣令齊元振  
者貪暴苦民王小波剖其腹實之以錢蓋苦  
其誅求無厭也衆推其妻弟李順為帥入成  
都僭號王繼恩討平之貪戾之貽禍至此官  
人者可不慎哉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  
城外草中時太守鄭琰出獵縱火焚草信純  
卧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  
信純覺而痛哭聞於太守守命棺葬之今紀

南有義犬塚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墜  
而落澗追兵幾及勢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  
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授馬堅攀之得  
登岸而走廬江夫犬馬賤畜也臨難猶不忘  
其主彼受人豢養之恩乃不知圖報甚至於  
相戕者其犬馬之不若乎

開禧追貶秦檜制曰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  
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  
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



誰任諸人之責詳味此言高宗亦當分任其咎矣

自古英雄豪傑之士能知人而亦能自知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否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玄德從西階上輒顧視之行殆不能前策亦智士哉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沈總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服自旁而出夫舜當時尚未登庸也即登庸亦安得所謂鳥工龍工之服而御之甚哉總注之妄也

人莫不飲食惟豐儉得宜乃可尚耳晉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錢李崇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恠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茹人云令公一食十八種蓋謂二韭為十八云飲食一也雍失之過崇

失之不及故皆不免於當世之譏

人之心術能使人信而弗疑不問可知其為君子也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詭人者夫祜之見信於抗固知其為君子人矣抗祜之交好能使上之人不疑焉非以其平日行誼之皆可信歟

多財善賈長袖善舞胸中繁富著撰乃可觀吾獨惜夫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其中恣為荒唐之說惑世誣民殆有學而不善用者

松亭晤語卷之五終

松亭晤語卷之六

閩中趙世顯仁甫撰述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也人謂其有家學

李密自立為魏公檄諭郡邑暴煬帝云先王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儲金屋又云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逆旅又云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未為煩役一時

收十歲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費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川沸騰十日並出隋煬之惡真有罄竹難書者其滅亡晚矣

草木春榮而秋悴夏長而冬枯春夏所以生長者得氣之和也人惟和則可以養身而暴戾者失之惟和則可以處衆而乖忤者離之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聖人之旨深矣

凡山川之高曠者其氣必發舒卑隘者其氣必鬱結人亦猶是也其高明者必軒豁而洞達

卑污者必隱伏而柔邪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判歟

古人以物贈入皆有深意唐張文瓘為并州叅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子無為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君子不輕於投贈如此彼當人之贈者不亦可以深思歟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至移鎮渚宮聞樂而預知改移駢亦可謂知音者

文章有似歇後語者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劉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蔣曰

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礙手於貽厥乎  
又稱兄弟為在原之屬故卿為維桑之里稱  
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此雖於義無妨然終匪大方家所尚

劉楨辨敏無對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魏武  
至見劉匡坐磨石問石如何劉因喻已跽而  
荅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巴之文內  
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  
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紆而不得伸

### 公笑釋之

異教之惑人也久矣裴休性慕禪林往往挂衲  
所有兒女多名佛師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  
師留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李德裕性  
好玄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  
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竟無所得身  
死朱崖二公累代台鉉亦素號高明乃迷惑  
異端至於如此況俗士乎

伐暴以仁天相之矣若以亂易亂安克善終梁

武帝殺齊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戮甚衆東昏  
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康武帝禁  
而餓殺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子遺  
時人謂景為東昏後身或亦報應之理歟

人主且不宜佚遊泣官亦詎當荒宴唐潘孟陽  
為戶侍憲宗詔視江淮財賦所至會賓客留  
連倡樂譽望太減後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  
卿是行宣諭朕意毋若潘孟陽彈財酣飲遨  
遊山寺而巳有民社之寄者皆當以斯言為

### 藥石

蕭鳳使玉門關弟肅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  
分袂不悲杜送王判官黔陽信使應稀少莫  
恠頻頻勸酒孟蓋用肅事也

姜子才少貧賣穀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窮  
人之所遇往往而然吁可歎哉

樂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夫窮困辱  
身固養其身以有待者宜然矣若富貴則當

經世保民策勳報主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乃可長也若徒以快意為事則放僻邪侈害民蠹國何事之不可為者是小人得志之圖也曾謂賢者如是乎

叔敖之蛇揚寶之雀古今類能言之予讀會稽後賢傳又得孔愉之龜焉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經行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買而放之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

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君子一念好生何心望報乃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錙銖不爽焉疇謂殘忍之事而可為乎

沈約晉書稱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陀治之出眼瞳割其疾而納之傳藥夫人身之皮肉精血相為聯屬者也眼瞳詎可出出而割之詎可復納納之將安屬乎景王豈泥塑人乎甚哉沈約之乖謬也

詩家互謔未可據以為然白居易謂張祐君有問頭詩祐曰何謂也曰君柘枝詩云鴛鴦錦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問頭而何祐曰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乎曹唐謂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此乃詠女子障耶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仙子洞中憶劉阮詩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答要之皆四公相謔之辭論詩者不必爾也

今夫畏山林之寂寞者以朝市為福堂厭朝市之諠譁者以山林為蓬島要之各有所志也苟責金張許史以茹芝強巢許沮溺以擔爵辟猶棲魚於林木之顛毆鳥於層淵之下詎克安而處乎

王介甫集四家詩蔡天啓問何為遺太白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太白詩固

不無酒色而其不道酒色者亦多矣矧感時  
託諷往往有合於風人之旨其視執一偏之  
見以新法禍天下者識亦未為不高也噫嘻  
安石何知哉春秋者聖人筆削之書千萬世  
之大經大典也安石猶且廢之而況于李作  
乎

何子元曰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  
五爐煎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孰者飲  
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  
金帛來酌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  
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亦  
類是耳

世無神仙則已設有之則必雲行天飛浮游於  
六合之外而何心於諄諄然為世人傳得喪  
也無天帝則已有之則必高拱太虛而尊嚴  
百倍天子肯容黃冠緇流傲坐抗章而請求  
無忌哉無神則已有之則必聰明正直而不  
可以纖毫私意干也豈容夫薦羞藝幣通賄

白日而遂為之變亂是非倒施禍福以誑惑  
媒利乎甚哉求仙而淫祀者之愚也

予始讀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亦覺  
平平耳一日夜宿江樓四更忽起憑欄縱觀  
則月吐水明之景宛然在目因嘆杜之描寫  
工緻絕倫真未易及也

歐公誦唐句有疑於夜半鐘聲王直方詩話引  
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  
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

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  
夜鐘為證予觀唐詩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  
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  
王建宮詞曰未卧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  
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  
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  
益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今之蘇州能仁寺  
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

人即才識絕倫亦不宜輕毀名宿目無前人王

彌注易輒笑鄭玄老奴無意一日夜分忽聞外閣有履聲湏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耶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彌心生畏惡以時遇厲疾而卒少俊輕訾者可以戒乎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子將亡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遂留其枕夫百十餘

歲固不易得乃九十七生子而自知死期元始其異人乎哉

二江革一後漢時人一梁時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蒙求所謂忠孝江革也

王建宮詞曰蕤蕤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紅巾紅手巾也或疑唐人病僧詩風動架頭巾謂僧不戴巾不知詩意亦指手巾非頭

中也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及唐詩醉月頻中聖之語然齊已摺詩曰濃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王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予謂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宋陸太初爲文自謂聞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則于百氏極于經至無可易而後止愚

謂以雅易俗可耳若必易熟以生烏能免於札闔洪庥之謂乎恐非文章大家法也

今有喚狗作烏龍者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孫權時襄陽李信純犬名黑龍信純之犬濕草救主以斃無媿於龍名矣善俊之烏龍其亦有報主之忠否乎

孔子未聞有妾也孔叅子戴宰予對楚王曰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然則夫子有

妄矣其然乎

楚王好細腰其所好者亦不過官人耳故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殺食而自饑夫好細腰於國人何預也而承訛至此每為之粲然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風高翔砌鳥暴雨失池魚三公語意如出一轍豈相襲

耶抑偶同而不自覺耶

四月非秋也月令四月曰麥秋至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收之義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麥秋至三字亦奇古

先秦文只數語亦古雅不可及張儀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用我若而字回互轉換高古可愛

俗云借書一癡癡乃鴈字之訛鴈夷盛酒器也

謂以酒借書耳黃魯直詩曰願君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鴈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鴈又曰去止書三篋歸無酒一鴈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楊雄酒一鴈癡字之訛讀此可證矣

周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武王之意也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

官場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張祐詩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句中三字相連亦詩家一體然亦只可偶然為之非大方家所亟尚也

名家詩亦多有誤用事者如高適詩銀鞭玉勒  
繡螭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  
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  
霍去病非衛青也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  
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亦霍去病  
事非衛青蓋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  
誤引用之耳

韓信釣於城下漂母食之信未嘗乞也謂信乞  
食於漂母者誤也若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

於吳市則真乞矣

人謂毛寶放龜非也寶為豫州刺史戍邾城有  
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  
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  
江者莫不沉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墜  
石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  
顧而去此與孔愉事相類愉獲貴顯此得全  
軀夫非一念好生之報歟  
狐狸多能變幻以惑人昔董仲舒下帷講誦有

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兩舒戲之曰  
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  
遂化為老狸夫變形而聽講誦狸亦可為善  
變者歟

濱海之人遠望海水似高于地有如岸焉蓋水  
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  
雲亦佳句

顧況詩春樓不閉菱花鎖綠水迴通宛轉橋菱  
花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見錄異記

真宗時有異人長三尺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  
耳巧食輦下叩其所自來曰吾將益聖人壽  
一日聞于上召見內殿訊其能曰性嗜酒命  
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  
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令訪求不可得勅  
圖其像蓋卽今壽星像也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  
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是徐熙  
帶雪枝海紅卽山茶之小而花最繁者古詩



有云淺為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  
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  
夏之天傳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  
中謂傳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  
人咸服其博洽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不知先此禹蓋嘗  
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  
今言持竿誦經不知兩之流麥必稱高鳳不

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  
粟矣事見鄒子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  
謂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  
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今  
人所謂鑽刺亦此意也賓戲用鑽字奇甚

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龍落夜潭  
灑奔湍也今本作龍非澗石驚龍亦碍理  
杜牧之詠鷺鷥霜衣雪髮青玉崑群捕魚兒溪

影中鷺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時  
人謂之鷺鷥謎亦可謂善評矣

有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  
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  
為狗號耶噫欲為詩者慎無若僧智之高厚  
可矣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  
離魂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古今稱豪宕者必歸李太白太白大能知人有

氣義非徒豪宕也郭子儀初在行伍白客并  
州於哥舒翰座中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  
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  
為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  
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  
上許之因而免誅

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元魏裴粲傳棲素雲  
根餌芝清壑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古  
詩黢黢布雲根森森散雨足杜詩并邑住雲

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劉伯寵少貧及壯歷官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  
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利忽見一鬼  
在傍撫掌大笑伯寵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  
為鬼所笑遂止夫官至郡守祿入亦不貧矣  
伯寵必有所以致其貧者乃不能安貧而復  
思營利為鬼所笑宜哉

楊用修云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瘦玉蘭心  
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為一時所賞國朝古廉

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  
裁時燕掠霞深院響聞春晝靜小樓工罷夕  
陽斜詩句甚工而有情致公之直節清聲其  
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落星依遠戍斜月伴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  
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  
能及之誰謂賦筆獨在士林哉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  
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

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值昴也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  
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蓋  
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  
彈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  
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  
又述其自鼓之意胥失之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詩家多祖之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

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  
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  
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  
盡未歸家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  
勝巢人未歸皆相祖述以紀時耳

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按越絕書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  
觀其鉞如列星之行以芙蓉名劍有自來矣  
寺門四金剛取風調雨順之義手執劍者風也

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蛋也曰金剛者言學佛法者入門此心當如金之堅剛耳

聖王教民自有正大之體使人遵而守之而後可以善治若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皆非刑賞之正道也

士君子感時觸事發為文詞或有所為至於注疏訓詁未必寓意也或謂朱子以韓侂冑柄國殺趙忠定乃注楚詞傷宋之將亡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返之意果爾則其平日之注釋經書又何所為乎

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新從鳥外還劉滄詩沐髮清齋宿洞宮桂花松韻滿巖風洞宮皆指道院也

文人學士著書立言聊以闡性靈昭法戒流來裔而何意於求知也然不求知而人自知之

若劉勰雕龍亟稱於沈約任昉結撰三復於王儉楊雄太玄愛重於庾巴王充論衡珍秘於蔡邕至於相如之作深契乎帝東蘇軾之文搜求於當代則又遇之奇者矣

松亭晤語卷之六終



趙氏連城十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趙世顯撰世顯字仁甫侯官人萬曆癸未進士官梁山縣知縣是書中分三種一爲客窻隨筆六卷前有孫昌裔序一爲芸圃叢談六卷前有謝肇淛序一爲松亭晤語六卷前有林材序連城則其總名也以世顯自序弁之其書或引古事而稍附以已說或自作數語近乎語錄又或但引古事一條無所論斷似乎類書蓋全無著作之體者凡意所不合之事無論巨細輒云恨不縛之生飼豺虎何其褊且躁也林材序稱其松亭晤語不下於洪景廬隨筆今觀所載疏謬頗多如稱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已有子嗣聽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云云考史載太祖不許內侍讀書識字至宣宗時設內書堂令翰林二三員爲教習由是此輩通曉古今作姦爲患不言有學官考滿淨身之事此殆當時稗史誣傳世顯信而筆之殊爲失考又如僞本沈約竹書紀年註所載大舜龍工衣鳥工衣事出自劉向列女傳乃誤以爲約語而詆之併誤沈約爲沈總

又古惟庶人稱匹夫匹婦自士以上皆備妾媵禮有明文而此書謂孔子不當有妾駁孔叢子之妄尤爲膠固孔叢子本僞書然其僞不在此等也其他大抵類此以比容齋隨筆談何容易乎

# 說原十六卷

〔明〕穆希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原十六卷》提要

叙

懷庄先生說原一編蓋上下古今漁獵百家而成之者也其編纂亦勤矣先生少負逸材聲籍甚諸生間下惟授生徒適吳越所為舉子業工甚諸生就問業咸以為制義大師云而未測先生之深衷博雅乃爾也夫博士家業已屈首受書類片又拾餘釘陳言以徼有司之遇烏覩所謂二百五車之富而蒐訪之其跋稱宏覽博物君子者注又出於縉紳先生之宦游者與山棲巖隱之輩以其暇日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勒成一家而又往又縉紳先生多詳于職官輿地車旗制度之鉅且遠而略於其細山林隱逸則泛濫于仙釋方伎稗諧百家之言以究極夫象緯丹藥蟲魚草木之幽且渺而遺於其要未有兼舉而並收之者

試取先生所為說原受讀則二者備之矣  
先生身不滿六尺而意氣蓋一世蕭樊環  
堵而遍交天下賢豪長者遍讀天下之書  
其于國家典故尤莫不按其沿革究其要  
領非直為游藝之學也執此以往異日立  
金馬門下備

顧問固可倒囊而枚舉即

有詔令條掌故得失利害詎敢不讓先生

說原敘

執管畫便宜哉讀是編者可以得先生之  
大矣彼區又比白擲字之學安足為先生  
道也

萬曆丙戌夏仲陳懿典孟常甫謨



說原者原天地人物之理而為之說者也  
文自肇歲即欲擇精抉微類編一帙以為  
窮理者一助第方操鉛槧以干進而未暇  
顧浪遊場屋屢蹶屢踣延退猶初服茲為  
前所未暇為者仍取執文經籍志類羣書  
參易寒暑四更移州研蒐詮綜攬擷其玄  
英者附以己見筆之其諸森認者悉為剔  
正類各有目又各有說先之以天地者人  
物之祖也次之以人物者天地之所生也  
而道德藝術又自人而為之故以道術  
終焉此蓋文欲盡博我識以格物無遺也  
奚心當一鼎鑪啖一雞豚已哉世有博雅  
君子更出中秘之藏以續其所未備祇具  
吾師

萬曆丙戌夏仲穆希文識



說原卷之一

携李穆希文  
新昌呂光升



原天

文按天道冲穆逾探逾難測二曜之經行星辰之旋轉  
雨露霜雪之下降風雲雷電之吹噓震撼皆氣也而理  
寓焉然理則玄微唯通微者能識之能識其微則災異  
禎祥可加謹而益脩矣文以謏劣欲希臆玄緒恒苦於  
隔睽迺採群籍叩正聞見敢效編摩以俟談天者取衷  
焉噫此亦管窺之也

原天總說

天地未有之時渾沌如鷄子溟滓牙而鴻濛萌是為太極  
又曰太初又曰太一混元分而天地立由是而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云  
霄壤間一氣而已上清為天下濁為地清者如天所包之  
水濁者如水所乘之地與乾坤定位之理不異  
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  
百歲天地之運至成會之中為開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  
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成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

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  
為一故曰渾沌此子會之始也自此漸漸開明又五千四  
百年為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月有星辰日月  
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博在中  
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  
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  
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  
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  
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  
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說原

卷之一

二

天地間理與氣而已矣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者陰  
陽之氣形之始也此氣上薄則為雨下薄則為霧風其噫  
也雲其氣也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則愈清清則愈剛  
故日月星辰歷千古而不毀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則  
愈堅堅則愈剛故江湖之底深山之谷類多堅剛  
天圓如虛地斜隔其中西北戴乎天頂故地極出地緣  
三十六度東南履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  
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  
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實東南面虛也人倚北而面南  
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

夫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氣又承天是天地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故日月星辰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浮則為氣沉則為水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

天為陽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圓而月則缺也地為陰統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滿而火則伏也天為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為陰統故水土在下天裂時火光現陽精之極也地裂時泉水溢陰精之盛也

天體北高南下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發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發故晝短

說原

卷之一

三

天南為陽北為陰地北為陽南為陰對待之理也山南為陽北為陰亦對待之理也地為陰故火隱而不現擊石有火至剛而後生也兩木相摩則火至動而後生也剛與動皆陽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日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也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熱而尚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煖熱者陽盛而陰已消也申未時愈熱者陽積而盛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于晝月見于夜而半不見星半見半不

見尊卑之等也天為父日為子是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為夫月為婦是以日東升而月西出也

天至高無上以一从大為天字天如倚蓋圓象地如碁局方象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東行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在磨盤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天字四畫取覆胃四方運行四時之義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春言色夏言氣秋言情冬言位各相備也天神曰昊天上帝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

說原

卷之一

四

談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多違渾天為得其情

原日月星辰總說

大荒中有陽谷焉中有扶桑樹長數千丈兩幹相依故曰扶桑日為陽精精積而成象為鳥其數奇焉月為陰精精積而成象為兔其數耦焉月中所有乃山河大地之影日月光之所照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日之食也以形月之食也以氣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弱則光為之食想太陽乃火之精也火正當氣焰



之上必有黑暈以月正對此黑暈中日必食也然日食少而月食多者蓋日月行有常度月必一會未嘗不食但月體小日體大故雖行度差路交關為非相掩太多則日常不蝕月則稍有交關相射則必蝕蝕且既也

日射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故日食于朔月食於望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有食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絕也山崩地脉絕也當其崩竭之地則為災海水不潮亦水脉絕也

說原

卷之十一

星

天雖日光大明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耳天雖日光熾灼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耳日食而星麗中天日方晏而禾黍滋潤是其驗也

日者實也其字五畫四方員也象形明不虧也日光

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暝日初出曰旭昕曰晞日中為午

日在未曰晡晚曰昏

日在地上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地

寒而井水溫也

日為陽宗故煖熱之氣由之涼寒由日氣之不及也日漸長故煖日極長則熱日漸短故涼日極短則寒暖者陽氣

盛也陽極則熱涼者陰氣盛也陰極則寒廣海冬熱由冬

日南行正當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夏日雖北行朔北正當陰山之背震日光斜及故寒南北寒熱亦日也

月者缺也月滿則缺其字中二畫連左不連右其質常圓其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初一月之朔也三日哉生明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而望其光滿十六哉生魄廿三而下弦其光半三十而晦其

光盡朔而月見東方謂之魄晦而月見西方謂之魄

星辰 星精也浮立虛室中有光耀者其字十畫蓋三台

七元星之尊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字从日生二十八

說原 卷之十一

宿隨天而轉閃爍光芒五星運行獨無光芒金星各有耀

次無星處謂之辰山川之氣積為列星光芒輝煥精之盛

也精耗神竭則隕星自天橫飛而過為流彗下復上為奔

自上而下為隕

星陰陽之精也而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耀生

人值此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

彗星首約而尾長散輝燁燭目如掃帚狀彗字于井宿之

間主大臣去位焚燬入南斗占主東南大荒

斗一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日

一南而萬物死日與斗互行而成歲功也

五星在天高則影小低則影大五星歲星東方木星十二年一周天熒惑南方火星二年一周天太白西方金星一年一周天填星中央土星十八年一周天

北極出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為天之樞軸常不動故天以斗極為中而四下日月旁行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

二十八宿謂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轸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星也蓋以角為角心為心尾為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故謂之白虎以翼為

說原

卷之一

七

翼井為冠而軫如項下之喙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謂之玄武玄武位在西北故曰有神有鱗甲故曰武宋避真宗諱改為真武

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後成龜

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陰第

二星曰叶詣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柜理第五星曰防

件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天河漢也一名潢以其色白如銀名銀河蓋黃河之精

上為天漢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于此往來故

謂之津天河與黃河實相通者也

### 原雲雨霜雪等總說

雲本氣也陰重則色深黑而風陰稍輕則色淺黑而雨唯晴明則白雲遊颺颺雲之本相日射之則紅而霞月射之則白而為彩皆借日月之光華也天有雲則無露蓋陽氣散而為露雲陰也陰盛則露微自東自北而風則雨以陽唱而陰和也自南自西則不雨以陰唱而陽不和也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為雨地氣上為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為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雲然後蒸而為雨而雨者陰陽之和也月行南為陽通則無雨月行北為陰通則有雨

說原

卷之一

八

冬而暖為水寒為雪氣方收斂難於雨雪故臘前雪為瑞雪也陽氣下降陰氣上升二氣交而盛歟得溫潤方下降而為雨

天久雨曰霖潦霖潦則有商羊一足之鳥鼓舞而為水灾

天久不雨曰旱日氣乾裂曰暵旱乃亢陽為愆也旱則有

旱魃商人長二三尺袒身日在頂上走如飛見則赤地

千里

風陽也故其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有象

而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其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

其雨細而密氣之奔騰凝結小聚則為風而雲霧大聚則

為雷電電至大則為驚雷颶風至小則為煙嵐霧霧一

皆悉之所為虹霓則又天之淫氣所成

陰陽之氣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皆由

地發而不由天降至于和氣凝合則為甘露赤水之氣上

蒸則為霞而景星慶雲和風澍而和氣之所鍾也

烟字从火从目蓋火氣鬱而成烟細縕縕亦陰氣也雖

能籠罩宇宙然日出即消陰不能敵陽也有毒謂之瘴烟

抹山腰謂之嵐氣

而與露不同而氣昏露氣清露與霧不同露氣清霧氣昏

雲山氣也霧騰水上溢也凡重霧三日必大而陰陽相薄

說原卷之一

感而為雷激而為電疾雷為電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

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雷公蓋震為雷震長男陽也電母

蓋離為電離長女陰也凡電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陰

陽相搏之氣蓋冷氣也而冰陽也而電陰也盛陽而冰溫

煩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電陽包陰為霰陰

包陽為雹蓋陽氣無所洩而生電電形如串珠其粒皆三

出雪六出而成花電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分也嵩山有

大蜥蜴數百聚水邊啣水吐電

離為電電火屬也陰陽暴格分爭激射而火生焉其光為

電其聲為雷如鉄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是也

陰與陽交而為虹霓蓋天地間純陽攻陰之氣朝陽射之

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雄曰虹赤白色者雌曰霓青白

色者純白者凶兆也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甚有飲金澳

而輦酒灌之吸筵食而垂首似驢之異

季秋之月霜始降蓋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陽氣勝則散而

為雨露甘露降蓋耆老得致則松柏相受之壽賢容眾則竹

簞受之此上天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天酒

而與雪襍下謂之霰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霰

雪之始凝者也故將大雪必先微溫次雪下遇溫氣則搏

而成霰霜集也言其氣凄慘能表物也露是清肅之氣能

滋物也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說原卷之一終

說原卷之二

楊李穆希文 纂輯

新昌呂光升 校正

雲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火雲者氣也地氣異故雲之成象亦異蓋山雲阜  
莽水雲魚鱗亦氣異也

周人以二至二分日啓門觀雲氣書之以卜水旱豐凶青  
為至白為兵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紅為凶

風 風从几从虫故至八日而化陰陽之氣怒而為風箕  
星風師也封八姨異二蜚廉皆風神也四氣和謂之景風

說原

卷之二

二

南風曰凱東風曰谷風北風曰涼風西風曰泰風  
調風春分曰明庶風立夏曰清明風夏至曰景風  
閏閏風立秋曰涼風立冬曰不周風冬至曰廣莫風猛風

曰飈涼風曰瀏微風曰飄小風曰

風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  
氣則烈吹物有聲曰籟天籟風也水籟水也人籟笙簧也  
春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風橫行空中樹杪多風  
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著之而墮冬風著土而行吼地而  
生寒

雨 雨水從雲下也疾雨謂之驟雨徐雨謂之零雨三日

雨為霖雨久曰霖而屏翳為雨師春雨如膏陽氣升空而  
帶之而下故潤物夏雨乃陽方盛滿無陰氣唯龍升則陰  
附陽而升降則為雨秋雨時時飛洒于地陰氣方與陽氣  
平布于空雨帶之而下故殺物

雷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  
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

天無妄災雷無虛擊歷觀擊死者雖非元惡而不善者俱  
多故凡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也雷擊之下有物如蒼青色  
上大而下尖世傳曰雷斧

雪 雪者天地積陰之氣溫則成雨而遇寒則結而成雪

說原

卷之二

二

寒盛則為粒珠寒淺則為花粉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  
六出交春則五出也雪花曰霰雪雲曰彫雲一白蝗蚤子  
八地三尺三白蝗蚤子八地九尺故稱瑞雪雪之神號滕  
六

冰 冰成于水而寒于冰純陰之氣所結也冰凝曰凍冰  
流曰澌冰解曰泮孟冬之月水始冰木得雨而冰謂之樹  
介介兵象也

原陰陽五行總說

冬春之交夏秋之交多乍寒乍熱者陰陽之所爭也陰戰  
夫陽陽不能勝則成寒陽蕩夫陰陰氣迴避則成暑及陰

陽既盛則寒暑自是有常而不易矣

天惟一炁耳天一生水水津而成土水落則土出由是山則峙川則流焉然土之剛成石石生金土之柔生木木生火五行生成以微著為漸水火氣微木金形著四時又待土以生成故質最大

水與風一氣也水能載物而風不能者水重濁而有形風輕清而無象也水濁則為土土之微者大者能負重土堅則為金金則氣不敗而體之不朽又不止於負重已也此清濁浮凝之別也

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陽陽也氣在外發揚也四時四方

說原卷之二三

各一其時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年進也進而前也歲越也越其故限也五行五氣各於其方而施行也金禁也氣剛而能禁制也木胃也華葉自覆胃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火消萬物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寒捍也捍格也暑煮也熱如煮物也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昏損也陽精損減也

土雖質大曝之則燥水雖浩蕩煮之則乾火滅則息水久則朽皆自有以歸於無也

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銀銅鐵諸礦山必童而不生艸水然五金出世久亦能化仍歸於土

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銀見火則耗金土會則黃化之漸也

五行生中有克者蓋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火生土土盛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生阻滯此生中有剋也剋中有生蓋木克土土盛則喜木克是為秀驛山林土克水水盛則喜土來捍節隄防水克火火盛則喜水來既濟火克金金盛則喜火來鍛鍊金克木木盛則必斧斤斷削此克中有生也水麗生金非水能生金也金賴水以養之也金出石中乃天地凝固之氣所成如燒石灰久淘地必得銀養鴨水中淘其糞可得金此沙中金也

說原卷之二四

五行之氣常不相離如土之為物植之得水土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為石擊之得火是也木之為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銀即金也金之為物鑿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生于山山必童而有木至於萬物非水不生木火金土皆生于水也

冬屬水而一陽生夏屬火而一陰生此水火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始生之月此金木不互根也水生于北方陰位而陽已生火生于南方陽位而陰已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于陽方陽時金生于陰方陰時而陰陽無所生故金木

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內明照影在內陽施而陰受也月亦受光于日而舍內影然照影亦在外者光盛于金水也

火外明而內暗根陰也水外暗而內明根陽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水自西而東流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此亦一說鑄冶家夏月停鑄者以是月金鑄而不流也蓋亢陽之極水氣方弱金不能鑄液而為水耳

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性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猷

說原

卷之二

五

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水此虛實之相反也

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水之至精者也昆吾刀可以切玉沉香遇水則沉金木之至精者也而金剛鑽可以鑽石亦金之至精也

歲終祀灶新正禁汲水三日亦除舊更新之義

火性炎燄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行知室中有火麗木則明乃鑽木取火教民烹飪

改火革故取新也春取榆柳柞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桑柘

色黃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取柞櫟櫟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取槐檀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季春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出之以宣其氣也季秋火星伏于建戌之月納之以息其氣也

炎月大火當空至七月火西流方四散流遠故秋冬多火災蓋火本太陽之精而成遍布太空至漸行南陸始流散地下耳

死火餘燼曰灰灰集屋曰煤燒木未灰曰炭月令季秋伐薪為炭一名烏玉北方以煤代薪 大曰薪小曰蒸

原歲月日時總說

說原

卷之二

六

自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曰九頭五龍提提合雄建通序命修單因提裨通流紀

黃帝考定星曆顓頊命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堯舜命羲和正曆夏有昆吾商有巫賢甘石周有馮相保章掌五紀

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建正朔唐虞夏后皆建寅商則建丑周則建子秦則建亥自漢迄今皆以夏時為首漢得人生于寅之義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自禹即位八年甲子初入午會至元泰定甲子

得六萬三千六十一歲

大撓承黃帝之命以造甲子正時月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即六十花甲子也

十干干犯也屬陽故曰天干甲萬物甲拆而出也乙萬物屈曲而未伸也丙萬物炳然暑見也丁萬物壯寔之形也戊萬物之茂盛也已萬物有形可紀也庚萬物堅強而收歛也辛萬物方盛而見制也壬癸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壬妊也陰陽交物而懷妊也

十二支支枝葉也屬陰故曰地支子孽也陽氣始生于下也丑寒氣屈曲而尚紐也寅發也卯牖也胃也萬物胃地

陽原

卷之二

七

而出也辰伸也萬物伸而已出也已巳也陽氣畢布而已盡也午陽氣愕而伸也未昧也日既中而陽向幽昧也申持蘭也萬物申束以成體也酉就也萬物熟而成就也戌滅也萬物將滅息也亥核也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疑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提在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茂在亥曰大淵獻

黃鍾黃中色鍾種也陽氣施種于黃泉而莖萌萬物也火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太簇簇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夾鍾陰夾助太簇而宣四方之氣以出種物也姑洗洗潔也陽氣洗物毒繁之也中呂徵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而宣氣齊物也莊賓莊繼也賓導也陰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莊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榘盛夷則夷傷也則法也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無射射厭也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三厭逸也應鍾氣應三射該歲萬物而榘

陽原

卷之二

八

陽閏種也

我朝號為大明大統曆者蓋一人為大日月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極大也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曆者日月星辰之曆象也年本作季从禾千者取禾一熟也歲从步从戌者年至戌而終也月閏也因其圓闕有度故一缺為一月歲有十二月月凡三十日日實也从口从一以其一度一見故為一日刻鏤也漏也缺漏箭以候日晷曰刻箭止也限時而止也候待也節氣若有所待也五日為一候月有六候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二十四氣為一歲月初為朔朔蒸也月死而復

蘇也弦月半之名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子弦也望月滿也與日相望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金照乃成望月盡曰晦晦灰也月死為灰光盡似之也

元朝立簡像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背中間開一竅漏日光可以不出戶庭而知天運矣又有玲瓏像鑲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觀之銅漏之外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夜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更點二十五聲今府州縣去五更後二點又去初更前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故人行五更

說原  
鳴鐘前十八緩後十八急緩急每三轉共一百零八擊者蓋應十二月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按陰陽也日與天會為歲月與日會為月日行地盤一位為時每時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今初正由子午中分

天運孟子初四刻猶屬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算也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二刻而交節歲字从収从収者疆度之行可推步也从

成者以木星之精生於亥至戌而周天也故木星曰歲星歲日與天會之法以節氣為定年與日會之法以朔望

為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或後或先交于立春

晦朔弦望時因于日也晦月與日會全無光也朔會而後蘇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十分之一也望則相對相去四十分之一也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氣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日有三百六十日也

堯時有州生于階每月朔生一筭月半則生十五筭自十六日一筭落至三十日落盡月小則一筭厭而不落堯視為曆以正朔日

立春後五戌為春社立秋後五戌為秋社假如戊日立春立秋則此日不算故春社常在二月內秋社常在八月內

說原  
慶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霓斜界纖微雲氣皆不敢侵者此天之黃道也

春日行東陸斗柄建寅夏日行南陸斗柄建巳秋日行西陸斗柄建申冬日行北陸斗柄建丑夏至後日窮南陸群陰漸長也冬至後日窮北陸群陽漸長也

曆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尚餘六日六個小大餘六日則是一年共餘十二日積三年餘三十六日

日以三十日置了一閏猶餘六日又兩年復積二十四日併前六日又置一閏五年再閏七年三閏十有九年七閏



十九年為章七十六年為節五百一十二年為會一千五百年為紀四千五百年為元

古有數九九語蓋自冬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如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之類

古人之節有扶陽抑陰之象如元旦上元重午七日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至于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耳除夕用火炮火花亦扶陽抑陰也

自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伏者金氣伏藏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

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自冬至後第三戌日謂之臘臘者獵也取獸以祭先也蓋新故交接大祭報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八蜡一先帝二司農三農四鄒魯五猫虎六防七水庸八

星虫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周密布緹幔于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如之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于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兩端案曆候之氣至者灰去

二至前後垂土炭于衡兩端懸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

至則炭重

牛土者十二月建丑丑牛也牛土畜能制水寒將極故出其物以像之送寒所以迎陽也

占風者以三月初七南風旱北風熟若春得西風夏不實以西風為盲風也夏秋得東風稻不實以東風為谷風谷若空也自春初至夏有二十四番風始于梅花終于楝花謂之花信風

二月八日上丁日祭孔子蓋丁屬火取文明之象又云孔子丁丑日卒故用丁祭之

正五九月謂之無羊之月安月也官員例減祿料無羊上

說原 卷之二 官者多忌之蓋宋朝火德王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故謂之灾月我朝亦以火德王故忌之

春者蠢也萬物蠢々然而生蓋陽氣動物于時為春名曰青陽太皞乘震執規司春

正月為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律中太簇其德在水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水獺祭

魚鴻雁來立春者春氣始建立也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車旗服色皆青正月歲之首月取其端正故曰正月正本去聲因諱始皇政故改為征今當改征為正蓋正必建寅所謂夏正也而水謂天一生水水自天而而北風凍之

為雪東風解之則為雨水也

二月為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始雨水  
桃始華倉鵲鳴鷹化為鳩雷乃發聲蟄蟲咸動春分謂一  
春九十日前後各半而適中也

三月為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  
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榆莢舒鶯蟄謂蟄虫震驚  
而啟發也上巳已者社也此日百姓皆禊於水上以祓除  
不祥祈介祉也寒食冬至後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曰  
寒食禁烟三日蓋春屬東方心為大火火盛故禁之非  
為介子推也清明時當氣清景明而萬物顯著也

說原

卷之二

七

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名曰朱明炎帝乘離執衡以  
司夏

四月為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帝炎帝其神祝  
融律中中呂蟋蟀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其德在火立  
夏者夏氣始建立也穀雨謂時可播種而其穀於水自上  
而下也小滿者謂萬物至此而小得盈滿也又曰麥氣至  
此方小滿而未熟也

五月為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小暑至  
蟄蟄生鴝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五月五  
日皆陽數故云端午芒種者謂有芒之種可以布種也

六月為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溫風始至  
蟋蟀居壁腐州為螢夏至一陰生

秋蟄也物蟄飲乃成熟也名曰白藏又曰素商少昊乘兌  
執矩以司秋

七月為孟秋日在翼昏建是中旦畢中其帝少皞其神蓐  
收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祭鳥其帝在金立  
秋者秋氣始建立也處暑者謂暑氣至此而止息也七夕  
之夜洒掃中庭設筵酒脯時果邀河鼓織女二星穿針乞  
巧有躑躅網於瓜上以為得巧天河之西有星與參俱出  
為牽牛大河之東有星在氐之下為織女

說原

卷之二

高

八月為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中律中南呂鴻雁來  
玄鳥歸雷始收聲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白露者謂  
金氣白陰氣漸重露茫茫而白也中秋者謂秋至此而平  
分晝夜均五十刻也

九月為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雀入大水  
為蛤菊有華豺祭祭霜始降艸木黃落乃伐薪蟄虫入內  
重九日折茱萸房以揷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九為陽  
數此日與月並應其數也寒露謂露之白者至此寒冷而  
將結矣霜降者謂露之白者寒寒者結而為霜矣霜降也  
物皆喪于氣之慘也

冬終也物終藏也天地閉塞而成冬名曰元冥

十月為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律中應鍾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其德在水立冬者冬氣始建立也小雪謂天地積陰溫成而寒為雪寒未盛故雪猶小也

十一月為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結麋鹿角解水泉動大雪謂寒盛而雪大也是月建子周之正月也冬至日南至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至有三義陰極之至也陽氣始至也日行南至也冬至一陽生至日夜半子時之半而一陽生

說原

卷之二

五

十二月為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雉鷄乳漁師始動冰方盛大寒謂盛寒而寒威極大也

說原二卷終

說原卷之三

附原神鬼說

機李穆希文纂輯  
新昌王光升校正

天地間陰陽之氣聚則靈明不聚則不靈明故風雲雷而之氣聚則靈明而搏擊之威顯焉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滋養之神著焉手足腹心耳目口鼻之氣聚則經絡運用而精神顯著焉

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

說原

卷之三

乙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鬼者魂魄之餘也魂魄者二氣之靈也其氣聚則其鬼靈其氣久而漸散則其鬼不靈

天地之神天子祭之山川社稷與溪谷之神及能興雲雨者諸侯祭之五祀之神大夫祭之先祖則庶人祭之

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之言歸也

山神謂之離嶺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竇羊水神謂之因焉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

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水石之恠曰龍罔象水之恠曰夔罔兩土之恠曰犢羊火之恠曰宋無忌罔兩好食死者肝而畏相與虎故墓上樹相為石虎所以辟此邪也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諱曰灶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字子郭

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之類皆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井取水灶取火門戶取閭闔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動則為純陰純陰則神明不居矣天地間神明無往不在殿宇土偶反為屬神淫鬼一為之

說原

卷之三

依附則犯之而禍之順之而福之亦能禍人福人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人家隆盛與富貴人及正人君子則妖邪不正之氣自不能干其兩干者類多妖婦艷女淫邪少年如南方荆楚吳越率奉五通北方燕趙齊魯率祀靈歌此神能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為夫婦交合等狀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

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有功德載在祀典如勾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此聖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下而至於山夔土犢水罔木妖或懸箕附穎或生靈起鶴世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但非正理

人生在世間聰明正直死則復入陶鈞沉滯為鬼者蓋少唯有一等淫厲之氣化而為魑魅魍魎自能為鬼亦有一等負屈啣冤之氣浮游上下亦能為鬼故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說原

卷之三

世間山崩川竭殊形異狀嚇世驚人以為恠者此皆有神氣以為之也山崩者山氣走也川竭者水氣空也人物禽畜千態百狀種種為妖為恠者乖戾之氣致之也故土生山移石長水決甚有鍾飛等異孰非氣之變耶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憑依于人亦能為屬如狐突見申生于曲沃襄公見彭生承立而人啼此冤抑強死之鬼也魏顆見老人結紉以抗杜回伯有為厲而殺駟帶及公孫段此報恩怨之鬼也武帝見李夫人于帳中王弼與人墓中談易煬帝見陳后主于雷塘陳喬衣黃半臂而過廊史彌

遠肩與還家而去此其死于刀兵水火而魂魄不散故聚而靈明有如此若夫天陰鬼哭陰房鬼火豈盡誣耶江准以南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象狄仁傑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唯夏禹伍子胥廟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何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耶泰厲俗名社其類有三曰泰厲古帝王之無后者曰公厲古諸侯之無后者曰族厲古大夫之無后者鬼有所歸乃不為禍無所歸多為人害昔伯有為厲子產立后祀之其禍遂止

世間托鬼而神術者如懸筆作書附童舞劍依巫覡作聲

說原

卷之三

皆鬼之伎倆也然叩往事則驗叩陰事則驗故樟柳像童灶神告報類能先知他若通士之呼風召雨呵神咤鬼全仗自身元神用事如元神耗竭則鬼不從令也

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佛境飲食男女叔倫昭則人境也聰明正直降祥降殃神境也無君無臣以天地為春秋鬼境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燒走山石無礙日月無影仙境也魂歸魄藏緣舊習心夢境也不生不滅不墮四生六道佛境也

### 附原釋教說

釋氏稱佛以菩薩而皆冠以南無二字蓋夷狄請拜為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若云居南方而拜爾謠為膜因之而為南無也一說謂佛居西方西方屬金金至南方而無蓋火克金也佛字从人从弗言其弗是人也如來謂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淨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佛西方大聖人也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釋迦佛生刹利王家年十九出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捧雙足分手指天地號天人師生于周昭王時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迦葉至漢明帝夜夢金人遺蔡愔使天竺與沙門竺法蘭東還始入中國其書大抵以虛

說原

卷之三

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有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誘勸惡俗精其道者曰沙門

達磨南天竺國人得般若波羅傳正法后遊南海見梁帝潛回江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十九年不立文字以迦葉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我今傳汝心印後至六祖有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須勤拂拭何處惹塵埃之偈自是宗旨大明

達磨為始祖慧可為二祖燦師問禮于二祖二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後燦師得道合掌而終是為三

祖四祖道信年十四禮三祖而隱于破頭山五祖弘忍相  
奇四祖乞令出家以至付法傳衣後坐逝建塔于黃梅山  
六祖慧能聞五祖在黃梅山乃往任役五祖求法嗣神秀  
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惠能乃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須勤拂拭何處惹  
塵埃五祖聞之乃以為法嗣七祖行思姓劉叅曹溪六祖  
欲傳與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以印心吾受  
衣以來多難恐後代爭趨必多即留衣鎮山門汝當以法  
身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說原

卷之三

大

佛國在雲南之正西即為裝法祖取經之所名天竺其地  
有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東有河源崑崙  
山即經中所云須彌山也其地有瞻部洲今僧家以中國  
為南瞻部洲是也稱佛稱羅漢云者即中國皇帝丞相之  
謂東印度國係西番人性獷好殺周伯陽父惡其兇殺出  
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內外剪除不傷形體名曰浮屠至  
周昭王釋氏生能脩伯陽道國人宗之稱曰佛迨漢明帝  
而其法流入中國至晉明帝而法大行其國種類煩盛無  
鯢鯢孤獨之苦故奉其教者曰願生西方  
佛始入中國人都不曉其說至晉宋而廣大自勝之說盛  
傳矣幻妄寂滅之論變而為景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表

學也唯以莊老之說來鋪張梁武時達磨西來面壁后說  
出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然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又翻出許多話來而禪學高妙矣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故  
言性以空然以性為自虛不涉于天不知于何處求天以  
山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于何處求地以四大為  
假合本來非有不知于何處求人

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罵經造像修  
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  
者必入地獄剉燒吞磨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

說原

卷之三

大

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剔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  
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  
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吞磨復知之又况佛法未  
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  
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

浮圖氏談立天堂地獄之教蓋引誘愚民為善也考之佛  
國即極西所居即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關之稱犯罪者極  
地為室以居之即地獄也其法有剉燒吞磨之刑如九熬  
三苗之為者所謂閻羅即刑官也金剛即衛士也

佛家有所謂四恩一父母二師長三國王四施主有所謂

三緣第一了自已輪迴生死二為結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有所謂五蘊謂色受想行識色謂色身受謂受苦受樂受用想謂思念行謂所行識謂曉世事

戒定慧法要也戒生定定生慧生八萬四千

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要當知足是即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乃足不知足則不足

十二門經云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施恩行惠贍乏救疾務存營濟此佛氏種福田語也

乾坤清寧之體古今從來只是寂靜所以熙熙穰穰而震

撼奔驟曾無止息者皆人生有欲以役使之也人當以寂靜為體以應世為用勘破萬緣無非虛妄無後為物所引馳逐老死而不知止也

人身乃地水風火之氣和合而成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是地唾涕膿血涎津痰淚精氣大小便是水暖氣是火動氣是風此皆禪家之語也

諸類虫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果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歛起煩惱為化生于此四生復折為十二類每類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

僧有德智有勝行在人之上曰上人沙門言息也言与息

而歸于無為也晉道安受業于佛圖澄以師莫過于佛遂以佛釋為姓沙門稱釋自此始落髮後稱沙彌高僧擲錫杖隨處而住曰飛錫携包雲遊曰行脚僧安住僧曰挂錫維摩故宅以笏量十笏曰方丈

沙門有三坐禪為上謂為中助食為下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有大乘有最上乘禪有結

据禪師無撈摸凡出家必受五戒戒何也蓋一不妄殺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 附原道教說

大道不可強名強名曰大強字曰道

說原

卷之三

九

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旁山又曰老而不死曰仙世稱八仙要皆漢唐人如鍾雲房呂洞賓韓湘子之流然仙不止此舉八人者蓋以見富貴貧窮老少男女人人可以為仙也曹國舅最貴李鐵拐最貧賤鍾離是武將洞賓是文人張果最老湘子最少藍采和是男何仙姑是女尸解本真人之鍊脫也有形如生人者有形不青皮不皺者有目光不落者有死而更生者有未飲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者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次之

日全光月受日光處有半光凡人履平地故所見有限

至人能俯倒影而凌三光乃見其金耳

欲長生者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老而不死可以  
歟哉世界鑄黃山川矣若彭祖之長壽葛洪之免解梅福  
之仙去王喬之飛舄長房之竹杖琴高之乘鯉皆可謂之  
長生也

修真之說如道德經陰符經為修真家宗祖其黃連內外  
景經金碧龍虎等經俱非黃帝所作魏伯陽著參同契一  
書行世大約說隱辭謬不肯洩漏嗣后有石函悟真等書  
究窮深旨止是鉛汞交結二義而已所謂鉛汞交結者不  
出陰陽陰陽不出坎離坎離不外神氣人能實精裕氣坎  
離交構則修真無餘道矣汞水銀也鉛丹砂也

丹經言鼎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飲神也火候是  
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動息之妙龍虎  
胎息吐故納新此內丹也烹鍊金石此外丹也若煉丹則  
有七還九轉之法導引辟穀之方而玉醴金漿交梨火棗  
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

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艸水服金  
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  
是息慮絕慾鍊精氣動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  
本于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

經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者任之自然其次  
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學道者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  
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嚴久  
高玄皇人之流此天真道士也杜仲尹執之例此神仙道  
士也許由巢父之類山居道士也宋倫彭祖之例出家道  
士也黃瓊錢鏐之倫在家道士也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  
曰身心順理惟道是從以後道為事故稱道士

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有東華少陽君師老聃之道以授  
漢鍾離權鍾離權授呂巖巖與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  
石泰石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陳抃授白玉蟾王蟾授

彭相北宗自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丘處機譚處端  
劉處玄王處郝大通馬珏馬珏之妻孫不二其外又有金  
真者其名始嘉蓋嘉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室事之題曰  
全真故後人遂名全真道士

嵩山道士寇謙之欲修道陵之術宋賜號天師餐風臥雲  
茹芝鍊玉雖富人間寔寄跡老子子矣

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為道教之宗生天目山隱北印山  
修煉形之術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源得制命五岳  
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又得黃帝九鼎丹書感為元老君



授以經籙法而道成焉後張魯克續前烈以鬼道教人惟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後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季代稱先生者貞靜先生虛白先生葆真先生虛靜先生而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真觀妙先生歷宋而元賜以中真人之號傳至正帝即國初之天師也六觀京師世領教事乃四十二代也高皇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耶乃敕令逐輩此號稱大真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吳宗易以金印弘治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云

附原佛老統說

說原

卷之三

三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滅二經甘模倣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遠誤最鄙但是此斗經蘇子瞻作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矜便有為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為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以寂滅為樂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為樂

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齊頌惱幸歸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得此權詐若言與之乃意

在取之張之乃意在命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佛氏曰無生是畏死之論老氏曰不死是貪生之說死生天地之常理畏死者不可以苟免貪生者不可以苟得

原輪迴說并附

佛家謂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故謂之因果然觀之人有行仁者種陰德者好生者濟人于難者其所行皆善故後世子孫獲福綿綿雖樹不來白鵲之乳手不植三槐之樹其福澤固自可必若使暴戾好賄尚勇好勝必近禍于身速灾于後又奚待山鬼之呼祖龍許負之相騰蛇入口而後知哉所行即因也所報即果也

說原

卷之三

三

輪迴之說如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曙是泰山老僧張方平是瑯琊寺僧蘇軾是壽星院真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闍黎馮京是五臺僧真德秀是浦城草菴和尚他如年枯之識金環文滄之取香囊永師後身為房瑄張衡後身為蔡邕之類不可一律而論但有入輪迴者有不入輪迴者有為鬼不托生者有托生不為鬼者有為神明者有為異物者有受福報業報者焉有不齊陰陽為炭造化為爐其可測哉

說原卷之三終

說原卷之四

橋李穉希文 纂輯

維揚王一化 校正

原地

文按地道廣遠無垠日月經行之內大都自有定限齊諧所稱道里遼邈率多荒誕不經好奇者往往狹于聞見訛以傳訛是夢中說夢耳然宇宙疆域之遠近山川之流峙雨暘燠寒之氣候種種載籍文雖不能身親經歷每於暇中考訂沿革以廣耳目所不逮聊誌此以俟知者辨焉若夫六合之外君子所不道者姑畧之不敢妄為之紀

原地總說

地字加土在一邊者蓋土能生萬物之義也其字八畫載於八方伏羲画八卦推移八節之意其卦名坤其神曰祗大而名之曰皇地祗小而名之曰后土天有八部九紀地有九州八柱柱廣十萬餘里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

天為蓋方地為輿故地名方輿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若夫國初之東北有三衛西南有交趾其地則不止此矣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邇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十四頃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輿地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以有海也中國地氣北燕極寒更極而北邊徼地尤寒多寒則多風南

說原

卷之四

越多暑更極而南九真日南其熱尤甚多熱則多雨蓋土高者亢旱地卑者雨澤地氣之升降有厚薄也中國而外寒暑風雨更自各別

崑崙東南有赤縣神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寰宇中自山陝以漸而高如上黨言与上清為黨也雲中言居雲之中也自是極高而為西城則有崑崙雪山東西南北中印度故名而天言地与天齊也產珠玉瑪瑙璵璠水晶沉香諸物其人亦易為生世稱極樂國也地至東南漸平而濕熱唯青齊更卑下其為生亦不易

中國疆域東為朝鮮西南為安南為占城其外諸國不通中國一大縣耳北為沙漠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外則為波斯大食東南則為大琉球中國名曰去縣神州蓋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瀕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區宇遠逾前代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道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與圖所轄之大畧也

國朝設九邊以脩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

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即今嘉興也東方曰夷从大从弓舊稱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其種有九西方曰羌從羊从人謂西戎牧羊人也其種有一百五十四南方曰蠻从虫蛇種也其國君臣同川而浴極有簡慢其類有八故曰蠻悞也北方曰狄從犬从火本犬種也其行辟邪其俗多淫故狄之為言淫辟也倭國即日本國乃吳泰伯之後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之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蓋吳倭聲相近故轉吳為倭也或曰徐倭以為徐福之後是忘其先矣

匈奴有五種有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犢牛所生有短項矮胖者乃獾與野豬所生者有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有突厥者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肅有塔巴赤罕之祖乃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稱大蒙古都長後稱帝居沙漠號韃靼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即元帝

原分野總說

以二十八宿分屬國朝郡縣角屬河南之開汝亢亦如之氐屬汝尾屬順河真保永隆禹箕屬順河保斗屬應天鳳翔蘇松常鎮廬安太寧池徽廣和滁陽淮浙之杭嘉湖溫慶江西之吉瑞袁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屬揚淮九江溫湖嚴金衢寧紹台福之衆延汀興邵漳廣東之廣潮南肇高雷瓊廣西之梧州屬廣南肇高雷瓊惠建福之衆延汀興邵漳溫徽金衢寧紹台廣西之梧州屬山東之青危屬山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屬東昌大名府河南之彰衛懷壁屬大名彰衛懷奎屬兗州妻亦如之鼎屬北之順德廣平真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之真保山西之大同晉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疊溪參屬山西之平陽澤潞汾遼大原貴州之順應興松潘疊溪并屬貴

之晉安川之成都保寧叙潼眉嘉瀘雅永龍順應天金陝  
之西鳳漢平肇臨慶延寧洮文雲之臨楚徵曲武山西之  
大遼解鬼屬陝之西鳳漢平肇臨慶延寧洮文川之馬雲  
之臨楚徵曲武貴之晉安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州銅仁  
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之黎平廣西之平南慶潯柳桂  
廉川之夔湖廣之彬安沔永辰常衡長岳荆黃德襄武陝  
之漢中軫屬平夔漢中湖廣之清武襄德黃荆岳長衡永  
常辰沔安彬廣東之廉廣西之桂柳平慶

角亢氏主充充屬鄭房心主豫豫屬宋尾箕主幽幽屬燕  
斗主江湖牛女主揚揚屬吳越虛危主青青屬齊室壁主  
說原

卷之四

五

并并屬衛奎妻胃主徐徐屬魯昂畢主冀冀屬趙甯主益  
益屬魏井鬼主雍雍屬秦柳七星主三河三輔三河三輔  
屬周翼軫主荆荆屬楚

原九州列國說

九州取義蓋以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徐州徐舒也土  
氣舒緩也揚州多水水波揚也荊州得名于荊山豫州帝  
都之東所在常安豫也雍州在四山之內雍驕也冀州帝  
都也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充取水為名也  
立國取義蓋以燕宛也北漢平廣燕在涿鹿山南宛然一  
國都也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若送使隨流東入海

也鄭町也地多平町町也楚幸也地重人野數有戰爭  
辛楚之禍也周地在岐山南其山四周也秦津也地沃而  
有津潤也晉進也地在此有事于中國而進之也趙朝也  
邑小而朝事于大國也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魯也衛  
衛也取三監守衛武庚也齊齊也地在渤海之南渤海之  
中也吳虞也太伯封于此虞其志之不就歸也越夷也蠻  
夷之國度越礼義無所拘也此十二國上應列宿

都者國君所居四方人所都會也京師者天子之居也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少昊都窮桑顓頊都高陽帝

說原

卷之四

六

營都毫兗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成王都洛邑秦都咸陽漢都長安光武都洛陽  
魏都許昌吳都鄴蜀都成都晉都洛陽宋齊梁陳都建康  
隋都長安唐都長安宋都汴宋高都臨安元都大都

原國朝郡縣說

北京古幽薊地南京古金陵地山東古青州兗州地山西  
古冀州地陝西古雍州地河南古豫州地浙江古揚州地  
江西亦揚州地湖廣古荊州地四川古梁州地福建古閩  
越地廣東南百粵地廣西古百粵地雲南古梁州南境為  
徼外夷地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

北京 北京形勢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天府之國遼元金建都焉太祖設為北平布政司成祖入承大統遂建為北京負重山而平地面有魚鹽穀馬之利而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真定北至于永平昔為內地乃今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號稱扼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馬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之腰臂南北舟車聚令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真保多降胡性獷難制東安壩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克後伏匿迤山有樵牧之利寔藪人之淵藪也

南京 南京形勢龍蟠虎踞誠有天子氣吳晉宋齊梁陳

說原 卷之四 七  
及南唐皆建都焉太祖乃定鼎於此其險在于長江故留守以舟師為急藩垣專倚江北徐穎跨於中原瓜連數郡淮安控徐揚齊魯文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職濳撫寔聯絡兩京者也廬民多游手野有遺利鳳陽高墻陵墓供臆繕葺財力冗費豐沛有濁河之患轉餉多快噓之虞濠泗之間被害尤劇但有醒臺富商雲集民頗豐洽俗尚淳靡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吳為江表門戶蘇松常市浮于農文勝於質賦煩徭困兼之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常熟濱海擅魚鹽之利間作弗靖以故江防海備俱為要害徽州山多田少民逐末利池在山麓江許多流寇窟

區鎮江鑿山通漕潮水下上穀土歲易利歸富豪而民盡貧矣

浙江 浙江之勝大海東環直轉淮揚具區右匯波照圻輔左逾信都即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杭州其都會也臨安山水秀麗人慧俗奢米珠是急嘉禾定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貪流富并而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蕪松歲築歲傾勞費益甚安吉為盜窟之所廣德寔好訟之鄉筭潭之間盜徒出沒剽掠村墟嚴衛金華以徽饒為邪郭生理為優征徭亦爾寧溫台並海而南達於汀漳往來通利而倭夷貪市假貢突至寧波倏去倏來除戎之戒定海是

說原

卷之四

八

棘處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壙亦難治之者也

江西 江西之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寔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折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南昌圻江匯湖右荆左浙迺一都會也九江獨處上流人有市利南康逼臨彭蠡土瘠盜興饒州稱為裕阜廣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寇多而衣食自足建昌僻在東南而藩封亦清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韶山溪會焉林谷為盜窟也雖撫臣統制而軍費不支袁州地逼長沙而喜獄好爭綏馴不易臨江瑞州崇稱樂土安吉地靈人傑利甲諸郡焉

湖廣 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寧一都會南匯湖溪北擁原

陸山靈水秀而承天王氣在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辰杆雲貴彬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岳水寶之間僅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利市長沙雖卑濕而民物稱盛顧穀土泥塗宗藩祿廣而流冗襍沓土酋強橫皆足為慮焉福建 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福州寔一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沃第以礦徒作孽波及古田等處利在魚鹽而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通與南贛互市海物時起兵端人悍嗜利漳州為劣興水文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延平邵武

卷之四

九

事簡風淳雖沙尤小竊亦不為害焉

河南 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為都會之地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雖險塞不及關中而四通八達道理便焉彰德控魏趙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蔽山南控河北最為形勝汝寧南陽下薪黃入襄鄖又與江淮相表裏顧封藩祿廣民甚勞劇睢陽歸德犬牙幾省轄管難制而彰德兵民襍集頗為牽連河洛之間憑險鑄獵習於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為優

陝西 陝西山河四塞神皋澳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

監牧蕃滋輦鳳之間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水穀之利亦足自贍甘涼以西至于嘉峪左右番遊勢為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戢耳西安會府生理殷煩塞餉藩祿十居七八民甚疲焉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為重地也

山東 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憑遼海西走趙魏北界滄瀛而水陸大道並會德州自海運廢而此為漕渠葉塞踞濬牽挽舟車勞無休息兗州水潦為虐青多礦賊難禁成山沙門上下礁磧甚險聞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滄入北海不數抵直沽此

卷之四

十

說原 可濬修以避開洋之險臨青濟寧有喉吭之憂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農桑足贍號為樂土也

山西 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入內郡鴈門南北為虜通衢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要在撫戢若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而虜已獲利于潞安而其志在平陽矣

四川 四川長川沃野穀粟竹木蔬果纖染之饒自足周瞻西界藩部南阻蠻落雲梯之險北出褒斜衝峽之流東下荆楚寔為陸海而成都其都會也然山川防守雖易而

盜奸割據為虞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盧重慶皆有兵憲  
唇齒利在東南而西北之指臂尤急土蕃寇自黎文南詔  
賊由沉黎二虜糾合必由灌口此當覓兵以緝障之者至  
于劇盜起于重慶諸戎伺于障臘烏撒捍于鄰夷龍州梗  
餉道亦非細故建昌西徽奧壤民夷頗輯都江水役鄂灌  
為勞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廣東 廣東在嶺海間北負韶雄以臨吳楚東肩潮惠以  
制閩甌內關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  
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戎洋守障屯哨勞正韶州嶺險谷  
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群蠻而兵餉傳郵仰其

說原

卷之四

十二

權利惠州哀廣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壤而內外寇  
夷為害孔棘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澳衝衢關  
地除兵亦可耕守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  
平田腴壤瓊州僻在海中五指腹心反為黎穴若乃島夷  
諸處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

廣西 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于廣  
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產自贍桂林其都會也三江貫  
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寇不但古田荔浦苦其吞  
食也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土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  
摧輯柳慶號為盜區民甚被害督兵制之思恩田寧強悍

復肆於殘破之後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寔為桂  
管保障梧州開府地促民貧費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  
襟束形勢便矣

雲南 雲南疊山崇嶂瀾澗縈紆金碧米益之產稱贍雲  
南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壤沃守固肇內捍  
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隣諸甸永寧麗江  
聯絡于瀾滄烏蠻叢撤控彈于曲靖若尋甸上下風土絕  
異而兵衛漸疎矣

貴州 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于永樂綠田苗  
倡亂朝命誅討始置郡縣官襟土流而思州思安三十九

說原

卷之四

十二

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菁穴水土不產貧疾已甚官戎  
歲給金仰他省況省城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於嶺賊思  
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逼於夷峒間寇散軍興有難撫定  
者也

說原卷之四終

說原卷之五

稿李穆希文 纂輯

維揚王一化 校正

原山川岳瀆總說

崑崙乃天下山之起勢處其東面則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漢四瀆之水皆東流焉其西則西域諸國以至流沙水皆西流焉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流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處自虎林以至海都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海至南極地逾卑則為尾閭為沃焦山陝至西北極地逾高則為崑崙為葱嶺為流沙大磧故曰形如倚蓋

解原

卷之五

乙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閩中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之山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兩廣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岳淮濟江河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

水與土本不相離故地中未嘗無水雖高山峻嶺而泉澗在焉水中未嘗無地雖長江大海而地亦載之此兩相附麗也

山 山產也散氣以生產萬物也天地初間只是一氣摩盪凝結擁起高者為山即今潮來擁起沙相似水者純陰氣盛故洋溢在天為雨露在地為江河蓋生於陽而成於陰氣聚而靜則成水觀人之呵氣可見

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為用也山無草木曰岵岵地也無所出生也山多小石曰礧山多大石曰礧石戴土曰崔巍土戴石曰阻

說原

卷之五

乙

山之頂曰峰脊曰岡大而高曰嶠小而高曰岑小而銳曰巒石窟曰巖山之平處曰坡山之徑路曰蹊土山曰阜山有穴曰岫山高而小曰嶂山深濬曰洞山峻曰巔山夾水曰峽山尖曰巔山只曰麓

泰山東岳也一名岱宗受命易姓報功告成皆於此蓋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岳之長也在兗州中有三峰東曰日觀鷄鳴即日出也西曰泰觀可望長安也南曰越觀可望會稽也泰山有東岳廟其神主萬物發生及考掠死魂之事

華山為西岳蓋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名山頂有池



生千葉蓮花服之能羽化有三峯曰芙蓉明星玉女

嵩山為中岳山高大居中央在洛州中有三十六峯東曰

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也

衡山為南岳有三峯曰紫蓋石菌芙蓉

恒山為北岳在定州蓋北方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

蓬萊方丈瀛洲謂之三神山皆在東海中隔弱水三萬餘

里神仙所居也不死之草生焉終南山唐盧藏用隱此

琉球大嶸山夜半望明谷日光燭天

峨嵋在蜀最高峻有三峯曰大峨中峨小峨大峨夜半可

望日出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已封徑矣其深遠處六月

雪尚未消

廬山高萬丈南有五老峰蓋周武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

隱此故名匡廬

秦望山在紹興始皇登此望東海故名

天台山應台星有樓臺玉醴泉等

虎丘山在蘇州又名海湧山有劍池千人石闔閭葬此有

白虎踞焉故名

天目山在臨安山下有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張道陵誕生

之地

虎林改名武林俗云多虎故也或曰南唐諱之故虎丘亦

改武丘

封山禹山在湖州武康縣即防風氏之國也

四明山在餘姚四面玲瓏如牖近日月光故名

靈鷲山在西天竺國有琉璃宮殿七寶池一小峯飛至杭

州謂之飛來峯

五臺山在山西五峯高出雲表如樓臺故名文殊所居

溫州有鴈蕩山奇秀絕天下自宋祥符中伐材木始見其

勝謝靈運遍遊溫之名山而不見題詠則靈運以前尚未

著名也群峰峭拔險峻包在谷中外望不見至谷中則峻

凌霄漢想谷中水激沙盡獨此巨石巖峙之章如大小龍

說原

秋水晶簾之類皆是水鑿穴出故有下望之則高崖絕壁

自上觀之則祇與地平他如吳山之紫陽巖姑蘓之虎丘

有千人坐創石大都相近城市取土供築土洗石出也

麻姑山在建昌有瀑布泉有神泉宜釀酒

茅山在句容形如勾字初名勾曲山三茅真君兄弟各占

一山謂之三茅峰

補陀洛伽山在明州海中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也觀音

所居之地

武當山在均州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洞五臺五

井三泉二潭玄帝修煉之所

龍虎山在信州山峰兩峙如龍虎張天師修煉之所今子孫世居焉

巫山在楚州十二峰曰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湧上升起雲聖象栖鳳登龍襄王嘗遊而夢巫山之女焉

錫山在常州周秦間產錫有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平漢武後不復有錫故名無錫

金山在鎮江江心其地產金靜夜飛出如螢火狀故名

銅山在臨邛卓王孫鑄錢致富

鐵山在成都府諸葛孔明鑄兵器甚利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前所紀者特其著者耳出銅

說原

卷之五

五

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凡高大之山內多崢嶸如今大山腹內類可通行故張公

洞金沙洞是也大抵山高洞多在高山早洞多在早洞

之山地氣上升蒸而為水滴流而為泉泉自洞中氣滴而

成若山有硫黃丹砂白礬則為溫泉焉

山之深遠曰洞又有以直者曰洞橫者曰竇曲者曰竅世

傳南蠻有九溪十八洞道書有三十六洞天泰山洞考掠

死魂之府衡山洞上帝降玉冊寶印之所華山洞巨靈壁

兩山通河源之所恒山洞帝歲符籙之所嵩山洞產石髓

四明山洞始皇驅山塞海鬼神奔入此避之陽明洞在會

稽山大禹藏書處桃源洞即避秦亂處華陽洞在和州中

有蓮池石碁局白鹿洞在廬山李渤與兄涉養白鹿于中

故名唐以李適為洞主掌教授龍洞在臨平山常時幽暗

唯三月八日明豁石壁羅漢頂濕則歲豐頂燥則歲旱

瘴山嵐水毒與艸莽沴氣鬱勃薰蒸之所成也南方地脉

疎而氣淺愆陽不收人為常燠所暎膚理不密一為山水

草木之氣所侵遂成瘴

水 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于天一之造化其性趨下入

于東復繞于西又縮而升高自上而下焉

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水邊曰涯曰畔曰濱

說原

卷之五

六

曰干曰岸岬上地曰岬曲涯曰澳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

溪水注溪曰谷通谷曰壑築土遏水曰塘曰堤水鍾曰潭

水流通曰川溪曰潭急水曰湍流砂石上曰灘小口別通

曰浦風吹水曰波曰浪大浪曰濤平波曰瀾朝至曰潮夕

至曰汐渡水處曰津水本曰源源曰泉

東南淮揚吳越之水入海處有五一淮河口一下江口一

吳松江口一錢塘江口一寧波江口

四瀆瀆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注海故名四瀆中惟濟最著

其中若有神物時顯靈驗唐天寶中封河為靈源公濟為

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

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蓋天地四方皆海水地浮其中包括九夷六蠻七戎八狄故謂之四海東南二海水鹹西北二海水淡東海別有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別有漲海西海東有青海北海別有瀚海蓋水莫大于海百川歸之尾閭泄之海中曰島海中沙曰岼又曰海中可依止處曰島有石在水中曰嶼

海中空闊八面皆可風海水順瀉間有橫水善柁者向上順流若橫過則多覆溺江自金山以南則深以北則淺扶桑在碧海中有大帝宮太真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迴五十里外有圓海繞山水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說原  
唯飛仙能到

卷之五

七

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江發源于岷山至潯陽分為九派曰九江若巴江則為三流而中央橫貫勢若巴字湘江勢有二十六折俗呼三十六灣岷江為四瀆之一蜀守李陽冰所穿以通舟楫以灌田畝揚子江東注大海北距廣陵所謂長江天塹天所以限南北也浙江源出歙縣經建德過富陽為浙江入于海口海口有山潮水衝山下過十折而曲名錢塘江蓋華信募民致土石一斛與十錢由是而塘成故名桐江源出天目山經於潛餘杭入桐廬有子陵七里灘在焉曹娥江在上虞漢曹盱五月五日

迎伍君溺死其女年十四哭投江負父屍出故名

河下也隨地下流也其源出崑崙山東北流入中國曲折千餘里入于渤海其源甚濁故名黃河乃四瀆之宗也論黃河者紛紛其說至謂張騫乘槎入河上與天通見牛女星者甚妄河源雖從星宿海來遠大都因數千里無水積氣甚厚故迸出為泉百泓流衍其勢遂盛耳

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蓋江發源于岷山流于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眾流合而水益大以深故無決患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為九枝復合為一迂迴入于中國至龍門底柱直下

說原

卷之五

八

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流反狹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遇夏而時至眾水皆集上流安得不決

五湖太湖之總名蓋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又名曰震澤曰笠澤曰洞庭曰雲夢太湖連武進無錫吳興三縣界即震澤也洞庭湖中有巨蚌靜夜展一殼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青草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故名玄武湖即後湖也在南京太平門外天下之圖籍在焉鄱陽湖即彭蠡也相接鄱陽山故名中有大姑山小姑山及鞋山西湖一在潁州一在杭州東坡連守二州故有我公到處有西湖之句杭築蘇堤于

湖中護水民甚利之臨平湖舊名鼎湖傳云此湖開天下  
平漢末湮塞晉復開故名鏡湖在紹興漢武時有石鏡背  
刻篆文云此處開湖國富民豐越守馬臻開之故名唐賜  
此湖與賀知章焉

水注川曰溪磻溪在渭陽浣花溪在蜀一名百花潭武陵  
溪在湖廣晉人捕魚至焉人皆先世避秦者若耶溪在紹  
興西施採蓮于此九曲溪在武夷山中水流九曲貫于群  
岫米子講學于此建溪產美茶虎溪在廬山人過此虎跑  
地作聲故名世傳三笑者即此刻溪在剡縣戴逵家于此  
若溪在餘杭治前世傳夾岸多若花故名雪溪在湖州四  
說原

卷之五

九

水激射有聲故名

天台山瀑布泉人一聲則泉飛洒沾衣蓋四面俱山氣充  
滿其中氣鼓動則泉飛洒耳

溫泉在驪山西人必先祭而後浴不祭則肉爛世傳始皇  
與神女戲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出溫泉洗之

古人品第天下之水謂江心水第一惠山泉第二虎丘泉  
第三蓋江南數水寒冽清澈故也然天下豈止三水此特  
論江以南水耳

水夷無夷即馮夷也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  
署為河伯人面魚身若天吳陽侯皆溺死于海為海神

### 原潮汐說

海潮天地之喘息也往來期信不爽天有晝夜故潮有潮  
汐隨月進退從其類也是以卯酉之月潮大朔望之後潮  
大寒暑之月潮大此陰陽之氣所交耳然氣升地沉則海  
溢氣降地浮則海縮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有長落水  
則無有增減山海經以為神鯀之出入浮圖經以為神龍  
之變化莊周以為水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為天地高  
卑之消息虞肇以為日出于海衝激而成竇叔蒙以為月  
後其類盈虛相應又以為子胥之怒濤又以為牛魚之起  
復皆好異談也

說原

卷之五

十

四海之潮皆暗漲唯浙潮勢若山岳奮若雷霆者蓋龕  
二山並峙海口下有沙壅百餘里若檻潮至此不得不奮  
激起濤耳然欽廉之潮朔望大潮謂之先水一日一潮謂  
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月滿則潮盛月虧  
則潮衰唯江浙之潮自有定候而宋末錢塘三日不至此  
不可曉

### 原丘陵城郭宮室等說

山之空處應者曰谷田中高處曰壠大陂不平曰坂墟大  
丘也市者交易之所也村者民所聚也平地有堆曰墩蒼  
禽獸之所曰苑園平地有叢木曰林墻垣墉也壁墻也又

曰卑者為垣高者為墉路之小而捷者為徑塢堡障也國外百里為郊野則郊之別名耳園圃所以樹花果蒔蔬菜者也莊者歲聚之義墅則別業也疆界境界也塢里堡也道人所踏者也岐路之分者也溝洫田間水道也晝曰烜夜月烽火阜也一成曰頓丘再成曰陶丘三成曰崑崙丘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方橫土可以穴居以其不崩也立土不可種木江南多斜土以其近海故也

鄉里鄉向也里止也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莖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

使之相賙五州為隣使之相賓

春之五

土

社五土神稷五谷神古者建國立壇壝以祀之周制天子社以五色土諸侯社以當方土大夫以下各樹土之所宜木以為主州縣社壇方二丈高三尺陞三級稷壇如之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則僭分矣宗廟之制天子七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先王之制也

天子城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古有定制也環

百里謂之城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內曰城外曰郭城上垣曰堞城上樓曰櫓城下河曰濠城下田曰疇城旁地曰塹城曲曰墮

道一達曰道路二達曰岐旁三達曰剝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七達曰劇駢八達曰崇期九達曰逵

閼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度量禁今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說出入不物

宮殿宮穹也穹崇然也殿大堂也秦始皇始作前殿宸帝居也楓宸言植此木于宸中也殿堂象東井形刻水藻等物所以厭火也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其上懸

說原

春之五

土

法象故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故又謂之觀

學有泮宮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正中曰棟次曰楹室東隅曰突室南隅曰奧屋宇也居處也第次第也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樓重屋也亦閣也土高曰臺齋謂于此平心養思而齋戒之也小閨謂之間堂謂堂堂高顯貌軒廂也前曰軒後曰軒家亦居也室實也小曰室大曰厦亭人所停集也閣大樓也四隅皆有欄楯可通行者房防也防風雨燥濕也逵逵除也窩穴處也害地蔽也門戶字象形兩扇

曰門一扇曰戶又云在外曰門在內曰戶門闔曰扉門限曰樞窓聰也助戶為明者也榻窓之隙也窓之開遠曰櫺榻也椽榱也柱主也廊廡也四邊重簷也正寢東西室曰廂梁屋之橫木也楹即柱也棟極也欄遮也閭里門也與閭通廬舍也在野曰廬階陛也厨貯也取藏蓄之義棚搭木為架也明其等曰閭積其功曰閭店者殖貨之所也街者通衢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楚人謂橋為圮井以不變為義也井泥不食井門戶灶中雷此五祀也灶創也創造食物也孟夏之月祀之廁穢所也澮水溝也以陶瓦為之取流通不滯之義有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說原

閭蓄水遇旱開灌田取沛然之義長安御溝曰楊溝謂植楊柳于上又曰羊溝謂羊喜觸墻垣故為溝以隔之樵樓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故謂美麗樓為麗樵人居不可木盛蓋樹木盛則土氣衰土氣衰則人病門上有金玉龍獸以嚙環者我朝一二品繞用擺錫環三四品至五品無獸面亦用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夏獄曰夏臺又曰念室殷曰羑里又曰動止周曰囹圄又曰稽留曰圖圖者言領錄囚徒而禁御也曰牢者蓋以室而禁止堅牢之也今在城之更舖即漢之街彈室也羈所即古之羈田也

府州縣甬路立戒石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蓋作于蜀主孟昶而刪取于宋太宗者也殿閣上之蚩尾蚩海獸也水之精能却火災故置其象於屋角以禳之今寺觀上飛魚形尾指上者即是

說原  
卷之五  
終

說原卷之六

楊李穆希文 纂輯

維揚王一化 校正

附原國朝賦法說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易代之初常耗承平日久則登矣禹  
 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餘萬四千零民口三千九百  
 餘萬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餘萬四千零民口約五  
 千萬二千零春秋時民戶一千一百九十萬漢平帝民戶  
 一千二百餘萬民口六千餘萬此漢之極盛也光武民戶  
 五百餘萬民口二千二百餘萬桓靈民戶一千六百餘萬  
 民口五千餘萬至三國通計民戶一百四十餘萬三千零  
 民口七百六十餘萬三千零晉則戶二百五十萬口則一  
 千七百萬零隋戶八百九十萬零口四千七百萬唐天寶  
 中戶八百九十萬零口五千二百九十餘萬此唐之極盛  
 也宋祖戶三百九萬零真宗戶七百五十萬零神宗戶一  
 千八百萬口二千五百萬零徽欽戶二千八百餘萬零口  
 四千六百餘萬零此宋之極盛也元初戶一千三百餘萬  
 口五千八百餘萬零此元極盛也我朝  
 太祖時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零口五千  
 八百五十餘萬零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析

民口之入籍者十漏七八戶口之登蓋過于漢唐宋也

古之力役即今之徭役也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唐則二

十日宋有差役額役會民出錢官自募之名曰隨田當差

蓋今則役煩而民病矣

我朝立法人年四歲即附籍十五以下曰不成丁無差役

十六以上曰成丁始有差役七十以上及廢疾得免差役

謂之丁皆差役為之而不成于丁也

方曰版

四画也洪武二十一年造為黃冊

十年一世

鹽糧口鈔

民以茲乃收其鈔也馬丁者

說原

卷之六

上

太祖以浙直等府州縣市民不務生理今民見丁出錢買

馬往北邊當驛站也

國朝夏秋二稅其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通

二倉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運米七十萬石緡二十萬五

千餘足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

斤布一十三萬八百餘足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

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歲入賦稅之

大畧也

附原國朝廣祿說

國朝定制廣祿公侯伯歲支米多五千石小七百石文武

官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從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月支米三十五石從三品三十一石正四品月支米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石正五品月支米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月支米七石五斗從七品七石正八品月支六石六斗從八品六石正九品月支米五石五斗從九品五石未入流者月支米三石

國朝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歲祿二千石此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為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其孫為輔國將軍祿八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祿六百石玄孫為鎮國中尉祿四百石

卷之六

三

百石五世孫為輔國中尉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世世封奉國中尉祿亦二百石親王郡王之女則為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類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國朝漕運十二提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萬二千有奇運糧四百萬石國初尚用海運因多風濤之患永樂間陳瑄開張湫自通泰至鹽城八百里築堤岸濬濟寧至御河築儀真瓜州三壩鑿呂梁徐州二洪開白塔河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所濱河置舖五百六十八所運米四十萬四千八百石自是而後始用此會通河以饋運而海運遂絕矣又緣堤植柳便夏月行者又樹棗聽往來者採

食皆久計也

國朝鹽課兩浙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三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十九處出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兩淮二十九處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引一百斤零河間十四處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十四處鹽三百五十萬四千六百七十九斤零後增四川十四處鹽一千十三萬引一千四百斤零雲南四處鹽一百八十三萬引四千一百七十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改為小引大引本色存積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頗濫矣

卷之六

四

國朝兩淮兩浙置運司設御史專管鹽法官鹽每引四百斤帶耗鹽十斤為一袋客鹽每引二百斤為一袋客一引給半印支鹽出塲該場即為截角各場灶丁正額鹽外夾帶餘鹽出塲貨賣者絞與販私鹽者同罪有軍器者斬鹽本煮海而成亦有出于井山池水石者劍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縣井漳縣井及今滇南井二卜餘永康軍有鹽崖冀州河東有鹽池有安邑池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慶陽會州寧夏俱有鹽池東牟有鹽泉而出于石出于木者皆胡地



以京京營 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銀共若干各邊鎮應撥年例并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各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三萬餘石各州縣府學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銀若干吏五萬五千餘若該月糧若干此歲出支費之大畧也

附原國朝官制說

國朝設宗人府所以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等且以達其材能錄其罪過焉

說原

卷之六

五

國初承宋元制亦嘗立丞相自

皇祖欲出師北伐汪廣洋胡惟庸府中因有井油之變由是始制三公內閣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設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大學士所以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以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聞白

吏部所以掌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有文選驗封稽勲考功四司以贊尚書兼行黜陟

戶部所以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有浙江江西等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領京師直隸之事以贊尚書條

為四科曰民曰庶支曰金曰倉之類

禮部所以掌禮樂貢舉封建朝貢祭祀宴享術藝道佛之政令有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以贊尚書

兵部所以掌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旤牧傳郵輿皂之政令有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司以贊尚書

刑部所以掌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有浙江等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兼領京府直隸之事以贊尚書

工部所以掌工役農田山川澤藪河渠之政令有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以贊尚書

都察院所以掌風紀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

說原

卷之六

六

政及百官猥革貪冒等則刻之以憲綱督監察御史考察內外百官有浙江等十三道以贊都御史在外有總督巡撫在內有京畿刷卷提學巡倉巡庫等各掌其事

通政使司所以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及軍情災異皆審署參覆而上下

焉

大理寺所以掌審讞允及刑獄之政令

大常寺所以掌祭祀禮樂之事提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禮部有提督四夷館以賓遠人有提點天地日月四壇及諸陵奉祀十一祠祭署

光祿寺所以掌祭享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名數會出入量豐約以聽于禮部有大官珍羞銀醢掌醢四署

太僕寺所以掌牧馬之政令而聽于兵部有督營馬督畿馬以分理京畿及山東河南六郡牧

詹事府以輔導東宮為職左右春坊典東宮上奏請及下啓箋講讀之事庶子論德中允贊善各奉其職而從焉司直郎掌彈劾官寮職事清紀則參佐之司諫掌箴誨鑒誠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而校書正字掌繕寫詮訂以佐洗馬焉

國子監所以掌國學教訓之事而司業諸臣奉監規而損

說原

卷之六

七

益馬監丞坐繩愆廳以懲不率而博士有廳助教學正學錄有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等堂而典簿典文移金穀經籍掌饌等事

府尹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賦節征糾豪恤弱知百姓之艱苦而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為之佐焉經歷典文移而知事佐之照磨勘卷宗而檢校佐之凡布按都府如之

鴻臚寺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而主簿司賓司儀及丞各司其事鳴贊序班接引齊班之事寄之焉

翰林學士掌詞翰札文章詔制脩顧問詳考圖書儀制凡

經筵講讀脩書之事皆承受而統領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專職以佐之若典籍侍書待詔各供其事而孔目則司文移焉史官撰編二職專脩國史等籍亦得入內閣預機務出考試事詹事府坊局亦如之

尚寶卿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等事

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凡臣民題奏百司失職六科日輪一人侍殿記音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鞠則掌科預焉

中書舍人掌書誥勅冊符券事

太醫院掌醫療之事而醫術十三科則醫官醫士專之

說原

卷之六

八

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

行人司職掌奉使凡頒詔赦冊封宗藩撫諭藩夷徵聘賑濟軍旅祭祀敘差焉

上林苑掌苑圃池牧畜種樹之事以時經理以供宴享焉五城兵馬司掌巡捕盜賊街渠囚犯火禁之事

京衛武學掌教京衛幼官及應龍舍人以待科會武舉事南京參贊機務守備文武大臣掌皇城畿甸田守之事又有標江都御史巡江御史專職江防

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宣播朝廷德澤禁令以先有

司三年率府州縣掌印及首領官朝覲京師陳其屬吏臧否而聽去留焉有清軍分守督糧邊備撫民等各專其事以贊布政使

按察使掌一省刑民按劾之事糾察官邪擒貪禁暴平讞理究以振揚風紀凡僚屬文武臧否上下其考以告撫按以達吏部兵部有分巡提學兵備巡海清軍屯田水利治河驛傳等道各專其事以贊廉使焉

都轉鹽運使司掌鹽事時征貯備以待商人種支以供邊儲京帑之用凡各司鹽課司鹽倉批驗所各以僚屬分理焉鹽課提舉司掌鹽課之事以聽于戶部大約與鹽運司

諸原

卷之六

九

同事

行太僕寺掌馬牧之事以聽于兵部

苑馬寺掌上中下苑修牧事以聽于兵部大約與行太僕

同事

外府掌教養郡民之事凡賓興賦役祀典禁誥旌善刑獄伸冤恤窮糾察吏治而上下其考以告撫按藩臬達于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牧倉庫盜賊河渠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之而綜督焉同知則清軍匠通判則管糧營造治農修河牧馬推官專理刑名教授掌教訓導助之

知州掌教養州民之事大約與府同事學正與教授同

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凡諸縣事如州而縣尤親民其丞簿添增無定員典史與州之吏目均典文移與經歷等同市舶提舉司掌海夷朝貢貿易之事辦其使人表勘真偽禁通番征私貨關出入慎館穀焉

韻封衍聖公正二品印誥視一品其屬有管勾典籍司樂又有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學司其在浙東平陽者世韻五經博士而顏孟程朱之後亦韻博士

公侯伯以功封者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鉄券凡五等佐高皇者曰開國輔運推誠佐成祖者曰奉天靖難推誠

諸原

卷之六

十

其餘曰奉天調運推誠其武臣則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

正文臣

附馬都尉位次于侯凡尚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並稱附馬都尉尚郡主等並稱儀賓

五軍都督府掌軍旅公侯伯及都督領之其外都司衛所咸得提理以達于兵部

錦衣衛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皇城四門盜賊街渠等事以時緝之又時奉旨鞠獄錄囚勘事興三法司後事焉其鎮撫掌刑名而經歷則典務京衛 揮使指揮同知僉事衛鎮撫千戶正副百戶試

百戶等分理庶務焉

都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率其屬以隸于五府而聽于兵部撫按察其賢否五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

正田守司掌中都興都守護防禦之事

外衛指揮使司掌軍旅防禦之事凡世流襲替給養報都司以達所隸督府移兵部焉每歲撫按藩臬察賢否而考選以廢置之

千戶所凡治軍之政必聽于衛而守禦等事百戶分理之僧錄司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

說原

卷之六

道錄司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分領

王官長史司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凡請名封婚乞恩表疏長史為奏以達礼部其屬則典簿典文移審理掌推按刑憲典膳司祭祀賓客膳羞奉祀職專祭祀典寶掌王府符牌紀善導禮法而良醫治疾典儀陳儀工正繕修伴讀教授等各有司存焉

宣慰使司招討使司謹守疆土附輯諸蠻脩職貢供差發以聽天子有流官者銓于吏部兵部又有蠻夷官苗民官千夫長百夫長等軍民萬戶所並停銓司有儒學制如府內官監門司庫局分職掖庭以供內事 說原卷之六終

說原卷之七

攜李穆希文 纂輯

晉安黃應會 校正

原人

文按人身廼天地一點真陽之炁周流六虛體之成心之靈耳目之聰明皆是物也善養生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氣則營衛周密六淫無自而入矣若縱欲以戕之損身以促之祇見神隨物化氣逐神消五官告衰七竅反常耳噫業識茫茫罔有止極人若不知止苦不知足焉知止則不殆知足則不辱矣文考之傳記有可採而傳者謹錄存之以為原人說庶俾養生一助云耳

原人總說

人字二畫左ノ右ノ分男女二身應陰陽二氣也此氣流行天地間人物初感此氣是謂先天之氣人之生外濁四大雖自父母而內清一點却自天成其老夭死亡由稟賦厚薄調攝不謹所致耳故臨死時五臟受制五氣散盡這一點靈明之神却為惡濁氣逼逐從口中鼻內飛出不復能歸故軀遂乃觸胎而成人觸類而成物

觸草木而成魑魅唯天全者則太虛無塵焉古恒在

人之生育是父母精血凝結而成自受胎之時至胎完墮地之日共計三十七箇七日而生蓋人乃純陽故必三陽數足然後生育視諸物最貴第一七日狀如酪漿第二七日狀如凝酪三七日狀如藥杵四七日狀如稊稬五七日分頭臂脛六七日肘膝相見七七日手足掌現八七日二十指現九七日九孔方現十箇七日聲音俱足十一七日九孔開通十二日生腸節九十三日生饒渴想十四日生九萬筋十五日生八萬脉十六日通出入息十七日食通漸寬十八十九日六根具足二十個七日徧生骨節二十一廿二廿三日生血皮肉廿四廿五廿六日長血皮肉廿六廿七個七日生髮毛爪鬚惡相廿八廿九日安生八想廿九三十個七日生黑白隨業三十一至三十六個七日生身相具足三十七個七日生欲出生至三十八個七日滿十個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大約三九二百七十足就可生相傳十月者亦未必然也人之胎胎全賴精血凝成至三十七個七日胎完則胞胎便成其中得父母一點神氣日長其精血惡濁之氣日逐翻出候胎完方能出世然惡濁之氣不能盡去又必吐出口中血刺盡胎髮出痘瘡毀齒更生然後氣體漸清知

漸長別立一個乾坤也

男女生育經行後復日得男雙日得女經閉則難施泄而不受或謂經前得之則為男經後得之則為女前說為是經盡一日至三日新血未盛精勝其血血開最精精入為骨男胎成矣四日至六日新血漸長血勝其精精入為血入居本女胎成矣六日至十日鮮有成者綴成亦皆女胎種子者須要識得

男子八歲而陽精生十六歲而陽精泄八十六十四而陽精竭女子七歲而癸水生十四歲而癸水降七十四十九而癸水竭

人之受胎有七事曰相觸即受胎如月水方來喜樂男子時而男子以身觸身即生貪者而便懷胎曰取衣受胎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情欲不止各相撲問欲精汚衣婦取紙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曰下精受胎如鹿母與道士精飲心飲之即便懷胎曰手摩受胎如瞋菩薩父母俱有出家為道不合陰陽手摩膝下即便懷胎曰見色受胎如女子月華水成不得男合情感惟視男子如官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曰聞聲受胎如白鷺飛雄雌無雄春初聞雷鳴即便懷胎曰歟香受胎如秦母牛但歟懷氣即便懷胎氣者神之盛也竟者鬼之盛也故人之始生以七日為

一臘而一魄成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蓋既生曰魄也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魂散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散蓋既死為魂也

寬魄合而成形賢愚在德肥瘦在母壽夭在父血盛則肌肥精足則神壯神和則德全此可見賤命之生由父之精而死亦由父之精也但養和金德此則由乎已耳

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眼日月也血脈江湖也氣風也津水也四肢應四時身長八尺應八節大腸一丈五尺應十

說原

卷之七

四

二月小腸二丈四尺應二十四氣骨節三百六十五應一歲三百六十日身有九竅七竅現形所以象北斗二竅隱形所以象輔弼膽容一合主于天子心重三兩主于三公肺容六合主于六司肝重五兩主于五官作則為晝息則為夜故人身即小天地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于心而著于外得其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至于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暴而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

其得地尤偏故氣稟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

人之始生其氣日上升故齒壞復出髮剃更生志慮聰明日長及精溢後氣日漸下初則便溺處毫毛次則兩脇下毫毛精神已虧于體矣又次則兩頰生髭髯又次則兩頤生髭髯精神已虧于首矣然此時精血充滿髭髯毫毛尚黑至中年精血耗而霜雪滿顙齒搖髮落矣

人稟五行之秀而生如肺金也肝木也膽水也心火也脾土也而靈於萬物者也若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飛走而食之

說原

卷之七

五

肝精不固則目眊無光肺精不交則肌肉消瘦腎精不固則神氣減少脾精不固則齒髮浮落若真精耗散不已則疾病隨生死亡隨至矣

人必合精與氣血三者而後形生然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又必合筋與骨肉三者而後形立然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人之氣上升所以向上者皆早出氣下降所以向下者皆後出齒髮眉毫目睫手爪皆向上故嬰兒時即早出鬚髮腋毛便毛皆向下故必壯年然後出

陽之質銳其性明陰之質鈍其性暗人身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惟陽在上故有耳目口鼻辨色鑒聲嗅香知味與衆

體特異且耐寒經風自頭以下為陰氣必食而後飽必衣而後暖自腰以下腥臭又非上體之比至于足之揣摩與手之運用大有不同

心者形之君神明之主也聖人心有七竅竅有九毛眉媚也有嫵媚也人年老必有毫毛秀出鼻者人中之山為氣之戶也口為華池齒剛而舌柔剛者易折柔者恒久故人齒壞而舌存也髭口上鬚也髯頰上鬚也觸骸項也顙顙謂之觸骸

形統于首神統于目氣統于唇

髮齒與手甲足甲此三者時時消鑠其舊而旋易其新如龍之脫骨如蛇之脫皮也但髮之易以年計手甲足甲之

易以月計齒之易以世計耳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猿猴四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竄而在下人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好內則精竭時時閉目以養神目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

精存于目則視明精存于耳則聰聰精留于口則言當精集于心則慮通故閉四關則終身無患

身之毛髮處俱是精之走漏處頭髮精隨上越也眼毛精隨視出也鼻毫精隨氣行也髭鬚精隨口發也便毛精隨液動也蓋精發于竅而氣亦從之其不及隨竅而出者橫溢于旁遂為毛髮耳

鬚屬腎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屬肝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屬心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天生萬物有聲色香味無耳目口鼻以收攝之則化工息矣故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香口之于味此天人之所以交也此其所以靈于萬物也

身中六賊惟眼最緊故隄防亦難蓋目中一見則心為之

奔逸馳驟不可復制于此着力隄防似有根柢

人于終日兩鼻翕張而無停息者統轄造化之氣机也人生奔逸勞頓以驟其氣氣驟則出多入少外者不入內者愈虛而死亡至矣故氣能久則形長存

天地之氣與人身相流通故兩鼻孔氣與天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以至左戌右亥每遇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孔此孔氣盛出以為驗惟子亥之交則兩孔俱通丹家所謂玉洞雙開是也如猫眼珠亦然自卯至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兼挾丁

天之氣自子時上升丑時升至目而神始醒寅則陽氣太

盛而群動紛紜矣自午時下降酉戌過目而神始寐亥則陰氣用事而羣動俱息矣此寤寐之大凡也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垞土之人醜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之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陰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脾丘氣多厄衍氣多仁陵氣多貪也

人生類以眠臥為宴息以飲食為順養不知嗜臥則損神氣多飲食則抑塞陽氣不能上升

說原

卷之廿

八

睡翕目也臥者精神變化也寐謐也靜而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眠泯也無知而泯沒也北人以晝寢為黑甜人年少而嗜臥者血氣盛也老人夜方臥而遽醒者血衰氣弱陽沉而不能及下也日方醒而遂臥者亦血氣衰弱陽升而不能及頂也故老人日多臥而夜多醒也

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又曰至人無夢凡人陰氣壯則夢涉大川而恐惧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沉實為疾者則夢溺人數遇惡夢一曰夢妖二曰心賊三曰尸賊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

因者因年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然亦有牧牛而夢鼓吹者雖非今日之想實因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相連若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矣仁者夢松義者夢金華因五行也飢夢取飽夢與人情也將官夢尸得財夢穢因所感也其餘因喜夢喜因惡夢凶因貴夢金然因富貴珠玉此又精神之形見也

說原

卷之廿

九

朝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疾病死喪憂患其中歡笑者一月不過三四日耳人可不省而保身耶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則天下治平主壽昌龜千年遊于荷葉之上鶴千年乃投於偃蓋之松龜鶴之壽長久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飲其水皆壽青城山有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根能壽今人謂年老行動不便者曰龍鍾蓋言龍至于老則蹢躅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人也

男子六十而閉房以輔衰也重性命也七十非人伴寢則



氣衰不暖故復開房

真人無影老人生子亦無影且不耐寒其壽多不過卦氣之數蓋元氣本滿薄也

嬰兒痘發太盛面目麻甚者不壽蓋根元發洩過也精未滿而施然者不壽蓋命根蚤泄露也形相矮矮者不壽蓋稟氣原不足也耳素聾目素瞽者與手足聲音啞者俱不壽蓋氣血不轉運也若人之初生偶遇雷電之變必病顛狂若社日妊者生而頭白蓋犯天譴也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北人多魁偉南人多侏儒此由地氣之澆淳厚薄而然也故防風氏其骨專車湯丈俱九

說原

卷之七

十

尺伍員長一丈眉濶一尺公孫呂衛之大夫長七尺面之長廣俱三尺項羽韓信張敖酈食其俱八尺呂大防耶律楚材俱七尺今則不逮古甚至西廣苗夷甚小雖壯年形若童稚此皆地氣之所鍾聚也

無臂國在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豎國人亦食土但二國死則埋之其心肝肺皆不朽久而復化為人

### 原修養說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開嗜慾養生之末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天生五穀以養人人以五味而傷生蓋五味過多則五臟偏重適以戕生五穀如荏麥之類味皆至淡此可見天養人之本意東坡在黃州飲食不過一爵一肉且儉有三益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夫人之氣與力本自相通力從氣出也故叫喊跳歌奔走嘯舞以力從事者類能損氣至於伎倆營營與人角勝作詩奕棋勞神動氣必減年筭何也蓋心動則神疲神疲則壽損也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設心火自安寵辱不驚肝木以寧

說原

卷之七

十一

人生食用最宜加謹蓋以氣由之而升降聚散耳何者多飲酒則氣升多飲茶則氣降多食肉則氣滯多肉食則氣壅多食辛則氣散多鹹食則氣墜多甘食則氣積多酸食則氣結多苦食則氣抑善攝生者酌量五味約省酒食則五臟調燮而精神流通矣多食甘者有益于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于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于筋而氣不利

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

人之受胎初生腎天一生水也次生心地二生火也腎主

藏精心主藏神仙家配以坎離二卦攝生者行止坐臥念  
念不放固守丹田養其精神遠女色節飲食慎起居思  
慮少嗔怒去煩惱戒躁暴則腎水上升心火下降坎離自  
然交媾在身之男女既合則在外之男女自成矣

寡慾則不妄交合積氣儲精待時而動所謂慾者凡心有  
所動即是欲心主血而藏神屬手少陰腎主精而藏志屬  
足少陰心神外馳則腎志內亂其於交會之際珠無清靜  
寧一之氣其所泄者同歸腐濁而已夫人而知寡慾不但  
從事節省更須心切禁止苟心動則火熾火熾則神疲神  
疲則精滑而元氣之消損由之

說原

卷之七

七

色易以溺人遠之而已遠則馴至于絕也飲食亦易動貪  
遠庖廚而已旨酒疏之而已此制欲之真方也

人以酒為醉鄉而不知麴蘖實腐腸之狂藥也以閨房為  
溫柔鄉而不知粉黛適伐性之斧斤也以官任為帝鄉而  
不知孤憤而見被文綉辭隱而取訕北山謂之何哉情欲  
所在雖不能盡絕要當如康節之咏微醺宋玉之賦襄王  
彭澤之賦歸來可也

夫人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脈勇怒則面  
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人生衣食之外皆長物也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厦皆剩物

也人苦不自足如西棟雕闌羅綺文錦三珍九鼎椅卓之  
黝聖丹漆盤盂之饒簋朱鈿徒飾美觀耳其如費用何  
夫人飲食燕席寢臥之間皆有危機所伏舟有溺騎有墜  
寢有廢欲有醉食有饕行有跌人其自慎于危可也

說原卷之七終

說原

卷之七

七

說原卷之八

稿本親希文 纂輯

晉安王應會 校正

附原倫理服飾飲食說

天子之父號曰太上皇蓋太上極尊之稱而皇后也親  
莫親于父故父有天下傳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人道  
之極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蓋為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也

皇帝嗣無疆大應服者也其生也有自故附寶見電光統  
北斗二十月而生黃帝華胥履巨人跡而生伏羲慶都觀

說原

卷之八

河與赤龍合而十四月生堯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脩  
已見流星貫昴宵折而生禹簡狄吞玄鳥而生契扶都見  
白氣貫月而生湯太姒洩于承牢而生文王

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至始皇然後天子獨以為稱陛  
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階之下與之言  
因卑達尊之意官家者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  
五之德也

天子之配曰后后者君也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夏殷以前大率稱妃周則正嫡曰  
王后秦稱皇帝故正嫡曰皇后漢唐宋皆因之漢制后以

下有夫人嬖奸昭儀貴人容華貴嬪脩容淋妃修儀唐有  
貴妃等名

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  
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以治家也大  
夫之配曰命婦言受命于朝以治家也士庶曰妻妻齊也  
齊等也

皇太子蓋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為長子又曰儲  
君諸侯之子曰世子本朝東宮稱皇太子親王嫡子曰世  
子郡王嫡子曰長子無嫡則立庶

堯女有娥皇女嫫舜妹有戢手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

說原

卷之八

二

歸妹周曰公主者蓋天子女嫁于諸侯天子不自婚必同  
姓諸侯主之故云公主後代因之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  
為太長公主

黃帝壽百十歲少昊百歲顓帝九十八帝嚳百歲堯百十  
八歲舜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

師範也法也導之教訓者也徒門弟也類也黃帝師風后  
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昭舜師紀后禹師墨  
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尚父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或云  
黃帝師力牧顓頊師樛圖帝嚳師赤松子古者師死服心  
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凡學之道師嚴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凡講問席間曰函丈函容也容杖以指画

同門為朋合志為友故孔子于鄭兄友于齊兄事晏  
平仲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為莫逆于心之友羊角哀左  
伯苑為死友蘭相如廣頗為刎頸友孔融稱衡為忘年友  
范巨卿張元伯為千里信友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賓者主之所敬也其副曰介古者主有摯客有介客者主  
之對也主敬客曰獻客謂主曰酢

三公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伯者白也明  
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

說原

卷之八

三

下也士者儒之通稱聞一知十之謂士故字从一從十古  
者天子有九士諸侯有上中下三士王制升之司徒曰選  
士升之司馬曰造士升之學曰俊士歷代設科取士及第  
曰進士無位曰處士

太史公自稱曰牛馬走宋劉凝之自稱曰僕曹操自稱曰  
猥稱人曰閣下者蓋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  
故借稱之稱公者謂其年之長老也又有貴之則稱公賢  
之則稱君稱先生者謂其學士年長也止稱生者如魯有  
兩生及穆生賈生伏生之謂也

稱人父子曰橋梓者南山之陽有木名橋高而仰南山之

陰有木名梓實而俯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稱人長子  
曰主器者易曰主器者莫若禹謂禹為長子可以主祭也  
稱父曰先子先君先人然不獨稱父也祖亦通稱之稱人  
母曰令堂蓋北堂萱州之象稱人父曰令尊蓋以家之至  
尊也自稱父曰家嚴者蓋家人有嚴君焉之謂也

姓氏 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  
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事支別屬則各  
為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統系于百世也氏者別其子  
孫之所出也後世有以土為氏以封為氏以名為氏以官  
為氏以字為氏以物為氏者

說原

卷之八

四

名諱 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右手咳而名之  
二十冠而字生曰名死曰諱今人稱尊諱非禮也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  
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諡 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死而諡今也諡者行之迹也諡  
者功之表也唐制諡法無爵者稱子若隱德著聞亦賜諡  
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諡號而無爵之諡遂絕我朝不  
由翰林者不許諡文諡有以一事稱者有以全德稱者又

王之文全德也而晉文之興霸孔文子之勤學則一節矣  
武王之武全德也而衛武之興基寧武子之復國則一節  
矣哉

朝唯武臣有謚而文武如劉宋等皆無謚自姚廣孝謚恭  
靖胡廣謚文穆始然亦以公而不以私也

族屬 九族自高祖至高孫也又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為九族葛藟之詩刺平王也周道衰棄其九族

博陵崔儵總麻親三世同爨李昉子孫數世同居張公藝  
九世同居會稽朱承嗣十九世同居我

朝浦江鄭氏之義門尤難

說原

卷之八

五

高祖言最高在上也曾祖言推上祖位轉增益也玄孫玄  
懸也與高祖相懸也玄孫之子曰來孫蓋無服而意疎遠  
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情遠而以禮貫連  
之也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思意實遠也仍孫  
之子曰雲孫蓋遠去如浮雲也

祖者始也故謂之鼻祖孫者續也續祖之後也有謂之耳  
孫者言其去高祖甚遠但耳聞之也稱祖曰王父曾祖曰

王大父母如之鼻祖謂人之胚胎鼻先受胎形也

父者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母者暴也為嬰兒大所暴也子  
者嗣也息也言嗣續宗祧也先父而生者伯父也伯大也

父之長也後父而生者叔父也叔屬也父之行也又有謂  
伯把也把持家政也仲中也位在中也叔少也季癸也甲  
乙之次癸在末也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姪秩也言尊卑秩然有序也

人子於父母之生稱曰父母於死稱曰考妣蓋考者成也  
言德行之成也妣者婉也言婉助于考也父曰自稱曰孤  
子母曰自稱曰哀子父母俱曰自稱曰孤哀子

母之兄弟曰舅姊妹之子曰甥謂出配他男而生也姑者  
故也言寡故也姨者平也言與母與妻平也姑之子曰外  
兄弟舅之子為內兄弟總謂之表兄弟也姊妹者皆也長而

說原

卷之八

六

可容問也姊妹者末也位居末也母之姊妹曰母姨祖之姊  
妹曰王姑婦人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又曰姨弟稱  
兄之妻曰嫂嫂字从女从叟言年長與母等也長婦謂稚  
婦曰婦婦婦婦謂長婦曰如婦又曰妯娌

母曰萱堂者蓋詩曰焉游讓草言樹之背謂讓草令人忘  
憂且背北堂也母有伯母叔母兩生母繼母庶母乳母慈  
母養母出母

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姑人稱外舅為岳丈者以泰  
山有丈人峯也贅婿者猶人身體之有贅疣也故曰贅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者也為婦之夫也婦者服也執箕箒

以供婦職從乎人者也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齒伉儷也儷偶也結髮夫婦者稱其初上頭時續絢者言齋膠可以續斷絢也曰妻者齊也與夫齊也曰妾者接也服事得接于夫者也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有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三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

男子從田以力以其用力于田畝可以養者吳男多美

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人生男以桑弧蓬矢設於門左生女以悅設于門右美璋者蓋欲男之玩而

美也

卷之八

七

美也以比德于玉也美瓦者蓋瓦合之象歆其有所配合也又云欲其執勤也女如也言如人也越女多白未嫁曰

女已嫁曰婦女子十有五而笄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奴如也如女之服事人故字从女婢女之卑者故字从卑一說男曰奴女曰婢古者買人以為之厮養也折薪為厮

炊爨為養又曰伴當漢子賤丈夫之號行李使人也今遠行裝束謂之行李蓋不知行李是行使

耳儻父吳人罵楚人之辭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

外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寢席衣裳不同架不同巾擗不親授受不通乞假皆防之以禮也

冠 男子二十而冠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也冠而後

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禮之始也

冠圓象天為冠所以莊其首也其制歷代不同冠貫也所以貫髮也冕冠上橫版前低後高以木為幹布漆之上

下朱取天地之色長一尺二寸應十二月天子十二旒十

二玉王公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大夫

二旒二玉皆垂至肩士以弁庶人以冠古人以皂布三尺

褊頭號頭巾後周武依用三尺布裁為幘頭巾重也幘

也

卷之八

八

也一字巾古人謂之岸幘上古衣毛而冒皮後易以絲麻

觀釐翟之文乃染以帛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有角遂

作冠冕纓綬上古未有絲繒以麻為之緇布冠冠之始也

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平冕鄙人不識制為平天冠冕旁

纓曰纓蓋纓纓充耳所以蔽聰也紗帽取覆冒之義以漆

布為殼以緇縹其上唐制易以二翅下垂

國朝因之橫以二翅簪冠之笄也堯以銅舜以象牙玃珮

之類

古今巾製代各不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自宋迄

今士庶咸用方巾蓋取天地方圓之象也有所謂綸巾雲

巾玉莖巾萬字巾縗雲巾鑿子巾然皆好異者為之惟唐中制得其體惜世人混帶之此在上人風之可也

婚 婚者昏時行礼之謂也姻者婦人因夫之謂也婚有六禮納采將為婚先納其采擇之礼用鴈為贄取其陰陽往來之義也問名卜其吉凶也納吉卜其吉而告于廟也納徵納其玄纁也請期夫家卜得吉日使人請之也親迎用鴈為贄以迎婦也吉礼必用昕時親迎必用昏時

奠鴈古禮也雁水泮北徂木落南翔能順陰陽往來之義所以取此為贄也或取其不再偶之義恐非吉兆也然大夫執雁而僭用之者古人重婚禮冠礼故服色俱僭用如

說原

卷之八

九

昏礼服公服乘墨車冠礼用幘頭公服納驛執笏是也

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又重失時仲春不禁淫奔故名野合蓋順群情也媒者謀也言合謀二姓以成姻也約者酌也言酌量二姓以成親也男曰媒女曰妁

礼合鬯而酌以一瓢分為兩斤謂之鬯壻與婦各執一斤注酌畧飲也今誤以酒杯交飲焉或云取合休之義

喪 上古親死葬之中野至三代始行三年之喪衰疏之服貴賤一也以日易月短喪之詔也後世有天子二十七日臣下二十七月豈古制耶蓋恩厚者其服重故必斬衰三年以恩制也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也師則心喪三年

以礼拘也

五服謂三年其年九月大功五月小功總麻三月也礼父母喪衰爵纁纁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菴而練冠三年而祥三年之內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示有終也女人童子不杖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老病者不止酒肉皆所以權制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其身而已居喪未葬讀喪礼既葬讀祭礼

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經帶斬衰號若其齊衰號若其為父竹杖竹杖曰苴為母桐犬桐杖曰削居喪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

說原

卷之八

十

愈則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

居喪倚廬衰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衰親之在上也

先王中制三年服闋除服也親喪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內衰未忘也兄弟之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喪已終也

喪父終天之痛也喪母括髮之戚也喪姑捲笄之戚也喪姊尚右之戚也喪嫂為位之戚也喪夫從子之戚也喪妻鼓盆之戚也喪子羸博之戚也

棺者完也藏死屍以完全也槨外棺也虞用瓦棺夏商周始用木棺棺七寸槨稱之天子用梓木名梓宮諸侯用松杉後世用桧木取其能水屍也

窀穸也窆夜也又有謂長埋為窆長夜為窆

冢者重也言為孝子所重也桐人起于虞卿明衣起于左伯桃挽歌起于紼謳刻木為屋舍車馬奴婢等周之前用塗車薦虛周以來用備文公厚葬用簣及貽灰以瘞墳銘旌蓋死者不可以無別故書生前號職以識之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墓誌埋銘也古者不封不樹恐後世陵谷變遷因記其姓官譜系于石瘞之墓下華表墓前所建石柱為標也紙錢以楮為之後世用以代帛以為死者之用所謂冥資也

禮原

卷之八

七

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吊字天貫弓也古者葵菜中野札貫弓而吊以助鳥獸之害也

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此田橫門人作也一說此歌所以送王公貴人者蒿里曲曰蒿里誰家地聚歛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一說此歌曲送士大夫庶人者

天子死曰殂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又曰壽考曰卒老死曰壽終短折曰不祿少壯而死曰夭未二十而死曰殤孟男女十九至十六歲三者為長殤十五至十二者為中殤十一至八歲者為下殤又有以死為物故在床曰

尸在棺曰柩

人氣絕曰死罪人曰殺罪及餘人曰誅死于水曰溺戰死曰兵下殺上曰弑獄死曰考竟市死曰棄市所頭曰斬斬腰曰腰斬車裂曰轘轘散也言肢體分散也鑊煮曰烹槌而死曰掠

禮原

卷之八

七

薦而此五果適丁其時故特取之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禰右

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三月上旬擇日墓祭忌日必祭不舉樂忌日死日也

奠酒謂安置酒于神位前而非酹酒之謂也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于地代神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蓋盡傾之于地則是古者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矣謂之



灌者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而

下只是代祭先為飲食者耳

古人每飲食必祭先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猶

祭蓋古禮也而今人廢之何也

今人于喪靈前設穀果焚楮錢自五代隋唐已有此風

說原卷之八終

說原

卷之八

三

說原卷之九

附原服飾說

樵李穆希文 纂輯

晉安黃應會 校正

蟬冠朱衣漢制也幘頭大袍隋制也今國家用蟬冠朱衣  
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華隋而用漢也此則謂之公裳紬  
帽員領唐制也幅巾傳于漢魏巾子創於武德仕者用之  
巾笠欄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我  
朝則方巾圓領庶民用之

黃帝始作衣裳蓋取諸乾而為上衣取諸坤而為下裳上

說原

卷之九

四

圓下方法天地也又制為袞衣舜始備十二章畫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上六章繪之于衣以  
下六章繡之于裳白與黑相次畫作斧形曰黼取其善斷  
也青與黑相背曰黻畫為亞形取其背惡向善之義  
紳大帶也垂下取順下之義揄笏于帶謂之揄帶以素絲  
為之絲編絲為之國朝生員舉監用皂絲吏役軍舍用青  
絲耆民黑絲無職役者無絲

佩者佩服之稱珮者玉器之名佩必有珮者蓋人修道無  
窮即珮環能本道德即珮琕能決嫌疑即珮玦故人見其  
所佩即知其能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之類

且使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故無故玉不去身

綬佩印之組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諸侯玄玉而朱組丞  
相金印紫綬御史中丞青綬二千石以上銀印綠綬州邑  
銅章墨綬而我朝則變通之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  
三尺法三才貫珮玉而相承受故名綬

鳳冠自黃帝創為冠冕而婦人無首飾至漢魏於宮掖有  
承恩寵者賜之霞帔晉永嘉中制絳霞帔開元中令王妃  
以下通服之今則非恩賜則冠帔皆不得服也

帶垂下之物國朝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荔枝金五  
品以下用銀樸職用角其環分為三台左轄右弼之類懸  
說原 卷之九

以金魚取其堅而變化也朝服則天子用赭黃四品以上  
用緋五品以下青八品九品綠其幘頭皂靴則上下皆同  
庶人白員領公服也

國初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  
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襍色盤領衣不得用黃以後  
申嚴禁制儒生吏員人民戴本等頭巾裹帶斗笠生員王  
色絹布欄衫皂綠寬袖示盛天下蒼生之意皂線絲軟巾  
垂巾農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止許着絹布隆慶四年奏  
革舉監忠靖冠服士庶圓領宋錦雲鶴綾段紗羅等

袈裟一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覆膊又名掩衣謂覆

左膊而掩右腋也褊衫謂偏袒左肩不衣其衣故製為褊  
衫而全其兩肩也析為羽而為裘謂之羽衣

衣者身之章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古人上下相稱而今  
人為長衣短裳殊失古制謂之服妖裙褶下裳也袴脰衣  
也褌一名褌褌衣也裘取其溫厚足以禦寒也襖褌服也  
被褌衣也衾大被也襦單被也

履禮也飾足以為禮屨絢也所以拘足也複底曰寫單底  
曰屨靴一作鞞以皮為之鞋一作鞞夏商用革為之周用  
麻晉用絲布蓋鞋者謂也鞞足衣也三代謂之角屨前後  
相承中心繫之以帶至魏始裁縫為之即今樣式也

說原 卷之九

帔一作帕以羅為之織成班點以舜二妃拭淚痕也褌襦  
褌襦毛為之一名曰褌能流蕪離五采為同心結下垂乃  
蓋線繪繡之褌五色錯為之者手巾中古謂之悅髻結也  
女子必有繼于人也

錦金也價值如金故字以帛與金也綉五采倫之之謂也  
織曰錦刺曰繡綴曰經橫曰緯銷鉸人象容織于水室夏  
月展之一室凜然然委口所吐者綿繅之為也紗織絲之  
輕者紬羅皆以絲繅為之綃縐也縐厚而疎者也紬縐之  
精密者也綾練絲為之出于吳中者為佳縐并絲縐也布  
以綿紗麻桑縐為之帛布之屬也布二尺四寸闊應二

四氣長四丈應四時五丈為端應五行萬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褐毛布賤者之服也

火浣布蓋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以水沃之即死取其毛織布著垢汗以火燒之即潔淨

### 附原飲食說

酒 酌少飲也酬主進客也酢客獻主也酬賜民共飲也酌飲酒也沉酒湛溺也酌酌醕醕皆醉甚也雷醉深也酌亂也醒醉解也醒病酒也

酒熟米麴水造者熟熟于八月故字从酉从三王母會帝

### 卷之九

萬山飲以流渾之酒則酒非始于儀狄也造酒稱杜康者以歷山舜祠西有甘泉康汲之釀酒故名然杜康百死今人酉不飲酒忌之也酒清為聖濁為賢好者名青州從事以青州有齊郡飲好酒直至臍下也惡者名平原督郵秀才一名歡伯一名狂藥東坡又號掃愁帚釣詩釣周禮有酒正以掌酒之政今以式法授酒材稱五齊之名齊和也曰泛齊成而泛滓于上也曰醴齊成而汁滓相埒也曰盎齊成而色滃滃然也曰醴齊成而紅赤色也曰坑齊滓之下溺而老者也酒甘易醴味辛難醴醴酒曰醪

淡酒曰醫九酒過熱則酸過冷則辣

官酒以黃帕封故曰黃封酒醴宿而熟也醪汁滓酒也醪薄酒也酌旨酒也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養老者也唐人多以春名酒潞北竹葉春榮陽土蜜春杭人以梨花釀酒名梨花春東坡在羅浮名羅浮春又有所謂洞庭春

旨之飲者有樽譔而酬酢百拜以為札者有呌號跳舞以為極者有袒裼裸裎以為違者有資然竹金石以為樂者有數促糾邀以為密者

茶 茶者南方嘉木木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

### 原

### 卷之九

五

如枏桐蒂如丁香根如胡苑茶瑞州也早摘曰茶晚摘曰茗粗者曰莽唯社前者佳禁烟較而前者次茶之色紫者上綠者次笋者上牙者次有一鎗兩旗者謂一芽兩葉也茶之著名者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建州之龍焙青城之雀舌方山之露芽武夷之粟粒而龍鳳團其上品也茶確所進小鳳團亦佳品也大約其色貴白而青者黃白者次之蓋青白者受水鮮明黃白者受水昏黑其味主于甘滑如水泉不甘亦能損味茶有真香若雜以珍果香艸則真香奪矣茶舊名酪奴又名酪蒼頭

茶宜蔣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畏濕冷故收藏者以蔣葉  
兩三日一次火焙之若火多則焦而不可食

煮茶法有三沸湯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  
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

陸羽嗜茶人踞為茶類著茶經三篇

鹽 鹽曰鹹醴東方謂之斥其字从鹵故西方謂之鹵河

內謂之鹵炎帝時宿沙氏處海為鹽後青州貢鹽蓋鹽之

者名者四種一曰散鹽海鹽也二曰監鹽池鹽也三曰形

鹽崖鹽也四曰飴鹽井鹽也

黃鹽如耕種畦隴圍塹其外決水灌之候南風鹽一夕而

乾原

卷之九

六

結無南風則失課利或多而圍塹不齊則外水滲雜必厚

出外水乃可復成鹽煮至八月乃止蓋八月無南風矣

穀食 黃帝蒸穀為飯烹穀為粥漸米炊曰飴以麥為粉

曰麵餅并也搜麥麵使合并也餅曰餠或曰饊或曰饊蓋

以麵為食具者均為餅故火燒而炙者曰燒餅水淪而煮

者曰湯餅籠蒸者曰蒸餅饅頭為籠餅饅餅粉糝為糕

九穀謂秫黍稻麻大小荳大小麥五穀謂麻黍稷麥苽也

禾嘉穀也木旺而生金旺而瓦合中和之氣故名禾穀之

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種之為稼飲之為糧禾熟

則頭低麥熟則頭昂蓋以禾畫花麥夜花陰陽之義也禾

有一莖六穗一莖九穗均謂之嘉禾此盛德之精華所致

也稻禾屬有芒既種之名也然穀有黏有不黏者黏為糯

不黏為粳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又名稌又有一種曰秈

比于稷小而尤不黏其種甚蚤今人號為蚤稻以粳為晚

稻梁即今之粟類其粒最細而圓梁有三種青梁穀穗有

毛米粒微青蚤熟黃梁穗大毛長米粒粗白梁穗大毛多

而長穀扁長

稻花午開夜合開合皆于穀中香甚有七開七合者

梁者黍稷之總名也故者衆豈之總名也梁稻秫三穀各

二十種為六十種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共為百穀

龍原

卷之九

七

麥者接絕續乏之類蓋方夏新舊未接而麥最先熟故人

重之且秋種冬長春秀夏熟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

之性唯地暖處則可春種夏熟然四氣不足故有毒麥生

于桃二百四十日而秀後六十日而成

麥芒粒秋種夏熟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弊大麥也

妹小麥也當年杏多不蛀則宜大麥桃多不蛀則宜小麥

麥有一莖兩穗者有三穗者皆瑞麥也

莖生于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而成然蚤種則莖而

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又為性多穢一種之終歲不絕

耘鋤之功此後稷播種所以為艱也

秬黑黍也可以為酒煮釀金草和之則謂之釀甯實之于  
黍而于未殺牲前挹此酒灌地以求神謂之禱將杯一秬  
二米亦黑黍也今百穀中唯麥有稭二米想是周所受于  
天之瑞麥也又謂之耒耨

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隨  
地宜種也金勝木木未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水勝  
火火旺也夏火旺而生冬水旺而死火勝金麥金也秋金  
王而生夏火旺而死土勝水薺水也冬水旺而生仲夏土  
王而死

大白薺小曰莖莖生其角曰莢其葉曰莖其莖曰莖當年

說原 卷之九

李多不鉅則莖多收

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有赤有黑其類有黏有不黏者  
如稻之有粳糯也其不黏者以為飯其黏者以為酒別名  
秫是也稷者五穀之長故祀五穀之神以稷配社古者號  
稷為首種又名染文名穠

稭稭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滋盛易得  
搗而炊之亦可備菹

狼惡草與莠俱是害稼者蓋苗既似禾實亦類果

麻實既可以養人而其縷又可以為布其利最廣別而言  
之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梟又有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

一名油麻一名巨膝角四稜者為胡八稜者為巨膝

五果為五穀之祥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  
多種之萬不失一故五果分五行所以表五穀也禾生于  
東或楊黍生于榆大莖生于槐小莖生于李麻生于楊或  
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楊

蔬菜 菜園圃所萌者葱韭蒜芋均謂之蔬不熟曰饅古  
者士師見必執菜為贄故始入學官必行釋菜礼

五葷謂韭蒜芸薹胡荽薤也

韭久也九日一割一種久生故名韭字象其形在一之上  
一地也一歲不過五剪剪不用日中蓋韭性內生根也薤

說原 卷之九

似韭而無實亦不甚葷但葉大耳薤之美在白韭之美在

黃葱薤菜也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不剪剪則葱無袍

而損白肉曰白青曰袍葱通也所以達氣者也

古礼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藟脂用葱膏用薤

三牲用藟和用醢獸用梅蓋皆熏辛之物所用各有宜爾

薤有赤白二種赤者苦而無味白者補而美養生者服之

可以安神養氣葱有冬葱漢葱胡葱蒼葱凡四種脂牛羊

麋鹿之屬膏犬豕之屬藟即今之茱萸也其味苦辛置之

食中能去臭且辟惡氣如雜菊花為餌九日飲之令人長

壽大凡物之英華莫如芝故號連為水芝華為土芝蜜曰

衆口芝蔴曰菜芝

蒜味辛能消食張騫得之西域者蒜菜名四時長青如松之標故名此種北土難生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蒜種都絕蕪菁蕪菁之屬一名蘆薈根大而白生亦可食能下氣諸葛取其有六利可生啖也葉可煮而食也久居味長也根甘脆可充飢也消食化氣也多食無厭也俗名蘿蔔薑辛而不葷蓋薑桂之性至老而愈辣也性微溫久服能通神明去穢惡然多食則損目

芫荽胡荽張騫得之大夏亦葷菜也芥似蒜而有毛其子如粟能發汗散氣者也莧種有三紅白紫柔脆可茹莖葉

說原

十

高大而易見故字从見以莧莧驚甲土覆一宿变为驚故莧驚不可同食薺冬水而生夏水而死甘菜也

壺芦似瓠而圓但無柄耳性善浮腰之可以涉水秋長而瘦者匏短頸而腹大者瓠味甘匏味苦瓜其實瓠夢之間性惡香尤忌麝觸之則一蒂不收大曰瓜小曰瓠西瓜以其熟于秋秋西方故名西瓜種法宜肥地多鋤則饒不鋤則無實踐踏其根則瓜苦

葍蕪菁之類也菲蒿之類也上下皆可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并棄其葉也蒜子黑蕪菁子紫赤蘆服子黃而大不圓且梗長葉瘦高者為葍葉闊厚

者為蕪菁葍蕪菁根葉及子乃是蒜類與蘆薈全別蒜即荻苗也歲久中心生白莖謂之蒜米其莖中有黑者謂之荻薺至復結實乃雕胡黑米也

青筍紫薑蒜芽麥荻葵薺皆菜也芹藻皆水草芋頭有十子為衛應十二月之數薺與似芋可食白色者善味甘性溫即山藥也掘取時嘿然則獲唱名則不淨

胡蒜出南海其苗芽生葉長寸半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向其葉晨開夜合合則聚子于葉中性極熱味極辛

茹欲其子多結待其花時取葉布路上俗謂之嫁茹

雞齊一名鹿藿一名黃斤即今之食葛也其生蔓延蔓

掘其根食之甜脆蒸之有粉南康廬陵者最勝多肉少筋入土五六寸以上者名葛脰服之令人吐以有微毒也四角曰菱三角曰菱花開背日其性寒也其花晝合而夜開隨月轉移也

肉食 殺獐肉也膳肉腥之細者謂乾肉也修脯也有骨曰殺曰腊無骨曰肉曰脯臘魚肉為鮓曰鮓醢肉醬也祭祀肉生曰豚熟曰膳炙膳肉鵝炙雀炙味之美者

八珍謂龍肝鳳髓豹胎熊掌鴛炙酥酪蟬肝狸唇鯉魚尾大羹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人所不嗜者然中不盡

之味存焉五味和調曰羹

醬醢也食魚膾用芥醬濡魚用卵醬食鹿腥濡鷄用醢醬殺其惡氣也造醬煎州魚水下不生蛆

醋酸也一作醢醢人所掌者糟酒滓也釐醢與醬所和而細切之者也

豉太苦取豉汁調以鹹酸樹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散而行故曰豉人患傷寒多以此煮湯飲之汗出即愈

豆腐始于漢淮南王劉安之術飲茶始于唐陸羽著為茶經糖霜自宋蜀遂寧州人貢始蒲萄酒香烈古酒自元朝始糖物之甜者以米交為者曰白糖以蔗汁為者曰沙糖

說原卷之九  
其白者為白糖霜蓋蔗草之庶出者以節節側生也稠滑

曰錫亦曰飴

說原卷之九

說原卷之十

稿李穆希文 纂輯

若城丁良知 校正

## 原物

文按天地間之萬物今之微而古則無微近易知而遠則難知目可信而耳則不可信何者蓋物生無窮而見聞有限耳唯據一理以會夫萬物則物統于理理原于之古今一也遠近一也耳目一也何物之不能原而知之也文仰觀俯察寰宇內之物其相生相制相肖相類變幻不測稟賦異齊吾能以理裁之如水之遇春如燠之遇颶自了然于心矣謹述群言敢正于博物之君子

### 原物總說

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人物變化理之自然如雀化為蛤是羽化為甲也鼠化為鴽是毛化為羽也松化為老人無情化為有情也婦人化石有情化為無情也牛變虎女變龍馬生馬異劉后生蛇數女子化男男子生子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幻無方莫可窺測常變之兆積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造化無金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齋其花與其齒

者去其角與其翼者兩其是故觀鳥之鳴春鵙之鳴秋  
衆木之吐華而不實者可見然與而去之者非天限之也  
齒即角之所變翼即足之所化造化本無心也

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貴于卵生也卵而陸生  
者自能開閉卵而溫生者則不能是陸又貴于濕矣化生  
者隨氣化而成物益微乎其微矣是濕又貴于化生也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膜卵生者眼胞自下而膜濕生者眼  
無胞常不瞑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唯有黑點蛤蚌無目  
則又微矣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百鳥先出殼而後生毛毛動故能飛鵠鵠先生毛而後

說原

卷之十

出殼其毛羽弱故不能因風而起

鱗魚皆卵生也唯海鯊魚胎生故其為魚也最巨

草木可掉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茨  
濕生類也芝菌化生類也

人順生艸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  
人則無不知也

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  
地而升降以津蓋動物取氣于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  
于地而生養以天本諸天者其性溫本諸地者其性冷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肉則死神在中也

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鶯燕蛇蛙順陰陽而  
出入

凡物浮于水上者性多涼生于水中者性多熱生于水底  
者性多溫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性溫如海蜃性涼鯉  
魚河豚性熱鯽魚鱈魚性溫

說原

卷之十

絕也柩尸不朽氣不能入也尸柩不朽氣之動也

物潰則生蛆蛆生化為蠅水生蟻蟻蟻化為蟬

大動物之美者必不能全其美故麋以香賈害羽以翠過  
戕以至蘭之茁松之明之類皆見戕于人是知羽翼美者  
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必害其根莖

鉄非可以養生者而有食鉄之免便鉄之貂齧鉄之獸火  
遇物則物化而有餐火之鷄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  
王辟寒犀置之室內則不必挾纊又有龍鬚布水垂繭絲  
張之几筵則滿座生涼西戎有切玉刀十洲有起死香  
物之生也本無所不足故猿猴兩足變一足犬豕牛羊四



足蟬蠅六足蝓蚌八足蜈蚣百足均之得于天者各足  
蛇之無足龜之介魚之鱗鰓頭長尾頸短龍之無耳牛之  
無齒鴈象之大蜂蟻之小鵲鶴之高飛斥鴳之卑飛尺蠖  
之屈蛟之直燕之輕鴻之重鷹隼之擊搏鷗鷺之無求亦  
各以所長而自足而不必于備體也

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雌鳩之夫婦豺獺之報本皆得  
性之一偏也至于麟蟲之蟄如顏龍羽蟲之蟄如燕鶯毛  
蟲之蟄如黃鼠介蟲之蟄如魚鱉皆其功不能全也

飛者棲木食木故鷹鵠之毛猶木走者栖草食草故虎豹  
之毛猶草飛之類喜風走之類喜土在水者不暝在風在  
說原 卷之十 四

地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  
而行則順馬捷物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  
立蝨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鳥雄者以左翼掩  
右雌者以右掩左故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于陸者水中必細于陸者水中  
必巨魚飛鳥類也鳥翼長魚鰭短鳥尾長魚尾短鳥頭小  
魚頭大此可類推龍經蛇類也蟹蜘蛛類也螺蛳胎生類  
也鼃蟾蜍類也蛙龜黿龜類也

陽在上物多小陰在下物多大故鵲鵲為海宇間最大物  
此因海大勢卑氣屬陰也地之所產惟交象為最大物此

地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鶴鵲之冲霄漢視地更高其  
生尤小蓋地亢而氣屬陽也

馬蹄圓為陽故臥則起自前足牛蹄折為陰故臥則起自  
後足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縮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承與羊得氣最濁故首與身齊質最愚蠢馬犬牛得氣稍  
清故首高於身稍有知識猿狖形体似人獨靈于衆數熊  
体尤似人故能立而行能知設誘主姓名竟溺于酒而不  
離于獸耳猿食果故多膽甜

丹鳳朝陽而羽有九苞犀牛望月而角能分水獬獬朝陽  
說原 卷之十 五

能化而為人蚌吸月精能孕生明珠豹隱南山澤霧七日  
而文章潤鯉朝北斗而變化成蛟兔吸月無雄而生鷹搏  
高風新羽能勁靈龜引氣而千年不化玄鶴閉息而鳴九  
皋此皆借陰陽二氣而成其變化者也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大同宣府諸鎮多蠅以三關俱崇  
山也寶應多蚊以揚越巨浸也又有限于地氣者如江南  
無錫虎江北無蜈蚣以蝎多喜燥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  
于地產者如廣多巨蛇北地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  
蕃北方地寒而毛溫厚也又有所謂橘過淮則為枳貉踰  
汶則死蜀郡無兔鵲江南無狼馬朱提以南無鳩鵲此皆

地氣有所限也故楊子大紅族類各有所限如江蟹至海陽則少鮒魚至鴨欄磯則少鮪條魚唯城陵磯冬至前後有之

繩畫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知一日之候也馬駒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與母齊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秋則交蛇虫逢冬月則蟄以知一歲之候也

牛生則拜四方鳥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之知報本也草腐則為螢鼠食鹽則為鵪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此物之知變化也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悍而暴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食食而不飲者吞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蠅蚊臭穢鴉鵂嗜鼠麋鹿食薦蜘蛛甘帶此物性之偏好也青要食虎蜈蚣食龍鼠食象獅食象角端食獅玄龜食鱗鱗蛇食鹿狼鼠齧鵲蜘蛛困騰蛇蟾蜍蜈蚣飛鼠斷獺此固物性之相制也獺飲酒而斃猩猩飲酒而仆虎食楊梅而醉猫食薄荷而醉鳩食桑椹而醉雀食木鱉而醉熊食鹽犬食木鱉皆死魚食已莖而浮猶食黃魚而癩此亦物性之相制也

儀有手捕鼠而制于鼠鹿有角觸犬而制于犬鷄食蛇

而蜈蚣食鷄肉蚊吸螢目而燭蚊以營骨蛇能捕鼠而鼠因蛇螫而食之此彼此相制也

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澆布以及此以賤而制貴也鷹鷂能搏雁鵠而反受制于鵪鶉崖鵲能搏鷦鷯而不能得飛鵲此以智而制力也

鶴羹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可以點墨寫字入石蟾蜍酥可以潤玉利割是皆物之相制者也

狗馬直行蛇蚓曲行郭橐橫行菱却行率然兩頭行尺蠖屈伸行鷹鷂以翼飛鵲有翼而不飛龍與騰蛇無翼而飛魚屬于頭蝦蟆與蟹無腸科斗脫尾則足生此物之

同而異異而同也若夫蛇之無足而行魚之無耳而聽鱗之無口而鳴與兔絲之無根而生者皆出于自然者也

龍有骨象有牙犀有角鳳有毛蚌有珠鸛有頂豹有皮此其形之所長也牛能服馬能乘駝能負龜能興雲虜能

所長也虎善卜鵲善符鶴善舞鵪鶉善聞鶯善歌鸚鵡善能言鳩能步罡此其巧妙于自然也以至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駝善知象象善知地虛實亦其天巧也

鷄善避風雉去惡改是鳥之一長也狐性多疑猶性多疑是獸之一短也

蛇蟠向壬鵲巢避太歲燕伏戊巳虎舊衛破乾龍知來狸  
狸知往鵲影抱蝦蟇聲抱鵲鵲向日飛鳩喚而鵲呼晴  
蛤蚧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介虫中唯牡蛎是鹹水結成  
龍骨能吸氣精龜殼能卜而知犀角孕星蚌珠胎月磨磨  
之香通關鹿角皮果可捕獺之肝月生葉而可去瘰癧猩  
之血可染物又能知往玳瑁之甲可器蓋之皮可勒麟角  
鳳嘴其膠可續斷絃以至象牙翠羽魚鮐均之得氣之盛  
而有異于物者也

鳳鳴皆暗齋鳴唯鳳鳴秋秋雄鳴嚶嚶鳥鳴啞啞鵲鳴  
唧唧鸛鳴嚶嚶鵲鳴啞啞鵲鳴唧唧鵲鳴啞啞鵲鳴唧唧

蓋自鷄以下大抵承其聲而為之名

鷄以聲交鵲以意交鵲鵲以晴交鷄目成而受胎鵲影接  
而懷知鷄央交頸野鵲纏枝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鵲以慈望鷄以貪願鷄以嗔睨鵲以怒瞋鵲以猜瞿鷄以  
狂睨視也鷄以喜嚶鳥以悲啼鷄以飢鳴鵲以潔喚鳧以  
凶叫鵲以悲嚶鳴也

鷄至昏時則眼無所見雀亦夕替畏昏無光鵲鵲夜撮蚤  
察秋毫晝出瞑目不見丘山以其明之不能全也

鷄毒在心燕毒在尾羊毒在馭鳥毒在卵

雀尤旋為雄右旋為雌其糞名白丁香蝦蟇東行者為雄

蓋以陽物受生氣也免生從口中出蛙亦然  
吞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蟬  
不食不飲三日而死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蟬蟬朝生暮死以盡其樂

馬八尺為駮牛七尺為牝羊六尺為羝羝五尺為羖狗四  
尺為羆雞三尺為鶉此六畜之異常者也

鱗屬則獺正月祭魚羽屬則鷹七月祭鳥毛屬則豺九月  
祭獸骸禽蓋豺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亦非祭天也

有雌而無雄名曰大腰龜鱉是也有雄而無雌名曰小腰  
蜂蠱是也

水族陰類見火則聚陰從陽也蟹與蜃蜃暑見火則聚魚  
亦好火以法制入水中魚則群聚

魚水族也虫風族也故虫皆由風化如榛栗外殼完固而  
內生虫非外種也風化使然耳介虫也故螺螄多附于

石甲虫水族也螢腐草生也車羊腐木生也皆食于草木  
而附于草木也蟪蛄蛭蛭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也

蠟魚牛羊禽虫之膏火之類油乃菜荳椿麻草木之液亦  
火之類然其性均熱故均之能傳火而燃

禽雄則練而文猶人之女麗而黠也唯獸則不甚相遠也  
物之能害類者皆以虎名之如類雀而啖雀者曰雀虎翠

羽而伺魚啄食者曰魚虎有蜘蛛別種能擒鯢者曰蠅虎有四腮闊吻專食蝦者曰蝦虎有狀似蜥蜴四足而小專啖蝸者曰蝸虎

牛祗角馬蹄鬻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

東方之鰈比目魚也西方之鰈比肩獸也南方之鰈比翼鳥也北方有比肩之民其人二首而一身

物之相類者自為牝牡猶鹿與麋交鰈與魚遊也大凡鳥之類雄鷺于雌鷺之類牝猛于牡故羅為熊之牝而羅猛狼為羅之牝而狼名獨著也

羊性淫而狼性卑而率驚性頑而傲徇性險而屈

馬黑在腎牛黃在膽凡牛有黃者時常有犖秋月夜以盆

水取之則活可以治痰火癰癤者羊氣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鬲食番胃狗寶凡狗有寶則瘦弱毛落不勝其勢入水自濡狀如白石可治毒瘡虎石乃虎精虎目放光射之墜入地中成物如白石可治小兒驚疾

原羽虫說

羽虫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雄曰鳳雌曰凰其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不啄生虫不履生艸不經網羅明治亂見存亡其骨黑其雄聲其雌音雄鳴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蟾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

鳳儀鴻前而麐後蛇頭而魚尾鵠類而鸞思龍文而龜背燕領而雞喙又有六傑頭象天而圓目象日而明背象月而偃翼象風而舒足象地而方尾象綽而五色

九苞謂口包命者不妄鳴也心合度者進退精也耳聰達者居高明也舌屈伸者能變聲也彩色光者文采呈也羽矩朱者南方行也距銳鉤者武可稱也音激揚者聲遠聞也腹文戶者不妄納也

鳳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黃色者鵠也青色者鸞也多紫色者鸞也多白色者鵠也

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鵠鵠北方曰幽昌中央

曰鳳皇

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鵠鵠鵠喙圓目身兼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後之感也發明鳥喙大頸脰翼俱大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焦明長喙鵠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嬰義至則旱之感也

鸞赤神之精鳳皇之佐入夜則歌若懸鏡照之則觀影悲鳴蓋性好其類為類而感也其鳴中五音見則治也孔雀為鳳之亞不必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鵲相

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之類或曰與蛇交或曰聞雷聲而  
孕今野鷄亦與蛇交孔雀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五歲成  
大尾春生夏凋與花萼俱榮謝然自喜其尾而甚妬欲棲  
必擇可置尾處而後止南人取其尾者持刀茂篁中伺其  
過急斷之若彼一回顧則金翠無矣尾端名曰珠毛  
雌五采皆備耿介之禽也故士相見執以為贊取其守介  
不失節也十一月雷在地中雌先知而鳴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因地分界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  
鷄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名从褐有毛角專健鬬鬬死不却  
蓋鷄鳥之暴跳者古者令武士冠之寔取諸猛

說原

卷之十

古

白鷗似雉長尾而白頭上有白毫一帶李昉名為閑客  
鷺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山鷄有美  
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眇而溺死翟雉長毛而雪則惜  
其尾栖高木杪往往餓死蓋雉本輕生故或賂而死或餓  
以死或鬬以死其性然也

鶴本仙禽也以其於物為壽常夜半鳴聲聞八九里雌者  
聲下益夜半水位而鶴水鳥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  
者無死氣于中也其性甚警去鶴鶴之老者也

華亭之鶴多稱下沙蓋自海東飛集其地非產于下沙也  
下沙鶴高大異常與揚州所產太遠青田有雙白鶴年年

生子長便飛去人以為仙雀蓋雀千歲則變蒼又千歲  
則黑即所謂玄鶴也雀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鶴長頸赤喙白身黑尾性好旋飛且好水天將雨則長鳴  
而喜生三子一為鶴蓋震為鶴陽鳥也異為鶴陰鳥也鶴  
生雀者異極成震極陰生陽也故雀感于陽知夜半鶴感  
于陰知風雨

鶴陽鳥也愛陰而惡陽唯鴈則愛陽而惡陰

鴈隨陽故冰泮北徂木落南翔且從風而飛春夏南風則  
北飛秋冬朔風則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啣芦以助  
風力塞北風高不必用芦故投蘆于雁門關大曰鴻

說原

卷之十

古

雁行斜以側身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其失偶也終身  
不配若大夫之執雁者取其候時能順陰陽也

鸚鵡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唯其四指齊公凡鳥下臉脫  
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五色者充慧白者  
次之青綠者為下

鶴鶴身首皆黑而兩翼各有白點性好浴不啻五月五  
日取其子養之教其語

百舌反舌也春始鳴至五月止能變其聲以效百鳥之鳴  
但不如画眉之甚巧耳其所以五月無聲者蓋陽氣極于  
上陰氣極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其有聲則為異

画眉似鶯而小黃黑色其眉如画故曰画眉

鶯似燕紺色雌而青曰翠雄而赤曰鶯其羽可以為飾

鎖幅羽細密其絨織以為布紋如絨績今名鎖伏

鶯鷦大如燕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

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則凌青霄出涼州

倉庚黃鸝也黃而黑章性好雙飛名金衣公子鳴即登生

鶯鷦小千野雉常自呼其名每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

出有事夜飛則以衣葉自覆其背雖東南西翔然開翅之

始必先南翥亦胡馬嘶北之義也

燕古鳥也布翅曠尾作巢避戊巳日有二種越燕小而胡

燕大以春分來以秋分去去則藏深山大空木中或蟄藏

坻岸去來皆避戊巳日人食其肉入水為蛟龍所吞

杜鵑江南曰子規蜀人曰杜宇以春分先鳴至夏則夜啼

連旦血漬草木人聞其聲則有離別之苦以其音云不如

歸去也唯田家則候其聲以興農事子規即伯勞又名鷦

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畫語夜息伯勞至來冬

至去與燕之春秋去者相反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單飛

獨栖與燕之匹栖雙飛者又相反

鶯鷦水鳥長脚長尾尖喙腹下白頭下黑如連錢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捨有兄弟之義

啄木雖口斷木取蠹雌色褐雄色班以青者為主鶯鷦五

色尾有毛如船舵小於鴨水鳥也

鶯鷦水鳥似鶯而黑背曲如釣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

其骨極硬身臭吐而生子

鶯鷦白善容集必飛舞而下頭上長毛取魚時則彌之

鶯鷦雄曰此雌曰央雌雄未嘗相捨飛止相匹失偶則思

而死有夫婦義雀鶯鷦鶯鷦交不一四時有子鶯

雌反乘雄逐月有子

鶯鷦性淫而無定匹故今指老妓曰老鶯

雀入淮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雀性多欲至臘黑則音不善

為巢力能勝燕啣艾于燕巢燕去則居之

鶯鷦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窠伏草間尾特禿若衣之短結

然此乃蛙與鼠所化者南方朱雀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

無尾取象于鶯所謂鶯火也

鶯鷦屬色駁又名駁鳥能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

下歲必一營巢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一歲多風則去高木

而巢扶枝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且知吉凶

鶯鷦能制蜩鶻在木上鳴則蜩伏不能行必反腹而受啄

鳥名曰鶯小而多群腹下白慈鳥也又名孝鳥蓋長則反

哺其母也白頸嘴大者性貪慵非慈鳥也鳥鳴地下無好

人臨行鳥鳴而前引多喜

鷹驚鳥也雄大雌小春則化為鳩秋則鳩復化為鷹一歲為黃二歲為鵪三歲為青生于窠者好眠巢于木者常立巢亦驚鳥也古者取以為旗以其驚耳

鳩一名布穀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也取其肯佩之宜夫婦又善養其子有均一之德鵪化為鸛鵪化為布谷布谷久復化為鵪佳鳩孝鳥頭有贅拙不能為巢無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鵪則呼而反之雌鳩鳥之驚者好食魚先儒取其驚而有別江東呼為鷓又曰生三子一為鷓

鷓不孝鳥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成食母而飛與破

說原 卷之十

大

鬼車鳥十頭其一為大所噬能收人魂天將雨鳴如力車鵬不祥之鳥夜為惡聲小如雉体有文采行不出域若有羶服者故名鵬

鳩毒鳥也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晴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則陰諧鳴之食蟻蛇知巨石大木間有蛇虺即為禹步以禁之石裂樹倒蛇虺無有脫者其屎石變為椎黃及生金以其羽翮酒能殺人唯犀牛羶角于水飲之則解毒其雄鳩拙不能巢而則逐其匹晴則返之

鳬似鴈而小長尾背上有文水鳥之重愿者也驚鷗也隨

潮往來謂之信鳬頗知風而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為候人與狎之甚可馴驚即事也庶人以為贅而工商贊鷗驚取其不遠從鷗取其識時各有宜也

鷗與鷗鷗皆家禽然二物為贅而鷗性頑傲蓋迫之愈前抑之愈後似不入于禮也吐乳于水中其子飲之終不穢其性警夜鳴警盜蛇聞其聲必遠去自關以東咸曰雁主毒以蒼者為良主渴以白者為豚

鷗有五德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告仁也鳴不失時信也鷗為積陽火德之精故陽出而鳴焉以類而感也一名翰音

說原

卷之十

七

野鷗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鷗木畜也麗于陽而後有形大寒鷗始乳鷗不始乳淫女亂男故月令曰季冬之月雉鷗鷗乳

說原卷之十一

構李穆希文 纂輯

茗城丁良知 校正

原毛虫說

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含仁懷義行步中規中矩游必擇土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罹陷阱磨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上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音中律呂牡曰麟牝曰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騶虞白虎黑文尾長于身食自死之肉不殺生物不履生

說原

卷之十一

乙

草西方仁瑞之獸也與麟皆有道則見王者至仁則出獬豸似羊一角能辨曲直故執法者象其形以繡于服取觸邪之義也本名曰薦又名神羊又名解東北之獸也獅子一名白澤得金精之剛肉視犀象孩撫熊羆紺眼星懸赤毛焰起銅爪鉄甲鋸牙鑿齒以其尾為拂夏月絕蚊不敢集其上其糞即蘇合香是也一名狻猊食虎豹者犀似豕頭似牛大腹卑脚黑色二角一在鼻上長一在額上短得其角一尺長者刻以為魚珣入水水開三尺通天犀長且銳皆額上角角有一白縷直上微端名曰通天可破水駭雞不露霧露以其角為箸攪毒藥中皆生白沫若

無毒則無沫起中毒箭者以角刺瘡中則沫出而愈所謂

文犀辟毒也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

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牽出視之獅畏服

不敢動蓋吼作溺著獅體肉即爛也吼猖獗又畏雄鴻鴈

引吭高鳴吼亦畏服物類相制如此

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即犀之特者其角文理細膩可

為服飾其革最堅可為甲但不若水犀之皮有珠甲耳

犛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有赤毛長尺餘而尾尤佳可取

以為纛上用然彼亦愛其尾

夔一足狀似牛蒼身無角出入水中必風雨其音如雷

說原 卷之十一 乙 虎山獸之君狀如猶而大如牛色黃色班駁不等鈞牙鋸

爪舌大于掌硬鬚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顧其

傷處咆哮作聲而去則靠巖倚木而死終不偃仆其搏

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食物著耳輒止以其名耳也虎

子生三日如有食牛之氣則畝之不爾輒殺之虎威如乙

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其殺人能令屍自解衣蓋有虎

侯也其鬚可治齒痛虎五指為驅乃人虎也虎四指乃天

虎也驅能化為人魅虎西方之獸文質皆白貌白豹也似

熊而小貌似豹一名執夷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豹似



虎毛赤而文黑曰赤豹毛白而文黑曰白豹野犬也猯與犬合所生者其形如猯中所画之狀

駭能飮食飼餓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瘟癘其皮而疾自去溺能消餓為水有候食針鉄者服之則化取其冀磨刀可以切玉

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聲其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前左夏前右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二十般唯鼻是本肉耳後有穴至薄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体重其負孕必五月而生鹿六為律律主鹿故應六月而生然非辰屬八卦無主故說原

有馬似鹿者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鹿是陽獸性淫而游山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也麋是陰獸情陰而游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也麋蓋北獸之淫者麋鹿子也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五百年化為玄鹿

麋即獐也其性怯粗豪之人食其心肝即小膽若素怯者則愈怯矣麋鹿寔鹿類也其皮作履烏豚子衆皮蓋刑罰

澤中民不為非則至麋如小麋臍有香蓋冬食栢葉夏食諸虫尤敬蛇至寒則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之

兔中秋夜延首望月月明則歲多兔月暗則少是望顧兔之氣而孕也蓋兔皆雌唯月中顧兔為雄故皆望之生子從口吐出性狡善走齊有良兔曰東郭兔一日走五百里典齊之良狗若韓盧同足其居號為三窟毫可為筆

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時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羆似熊黃白文長頭高脚其力甚猛能拔木熊有二種猪熊象猪馬熊象馬羆是雄熊之雌者

羆羆小而好啼人面豕身能言語知人名若婦人披髮但羆無膝群行遇人則以手掩形好飲酒着屐誘而飲飲而醉則被擒蓋知往而不知來者也與佛佛不甚相遠即今說原

曰野人也又有曰歸終者能知來蓋神獸也佛佛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則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漆緋髮可為髮一名梟羊一名揮揮一名山都又名土螻

猴名狙又名王孫又名胡孫見物輒聞故稱沐猴與狗鬪又好毀傷物罷尤工捕虱然伏于鼠以爪不利也猿似猴大黑色長臂但猿性靜猴性躁猿仁而不貪食多群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啼則衆猿相和其音淒入肝脾故斷人腸五月而生五百年則為獲獲父善願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又善盜行路婦人與之生子人行健走以

榜為姓獠有雌而無雄路上橫牽男子而三合之十月而生獠子猿類也黑顏青身面白體長三尺尾長四尺獠性仁不忍傷其類見被獲者皆不忍去俱被獲

豺形似犬狼形亦似犬銳頭而白頰高前廣後狹似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稱事乖曰狼

狼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青丘之國有九尾狐狸白面而牛尾故名玉面千歲之狐

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

死則立首蓋妖鬼所乘也其名曰阿紫

狸似貓而大性好伏晝伏夜出念眼長尾黑質白章尾紋

九節名九節狸性狡而捷俗呼野貓好捕鼠及人家鷄鴨之屬其玉面狸飛狸貌狸皆其類也

狐與狸各異口銳而尾大狐也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益

次于豹文者狸也狸性善搏

貉善睡似狐貉與貉異貉能先事後慮貉能無事而息狐

性不二貉性各辨故與狸同穴而異處

貂鼠屬大而黃尾特大貂蟬以為冠者蟬取其清高飲露

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且文采不彰而自美也

鼠鼠之黠者種類甚多鼯則其最小者也鼯與伏翼皆鼠

梧鼠來近人處夜鳴人輒忌之以為旁里人嘗有死者

且有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

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

也即螻蛄也一名碩鼠

貓捕鼠者蓋鼠害苗而貓能捕之則去苗之害故字从苗

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旦暮日晴皆圓

及午即從飲如練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則煖蓋貓陰

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

獺如水狗食魚率以正月取魚于水傍陳之謂之祭魚獺

不祭魚國多盜賊歲常兩祭漁人候此而入潭梁又善知

水之高下人以其穴之高下為潦旱之候

鯪鯪四足似鼯狀如獺偏身鱗甲色若鯪居土穴中出岬

開鱗甲不動如死令蟻入蟻滿閉入水開之蟻浮而食之

故能治蟻瘻即所謂川山甲也

鼯似鼠小耳而毛刺蒼白色見人則藏面腹下圓輒如栗

房撥毛外刺不可搏執即蛻也然獨畏鵲善治人胃疾

窮奇神獸能食人獬豸觸邪撓之人窮奇食忠信之士性

實相反窮奇似虎鬚毛有翼狗頭人形鋤爪鋸牙故以工

共之專誣害盛德者比之

構机如虎毫長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六尺人或食之與獸  
聞終不退却唯死而已故以鯨之傲狠三身者比之  
饕餮羊身人面目在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食人如物蓋  
性貪婪食人未盡遂害其身像在夏后氏鼎上故以三苗  
之貪冒者比之

橐駝日行三百里負千斤背脊上有一封若封土然其受  
負必先屈足所載未盡量終不起能知水源地中有伏流  
輒停不進掘地得泉夏日行旅如風將至駝必引領而鳴  
以鼻口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種鹽蔽口面而避風害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以騄為牝以驪為牡而  
龍原

卷之七

七

生駒玄則謂康駝也腰廣古良馬也赤馬黑鬣曰駟駟馬  
白腹曰駟黃馬黑喙曰駟驪駟驪纖纖綠驂良馬也龍  
媒駿馬也駕胎款段羸馬也一歲為馬二歲為駒三四歲  
為駝八歲為駟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駕馬六尺四年而兩  
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至九  
年而上下齒盡缺至二十年而齒盡平年之長少唯馬齒  
最準故曰犬馬之齒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  
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

驢似馬而長耳馬牝驢牡所生似驢而捷于馬曰羸馬父  
驢母所生曰駃騠

牛有二種黃牛水牛也水牛大而踈毛角橫善開好沉水  
中故曰水牛犗特牛父也犗牛子也犗謂之犗牛羊無子  
總謂之犗二歲謂之犗三歲謂之犗四歲謂之犗牝牛謂  
之犗純色謂之犗駝謂之犗白黑標毛謂之犗犗黃白色  
曰犗駝如星曰犗黃牛虎文曰犗黃牛黑唇曰犗白脊曰  
犗又曰犗長脊曰犗白牛曰犗

羔羊子也羊名柔毛卿執羔以為贊取其有角而不用如  
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于母必跪類  
知礼者羊者五月所生之羔犗者六月所生犗者七月所  
生犗者羊未卒歲也犗是牝羊之提名犗乃吳羊之犗者

卷之七

八

辟是牝羊也夏羊牝者曰殺其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  
辟鬼魅虎狼療疥虫蠱毒結氣止寒洩  
亦名剛鬣燕與朝鮮人曰殺關東人曰彘或曰永南楚人  
曰豨又曰豚吳揚人曰猪豨豕之噪者四蹄皆白犯牝豕  
也永生三子謂之豨生二子謂之師生一子謂之特  
江南以東羊白而永黑江南以西羊黑而永白  
犬狗也高四尺為獒其肉宜心恣食飲酒去濕能辟瘴氣  
且性熱能補人不宜多食有守狗獵狗食狗三種

原鱗虫說

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九陽

也六陰也不論大小自頭修脊至尾具八十一鱗自頭至尾具三十六鱗非舉全身而言

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飛之走鷄鶩之類是也

軋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

鱗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有鱗曰蛟重二十斤之魚曰蛟有翼曰應有角曰虬無角曰螭未升天曰螭龍龍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川

龍亦如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

龍有三傳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傳也謂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

說原

九

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木才

能升天性羸猛畏鉄愛玉及空青嗜燒肉物之至靈者也

龍門龜魚之屬皆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者甚多得

上者為龍龍水神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

龍有九子各有所好好鳴謂之蒲牢好坐謂之狻猊好陰

謂之嘲風好音謂之囚牛好殺謂之睚眦好吞謂之蚩吻

好文謂之負龜好訟謂之狴犴好重謂之霸下唯龍則無

所好故能成龍然唯神龍能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

不測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

所泰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

龍水物也升則水雲薰蒸而然易云雲從龍風從虎

蜃狀如鱗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雲之丹

碧隱然如在烟霧

蛟似蛇四足細頸頭有白嬰如生眉交故謂之蛟

鼉形如蜥蜴四足長丈餘鱗如鎗甲皮堅厚宜胃鼓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蛇怒時其毒在頭尾

騰蛇龍類也能興雲而鱗蛇最大故名王螭蛇秋月毒盛

喘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帶小蛇也蜈蚣喜食其眼鱗

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下心下旬在尾巴蛇食象三歲而

出其骨率然巨蛇也物觸首則尾應觸尾則首應觸中則

說原

卷之十

十

首尾俱應

烏蛇性不噬物蝮蛇最毒短形反鼻錦文亦有與地同色

者蝮蛇在母胎時毒氣發作母腹裂而生又有枳首蛇兩

頭大如指一頭無目無口夏月蛇能食鼠以蛇升屋梁得

鼠穴而取之冬月鼠能食蛇以蛇蟄故也燒白芷則蛇遠

去以白芷烟能壞蛇目也蛇每草居常飢得食稍飽即蛇

殺冬則含土入蟄春則出蟄吐之其土名蛇黃堅如石唯

畏鶴與鷺聲

蜥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身俱五色尾青碧蛇匿形太

純黃色龍子似蛇匿而小形長尾見人不動蜥蜴形小而

黑喜綠牆壁或以蛇匿即鯢鯢在壁曰鯢鯢在草曰蜥蜴  
蜥蜴守宮也蛇匿口常含蛇蛇有病則以蛇療之蜥蜴人  
所玩習者守宮以其常守在壁也

鯢魚大者長數千里小者數千尺鼓浪成雷噴沫成雨其  
雌曰鯢長大相等眼睛為明月珠其死也彗星應之而出  
鯢鯢出則潮下入則潮上謂之鯢潮

海鯢甚大海心深闊處忽見十餘山乍出乍沒蓋鯢背也  
目如電鬚鬚若朱旗噴氣水散于空中勢若而霧

鯢魚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長三尺長尾利齒以尾取人  
家羊豕食之亦能食人

鯢原

卷之七

七

鯢魚圓長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象夜則仰首向北有自  
然之禮故字以騰獨甘人忌食之且謂之厭蓋天厭雁地  
厭犬水厭鯢也

鯢巨口細鱗黃質黑章皮厚肉緊斑文鮮者雄昧者雌  
鯢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獲其雙雄者少由生十二足故

可為冠尾可為小如意

鯢縮頭窄脊博腹青白而味美即鯢魚也

鯢者魚之主赤者為赤鯢青者為青鯢黑者為黑鯢白者  
為白鯢黃者為黃鯢取馬名者以其為靈仙所乘能飛越

江湖也鯢三月上度龍門度者為龍退者則暴顯顯

鯢白鯢也纖長而白頭甚尖好游水上

鯢即鮎魚與鱖鱖皆似蛇而無鱗唯鱖鱖性好睡鱖又名鱖

鮎即鮎魚也色黑而體促肚大而脊隆雖小而耐寒大凡

諸魚皆屬火性鮎魚屬土故能入陽明而有調胃實腸之

功若多食之亦能起火

鯢魚巨口細鱗身有黑點海中四腮鱸皮緊脆而肉厚名

曰脆鱸大者重百斤有江鱸差小而兩腮味淡

鯢魚一名箭魚腹下細骨如箭鏃生江湖水中而海出者

尤大甘肥異常味美在皮鱗之交故食不去鱗

子魚長七八寸闊二三寸剖之子滑腹冬月正佳

鯢原

卷之七

七

石首魚生于海似鯢而小大者不過三斤皮紫肉細尾鰭

黃色一名黃魚魚首有鮓堅如石故曰石首魚一名鰈魚

其腸中鰈可作膠名曰魚膠

鯢即河豚也狀如科斗眼能開閉觸物即噴腹漲如鞠腹

無膽頭無腮故肝最毒如亦太毒人食之必死海中者毒

甚江中者次之其出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相從號為一

部入中其毒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服之皆可解若以

鴨卵同煮食之則不能殺人

鯢魚縮項臨身似魴魚而短鱗細白色生海中以共諸

魚匹如鰻然故曰鰻魚四月則生六月少矣

鮑魚形類鱸魚生海中其臭似尸臭以無益也

魴魚似鱸魚而小生海中身薄骨細夏至前後為期惟淮  
安通州者最佳

鯊魚生海中大者長二三丈能食人皮有沙刺故曰沙魚

鮫魚一名錦鯢乃鯢魚之別種也胎生子子隨母行波濤

雷電子驚入母腹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鋒刀靶南海有

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履機織成鮫綃其眼能泣而出珠

馬交魚形似鱸其膚黑色無鱗有斑銳嘴燕尾近尾處有

一細物鮮者味美踰時變味經宿則腐矣魚之弱者也

烏鰂一名烏鰂又名墨魚有八足集足在口縮嘴在腹懷

說原

卷之十一

七

板含墨每遇大魚輒噴墨瀾其波以衛身止有一骨厚三

四分兩翼極長

秦皇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梨之狀

蝦多鬚善游而好躍蛇無頭目眾蝦附之以行蝦見人則

驚蛇亦隨之而沒蛇名水母大者如床小者如斗

原甲虫說

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名曰玄衣暫郵百歲一尾千

歲則十尾龜文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

盤衍象山四趾象四時文着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睛

象日右睛象月千歲則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

號為大腰純雌灼者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

後右九取龜溺因其與蛇交時取一龜置甕器及小盤中  
後右以鏡在前照之則一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蓋性

玳瑁龜類也首嘴如鸚鵡腹背甲有紅點斑文大者如盤

巨整以背負山周迴千里

蟹知生形圓而脊穹四周有群外有肉比龜為肉骨名曰

神守龜蛇相為牝牡蛇蟹亦相須蟹名河伯從事

龜蟹之大者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

能吐霧致雨善攻礮岬性嗜睡目常閉皮堅可冒鼓

蟹目白腹下有王字者與不入水者皆太毒不可食又有

說原

卷之十一

七

花頭混尾者有三足者有三爪者名青虬人食之身癢入

水則化止餘髮不化凡蟹與鳧同食則生血蟹

蟹字从虫古文从魚以其外骨則曰甲虫取其橫行目為

螃蟹字从解者以隨潮而解甲也八跪而二教蓋八足折

而容俯故曰跪兩教倨而容仰故曰教殼上十二點燕脂

色如鯉之三十六鱗其腹中虛實亦應月以臍之大小為

雌雄雄曰狼螳雌曰博帶生于濟者色紺紫出于江浙者

色青白小者謂之蜚蜊中則曰蟹大則曰蠮螬其種有三

百六十大小各異其名曰郭索又名曰無腸公子

蟹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蝓蟬大者長尺餘兩教至強十月能與虎鬪另一種名黃  
甲百足蟹出善苑園長九尺四教煎為膠謂之蟹膠  
蟻附殼而行種類甚多曰甲螺曰海螺曰螺絲而唯海螺  
為最大蛤蜊候風而能以殼為翅飛介虫中唯牡蠣是蓋  
水所結成者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則否也  
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于崖石上海人泗水取之乘其不  
知一撈則得焉知之雖斧斤亦不脫矣

說原卷之十一終

卷之十一

五

說原卷之十二

鵠李穆希文 纂輯

若城丁良知 校正

原諸虫說

鵠鵠庚鳴則生其性惡濕火蚤十八日蓋溫飽則用日少  
也寒蚤三十日蓋飢寒則引日多也三眠三起亦有四眠  
者蓋既老將續口尚含絲也享先蚤乃天駟也桑蔴野蚤  
曰蠟二蚤曰蠟

蝓蟬虫之在水者或又謂蝓蟬化為復育復育化為蟬

蝴蝶喜集花間翻翻相逐而適意唯一交則終退

說原

卷之十二

五

蜂交則黃退其種甚多其黃色細腰曰蜂蜂純雄其黑而  
大者能螫人曰胡蠶其似蜂而小者工作密千百數中有  
王焉群蜂擁之而出入其採花俱置翅開唯採蘭花則拱  
臂入房以獻于王其腰甚細者曰蠶：毒虫也

卿蛆喜啖龍腥又能知蛇處過大蛇過以氣禁之蛇即死  
或蛇入水卿蛆但浮水上禁之入至蛇處蛇即死或呼卿  
蛆為蜘蛛一名蜈蚣

蝎子或曰鼠所化者蜥蜴能食之故蜥蜴名曰蝎虎蝎虎  
又為蝎牛所食蝎前為螫後為蠶蓋長尾為蠶短尾為蝎  
蜻蛚好水上飛有青黃赤三種曰青亭曰絳鶯曰赤衣使

者蜻蛚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莎鷄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如紡績故名梭鷄又名絡緯俗名絡絲娘蓋當絡絲之候也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色有光澤一名促織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織績女工之象性好聞灶雞狀如促織身較長鬚食鍋中餘沫庄卿黃色身匾而臭二物居灶間

青蚨狀如蟬名魚伯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以子血塗八十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能自還名子母錢

螳螂捕蟬之虫乘寒而殺物唯捕蟬時有進退之勢餘則知進而已名曰天馬

卷之三

蜘蛛布網于簷以羅飛虫春秋二時得暖風而生旋吐游絲飛揚其身蟬蛸其小者也俗呼為喜子

蝗虫魚子所變者食穀為災吏侵漁百姓所致虫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食苗曰螟食葉曰蟊食根曰

蠹食節曰賊春秋謂之蛛又謂之蠹左傳謂之蠹毛詩謂之螟兩于宋而茅茨俱盡飛于晉而草木無遺過錢塘而

翳日方奏事而救天虫之為災者也

蠶似蝗而小股黑有文飛躍有聲一母生九十九子俗呼

蟬朝生暮死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蚊長啄細身嗜肉惡烟秋後吮腐則不能螫秦謂之蚋螭謂之蚊青蠅物之逐臭者也而蒼蠅則其害者蠅負蠅臭虫俗名香娘子蠅蟻似蚋喜亂飛望之如霧

蠅蠅人跳虫也緩則失之辨之在登故名蠅亦蠅人氣蒸而生蠅也

蠅蠅書齋中多此虫蓋好巢于書卷中或在筆管中蠅大者呼為馬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能知將雨即封穴

户且有魚弱之智名曰玄駒其性好聞蠅火虫性好就火前者已烹後者相繼爭赴蓋趨炎故也

螟蛉桑虫也裸蟻蒲蘆也即細腰蜂蒲蘆取桑虫子而持之而哺養之以成故人傳會其音曰螟蛉螟蛉似我我似我

尺蠖屈伸虫也狀如蚕而絕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連乃能進步蛭一名蜺一名馬蟻生山中曰石蛭生草中曰草蛭生泥中曰泥蛭並能着人及牛馬身上醫此物極難死如火灸經年得水尤能活

蝥蛄身綠似蚕而短背有毒毛能螫人俗呼曰刺毛蝥蛄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是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蛄鳴後五日而蝥蛄出冬至日蝥蛄結又名曰蝥蛄一名螻蛄一名碩鼠應陰之虫其出入與蝥蛄同時

螢夜虫腹下有火腐草所化一名暉夜一名夜光又名宵



燭赴燈蛾以螢為雌故誤赴火死

蛾名短孫又名射弓又名射影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如聞

人聲以氣為矢激水以射着人即發瘡中影者病如傷寒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居殼開常候蝸開

以食螺欲合遽入殼中蝸牛頭有兩角行則出驚則縮者

是俱能藏入殼中又一種無殼形稍大是蝸牛之老者性

好陰濕

馬蛭大者謂之馬蛭逐一名百節虫一名律骨虫身如槎

却上有細塵文起紫黑色光潤百足死即側臥如刀環百

足之虫至死不僵則其所恃者衆也

龍原

蟬書中蠹蟲一名木魚一名壁魚既老則身粉手播之

即落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兩歧亦蠹蟲木

班猫莖盛時此虫多在葉上長五六分甲上黃黑斑文烏

腹尖喙如巴莖大

蛸大蛸也螭蛸小蛸也螭蛸之聲斷續清亮蛸之聲直率

而房亮不絕聒切人耳身偃而黑舍半纖趨高緊不食

生物而飲風吸露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乃蛸蟬

虫所化也江東人呼為遮蟬此物乃以鳴鳴非以口鳴也

蟬一名蝦蟇一名蛤蟬腹大背黑以腹鳴頭上多赤瘰

瘰有角角上有酥名曰蟬酥冬蟬于土春出陂澤間雌雄

相抱吐而生卵十日乃化名曰科斗

龜一名蟪蛄一名田鴝一名水鷄青者名青蛙似蟪蛄而

小有青色者有青色者有斑色者

蟪蛄其性最淫穢器底虫形似衣魚而大食之能令善淫

原草木說

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香色葩葉相傳而生千載不

變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故傳花接果發實接

傳上則是花是果當接傳下則其芽再出而為元花元果

穀植三百六十未為之長木植三百六十而松為之長草

植三百六十著為之長蔬植三百六十葵為之長

龍原

歲欲豐甘草先生著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著也歲欲惡

惡草先生著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著也歲欲雨雨

先生著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著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著也

松柏之成也更百年而其朽亦百年楊柳之成也不三四

年而其朽亦三四十年蓋因乎材也

槐者虛星之精晝開夜合啓閉有時其花可染黃其子上

房可染皂其根可作神燭蓋老槐生火極陰生陽也

榑楠豫章皆良木也榑木直上柯葉不相妨號為讓木榑即楠也楚者楚地所出即荆也凡木心圓而刺心方

榑河旁赤莖小楊也葉細如絲天將雨榑先起氣以應之故名為而師亦能負雪霜大寒不凋

桐名榮蓋自東風解凍唯苑相先眾木而作花故名榮松栢冬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梧青皮白骨似桐而多

子至五六年成材之後一株可得寔一石食之味如茨梓為百木之長椅梓楸櫟本一物也而四名

楓似白楊厚葉弱枝而善搖葉圓而岐霜後丹色樹老有瘿瘤遇暴雷而瘿上聳出一枝一夜暗長三四尺形如人

鬼口眼俱備謂之櫟人越人以計取為神事之其脂甚香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為琥珀楓上有齒食之令人善

笑不止呼為烏桕榑榆之類也江南有刺榆無天榆蓋槐榆北方之木橘柚南方之木也榆莢之味甘柞生南方可以為梳櫟木可以

為車轂蓋木不出火唯櫟為然亦應陰氣也櫟櫟散木也不材之木

漆木葉如櫟椿皮白而心黃六七月間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為漆

楷堪為矢其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著

檿山桑也絲中琴瑟材可為車轅又可為弓

栢柳名仁頻也尖長而有紫文者名栢圓而矮者為柳出交州以南者形大而味澁小者又名緇子

柳木似栢柳實大如款繫在樹頭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裡有屑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膏味美如胡桃汁清如水樹甜

核可作飲器栢栢也櫟栢葉松身櫟松葉栢身從者合異而為同會者聚而為一故二木合松栢之體而取合從胥會之義

大椿八千歲為春又八千歲為秋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萬歲之樹精化為青牛

桂一名木犀其淡紅者曰丹桂江南之木百藥之長桂有三種曰菌桂即肉桂也曰牡桂即官桂也曰板桂

桃性早花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俗云桃三李四梅十年方結實凡苑四年以上刀破其皮結實倍常不照皮

急則死服其花令人好淫李性頗難老雖棘枯子亦不細桃五木之精能伏邪氣制百鬼以桃作符此意也東海山

名度朔有大苑實屈盤三千里曰蟠桃三千歲一子大度嶺之梅南枝已落北枝放開寒暖之異其候也有重葉梅

花頭甚豐葉數重層有綠萼梅花純綠枝亦青宋時惟民嶽有之名仙人花今吳地甚多有紅梅標格是梅色辦似

杏臘梅色似蜜典梅同時同香此二品初春絕景也

精龍氣所積而生片嗣形如水

梅杏類也實酸花香雖非桃李而花後桃李而實梅花早

而杏花晚梅色白而杏紅梅實小而杏實大梅酸而杏甜

林檎一名來檜言其味甘來銀禽也俗呼林禽又名花紅

檉樹大如棗兩頭尖青色三月花九月熟生啖味甘香

核有稜稜內有三竅竅中有仁置茶中食之能解酒毒取

橄欖之法以鹽塗樹則自落故有絲絲紅紫落青鹽之句

銀杏實如枇杷大每一枝百顆八九月熟去皮肉取核

為果即今之白果也樹有雌雄雄者三稜雌者一稜合雌

雄種之水邊蓋照影則動生以其木作檄撥之魚皆浮

白莖莖出伽古羅國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

不凋花黃子如蒲萄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夏而熟得四時之氣一名欽

冬花廣東人呼為蘆橘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聘婦必以茶義取諸此

葡萄張窰自西域移來蔓延而葉密故多陰名曰馬乳又

名黑水晶可釀酒又名草龍珠

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蟲四無火五霜葉可玩

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柿利以作漆漆與鮮性反不宜同食

黃楊木性難長取此木必以陰夜天無一星伐之則不裂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為鶯所食又名含桃

胡桃出羌胡張騫得之西域其性小剛內柔五胡時紀錄

改名核桃出青州者為佳榧子產玉山縣及東陽諸郡

阿魏出關州國長八九丈皮青黃三月生葉如鼠耳無花

實斷其枝計久堅凝名阿魏也

貝多出庫伽陀國長六七尺經冬不凋葉可書經

榛樹高三四丈實如小栗外殼內實真者少松子松實也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南方唯諸暨產者極大栗之生極謹

密三顆為房其房為蠟毛其中顆扁者號為栗櫟尤益人

說原

大率栗性溫而宜于腎有患足弱者坐栗水下多食之至

能起行其質稠密故稱玉質稠密以栗適人為饋食之

豆女子用栗為贊喪事既練則用栗木為主

梨本草名為快果百果之宗也其色多黑故稱黑梨有

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皆生杜

東大為棘小為棗棗性喬而棘性低也凡棗花開必先

擊下往花則結實多安邑棗其著名也棗遇霧則損以麻

散于樹可辟霧氣其名有紫棗玄棗雞心牛頭羊矢獼猴

細腰古者以為饋食之遺又以為婦賁以事舅姑

赫實曰棗梓實曰豫章桑實曰椹柘實曰佳

并間接也每皮一匝為一節其花黃白結實作房如魚狀其皮為用最廣二旬一割接可作繩

荔枝樹高五六尺綠葉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甘而多汁有酸甜者赤則可食其性熱日嗽千顆必致疾以蜜漿解之遇麝香則花實盡落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月色香味盡變故摘下即當食之園中有江家綠十八娘狀元紅將軍紅廣東有脫玉皺玉水晶圓之類龍眼如荔枝但枝葉稍小耳形如彈丸肉白帶漿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顆作一穗如蒲萄然後熟于荔枝謂之荔枝奴唯閩廣南粵已缺則有之

龍眼

卷之三

七

橘白而赤實皮馨香有味大者為柚小者如彈丸黃金色者曰金橘又有柑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辦食不留滓其核甚少又有橙亦有刺香氣馥可以熏可以蜜浸真佳味也人以葉莖藏之則經久不變蓋橘性熱而莖性涼也石榴張騫使安石國得來故名安石榴一種從海上新羅國來名海榴又名丹若

草木經冬不凋色常青者不必開花灼然自有可喜者在如淇園之竹湖底之松大谷之栢寧觀之石楠天堦之女貞翠如碧玉縉如青瑤經冬不變千年不朽者也竹比德于君子者蓋以其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

蓬蓬翠筠浮浮柔也虛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舉必相依以林秀義也春陽氣王不與升而爭榮讓也

又曰其本固其性直其心空其節固本皆中實唯安羅樹則中空竹皆中實唯廣藤則中實此因地而反生也牡丹謂之木芍藥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天下名花唯洛陽牡丹與廣陵芍藥相埒粗者先開佳者後開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為貴緋紅千葉乃其下者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

廣藤

卷之三

七

接花之法剪花之本枝去地五六寸用泥最封擁以藉養不令見風日向南留一小孔通氣種花之法必去舊土以白欬末一斤和細土植之能發而澆花之法早晚澆之秋時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一澆養花之法假如一數朵擇其小者去之俱分其氣脉也花繞謝時便剪其勿令結子惧其易老也春初去藕以棘數枝置花叢上以避其霜譬花之法時時尋蠹蟲穴竅以流黃泥之所忌者唯恐以鳥賊魚骨針之

瓊花一名玉蘂見揚州后土廟藥花序

蘭香草也蕙即陵零香也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香不足者蕙也江南春芳荆楚問中秋復再芳茉莉甚香其色白其瓣重卑瓣者曰素馨而少香

荷花未落為菡萏已落為芙蓉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三今如鈞為蕙其味苦語曰苦如意的至秋菡萏落以為餅輕身益氣其花名曰水芙蓉蓮荷實也藕荷根也藕者偶也節生一葉一花葉常偶生故字以偶藕生應月一月生一節閏月益一節

芙蓉一名拒霜

菊以黃為正色故曰黃花九日飲菊以拔除不潔是陽九而九日用之以時花也神農書以菊為養性上藥服之能延年花圓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委植墮落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躡軒神仙食也

枸杞千歲形如犬久服之輕身不老且能明目

茱萸即今之辣餅樹也其氣辛熱善禦疫癘

葛蒲有一寸十二節者食之長年老則開花色青而白細者如絲粗者如指葉上長出者不為異一名蓀一名荃

芭蕉一名芭蕉莖如荷葉長一丈有角子長六七寸剝其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能飽人有美人蕉產于廣西不甚高花瓣尖大紅色甚美又有鳳尾蕉板蕉佛手蕉皆生子可食

芝即菌也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時有雲氣罩上其瓦柱生芝

白為蕤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形如人面者三財如牛馬者速役如龜蛇者丑委蛇

菟絲雖無根下必有伏菟之根若下無菟則絲不得上生蓋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在木者曰女羅在草者曰菟絲海棠唯紫錦色者為真其餘乃棠梨花耳有一種柔枝長蒂色淺紅英向下謂之垂絲海棠西蜀海棠獨香故蜀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露閣

萱忘憂草也又曰宜男俗曰鹿葱世人多女求男服此花可以宜男神農經曰中藥養性謂合權獨忿萱草忘憂合權花枝葉繁弱互相結交每風來輒相觸不相牽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

木槿花朝開暮落一名舜華仲夏應陰而榮月令取以為候歲以代茲可治風疾然若令人不睡木槿令人易睡種樹家謂苦楝樹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藕投較缸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鼓水調紙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碧色此皆以人力而奪化工也

菱即芰也花開背日英即雞豆也花開向日菱寒而英暖也荷花晝舒夜欽英花晝合夜開陰陽之異也芙蓉似荷而大莖與苞皆有芒刺結實在根子三四十顆白如米人

養食之可充飽焉

稻葵蓮其花重炕宵合而向日麥菱枸佛頭其花宵炕晝合而向日親陽親陰性也

有實曰苴無實曰泉種泉早則剛堅皮厚多節晚則皮不堅寧蚤而毋晚種麻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則無葉是藝麻貴熟耕地也

葛締綌草也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至根可二十步其花藤皆可醒酒去酒毒泉麻葛三者其皮績之皆可以為衣

說原卷之十二終

說原

卷之十二

古

說原卷之十三

楊李穆希文纂輯

茗城丁良知校正

附原珍寶器用等說

天地間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或世亂恐亦少損蓋器用什物珠玉田產屋宇皆財也一經喪亂則所存者唯金銀尚可流轉不敗而器用什物俱成烏有矣

前古黃金如王莽時省中尚有六十餘萬斤後世所耗之途廣則金絕少矣蓋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也

黃金美者曰銀餅金曰銀白金曰銀銀之美者曰鍊金五色唯黃金為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違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是也錫銀色而鉛質為五金之賊也鉛可燒粉而錫不可燒錫又名鐵又名釧

鐵乃黑金能指子午今之羅經用之銅襍錫鑄鏡以水銀鑄之則明黃金入銅則聲聞數里如廣銅鼓皆入金者凡

鑄大鐘有黃金入銘其聲清遠白金不可鑄鑄之則凝諸金皆作腥唯金銀不爾錫入五金皆敗鉛入五金皆成

山上有蔥下有銀山上有蘆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

山有寶玉木旁技皆下垂

珠有九品重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

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當珠次為走珠又次為滑珠又次為  
礫硃珠又次為官而珠又次為稅珠又次為葱符珠  
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  
在腹  
珠以一顆至一錢者為貴至若光如常珠而不照乘亦常  
珠也此夜光之珠所以為重玉出璞中而水晶瑋瑋瑋瑋  
皆出石中惟珊瑚出自海底珠出于蚌者亦不易致  
王韞后中則氣如白虹丹砂生于石中則光如紅霞白銀  
發于山亦有光晶着見玉為寶中之至貴如人身中之髓  
也故金特筋也石骨也水血脉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  
說原 卷之三  
頭也澤腹也唯玉為髓髓為元氣故至貴者  
硃石也五百歲為水銀五百歲生黃金千歲為黃龍  
瑩玉色也瑤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璣瑜美玉也宋有結綠  
楚有和璞晉有無棘  
玉比德君子蓋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薰而不刺  
義也垂之如墜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  
瑕不掩瑜請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崖不枯蓋珠者陰中之陽也故  
脈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脈木

瑪瑙寶石文色如馬之腦蓋丹丘之野鬼血所化琥珀乃  
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為琥珀千年化琥珀又曰虎目光入  
地化物如琥珀琥珀生地下四旁不生草溪者八九尺大  
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琉璃有青赤白等十種天生光  
彩似玉者今人銷治石汁漆藥為之虛脆不真水晶產于  
石中或以為老冰所化  
玳瑁形如龜甲十三斤黑白斑文間錯邊欄缺齒如鋸無  
足有四鬣前長後短以鬣掉水而行鬣與首斑文如甲  
翡翠雄而赤者為翡翠雌而青者為翠鵲鳥也  
古玉器細巧似非人為多傳以為鬼造殊不知此皆昆吾  
說原 卷之三  
刀及蝦蟇所刻蓋蝦蟇取其肥者剝煎膏以塗玉則  
柔軟如蠟可加刻工  
治玉曰琢治石曰磨治金曰鑄治木曰刻治骨曰切治象  
牙曰磋六者皆治器之名也又曰象謂之鵠角謂之鵠犀  
謂之割木謂之剝玉謂之雕五者皆治樸之名也  
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而  
天下平故湯以嚴山之銅禹以曆山之金鑄幣以贖其民  
而天下稱仁錢自太昊以來即有太昊高陽曰金高辛曰  
貨堯曰泉商周曰布齊曰刀泉言其形也金言其質也刀  
言其器也貨布言其用也周曰泉夏曰幣

太公立九府圉法而錢制始定周景王鑄大錢穆王有子  
毋相權之說漢高之榆莢高后之八銖文景之四銖皆輕  
重失宜唯武帝之五銖為適中也唐初行錢環法其制失  
之輕後改為開元通寶與漢之五銖皆可行者宋之嘉祐  
行折二之令崇寧行當三之法至有嚴禁不許鑄法始備  
矣鑄錢以年號為文每更一號必鑄一式始于劉宋孝建  
之時歷代相因我朝國初有大中通寶後有洪武通寶列  
聖相承皆鑄錢與前代通用上下通行公私兩便矣  
錢論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嫡婦天性剛堅  
頑水始終體圓應軌孔方效地

卷之十三

四

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用楮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張  
詠置交子之務宋高宗有會子之設皆以券紙為錢矣至  
金元為寶鈔而方寸之楮直錢五萬焉我  
太祖則用諸生課業印造而鈔甚嚴矣蓋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地故多用錢而楮特燕之耳沙漠幽陰  
之地故金元則純用鈔也

乳香出大食之南樹類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塊  
有腦子香出三佛齊山谷中經千年老松樹解作板其板  
橫裂而成縫有腦出于縫中成片者為梅花腦有沉香其  
木類椿而多節積年皮幹俱朽唯心與節不朽取其黑而

沉水者出自真臘為上占城次之渤泥為下

通者有生熟其伐樹去皮而取香者曰生速其樹斤於地  
木腐而香存者曰熟速檀香出自三佛齊色黃者為黃檀  
皮腐而色紫者為紫檀恐其泄氣則以紙封之

除真香氣勁而速能辟邪氣麝香出自占城樹老仆地而  
腐外黑內黃氣類于麝龍涎出自大石國龍盤澤中之大  
石臥而吐涎本無香取其白而膩黑而脂者和香蓋涎能  
發衆香也薔薇露大食園花露也今取茉莉之液以代之  
安息香出三佛齊乃樹之脂也形色類胡荽發香故取  
以和香馬聚密州所出返魂香焚之令人之魂復起仙香  
說原

卷之十三

也香速聞曰馨

器之寶者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越之劍劍之寶于古者  
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宵閭閭之干將莫  
邪吳王使干將造劍鑲鉚者其妻也金鉄未流干將夫妻  
剪髮斷指投於爐中遂成二劍陽干將作魚文陰莫邪作  
房理干將匿其陽而獻其陰馬楚王作劍一曰龍泉二曰  
太阿三曰工市越王聘歐冶作劍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  
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珪璋以玉為之大尺二寸謂之珪珪大尺八寸謂之璋璋  
蓋半珪也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肉倍好也孔



也好倍肉謂之環孔大于邊也肉好若一謂之環孔邊適等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素漢以來易以手版笏臣子啓君蓋書之千笏以備忽忘也

玉璽以玉刻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符者字也證召防偽節者信也象相合之形印者信也封物以為念者也三王化倍雕文詐偽並興始有印綬以檢姦萌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潤三尺法天地人

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後世以銅鉄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

符澤國用龍節

符澤國用龍節

符澤國用龍節

竹為之柄長二尺有旒蓋聘于君執以為信也山國用虎

符澤國用龍節

印刻之以合信也璽天子守之以傳國也古人私印有曰其氏圖書蓋唯用之以識圖書籍耳今人於私刻印章誤以圖書呼之唐宋至元無有書進士于官銜之上者獨楊維禎以李黼乃死節之臣故私刻印章皆書李黼榜進士欲自附于忠節之後也後人成風効之失亦甚矣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後以紙書故今人尚以刺為名古人藏書皆作卷軸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不為簿帙以便檢閱今人書籍每冊必數卷此僅存卷

之名耳曰黃卷者蓋古人偶書用黃紙以黃藥染者黃藥能辟蠹也倘有差字用雌黃滅之則與紙相類故名

書字以事以曰事者古筆字也以筆畫成字載之簡冊也楚書後孔壁汲冢竹簡蠶科皆漆書籍傳書典籍也

紙墨筆硯文房之四寶也紙自漢黃門蔡倫為尚方令因麻頭故布魚網以為紙蓋古人書契多用縑帛裁其邊幅

書之故紙字以系後人稱紙為會稽人楮先生若明皇之金花殿薛濤之小箋皆佳製也

墨自唐李廷珪用松煙造龍紋以為之蓋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之中古方以石磨汁至晉魏始以漆烟松煤灰

和為之後人稱墨為絳人陳玄又封為松滋侯又號為客卿若龍香劑烏玉皆佳品也

筆曰蒙恬以兔毫為之者蓋古者以木管鹿毛竹管羊毫為之後人稱筆為管城子又稱為中山人毛穎又封中書君若王羲之經毛管書禹之羊毛筆皆極名于世

硯自帝始造至李賀以端州石為紫雲硯而著名若柳公

之青州第一東坡之龍尾操賊之銅雀皆絕色者一名

曰一名石中虛字居默拜即墨侯又封石卿侯

有深綠圓點者謂之鵝鵝眼乃石其晶瑩可愛曰活

有深綠圓點者謂之鵝鵝眼乃石其晶瑩可愛曰活

眼其不甚晶莹者曰淚眼內外皆無光彩者曰死眼然活  
眼淚淚眼淚眼勝死眼其次色赤呵之而潤者乃西坑石  
素紫色側視有碎星光點者乃後磨石也歟縣有龍尾溪  
硯以金星為貴

鼎采首山之銅鑄鼎三象天地人鼎成有龍迎帝上昇  
名其地為鼎湖禹收九州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鼎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周礼烹  
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

侯飾以白金有象目以銅為之三足圓弁上謂之鬯  
彝宗廟之器也周禮小宗伯掌六彝之名物謂鷄鳥虎雉

尊黃六彝也  
有虞氏之尊曰泰山夏后氏之尊曰山商之尊曰着周

之尊曰犧象犧象二尊刻為牛象形室其尊以爲尊夏后  
以琖商以尊周以爵爵象爵形取其鳴節一足一所以戒

荒淫也觥寡也言飲當少也壺也飲之器也受一升曰  
勺二升曰爵三升曰觥一石曰壺酒罍似壺容一斛刻為

雲雷象以施不窮也尊有兩耳受六升實曰觥虛曰觥酒  
厄之總名也羽觴言如鳥羽之輕飛也觥以牛角為之受

七升兕觥抵觸故制此以罰酒也杯鍾甌皆酒器也筯灋  
酒器也以笈為之甌酒家之幟一名酒旗

也甌小器也榼酒器俗呼為提壺榼周人始為之注于  
言可醴酒孟飲器厄圓器節飲食者也厄與器注水沃手  
者盤承盤起于湯時益一作挹榼盤屬皆所以盛物者呂  
秦所造匙紂始為象筋餅或作瓶羅明兩造者瓶似甌有  
耳盛水者也甌瓊盆盎也砮搗衣石杵椎也

俎禮器盛牲體者有虞氏斷木為四足禹用雕文為飾豆  
以木為之所以薦俎醢者制始于夏后氏蓋俎以骨為主

骨陽也俎之數以奇象陽也豆以肉為主肉陰也豆之數  
以偶象陰也

簋乃瓦器周人制以盛黍稷者外方內圓劉其四角有蓋  
上刻龜形蓋外圓內方有蓋象龜形起于堯而文于周也

簠竹器薦果枚等者舜作食器黑漆其內禹作祭器黑漆  
其外朱画其內蓋以堯時吸土斲飯土簠故爾

黃帝始作饒金饒以竹為之釜以鉄為之皆炊爨具也  
甗箕一作飯籬秦漢器也杞子承茶盞者甗竹器盛飯食

者方曰筥圓曰筥筥竹器方曰筐圓曰筐所以盛幣帛者  
也盆取配偶之義亦盛物者也篋箴也一曰箱簾笈皆箱

類所以貯物者也  
急須煖酒器言以其應急而用之也僕憎煖飲食之具有

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博山爐象海中博山下鑿貯湯使潤氣薰蒸者以象海之  
四環歌爐以塗金為後狻等狀室其中以燃香香自口出  
律為陽呂為陰伶倫取解谷竹截為箛以聽鳳之鳴雌鳴  
六雄鳴六自黃鐘大呂每一陽間一陰以配十二月

大鍾為鐘鐘室也內受氣多故聲大鍾紐曰旋虫一曰蒲  
牢杵曰鯨魚蓋蒲牢畏鯨魚一擊蒲牢遂大吼也

大鼓鼓也伊耆氏所造春分之音蓋萬物鼓皮甲而出  
故名中古以木為鼓以革為面夏后氏加以四足曰鼗鼓  
商以柱貫之曰楹鼓周人懸之曰懸鼓堯有敢諫鼓今有

鼓陳春之生登聞鼓執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而搖之旁耳還自擊

伏義斷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既以合天人之和  
制用陰陽木以和其聲桐屬陽為面梓屬陰為底木貴輕  
鬆脫滑謂之四善其制龍鬚以下名曰軫蓋絃之繫緩由

于軫也龍池八寸通八鳳凰沼四寸合四時長三尺六寸  
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

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武加  
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蓋琴者禁也禁止淫邪以正人心也

凡琴之曲和樂而作曰曲憂愁而作曰操琴第一絃為宮  
次絃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小宮次為小商司馬相如

琴名綠綺蔡中郎琴名焦尾趙飛燕琴名鳳皇

瑟瑟開也瑟念室瑟以正人之德也長八尺一寸三十三絃  
常用者十九絃

琵琶本胡人馬上所鼓者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長  
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

瑟無句氏所作乃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其股廣三寸  
象三才長一尺二寸象十二月方響以鉄為之即雲板也

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所以受簧也名  
曰匏笙笙暖也立春之氣暖生萬物者也

簫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大者三十四管長一尺四寸小  
者十六管大者曰簫小者曰笛笛簫也所以滌邪穢而納

之于雅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其音一丈諸絃歌皆以笛  
為正也蓋伶倫截竹兩節以製之應鳳鳴也

埙埙埙填以土為之銳上平底如秤錘六孔篪以竹為之一  
尺四寸長八孔

箏箏長六尺應六律絃十二應十二月柱高三寸象三才象  
恬所造彈者用骨爪或銀甲以代指絃第第然故名

箏胡人以蘆為首以竹為管但無竅耳

阮阮咸所造以木為之可彈琴操故名阮一名月琴  
琴葉胡地箏管也卷蘆葉為首截竹為管其聲悲涼故名

筑似琴以竹為之大頭安絃十二或五絃以竹擊之聲如琴抱于懷中兩手齊彈本鄭衛三國之音故名聲後其制二十四絃拍板以木為之擊之所以節音也

燕樓畫角曲有三弄曹子建所作初美曰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再美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美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禮在上鋪陳曰筵在下蹈藉曰席卓取卓立之義筵床屬椅者倚也取依倚之義文王製以養老者有鍋焉其大者曰鑊鑊釜屬兩耳三足溫酒與茶器也

几案屬長五尺高一尺二寸廣二尺兩端黑中央赤古者說原

坐必設几憑之以安體也大夫七十致仕賜以几杖杖持也扶持而防傾跌也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

國八十杖于朝

席藉也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席間曰函犬

枕臥所薦首者幙帳屬在于上者曰幙幙障圍也在于旁者曰幙幙幙也創始于周者四合象宮室者幙斗帳形如

覆斗帳上流蘇乃盤緣綉綉之純同心而下垂者

簾簾也自障蔽為簾趾也又曰箔又曰簾箔皆以青布綠之屏風障風也底在後所以依倚也又曰景思景思者伏思也蓋行內屏思惟之故曰景思

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又名曰簀長八尺長三尺五寸者曰榻榻狹而卑蓋榻然近地也簀竹席也其粗者曰簀簀燈一作缸蓋有之曰燈無之曰缸燈簀長八尺短二尺燈籠以竹為之塗油于外用以罩火者

釵婦人岐笄也古者白燕釵九鵠釵金釵十二行笄簪也一名玉搔頭女鵠氏作以貫髮者舜易以象牙玳瑁等為之女子十五而笄笄端刻以鵠形故名釵臂環也漢始有之即今釵頭也

環耳飾也彎曰環圓曰璫梳者理髮者也一名櫛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鏡掠髮者也齒口細密即今之編篋也說原

戒指用金銀為環婦人帶于指上者蓋古者后妃宮嬪以禮進御于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看于左手既御者看于右手戒指象取諸此

鏡景也有光景也明鏡之始型曝然及粉之以玄錫塵之以白旗則鬚眉毛髮可鑒又造金烟薰之玉水洗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又名曰鑑

扇一名招風自關而東曰篲自關而西曰扇若股高字之雉尾瓦明之白羽謝安之蒲葵王珣之白團製以人異馬拂除也蠅拂也獅子尾拂蒼蠅不敢近龍拂蚊蚋不敢近

舟自伏羲氏剡木為楫剡木為舟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  
取諸渙又曰黃帝臣共鼓貨狄作舟一云魯班造舡張平  
造於關西謂之船關東謂之舟吳越皆謂之舡  
舟言周流也船言循也循水而行也上下重板曰舳外狹  
而長曰艫衛二百斛曰船三百斛曰舫吳舟曰舫晉舟曰  
舫曰舫舫者畫大鳥之象于船首以禦水患也  
舫舟旁撥水者槳曰楫長曰櫂前推曰棹後曳曰櫓舫以  
進船者舵以正船者篙以撐船者篷以覆船者帆以使風  
者布筏為之樁掛帆柱也桴小者筏大者編竹木為之  
蓋圓象天輪六象地輪輻象日月車者與之總名蓋服牛  
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者也大車轉千里其要在三寸  
輻輳乃輻端鐵鉗也車前橫板曰軾輪曰軻車上門曰轅  
轅端橫木曰輓轅端上曲鉤曰軻車輕曰輓重曰輻天子  
之車曰駕用六馬諸侯四馬大夫二馬士一馬輦輦車也  
輦車也夏商以木為之周人飾以金玉過侈而易敗周興  
乃兩人所昇者即輦也堯子舜人所乘者也  
天子乘玉輦卿乘重蓋較其重也庶人乘後車後車大夫  
乘墨車戎者乘輅車收獵者乘獵車安車蓋厚塗乘今更  
之小車也輅車以格猛獸輅車以望遠輅車以載輅重輅  
車以屏蔽四面與客車皆所以載婦人也指南車周公所

作以賜越裳重譯以示其迷途彼行之周年而還  
蓋傘也繖也形圓象天骨二十八象二十八宿下柄象斗  
國朝一品二品銀頂四品以上皆茶褐色用紅頂五品以  
下皆青緞雙簷紅浮屠  
度也十尺為丈十寸為尺蓋十粟為分十分為寸古者  
取長短之數而生度以為分寸則尺之始也  
量所以度多寡神農造升斗蓋十抄為勺十勺為合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五斗為斛十斗為石  
衡所以權輕重衡秤也權錘也衡取其平權取其變十六  
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三  
斤為一石  
神農始作陶器陶于河濱而器不苦窳燧人氏鑄金作刀  
光尤造九冶鎖鑰鐵為之鎗用之以開鎖者魚鑰者取魚  
不瞑目守夜之象也光尤鎗金為兵割革為甲始制五兵  
弓矢戈矛戈戟之類鈇鉞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鈇以金  
飾之黃帝采首山之銅始制刀周有赤刀寶物也  
刀之末曰鋒刀之本曰環刀之室曰鞘室口之鋒曰鋒下  
末之鋒曰環  
劍檢也防檢非常也劍口曰銛鼻曰鐔鞘曰室函曰匣衣  
曰韜七首尺八劍也頭類七故名七首戈平頭戟也車枝

為戈雙枝為戟天子戟二十四諸侯戟十二受於也以竹為之無刃矛長二丈立于地者鎗以木為幹以鉄為頭槩長一丈八尺一作盾所以救身捍目即防牌也  
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象形箭即矢也尾曰羽身曰箚曰鐵矢袋曰橐亦曰數弋射矢也前有倫者曰矰矰有矰曰矰砲以機發石攻城之具也蓋一作鈞以鉄為之藏火以燃之則聲震焉此黃帝所造以破蚩尤者彈以鉄石為丸亦弩之類也  
鳥嘴銃倭人用實銅鑄成以利錐鏃成銃孔不置木柄惟緊繫于臂實藥加丸以火燃藥隨發隨至且無聲無由閃避倭奴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手舞計開鋒一丈八尺舞動則上下四旁盡白櫻其鋒者主斃又有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梢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幹以鉄為鏃闊二寸為蘆尾狀發無不中此皆倭之長技也  
甲鎧也所以衛身者也古以革為之後世易以鉄焉  
青布鎧也一名兜鍪俗呼盔乃蚩尤所造者  
旗軍中之號也蚩尤獸身黃帝射于涿鹿殺之故今畫其形于旗凡征伐則建之  
日月為常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也交龍為旂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赤色為之諸侯所建也通帛為旂戰也

戰也蓋已而已三孤所建也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龍也龜期其下也鳥隼為旗軍將也急疾趨事則有稱  
將軍所建也襍帛為旂以襍帛綴其邊為翅尾將帥所建象物襍也龜蛇為旂旂也龜知氣兆之吉為建之于  
將軍度事宜之形兆也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形似蚩尤之首玄女製之以主兵者黃屋左纛以羗牛尾為之大如斗繫于左駢馬軛上一名羽葆幢  
旂析羽綴旌首所以精進士卒者旌以牛首綴旗竿之首者旂以帛為之習武事者置旂為轅門蓋軍行以車為陣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刀斗以銅為之受一斗長三尺有柄  
黃帝製二十四以警衆示角而力之意鉦即今之銅鑼一名金蓋兵以金退也鈐小鐘成銅珠于內以鳴之鹿角即今官府衙門列木也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如圖如陣以防害也軍中塞柵列樹木于外亦此義  
纛黑索也淺率也獄中以黑索拘牽罪人也極木械在手者即今之手肘也桎以鉄為之在足者即今之腳鐐也枷因枷在頸者桎以竹為之長五尺大一寸半薄半寸半去其節當管者管其轡圖一作押即今之圖床也剡條長二尺所以刑管罪者

鞵馬具古者繩鞵革鞵而已後代以革為之鞵馬嚼也俗呼為梗口鞵馬勒也青繩紫絲為之勒駕馬具在背曰鞵在臂曰勒鞭驅馬策也銳鞍鐙也槽畜馬食器也機杼黃帝臣伯余所作機織布帛者杼持緯者軸捲經者又有籠綜校輻之類屢所以絡絲者以手持之曰梭

說原卷之十三終

謹原

卷之十三

才

說原卷之十四

原道術

楊李穆希文 纂輯  
蕭北耿慎動 校正

文按道術一也忘其衆而求其真則術即道矣昧其理而求其數則道亦術矣蓋經傳道之精也文史道之華也政治道之推也九流六藝道之散見也故必求道之真一者考究而融會之則其旨要自可稍稍了悟而凡經傳文史政治九流六藝何道非術何術非道耶大漢少雖甚每留心于道術而過約諸家之要歸網羅遺逸精研窮究凡本末始終同異得失咸得其真而會其理爰訂茲說慎毋以道術為二也而二之

原道總說

道自伏羲畫卦而洩其秘若崆峒碑解惺惺篇盤銘几杖之作此皆道之見而為文經天緯地者也嗣後而有秋風詞大風歌義皇篇帝範作孔顏贊要非古聖賢之道也至我高祖大誥之佐通訓祖訓女訓之書與夫造曆日脩元史脩集禮史律令洪武正韻存心省躬孝慈昭鑒諸作及我列聖孝順事實性理寶鑑五倫一統志大明會典續通鑑

綱目等書皆古帝王之大學術也孰非所謂道哉

道之大統出于天天傳之伏羲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狹之則小蔽之則偏褻之則駁華之則辭借之則霸亂之則狄棄之則獸斯道不傳者千四百年有宋程朱諸先生出以續其緒世變至元極矣天啓聖明泰之初也

包犧氏為上古先天之易也文王為中古後天之易也周公因之孔子為下古終天之易也合三古而為混古之元遂終天而為始天之化此元極之易所由作也元極者混沌真純有精而無色有氣而無形乃一團元神之極也自

說原

二

是混沌初竅樞紐乍萌一點靈光通徹乃造化欲啓之寶也是為靈極靈極漸開而漸虛洞然朗然不滯不虧乃元極本來之全體是為太極太極道之原也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也

帝王之治天下有政焉有教焉政者正也正人之不正者也故字以正以文蓋昔堯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大事則大結小事則小結以紀之至伏羲造書契以代焉大曰政小曰事教者誨也誨之于道也蓋自堯人氏始立傳教之基舜立司徒以教民焉

命猶令也字以口以令故君之旨意朝廷之差除及誥刺皆謂之命上古謂之命始皇改為之令又以命為制蓋制者禁也漢初定儀制始有勅然初用白紙至唐高宗用黃紙今從之

詔者教也詔告天下之民也李斯議以命為制令為詔歷代因之詔者屬其人而告之命官受職皆用之唐用紙貞元以後始用綾今從之赦者宥也冊者符命也國朝定制凡立后王子襲封皆行冊命之禮皇太子親王公主授金冊皇太孫親王庶子授銀冊駙馬以下賜誥命訓者教也券以牘為之歷代以鐵券賜功臣表者白也言以情悃表

說原

三

白于上也漢始有之檄者以辭激勵之也古以木簡為書故檄字从木旁曹操則揮羽于上故謂之羽檄言如飛羽之疾也賡奏起于漢啓始于董卓時唐時臣下奏事非表非狀謂之劄子疏條陳也臣子言事于君者也牒譜系也今官府移文亦謂之牒判斷也即批語也引信也書面貌名姓關津照以為驗也狀所以言之于公上者也示出令以曉諭手下者也盟誓也國有疑則盟天子用牛馬血諸侯犬血大夫以下雞血

賦者古詩之流也詩序六義一曰賦謂直陳其事耳由騷變而為之者其體始則鋪敘華麗後則稱典謨以終焉



記者紀其事也叙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所以備不忘也  
序者次第其語不可顛倒跋者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蓋  
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峭以其  
不可復加也

詞者詩之類也竹枝漁父皆起于唐辭者感觸事物託于  
文辭之謂也說者止自己意橫說豎說詳贍抑揚無所不  
可歌所以養性情者吟所以呻吟詠詠者也行則步驟馳  
驅斐然成章者也箴則援古刺今規誨戒諭者也贊典頌  
體相似形容盛德者也樂府起于漢武時曲起于漢高唐  
梨園子弟所唱者也誄者哀死而述其生平行蹟之辭祖  
則所以告于神明之謂也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者  
獨北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惟理學  
上接洙泗元朝文法漢歐陽圭虞集是也學晉趙孟頫  
單于樞是也詩學唐楊載虞集是也道學則許衡劉因是  
也然皆有所不及焉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于唐詩則遠不及也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  
拙忌其俚妙忌其纖宋俚也元纖也  
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獨韓柳為最然柳稍不

及韓能詩者獨李杜為聖然李頗不及杜此非獨造物所  
怪惜亦造物所難成也人知李杜為詩人耳而不知杜甫  
愛君故陷賊賊自叛而從明肅於捨懷之中李白能識人  
故陷賊而有救以其能知郭汾陽于卒伍之中二公之行  
之高之識之卓如此

國初稱高楊張徐若李迪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元習  
嗣後競稱何李若崆峒之文亦幾矣

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文選  
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也

夫人之性質才思類有不同如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輕  
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舉應詔

而秦賦楊滔斷憲而檢書平子研西京于十年太冲練三  
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滿湘薛道  
衡踟躕而臥搜蘇廷碩占換而剗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瑛  
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其性  
質才思相去天淵如此

道學 八卦畫而先天著精一傳而心學明就中建極而  
人極立天生素王而顏孟繼作道學之源遠有端緒若荀  
卿之勸學諸篇楊雄之草太玄王河汾之講論韓昌黎之  
排斥百家雖有功于斯文而非道學之正傳至宋星奎水

洛周子得不傳之秘二程得授受之真而道大明矣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溫公之誠實已為二程所不滿者荆公之三經叛道二蘇之縱橫抑閹者可及哉唯游楊謝蔡李邢尹馬之徒為一時之俊也嗣後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朱子出焉大成集矣若胡康侯父子南軒伯恭之正脉陸氏為金谿之學傳良為永嘉之學互有得失者他如李通直卿斯道有望而陳方李徐廖蔡各有成就者也真西山魏了翁許魯齋吳草廬亦不失其軌焉我朝則有河東之薛瑄余干之胡居仁而吳興荆陳獻章羅倫莊果章趙蔡清鄒智浚先相望皆講學之士也他如龍原  
卷之五  
布衣陳真而何喬新羅欽順王守仁皆卓越一時行義道學可觀者也然文清尚矣敬齋有實踐工夫而白沙則涉于禪一峰楓山氣節凜凜椒丘整菴無愧于陳胡二公者也然陽明亦不在白沙之下定山一個詩人耳劉夫亦猶介之士康齋欺世盜名豈若鄒吉士之風采可重耶  
經傳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自孔子刪述之後惟六經耳自晝後而易道著夏有連山唐有歸藏周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而易道備矣至程子之傳朱子之本象出而諸儒之論息焉

自叙書斷自唐虞而道得中錄費誓者皆周也金縢誓者俱入于秦也伏生之二十九篇謂之今文孔安國之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至朱子屬九峯傳註而書近因自刪詩三百十一篇而以風為首者憫平王也以風為頌者導周公也以二南為首先齊家也以豳風居終亂思治也至宋傳出而詩道定焉春秋因魯史而作始于隱公者悲政教自東遷而始不行也終于獲麟者悲世道之不終也至程胡之傳作而經義著矣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綱領也而儀法度數則儀禮其本經也禮記其彙疏也經者常也傳者傳也易詩書春秋禮記謂之五經兼周禮  
經傳  
曰六經連孝經論語曰九經左氏公羊穀梁謂之三傳并鄒氏夾氏曰五傳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伏羲畫八卦又重之為六十四謂之義經文王作于婁里故名周易秦焚書唯易以卜筮書得獨全詩有三千餘篇刪後止有三百十一篇漢興分為四有魯齊韓毛之名以其正而葩故名葩經書舊有百篇載義皇之事自刪去止有四十九篇秦焚後孔鮒與伏勝各出碎中已亡數篇文帝詔晁錯往受伏生之口傳者二十九篇然伏生老其女傳而教之以其上古之書名曰尚書又名詩經春秋合春秋之意喻衰頹也大義在于大一統褒貶顯晦等王黜伯內夏外夷

三不不易之大法其書始於感麟而作終因獲麟而絕故  
名經禮記出於孔門七十子之撰所聞者冠昏喪祭飲  
射燕享等禮謂之禮記秦火散亡漢興書凡二百四篇戴  
德刪為八十五篇為大戴第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為小  
戴故名戴經

易之彖象二字假數以名之也蓋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  
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牙故取以喻六  
爻之象也詩言志興物而作謂之興數布其彖謂之賦事  
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春秋  
春夏秋冬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平歲而究備春秋溫涼  
諱原

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國語又名外傳蓋春秋以魯為  
內以諸國為外言外國所傳之事也

諸子 賈誼新書說經多異彖劉向說苑所言不當理王  
符潛夫論識時政也荀悅申鑒志在獻替也孔叢子集名  
盤孟聲隅子義取析物鬻子乃子書之首老子乃無為之  
宗莊子則詆諧之祖列子則道家之學管商之功利申韓  
之刑名墨子之首儉鬼谷子之尚縱橫要皆成一家之言  
以名世者也

史學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故周之史佚  
齊之太史魯之董狐晉之史蘇史黯皆記言事以為職魯

之春秋一經孔筆述典吳越春秋天淵矣而左氏之傳羽  
翼麟經史家一巨擘也漢史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班  
固因父彪續史記作前漢書范曄作東漢書荀悅作前漢  
紀陳壽志三國房喬之撰次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宋齊  
梁陳代各有史而隋書則顏師古孔穎達修之唐書則韋  
述撰之而新唐書則又修于歐文忠宋祁馬梁唐晉漢周  
代各有史而歐陽文忠則又重脩之謂之五代史焉宋有  
李燾之通鑑長編陳桎之續編揭傒斯之遼宋金三史而  
元史則作于胡粹中宋濂等纂之而有成書矣若夫司馬  
溫公之資治通鑑本春秋之法始自威烈終於五季自謂  
諱原

一生精力盡于此書然豈若晦庵之綱目綱微春秋目微  
左氏為能繼麟經而作者哉

文 典謨以降世無全文六經尚矣孟子以浩然之氣發  
仁義之言無心于文而自文漢初賈誼質實而或傷激勵  
史遷馳騁而不逮理董仲舒明王道而詞綏至谷永輩趨  
于對偶而古文始衰矣歷晉魏齊梁而光芒氣焰埋蝕而  
顏波橫流極焉唐文三變王楊始伯如麗服靚妝燕歌趙  
舞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頗暢而駢麗猶存韓愈始以  
古文為學者倡柳宗元翼之相與主盟當世下至杜牧孫  
樵峻峯激流而窘裂遠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而休之

渾融皇甫湜白居易間談簡質每見回宮轉商之音而類  
鮮詔夏宋歐陽公變為渾厚之體老蘇之文極高頗有戰  
國縱橫之學東坡勝似穎濱文如良金美玉南豐之謹嚴  
後山之法度未免迫促之病耳元室諸公之文如燕市夜  
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而風氣日漓雖高而不雅  
文理也章采也戰國反覆善辨而屈宋為大宗西漢渾厚  
典雅而董賈為大宗唐文韓之雄健柳之刻削為一代之  
大宗宋文歐之雅粹蘇之神俊皆文之大宗也然古文以  
埋氣為主雖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無排句無噴贅方為大  
手筆也山林之文其氣枯槁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博  
說原 卷之五  
詩 詩閉氣運固不特周召鄭衛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  
魏則雄俊秀發西晉平典風麗六朝富豔綺靡漢稱東都  
魏晉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鑒  
自別詩類其為人且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詩亦  
飄逸子美做人沉着詩亦沉着如書稱鍾王亦類其為人  
詩者文之精也吟咏性情之謂也三百篇後五言起于漢  
蘇武李陵六言起于谷永七言始于韋氏律盛于唐作者  
數百家獨推李杜為首宋詩祖蘇黃然比之于唐風青不  
類元詩唯巧于詠物餘則叫喊不取也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莊定山苦思精練解綰紳則輕脫不

羈而已吾不取也  
字學 書法自蒼頡觀鳥跡以製字文而書契始興伏羲  
有龍書神農有穗書黃帝有垂雲書太昊有鸞書堯為龜  
書禹為鍾鼎書皆隨所見而製者也蒼頡四目始造字天  
而粟鬼夜哭即利斗書蓋取頭粗尾細象字之意自蒼頡  
古文之後史籀作大篆李斯為小篆王次仲為八分書鍾  
繇之楷書劉德升之行書史游之章草蔡邕之飛白此皆  
字體之變也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  
薤書偃波書信楷書飛帛書檣書繆篆書制書列書日書  
說原 卷之五  
月書風書署書虫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  
英隸鍾隸鼓隸龍扁篆麒麟篆魚篆虫篆鳥鼠篆牛兔書  
草書龍草書狼書大書鷄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  
書半草書  
六書之名起于周禮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諧聲四曰  
指事五曰轉註六曰假借書有八體謂大篆小篆刻符虫  
書摹印署印隸書行書  
有字必有音沈約始創上平去仄四韻天竺繼以七音而  
四方之聲氣不同古今之語音亦異未易正也我  
太祖命宋濂等勒成洪武正韻一書頒行天下會之以四

方之極正之以中原之音而字學審然一新矣

學書者勁健可邁媚亦可清麗可濃厚亦可唯以體勢流麗為主要在心領神會不必屑屑求似于點畫間方可古今書法如鍾繇則霧縵雲收狀若踈而復密王逸少則如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獻之則疲若隆冬之折木拘如篆家之餓穎筆法之雄健也子雲則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筆體之和緩也叙頭屈玉鼎足垂金李斯何難也行間玉潤字裏金生褚遂良何俊拔也

### 原立學取字說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

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之名漢永泰後學校未遑武帝因董仲舒文翁復立郡學光武中興復修大學至明崇而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自魏迄隋分爲四學唐有二館七學文風頗振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也如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祇虛設耳哉

太祖立太學於未登極之先繼又詔府州縣立學在內摠之以司成在外替之以憲臣重其事矣第士子應試之文類不能盡知經義表判論策率皆擬拾繆餘竟不知來歷妄抄四六顛倒鋪張問刑擬罪殊不合律論策不過以陳言塞白轉合成文耳有司及督學監臨者雖生平工夫精

細未免為案牘形勢粗心負氣竟忘昔日之筌蹄且揣低昂于僅微安能錄兩盡當一旦蒙其超拔者亦自忘其剽竊而矜誇殊非祖宗立學進士之意也兼之今之所謂教官徒瑣屑于束修贊札勾稽廩食督促升散而已執有大蘇湖之教如胡文定者其人耶言之可長太息也已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與賢良極諫之科始于漢文郡國孝廉之舉始于武帝孝宣有經學甲科之舉光武有歲舉茂才之典隋置進士科唐有秀才明經明法書算之選春官之試則自高宗始廷對之試則自武后始然唯試以詩賦論策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始定

策試糊名易書之制而三歲一舉則自英宗治平年三者歲朝洪武三年始開科會試而兩試尚仍元舊至十七年定為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論語學庸孟子義皆主朱氏集註易主程朱傳書主蔡傳詩主朱註春秋主三傳禮記主古註疏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至宣德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蓋以北方文采不能自見也至正統則量增取數景泰又復增之如順天應天各一百三十名浙江福建皆九十名江西九十五名河南八十名廣東七十五名湖廣八十五名山東七十五名四川七十名陝西山西各六十五名廣西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名禮部試則臨期取

自遠為定額矣

國朝以五經四書教為時最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漢洪自恣洪永年間渾厚純朴宣德間體格卑弱弘正浸淫而後振述嘉靖間變體麗而不雅惟而不典濫而不裁蓋由京官出省主試少年奇為奇妖而文體壞耳

禮 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其別有十二一曰禋祀二曰實幣三曰禋燎四曰血祭五曰腥沉六曰醑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蒸凶禮以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一日喪禮哀死二曰荒禮哀凶三曰荒禮哀凶四曰吊禮哀禍災遺水火也四曰禴

說原

禮卷之十一

古

禮氣圖敗同盟會財貨以吏其所壞也恤禮哀冠亂隣國相憂賓禮以親邦國其別有八一日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軍禮以同邦國其別有五一日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政所以憂民也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後之禮以任衆築官邑所以事民力強也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以合衆人也嘉禮以親萬民其別有六一日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賁膳六曰慶賀

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庫門之外三揖而至階三讓而升

堂盥洗楊解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凡以致尊敬也賓主象天地介俱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四面之坐象四時坐賓於西北取嚴肅之義坐主于東南取溫和之義坐介于西南坐介于東北祭薦祭酒敬礼也啐肺嘗礼也啐酒成礼也非專為飲食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立七十者四立八十者五立九十者六立專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鄉黨莫如齒叙坐尚齒礼也然礼有一命齒于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則叙齒之言亦必緝紳同輩方可序

說原

禮卷之十一

五

礼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人道尚右以右為尊故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于西也後人謂主人為東道主此也世所謂左通左遷皆不尚右意哉

朝官制初亦尚右後改尊左者以魏公子後車騎虛左迎侯生之礼也今人立則尚右坐則尊左此禮猶有古意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瘞祭山曰瘞瘞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五年一大祭曰禘禘又祭也周曰繆商曰彤夏曰復胙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宵田為獮火田為狩皆所以講武也

武事 黃帝著陰符經其臣風后著握奇經蓋兵家之祖

也六韜三畧古傳以為太公之書元豐中乃以合于孫子  
吳子尉繚子司馬兵法李衛公問對名為武經七書而兵  
家之說益長矣黃帝三陣圖因井田以制兵一井分四道  
八家出之五為兵法四為閑地其中大將居焉至諸葛亮  
唯演其圖為八陣所謂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龍蟠是  
也唐李靖裁去二陣為六花陣此皆兵法之祖也  
昔黃帝有五陣而五行之理明太公有三陣而三才之道  
著孫吳有常山蛇勢武侯有八陣圖此陣法之祖也  
黃帝得玄女兵符十二法太公著文武龍虎豹犬六韜法  
孫武者兵書十三篇黃石公著上中下三畧此皆兵書之  
龍原  
行于世者  
古者相即將也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  
分而軍民異籍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而聯屬之甚艱矣  
況衛所與府縣不相統攝錢糧刑名各為總理變起倉卒  
而取辦于行移此虛文煩而實效少也  
國家養軍本以衛民也今顧恐軍之陣亡而律法太重乃  
反毆民以衛軍巧立名色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  
甚至抬僮兵借土兵軍民既構紀律難齊反害地方而元  
氣頓索奈何奈何  
律令 元世祖既定笞杖之刑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

下我饒他一下故合笞五十者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者  
止杖九十七我朝領示大誥令官民人等有此大誥者笞  
杖徒流罪減一等無此者加一等今斷獄者每曰大誥減  
一等失旨甚矣

國朝洪武六年命劉惟謙等考定律令共撰名例衛禁職  
制戶婚廬庫擅興鬪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之制舊律二  
百八十條續一百二十條舊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  
十一條擬補唐律一百二十三條與夫洪武舊制諸司職  
掌大誥三編而廷平之法備矣

龍原  
刑斷足脛為趾刑斷足為刑刺眼為刺刺心為刺女不嫁  
之刑為毆刺肉醬為毆隋文帝定刑名有五一日笞二曰  
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

說原卷之十五

楊李穆希文 纂輯

蕭北耿慎動 校正

原術總說

星相之術最神者稱袁天罡素柳莊耳然亦不過據理以推論之也故星家之應多在五星相家之奇多在氣色吾恐五星流轉不一氣色隱見不常要難一一盡信

人無全知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是以貴盛者或阻于壽考富厚者或絕其子嗣世間諸福不能全備此命之稟賦不能盡得其純相之具受或有所虧欠耳古云天

說原

卷之十五

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伏羲畫八卦文王演易而卜筮興焉其卜字以卦旁也周有太卜之官筮短龜長以龜為主男曰巫女曰覡

世言老醫少卜老取其閱練少取其明決

符呪之末句云急急如律令者言速去而不得滯也考之律令是雷部中捷鬼善走如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云

星 凡人之命有生有死天壽者有貴賤貧富者要之命當貧賤雖遇富貴又涉福患而失其富貴焉命當富貴雖遇貧賤猶逢福善而脫其貧賤是以君子貴知命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流

行所以定時下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

比和兄弟之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極

貴術者以年月日所直之時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斟酌

推人壽夭貴賤等無不應驗此深于五行者

術者以年月日占禍福富貴貧賤多驗者蓋富貴人鍾靈毓秀其降生必值時月之無衝克與星宿之生旺者若貧

賤出世氣類所召必值年月衝搏星宿衰敗其理固然

日月二曜與水火木金土五星共為七曜今星家增入羅

候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十一曜焉

說原

卷之十五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如鼠無牙

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

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無肋人則無不足也

二十八宿衍禽法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

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龍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

火猪壁水獬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雞畢月鳥觜火

猴參水猿井木豸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翌火蛇

軫水蚓

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蓋寅木也其禽虎戌

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牛



羊為虎所服水也其禽豕已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牛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尿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如鼠水何不害馬火土牛羊何不殺亥之水耶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者不應大藥相服而相啖者以齒牙頓利助力優劣也

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有範圍前定諸數惟子平庶幾近理而多中相傳宋有徐子平精星學術家宗之故稱子平考之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搏呂洞賓同隱華山今推子平者乃祖宋末徐彥昇

人人有定命術士無全知天機難泄露多陰德但當任運而行不必苦求全知恐以矜誇而損福也

祿位神物也數有定分今人因浮名冗利假貴虛榮過求致橫死者甚眾豈知窮通有命忻戚由天影外影為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紫綬朱綬與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三台八座典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中外應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樞劇也當安命而不可妄認為已有性與命本相通故性喜讀書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其命必豐財貨作事憤戾者命多罹禍狠疾者命多速亡心慈者命必壽心刻者命必促修德以回天則盡性以至命矣苟戚德以戚福則寧不戕性以害命耶

相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故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蒼頡四目此皆異相也然項羽之重瞳與舜一也勾踐之鳥喙與秦陶之鳥喙一也殊不知項羽勾踐特驚馬之一毛似驥耳

心誠者專論其形則孔子失之子羽魯肅失之龐統矣夫人人心地邪正見于眸子之明眊性度善惡顯于眸子之光急緩此觀人則孫位之入近高麗之靈帝可知矣又能聽其聲之洪遠嘶殺以知其果善惡乎漢厚薄人焉瘦哉昔人聞聲而知其必成族週替而知其為英物者此也

人之心術與相貌應合如矮人多徂詐醜人多奸險瘦人多無情斜視人多顯利替目人多毒害又有因業而害心術者如文人多無行刀筆人易忘義商賈多趨利射獵人多殘忍

龜卜 龜有九種石泉蔡江洛河淮旱海是也春用青夏用赤秋用白冬用黑四季月用黃靈上負象上下二十八巨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巨有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龜也其灼之之法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乾草枯骨甚多獨以著龜占者蓋龜之言久也必千歲而

後靈著之言者也必百年一本生百莖著乃草之最壽者  
要之禽獸草木之壽久而後能知吉凶也

枯草朽骨瓦礫金石街者緣此以前知吉凶悔吝者蓋以  
我之神合天地之神以我之氣合天地之氣耳籤者著龜  
蓋無心也無心則公公則明明則先知真實則不偽不偽  
則誠誠則無不通也籤與筮筮即古之瓦卜蓋擲之以卜  
休咎仰為吉覆為凶上為吉下為凶也

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下和平王  
道得而著莖長丈餘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罩之

吉山得失不惟著龜能卜之也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  
說原 兩卷之五 五

襄仲歸父以言卜游夏以威儀卜沈尹以政卜孔成子以  
礼卜此亦精誠之極而已

古者醫師掌萬民之疾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昔神農  
以繒鞭鞭草木嘗百草治百病始興醫道時未有文字看  
本草藥性黃帝命岐伯作內經即素問也令俞跗察明堂  
究脉息太乙雷公有炮炙論秦越人號扁鵲盧國人呼盧  
醫作八十一難經長桑君過扁鵲授以藥方欲以上地之  
水治病能見人五臟之藏結張仲景作藥性賦著傷寒論  
晉太倉令王叔和撰脈經脉賦孫思邈有千金秘方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

通也世人不察唯五穀是甘聲色是醜滋味煎其五臟醢  
醢腸胃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  
神夫以一身而內外受敵必藥石而後能生也

醫者意也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間可解不可言  
故古人有坭丸策草可以療病此蘇酖橘井不專藥石也  
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也熱之攻寒寒之攻熱此正治也  
因寒攻寒因熱攻熱此因治也子虛者補其母母虛者益  
其子培東耗西增水抑火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此因  
病變化之妙也

形不足補之以味精不足補之以氣此醫家要旨也然甘  
說原 兩卷之五 六

溫之味補脾鹹寒之味補腎人皆知之若補氣若益藥物  
有味有氣如氣清則入首氣濁則入足陽氣則升上陰氣  
則下降氣香則竄入素理氣重則滲入血脉人皆不解必  
理會藥品而投之不可按方處治

脉理難明如至虛而有盛候大實而有羸狀如此疑似人  
多秘疾以試醫之能否何其輕身之若此也

人之脉氣如長人長脉短人短脉瘦脉露肥脉澀性急者  
脉強性快者脉利狠者脉勁慈者脉和不攝者病輕脉重  
有養者病重脉輕要在指外盛虛消息之可也  
凡風寒暑濕在外者則為氣中于人者則為毒按為癰疽

瘡痢不可不謹故人之居止棲息頃刻固高燥則無恙  
木滋味本與人身精神不同止是藉其寒溫甘苦性氣救  
偏補救耳製附子必須大熟不爾則有癰疽之禍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  
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  
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而濕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病有五稟受之病二果報之病三六淫之病謂風寒暑  
濕燥火也四七情之病謂喜怒等情也五金瘡之病謂癰  
瘡外傷等也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也輕身重財  
二也衣食不能適三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也形羸不能

說原

卷之五

七

服藥五也信巫不信醫六也

神聖工巧蓋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  
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之巧東垣處方治病藥品極多如  
韓信用兵多多益善聖醫也他如張子和之汗吐下三法

宜于北朱丹溪之補陰諸方宜于南皆良醫也

貴人之病有四難治蓋自用而不任醫也將身不能謹也  
骨節安逸不能使藥也好逸而惡勞也

治目者大都用涼藥點治不知目者血之華也血得熱則  
行得冷則凝古人點目以冰片乾薑所以散其邪於外也  
故精明之府不容一毫渣滓當外傳熱以散其邪則精膜

舒轉內用溫藥以和其血則血脈通利

瘡疹之法根于骨髓肺臟與諸瘡不同故出瘡切莫用藥  
用藥則反傷生上瘡不必用藥下瘡用藥亦無功惟中瘡  
則須用藥以扶持之

堪輿 風水蓋風行水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  
潤萬物者莫大乎水故擇居點穴莫離乎風水大凡風水  
一取勢二取形三折明堂四登龍虎五對朝山

山之發腦處此正生氣也窮極處此為絕氣也其枝蔓處  
乃為散氣散斜處乃為敗氣而孤弱處亦為敗氣要之得  
水則氣止無風則氣聚人能知此生氣又知聚法則吉矣

說原

卷之五

八

取山者須頂山取水者須近水則易應驗故人欲取水應  
當築高墳令棺頭見水則刻期而應然近水欲乘氣也而  
不知地氣居中太近則洩大凡墳樹照水者忌立穴照水  
者忌居室映水者忌櫓聲響柳者忌為此也

堪輿家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嫫山完  
人喜山破人悲山歸人聚山走人離山伸人壽山縮人低  
山明人達山暗人迷山向人順山背人欺又云以端方而  
知其忠以傾側而知其佞柔亂以知淫卑劣以知賊粗猛  
以知惡疲薄以知貧粹美以知慈威武以知斷分窮源大  
江而知出身之遠近觀城外內局而知器量之弘隘

水本動妙在靜中固夫若靜而無動則一泓蓄水生氣何存山本靜妙在動處固矣若動而無靜則行龍繞棹奔駭未見繇息真氣何居要必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始妙

龍穴生成吉凶未遠合以砂水吉凶始成且如龍者定貴賤知輕重至于穴則能含育亦未能致禍福唯以砂水合成則吉凶立見故堊經云龍為公穴為母砂為子孫水為財源然砂水固宜佳尤以龍穴為主故曰砂如美女貴賤從夫水似精兵強弱在將大抵龍穴不能十全須要砂水相扶若龍穴全美而砂水小疵無妨書曰好龍如繞棹舡好穴如僧坐禪好砂如螳捕蟬好水如弓上弦龍不跌頓

說原

卷之五

九

無勢穴不分明無氣砂不朝拱無意水不灣環無趣

田龍比之山龍最得力故曰高山一丈不如平地一尺平地龍若得砂水關護則是平洋不怕八風吹矣須兩水夾送時時隱起堆阜藏踪閃跡藕斷絲連乃為奇而真也至結穴處必隆起高于平田蓋高山取窟平地取突突中有旺氣也

吉地但當培補不可輕于開鑿故云龍不足挑土築砂不足栽竹木水不足開灣曲

天地間大地必心通造化者識之第一要知地此即鍾聚元氣第二要知時甲子與地氣相合第三要知人其家祖

德積善否又必望他方之氣任推遷之運識穴不差毫髮方可若其家不應得而強圖或力小而圖大則術人受殃生人辭福

夫人之居止日挹山川之氣而鍾其靈秀人之墳墓子孫世守之而受其氣其以類而應者理之必然也然人之墳墓太遠城郭村鎮恐有魑魅罔兩侵擾亡莫不謂安妥壘地有五患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古經謂白虎蹲踞蓋虎身如龍而頭如虎龍有鱗甲虎有毛彩如虎而長者也故其蹲踞非世間之虎蓋取其委曲

說原

卷之五

十

蟠踞之象以地之龍虎言之虎之利害尤重以龍不噬而虎好噬龍不帶殺而虎帶殺故堊後不可動動則禍見術家論四獸不拘東西南北但拘左右前後論左山又不拘左右但拘水之去處為左來處為右猶言上手下手也指南鐵蓋以針浮水定于午即水羅經也針能辨南北者磁石之氣也術士藏針不離乎石正欲針傳磁石之氣耳磁石乃陽物故氣亦從陽陽氣在南故針峯亦向南針首向比者得氣重濁戀乎陰也近來傳倭法以針入盤中貼紙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謂之旱羅經南方之正當用子午正針江南地偏故用壬丙縫針



竹為之筒斷竹沉水取魚蝦者也

樵 樵水薪燔火者故字从木焦收牧牛者故字从牛旁  
古者州長亦謂之牧收牧養之義也

田獵 獵按獵也逐禽者也春為蒐夏為苗秋為獮冬為  
狩蒐者搜索取不任者苗者為苗稼除害也獮者為順殺  
氣也狩者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不專在  
于禽獸也是以古者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敢田不  
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獮祭魚然後漁  
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羅網草木零  
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麋不郊不殺  
胎不妖天不覆巢

匠氏 梓慶之木鐸師僱之單人魯班之木機雲梯預浩  
之撰木經此皆匠氏之精巧者也規以為圓矩以為方準  
則也繩即今之墨斗也蓋繩直生準機平取王之器也  
追師工也郢匠石工也埴工瓦也甄者治工也巧冶鉄  
匠也冶銀金銀匠也

錐銳器鑽之屬也鑿穿木者也銼剉同辟刀也鏟平木之  
器斧斫也柯斧柄也鋸以鐵為之有口有齒齧木吐屑者  
也鉋光木之器以鐵為之此皆木工之所必資者也

隱逸 隱逸大隱隱在朝小隱隱山林許由隱箕山漢龐

公隱鹿門晉宋纖隱酒泉唐田游巖隱嵩山宋林逋隱  
之孤山魏野隱洛下皆隱于山林而為隱士也與出之  
名釣譽者不同

昔人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白  
樂天又有大隱在朝中小隱在丘樊中隱在田司之異  
畫工 畫者控也以五色画物象也黃帝時臣史皇作画  
起就其法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崔嵬而泉洒落烟雲出  
沒徑路迂迴松偃蟠龍竹藏風雨謂之入格

画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  
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畫家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氣求也画人最難山水次之  
狗馬等又次之若樓臺殿閣一定器耳如画花草服飾須  
要合時桃李芙蓉並画一景胡服靴衫輒施于古衣冠組  
綬長用于今豈理之所宜耶且昔為非震地而有牛車非  
嶺南所宜直須辨古今之物商風土之宜方可下筆不然  
是亦鄭玄之未辨祖製蔡謨之不識也  
作画者清淡可細密亦可老澀可秀潤可唯以氣韻生  
動為主苟不匠心布巧不聚不散不疏不密不虛不實不  
抑末矣豈是為佳故大山尺樹寸馬至人微細不盡画令  
畫不傳神遠山無皴近水無波遠人無衣近物無形也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其次在顧  
頰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象中陰察之今  
乃使人具衣冠坐定注視一物彼方欽容自持安得真見  
其天然之真乎畫者能悟此意自得于筆目之外矣

傳真寫形似非難寫心之精微為難蓋君子小人貌或相  
類心實不同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如秀眉重瞳龍顏  
鳳姿日角也然堯眉八彩魯僂馬卿亦八彩舜目重瞳項  
羽亦重瞳漢高龍顏嵒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  
日角文王鳳姿李相公亦鳳姿世俗所謂相之至惡者如  
虎狼蒙眦鵠肩也然凡父面如蒙眦陽貨亦蒙眦實將軍

諫原

卷之五

五

鵠肩馬周亦鵠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超亦虎頭畫者徒  
似其形狀而不得其心之精微豈得為善乎

射 羿射十日而中其九烏甘蠅彎弓而獸伏鳥下養由  
基百步能穿楊賀拔騰走馬射飛此皆執射而以善鳴者  
也唯吾夫子矍相之圃之射可以觀德矣

投壺射之細也聖人取之以為禮而用之鄉國焉蓋不使  
之過不使之不及者中也不使之偏倚者正也中正道之  
根抵也壺徑四寸耳三寸高一尺箭十二枝長二尺四寸  
以全壺不失者為賢

傳奕 堯以子之愚乃斲木為棊棊單為鞠作圓棊以教

之至周武帝始造象戲有日月星辰之象與今象棋不同  
一云戰國用兵爭強之術故時人用戰爭之象為棊勢也  
王郎中以此為坐隱支道林以此為手談

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  
德也棊子黑白分陰陽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既陣  
行之在人蓋王政也局路三百六十象周天之數也分為  
四角象四時也陷各九十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  
其氣候也

陳思王曹植製雙陸局置骰子二其法率以六為限彼此  
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

諫原

卷之五

五

前一子謂之坑凡落坑塹者非首采不出凡馬打一馬如  
遇退六踏馬則一馬踏三馬世之糾率蒲博者謂之囊家  
蓋賭有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了投錢入囊家  
亦謂之錄事博陸采名也

博局戲六著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閑塞  
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  
負之采梟公也六博得公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世  
人謂之樗蒲是也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  
至六散合作投蓋投擲之象今作散者非

俳優雜伎 俳優優人為戲者也俳者言其非是人也以

俳為倡優者言其人之倡狂而可憂者也至唐而有傳奇  
 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今有教坊司然曲貴熟而曰生  
 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末淨開場而曰淨皆反言之  
 也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也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陳平知冒頓妻關氏妬忌造木  
 偶人運機關舞婢問關氏見之慮冒頓納之遂退軍後人  
 番為戲具吞劍走索伎倆之奇者也俗名傀儡為郭亮蓋  
 當時有姓郭而病亮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以呼為  
 郭亮爾  
 娼妓娼倡優也古者管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唐慈嶺以  
 娼妓為樂唐書之十五  
 東俗喜淫龜茲子聞置女肆以征其錢  
 藏閨即今之猜拳也漢武見河間女子色美兩手皆拳百  
 人擘之莫舒帝自舒之納為夫人稱拳夫人即鉤弋也帝  
 寵之為藏鉤之戲  
 蹴躅黃帝造以練武事者以華為圖即今之氣毬也鞦韆  
 北方寒食為此戲長繩懸架上士女坐立其上以習輕捷

說原卷之十五終

說原卷之十六  
 楊李穆希文 纂輯  
 蕭北耿慎動 校正  
 附原歷代帝王授受世系國都說  
 伏羲 風姓代燧人氏而王在位一百一十八年都陳今河南陳州  
 神農 姜姓代伏羲而王在位一百四十年都魯曲阜  
 黃帝 公孫姓繼神農而王在位一百一十年都涿鹿今順德  
 少昊 已姓黃帝子在位八十四年都魯曲阜  
 顓頊 姬姓黃帝孫在位七十八年都商丘今河南開封  
 帝嚳 姬姓黃帝曾孫在位七十五年都亳今河南偃師  
 唐堯 帝嚳子姓伊祁初封唐甲辰即帝位都平陽今山西  
 舜 始建寅為歲首在位七十二年薦舜攝位二十八年乃  
 殂落起甲辰盡癸未凡一百一十年  
 虞舜 顓頊五世孫姚姓在位三十三年薦禹代位一十  
 七年殂方乃死起甲申盡癸酉凡五十年都蒲坂今平陽  
 夏禹 姒姓黃帝高孫鯀之子都安邑今平陽府安邑縣  
 鄧至相徙商丘有窮后羿弑相篡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自



五夏統中絕凡四十年少康中興至桀為湯所放起禹甲戌盡桀甲午凡七主四百四十一年

禹七年終九年太康二十九年仲康十三年相二十七年  
桀七年終九年太康二十九年仲康十三年相二十七年  
桀七年終九年太康二十九年仲康十三年相二十七年

商湯子姓契六十二代孫都亳南亳今開封至盤庚五

遷後復居亳西亳今改國號曰殷紂乃亡焉起湯乙未盡

紂戊寅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

湯三十三主太甲三十二年沃丁二十九太康二十五

小甲十一主廩乙十二太戊十五仲丁十三外壬十五河

二南庚二十五陽甲七年盤庚二十八年小辛二十一年

年庚丁二十一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帝乙三十七年紂

三十三主

周武姬姓后稷十三代孫都鎬今南安府平王東遷今

南至赧王為秦昭襄所弑起武王已卯盡赧王乙巳三十

七主八百六十七年

武七年終三十七年康廿六年昭五十七穆五十一

十二年懿廿五年孝十五夷十六厲三十七宣四十六

十年平四十六桓廿三莊廿四釐五十七惠廿五襄廿二

元六年貞定廿六年孝十五成烈廿四安廿六

春秋戰國周平王以後為春秋之世武王封八百國至

是惟餘大國十二與周同姓者魯衛晉鄭曹蔡燕吳與周

異姓者齊宋陳楚秦餘小國不盡述周威王以後為戰國

之世齊楚燕秦趙魏韓大國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  
初封之權始皇滅六國掃除帝王封建之制是蓋世變之  
大端也

魯周公子伯禽受封之地今山東傳三十二世至戰國

時為楚考王所滅

衛武王母弟康叔受封之地今河南傳四十二世為秦二

世廢為庶人

晉成王弟肅虞封于唐初都平陽徙曲沃又徙絳縣後

更號晉至文公始霸傳九世至頃公而公室益弱六卿日

大至幽公時韓魏趙威智氏公晉地號為三晉晉止有絳

曲沃二邑後三晉以威烈王命為諸侯至靜公而三晉廢

為庶人凡三十九世而晉祀絕焉

鄭周宣王後母弟桓公所封之地本都西周畿內今西

後徙都新鄭今開封府傳世一十二至君乙為韓所滅韓

徙都之

曹武王弟曹叔振鐸所封之地今兗州傳世二十六至

伯陽為宋所滅

蔡蔡叔所封地今河南傳世一十四至元侯為楚所滅

燕召公所封地今順天三十餘傳至子噲讓子之齊伐

取之昭王復國後喜為秦所虜滅之

吳 大伯仲雍之所封也今蘇州吳縣至壽夢始稱王傳二十

新立朔子武以威烈命為侯至幽繆為秦虜而亡焉

十三 年 三 月 三 日 令 貢 盜 犯 四 方 替 贖 其 大 者 七 八 國

丙子歲四主共五十二年

一、金家要所取

南燕慕容寶以慕容德鎮鄴中稱帝傳兄子慕容紹之  
 西燕慕容冲叛秦于平陽稱帝號西燕後被弒立其將段  
 隨慕容永襲殺之永遂破秦稱帝為慕容垂所滅  
 北燕慕容雲據昌黎稱帝傳弟弘為拓跋魏所滅  
 代拓跋氏以鮮卑部長據代晉封椅盧為代王數傳至左  
 翼捷為庶長子遂所弒秦人殺遂而分其國孫桂奔賀蘭  
 部諸酋長立為代王後改稱魏據中原是為北朝  
 西秦乞伏國仁乘符堅敗據臨洮稱西秦王傳弟軋歸數  
 傳為夏主赫連定所滅  
 後蜀李特據廣漢弟雄據成都稱帝號漢傳兄子班至李  
 期為雄弟所篡後傳于勢為桓溫所滅  
 前凉張軌以凉州刺史功封西平公傳子寔寔弟茂茂弟  
 駿駿子重華稱王數傳至祐至玄靚至天錫符堅滅之  
 後凉呂光叛秦據姑臧稱梁天王子紹為庶兄纂所篡呂  
 超又弒纂立其兄隆為秦姚興所滅  
 南凉秃髮孤烏據河西寧衛號南凉傳元利鹿至縛檀  
 為西秦乞伏熾盤所滅  
 西凉李嵩據敦煌今之肅州後徙酒泉傳子士業為北凉沮渠  
 蒙遜所滅  
 北凉沮渠蒙遜據張掖今甘肅後徙姑臧子茂業為拓跋魏

滅之上五凉俱屬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今之寧夏稱王號夏後取長安稱帝後為  
 拓跋魏所滅赫連定復稱帝于平涼為谷渾所滅  
 南北朝 晉室云亡南北分據其接東晉之統而立國江  
 左者則有宋齊梁陳謂之南朝據有中原假尊號臨天下  
 則有元魏東魏西魏北齊後周謂之北朝  
 宋 高祖姓劉名裕篡東晉都建康至順帝為蕭道成所  
 篡起武帝庚申盡順帝戊午八主凡五十九年  
 武帝三年少帝年文二十世祖十  
 一廢帝二年明八年名梧王四順三年  
 齊 高祖姓蕭名道成篡宋都建康至和帝為蕭衍所篡  
 起高祖已未盡和帝辛巳五主凡二十三年  
 高四年世祖十二年明五  
 梁 武帝姓蕭名衍篡齊都建康至簡文為侯景所弒元  
 帝即位江陵後被魏執陳霸先立敬帝遂為霸先所篡起  
 武帝壬午盡敬帝丙子四主五十五年  
 武四十八年簡文二年  
 後梁宣帝名贊自元帝被魏執之後據漢陵今刑號後梁  
 傳三十二年其立國雖似蜀漢然皆為武帝之孫乃捨兵  
 此蜀漢之為漢  
 討賊者同例  
 陳 武帝姓陳名霸先篡梁都建康起武帝丁丑盡后主

已酉五主三十三年而隋滅之

武三年文九年臨海  
二宣十四后生七年

南朝起宋武庚申盡陳后主已酉凡共二百七十年

元魏太祖拓跋氏名珪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至孝文改姓元遷

洛陽孝武圖高歡不克奔長安宇文泰弑之立寶炬歡立

善見于鄴分為東西魏凡十三主

東魏孝靜帝名善見孝文孫為高歡所篡

北齊文宣帝姓高名洋歡之子篡東魏都鄴至幼主為後

周所滅

西魏文帝名寶炬孝文孫都長安至恭帝為宇文覺所篡

後周孝閔帝姓宇文名覺恭之子篡西魏都長安至武帝

威北齊靜帝為楊堅所篡

北朝起自東晉孝文帝之十四年至元魏孝武奔長安高

歡立善見于鄴為東魏宇文覺篡弑孝武立寶炬于長安

為西魏高洋篡東魏為齊宇文覺篡西魏為周其後齊為

周所滅周又為堅所滅起而成盡廢子共一百九十六年

隋高祖姓楊名堅篡後周辛丑建元已酉滅陳都長安

至恭帝為唐所滅起高祖辛丑盡恭帝丁丑三主三十七

年

高祖二十四年楊  
十一恭帝一年

隋末僭偽者一十七國迭興迭亡至唐高祖武德七年而

後太平林士弘據江南號楚 竇建德據河北號夏 李

密據洛陽號魏 薛舉據隴西號秦 劉武周據馬邑號

定楊 梁師都據朔方號梁 字文化及據魏縣號許

蕭銑據江陵號梁 李軌據河西號涼 王世充據洛陽

號鄭 沈法興據昆陵號梁 李子通據江都號吳 朱

祿據荊州號楚 夏竦將劉黑闥據洛號漢東 高開道

據漢陽號燕 杜伏威據江淮號吳 輔公祐叛唐據丹

陽號宋

唐高祖姓李名淵臧隋都長安至哀帝為朱溫所篡起

高祖戊寅盡哀帝丙寅二十一主共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九年太宗二十三年高宗三十四武后廿三年中宗五  
年睿三年肅宗四十四肅宗八代十七德宗廿五年憲  
十五年穆宗十五年昭宗十五年哀帝五年

梁太祖姓朱名溫唐賜名全忠篡唐都汴至均王為後

唐所滅起太祖丁卯盡均王壬午二主一十六年

後唐莊宗姓李名存勗滅梁都洛陽至廢帝為石敬瑭

所篡起莊宗癸未盡廢帝乙未四主一十五年

晉高祖姓石名敬瑭篡後唐都汴至出帝為遼太宗所

滅漢高祖繼之起高祖丙申盡出帝丙午二主一十一年

漢高祖姓劉名知遠繼晉都汴至隱帝為郭威所篡起

世和丁未盡隱帝庚戌二主共四年

周太祖姓郭名威篡漢都汴至恭帝已未三主共九年而宋太祖滅之

自梁紹唐統至周恭帝五代共五十二年而為宋

五代之間四方割據僭偽者凡十國 錢鏐據杭州傳元

璩至弘微凡五世號吳越王獻其地于宋 馬殷據湖南

李景取 王審知據福州傳起鉤子景為王曦

所篡國號閩凡六世 楊行密據淮南子渥被弑立隆演

演傳弟溥凡四世國號吳為南唐李景所篡 王建據成

都傳子衍為後唐莊宗所滅號前蜀 高季興據荊南傳

子從誨保昭保勗凡五世號南平附于宋 劉隱據廣州

國號南漢子玢為劉晟所篡晟子鋹為宋所滅 孟知祥

據成都繼王衍稱帝號後蜀傳子景為宋所滅 李昇受

吳禪據金陵號南唐傳子溫為宋滅之 劉崇崇高祖之

弟隱帝敗亡崇乃據大原號北漢後更名夏傳子鈞至繼

元為宋所滅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取後周都汴自太祖庚申至徽宗

丙午為金所遷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宋徽宗是為高

宋

太祖十六太宗廿三真宗廿五仁宗四十二

南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南渡都杭至少帝為元所

滅起高宗丁未盡少帝丙子凡七主一百五十年

少帝被元執入燕二王航海至福州陸秀夫立益王是為

端宗後帝崩又立弟衛王是為帝昀後至崖山陸秀夫抱

帝沉于海而宋祀絕起丙子盡已卯共四年與宋相為終

始者則有遼金元為強盛而西夏止據一隅耳

自宋太祖起庚申至帝昀已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遼之先號契丹太祖姓耶律名阿保機後名億立國建元

稱帝都上京遼之號遼凡九主共二百九年宋與金共滅

之

金太祖姓完顏為女真酋長名阿打骨後名旻立國建

元稱帝都上京滅遼號大金凡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西夏本西魏拓跋之後唐以拓跋思業鎮夏州賜姓李後

據州稱號傳孫繼隆宋太宗賜姓名趙保忠又賜繼遷名

趙保吉兄弟叛服不常繼遷子德明襲封西平王子元理

僭帝稱夏每視遼金宋以為向背後為元滅之

都計

元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世為蒙古都長滅國六

十載夏威金僭帝稱元丙子取宋遂正大統起太祖丙寅  
蓋順帝丁未凡十三主共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忽必烈  
承宋統至順帝北去凡九十年初都今之宣府後都今之

京師

順帝失政群雄並起方谷珍首亂稱帝據浙東垂二十年  
降于

大明徐壽輝據蘄州國號天完敗于元遷洛陽又遷江州

為陳友諒所弑張士誠據高郵國號大周韓休兒劉

福通都亳州國號宋敗于元福通又都汴元又敗之明

王珍據成都號夏陳友諒據江州稱帝號漢陳友定

據福建毛貴田豐山東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陽俱

滅于

大明焉

說原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穆希文撰希文字純文嘉興人是編成於萬曆

丙戌分原天原地原人原物原道術五部襍採事

迹間亦論斷其體例在類書說部之間大抵剽剗

之談非根柢之學又不著其所出更茫無依據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謝

與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氏筆乘

八卷》提要

筆乘自序

曩讀書之暇多所劄記萬曆庚辰歲友人取數卷刻之歸藏巾笥中未出也迨牽絲入仕隨所見聞輒寄筆札尋以忤權見放棄遂之餘不皇檢括載軼者十有五以頃卧園序卷族潯漣不復省視久矣筠州謝君吉甫見而惜之乃自排續并前編合刻之以示同好余觀古今稗說不啻千數百家其間訂經子之譌補史傳之闕網羅時事綴輯執文



不謂多取而膚淺杜撰疑誤觀  
聽者往、有之余尚欲授一枝於  
鄧林間哉願 國家之典制師友  
之激言間有存者當不以余之  
鄙而廢也在覽者擇之而已  
萬曆丙午春日焦竑書於所居

之忻賞齋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興棟吉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仲修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  
伊川先生高弟趙頴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  
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  
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  
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  
集氏筆乘卷一  
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  
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  
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  
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  
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  
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  
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  
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

得論語中三句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

集氏筆乘卷一

三

但終非真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于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

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集氏筆乘卷一

三

### 申枨

論語申枨鄭玄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枨爲棠則申枨申棠一人爾開元時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枨魯伯宋祥符封枨文登侯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棟之棠蓋與枨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牕亦作牕櫟亦作櫟鎗亦作鎗六

字並音鑑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振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振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謠也

###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客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

集氏筆乘

卷一

四

明矣說文騶虞也月今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卽周禮之屬六繫爲虞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六騶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卽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廄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麋狝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鵲巢之應也賈誼

集氏筆乘

卷一

五

###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於秦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

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  
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  
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  
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  
康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  
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  
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  
洩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  
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  
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  
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堅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  
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  
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

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  
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  
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  
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  
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  
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  
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  
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  
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  
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  
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  
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  
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  
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

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責  
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  
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  
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  
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  
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饗  
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匕

旅氏筆集

卷一

八

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  
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  
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象  
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  
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  
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  
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  
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

進易解多引用之

###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  
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  
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  
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  
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  
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

旅氏筆集

卷一

九

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  
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  
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  
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  
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畔督戰爲本不自知其蔽  
耳

###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  
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

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糜糜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糜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廟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廟上注音糜厲也剗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𦵏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一

###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饜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恠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一

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干逕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

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

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戎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軋瑯弘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

誤

各錄鐘繇二錄同音

古尚書臯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

鐘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鐘會曰何以望君遥遥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放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放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訛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後也有稜角也

集氏筆乘

卷一

十四

###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怙雨爲狂爲惡也况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可

###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集氏筆乘

卷一

十五



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大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鵠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

焦氏筆乘

卷一

十六

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桎五葉背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

太白詩誤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七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官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 禿節

禿節

卷一

十八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喈喈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

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橈氣與天通庾亮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九

###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劒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解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竿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歛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歛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惺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

蘇氏筆乘

卷一

二十

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

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毛注云澳隈也箬王芻也竹篇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箬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漪漪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箇箬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箠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

自古而然詩曰綠竹漪漪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

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簣如簣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漪漪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霜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

蘇氏筆乘

卷一

二十一

視日食亦循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年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

益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

集氏筆乘

卷一

二十一

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卽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濶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吳子行閒居錄

集氏筆乘

卷一

二十一

一錢

阮孚曰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發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

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

集氏筆集

卷一

二十四

今君弃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興而比詩意亦不嫌其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禮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嘏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

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達各反與絜作相叶蔡雖獨斷載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符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

集氏筆集

卷一

二十五

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世則先生亦不識丁字

賣文爲活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脩附名脩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

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段湛事

###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籜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實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頽落斯得其義矣

### 師古注誤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六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慎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

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間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七

###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 夷門歌

右丞夷門歌向風剺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已出所以爲妙

纏讀如戰

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滕卽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八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罷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邪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予

謂卽今者舊無新句共釣查頭縮項鰻亦用浩然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鰻

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傳會是用脩乃謂今之切韻官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九

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七始詠卽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爲解豈未見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篇召公名奭奭豈其字邪抑奭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

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卽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卽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桑穀

史記桑穀共生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故王羲之傳云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觔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穀構穀谷穀叨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卽寂而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廡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注謂廡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



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服制考詳序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  
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  
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  
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  
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  
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  
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  
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  
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  
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  
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  
也義者婦爲舅姑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  
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  
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  
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已之妻有娣  
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

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孔氏不喪出母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  
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  
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  
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  
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  
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顧  
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

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稹與元與永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讓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

焦氏筆乘卷一

三十四

日衰也

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

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斬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

焦氏筆乘卷一

三十五

意親姑反爲此禍固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絕噫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義如此若朗者真能自裁者也

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已之恩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爲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黃幹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於白巾經如緦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間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幙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偉書濁者

觸也白虎通漬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瞽濁以酒爲喻或作殷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焦氏筆乘卷一

三十五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下無一物或一翳之懂不之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

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其語

###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意義既別音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嵬佺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椎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嵬佺以字學名於

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爲之立傳亦盲矣

###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

### 熊氏筆乘

卷一

三十九

詭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徬徬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

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愈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焦氏筆乘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真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處世應訓有未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未成之前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爲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

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  
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玄花爛  
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  
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詳道黃幾復呂惠卿  
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  
視子玄奚啻蓋壤希逸乃曰欲爲南華洗去向郭  
之陋不知陋之一言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

集氏筆乘

卷二

二

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  
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  
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  
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  
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  
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

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  
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  
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  
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  
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  
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  
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真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  
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  
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曰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  
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  
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  
生之所無以爲身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命表事  
也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  
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  
也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辦哉呂安  
嘆莊生爲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集氏筆乘

卷二

三

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肱箠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

熊氏筆乘卷二

四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

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啟後世之疑邪

熊氏筆乘卷二

五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真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

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卽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卽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

焦氏筆乘

卷二

六

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

必於望時以晦旣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卽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雷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雷回象雷形古尊疊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

焦氏筆乘

卷二

七

哉

### 周破胡

齊世家卽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卽位諸侯竝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 鄼侯

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鄼七



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於鄜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按鄜在沛  
鄜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  
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鄜疑未深考也

###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  
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  
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  
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傳氏筆乘

卷二

八

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  
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  
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  
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  
必於潘國下濕境塢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  
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  
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  
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  
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

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  
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  
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  
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  
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  
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  
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

焦氏筆乘

卷二

九

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  
正以見砒砒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  
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  
章之賓主故也

###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  
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  
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旣在回之前孔子亦當  
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

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竝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旣信壽六十二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一

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睢傳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

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過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殺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一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古書喪真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行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瞋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會粹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號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

熊氏筆乘卷二

十三

謂今本諸王傳祿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耶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蒞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穀穀伏劍周章邦

之傑今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

熊氏筆乘卷二

十三

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着此二

語可謂微而彰矣。班祿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劑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體。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即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即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即今之參軍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即今之六科，期門郎

集氏筆乘

卷二

十四

今之錦衣廷尉即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即今之戶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即工部之都水虞衡尚書符節即今之尚寶太醫即今太醫院導官即今儀仗司樂府即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即今工部鐵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即今之精膳司與內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即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

竝爲內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以垂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

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寅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下，上范武子即士會也，旣

集氏筆乘

卷二

十五

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旣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隲無章是非，驚亂則又不可殫論矣。

###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剗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慎，曰勤。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谷爾無

漸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 夷東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夷東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夷東城功臣表有夷東侯顏師古曰旣云攻項籍屠夷東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宛句有夷東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焦氏筆乘

卷二

十六

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

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

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

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小事小白夫有齊國必

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

正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

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

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千

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七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注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真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卽初試之吏與爲真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歿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尚是尚卽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卽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席之事卽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

焦氏筆乘

卷二

十八

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翼羽蓋卽尚輦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于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尚爲名卽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

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也

### 橐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九

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橐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橐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橐街之文乎

###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

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嘗並稱歐公豈未之攷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卽今言華蒂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若溪

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并無作通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一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平櫨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梧櫨出交趾溫公云如馬姝俗名牛姝枰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卽枰漆非也別有枰枰閒居賦梁侯鳥枰之枰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于寶周

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 ○耐金

漢諸侯王以耐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耐正月旦作酒八月成

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遞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卽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集氏筆乘

卷二

二十四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慕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砥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

告啟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羣生化時雨

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憖遺奪我明時

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真無勞弔

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

昭曠有獨觀敏德無遠巡汎濫百家言以筏涉其

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

其真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

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倣哀

哀悼比鄰清風一以誦四海歸仁人其三潘睦州

集氏筆乘

卷二

二十五

緣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賈勇擊戎衣取賊如菅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偷求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憊孤鴻有高鶩吾黨增鳴噫詩成而思善亦歿嗚呼痛哉朝言爲人并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

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猶相親況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篳叔也通吹塤翺翔振逢掖斯文疇輕軒仲氏信仁只萎萎賁丘園步趨迴無因絕塵一以奔靈臺無汨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六

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翩翩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悲遜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邁跡良自賢振衣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驩昔者吾友言闕生時一斑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譖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載贄字宏甫以姚

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王汝止先生仲子名璧字宗順

### 宏甫書高尚冊後

宏甫解組歸巡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爲冊題之曰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七

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夭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既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

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慕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嬾散不事生產作業而兢兢一郡惟恐後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旦暮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

熊氏筆乘

卷二

二十八

人已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已不好美而喜敵道已不好聞而喜徘徊古戰場已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已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已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牆終日百拜偃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于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疎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疎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已已也故終身不肯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

熊氏筆乘

卷二

二十九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

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箎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箎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二

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釋兮佼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

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三

### 荆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荆公短文數首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恠智伯國士豫讓

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俛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三

### 八司馬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母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五

楊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

大夫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建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五

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  
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  
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  
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  
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  
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  
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  
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

漢書筆乘

卷二

三六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  
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  
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閤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  
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  
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  
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  
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勇爲之

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爲異方之學正  
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  
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爲教是未考於聖人  
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  
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  
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  
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  
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

集氏筆乘

卷二

三十五

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柰何以不殺歸釋氏而  
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  
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  
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獮未  
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  
設罽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  
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  
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爲祭而殺然在天子



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腍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八

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不二羹哉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曰脾臠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日斷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饗殮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鼈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麇麇虎兕以下誅逮犢麇殪山之族而臨脯之乃至鴈腎鵠與鵠肫雉膳鶩鵠爵鷄以下磋及卵胎殪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鰾鮪鱣鱣

鼈鯨鯢蝸螺蚌螭細極鯢鰕殪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饗殮附會記者則著之爲教曰大者爲軒小者爲膾燔烈腫腳猶未饗也乃至薌之蓼之芥之蔥之桂之薑之梅之藟之椒之荻之梁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爲之綱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鷄鳥愀然不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九

之氣其不好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髮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鬯胎生者不殪而卵生者不殪獸不殪鳥不殪魚鮪不殪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鳴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啄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睢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鳥爲其母反哺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爲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麋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鷄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鵰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

焦氏筆乘

卷二

四十二

茹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拯枵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而爲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靡有奇稱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爲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

焦氏筆乘

卷二

四十二

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徵蚶於粵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爲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爲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爲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爲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之二

焦氏筆乘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

陳吉甫

校

男焦尊生茂直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爲理者數輩謂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爲玄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玆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

焦氏筆乘

卷三

一

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嘆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玆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

焦氏筆乘

卷三

二

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嘆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母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感然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橫遭黜黜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憾

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

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  
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潛訥是皆以已格物滯方而  
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包而覆  
照之。梧櫨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蓂產矣。而烏附  
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  
夫梧櫨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蓂以宣  
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  
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  
無棄物也。秉釣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  
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  
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焦氏筆乘

卷三

三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  
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  
而義暉益朗矣。余不及握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  
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閣學爲其墓  
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  
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

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  
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  
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  
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  
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  
隆穎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  
語孝經章句。卽逸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  
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  
急務。盥冷水。迺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

焦氏筆乘

卷三

四

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  
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  
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  
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  
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  
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  
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  
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

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  
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譬  
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  
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  
奉親鵠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  
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  
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  
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  
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

焦氏筆乘

卷三

五

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  
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  
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  
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  
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  
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  
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  
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  
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  
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  
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  
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  
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  
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

焦氏筆乘

卷三

六

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  
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  
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  
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  
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  
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  
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  
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  
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

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真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澐字復宗澇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

焦氏筆乘

卷三

七

私產讓之所知鄒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輦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挾一善亟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

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未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塔然自遺也予愈益恠之莫能闕已觀乎聚之言曰

焦氏筆乘

卷三

八

先生在先劫中殆業秦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邪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脩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

焦氏筆乘

卷三

九

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憤憤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

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輓轡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頽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

焦氏筆乘

卷三

十

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

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祀又音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二

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遼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襍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縣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

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二

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祀爲一韻蓬與縱爲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爲韻麟之定定與姓爲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兎豕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鄼里士女滿莊廬



施卽達九交之道也不知達亦音求而改仇爲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塊營營而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魄皆可證

###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三

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

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卽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  
焦氏筆乘 卷三 十四

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洩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晉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沈有



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  
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  
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  
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  
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  
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  
以爲奇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吁二  
女者卽南齊婁逞五代黃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  
兩木蘭也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五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  
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季園進妹  
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  
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  
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  
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  
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

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  
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  
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  
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  
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  
致疾衛朔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

焦氏筆乘 卷三

十六

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茲立意艸一年一  
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  
美麥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  
年諸侯稱負茲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  
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  
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卽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閼苑有五岳靈山一曰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七

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國南曰積石北曰閼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

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爲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勅任豫

焦氏筆乘

卷三

十八

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卽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荅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蔥嶺以東水注東海遼瀾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卽崑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

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卽崑崙山穆天子傳云海內崑崙丘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仞十洲記云崑崙崙陵卽崑山也在北海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光成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爲天地之中正天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九

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爲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

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雛雛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贊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

康氏筆乘

卷三

二十

義冠禮三加幘頭服公服革帶納鞞執笏與此同

### 六尺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於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

集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一

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旣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

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爲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異於依乎中庸者，以此。

集氏筆乘

卷三

二十二

###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耳。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言未辯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蓋衡筭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槌而追槌同義楊子所謂槌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

集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三

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槌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驟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瘼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

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于死生之塗

集氏筆乘

卷三

二十四

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爲經吳闕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

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五

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

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恒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六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者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墮業無行滿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

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復乎辨  
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  
編次成書鬱爲不朽若丘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  
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  
縮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丘明子長  
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今李傳并  
無其書且陵書爲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觀之乎  
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七

憎由已稱顏子殆庶則譏其曲垂編錄不能忘私  
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爲啟所誅太甲殺伊尹  
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爲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  
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  
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夫充之  
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  
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

世俗識真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  
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  
謝忱漢書後漢尚書表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  
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  
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  
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  
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  
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  
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八

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  
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  
廉陳書公師或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  
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梁  
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  
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  
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  
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  
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



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玄晏帝王世紀  
陶弘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  
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  
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千令  
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  
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  
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  
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  
林名士記楊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九

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  
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蕭大園淮海亂離志和嶠  
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  
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處陽羨土風記  
桑欽水經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  
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  
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楊雄家牒謝  
承家語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

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  
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數韋昭洞  
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  
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  
台志恠千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才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标注世說自漢魏吳  
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  
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

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  
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  
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瞞傳  
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  
曹嘉之晉紀鄧燦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  
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  
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  
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嶠譜叙晉世譜杜篤新書  
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



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祗隆安記滿南記荀綽  
州記荀綽兖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  
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  
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  
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  
字志文章叙錄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  
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集氏筆乘

卷三

三十一

關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  
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  
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名同音也篤  
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書時人以其  
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論是杜恕

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  
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  
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蒨也必獨立引  
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  
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

集氏筆乘

卷三

三十一

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  
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  
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  
真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  
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  
自爲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  
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二百年讀者無一人  
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 玄雀射干

賦中三用玄雀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顏籀李善竝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鷄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艸不嫌其複

篤氏筆乘

卷三

三十三

也又赤犢羆犀象野牛窮奇猥誕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

### 玉樹青蔥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竝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許顗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語邪

### 前溪歌

晉沈琨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蒙籠

篤氏筆乘

卷三

三十四

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窓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窓粗叢切雙踈工切用韻甚古

###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裘騷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

花野岼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遠  
橋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已句  
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夜雨  
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  
天暮遠山清潮去過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  
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憶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  
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  
焦氏筆乘卷三 三十五

路歌詞

崔署路歌詞二首絲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  
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  
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  
笑樂暢灌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  
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  
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籞云此詩含不盡  
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  
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  
來董道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  
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許顗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  
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  
甚高不爲勢利所汨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  
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  
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  
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

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踰斯

###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月觀樹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七

###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着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八

地時辰也可中時已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

艸

### 鰕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鰕魚肥鰕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鰕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鰕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鰕詩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不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  
邨酒時邀逐嚇音如鑄莊子鴟得腐鼠鷓鴣過之  
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  
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  
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  
以爲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

焦氏筆乘卷三

三十九

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  
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爲宋人無疑如唐詩  
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  
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  
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  
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  
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  
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弼不惟迷  
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

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  
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爲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  
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  
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  
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  
以爲衛青放鷹本泰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鷹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

焦氏筆乘卷三

四十

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  
則誤以爲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  
詰旦爲今日裴秀異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儉  
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  
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儉爲  
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

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醜藉人也癸未讀田子秬日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璉甘露經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實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嵩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令圃芝蘭

焦氏筆乘

卷三

四十一

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

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秬蘅有煮茶小品

焦氏筆乘

卷三

四十二

焦氏筆乘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衛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二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全體休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奈之何哉

歲橙

焦氏筆乘卷四

上林賦歲橙若蓀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核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宮名曰核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已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攪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嗣

焦氏筆乘卷四

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燐燐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卽韋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楊鹽利

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圃以革逋欠立改允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偽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北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

焦氏筆乘

卷四

三

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恠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如知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愠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

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

不名曰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殿馬送歸 車駕

凡三幸其弟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

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

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瘳踵至病愈

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

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

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

焦氏筆乘

卷四

四

三

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文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



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  
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爨位置  
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  
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  
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  
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  
人所往女并當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  
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  
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  
焦氏筆乘 卷四 五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  
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迴絕然實自古法中來  
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  
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  
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  
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歎居士嘗手書  
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案誰家枯  
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  
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蘗  
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  
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  
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

焦氏筆乘 卷四

六

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  
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  
菹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  
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沙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  
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  
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  
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  
男兒有志投蹤跡餅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肯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焦氏筆乘卷四

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寔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貪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輶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鑒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驥尾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

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卻略羅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玄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淑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鐘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隣

焦氏筆乘卷四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秦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沉

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

詩乃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餘臥於苔爲綠所沉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常賜張翥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爲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爲竹皆誤也

###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焚焚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

焦氏筆乘

卷四

九

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

具時事稱爲詩史以此

###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爲詩

###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爲逗合之逗也又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一借爲醖酒之醖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栖宿蓋重醖謂之醖酒

焦氏筆乘

卷四

十

###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

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闌當是下夜關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鷄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一

金盃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盃卽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恠盧克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倚倚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

及秀中夏懼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詣市賣盃高舉其價真識者歛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着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爲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爲漢之張騫劉越石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爲笛詩李正已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籥同藥卽欄欄卽藥也乘輿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爲花藥之欄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二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天嘆爲警絕子瞻云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則又以已意幹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爲金手今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脩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峰采藥詩連峰數千里脩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三

杯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爲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

焦氏筆乘

卷四

十四

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藿最清好固應加慘愧吾緣真當家事也曾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薺爲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

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  
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頃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令人憎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着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

集氏筆乘卷四

十五

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璿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爲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表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鈎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攷諸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笋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隣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臉厠姜麗不解嘆咿喊漢書本作厠脬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集氏筆乘卷四

十六

木玄虛海賦陰火潜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意玄虛指此耳

撝謙

撝謙撝裂也從手爲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謂指撝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

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甯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輓之有兩組疏畫足言舂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舂舊注皆未的

###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闕也虛塹也

### 許景先詩誤

焦氏筆乘卷四

十七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爲蘭

### 檇杙

檇杙舊注惡獸名非也檇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檇杙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檇杙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名杙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彳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檇斂漢書檇余山秬文志檇生皆作

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潯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鸞雛雛翔其上騰猿飛猱棲其下蜀都

焦氏筆乘卷四

十八

賦援伏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卽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蛇天馬半漢天馬卽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 鳥鬼

鷓鴣水鳥似鴝而黑峽中人號曰鳥鬼子美詩家  
家養烏鬼頭頓食黃魚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  
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  
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  
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  
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  
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九

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  
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  
矣旣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  
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  
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  
以養者乎弟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  
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  
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  
酸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  
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  
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  
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  
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其與三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  
貲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  
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  
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  
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  
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  
此其所輕爲然今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  
愧死矣

左右尚書



家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塔當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塔曰地遠無脚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勦自代朝廷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一

宦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減至爲盜賊所指可爲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

爲已事安得善終尤爲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殿如故縉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無耻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鶴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从雨鶴好霜故从

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卷四

二十一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爲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爲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歲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遊館閣倘真有一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焦氏筆乘卷四

二十三

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軼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

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餽羊乃爲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焦氏筆乘卷四

二十四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

子官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  
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  
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  
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蠲  
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  
其能獨守此乎蠲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  
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蠲乎單乎太  
史公書蠲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蠲立  
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蠲無加損據事實錄附  
錄氏筆乘卷四

### 趙古則

趙古則揭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  
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  
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  
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  
圖釋南宮續史斷章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

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  
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  
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  
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既沒  
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  
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  
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媚嫉讒人所阻以  
文學之士反網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  
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  
錄氏筆乘卷四

### 俎豆軍旅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  
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  
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  
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  
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莊婉辭以爲拒也當時

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忮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撥遇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七

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苟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

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禁禁好飲食而尠廉恥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八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寥寥  
不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  
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  
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  
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  
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  
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  
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  
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九

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衷言  
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陽千  
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  
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  
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  
同於一吹目爲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  
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  
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  
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

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  
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  
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  
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  
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  
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流已顧自處于日  
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  
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  
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

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  
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  
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  
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  
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  
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  
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  
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  
埃濁物昏沉鑽故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

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挾摭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指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贖贖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若以

集錄筆乘卷四

三十一

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卽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總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卽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坐機不拂克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旣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結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傲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卽結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舊爲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爲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結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旣辜良心

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唯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因思日間形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極情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愠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愠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參看蓋君

傳錄筆乘

卷四

三十三

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奚愠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卽無逸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卽荅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

而弟爲此言不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憮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

傳錄筆乘

卷四

三十四

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 堅白

峨峨者易缺堅而礪者也皦皦者易汙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礪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礪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論

卷四

三五

大

### 竊負而逃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遠從而敝屣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曰議親况父乎或

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珎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召玆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玆陰陽爲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集氏筆乘卷四

三五

### 尊德性而

學

君子尊德性而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



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溫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  
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  
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  
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  
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  
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  
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  
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  
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

集

卷四

三

牧之書夫子廟碑

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杜牧之書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  
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  
月爲之主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  
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  
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  
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儒不生  
夫子百家蠶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

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  
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  
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  
一集論楊墨申韓然透徹其源寔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  
寔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  
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  
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  
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  
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  
擺脫則情閒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窺  
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  
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  
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  
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

集

卷四

三

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

焦氏筆乘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醫方

梁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東方書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

焦氏筆乘 卷五

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此言甚合余意讀書之餘隨疏記數則尚俟同

志者廣之

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

一方士嘗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卽微

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壽  
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慘之不痛不痛者慘  
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如背瘡大痛者遍慘  
於上即得安卧不痛者慘之知痛即可治也養生主論  
楊醫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  
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  
石埋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  
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整  
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鬢有疽一  
焦氏筆乘 卷五

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 推蓬痛調

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

土入水腦一二片或淚痒加生薑粉以銅筋點之

赤眼亦可用 齊東野語

治疳以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

入鍋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宋張

世南游  
宦紀聞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奴視之得一白

鼈以諸藥內鼈口中終不死後有乘白馬來者馬

溺濺鼈縮頭藏脚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主人  
頓飲一升而愈 志性

吳廷紹為太醫令先主因食飽喉中噎醫莫能為  
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  
中痛延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  
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治以甘豆湯亦愈或  
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  
皆食鳥頭半夏故以甘豆湯除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焦氏筆乘 卷五

三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  
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  
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南史

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癰狀頃之大如  
盤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菽豆嚼試若  
香甜則是已而果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熱水調二  
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  
消續前 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夷堅志

雷州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脉中有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寘獄而呼楊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于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卽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飯下鬱金末三

焦氏筆乘

卷五

四

錢毒卽瀉下乃以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

夷堅志

宋英宗書齒藥方生地黃細辛白芷蛙阜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餅中用黃泥固濟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礬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爲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治衄血動搖等疾

宋周密雲烟過眼錄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

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梁書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卽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

西溪叢語

焦氏筆乘

卷五

五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西溪叢語

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兔絲遂健啖耐勞今寄方去兔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準一勝用好法酒不用煮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時翻令瀝盡酒薄攤曬乾斃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吞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啖物則如湯沃

雪半歲則大肥皂矣覺氣壅則少少服麻仁丸可也往歲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人服之輟昨任秘書少監與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矣

山谷刀筆

婦人多兒女之態外間事不須每令知也古方有治百合病者云意欲飲食復不能食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出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形如和其脉數四物湯加百合等分同煎煎成調成鍊鐘乳一大錢計

唐氏筆乘

卷五

六

三兩日中可知

山谷刀筆

聞苦下痢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日全矣赤石脂末二錢搜白麴二兩半切三刀子軟煮調和羊清汁食虛劣人不過兩服即成藏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二兩炒爲細末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丸薑湯下桃紅丸赤石脂二兩細研泡裂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百丸濃粥飲下日三服

山谷刀筆

韭多補洩子甚溫俗呼草鐘乳真誥云務先服韭

煎以入清泠之淵也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瘰

竈瘰足跟凍瘡也

蛇蛻塞兩耳治瘡疾覆盆子是莠子竿取汁合成膏塗髮不白麋鹿非八卦辰屬不輩臙能溫補於人生死無尤道家聽用爲脯

蠶爲臙數食可長髮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號爲鐵脚梨

清異錄○段文昌銀稜木瓜胡槌桶濯足蓋木瓜樹解合爲桶也

唐氏筆乘

卷五

七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楸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

蜘蛛網纏贅疣七日消爛屢有驗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飯食之止痢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傳之則易差而無痕

汗漫錄

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砍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

水瀝取和獺肝爲圓治心腹塊聚等病

金門歲節

王凝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貴苦脚氣或云楊梅

仁可療是疾薺裏五十石獻之後擢待制揮塵錄

薺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秋林伐山

段成式云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

尺圍乾脂爲香清脂爲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

龍腦不可點眼經火爲熟龍腦續博物志

南荒生筴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尺可以爲大船其

味美張華注子荀煮而食之可以已創厲物類相感志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髮皆黑

集氏筆乘卷五

八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瓣蒜切  
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至十  
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但  
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托裏散散用菴豆粉四兩乳  
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躁日三  
服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龍骨五倍子二兩飛礬  
一兩爲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  
用官藥局雲母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

壯熱頭疼瘡根極痛可用大木薜荔二百葉爛研

用酒一升杵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

再服三服不妨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爲上山谷刀筆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

中多用之豐寧傳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

三度苦酒浸一宿爲末日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

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

集氏筆乘卷五

九

辟眼瞼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脚生肉枕視繫宕根

囊皺旋多夜煎竹木草薺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

泛經過飲調瓜子欬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瘳風

冷調生側附子旁生者腸虛泄利須假草寒久渴心煩

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礪益食加腸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送菰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

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

末心痛速覓延胡容齊隨筆

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

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怒而投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

國策

東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唐傳張臯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

焦氏筆乘

卷五

十

宜着手

芥隱筆記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

危言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

膏油所以為無窮也藥之膏油者無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為駒樂天采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然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此藥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為幸欲烹為煎也

東坡集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絛被覆其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一

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眾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凉水否領之與水一盆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授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

夢醒錄

解叔謙母疾夜於庭稽顙聞空語曰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乃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問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瘡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

朝野僉載泉州盧元欽患大風唯鼻未倒五月五日取蚌蛇膽欲進或云肉可治風遂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頭覺漸可百日遂平復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三

荆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喙木鳥貨之主齒痛淮南子亦云斲木愈齟

太平廣記趙延禧遭惡蛇所螫處貼蛇皮便於其上灸之引去毒氣卽止

宋朝類苑載楊岷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之楊醫註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膿潰出遂愈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瘡折瘍之祝藥劑殺之膏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膿血溢也金者刀傷也折者傷損也祝讀如注以藥傅著之也劑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礬石四磁石五用黃堊實五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堊黃瓦器也此當爲後世醫方之祖前公孫知叔卽此方非其創造也

李延壽北史有楊愔塗腫法用麝黃石如鷄鴨卵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三

大者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搗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酉陽雜俎一方用井口邊草着母卧薦下勿令人知能止小兒夜啼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于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梅聖俞和吳正仲赤目見寄詩云暫看朱成碧難



逢扁與和金匱舊孰在訶子古方磨自注云葛洪治赤目翳膜方訶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

江少虞皇朝類苑有西岳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岳頂至明星館故址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細將來使最良搗齒固牙髣髴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云剪荷葉心子也慮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錄以歸朝之名卿巨公皆傳之脩用其效響應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爲細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遜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其言讀至雷凡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夷堅志云時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

集氏筆乘卷五

十四

集氏筆乘卷五

十五

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積苦腰痛行則僂僕韓子溫爲檢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羸弱取其熱劑用鹿茸附子鹽花三分爲末棗肉丸之每服三十丸空心酒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有吏吳汝弼苦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其效乃爾徧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故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危甚夢一婦人告之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方覺而依其言煎湯灌兒一蜺殼許喘定再進遂得睡三進而愈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欽肺也予素痰疾因晚對孝宗諭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臥服之畢卽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既就枕既還玉堂如旨服之申旦而嗽止疾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

胡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爲末每服空心大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

至臨月不唯易產仍無胎中諸惡病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賣糧送弃山穴中瞿自怨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素氏筆乘

卷五

十六

李昉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昉謂之曰翁且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茯苓久服之顏色悅澤能滅癰痕抱朴子云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玉女從之能隱能彰不食穀灸癰滅面生光玉澤

唐書李百藥傳云百藥勸杜伏威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頓欲死既而

宿疾都除

抱朴子內篇古大墓中多石灰汁夏月行人有瘡者見墓中清水用以洗浴瘡自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洗傳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

朝野僉載云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其經骨折處猶有銅束之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物所熏烝也一僧教使掘地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七

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令濁少頃待其澄清取飲卽解居山者不可不知黃休復客話亦載此宋戶部尚書沈誥爲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爲合藥治之時旱蝗當致齋園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卽愈其法用瓜蒌子一枚乳香沒藥各五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見韋航紀談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滲巴豆油令

滿作紙然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卽吐惡血而消

齊東野語云辛丑余侍親還自福建途中有病喉閉者老醫傳一方用鴨嘴膽礬一味研極細醃醋調灌之藥甫下咽大吐去膠痰卽差然膽礬難得真者不可不預儲以備急也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僧病噎不下食告弟子吾死之後便開吾胸視有何物言終而卒弟子依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肉鱗弟

集康筆集

卷五

十八

子致器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皆隨化盡時夏中藍盛作澱一僧以澱致器中此蟲遂遶器中走須臾化爲水矣

東坡仇池筆記治內障眼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三味爲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三物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朱子云予嘗中烏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淳于衍毒殺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

能得藥須臾徧身皆黑勢甚危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亟令人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虞雍公允文紹興中自衢州守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見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曰暑毒在脾濕氣達脚不瀉則痢不痢則癰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之如其方服之遂

集康筆集

卷五

十九

愈

太平廣記貞觀中太宗苦氣痢衆醫不效詔問殿庭左右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有術士進以牛乳汁煎草撥服之立差

焦氏筆乘卷六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興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鄭夾漈論六書

鄭夾漈六書略有云書有古今殊文者如黃帝貨  
 貨作斤帝嚳貨貨作𠂔高陽貨貨作𠂔又作𠂔之  
 類是也有一代殊文者如太昊金昊作𠂔又作𠂔  
 高陽金高作𠂔又作𠂔又作𠂔堯泉堯作𠂔又作  
 𠂔又作𠂔之類是也有諸國殊文者如晉姜鼎通  
 作𠂔彌姜鼎通作𠂔宋公鼎公作𠂔魯公鼎公作  
 𠂔之類是也觀此則諸儒以義理說文字者皆非  
 矣夫一貨可說也二貨三貨至於十三貨何說乎  
 既有十三文豈亦有十三義乎一高可說也二高  
 三高至於六高何說乎既有六文豈亦有六義乎  
 況此文盡出聖人之手豈聖人無義而秦人史隸  
 之書反有義乎大抵書以記命爲本豈在文義以  
 義取文者書之失也

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从止如止芷齒止之類从

止武从戈从止从戈以見義从止以見聲古文舞  
 作𠂔撫作𠂔廡作𠂔於古並从止於今並从無而  
 無於篆文亦从止則武之从止如戰之从單𠂔  
 之从𠂔𠂔戰之从𠂔𠂔𠂔之从𠂔𠂔皆聲之諧也記  
 曰祖者且也祖非从止凡置姐之類从止祖祖之  
 類从止祖無且義又曰荆者荆也若荆之若井  
 而有側之義則荆也井也耕也亦可曰荆乎又曰  
 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畀而有福之義則幅也幅  
 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之爲  
 𠂔春之爲𠂔皆此類也是皆不識諸聲

左氏曰反正爲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形  
 也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正相反也邪正之正無所  
 象故正用侯正之正邪用琅邪之邪並協音而借  
 是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爲𠂔私𠂔非自營之  
 義也𠂔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与了是象形  
 之文若自營之𠂔与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  
 借之書疊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晶精象積  
 肉形宜祭器也楊雄以疊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

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不識象形者也能  
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  
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則  
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  
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楊雄許慎猶不  
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

○熊朋來論六書

熊朋來曰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  
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

熊氏筆集卷六

三

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  
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際六  
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內諧聲二萬  
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居六書十分之九矣  
漢字猶有有聲無字者番字則皆諧聲矣荆公字  
說則字皆會意無復六書矣故王氏周禮新經至  
六書無可說

用脩論轉注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

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

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

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

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

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

轉注之義最爲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

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

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

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臥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

熊氏筆集卷六

四

栢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爲非蕭楚謂一字轉

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

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

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

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

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

舊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

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謂六書四者有象可見故

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於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或問假借轉注將無同乎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頻而爲爾雅敦丘之敦又轉音對爲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隣或宋或吳各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爲浦爲淑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

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

焦氏筆乘

卷六

五

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三轉爲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有傍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棫韻補庶矣傍音之類迄今無書學者引伸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鄭玄以之而解經夾深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耆考耆耆耆六字皆從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子至聲

今夾深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爲明以目少爲眇而轉爲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按說文耆从眉从少徐曰少微也不從少此夾深臆說

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深之膏育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雙音並義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也極

焦氏筆乘

卷六

六

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有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於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茲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

三十六字母

司馬溫公作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二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

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冊  
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  
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  
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  
寄韻

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  
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  
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  
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  
唐氏筆乘卷六

伯琦論轉注之誤

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  
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爲文字之變是矣  
而云轉注者側山爲阜倒之爲帀何哉若如其言  
猶是常也豈得爲變側山爲阜亦是象形倒之爲  
帀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

夏英公字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  
夏書籀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  
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  
漢書孫彊集馬日磾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  
莊子碧落文華岳文古案經張揖集亢倉子古爾  
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  
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椁文濟  
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古月  
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庾子碑祝尚書韻比干墓銘  
唐氏筆乘卷六

楊用脩字書目

衛宏字說具丘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  
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  
古文楊大夫集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畫記顏  
黃門說吏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傳碑  
陳逸人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  
上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璇章古字略王存義切  
韻張庭珪劒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字指李商隱  
略古崔希裕略古丘光庭序文鳳栖記



楊用脩聞見字書日石鼓文鄭樵注王應麟蘇軾注史篇說文

九經韻補羣經音辨賈昌朝小爾雅孔廣雅雅要

雅梁劉賈升郎碑升郎漢永糾謬正俗顏師古通

俗文度服說文五義吳淑說文系傳徐鉉呂忱字林陸該

字林葛洪字苑曹彦字苑御覽字府庾元威字府

鐘鼎款識薛尚功集古錄歐陽修博古圖考古圖呂大臨

金石錄趙明誠故跡遺文徐浩古跡記北齊李鉉字

辯李燾五音譜七音韻鏡宋吳恭字林音義張揖

誤字周成難字宋庠國語音智騫楚辭音徐邈莊

焦氏筆乘卷六

子集音甘輝魏包莊子釋音陶弘景黃庭經音孫

炎爾雅音釋玄應諸經音義蕭該漢書音義李舟

切韻董南一切韻指南晉王延文字音何承天纂

文阮孝緒文字集略李登聲類李季節音譜陸法

言集韻隋潘徽韻纂孫愐唐韻曹憲桂苑珠叢張

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夏竦古文四聲韻

趙克繼廣古文四聲韻郭忠恕佩觿集鄭樵字始

連環鄭樵象類書溫公切韻指掌圖孟景書林韻

會黃公紹韻會舉要吳棫韻補顏元孫干祿字書

婁機廣干祿字書周琦六書正譌王隆小學篇說

文字原劉士明動靜字音唐蒙博物記李肩吾字

通洪适隸釋呂靜韻集周思言音韻文字辨疑夏

侯該韻略杜臺卿韻略楊休之韻略張揖古今字

詁阮孝緒古今文詁班馬字類丘陵文字指要郭

知玄集韻拾遺鄭氏篆隸載侗六書故毛晃禮記

韻略劉淵平水韻韻總李涪刊誤陳思寶刻韻略

書苑菁華王柏正始之音字提絳格聲本聲緯

英公用脩有聞見字書目其未備者輒疏於

焦氏筆乘卷六

此

神禹碑李斯嶧山碑泰山碑秦望山碑詛楚文皇

象天發神識碑石鼓音釋泉志古印式衛宏古文

官書郭顯卿雜字指衛宏古文奇字僧曇域補說

文字解說文音隱說文韻補古今字書東哲發蒙

記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釋慧力像文玉篇趙

利正玉篇解疑司馬光類篇侯洪伯字類叙評謝

康樂要字苑馮幹括字苑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

常用字訓賈紉字屬篇鄒里要用雜字王義文字



要記周成解文字薛立字宗文字譜江遂釋文王  
惜文字志王氏文字要說難字要覽郭訓字音篇  
桂林珠叢略隋王劭俗語難字李少通雜字要  
僧正度雜字字整疑正名顏延之詁幼荀楷  
廣詁幼顏延之纂要文字釋疑戴規辨字李少通  
今字辨疑顧愷之啟疑記啟蒙文字指歸唐武后  
字海稽正辨訛僧智光龍龕手鑑僧寶誌文字釋  
訓明皇開元文字音義唐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  
音書考源周研聲韻呂靜韻集張諒四聲韻林段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一

弘韻集羣玉典韻王該文章音韻李榮音韻李榮  
脩續音韻決疑纂韻抄劉善經四聲指歸沈約四  
聲夏侯詠四聲韻略趙氏韻篇李榮音譜釋淨洪  
韻英陸慈切韻蕭鈞音韻武元之韻詮明皇韻英  
顏真卿韻海鏡源僧智猷辨體補脩加字切韻李  
邕唐韻要略雍熙廣韻丁度集韻禮部疑韻陳彭  
年重脩廣韻吳鉉五音廣韻景祐韻王延雜文字  
音陽休之韻略陽休之辨嫌音異字同音張推證  
俗音顏愍楚證俗音略叙同音聲韻圖柳曜五音

切韻樞切韻指元論僧鑑言切韻指元疏劉伯莊  
續爾雅曹憲博雅曹憲古今字圖雜錄李商隱蜀  
爾雅劉溫潤羌爾雅荅母昭裔音略陸佃爾  
雅新義爾雅貫類宋世良字略徐鍇韻譜劉守錫  
歸字圖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僧宗彥四聲等第  
圖僧行慶定清濁韻鈴切韻內外轉鈴內外轉歸  
字郭逸音訣劉鎔經典集音劉伯莊史記漢書音  
義徐文遠左傳音李玄植三禮音義公孫羅文選  
音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一

音句中正八體書雍熙廣韻王安石字說唐和字  
說集解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張有復古編張有五  
聲韻補汪藻古今雅俗字王宗道切韻指玄論倪  
鐘六書類釋許謙假借論六書統六書精蘊四書  
五經明音古今韻藻緣分韻梁有演說文李行中  
字源李陽冰謙卦碑李陽冰新泉銘趙古則聲音  
文字通正轉音略字學源流六書指南六書本義  
王球嘯堂集古錄高衍孫五書總韻林罕字源偏  
傍小說葛邲正續千文字彙機漢緣字源劉球碑

本緣韻佐書韻編洪适緣釋石經遺字碑王楚鐘鼎篆韻杜本華夏同音吾衍鐘鼎韻吾衍周秦刻石釋音吾衍學古編吾衍續古篆韻吾衍疑字吾衍說文續釋楊鉤鐘鼎篆韻宣和譜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趙孟頫印史王應龍同文備考黃諫從古正文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古音附書學正韻字學集要田藝衡同文集李宗言釋字

歐公誤以八分爲隸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三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緣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緣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緣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緣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緣書

用脩誤解歲字

用脩云歲古卽遂字今文從步從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也按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

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其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戌而周天也謂其始於秦蓋誤

霓可兩音

霓說文屈虹青赤或白陰氣也雄曰虹雌曰霓研奚切又五結切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艸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沈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爲失韻當時學者爲之憤鬱司馬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按韻書此類甚多有兩音三音而義同者皆可通用

卅卅卅三音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二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三十并爲卅音撒先合反四十并爲卅音錫先立反史記秦始皇諸刻石文四字爲句正用此今刻本一字改作二字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卅雙

焦氏筆乘

卷六

十四

卻一字讀作二字皆可笑也

甄有三音

甄有三音一在真韻之人切漢書甄表門閭靈脫自甄之甄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甄右甄軍之兩翼也一在震韻之刃切周禮典同薄聲甄注掉也鍾病也殷寅玄元皇帝應見賀聖壽無疆詩應曆生周日脩祠表漢年無由同拜慶竊抃賀陶甄自先韻旁入真韻

說文引孔子

焦氏筆乘卷六

十五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此類甚多豈叔重去古未遠別有所見邪抑孟堅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邪

漢儒失制字之意

漢儒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釋親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

也言育養子也兄况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

篤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

也男任也任功業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

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

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妻接

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率以已意牽合豈知古人命

名立義固簡而易盡乎今以六書及許慎說文攷

之蓋父字從丂從一丂卽手字一卽杖以手執杖

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

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未有知而

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丩角中象擎手

下象跂足不良于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

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孫字從子

從系子之系所以續祖之後也男字從田從力壯

而力田供爲子職也女字象兩手相揜歛足而坐

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齒德俱尊觀舅從白

可知也姊字從女從市市卽古紱字紱爲蔽膝義

取在前觀妹從末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

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女而持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乃湯不之省輒爲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 韓詩誤解字

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于得失不知亂之所繇眊眊乎其猶醉也按古文君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七

字同從門從口取端拱南面出命令而無爲之意李斯小篆從尹從口許慎說文云從尹從口以發號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此君字之義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此王字之義也師之稱爲先生謂聞道先乎吾如樂克於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之類長老之稱亦爲先生謂年齒先于吾如孟子遇宋牼於石

丘曰先生將何之之類子之稱父亦爲先生謂其分之可尊如魯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之類君之稱臣亦爲先生謂其德之可尊如魯哀公問冉有之言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衛靈公聞子夏之言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之類此先生字之義也古人制字每寓意於點畫之中觀此類可見矣乃以羣釋君以往釋王以先醒釋先生至如司馬遷班固鄭康成應劭劉熙之徒

焦氏筆乘

卷六

十八

諸所訓註此類非一則徒以聲之相近者而強釋之初不攷六書之本意其誤後人甚矣

### 繇有六義

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自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猶同一字凡六用

### 率有五音

率有五音將率之率音帥孟子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率音朔筭法約數之率音類

### 敦有九音

敦有九音禮敦厚以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竝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雕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憐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

篤氏筆集

卷六

十九

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敦音純

### 離有十六義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鳥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塋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

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 苴有十四音

苴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艸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泚今作渣非又都

篤氏筆集

卷六

二十

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醕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 古字有通用假借用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如易豐卦雖旬無咎禮記內則旬而見注皆釋均不知旬卽古均字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古作𦵏與蜚字同韻書訓別也則肥當從蜚離卦離麗也

又云明兩作離禮昏經曰納徵束布離皮白虎通云離皮者兩皮也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爲禮離麗古通用巽卦喪其資斧資當讀爲齊應劭云齊利也淮南子云磨齊斧以伐朝菌漢書王莽傳引易句資作齊資齊古通用艮卦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熏讀爲闇蓋艮爲闇也熏闇古通用歸藏易一與與讀爲坤卽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圯族圯讀爲弊卽古弊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一

場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又岷嶓旣莪又岷山導江史記引此皆作汶三國志蜀後主測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綱爲汶川尉徐無黨註汶讀作岷汶岷古通用五子之歌甘酒嗜音又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二甘字當讀爲酣古字省文微子沉酣于酒酣當讀爲酣音煦漢書趙充國傳醉醕羌人顏師古曰醉怒曰醕卽醕字固命伯固說文固作囂唐杜佑奏省官疏

云伯景爲太僕固舉古與景字同音亦相借耳詩小序氓喪其妃耦妃當讀爲配妃配古通用國風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顛眉目之間也西京賦昭藐流盼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顛冥三字古通用小旻發言盈庭發讀爲聒發聒古通用碩人鱣鮪發發發讀爲潑發古潑字省文小雅采芣平平左右論語便便言皆訓辨給也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平便古字通用公劉芮鞠之卽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二

韓詩外傳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丙水出西北東入涇注芮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鞠同古字通用蓼蕭爲龍爲光長發荷天之龍二龍字註皆釋寵也然不知卽古寵字省文隰有萋楚旖旎其華王逸云今詩作猗猗二字皆平聲楚辭紛旖旎於都房相如賦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旖旎郅偁之旖旎王褒賦形旖旎以順次旖旎卽古猗猗字殷頌武王載發發讀爲旆發古旆字通用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術讀爲遂術遂古通用又天子乃鮮羔開

水鮮讀爲獻鮮獻古通用玉藻立容辨卑母調辨  
讀爲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爲填  
顛填古通用一命縕鞞幽衡幽讀爲黝黝黑色幽  
黝古通用少儀鸞和之美美讀爲儀美儀古通用  
樂記名之曰建橐建讀爲展建展古通用祭義燔  
燎羶薶羶薶讀爲馨香羶薶馨香古通用祭統百  
官進徹之進讀爲餽進餽古通用投壺若是者浮  
浮當讀爲罰浮罰古通用又籌空中五扶堂上七  
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  
膚氏筆乘卷六  
寸扶讀爲膚扶膚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綽讀爲綽綽古通用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  
其政政讀爲征政征古通用賈師展其成而奠其  
賈奠讀爲定奠定古通用司尊彝凡酒脩酌脩讀  
爲滌脩滌古通用大宗伯攝而載果果讀爲裸音  
灌果裸古省文司几筵每敦一几鄭玄曰敦覆也  
敦讀爲燾敦燾古通用鬱人遂狸之狸讀爲埋狸  
埋古通用大胥春入學舍采舍舞舍讀爲釋舍釋  
古通用典瑞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纁讀爲藻纁

藻古通用巾車韋路龍勒條纓條讀爲條條條古  
通用又蒲蔽焚蔽藻蔽藻蔽爾雅輿前謂之鞬後  
謂之莛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通作莛蔽莛古通  
用莛氏秋繩而莛之繩讀爲孕繩孕古通用考工  
記梓人爲侯上兩個與其身个讀爲幹个幹古通  
用輶人輶欲頡頡頡頡讀爲懇殄頡頡頡殄古通  
用函人犀甲七屬屬讀爲注屬注古通用又眡其  
鑽空空讀爲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爲灰欄讀  
爲練欄練古通用矢人以其筈厚筈讀爲橐筈橐  
焦氏筆乘卷六  
古通用匠人爲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爲停奠停古  
通用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紵而昔昔讀爲錯昔錯  
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撓畏讀爲隈畏隈古省文又  
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爲絞校校古通用儀禮注布  
八十縷爲一宗宗讀爲升宗卽古升字春秋宣公  
九年晉卻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卻缺卻雙卻  
至卻讀爲卻音隙漢有卻正音有卻超却鑒卻古  
郤字左傳隱公元年衆父卒衆讀爲終衆終古通  
用文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及上會



士樊士鞅士當作土傳譌耳又詩微彼桑土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省文宣四年闕穀於莧班固叙傳引此莧作擇古通用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又衛侯入逆于門者領之而已說文領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應也今作領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介讀爲介介古通用昭元年趙孟視蔭蔭讀爲蔭蔭陰古通用文元年享江芊而勿敬也又昭十

焦氏筆乘

卷六

二五

三年芊姓有亂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乜姓而無芊姓諸韻書乜芊字同音皆訓羊出聲則知芊卽古乜字昭七年繇臣僚僚臣僕僚當讀爲牢僚卽古牢字昭二十五年隱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詩云如有隱憂隱當讀爲殷隱殷古通用又公徒釋甲執氷而踞氷讀爲棚箭房之蓋氷棚古通用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爽讀爲霜爽霜古通用殺梁傳以伯宗爲伯尊賈逵以宗盟爲尊盟與舜典禋於六宗宗亦爲尊宗尊

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鼓之離騷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爲桴枹桴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當爲祗正義云古祗字孟子海河之於行潦潦讀爲漌漌古通用素問脉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讀爲澀泣澀古通用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俊古舜字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爲攪膠攪古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與譙通與高帝

焦氏筆乘

卷六

二六

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同譙呵如今關城盤詰之例誰譙何呵古通用史記庾死獄中說文束縛梓世爲史庾史古通用有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亞漢書作惡漢條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惡夫印亞惡古通用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俠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黃魯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詩注云夜未渠央渠當呼作遽謂夜未遽



盡也渠遽古通用漢紀紅女下機紅卽古工字太  
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  
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二媚  
字竝讀爲媚媚亦妬也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后  
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媚媚  
古通用漢書兵難踰度踰讀爲遙卽古遙字又規  
察規讀爲廉規覘視之義卽古廉字呂紀未敢訟  
言誅之訟讀爲公公字又孟光舉案齊眉張平  
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卽古枕字又

集氏筆乘

卷六

三

思玄賦願羈旅而無友兮願讀爲獨願獨古通用  
百卉含葩讀爲花卽古花字言辯而確確讀爲  
確確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  
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  
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爲鞍古鞍字鞍福聲相近司  
馬長卿大人賦上僊僊有凌雲之氣僊讀爲飄僊  
飄古通用論衡云伍員帛喜帛喜讀爲伯謫帛伯  
通喜古謫字省文又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天官書  
一湛一旱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

云雖有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已也湛涔古通  
用淮南子人間訓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  
輦讀爲輕古輕字泰族訓無隱士無輦民又車有  
勞輶輶讀爲逸輶逸通又經誹譽以導之齊俗訓  
聽失于誹譽誹讀爲毀誹毀古通用又鳥窮則囓  
獸窮則卑囓讀爲喙囓喙通卑讀爲觸卽古觸字  
兵略訓吏民不相謬謬讀爲睦謬睦古通用又進  
退屈伸不見朕整整讀爲垠卽古垠字又昧不給  
撫呼不給吸給讀爲及給及通韓詩內傳已北耕

集氏筆乘

卷六

三

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錢譜神農  
幣文農作由由農通風俗通惟神女新從聳家來  
聳讀爲壻卽古壻字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  
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絮已乃點乃汚陸厥  
荅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劍龍門點卽古  
玷字析里橋碑跋云醴散關之嶠漂史記張儀傳  
杖而醴之韓信傳醴其北首燕路洪氏載漢碑文  
有云農夫醴耒又云爾榮醴散醴卽古釋字管子  
君臣上篇緝綽卽古交冕字又輕重甲篇鮑卽古

搗字唐蘇頌朝觀壇頌亂虞氏亂讀爲稽古稽字  
白樂天詩云誰教不相離相字讀爲厮相厮古通  
用金大定中題燕靈王之枢作舊枢舊古通用此  
類最多不可殫述苟讀如其字誤亦甚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  
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  
坐之爲跪浮之爲沈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  
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

焦氏筆乘

卷六

五九

息以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  
爲四方新辟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  
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  
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  
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  
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艸不潰茂以潰  
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綱以結訓  
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  
子于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壁面規渠

而改錯一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古文多倒語

初秦之威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已  
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隸以代  
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真矣如采齊豕首見周  
禮河水祁招新宮嚮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  
俟河之清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  
逸詩也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見左傳疏誣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

焦氏筆乘

卷六

三十

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六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  
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  
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小人處  
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  
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見鹽鐵論

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維高宗報上甲微  
見孔叢子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  
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大社  
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厥  
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鼗謔見周禮大司  
馬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  
國策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見孟子恃德者昌恃

集氏筆乘

卷六

三十一

力者亡見史記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春  
秋母爲權首將受其咎又先其筭命見漢書說文  
引虞書仁閔覆下則稱昊天大傳引盤庚若德明  
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  
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  
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皆逸書也半璧曰璜  
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  
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  
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

衡聘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  
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玉粦之璆  
今其璆音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玉之  
瑩見文選注璫璵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  
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  
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  
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  
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爲天子不死  
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

集氏筆乘

卷六

三十二

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  
也見史記六國表注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  
見鄭玄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  
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並稱逸孟子夫  
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于前蔡邕輩鐫刻于後嗣  
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  
知漢初諸儒之所讐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  
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

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玄宗亦改洪範無陂爲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攷校弗精以致斯繆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 偽書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焦氏筆乘

卷六

三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園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園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

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

焦氏筆乘

卷六

三

諺有自來

今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以千求請託  
爲鑽出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以見  
陵於人爲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  
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曰不中用  
此出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  
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弱  
肯膺又罵上老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  
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  
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罵人

焦氏筆乘卷六

五

爲像奴本南史王琨像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傳近  
仲長統昌言宮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形容短矮者俗謂之選又選有選脆之語唐書王  
伾傳形容選陋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焦氏筆乘卷之六終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  
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  
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  
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爲學學不厭矣有所識  
則倦默識以爲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謂  
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無此又  
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  
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  
之起即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  
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  
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  
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恒也性有恒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

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

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

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卽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卽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雪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  
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  
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  
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  
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  
何以爲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  
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縱心乎余曰非孔  
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

黨氏筆乘

卷之一

四

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縱心乎  
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  
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  
示人也不出其位卽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  
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  
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  
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皆爲

之輪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  
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  
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  
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  
其庭不見其人也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  
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  
體絀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懂懂  
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  
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黨氏筆乘

卷之一

五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  
必也

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  
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  
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  
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  
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卽不無



千慮一中中以億也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餘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

焦氏筆乘卷之一

大

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玄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焦氏筆乘卷之一

七

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旣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樊樊焉取而爲之  
愈爲愈蔽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  
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  
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  
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  
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沈  
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  
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  
離意意即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  
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斯爲何物未信何緣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  
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  
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  
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  
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  
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  
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

則不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  
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  
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  
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真聞也噫世知性不可  
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  
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九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  
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  
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  
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  
師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盼之召所  
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

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墻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能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是生焉則岐克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

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岐於已則天下外矣克夫已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已矣而又言由已何居已之爲已無不自由而有已者恒失之故克已斯能由已也關尹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已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已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

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遵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二

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而相尋於博物其耻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弘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玄皆言卽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

集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來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

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脩春秋自魯

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涕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

集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歎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各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微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界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已也

集氏筆乘 卷之一

十四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己人

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下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集氏筆乘 卷之一

十五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盼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斂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

而彌遠目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卽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歟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存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

傷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七

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寔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寔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

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動則心尚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顏曾爲一道也

素以爲絢今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七

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真悅也。苟離性而爲學，矧方爲圓以息企霍，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八

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已而不知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

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糠粃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異其進而求之也。求之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九

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祗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歎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

焦氏筆乘卷之一

王

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始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

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脩者。皆孔曾之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卽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

焦氏筆乘卷之一

王

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若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飽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卽火也。則終於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耳。非賢其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傳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傳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弃也不可弃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弃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

集氏筆乘卷之一

二十三

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授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

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以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脩行之占與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

集氏筆乘卷之一

二十三

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礪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礪有白必有溜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湣而奚溜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雖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

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

蘇氏筆乘

卷之一

子南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贖贖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尚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惜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厄窮抑已甚矣一

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蘄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顏求諸已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

蘇氏筆乘

卷之一

子五

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即一即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竝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

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焚焚皆爲妄想

集武筆集

卷之一

三

五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真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

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示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况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

集武筆集

卷之一

三

五

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

答問也。淨名云：「語言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詭解脫相。世人作無着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卽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已而不顧，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

集氏筆乘

卷之一

二十一

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真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

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

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朱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

集氏筆乘

卷之一

二十一

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旣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脩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玄。此命之說，

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慎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於情夔夔齊栗不敢維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

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觀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一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達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脩哉致與脩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真致矣無所脩之脩斯真脩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

生神無方故彼即我我即彼也易無體故小即大  
大即小也未嘗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  
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  
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  
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為皆喜  
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  
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  
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

集氏筆乘卷之一

三十三

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  
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  
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  
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為至道不能之  
則為至德以至德疑至道冥其情以及乎中之謂  
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  
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哀無喜怒哀當哀

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為  
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即知發為未發可以觸  
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  
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為不位不育淨名經舍  
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  
為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  
者過非日月咎眾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

集氏筆乘卷之一

三十三

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  
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  
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  
於曾子矣臨濟初親黃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  
曰由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黃蘗亦不能逃於  
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四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即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

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涂僧寮閒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真當日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五

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客冷燈殘形骸忽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旦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庸言

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其鄉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六

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卽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已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紬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紬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一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閻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扶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令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焦氏筆乘 卷之二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寶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揜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齋夏寶無齋夏也。況齋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齋，安知彼不指我爲齋耶？達者可爲

一喙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四

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不可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

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

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馮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眞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五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却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  
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  
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  
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  
以與此

世人不識真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  
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  
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  
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集氏筆乘卷之二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  
迷有沒從空習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真  
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  
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  
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  
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  
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  
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塵重習氣頓然清明釋  
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

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  
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體本空動止本一由吾  
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  
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  
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  
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  
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集氏筆乘卷之二

七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  
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  
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  
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  
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  
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  
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  
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  
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爲曰無始以來無脩  
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  
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  
何了

焦氏筆乘卷之二

八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  
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  
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  
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  
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  
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  
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  
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  
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滅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  
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  
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  
在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焦氏筆乘卷之二

九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  
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  
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滅由觀塵  
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  
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  
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  
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  
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熊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一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

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滅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覩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熊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一

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

熊氏筆乘

卷之二

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汗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汗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槌臂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憚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眞眞無目相從

熊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三

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眞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劫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三事物  
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  
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又云始  
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剎海劫無  
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  
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  
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  
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七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  
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卽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  
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  
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  
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  
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  
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

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  
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  
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真識無有自  
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  
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  
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  
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  
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一五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  
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  
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  
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  
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  
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  
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

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歟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後學之疑今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六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蜚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歟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歟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歟無生噫此諸佛之密因也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七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當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實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八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

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旣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九

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側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懸，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



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二十

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

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真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  
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歎而證涅槃目擊  
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韋凡爲聖須臾而  
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  
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  
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  
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  
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  
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十一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  
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  
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  
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  
一切境界處則能滅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  
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  
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禪魄我獨燕處超然卽  
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  
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  
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  
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  
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  
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  
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  
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十二  
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  
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真能得卽於比處有無我  
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  
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  
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  
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  
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  
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界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

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真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歟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歟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歟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

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焉茲名不實長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嬪人殷倩善寫人面瑱畫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五

王寵姬而使倩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歟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旣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蒜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咒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豈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二十六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日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日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喻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

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思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傳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二十七

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己言克己何耶蓋未悟

者當爲已知已矣又當克已余曰克已所以爲已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齊其裁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着各相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二十八

違戾眞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眞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人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其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足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眞成機劣矣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二十九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各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嚴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歿之際鬼太  
傳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祗席之上密涉畏途輪  
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  
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  
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  
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歿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  
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歿乃學佛  
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歿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十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歿爲利心豈其絕無生  
歿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  
毫無悅生惡歿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  
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爲歿生所動雖曰不動  
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歿者在佛學特  
其餘事非以生歿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二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

男焦尊生茂直校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譌詔顏師古於  
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  
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  
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于天下  
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  
焦氏筆乘

卷之三

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  
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  
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  
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騫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  
師德鄜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

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簞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赦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三

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櫟梃餽與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

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碎事徒浣却聲名若向州縣道你卽不在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禿其行事皆此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三

滕公知人之鑒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捺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割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董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梓婦人至市具疏其事俾刃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



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既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間并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于門側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四

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况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永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皆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永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五

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諷諫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官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鑿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一八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諳典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蕪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唯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儒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

入掌樞機無諂諂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銜趣時之伎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絲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在珣之言當勵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七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揚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絲時繼室代荅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迓格白赫易夕擲斤折惜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

正同是先書韻爲鈎坐客均探各擬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鈎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人

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尚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

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况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九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閤闕不經論也

###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

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丘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荊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一

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澚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

思樂故豐故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殛之類以代真刑是爲不施也

###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寔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並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並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鎧父也刺蒲日有赴憩

卷之三

十二

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昇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恃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

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含有奇效

###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僮爲雀老蒲爲蕈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 秦不絕儒學

卷之三

十三

鄭夾淙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

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荷謬作河

禹貢導荷澤被孟豬入于荷溢爲榮浮於淮泗達

卷之三

十四

於荷本同一荷字案說文荷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與導荷澤同則是達於荷非達於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荷爲河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荷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月

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榮會于荷注於泗則河爲荷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睢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卷之三

十五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近雅也

亢倉子儔机

亢倉子卽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修亢倉子九篇

乘禱机元吾丘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托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攬賞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卮言謂亢倉子爲偽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子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及因改篆爲隸遂謬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入之道於義爲長

仙游觀詩

韓翃仙游觀詩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

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興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與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詰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子非偽書一證

尚書叙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  
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  
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  
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  
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  
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  
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  
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  
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  
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  
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  
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  
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  
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  
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  
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

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叅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廻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  
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  
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  
不惜夜梁鐙觀卧美人詩落釵猶罨髮微汗欲沾  
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

卷之三

九

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  
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  
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  
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  
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徃月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

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

二十

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

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卷之三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旣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爲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爲



衆宰相以其與先儒違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泣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官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避之母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未明本豈

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 念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忽徐鍇曰說文無忽字至心部念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指甚多而不可究詰也

傳氏集

卷之三

三

###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

管田戶是

如此棄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

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克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卷之三

子四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鐘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翁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

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辯

李願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卷之三

子五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

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  
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  
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却自盛行於世如  
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  
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惟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  
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  
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既清他政自舉  
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  
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挿標於田  
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  
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  
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冠京兆

冠司冠有善政爲京兆尹時 武廟南巡有太監

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  
一二十人冠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  
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冠公曰  
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  
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冠公之  
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  
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  
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  
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  
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  
劉叅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  
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傅如童蒙時無  
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緣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  
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王三原都御

史先生至京見一閤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閤老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寧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勲業却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穹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于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

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丁祭償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卽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此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之謀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

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卷之三

三十二

###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着象耳目者仿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

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鄒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瞤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鳴訶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維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

若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者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

三十四

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嘆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顧象論易

唐人顧象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驚精于擲擲置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以象焉得樞于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遠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爲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也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存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遵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朱氏筆集卷之四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

象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勢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艷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笔笔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追遙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

俞武筆集

卷之四

五

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今上冊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

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喜藹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皆因字伯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六

皆今作邕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朓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爲少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两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栖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

謂巾爲少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詰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隄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在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爲壘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親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七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餗不至公獨載一舟實新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棠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鄆縣教諭

夏公德量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八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

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三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既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九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已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葛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焚焚或以爲逸少或以爲

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閹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鈴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泰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

集氏筆集

卷之四

十一

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証

###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集氏筆集

卷之四

十二

###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盡歸乎薄招雍孝成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綬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齊經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闕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祴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兼氏筆乘

卷之四

十三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絲絲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蟬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兼氏筆乘

卷之四

十四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審今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今何恤人之言今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穀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鴈鵠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漢書

卷之四

十五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爲稱

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 鰕魚

鰕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鰕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決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鰕魚而光武時張

漢書

卷之四

十六

###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圓陀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恠此能獨完是也錢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錢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典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同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嘖鳥鵲拋書示鵲鴒校閱

喜不云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云滑憶雕胡餅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孟罌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嫻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鉉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譬

藏書

朱之四

十八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錯名同楚金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皆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官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鐘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卽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異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集氏筆乘卷之四

十九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驚鶴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卽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集氏筆乘卷之四

十五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闌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皂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 雕板印書

蜀相母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執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母氏姓名以問

焦氏筆乘卷之四

主

###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鑑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

曼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垂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鑑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焦氏筆乘卷之四

主

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恠也

###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懔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華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而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鑄勉如此况他人乎

易簣

焦氏筆乘卷之四

二十五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簣一條真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簣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簣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簣簣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簣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耽者也禮寢簣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簣歟非謂此大夫之簣非

焦氏筆乘卷之四

二十四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氏首其家後池三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

以識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苻者誤

###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麋押病也詩交相爲瘡與庾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

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

榷氏筆乘

卷之四

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約蓋榷酒之法作偏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榷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黍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卒旁午逶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甚至中下之家

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燭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來陽縣

蔡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六

###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蒲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 鉦簞

趙廣漢教吏爲鉦簞鉦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簞竹

簞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餅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錡或簞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方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集氏筆乘卷之四

### 箴石

漢書執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卽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蘭相如司馬相如旣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慧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肺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  
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况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  
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  
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  
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  
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  
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  
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九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鷺欺君實  
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  
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  
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  
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  
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  
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  
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底  
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  
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  
子事親之法

###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  
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  
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  
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  
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

###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  
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  
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  
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  
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官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漢氏筆集

卷之四

三十一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

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即蒼頡本書周所用

###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漢氏筆集

卷之四

三十二

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之擊節嘆賞曰昔讀丹

鈐錄知紫電清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 鳥鼠同穴

導清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恠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元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元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 六經之後四人

傳氏筆乘卷之

三十三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杜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

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官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官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傳氏筆乘卷之四

三十四

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而赫義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驕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燄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焦氏筆乘卷之四之弟見坊記註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三五沈約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也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焦氏筆乘卷之五之神置之甘泉官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

徒訓師言職者主其業職內言衡者平其政虞衡

言掌者主其事掌合言氏者世其官師氏言人者

終其身庖人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官正膳夫內外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

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

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

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

紀明矣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

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次

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

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

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

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

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始振戶下有景天華

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

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

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

躍卽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

鰲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給詩成果

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

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

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

里山川在人目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遺

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

曰在臣腹中請正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

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此子瞻此言可謂

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縝密爲正若近世各體

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音墨特龜茲音丘慈可汗音榼寒闕支音烟

支谷蠡音綠熬浩豐音誥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  
鈇牙先零音銑燁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  
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  
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  
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  
誤讀

### 禮不下庶人

焦氏筆乘卷之五

四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  
諸家

###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  
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  
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官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  
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  
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  
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  
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  
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  
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  
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  
矣闕官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焦氏筆乘卷之五

五

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  
之賜尤爲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  
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  
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  
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  
乃出乎王襄王下哉

###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

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于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六

###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乃知卽此人耳

###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驥驥病沙

晚鶴鳴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鑒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此莊休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七

###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真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介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卽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

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傍共說祈眞白玉堂林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

集東筆乘

卷之五

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柳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咎罵卽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

其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

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各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軍軍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句奴傳務調納其說以

集東筆乘

卷之五

九

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

譌字

替篆文作晉與晉相近竝下日爲普浦竝下白爲  
晉剎郭知玄曰白頭稅苑不知晉晉之分青衿小  
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帔帔則巾小  
不分櫛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  
支離辨正者少

樂夫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  
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士夫徬徨阡陌間  
焦氏筆乘卷之五

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  
其處宛然尚存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  
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  
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真奇物也令人謂能豪飲者  
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  
說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  
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

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  
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  
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  
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  
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  
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  
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  
謂說易須參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  
焦氏筆乘卷之五

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  
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  
也

琵琶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  
合鑿落殘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琶作第四聲讀  
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

審新審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  
淚連盤壘蒲桃蒲音浦又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  
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  
詩無因下征帆子美蒲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  
水孟襄陽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  
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  
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反音而流俗改切  
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  
之

集氏筆乘卷之五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前子一歲名  
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  
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  
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蕖其蔬菡萏其根藕其  
莖茄其葉荷其本蕊其實蓮其中葯的中意以子  
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  
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  
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  
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瓊  
意卽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瓊奇之物有以  
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四三斗其間題詠之字滿  
矣李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  
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鴛桃

櫻桃亦曰鴛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集氏筆乘卷之五

云含桃鴛桃也鴛所食故曰含桃鴛桃二字甚  
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  
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  
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  
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  
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  
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

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四

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 寧馨

寧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若不見宋太后語當以寧馨爲美詞矣

### 犧樽

周禮小宗伯辨六罇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

象著壺太山六罇是也明堂位犧象周罇三禮圖畫爨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罇如象形者曰象罇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 穀壁

周禮典瑞子執穀壁男執蒲壁皆五寸三禮圖穀壁畫禾莖之狀蒲壁圖蘆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犧罇象罇之誤蓋穀壁圓瑑拱起狀如粟粒蒲壁畛畫細文形似蒲華卽今二壁多有存者世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五

儒莫辯

### 黼辰

明堂位天子負黼辰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謬用斧依如匍匐謬用蒲伏狹狹謬用窠窠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辰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帨以黑白相間卽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稽攷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以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崇說文崇音咏設縣蕝爲管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壇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焦氏筆乘卷之五

十六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母會意毒音獨傷害也从艸諧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木舌金鐸金口

金舌若以金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逆音同而字訛逆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駟僧誤

焦氏筆乘卷之五

十七

以僧从馬作騎髻訛誤以髻从齒作齧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踞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公其失而不攷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罷相平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時

鄉人執不泊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  
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  
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疇咨若時登庸初天之命惟時惟幾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  
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卽道也  
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  
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祗叙叙  
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  
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  
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  
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  
夕之所謀謨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  
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  
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  
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  
聖疇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卽時也漆雕開曰吾斯

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  
其次誰能順予事者米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  
無疑

勝

勝說文送也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爲勝送女故  
稱有莘勝臣楚辭魚鱗鱗兮勝予爾雅亦云勝將  
送也卽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  
及魯其姬嫁于宋而衛與齊晉三國來勝傳云勝  
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  
三嬖氏筆乘卷之五  
姪娣從二國來勝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  
廣繼嗣三國來勝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  
與衛敵而晉盟主齊大國也其姬雖賢其肯以姪  
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勝送女與  
魚之勝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  
以爲美勝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勝謂勝承也  
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勝以陳人之婦與  
三國之于其姬可若是擬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岬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雖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楊雄作僂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

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詰

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郎

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

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

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 典云

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今 清歲爲

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

訓詁三卷埤蒼二卷竝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

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一

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

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

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

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供膳

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晉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  
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  
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  
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  
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  
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  
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  
焦氏筆乘卷之五

二十三

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  
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  
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  
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  
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  
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  
郡幕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  
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  
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

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  
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公襲其誤至此張誤云  
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  
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  
感上聖而立名焉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謬亦備吾  
家一事因具錄之

###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  
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繁紊反  
焦氏筆乘卷之五

二十三

借治也楊用脩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  
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檻氣也荀子嗅之而無  
嫌於鼻从自犬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焦  
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嗅音醜腐氣也  
水潤下其氣嗅曹植書海畔有逐嗅之夫从友諧  
臭音擾音統煩襍也胤征倂擾天紀从手憂上音  
俗訛作擾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  
州其畜宜六擾从牛憂音亂音縶系也煩擾也史  
記循治亂繩古作變从絲下指交結之狀嗣音雉

理效也平治也盤庚嗣越我家論語予有嗣臣士人从司爵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敢隸楷用治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四

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

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二書所載卽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爲覈

孟舒魏尚

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五

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爲兩人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臂佳鵠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久不已鵠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鵠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据依今唐

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六

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

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卽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七

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斥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曄改

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  
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  
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  
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  
在駁放則小人也却尋歸路策藜杖着草衣田園  
荒蕪鋤犁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  
稱美焉

###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八

文章并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  
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獻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  
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叙訓二卷卞長福上  
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高嶠上注  
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需賞賚  
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  
之流萬倍

###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  
作備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  
忼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蓄豐其屋豐作豐  
允升大吉允作執包荒荒作亢爲的類的作馱書  
宅岵夷岵作岵鳥獸毼毛作裘毛五品不遜遜作  
慇娶于塗山塗作念粥成五服粥作邛方鳩羣功  
方鳩作旁速藻火粉米藻作藻朶三百有六旬朶  
作棋剛而塞塞作塞竄三苗于三危竄作竄今汝  
聒聒作慇慇庶草繁廡廡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九

眇尚桓桓作桓桓彘倫攸斃斃作釋顛木之有由  
藥由藥作枲枲詩新臺有泚泚作玼玼之罄矣罄  
作室嘽嘽駱馬嘽作瘳鉤膺鏤錫錫作錫白鳥鶴  
鶴作嚮嚮可以攻玉作可以爲厝衣裳楚楚楚作  
釁墻有茨茨作薺綠竹倚倚綠作葉無然泄泄泄  
作咈挑兮達兮挑作岌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  
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慎當得其真此後字書又  
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采摭日繁雅俗兼載  
讀者迷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駭以爲

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甚可耻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三十

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感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域何謂荆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卽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卽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亦

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

耳吳卽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

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荆蠻

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

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

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

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三十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

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

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

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

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

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

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

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

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



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魚龍味辛能害自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鄒中程暗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輒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丞相斯等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然不載其詞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

焦氏筆乘卷之五

三十三

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駟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昉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昉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

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昉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韻略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木不覆宿與陸覆爲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氏音低背音訾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

焦氏筆乘卷之五

三四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五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六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墜善釀酒而名酒曰白墜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名琵琶爲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蔓菁因名

焦氏筆乘卷之六

一

### 居第

宋王宣徽君貺年二十七爲正字卽起第洛中至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早歿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竟未完而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

子唐封氏記言郭令公方築室偶出門語匠氏曰  
築須盡力令牆堅匠釋錘而對曰京師貴人牆皆  
其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牆固亡恙也令  
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  
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  
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堅於徐子  
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誤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湏不知湏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

乃音類船字作舩不知舩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  
商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腴美字作美不  
知美卽是羔无字作无不知无卽是旣本字作本  
不知本乃音滔盼字作盼不知盼音系圖字作圖  
不知圖音鄙趨字作趨不知趨音馳如此之類未  
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已從火  
又加火而爲燃岡之崗芻之芻昏之婚女之汝躬  
之掬與之歟回之廻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  
目皆是而字學埽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容上色愠范質  
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  
泛入夜方罷莫不霑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  
也

尼善應

偶得鬼董五卷中載尼善應者貌寢陋鄙樸人也  
晚忽得定慧嘗以錢托魯文之僉憲買牒與侍童  
以居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三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  
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  
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  
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  
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  
有而非真盜矣羣卒不知謂爲侮已虐之甚苦至  
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  
空劫後諸佛慧眼尚不能窺况汝曹邪卒暴不得  
施乃舍去一日侍童扣魯之門曰吾師亡矣魯視

之儼然坐脫移實他榻坐益堅面淡紅色真日闇維舍利溢出烟所泊林莽皆垂雜五色珠有光燁然始知其有隱德云

### 東坡識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璣器仲益應聲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四

贈以縑帛囑其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 馬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

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沂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是非答親舊書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口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也溘然

###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五

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慙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慙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盈本孟也今以爲鐵胃錫本鉦也今以爲釧屬又如開朝開辦課程其義皆未可曉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 犬牙相制

國朝以潁州屬鳳陽潁州衛屬河南以漢中府隸

陝西瞿塘等衛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湖廣五開衛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鎮遠衛貴州鎮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之意

○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六

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媯州今朶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

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七

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迹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

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卽建業元帝東渡  
避愍帝諱改爲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  
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  
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  
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煩共議移去城北  
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  
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  
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  
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  
化府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九

府之外之地我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  
爲京師今順天府也

### 鐵券

高皇卽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  
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  
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  
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  
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  
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

漸亦短狹緣其所以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  
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  
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  
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  
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  
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  
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  
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  
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九

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  
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罪爾免三  
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  
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以見美刺袁盎目  
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  
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  
商以貌稱直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  
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  
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  
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  
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  
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  
集氏筆乘

卷之六

十

環蘇頌贊曰再世賢相關播旨宰相楊再思癡宰  
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  
陳升之曰荃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真相李  
綱爲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瘦相蔡京童貫  
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梁師成擅寵爲  
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琳道人權寵侔宰相孔  
顥嘆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寧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鎮海

節度使錢鏐計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  
尺許券詞黃金商欽其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  
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  
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  
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  
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鵬之勳言垂漢典載  
孔惺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項

卷之六

十二

者董昌僭偽東昏鏡水狂謀惡貫漂染齊人而爾  
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  
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  
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  
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鐘繇刻五熟  
之金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  
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  
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  
寵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

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  
須示天下鏐謝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  
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  
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  
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  
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  
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  
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  
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  
集氏筆乘卷之六

紀年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正大光明之字少  
有疑似卽不用矣如淳熙之淳先爲純字人言純  
字有屯乃易爲淳有因時事而用好字者如國  
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建  
中興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

也各取一字合爲貞元以法象之至宋孝宗遂爲  
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  
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  
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  
憶何也此卽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  
慈憲之類歟

募疏

豐城吳天祐者寄食於杭之陳氏冬無衣絮主人  
戲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  
集氏筆乘卷之六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不免昌黎之嘆舍  
羞在已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  
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媿非  
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饑無所  
食而寒無所衣灞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水  
乘舟無奈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  
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  
利深筐大簿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繭柔綿色瑩三  
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飲之而難言旣民胞



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耐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頻回幽谷之陽春編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遂爲之占籍仁和膺甲子鄉薦

老泉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四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邪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衍聖母上表

孔子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孔之同早卒妾任氏生子湏襲爵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禡其爵任氏上表曰竊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湏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嫡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於穉齒提挈至於成人有美維髯遺印在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五

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開議詞訟無休吾道于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圯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關之悠悠所積瀾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煌煌照彼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

百載厥聞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肖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望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傳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導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奈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蟻蝗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栗之極匍

集氏筆乘

卷之六

十六

匍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元憲宗八年也詔燭之遷漬爲維州尹

### 史法之異

史筆紀載不同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燾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兼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爲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爲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曷嘗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

唐史志地理而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學文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

### 張曲江世系

劉夢得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不考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

集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七

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新景新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郎湖南鹽鐵判官涓子浩仁化令浩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得非竊語耶一時不根之言未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不爲少

### 唐堯上書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  
簿送漢和帝永元中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  
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  
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  
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  
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  
官勿復受獻觀此則進荔枝不獨唐開元時也永  
元一詔語簡而意盡得王言之體

劉弘

焦氏筆乘卷之六

十八

晉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都督荊州軍事  
劉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爲  
都戰帥攻昌於竟陵大破走之降其衆弘謂侃曰  
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  
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表皮初爲襄陽太守  
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夫治一國  
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  
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能識侃與

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  
矣今之用人者非瓊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  
能辨別賢不肖爲國家計哉善乎弘之言治一國  
宜以一國爲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爲心者皆  
弘之罪人也

舊曾集諸書藥方嗣得者更錄于此

曾公談錄云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  
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  
水中調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焦氏筆乘卷之六

十九

夢花洲閒錄云治走馬疳方用瓦壔子此蚰子差  
者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蓋子蓋之候冷取出  
碾爲末瓦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麝香不拘多少於火盆  
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瓜  
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

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府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秘方

宋趙潛養痾湯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傳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傳亦驗

喉痺并乳鴛蝦蟆木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鴛毛刷患處隨手吐

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鷲鷩膝搗汁調傳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

切破不可併瘡頭傳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興致之及

門婦已死但胸膈間微溫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窓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鷄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

至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因診脉曰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杵曰賜之至今呼金杵曰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搽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杏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

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桑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翼日引驗了無癰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又有肩髀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傳之立止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一

故前方大治癰撲後方能已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賈外言昔在金陵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鯁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

宋龐元英談薺云徑山寺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

久之一脚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膿病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酬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却不受主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磨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一

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徒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孫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閣久病瘡遇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

餌之茸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瘵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須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

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痛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四

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漂水溲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丸遠近中蠱者多獲濟值混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溫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異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混欣然

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刊石於二縣之市唐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溫湯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蟹螯末一錢先以麥麴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米泔淀爲丸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一丸脩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猫犬見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聞載王駙馬師約年四十九髭髮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晚食其法咬咀之蜜水酒過小甌微蒸令潤匙抄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五

時以少湯嚥之每次不過半酸服已二年極康強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山爲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時太宗苦氣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草撥進上服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

卽授鴻臚卿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蠱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蠱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僂殆盡蠱家多絕飛遶道路之中則殞焉每亥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蠱痛行暉是也范石湖集云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焦氏筆乘卷之六

二十六

李巽囑侍郎肅爲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峰聞略云予在呂梁時生汗癰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癰愈甚及艱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癰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掇也爲灸天突左右各三壯卽脫然愈至今不發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糖半斤卽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吞五金皆可啖

也

山東一家五百口共爨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未正日五更蜜調之每人服一匕卽古屠蘇之義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鎮渚官有富商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有武陵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無外食邪僕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

焦氏筆乘卷之六

二十七

半夏毒也命搗薑振汁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慰獎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皇遽策馬而歸時鄜州馬醫趙鄂新到京都自勝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剉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振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亟



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駘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疾遂已却往謝趙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唐時一婦人從夫宦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王姨妳中謹密者一預誠之今以藥吐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蝦蟆走去勿令娘子知是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八

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曲洧舊聞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椒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韋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乾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

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漉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爲風狗毒蛇咬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

凡禽鳥翅足折者餵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卽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

造海石法用苦瓜蔓擣碎同煨過蛤殼粉拌勻作餅曬乾人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九

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牆壁而瓜蔓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或以海浮石爲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亨知醫一同官得疾徧體癢不可忍諸醫云中風云中濕云脚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飲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溫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頻進之以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  
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其子尤不可  
食能使人脹死試以水浸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  
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  
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  
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擣粉水  
調灌大妙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三十

焦氏筆乘續集卷七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金陵舊事上

金陵爲斗分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  
間識者以爲吳越之間當興王者是歲元帝登寶  
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

長短句中六州歌頭音節最爲悲壯昨見王潛齋  
楚詠金陵二闕讀之亦自爽然龍蟠虎踞今古帝

焦氏筆乘

卷之七

王州水如淮山似洛鳳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  
千載恨六朝事同一夢休更問莫閒愁風景悠悠  
得似青溪曲着我扁舟對殘烟衰草滿目是清秋  
白鷺汀洲夕陽收黃旗紫蓋中興運鐘王氣護金  
甌駐遊蹕開行殿夾朱樓送華輶萬里長江險集  
鴻鴈列貔貅埽關河清俗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  
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雖老未遣壯心休擊楫中  
流

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

淪難。皆有魚髮入輒死。今湯山下有湯泉屬上元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目然有法大德三字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香至家開眠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南朝有姚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

集氏筆乘卷之七

二

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

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

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

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

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劼曰可謂日月出

矣燭火不息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

茅君種於句曲山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

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以上八則出西陽雜俎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

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

集氏筆乘卷之七

三

於斬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

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

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東坡外集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

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

着痛快真得其筆勢云

東觀餘論今在應天府學

御史劉燾字無言嘗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

沒圖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今在酒霞村

項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恠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四

軍長史父子魏傳青錄文所謂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栗川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胥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讎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伯思於丹陽東竺書圖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

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南部新書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

徐鉉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恐物忌太盛不如少遲之鉉頗快快簡言徐出使佐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五

酒所歌皆錯詞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鉉聞之嘆曰弟癡絕乃爲數閱詞換却鳳皇池乎陸務觀南唐書

徐鉉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指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覽書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多

柴克宏未遇時其母自表子可將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能任孥戮無悔元宗始用之所向有功官至奉化軍節度使

刁衍事後主爲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淳淡夷粹  
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孫約亦名士  
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閣王安石蘇軾皆  
尊愛之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丘方柄用虛白曰  
彼可取而代也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  
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  
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  
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六

金陵睦昭符刺史常州爲政寬簡甚得民心一日  
坐聽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而案吏卒震仆昭  
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昭符  
神色自若徐命舉索納庫中

李建勳以司空致仕賜號鐘山公營別墅山中放  
意水石或謂之曰公未老也而遽爲此豈欲復爲  
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  
效之自知來日無多欲求數年間適爾

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

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馮延魯銳進而喜言高退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  
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得玄武湖足暢  
平生矣徐鉉笑曰上禮賢如不及詎惜一湖恨時  
無知章耳延魯慙不能對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爲貴重宋初紙猶有存  
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  
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  
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七

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相傳淳化  
閣帖皆此紙所榻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江令宅在秦淮上今尚書顧華玉所居云是其處  
劉禹錫有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  
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淹宅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  
碧窓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鈎立

丹陽記云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  
生蕭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簫見珍故

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戌常禁采之  
王褒洞簫賦即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隱居不仕保大中卜  
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  
經數卷皆行於世

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年久不知其處  
初熙載得罪南遷上表云無橫草之功可裨於國  
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  
牀而坐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汎  
焦氏筆乘卷之七

病身而前去後主覽而悲之遂免南行尋卧疾終  
於城南戚家山賜衾裯以殮贈平章事所謂無  
贈宰相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有云縣婁  
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人泉扃指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  
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  
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使其一瞻擬議辭避  
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

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隋唐嘉話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  
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  
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脩講  
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  
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  
家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  
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瑀永  
焦氏筆乘卷之七

思陵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職事  
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郎官張虞卿所  
陳最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戰爭之際魏軍嘗  
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  
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  
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  
斥堠旣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  
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

及一飲江水謝玄以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碎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公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舍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羊祜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

集氏筆乘卷之七

十一

復所用他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說者謂虜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便於作棧而江流迅急非棧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棧也州縣有最爲要害者津渡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十之二至

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文多不載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鐘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書鐘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鐘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鐘隱非姓鐘人也今世傳鐘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沈存中筆談

集氏筆乘卷之七

十一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延陵縣南有茆山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盈及弟固得道之處異死曰丹陽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夫壻怒殺之投屍水中乃流至廟處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

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  
過雖赤日亦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  
虛白曰何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可作都官益大  
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令人伺察  
一郡將庇之獲免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  
都官郎中

米芾有潔疾方擇壻聞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  
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謝安石墓在雨花臺畔梅子岡後遷葬長興九鴟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岡子孫因有居其地者謝以文學世其家有集安  
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  
篇爲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爲序

東坡云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旣老  
筆跡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  
昏不復能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葛洪結廬方山山有洗藥池洪有詩云洞陰冷冷  
風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

一云池在興國縣

王彪之與諸兄弟別於方山賦詩脂車總馳輪汎

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歡路岐楊感悼

桃葉渡在秦淮王獻之有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  
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桃葉復桃葉  
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亦有  
歌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  
采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  
江南渡

吳均續齊諧記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  
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軸倚孤木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  
楚日旣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  
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  
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縛其屍沈諸江中悉  
如所歌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君迎至廟廟門外置一大  
甕可受數百斛嘗有風雲出其中廬山君夫人呼  
其女婉出見著容色甚麗著大悅夫人命婢瓊林  
取琴命婉鼓之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差我



睢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  
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和歌畢卽  
趨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頃之著求還婉法然  
賦詩爲別贈以織成衫袴

十八高賢傳疊獻晚居建康烏衣寺彭城王義康  
遺之貂裘獻以爲褥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買  
之不從謝靈運常就問獻經中奇字

廬山疏云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  
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

謝靈運集卷之七

十四

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  
佛宗旨者唯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  
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警既近期又預報廬山諸庵  
主使來集及期諸庵主集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  
言不售幾罷去既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  
威儀禮諸佛退與諸庵主別已而疾風震雷壑茅  
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視瑛已遷  
化矣

宋孝武遊覆舟山詩束髮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

想終勿傾聿來果丘壑層峰巨天維曠緒縣地絡  
逢臯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塏含青暉荷源煜彤  
爍川界泳造鱗嚴庭響鳴鶴

華林園卽吳宮苑地宋元嘉中更脩廣之鑿天泉

池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棚孝武率羣臣

燕集效柏梁體爲詩九宮盛事予旒纁帝三輔務

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策拙粉鄉慙恩望南徐州刺史竟

陵王折衝莫效興民謗領軍將軍元景侍禁衛儲恩踰量

太子右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莊喉唇廢職方思

謝靈運集卷之七

十五

讓偃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顏師伯

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吳大帝爲葛玄立觀於其

上謝靈運有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鮑明遠有侍宴覆舟山詩二首其一息雨清上郊

開雲照中縣遊軒越丹居暉燭集涼殿凌高躋飛

楹追焱起流宴松苑含靈羣崑庭藏物變明輝爍

神都麗氣冠華甸目遠幽情周體洽深恩遍其二

繁霜飛玉闥金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

游神居既崇盛鼎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滋



民詎慚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一作游

三山在城西南三十七里下臨大江明遠有還都  
至三山望石頭城詩泉源安首流川末澄遠波晨  
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兩江皎平迴三山鬱駢羅  
南帆望越嶠北榜指齊河關扁繞天邑襟帶抱尊  
華長城非壑嶮峻似荆茅攢樓貫白日擣堞隱  
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躑躅  
望鄉歌彌前歎景促逾近倦路多偕萃猶如茲弘  
易將謂何

蘇氏筆乘

卷之七

十六

明遠行京口至竹里詩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  
複澗隱松聲重嵯伏雲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  
翼斯志逢澗嚴孤遊值曛逼兼塗無憩鞍半菽不  
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  
俱不息今上元東北六十里有竹里橋云宋武帝  
討桓玄其路經此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賦詩巡躅望登年悵飲臨秋  
縣日羽鏡霜潯雲旗落風甸四瀛良在目八寓宛  
如見小臣竊自嘉預奉柏梁讌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浹望長安河陽  
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  
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  
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  
鄉誰能鬢不變

新林浦去城十八里玄暉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  
向板橋詩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  
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  
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

蘇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七

豹姿終隱南山霧

宋徐謨有華林北澗詩總長潭兮括遠源下沈溜  
今起輕泉迴溪峻兮曲沼阻衝波激兮瀨淺淺貫  
九谷兮積靈芝飛清濤兮潔澄川

新亭在城西南十五里今石子岡處齊徐勉有味  
旦出新亭渚詩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總轡且  
徘徊復值清江謐杳靄楓樹林參差黃鳥匹氣物  
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堤一游衍終朝意殊悉謝  
朓和云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

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逕  
桑榆蔭道周東都已似載言歸望綠疇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崇堂臨萬雉曾樓跨九成瑤  
軒籠翠幌組幙翳雲屏階上曉露繁林下夕風清  
蔓藻蝦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決神  
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唐書樂志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今石城  
之西有莫愁湖亦一證也然樂府解題曰古歌亦  
有莫愁女洛陽人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莫愁  
應氏筆乘卷之七

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  
水斷不流觀石城西與下揚州二語爲金陵人無  
疑

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導南渡  
時奉之以來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  
此古今所未有固由太保兄弟盛德所貽然觀史  
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  
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

黃長王仲祖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  
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還修植桑果令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  
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  
此王氏之家法亦可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  
以爲浮薄者然彼何足以知王謝哉

陶隱居有真蹟藏建陽徐閔中家今停雲館帖有  
集氏筆乘卷之七

之云郭千村者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  
至山種植於此郭千號因斯兆焉隱居華陽頌所  
云郭千峙留岸姜巴亘遠蹤正指此也嘉靖中山  
人郭弟尋至其處以爲奇廣陵朱曰藩贈以詩塘  
牆新綠影條條一笑能來郭四朝擬接土山開靖  
室且支丹竈向疎寮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時聞  
城上謠見說五遊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遙

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吳王夫差冶鑄處宋  
爲天慶觀今朝天宮鐵塔寺謝公墩一脉綿亘皆

其地也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  
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  
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自景定建康  
志言荆公雖有我屋公墩之句又云問樵樵不知  
問牧牧不言意公亦自疑遂斷以父老相傳之言  
爲無據不知我屋公墩已的有所指其言樵牧不  
知特言舊事荒涼以寓其感慨云耳而豈謂非公  
遺跡也哉李太白登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  
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予將營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一

園其上故作是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憑  
覽周地險高標謝人誼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  
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  
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其言詳且晰矣太白  
又在介甫之前卽世說與太白詩證之紛紛之疑  
盡破亦何必鑿空指謝公他子孫爲說耶

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  
鍾山之下旣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  
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吳興之爲廣州刺史官罷並無還資籬垣及陋妻  
子寒露內外茆屋六間在金陵城東南五里  
張文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  
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濠  
水或流或絕多鵝鵲白鷺迤邐傍山風物天秀如  
行錦繡圖畫中

鐘山最秀者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  
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真庵又寶公塔西  
二里有洗鉢池興國寺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斲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一

得名宋熙泉近宋熙寺之側寺東山顛有定心石  
下臨峭壁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又北高峰絕頂有  
一人泉僅容一勺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

齊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  
雞籠山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  
家爲四部要略千卷

陳軒金陵集有懷攝山十題曰白雲庵清風軒唐  
公隱天開巖安坐臺中峰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

磐石

宋謝朓七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  
便就

謝公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表子  
姓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湯山西接雲穴山湯泉出其下大小六處四時常  
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  
濯之愈鮮茂

杜子美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詩結句看畫曾

卷之七

二十一

饑渴追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自注  
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  
樣

銅山在江寧縣東七十里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

云銅山晝深沈乳竇夜涓滴卽此句容北溧水西

各有銅山皆舊日采銅處

陳永定初王彬聚兵襄陽以窺臺城造黃龍舟千  
艘忽西南風急張帆直下陳將侯瑱泊舟蕪湖卽  
隨之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撞彬船遇之則破彬

擲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土人以瑱功甚盛故  
名山曰烈山以祠之宋晁無咎有詩云山如浮玉  
一峰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莫教  
山脚有船來

景定志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  
溝洩玄武湖水南流接於秦淮及楊吳城金陵青  
溪始分爲二在城外者自城濠合於淮今城東竹  
橋西北接後湖者遺跡固在但城內者悉皆湮塞  
惟上元縣治迤邐而西循府治東南出至府學墻

卷之七

二十一

下皆青溪之舊曲通於秦淮溪舊有七橋晉郗僧  
施泛舟青溪每溪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  
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至趙宋僅存一曲耳節使馬  
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其上築堤  
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汎舟於中自早至暮樂而忘  
歸馬有詩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  
家宅畔成花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疊  
嶂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若雪滿湘  
不足言

烏衣園有宋張杜柳梢青詞韞藉可喜燕里花深  
鷺汀雲淡客夢江皋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鎖征  
袍幾回把酒憑高闌干外魂飛暮濤只有南園一  
番風雨過了櫻桃

郭文字文舉王茂弘築臺於冶城以處之今太一  
殿卽書臺遺址嘗手探虎鯁茂弘問之對曰情由  
想生不想卽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吳景伯登鳳皇臺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今  
仙何所之但石城西踞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四

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興亡  
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筭結綺  
繁華能幾時問行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更到別  
墅園基笑拍欄杆功名未了寧肯綠簑尋釣磯深  
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

白鷺亭東坡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  
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  
並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  
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鷺參乘

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  
去荆公因作詩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  
都六花飛舞凭闌處一本天生卧雪圖

洪丞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漢汝陰之西湖  
洪蜀永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  
臯楊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滁之瑯  
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  
奇品勝於登臨爲宜

丁晉公典金陵陞辭真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五十五

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景處張此圖丁遂張於賞  
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  
後一人以畫蘆鴈易之去

何遜有登延祚閣詩閣在城內西北鐵塔寺中有  
籀龍軒王荆公嘗讀書處今王集有正覺院籀龍  
軒二詩據此我屋公墩之句正言自籀龍軒望謝  
墩耳

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瀆秦淮開國  
子監舊志在鎮淮橋北御街東里人呼國子監巷

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名破岡瀆爲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六朝因之隋平陳乃廢

李司徒建勳蔣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沈涵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霽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鐘峰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閒地別着高懸

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沒馬塵

年表

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倚王門玷玉班

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太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瘡未用深藏白氎巾又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但恠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劉役村清涼寺詩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塵龕壞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寺創於南唐李後主山有後主暑風亭并闢刻保大三年字近留題者多誤

宋景文雞蹊集南齊棲霞寺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枯

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空地施僧慧力造寺因以瓦官名之今驍騎衛倉

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沒馬塵

年表

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登閣江山滿目最爲佳勝處太白詩白浪高於瓦官閣正與今倉基所見同近詔毀私創庵院集慶庵一點僧轍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然於古跡毫無干涉也

李司徒建勳栖霞詩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瑯琊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疏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周顒素所欽服於所居鐘

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顒仕於朝孔稚圭作北山  
移文譏之卽此荆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裏約身  
歸寧堵波蕙帳銅餅皆夢事翛然陳迹翳烟蘿寺  
今移栖霞山側

蘇氏筆集

卷之七

二十八

蘇氏筆集續集卷八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金陵舊事下

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

夸古國反

長干延屬飛甍

舛互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

柵塘蓋其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

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

南上十里至板橋查浦卽查下也金陵鼎族聚居

蘇氏筆集

卷之八

一

橫塘查浦間樓閣壯麗天下莫比至趙宋猶然馬

制使光祖詩如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淮兩旁

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衣巷口排

金屋朱雀橋邊立粉牆有底繁華難說似何妨把

作畫圖張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

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

射茲谷鮒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

西尋真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



銀牀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茅山華陽宮有陶隱居井歲久湮沒政和初道士莊慎修索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瓦井闌雖破合之尚全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熟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書又穿數丈獲一圓石硯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得蕭氏筆乘卷之八

銅鑪有柄若今之手鑪者今藏宮中

蕭頴士蓬池楔飲序云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有云聊絮新而濯故式東流之清軌右瞻則青溪千仞北顧則龍盤秀出

汝南灣當秦淮曲折處齊陸慧曉清介自立張緒目爲江東裴樂家於灣前張融自稱天地逸民牽船住岸卜以鄰居劉瓛及弟璉二人并居其間水有異味時共酌飲之馬光祖詩當時只號汝南灣

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隱約並稱賢士想高閒祇緣水味都殊異且欲鄰居數往還好事有時相就飲不妨錯腳對青山

官苑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曰太初官者卽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瓦所繕也曰臺城官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曰倉城儲蓄之所在也晉瑯琊王渡江因吳舊都而居之宋齊以下間有改築其經畫皆仍吳舊圖畫見聞志云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

蕭氏筆乘卷之八

三

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昭厲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規能畫鬼神晁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子官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王祥字休徵舊志墓在江寧縣何城寺北祥累官太保進爵爲公年八十五而終謚曰元弟覽累官



至大中大夫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  
芬肇始平太守馥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  
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馥子根散騎郎覽六  
子裁撫軍長史基治書御史會侍御史正尚書郎  
彥治中護軍琛國子祭酒丞相導裁之子也世居  
烏衣巷衣冠之盛爲江左第一

聖宋名畫錄開寶中王師伐金陵府藏悉充軍賞  
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  
六羅漢鬻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

集賢堂

四

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  
元嗣往贖並爲所匿訟於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  
證其事清教辭屈乃出元畫真宗嘉歎各賜白金  
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卽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  
於秘府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  
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康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  
一劍之狀蓋鐘離翁也詞云露滴蘭芽玉滿畦閒  
拖象屐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淨何必身將槁木

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  
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李粹白跋曰字畫放逸  
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蹊徑飄然神仙風度  
也真本藏建康府治軍資庫一作唐僧貫休詩見  
弘秀集

江表傳載吳大帝詔曰建康官乃朕從京來所作  
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官  
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官已二十八歲恐  
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帝曰大禹以卑宮爲

集賢堂

五

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潮溝在金陵上元之西張子野長相思詞粉豔明  
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靨生寒江平江  
櫓鳴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越用范蠡之謀盡有吳地將圖楚稱霸江淮乃築  
城於長干里今秦淮南一里半廢越城是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爲第一乎喜曰瑩  
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沈默其  
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

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賈黃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全黃中啟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於籍者卽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天禧中馬亮三知江寧府初亮將代夢舌上毛生

集筆乘

卷之八

太

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剃不得也當再任果如其言隼旆如歸耄倪相慶林逋寄詩云金陵土著多蒙賴分野三回見福星

光祿卿王隨知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置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多流死

天聖四年江寧童子夏錫幼能爲文召試賜出身昇州人邵必被差爲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

非是卒辭之

崇寧二年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瑀經行爲鄉閭所推詔乘驛赴闕

石勒來攻建鄴揚威將軍紀瞻督諸軍討之勒退河北帝鑄一鼎沈瓜步江中其鼎無文字乃龜形茅山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銘素壁

蔣山本少林木晉令刺史罷還種松百株宋諸州焦氏筆乘

卷之八

七

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散騎常侍劉劭經始鐘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遊

阮孝緒因母疾用藥須生人復相傳鐘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白鹿導之前行至一所不見就求之果得

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隱鐘山號遺名子顏魯公題其所居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

朱元晦云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盡於九江

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  
經潭表之境以盡於廬皇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  
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乎建康其一支則  
又東包浙江之源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  
閩粵

唐地理志云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

吳使薛瑊聘蜀還帝問蜀政得失瑊對曰蜀主暗  
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  
經野民皆菜色夫燕雀處堂自以爲安也窟穴棟

魚氏筆集

卷之八

焚而恬然不知禍之將至是之謂乎帝聞之慄然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愍帝建興四年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

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江寧縣名始見是年或

曰永嘉中置

晉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

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張詠爲江南東路安撫使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

陵詠問公途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渾鄉邑宰

張希顏對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橋道  
完田野闢市無賭博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  
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  
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閣門祗候皆爲  
能吏

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表崧爲  
郡嘗登之矚望焉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  
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  
帶焉視舟如鳬鴈矣

焦氏筆集

卷之八

九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  
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霏雨  
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  
遠峰耳

紹興中上元令李闢之言本縣所管金陵鐘山慈  
仁三鄉實鄰大江田疇化爲水面二稅虛掛版籍  
乞除放從之

張孝祥奏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分爲兩派正河自  
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爲清溪自天津橋出欄

寨門亦入於江緣淮柵寨地近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清溪水口創爲花園以爲翫賞之地每水暴至則泛濫城內居民被害若訪古迹使清溪直通大江庶建康永無水患詔汪澈指定以聞澈言欲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

南唐元宗性友愛弟景遂景邊景達出處遊宴未嘗暫捨元日雪上召諸弟登樓展宴賦詩詩成賜李建勳建勳方會徐鉉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帝召三人同入夜分方散景遂集名公圖其事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

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綠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臣屬詠徐鉉爲前後序文多不載

裴頌傳奇會昌中有顏濬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官人同遊語濬曰今日偶此登臨爲惜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毀

術士王生金陵人暫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叅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

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召歸覲再入中書踰歲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司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一

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僧皎然送履霜上人還金陵西山詩攜鋤西山步綠莎禪心未了奈情何湘宮水寺清秋夜月落風悲松柏多

吳雲壑琚字居父留守建康高似孫爲徵倅道出金陵授以詩曰四朝渥遇鬻微絲多少恩榮世不

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昏暖夕論詩黃金贏滿  
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臨  
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  
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  
皆極一時之彥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  
爲書扁以賜樓下設維摩榻酷愛古梅日臨鐘王  
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故高詩及之  
杜旗字伯高賦石頭城酹江月云江山如此是天  
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髯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鵲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七

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并  
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駟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  
峙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烟神  
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周晉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題鍾山云往在秦淮  
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歲歲  
驚黃上柳條

宋景濂學士有晚步清溪上詩溪色涵膏綠溶漾  
正堪餐十步九還辟清芬襲肺肝渚牙旣戢戢岸

花亦老老潔漚近宜狎賁鮐清可捫流金梁陳際  
甲第繞其垣南溼綺錢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浸寒  
曠蒸氣濕鉛丹有時作清遊肅舲輪軒尊泛爵溢  
朱組遙遙列蟬冠荆倡逞妍曲秦豔發清彈唯恐  
懸象墮不憂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歎黃  
鳥背人飛響入華林園

越王臺在長干里范蠡佐句踐與楚爭霸築城秦  
淮之南臺卽越城故址也小說乃謂越女嫁江南  
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臺以居詩人因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三

有爲越臺曲者云玉顏如花越玉女自小嬌癡不  
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夜思歸淚如雨江南江  
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  
築高臺待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  
語人生腳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  
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  
名此詞人不根之語殊不足據  
謝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洪  
微並以文義賞會共宴處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

游鯤五言詩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其地在秦淮南

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冶亭卽冶城又金陵有夢筆驛不知在何處

真誥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今謂之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四

謝公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日費百金沈約郊居賦臨巽隅今縱目卽堆塚而流盼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靜之所宴指此節使吳琚遊清溪有詞岸柳可藏鴉路轉溪斜忘機鷗鷺滿汀沙咫尺鐘山迷望眼一片雲遮臨水整烏紗鬢影蒼華酒闌却念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

江寧浦在 南六十里荆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二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沂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三鐘山咫尺被雲埋何況高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四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五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五

江潮相應嘗有破船朽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汲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叟曰來午有大風舟行必覆當謹避之翼日晴明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未發日午黑雲起天未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宜爲護行願得金光明

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遷職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矣再拜而去

金城戌在上元金陵鄉王敦爲瑯琊內史嘗鎮其地後溫北伐經金城見曩所種柳皆十圍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石城洞一名龍洞石頭西嶺下臨大江當斬絕之處有洞戶真誥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世呼爲龍洞口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六

青溪閣本梁江總故宅徐照詩葉脫林稍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鐘阜烟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闌干說舊遊

周益公賞心亭詩晉人誇新亭暇日輒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暖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盛冠蓋茲樓冠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靈光故無礙烟雲下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烏衣遊此日思

勝槩從容直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蒂已尋詩社盟更許食期戒佳賓常滿座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鳥快方種淵明菊粗免監河貸一醉儻可期與君時倒載

米元章賞心亭詩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

後山談叢黃巢爲亂將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鏢矣巢因自引去

金陵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葬處曹景建有序云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七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霑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鐘山有一人泉釋覺範嘗同教素沈宗師酌而飲之賦一詩鐘山對吾戶春曉開烟鬟白雲峰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爾翁亦超放瘦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水玉清風流繼東山茲遊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



陽丘壑姿癡絕膽亦頑孤坐覺絕處掉頭不肯還  
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  
寒從君乞秀句端爲刻爛斑

溫庭筠雞鳴埭曲云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  
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  
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栖鳥紅粧萬戶鏡中春  
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  
愁烟羣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  
雉填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十

集氏筆乘

卷之八

十八

二金人霜炯炯半眠平綠臺城基暖色春客荒古  
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又有謝公墅歌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野蓮春  
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飄紫庭客文楸方罫  
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  
玉柄俱持願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  
江南王氣繫疎襟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間之答  
曰點則飛去固請點之頃刻雷電作二龍乘雲騰

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如此

貞觀初丹陽令王瓊調集邁黜瓊甚憤惋乃齋百  
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問吉凶靈中年九  
十矣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渺不見食頃  
墜地朱書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二年枉殺二人  
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  
西園呼數輩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  
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

集氏筆乘

卷之八

十九

以實告坐客駭適正卽席賦詩云花隨春盡竟無  
痕尚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  
欲黃昏今三十年西園賓主無一在者舊事無人  
可共論爲之一嘆

王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  
紹聖初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  
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  
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  
往者五十年前土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如



此曾子開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清波志云輝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甃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官者又至白下門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二十

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遊鐘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金人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腹千峰環拱冶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剎淒涼尚號蕭北嶽經行匪濫中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二十年後過之皆不存矣郝后化蟒之地鹿

苑院土人名蕭帝寺殿宇猶是梁時建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楠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輝嘗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於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寮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托其點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二十一

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倂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倂貳職官迨六蜚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人至今能道之

張忠定公詠真宗朝出守昇州集中有金陵郡齋述懷一首傍人往往羨清塗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潮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徊

甚老覺臨官氣味麤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時閒撚  
白髭鬚

金陵人物表

生於此 居於此 職於此 墓於此 祠於此 封於此

周	西	漢	東	漢	焦氏筆乘	吳	晉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宋	齊	梁	焦氏筆乘	齊	梁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史崇漢陽 史祖廟崇 史氏自崇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p>張松 未丘 孟智臨沂縣</p>	<p>陳 馬樞茅山劉沼司馬王僧辯方 周部方山申並秣陵山下 江總青溪令 駱文牙士蕭引張昇 才阮嗣並 孫瑒青溪建康令 明仲璋臨</p>	<p>唐 許叔牙 張常清 鍾輅 並居鍾山 向白李康蘇鄉 陸該岑仲史務滋漂 休並漂水陽縣 柳均李寂 顏尚書來 顏尚書 李翰林白史務滋漂 杜伏威吳王 陽真丹</p>	<p>焦氏筆乘 卷之八 許淹 鄭雲並漂 陽令 楊於陵句 宋騰孟郊 並漂陽尉 王昌齡江 寧令 李建勳鍾山康仁傑漂張詠石頭 孫成厚並山陽陽 徐越攝山張知白句李余金城面 宋齊丘鎮淮容尉 金陵鄉七 高越攝山 李司徒 潘內史作</p>	<p>南唐 李建勳鍾山康仁傑漂張詠石頭 孫成厚並山陽陽 徐越攝山張知白句李余金城面 宋齊丘鎮淮容尉 金陵鄉七 高越攝山 李司徒 潘內史作</p>	<p>宋 潘溫之 錢時敏 呂宜問 曹彰昇州 楊邦又南門外楊忠襄邦又 錢時敏漂 並居漂陽李及昇州後張璠與曹武惠王彬李朝正漂 王安石半觀察推官管元普下屬鎮周元公敬願陽男</p>	<p>朝 錢周村</p>
----------------------------	---	--	--	--	--	------------------

<p>史思賢 刁衍 邵必 陳克 李華 錢戰 潘祺 吳柔勝 洪遜 朱舜庸</p>	<p>山寺 程顯上元楊宗周鍾山鄉程純公顯 紫寬夫在生簿 今貢院虞允文督 劉岑漂陽府參謀 陳已竹街張林督府 汪膠汪瀛機宜 並宜橋馬之純運 管</p>	<p>焦氏筆乘 卷之八 溧陽縣臣周文忠公笑 溧水王端朝趙忠簡公 溧水程孫清吳正肅公 京寺 黃尚書 劉忠肅公 馬少師之親 真文忠公後</p>
---	---	---

焦氏筆乘八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多攷證舊聞亦兼涉名理然多勦襲說部沒其所出如周易舉正一條乃洪邁容齋隨筆語禿節一條乃宋祁筆記語開塞書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語一錢一條乃師古偽蘇軾杜詩註語花信風一條乃王達蠡海集語玉樹菁葱一條乃封演見聞記語何遜詩一條乃黃伯思東觀餘論語烏鬼一條乃沈括夢溪筆談語倉頡一條乃張華博物志語續史記一條乃無名氏尊俎餘功語如斯之類不可縷數其中周易舉正條末稱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蓋洪邁當南宋孝宗時故其言云爾至明代則郭京書有刊本而晁公武書久佚正與邁時相反乃仍錄原文斯非不去葛龔耶竑在萬厯中以博洽稱而剽竊成書至於如是亦足見明之無人矣其講學解經尤喜禊引異說參合附會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顏子之屢空爲虛無寂滅之類皆乖迂正經有傷聖教蓋竑生平喜與李贄遊故耳濡目染流弊至於如此也

鬱岡齋筆塵四卷

〔明〕王肯堂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鬱岡齋筆

塵四卷《提要》

余幼而好博覽九流百家止并  
探也遇會心更欣然至忘寢食  
既寡交游無同好可與談者時  
刻以爲憾書爲徒聲尔  
性疎懶不耐收拾報復失在  
其存篋者多近年書益多  
百中之一二也猶子懋錕以爲  
有用於世亟後數失因捐  
資刻之吁余不肖五十無聞  
正坐分心多岐以至此而後

自序一

行此以引後生無乃重吾  
過也欤然業已成三卷不  
可訾矣姑書以志吾悔時  
萬曆壬寅臘月既望念西  
厓王肯堂書

自序二

鬱岡齋筆塵第一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  
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  
之韶樂方作夫孔子何以知韶樂之作也曰  
五音之變不可勝窮雖師曠不能盡也反而  
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  
有喤然者而已喤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  
寂然之中聖人與童子一體也感於此應於  
筆塵

乙

彼猶銅山東崩靈鐘西應有不知其然而然  
者孔子見之矣不然何以爲孔子

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耳  
目之所接也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哉當於  
其相生觀之夫哀生於樂則哀無體樂生於  
哀則樂無體無體之哀樂豈耳目所能接哉  
故天地之變化初無所動也日月之靡所不  
照初無所見也孔子發明未發之中莫晰乎

是矣

天地萬物若在此心之外則不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山自崩川自竭千人君何事若信得致中和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人君失道能使山崩川竭則所謂山河大地皆依心而建立決非妄語謂天地萬物從太虛而來從太虛而往無有是處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先儒以爲之字下脫反字不知上自不妨曰小人反中庸

筆塵

乙

二

三

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人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化爲君子之理而中庸有不徧之處聖賢立教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悉成謬語矣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非有知而故辭之實無知也則何以能無所不知乎曰如目焉見一處則不可見餘處唯無見乃無所不見如手焉執一物則不可執他物唯無執乃無所不執故聖人之無所不知乃由於無知也然

聖人之無知難信凡人之無知易明故以鄙夫之空空言之叩其兩端謂兩頭把住是鼠入牛角時也空空則無可竭無可竭而竭所竭者何物哉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即不多不多即多非不多而多不存當其多時全不多是多則多非不多也非多而不多不顯當其不多時全多是不多則不多非多也多與不多血脉不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以多能爲聖

筆塵

乙

三

四

意雖失之而語則無病子貢以聖又多能則多能在聖之外血脉斷矣故聖人覺之曰太宰知我乎

御史大夫李廓庵公嘗問余云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公如何看余對曰惜它尚涉程途未到得家耳公欣然曰正與鄙見合今人皆以止字爲上章功虧一簣之止但知聖賢終身從事於學而不知自有大休歇之地則止字不明故也公其記之今

暇中憶得因筆於此然學道與行路同而不  
同路卽非家家卽非路處處是路處處是家  
迷卽是路悟卽是家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  
不須船知用筏者不必到岸而後爲到岸卽  
中流是到岸也會麼

或問雷與風天下之至動也而以爲恒以爲立  
不易方何哉曰雷與風未嘗動也故能動萬  
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矣今夫風  
之飄忽澎湃激揚燦怒至於折大木蜚大屋

筆塵

乙

四

二五九

也而密室未嘗有焉顧搖扇而風輒生可謂  
未嘗有乎然則密室曠野無之而非風也而  
其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蓋有爲之  
扇者也夫雷亦猶是也故義海云鑒動寂者  
爲塵隨風飄颻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  
時由動不滅卽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  
不滅卽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  
時正靜靜時正動知此者可以無疑于雷風  
之爲恒矣

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諸家之說俱未快夫仁不  
可見者也而曰顯用可見者也而曰藏何哉  
百姓日用而不知非藏乎所不知者一一鋪  
於日用間非顯乎

夫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形莫  
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  
塵聚焉其住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  
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土失政能使震  
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

筆塵

乙

五

二六〇

且人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如是以無性故  
緣生以緣生故無性則固一條耳而遡而上  
之則圓融一際千聖所以同流沿而下之則  
迴轉萬差羣愚所以淪墜然則遡而上之無  
罷非道沿而下之無道非罷矣故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罷也卽罷而明道  
者智味道而執罷者愚故曰君子上達小人  
下達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莫能載者卽莫能破者包含於六合之外也莫能破者卽莫能載者全入於一毫之中也吾聞之吾師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太山滄海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於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容乎虛空矣虛空無形毛孔能容之況天地萬物乎故曰毫釐非細間關其內宇宙非廣蜿蜒其外

人有過而悔自是好事然內典以爲五蓋之一

筆塵

乙

六

三九八

又以爲不定異熟業謂故思已作而不增長故思已作猶言悔作之也若無追悔不修對治名增長業若追悔等則名不增長而又謂之蓋者但了無作自然業空何須追悔故悔卽是障也悔心雖至惡之人亦有之比其久也卽中人不能自克何哉習染深固執愴而不捨故耳猶欲以物與人而又惜之則將終於不與故古人以改過不吝爲難一咎而悔卽隨之一悔而吝卽隨之其幾甚微如憂吝

之妨悔則亦於其微處着力如嬾安之牧牛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則可以无咎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達公云一微涉動境成此顏山勢微卽介也動卽震也雖然有咎乃有悔有悔乃有吝有吝乃有咎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今欲去吝而存悔悔卽吝矣故曰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但了心不取境境自不生無法牽情云何成咎

筆塵

乙

二

三九三

世說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註家以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非也夫眼往屬萬形則萬形應引眼俱去不復在我面萬形來入眼則眼應昧瞽雖愚之甚者能反而思之皆知眼不往形不來也然則一問之下了知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豈獨眼與色乎若措一語則贅矣或曰如此則眼與色皆無也而又何以能了見耶曰如人夢中眼閉而形不接然見諸色像不異

寤時則夫了了見者豈關眼與色哉曰了了見者豈心乎曰心如能見盲無目者當能見矣

世說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否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然則至去初無定名本體元自不動故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客之所以悟服也法華經偈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藏疏之不變肇論之不遷皆筆塵

乙

八

二五九

謂是耳樂令直以麈尾剖析文句而劉辰翁王敬美不解以爲禪機陋矣乎世說殷荊州曾問逵公易以何爲體荅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荅王敬美以爲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笑而不荅此亦是陋措大語友人董玄宰嘗謂余曰昔訪雪浪恩法師于滅度橋頭招提中至橋上遇一童子問滅度橋在何處童子

不應顧笑而去余謂童子之酬機與遠公等耳

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螯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或曰樂令所剖析謂何曰按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夢有五種一熱氣多見火謂如人鑽火得火復理火事以煖相分多煖想卽生故夢於火二冷氣多見水謂如人鑿井得水復理水事以冷相分多冷想卽生故夢於水三風氣多見飛墜謂如人乘風登高運轉初息以動相分多動想卽生故夢飛墜四聞見多熟境謂如人坐禪誦經調練身心以慣習分多所習之想卽生故夢熟境五天神與心靈所感謂如人平昔向善喜奉神天以敬奉故念想不忘故夢天神夫熱氣多以至天

筆塵

乙

九

二六〇

神皆因也而皆由想而生豈當復分何夢爲想何夢爲因耶故惟識宗屬之意識以夢中與覺寤定中爲三種獨頭蓋一念不生萬像安寄則因亦想也東坡居士曰世入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

筆塵

乙

十

三卷八

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紫柏老人寓余齋中與余讀夢齋銘而示余以偈曰開眼見山河合眼山河見能見既本一所見豈有二雖分夢與覺能所覺夢等如覺乃有待夢或無待者無待則獨立何塵相引授以此觀覺夢開合見非異但習俗橫執謂夢覺真偽如開眼無想合眼夢自除吾本來覺者非覺夢所囿只此不囿光照物初無累明了若未起覺夢亦無地解此可轉經用此經無字無字轉無歇

塵刹熾然說

余一日讀六祖壇經至付囑第十云師喚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卽離二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成中道義因是而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言喜怒哀樂之

筆塵

乙

十一

三卷八

未發謂之中皆取對法也解釋無慮千萬家而以不知對法故愈遠而愈謫不然喜卽樂也而不嫌重出何哉夫人無喜則無怒無怒則無喜此人之所知也當其喜時求怒不可得當其怒時求喜不可得亦人之所知也然則喜本無喜待怒而有喜怒本無怒待喜而有喜怒哀樂亦然夫相待而有則有待而未始有待也非中而何陰本無陰因陽有陰陽本無陽因陰有陽虧其一必喪其兩是立乎陰

陽之先者也非道而何或曰如是不幾於斷滅乎曰但除相待之名非滅一真之性且如是立言則卽已發而見未發矣非以冥如木石爲未發也陰陽旣交萬物紛然而無非陰陽未交萬物未生之始矣非離陰陽而言道也

一陰一陽兩一字正言其未交也

或曰卽已發而見未發之中是矣則何以爲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乎曰春一至而萬物敷榮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

筆塵

乙

七

三

齊結實所謂中節之和則春之散爲紅黑甘苦者也而所謂未發之中則因紅黑甘苦而歸功於春也或曰春發於物矣何以爲未發乎曰春若已發則失自體不能榮萬物且今歲有春明歲不應有春何以故爲已發故或曰王陽明言衆人無未發之中如隔日瘡雖寒熱未發不可謂無病然乎日以瘡譬衆人亦近之然於中庸之旨悖矣中庸明許喜怒哀樂之未發卽謂之中而今乃言衆人非無

未發但無中耳未發與中打成兩極是悖也喜怒哀樂皆隨外感而生滅者客也今以感應之交未交而分發未發中不中則客反爲主是悖也審爾則云寂然不動之謂中豈不直截而乃指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未有朕兆逆料而強名之中庸不若是舛矣夫舜誅四凶怒孰大於是而程子曰聖心本無怒也是怒未發也則舉十六相而聖心本無喜也是喜未發也孔子飯蔬食飲水而樂顏子一簞

筆塵

乙

七

三

瓢陋巷而樂周程尋其樂處不可得而悟道是樂未發也孔子哭顏子至于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不自知其慟是哀未發也中庸卽用以明體而陽明離用以言體則幾於斷滅矣是悖也喜而已發則一喜之後不可再喜怒哀樂而已發則一怒之後不可再怒知此則未發者豈惟聖人卽衆人時時喜怒哀樂而時時未發也特其日用而不知耳今謂衆人無未發則不惟失子思立言之意而孟

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皆成謬語是悖也故知以瘡病寒熱未發爲未發者是義不然何者以寒熱滅爲未發則以寒熱生爲已發使其果已發則一發之後終身不復發或一發之後命根卽斷矣而今皆不然則正寒熱交攻時固未嘗發也

偶讀學齋佔畢有曰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以致其知求

筆塵

乙

四

三三〇一

諸孔聖之言唯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彫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真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彫矣不覺爲之失笑如此則是玩物喪志何以爲格物致知也此本不足辯而措大惑其

說者頗多使從古聖人學問真脉晦蝕殆盡永無聞道之期淡可歎憫爲此不惜口業爲之說曰昔周子參鶴林壽涯禪師而師以論語示之曰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言所樂者境則境無可樂也所樂者道則道豈一物而可樂哉舍是二者更樂何事試思之周子朝而參暮而究一旦豁然如大寐之得醒而因以接孔

筆塵

乙

五

三三〇二

孟二千餘年不傳之緒後之教二程與二程之教門弟子皆以是語當參究時所謂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思量卜度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如撒手懸崖如竿頭進步如一人與萬人敵如兩木相鑽而出火卽此是格物致知活樣子也張子韶侍郎與馮給事論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閭守

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湊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卽此又是格物致知之義疏也萬曆丙申紫柏老人挂錫余誠閒堂偶閱普門品至受苦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卽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乃詰學者云稱名者衆生也而菩薩觀之觀音者菩薩也而衆生解脫是張公喫酒

筆塵

乙

七

三〇九

李公醉也如之何其會通耶衆皆未達因舉閻守因緣曰了是則是矣余因爲之偈曰斬像頭剉射虎石破格物物格兩番話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是分明謂形色卽天性而措大家輒謂形色之中有幸之者乃天性也則孟子文理有缺欠須待後人補足其義始通何敢於謗聖賢如是芙蓉楷云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卽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

法眼未得通明則余今日之雌黃措大家語亦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耳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輪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端和尚云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云屎臭熏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爲君宣鼻中若有通

筆塵

乙

七

三〇二

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人類以心爲有存亡出入不知其入而存也存之何所其出而亡也亡至何處試推而究之不可得也故操則存舍則亡者非欲人常操而不舍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其有出入言其無出入之時也然則是心也操之不可得舍之不可得求於存亡出入不可得則惟有莫知其鄉而已

矣覺範曰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卽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卽應無有處所可得故知首楞嚴七處徵心之說則知莫知其鄉之說也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夫笑與眇卽素也巧與美卽絢也巧與美不出於粉飾而卽出於笑與眇則全素是絢全絢是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

筆塵

乙

六

三

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卽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脉斷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此正夫子受用處然當其答問時念不到

筆塵

乙

九

三

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詩正在機上用故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學詩之道也後來子游譏其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卻又以此見解闢之曰君子之道豈有本末豈有先後哉如草木焉大者大小者小榮者榮枯者枯區分類別而一春之普徧者未常不同君子之道亦若是矣豈可以先後分別誣之乎夫有始有卒者常人虛妄分別君子無是也夫惟於無始無卒實悟實證者乃可言有始有卒必也聖人而後可乎

或問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謂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然乎曰灌之與祭相去幾何時烏有灌時誠意未散而祭時卽散者哉古人七日戒三日壘必見所祭者故曰我祭必受福在灌以先不在祭時世衰禮失而齋戒以交於神明之道無復存



者其所謂祭自既灌以往奠獻之虛文而已  
孔子所爲不欲觀也

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此鄉人卽一鄉之善士也  
丈夫當爲天下第一等人與古人齊驅並駕  
奈何以一鄉自限故必以舜爲的而趨焉吾  
輩居鄉無一善狀而欲襲取一二事迹於朝  
論以欺世盜名豈不愧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三代  
而下人之真純惻怛處固少然皆能致一時

筆塵

乙

子

三

之治者亦有一者貫於典章法度之中焉以  
漢言之如高帝之寬大文帝之無爲武帝之  
有爲宣帝之綜核皆是也下此一法之立百  
弊竇焉至於不可殫述而一不可見矣

憲問克伐怨欲章時說皆謂仁者無克伐怨欲  
而原憲但制之使不行耳是其根猶在故曰  
仁則吾不知也此不知原憲之不行正欲剗  
去克伐怨欲之根耳然則其失安在曰彼自  
謂除莠養禾而不知撥波求水也或曰克伐

怨欲有何利益而必欲存之乎曰均是手也  
或擠人而投諸淵則謂之不仁或拯人而出  
諸淵則謂之仁人而手未嘗變也均是心也  
俟而殘害則求慈愍不可得俟而慈愍則求  
殘害不可得而心未嘗變也夫欲去克伐怨  
欲之根則去不仁而就仁者必斷手剖心而  
後可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字勿草草看過  
涅槃經曰發心究竟二不別夫種瓜得瓜種李

筆塵

乙

子

三

得李天下未有發心小而究竟大者也故新  
發意者必立弘誓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或曰  
自性衆生誓願度欲明明德於天下也

聖人隱惡而揚善非存忠厚之道亦非善善長  
而惡惡短爲夫人八識田中各有善惡種子  
遇熏則現而耳聞之熏力尤重以善熏則善  
種子發爲善現行以惡熏則惡種子發爲惡  
現行故聖人慎之

或問懲忿窒欲之說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比其末也未有不自悔者也故方其懲時苟能照及其末之所極而以爲創焉則忿心不待平而自平矣若於欲則不然情竇方萌卽從其初而塞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揜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曰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

筆廬 乙 天下未有無故而與之者子禽之問雖舉兩端

而實意夫子之求之也故子貢直以求字反之聖人之心無所謂溫良恭儉讓亦非溫良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其德容可象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平易坦夷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收斂退藏而謂之儉就其無我而謂之讓是五者雖不同而皆有不言之飲人以和之意與人巽順浹洽不相違忤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

魚況靈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胷中雖原有彼疆此界而孤掌難鳴亦一時銷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筆廬 乙 子謹始慮終之說若有味者然思之矣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

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非也

人之爲境所動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陋矣故以無諂無驕爲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爲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真不爲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所好所樂非境非道鳶飛魚躍雲淡風輕活潑潑淨灑灑處貧富而無貧富者也豈惟無貧富且

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一而非吾心也無一而非吾心何爲而不樂好禮亦樂也而貧富殊文者貧無事富有事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滛滛則忘善無他爲富所移換耳好禮者此心疊疊處卽天則也豈惟無驕故貧而樂莫如孔子富而好禮周公其選矣

不知人不必說到無助有損卽此不知處便是失卻眼了也縱賢哲滿前於我無預矣

筆塵

乙

西

三

凡人有所思則着於物着於物卽邪也而曰思無邪則思而未嘗思也自有思而之無思不復逐於物自無思而之有思物來而能名也則思馬而馬應矣古德有聞倡樓滛詞而悟道者大哉思無邪之効乎何處着懲創哉聞見則欲其多猶易之益也尤悔則欲其寡猶易之損也或謂子張之病專在多見多聞故夫子以闕與慎藥之是殆未然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美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

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所謂虛空非相不碍諸相發揮故多與不多見聞與不睹不聞血脉不斷今遇言多聞多見則刻之則血脉斷矣而可乎

康子之問病在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

筆塵

乙

三

三

只是一個心以事父母則爲孝以保赤子則爲慈以事君上則爲忠上之與下我之與物此掣則彼動血脉不斷故也或以儉戚爲禮之本或以爲近本皆非也夫由儉而之奢由戚而之易此順流而下者也由奢而之儉由易而之戚此逆流而上者也汭流而上而本盡是矣不當於儉戚分別是本非本也

鄉愿之塗澤操行純白可觀豈惟衆人不得而

瑕額之卽妻子亦覩不破所以無可非刺其平生精神只是陪奉世界與自己全無交涉所以孔子惡之今之趨時好名自負修潔而爲人窺其微者輒目之爲鄉愿吁是何譽之過歟

紫柏尊者常舉明明德以問學者曰上明字爲生於明爲生於不明若生於明則旣已明矣何用明之若生於不明則不明安能生明耶孔門之教雖權然亦有圓頓實教則惟顏子一

筆塵

乙

共

三

人當之夫人無始以來執我不捨而一日克已復禮非頓而何天下亦大矣差別之相何所不有而一念克復天下歸仁焉非圓而何觀吾與回言終日及於吾言無所不說則有不勝紀者矣而見論語者僅僅止此想此問荅於衆中故紀之而衆人所不得聞如此類者固尚多也後世遂以論語皆漸修平實語而以圓頓一着甘讓與釋氏謂孔門無此不知朝聞夕死復是何物愚矣哉

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雲門以拄杖空

中敲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雲門云遮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法眼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二老所標一破根一破塵皆生公之義疏也以塵言之板頭是聲耶拄杖是聲耶手是聲耶三者缺一則無聲矣分之旣無合之豈有耶以根言之未聞則非聞已聞不更聞捨未聞已

筆塵

乙

共

三

聞復於何有聞以有兩頭方有中間故常作此觀則信得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根塵旣消而覺明皆成圓妙矣故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謫如來正法輪

楞嚴經如是六根一段旣以阿那律陀等明六根互用矣而又言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允頭足一辨知覺是同

者使知明暗二相皆由意識虛妄分別非眼識現量之境也

或問何以知明暗二相起於意識虛妄分別耶曰鴝鵒夜撮蚤虱察秋毫晝瞑而不見丘山人所謂暗彼所謂明人所謂明彼所謂暗若馬虎猫犬則晝夜俱見無明暗之別故知明暗何常之有皆以分別起耳今以人所執爲固然而疑聖教是反馬虎猫犬之不若也然則馬虎猫犬無異於聖人耶曰馬虎猫犬有

筆塵

乙

廿八

二三

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古德有學人問和尚夜後無燈時如何師云悟道之人常光現前有什麼晝夜問何不見和尚光師云擬將什麼眼見學人云世人同將現在眼見師彈指曰苦哉一切衆生根塵相涉從無始來認賊爲子常被枷鎖汝將眼見意識分別擬求佛道卽是背卻本心逐念流轉如此之人對面隔越

法華普門品偈有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藕長公謂還着本人非菩薩大悲之意當更曰兩家都沒事或問如何曰念彼觀音力時害人者害於人者與觀音同一鼻孔也則當其起一害心而呪詛諸毒藥已着於自身矣非菩薩取此而加彼也高明如長公安得以自他去來之相窺測菩薩非妄傳則戲言耳

筆塵

乙

廿九

三〇

萬曆甲申夏嘗過儀真時同年諸延之館於彼丁南羽吳康虞有宴坐客頗衆偶談及輪迴延之不信難余曰如此則宇宙人物有數矣余指坐客及服役之人曰此庭甚小而其中主僕不下二十餘人蠅蚋幾以千計棖題堦除間蜎飛蠅動之物與各人之身蚤虱蟻蚋寸白之類雖使離朱扁鵲索之不能盡兄以爲有數乎無數乎延之曰彼小虫也豈亦有輪迴哉余曰若以大小爲靈蠢則象與牛馬其智過於聖人矣延之雖未舍然然無以復

難也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蘓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患無聽徒乃豎石爲講之至闡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是衆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爲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耳而能受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也

法華經首佛旣放光已彌勒問而文殊答以所驗於過去者知佛將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筆塵

乙

三

三

爾時佛從三昧起發其端於舍利弗舍利弗請之而言止不須說者再及至五千人退席而後爲之說其所說者不過曰諸佛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皆爲一佛乘而已後卽爲聲聞弟子記別及持毀之功德罪殃而所謂妙法蓮華無一語及也以是經爲法華則是經無法華以是經非法華則以爲最後微言而後世之持誦書寫若是之靈且異也將如之何其會通耶曰嘗觀之種莖者矣夫

莖兩瓣之外無有也入之土時至氣發苗茁

而兩瓣宛然在焉以兩瓣爲莖種則苗茁而故在以兩瓣非莖種則苗非是不茁也夫七卷固兩瓣也卽此而求法華不可離此而求法華尤不可豈惟法華如首楞嚴未說而云卽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如圓覺未說而云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

筆塵

乙

三

三

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境現諸淨土是皆不說說則不立文字一着不待末後拈花而已時時全提正令矣世人不察佛經則謂之教祖語則謂之宗豈其然乎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則世間一切境界皆非我障礙而以心外取境故遂成障礙如画虎者自画而自畏之也故曰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

或問一切諸佛因地發願度盡衆生生界不盡不取正覺今現見有無量衆生而諸佛已成現成佛者不知數豈非違本願力耶曰以聖斷量言之衆生皆已成佛諸佛皆未成佛何以明之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是衆生皆已成佛也十明論云十方世界不見一佛已成現成佛者常行普賢行處十方世界度脫衆生無古無今不出不沒但以衆生宜應

筆塵

乙

世二

三〇十

所見成佛及以涅槃無作菩提何得何證何成何壞但以普賢行物常然恒利衆生而無利者但以無作之智性自徧周應現解迷本無成壞也正迷解時不見迷已不見智慧如善財入慈氏之門入已還合以諸法中實無一法有成壞故若於諸法中見有佛成佛者是無常義是諸佛未嘗成佛也法華經偈舍利弗當知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

皆令入佛道而後又言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爾來無量劫爲度衆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則無成之成無化之化固不可以世情度量作生界盡不盡正覺取不取之解也

李次德看八識規矩五識一頌訖余問何爲性境次德曰性是實義卽實根塵四大余曰執根塵四大爲實卽是徧計何爲性境次德不

筆塵

乙

世一

三〇九

能對余引圓覺經曰譬如眼光照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永明曰可證五根現量不生分別其眼光到處無有前後終不捨怨取親愛妍憎醜例如耳根不分毀讚之聲鼻根不避香臭之氣舌根不揀甜苦之味身根不隔澀滑之觸以率爾心時不分別故剎那流入意地纔起尋求便落比量則染淨心生取捨情起覺範曰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卽等周法界五現量識等一一根皆徧法界眼見

色時色不可得元來等法界耳鼻舌一一亦復如是五識現量名曰圓成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正謂是也次德喜得未曾有余又問五識既是性境現量如何有中二大八貪瞋痴等心所次德不能對余引唯識頌云眼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鼻舌身三七蓋九緣中分別依卽第六識染淨依卽第七識五識之生旣緣六七識六七識帶有染淨心所上

筆塵

乙

世

三

門相累故五識中具有染淨心所惟根本中慢等三及小隨十計度而起故前五不具也次德又喜得未曾有

紫栢大師以甲申年至常熟訪瞿元立等諸信士問諸君作何工夫諸君以修淨土對師曰修淨土亦嘗作觀乎曰然師曰於八識中用何識作觀耶諸君不能對師曰若用六識則審而非恒不能專注不散若用八識則恒而非審又何能作觀耶諸君固請師說破師笑

而起此語傳聞叢林遂有注八識頌以爲七識作觀者蓋七識亦恒亦審故也嗚呼旣學佛法而玩愒時日不學不思乃至是乎按宗鏡錄云八識心王惟取第六爲能觀察問前五七八俱能緣慮何以不取答前五識有漏位中惟現量緣實五塵境第八惟現量緣三境故種子根身器世間境性惟無記第七有漏位中常緣第八見分爲境非量所收今能觀心因教比知變起相分比量善性獨影境

筆塵

乙

世

三

攝故唯第六有此功能蓋意識有四一明了二定中三獨散四夢中已得定者卽定中意識現量觀故未得定者獨散意識能爲觀體曰旣名爲散則何以能觀耶曰別境中有慧以揀去散亂染無記等留善淨所變境而又

有定以引之何慮其不恒不審也詳具宗鏡錄三十六卷中宜詳玩之  
八識規矩補注中引瑜伽以四一切辨五差別云遍行具四別境惟有初二一切善惟有一

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惟一謂一切性初  
學讀之多不解今解之曰四一切者一性一  
切卽三性一善二不善三無記二地一切卽  
九地一欲界五趣地色界四禪四地無色界  
四空四地三時一切時卽同一剎那時四俱  
一切俱卽徧諸心等徧四一切故名徧行卽  
四一切是所行所徧觸等五數是能行能徧  
故曰徧行具四也別境徧性一切地一切而  
無時一切以四境各別起故無俱一切以欲  
等不徧心故故云別境惟有初二一切也善  
與不善無記相違無性一切十一數不能同  
時而起無時一切七八二識無之無俱一切  
故曰善惟一切地也染卽不善無性一切惟  
欲界有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八識  
無之無俱一切故云染四皆無也睡眠惟欲  
界有初禪有尋有伺二禪惟伺無尋三禪無  
尋無伺無地一切不同時起無時一切六識  
所專無俱一切故云不定惟一切性也

心所中易淆難辨者瞋忿恨惱嫉害瞋是總相  
忿是發於現在逆境恨是逆境已過去而藏  
蓄不忘惱是已有過而惡人之攻嫉是人  
長而惡其形已之短然此五者但言其心耳  
未必損害及人也害則及人矣慚者人有德  
而耻已無之也愧者已有過而羞人見之也  
精進者於諸善法精勤修習也不放逸者於  
不善法心無染着也懈怠卽精進之反也放  
逸卽不放逸之反也散亂者心易攀緣也掉  
舉者心易尋求也作意者心恒動行也想者  
於境取像也思者起心造諸業也作意如馬  
行思惟如騎者馬但直行不能避就是非由  
騎者故令其離非就是思惟亦爾能令作意  
離慢行也  
楞伽經偈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爲  
伴侶妄想觀技衆言八識受熏持種變起根  
身器界如牽線主七識執我如應和人五識  
取塵如共和技六識虛妄分別如看衆人應



和人是打鼓板者共和技卽木偶人木偶人須隨它拍轉拍緩則步緩拍急則步急五根亦如是但隨意轉故曰身非念輪隨念而轉大智度論云非耳根能聞聲非耳識亦非意識是聞聲事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不得言一法能聞聲何以故耳根無覺故不應聞聲識無色無對無處故亦不聞聲聲無覺無根故不知聲爾時耳根不破聲至可聞處意欲聞情塵意和合故耳識隨生耳識卽生意

筆塵

乙

世

三六四

識能分別種種因緣得聞聲斯則緣會而生緣散而滅無自主宰畢竟性空故曰雖聞聲佛法中亦無法能作能見能知有業亦有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佛法能見雖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佛法說

紫栢尊者在潯陽邢來慈匡石二居士同聲問曰秦將白起四十萬人一日坑之爲是多人坑一一報多人爲是多人罪重天使坑耶兩

者疑結交構胃中唯願尊者開解疑情頓剖積垢尊者卽說偈曰昔多坑一今一坑多一屈一伸箭鋒相值本無所失無失無疑疑旣不有將何開解以是印心天遣非理凡有報復情有理無情如夢中理際非夢夢中一多醒後追思何多何一若離一念古今延促多一之辨醉情昧理不以比量折衷非似亢違聖斷穿鑿橫計非理設問智者不答茲憐若愚強說是偈自今而後莫生此見當於佛前

筆塵

乙

世

三六五

懺洗垢垢福慧冥長脫弗痛悛終成魔外吾語不真吾舌當朽

或問倩女離魂似無此理余問之曰如來千百億化身汝信之乎曰信之曰千百億身之可疑而疑二身何哉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

大驚意泉外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  
呼曰因或問正風雷震盪時泉大道躲在哪  
處曰躲在龍鼻孔裏

四分爲唯識樞要第一安慧菩薩約唯識門立  
自證分第二難陀論師約心境門立見分相  
分第三陳那菩薩約體用門立自證分見分  
相分第四護法菩薩約量果門立證自證分  
自證分見分相分量果者心緣境時須有所  
能量量量果之行相故如尺量物有解數人

筆塵

乙

甲一

二

故相分爲所量見分爲能量即將自證分爲  
量果若將見分爲所量自證分爲能量即更  
將何法爲量果故知將證自證分爲量果方  
足也亦如明鏡鏡像爲相鏡明爲見鏡面如  
自證鏡背如證自證面依於背背復依面故  
得互證也以人言之譬如方寐未熟時雖心  
自漸閉而猶依稀聞外聲證自證分也已而  
眠熟內不作夢外不攪境自證分也已而夢  
見種種境界見分相分也

姑蘇一寺僧賣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荊石相公  
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  
於其徒乃玄參兔絲子二味等分蜜調服也  
公欲廣其澤見人卽說後亦罕驗蓋秘方廣  
傳則不効人莫喻其理紫柏大師嘗問余余  
對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之心力幾何不能  
轉之故也師擊節嘆賞

或問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何謂也曰寒熱和而  
爲平氣寒熱離而爲病氣因用則是寒熱過

筆塵

乙

甲一

二

脉處也

同年邵麟武問欲學醫須識藥性欲識藥性須  
讀本草乎曰然讀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麟  
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藥性也曰天豈爲  
病而生藥哉天非爲病而生藥則曰何藥可  
治何病皆舉一而廢百者耳草木得氣之偏  
人得氣之全偏則病矣以彼之偏輔我之偏  
醫藥所繇起也讀本草者以藥參驗之辨其  
味察其氣觀其色攷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華

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則知其稟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爲何氣不足則可以此療之矣靈樞經邪客篇論不得臥者因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湯夏至而後一陰生半夏茁其時則知其稟一陰之氣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陰之道五月陽氣尚盛故生必三葉其氣薄爲陽中之陰故能引衛

筆塵

乙

聖三

三

氣從陽入陰又其味辛能散陽蹻之滿故飲之而陰陽通其臥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漸成中滿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所以不効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氣味俱陰者黃柏知母桂爲引用爲丸投之溺出如湧泉轉眄成流蓋此病惟是下焦真陰不足故純用陰中之陰不欲干涉陽分及上中二焦故爲丸且服之多也本

草何嘗言半夏治不得臥黃柏知母利小便哉則據主治而覓藥性亦何異夫鑄舟而求劍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聞也

面浮胛腫小便澀滯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而不已則水症成矣胸滿腹彭邑邑不快未必成脹也服破氣之藥而不已則脹症成矣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黃柏知母之藥而不已則瘵症成矣氣滯膈塞飲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陳枳朴寬中之劑而不已則膈症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陷於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奈何也誤哉

筆塵

乙

聖三

三

痰火上壅喘嗽發熱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藥必死宜量其輕重而用人參多至一兩少則三五錢佐以桂附煎濃湯候冷飲之立愈韓懋所謂假對假真對真也然此症實由腎中真水不足火不受制而上炎桂附火類也下咽之初得其冷性暫解鬱熱及至下焦熱性

始發從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  
自然之理也然非人參君之則不能奏功

每見時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効  
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  
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無一驗何也  
蓋妄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  
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  
知通血脉助真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  
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劑

筆塵

乙

聖

三

至於婦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肝精不運何以  
能愈癰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多則  
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脉雖明載本草人  
誰信之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能起於床  
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遇諸塗訊之  
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  
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  
十全大補湯即覺清明遂日服之決數月能  
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  
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是哉使進順氣  
疎風之藥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於成  
方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  
遲使吾爲之當不止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  
採焉

人身無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穀入於胃也其  
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胃中  
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必

筆塵

乙

聖

三

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  
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  
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  
者也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  
間行於五臟六腑實則行虛則聚聚則爲痰  
散則還爲津液氣血初非經絡臟腑之中別  
有邪氣穢物號稱曰痰以爲身害必去之而  
後已者也余幼而喜唾痰愈唾愈多已而戒  
之每喉間梗梗不可耐輒呷白湯數口咯出

筆塵

乙

四六

三〇九

口中用舌攪研令碎因而漱之百餘津液滿口卽隨鼻中吸氣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少頃咽間清泰矣如未清卽再嗽再嚥以化盡爲度方咯出時其味甚鹹漱久則甘世人乃謂淤濁之物無澄而復清之理何其謬哉吾嘗渡河矣見舟人掬濁流而入之甕摻入礬末數分卽時澄清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故上焦宗氣不足則痰聚胸膈喉間梗梗鼻息喘短中焦營氣不足則血液爲痰或壅脉道變幻不常下焦衛氣不足則勢不悍痰液隨而滯四末分肉之間麻木壅腫治其本則補之宜先其標則化之有法畧露端倪以需穎者之自悟云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法散而不收宜用攝之法下虛上溢宜用復之之法上壅下塞宜用墜之法何謂澄之之法如白礬有卻水之性既能澄濁流豈不足以清痰乎然猶不可多用至於杏仁亦能澄清而濟水之性清勁能穴地伏流煮而

筆塵

乙

四六

三〇九

爲膠最能引痰下膈體此用之所謂澄之之法也何謂攝之之法如大腸暴泄脫氣及小便頻數者益智仁一味遂能收功蓋有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而固滑脫之妙故醫方每以治多唾者專取其辛而能攝非但溫胃寒而已所謂攝之之法也何謂復之之法腎間真氣不能上升則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則氣不通而津液不注於腎敗濁而爲痰故用八味丸地黃山藥山茱萸以補腎精茯苓澤瀉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潤腎燥肉桂附子熱燥之藥何以能潤曰經不云乎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所謂復之之法也何謂墜之之法如痰涎聚於咽膈之間爲嗽爲喘爲膈爲噎爲眩爲暈大便或時悶而不通宜用養正丹靈砂丹重劑以引而下之使不併所謂墜之之法也至於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畱者行之濕

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見於素問至真要大論者應變不窮尤爲治痰之要法在圓機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若乃虛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虛虛者既復則氣血健暢津液通流何痰之有今人乃謂補藥能滯氣而生痰此聾瞶之言流害無窮矣丹陽賀魯菴年七十餘膈間有痰不快飲食少思初無大害就醫京口投以越

筆塵

乙

三多九

鞠丸清氣化痰丸胸次稍寬日日吞之遂不輟口年餘困頓不堪僦舟來訪問脉於余則大肉已脫兩手脉如游絲太谿絕不至矣見余有難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間脹滿太甚大便悶結不通殊以爲苦但得稍寬卽瞑目無憾也固強余疏方以至親難辭教用人參白朮之類大劑進之少頃如廁下積痰升餘胸膈寬舒更數日而歿夫二九乃時師常用之藥本欲舒鬱適增其痞本欲清痰反

速其斃豈不悖哉明效若斯而病家與醫了無幡然悔悟懲創之色豈宿業已深大命垂絕故天塞其衷而使之決不可返也耶不然何不論於理而甘就屠戮者之衆也

東垣云高巔之上惟風可到故味之薄者陰中之陽自地升天者也所以頭痛皆用風藥治之總其大體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風藥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養血不可不審也一人寒月往返燕

筆塵

乙

三多九

京感受風寒遂得頭痛數月不愈一切頭風藥無所不服厥痛愈甚肢體瘦削扶策踵門求余方藥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緣何解散不効語不云乎治風先治血活血風自滅本因血虛而風寒入之今又疎泄不已烏乎能愈也又聞之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故用當歸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關竅血脉而行當歸之力問渠能酒乎曰能而且多近爲醫戒之不敢飲因令用斗酒入二藥其中浸三晝夜重

湯煮熟乘熱飲之至醉則去枕而卧臥起其痛如失所以用酒者欲二藥之氣上升於頭也至醉乃臥者醉則決肌膚淪骨髓藥力方到臥則血有所歸其神安也有志活人者推此用之思過半矣然有火鬱於上而痛者經云火淫所勝民病頭痛治以寒劑宜酒芩石膏之類治之又不可泥於此法也又有一方用當歸川芎連翹熟芩各二錢水煎六分去查以龍腦薄荷二錢置碗底將藥乘沸衝下

筆塵

乙

卷一

三

鼻吸其氣俟溫卽服服卽安臥其効甚速然亦爲血虛者設耳

補精之藥固忌溫熱然以天道驗之時非溫熱則地氣不能升而爲雲天氣不能降而爲雨人身之道何莫由斯然則腎雖寒補寔資溫助故昔人以菰蓉巴戟故紙茴香之類發揚腎氣使陰陽交蒸而生精知此理也自丹溪出而以黃柏知母爲補腎之藥誤人多矣夫黃柏知母雖稟北方寒水之氣而生然其性

降而不升殺而不生暫用其寒可以益水久服其苦反能助火經不云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可不慎歟治渴必須益血蓋血卽津液所化津液既少其血必虛故須益血凡吐血之後多能發渴益知渴病生於血虛也

筆塵

乙

卷一

三

今人只知脾胃虛則當補補之不應則補其母如是足矣而不知更有妙處補腎是也脾土克腎水不相爲用如何反補其所勝以滋肝木曰不然此其妙正在相克處也五行以相克爲用所以尚書大禹謨說箇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此聖人立言之妙其說甚長今且以水與土言之水不得土何處發生何處安着土不得水卻是一箇燥全物事如何生出萬物來水土相滋動植化生此造化相克之妙而醫家所以謂脾爲太陰濕土濕之一字分明土全賴水爲用也故曰補脾必先補腎至於腎精不足則又須補之以味故古人又謂



補腎不若補脾二言各有妙理不可偏廢也  
經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腸不便上爲口糜宜  
以清涼之劑利小便易老用五苓散導赤散  
相合服之神効又云少陽之復火氣內發上  
爲口糜則又當用苦寒之劑也如二法不効  
則宜加炮乾姜之類反佐之

身重之症時師止知燥濕而不知補虛素問示  
從容論篇歷言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  
煩寃足知身重乃虛症也宜用補中益氣湯  
筆塵 乙 五三 二九

加減八味丸消息與之  
治積之法理氣爲先氣既升降津液流暢積聚  
何由而生丹溪乃謂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  
聚只以消痰破血爲主誤矣天地間有形之  
物每自無中生何止積聚也戴復菴以一味  
大七氣湯治一切積聚知此道歟 肝積肥  
氣用前湯煎熟待冷卻以鐵器燒通紅以藥  
淋之乘熱服 肺積息賁用前湯加桑白皮  
半夏杏仁各半錢 心積伏梁用前湯加石

菖蒲半夏各半錢 脾之積痞氣用前湯下  
紅圓子 腎之積奔豚用前湯倍桂加茴香  
炒練子肉各半錢

難經云陰維爲病苦心痛陰維行諸陰而主榮  
榮爲血血屬心故苦心痛也潔古云其治在  
足少陽三陰交仲景太陰證則理中湯少陰  
證則四逆湯厥陰證則當歸四逆吳茱萸湯  
今人治一切氣疾止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  
腎所以鮮効夫腎間動氣爲五臟六腑之本  
筆塵 乙 五三 三

十二經脉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房勞過  
度或稟受素弱腎經不足氣無管束遂多鬱  
滯是生諸疾醫者以爲是當理氣枳朴烏藥  
香附之類襍然而前陳而氣愈不可理矣宜  
之泄之以快藥下之而人之死者已過半矣  
於是醫之中見稍高者以爲脾虛不能運化  
精微之故而從事於補脾然僅可以苟延歲  
月而多至於因循蹉跎而不可救此不知補  
腎之過也 氣藥內須兼用和血之藥佐之



蓋未有氣滯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則氣益滯矣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何謂氣化津液乃氣所化也經脉別論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蓋辟之蒸物然湯氣上薰金甌遂爲津而下滴此脾氣熏蒸肺葉所以遂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故小便不通之症審係氣虛而水涸

筆庫

卷之

五

五

者利之益甚須以大劑人參少佐升麻煎湯飲之陽升是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也自然通利矣丹溪嘗治一人傷寒得汗熱退後脉尚洪此洪脉作虛脉論與人參黃芪白朮炙甘草當歸芍藥陳皮數日其脉仍大又小便不通小腹下妨悶頗爲所苦但仰臥則點滴而出曰補藥服之未至前藥內倍加黃芪人參大劑與服兩日小便方利

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

陰故腎陰虛則大小便難宜以地黃茯苓車前茯苓之屬補真陰利水道少佐辛藥開腠理致津液而潤其燥施之於老人尤宜若大燥結之甚求通不得登廁用力太過便不通而氣被掙脫下注肛門有時泄出清水而後重不可忍者胸膈間梗梗作惡乾嘔有聲水飲食不進呻吟不絕欲利之則氣已下脫命在須臾再下卽絕欲固之則溺與燥矢彭滿腹腸間恐反增劇欲升

筆庫

卷之

五

五

之使氣自舉而穢物不爲氣所結自然通利則嘔惡不堪宜如何處家姑年八十餘嘗得此患余惟用調氣利小便之藥雖小獲効而不收全功常慰之令勿急性後因不能忍遽索末藥利下數行不以告余自謂稍快矣而脉忽數動一止氣息奄奄頽然床褥余知真氣已泄若不收攝恐遂無救急以生脉藥投之數劑後結脉始退因合益血潤腸丸與服勸以勿求速効勿服他藥久之自有奇功如

言調理兩開月餘而二便通調四肢康勝如平時矣向使圖目前之快獲探本之明寧免於悔哉便秘自是老人常事益氣固而不泄故能壽考而一時難堪輒躁擾而致疾若求通潤之方非益血而滋腎烏乎可也凡方雖為家姑設而可以通行天下故表而出之以為孝子養親仁人安老之一助云

益血潤腸丸

熟地黃

兩 杏仁 炒去

皮尖 枳殼

製炒 黃色 麻仁

炒去殼 淨殼

筆塵

乙

五十六

三十三

反滯大便也各三兩

巴上三味俱杵膏

橘紅

各二兩

阿膠

炒肉

茯苓

各一兩五錢 蘇子

炒

瑣陽

煮 荊芥

各一兩

末之以前三味膏同杵千餘下仍加煉蜜丸

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空心白湯送下

腦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則腦為之痛宜茸珠丹

之類治之若用風藥久之必灰

外兄賀晉卿因有不如意事又當勞役之後忽

小腹急痛欲溺溺中有白物如膿併血而下

莖中急痛不可忍正如滯下後重之狀日數

十行更數醫不効問方於余余作汚血治令

以牛膝四兩去蘆酒浸一宿長流水十二碗

煎至八碗再入桃仁一兩去皮炒紅花二錢

五分當歸稍一兩酒洗赤芍藥一兩五錢木

通一兩生甘草稍二錢五分苧麻根二莖同

煎至二碗去查入琥珀末二錢麝香少許分

作四服一日夜飲盡勢減大半按素問奇病

論云病有癰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今瘰

血雖散宜用地黃丸加兔絲杜仲益智仁牛

膝之屬補腎陰之不足以杜復至因循未及

伯治遂不得全愈或閉或一夜數十起溺訖

痛甚竟服前丸及以補腎之藥入煎劑調理

而安 從兄爾祝得淋疾日數十溲畧帶黃

服五苓散稍愈因腹中未快多服利藥三五

日後忽見血星醫以八正散治之不應索方

於余詢知其便後時有物如膿小勞即發診

得六脉俱沉細左尤甚此中氣不足也便後

膿血精內敗也經云中氣不足則溲便為之

變宜補中益氣湯加順氣之藥以滋其陽六  
味地黄丸疏內敗之精以補其陰更加五味  
子斂耗散牛膝通血脉終劑而安 此余初  
學醫時所錄以用藥頗中肯綮故存之

小便黃赤有寒熱虛實之別素問云諸病水液  
渾濁皆屬於熱宜黃柏知母之類治之此熱  
症也脉經云尺瀋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  
子四逆湯此寒症也素問云胃足陽明之脉  
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  
溺色黃宜降胃火又云肝熱病者小便先黃  
宜降肝火此實症也又云肺手太陰之脉氣  
虛則肩背寒痛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宜補  
中益氣湯之類以補肺氣又云冬脉者腎脉  
也冬脉不及則令人眊清脊痛小便變宜地  
黃丸之類以助腎脉此虛症也

小便遺失責在肺而不在腎蓋肺者腎之上源  
又其母也上源治則下流約矣甲乙經云肺  
脉不及則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故東

垣謂宜安臥養氣禁勞役以黃芪人參之類  
補之不愈當責有熱加黃柏生辛

朱丹溪於此道中甚有發明而其臨病處方又  
多以扶植元氣為主孰意人遭厄運其手書  
皆不傳而傳於世者皆爲盲夫俗子裁翦增  
續疵繆實多纂要一書其行尤盛凡丹溪長  
處皆爲刪去甚可恨也卽如疝症一門首載  
云專主肝經與腎經絕無相干而不知世所  
患由腎虛而致者甚多肝乃腎之子而前陰  
腎之竅也欲補其肝能無顧其母乎而世俗  
執肝無補法之論達一疝症輒謂肝實過用  
克伐歿者多矣今纂要中全不載一補法時  
師旣無自悟之明又無他書足攷焉得而不  
誤也按丹溪云疝有挾虛而發者其脉不甚  
沉緊而大豁無力者是也當以參朮爲君疏  
導藥佐之何嘗無補法哉 張仲景治寒疝  
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  
之本草衍義稱其無不應驗豈非補肝之効

乎余每治病甚氣上衝心危急者以八味丸投之立應又補腎之一驗也又大便不通者當利大便如許叔微羅謙甫皆用芫花是已小便不通者當利小便如許叔微治宋荀甫以五苓散是已今如纂要言不干腎經則五苓不當用又言疝不可下則芫花不當用而所列者惟數種破氣之藥苦辛襍收寒熱無別既不能補肝腎之真陰又不能通利二竅使邪有所洩而徒耗其氣於冥冥之中且日趨於危而不覺也豈不悖哉

一人生附骨疽膿熟不能洩潰而入腹精神昏憤粥藥不入醫無所措手延余治余診之脉細如蛛絲氣息奄奄欲絕余曰無傷也可以鉞鍼刺其腹膿大洩然皆清稀洩時若蟹吐沫在法爲透膜不治或訊余余又曰無傷也可治參芪附子加厥陰行經之藥大劑飲之爲製八味丸成服之食大進日噉飯升餘肉數鬻旬日而平所以知可治者潰瘍之脉

洪實者必微細者生今脉微細形病相合知其受補故云可治也所以刺其腹者膿不洩必有內攻之患且按之而知其創深卽刺之無苦也所以信其不透膜卽透膜無損者無惡候也所以服八味者八味丸補腎腎氣旺而上升則胃口開而納食故食大進也洩膿旣多刀圭之藥其何能濟遷延已久且有他患故進開胃之藥使多食梁肉以補之肌乃速生此治潰瘍之要法也

隆慶庚午余自秋闈歸則亡妹已病益自七月乳腫痛不散八月用火鉞取膿醫以十全大補湯與之外敷鐵箍散不効反加喘悶九月產一女潰勢益大兩乳房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粘出膿幾六七升畧無斂勢十一月始歸就醫改用解毒和中平劑外搽生肌散龍骨寒水石等劑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卽腫泡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胷前腋下皆腫潰不可動側其勢可畏余謂產後毒氣乘虛而

熾宜多服黃芪解毒補血益氣生肌而醫不敢用十二月中旬後益甚瘡口廿餘諸藥盡試不効始改用余藥時膿穢粘滯煎楮葉猪蹄湯沃之頓爽乃製一方名黃芪托裏湯黃芪之甘溫以排膿益氣生肌爲君甘草補胃氣解毒當歸身和血生血爲臣升麻葛根漏蘆爲足陽明本經藥及連翹防風皆散結疎經瓜蒌仁黍粘子解毒去腫皂角刺引至潰處白芷入陽明敗膿長肌又用川芎三分及

筆塵

乙

空

三十七

肉桂炒栢爲引用每劑入酒一盞煎送白玉霜丸疎膿解毒時膿水稠粘方盛未已不可遽用收澀之藥理宜追之乃製青霞散外摻明日膿水頓稀痛定穢解始有向安之勢至辛未新正患處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蔥熨法隨手消散但近腋足少陽分尚未斂乃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川芎膿水將淨者卽用搜膿散摻之元宵後遂全安

瘡未癒一二錢

凡治癰疽須審經絡部分

今所患正在足陽明之分少侵足少陽經分俗醫不復省別一槩用藥藥無向導終歸罔功甚可嘆也近有患之劇甚如亾妹所苦者一庠友就余求方余以冗未及應諸瘍醫卒拱手以待其斃余甚傷焉議且刊布其方不忍自秘也隆慶辛未九日記 余自庚午始究心於醫會亾妹病旁觀而技癢幾欲出手拯之家人皆弗信醫亦訝其見與已矛盾沮不用也已而亾妹恚曰醫之伎窮矣如是而

筆塵

乙

空

三十八

猶倚之吾且束手而待斃今一意以聽吾兄乃請余治藥一傳而膿稀再傳而創斂先是邑之人傳亾妹疾不可爲矣俄而起且歸馬氏人始傳王生技能起死人則此之爲也馬氏宿有憾於家君方亾妹之病而歸寧也固虞其不起愈而還其舅醉罵之且及家君返於室其夫亦然於是亾妹俛而思曰彼舅也夫也虐我我何敢怨然而辱及吾父母吾欲絕而歸是逆舅與夫也忍而受之則父母之

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義度之吾分當  
歿乃從容自經歿臨其棺視其尸創尚未盡  
平也嗚呼痛哉余既哀集璣錄得是紙於故  
簾中歛歛久之因述其顛末於後自余製青  
霞散至今十年所治潰瘍不知凡幾矣而應  
手輒効今始刊而布之償宿願焉庚辰長至  
後一日記

青霞散 治癰疽潰爛膿多不斂先用楮葉猪  
蹄湯洗過以此敷之

筆塵

青黛 二錢 乳香 五分 沒藥 五分 韶粉 一錢 海螵蛸

五分 枯礬 一錢 白斂 一錢 寒水石 一錢 冰片 三分 紅粉

霜 一錢 各另研極細和勻再研入 杏仁 廿四箇 有灰肉加白

丁香 五分 大癰疽爛甚腐多加銅綠 五分

此方專治潰瘍因血熱肉腐化而為膿故用  
青黛涼血解毒而使肉無腐為君乳香沒藥  
之活血止痛而消腫為臣寒水石之寒而佐  
青黛以涼血肉使不腐枯礬之收澀排膿而  
追毒韶粉海螵蛸之收濕止膿汁之多而不

燥粉霜之拔毒白斂之斂創冰片之透肌以  
為佐使諸藥多燥又假杏仁之油以潤之此  
製方之意也

發熱所因不同當以兼症別之外感風寒必兼  
頭痛項脊強等症內傷飲食必兼頭痛吞酸  
噯腐等症無諸兼症而發熱不止者此必勞  
倦之後或用心過度而心火散溢於外故也  
誤用汗下涼解之法不止必死最宜審之今  
錄一二事於左以為醫鑑外兄虞文華病發  
熱一醫審無身痛等症知非外感用平胃散  
加人參五分投之而熱愈甚又一醫至診之  
曰此人參之過也亟汗之汗而不解又一醫  
至診之曰邪入裏矣急治涼膈散下之煎成  
欲服而余適至急止之診得六脉皆洪大搏  
指舉按有力則笑而語之曰此醫之所以誤  
也用茯苓補心湯加人參六錢麥門冬三錢  
酸棗仁一錢五分投之時不臥九日矣服藥  
即大軀良久而甦病已退診之脉頓微弱余

爲治方每劑用人參四錢他皆酸棗仁茯神  
歸朮黃芪麥門冬川芎之類令其多服勿輟  
遂別去數日以小便不利來扣余令間服導  
赤散明日熱復作舌黑如墨復延余診脉復  
洪大如曩時扣之始知連日所服藥皆減參  
三分之一而導赤散中一醫又加天花粉苓  
梔等藥故病復作也亟令人參六錢合前  
諸藥大劑投之舌色始淡熱始除小便亦遂  
清利愈後康健逾平時使進涼膈之劑近久  
矣藥可妄投哉今人不解此理至謂人參能  
助火發熱謬也昔人謂甘能除大熱蓋熱爲  
心火而心以鹹補以甘瀉又甘能補血血生  
則火有所依甘能緩中中緩則火不至於妄  
行而自斂況人參性能安神明爲手少陰經  
之正藥固宜其清心降火若此之神且速也  
雲中秦文山掌教平湖與家兄同官因勞患兩  
脇滿痛清晨并饑時尤甚以書介家兄來求  
方余知其肝虛當子母養勿令用黃芪白朮

當歸熟地川芎山茱萸山藥酸棗仁栢子仁  
之類仍用防風細辛各少許姜棗煎服仍囑  
家兄曰勿示他醫將大笑恐口不得合也無  
何而秦君書來謝云服之不數劑愈矣余客  
長安時聞魏崑崙溟吏部之變因投謁忍饑喘  
而脇痛無他苦也而粗工以青皮枳殼之類  
襍投之遂至不起吁可不監哉  
古方治白淫皆用收澀溫補之劑而時師株守  
丹溪書槩作濕熱處治投黃柏知母猪苓澤  
瀉之類不復通變腎無瀉法利之不已其害  
大矣余尋常治此疾純用人參白朮茯神麥  
門冬酸棗仁益智仁之類無不應者新安汪  
機嘗治洩精以人參爲君自一錢加至五錢  
其病乃脫知此理也余家藏丹溪書有云赤  
白濁卽靈樞所謂中氣不足洩便爲之變是  
也先須補中氣使升舉之而後分其臟腑氣  
血赤白虛實以治與夫其他邪熱所傷者固  
在瀉熱補虛設腎氣虛甚或火熱亢極者則



不宜峻用寒涼之劑必以反佐治之要在權衡輕重而已按此皆活法要語率爲纂集者刪去而止存濕熱一條流禍無窮豈不痛哉又丹溪高弟戴原禮云如白濁甚下淀如泥稠粘如膠頻逆而澀痛異常此非熱淋乃是精濁窒塞竅道而結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丸嘗聞識者云傷精白濁須肉從蓉治之又云用大烏梅六枚雄黃三分研細同杵勻丸如菉豈大分三服以烏梅湯嚥之効

筆麈

卷之六

七

三

治病之法有五日和日取日從日折日屬王太僕云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已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今人不復辨此矣惟滯下用下藥猶存通用通用之意而粗工習焉不察也近代薛立齋善用塞因塞用法遂大破丹溪

舊套以名於時若求屬之法則舉世迷焉常熟嚴養翁相公春秋高而求助於厚味補藥以致胃火久而益熾服清胃散不効加山梔石膏芩連而益甚以爲涼之非也疑其當補聞余善用人參因延余診而決之纔及門則口中穢氣達於四室向之欲噦余謂此正清胃散症也獨其熱甚當用從治而既失之今且欲從而不可矣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天門冬麥門冬生地黃熟地黃石斛犀角升麻蘭香之類大劑投之數日而臭已止矣經云諸病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所謂求其屬也火衰於戊故峻補其陰而熱自己後因不屏肉食胃火復作大便不利目瞤耳鳴不能自忍襍進涼劑時或利之遂至不起嗟乎苟知其熱則涼之而已矣則塗之人而皆可爲盧扁何事醫乎

筆麈

卷之六

七

三

萬曆癸酉春余與家兄應督學試從宜興歸則從子林鋹痘後兩目生瞖羞明特甚憲牘幃



幕皆以衣被重重覆蔽就明展兩睥視之則白膜已遍覆黑睛泪如湧泉嬰科眼科投藥不効束手告技窮矣余素不閑於嬰科莫知爲計家兄曰女弟垂死之症弟能生之豈遂技窮於是試精思之余返書室閉戶而思目者清陽之所走也而忽焉有腎膜是濁陰犯之也濁陰烏敢與陽光敵故羞明特甚吾得治法矣乃以黃耆助清陽之氣爲君生地當歸養目中真血爲臣羌活獨活防風白芷川

筆塵

乙

卷一

芎甘菊花薄荷荆芥升清陽黃芩猪膽汁車前子茯苓降濁陰爲佐仍間服瀉青丸八劑而目開徹幃幙瞖已去矣時眼科所進點洗之藥一切屏不用止用橄欖核磨汁敷上睥而已蓋嬰幼柔脆點洗之藥必有所傷故也腹脹多是氣虛不斂用辛散之藥反甚宜以酸收之白芍藥五味子之屬少佐益智仁以其能收攝三焦元氣也朝寬暮急用當歸爲主暮寬朝急用人參爲主朝暮俱急二味並用

按之有痛處乃瘀血也加行血藥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臌脹又云下之則脹已謂宜用沉降之藥引濁氣之在上者而下之非通利大腑之謂也凡腫脹初起痰多發喘小便不利者服濟生腎氣丸無不効

邑侯許少薇患口糜余謂非乾薑不能愈公猶疑之後竟從余言而愈從子懋錫亦患此勢甚危急熱甚惟欲飲冷余令人參白朮乾姜各二錢茯苓甘草一錢煎成冷服日數服

筆塵

乙

卷一

乃已噫此詎可與拘方者道也

余雲衢太史形氣充壯飲噉兼人辛卯夏六月患熱病肢體不甚熱而間揚擲手足如躁擾狀昏憤不知人事時發一二語不可了而非謔也脉微細如欲絕有謂是陰症宜溫者有謂當下者時座師陸葵日先生與曾植齋馮琢庵二太史皆取決於余余謂是陽病見陰脉在法爲不治然素稟如此又值酷暑外燄酒炙內炎宜狂熱如焚脉洪數有力而此何

爲者豈熱氣怫鬱不得伸而然耶且不大便  
七日矣姑以大柴胡湯下之時大黃止用二  
錢又熟煎而太醫王雷庵力爭以爲太少不  
若用大承氣余曰如此脉症豈宜峻下待大  
柴胡不應而後用調胃承氣調胃承氣不應  
而後用小承氣以及大承氣未晚也已服藥  
大便卽行脉已出手足溫矣余謂雷庵曰設  
用大承氣能免噬臍之悔哉繼以黃連解毒  
湯數服而平七月初遂與陸先生同典試南  
筆庫

筆庫

卷八

七

七

而歿蓋陽氣後竭而然也不下亦歿宜涼膈  
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積熱漸以宣散  
則心胸再暖脉漸以生然後撫卷而嘆曰古  
人先得我心矣余太史所患正失下熱極以  
至身冷脉微而昏冒欲絕者也下與不下大  
下與微下歿生在呼吸間不容髮嗚呼可不  
慎哉宜表而出之以爲世鑒

筆庫

卷八

七

七

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所謂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者也二也自乾坤交而六子行則六子以所交之爻或用互藏其宅或用互爲其根而坎離獨得所交之中者以爲用故離火內陰而外陽心藏屬之坎水內陽而外陰腎藏屬之於是居於上下子午君火對化之位體天地生成變化之元始故坎中之陽於子半以後而一陽生分陰而出至卯而平至午而極午半以後而一陰生含陽而入

筆庫

卷之

七

三

至酉而平至子而極靜極復動而一陽復生夫如是循環無端者不唯應於歲月晝夜而已其在呼吸之間亦然難經所云命門藏精繫胞者乃指相火輔於子位對化君火之用在於此猶輔午位君火之在臆中也三也問坎中之陽動何乃獨偏於右耶 答經云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天地之道神明之府血氣之男女萬物之終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坎中之陽偏於右者陰陽所行

之道路固然耳如上所云者左升右旋流行之路也命門從右者五體生成形質之道也本左陽而右陰氣陽而血陰坎中之陽火也氣也坎體之陰水也血也腎坎居下焦地道也萬物皆生於地長於地故坎中之陽火互從右之陰而上行生脾土脾土生肺金坎體之陰水互從左之陽而上行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肺居上焦天道也地氣生至於天其動已極極則復靜則天氣下降故離體之陽

筆庫

卷之

七

三

退入於地轉居右之陰部以藏精離中之陰從肺降入於地轉居左之陽部以生水地因夫天氣所入施化之德靜極復動動則還復以相生也於是居左心肝之陽藏主司血居右肺脾之陰主司氣者皆本地道互合陰陽而致之也夫聖人論陰陽有離有合內經以腎爲一藏者用合體之坎而言也以水火氣血各有其路而行者用離體之坎而言也此浦江趙以德之說也明乎此可以無疑於右

腎之爲相火矣

問天元紀大論云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暑亦火也何火獨有二乎 答君主不用事相代之故火有二也固也當看陰陽二字陽燧對日而得火天之陽火也龍雷之火天之陰火也鑽木擊石而得火地之陽火也石油之火地之陰火也丙丁君火人之陽火也三焦心包絡命門相火人之陰火也陽火遇草而燔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濕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焰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焰自滅故治陽火者利用正治陰火者利用從治陽火者利用降治陰火者利用升均之內虛火動也李東垣主助陽朱丹溪主助陰各有攸當也

問今虛損發熱者皆言相火乘陰虛而動至於

補中益氣證則未聞言相火也如前所云則

勞倦所動乃相火而虛損所動乃君火乎

答勞倦所傷之爲相火東垣明言之矣曰脾

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

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

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

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

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氣高而喘身熱而

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然則以柴胡

升麻佐參耑木非特從陰位升出陽氣行

春生之令乃是順其性而揚之蓋治陰火之

法也若療之所損者精也離中之一陰卽坎

也坎中之一陽卽離也陽無體以陰爲體陰

虧則陽無所附而不得不恣其炎上之性以

爲嘔血欬嗽骨蒸之症矣非質重味厚陰中

之陰者安能固其陽根而斂之使返於宅乎

故地黃丸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補中

益氣湯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也問地黃

九藥耳何爲補之以味曰地黃之甘微苦山藥之甘山茱萸之酸牡丹皮之苦辛澤瀉之鹹茯苓之淡以五味各入本藏用桂附之辛開腠理致津液通氣道輸而與之非補之以味而何何藥無氣何藥無味氣者天也味者地也溫熱者天之陽也寒涼者天之陰也陽則升陰則降辛甘者地之陽也酸苦者地之陰也陽則浮陰則沉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使氣後使味者有先使味

筆塵

乙

卷

三

後使氣者不可不審也

問五味之補瀉五臟其義何居 答天地之氣不交則造化幾乎息矣故辛者散也東方之氣散宜辛而反酸是震中有兌也酸者斂也西方之氣斂宜酸而反辛是兌中有震也故酸入肝而補肺辛入肺而補肝是震兌互也鹹入腎而補心苦入心而補腎是坎離互也脾不主時寄旺於四季則守其本味而已矣至其瀉也則又不然腎肺肝之各以本味爲

瀉易知也乃心脾獨異何耶曰心君主之官也脾臟腑經絡之所從稟氣者也故獨異也君主之官以所生之味爲瀉惡其泄氣也脾納水穀散精於臟腑新新相因故以生我之味爲瀉惡其休氣也我王則生我者休故也

筆塵

乙

卷

九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西瓜不見於本草草木子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之然胡嶠陷盧記云征回紇得此種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則五代時已有之矣而松漠記聞諸書又言洪皓使虜攜以歸何哉劉楨賦曰藍皮密理素肌丹瓢陸機賦曰攄文抱綠披素懷丹張載賦曰玄表丹衷呈素含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而三子皆晉人也

筆塵

二

乙

二百三

則謂五代始有者亦謬耳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使非西瓜安有所謂五色者哉果清上人在余齋中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有云財帛相侵猶能安忍小諍義理卽大瞋恨風馬不交是名諍論瞋發相不解風馬不交之義以問余余應之曰馬喜逆風而奔風

南則馬北故曰風馬不交言其違忤不相順耳若牛則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牛南而馬北南風則牛北而馬南故曰風馬牛不相及也所謂背馳者也

益智子療滑脫之病甚効蓋其功能收攝而不澀滯故余於下利遺精帶下諸症每喜用之而味苦氣辛不堪噉然古人每入食品晉遠公答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淡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卽於僧中行之二十六國春秋曰盧循爲廣州刺史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觀雜和委雕盤方厭永夜歡之咏則當時以爲奇食故循之遺裕猶其餉遠公未必含譏諷也其子止雜五味中若椒桂之用或鹽曝以下酒而蜜煮爲粽者乃取其外皮耳

王維畫雪中芭蕉世以爲逸格而余所知嘉善朱生因以自號然梁徐摛嘗賦之矣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色葉漬

雪而傍枯則右丞之廬固有所本乎松江陸文裕公淡嘗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鑑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時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乃知冒雪着花益實境也

李廓庵先生嘗爲余述其師趙浚谷先生之議論也浚谷名時春爲嘉靖丙戌會元仕至都御史勲名著於邊陲麗廓庵先生以女妻之其子有雋才不課督以舉子業廓庵恠而問

筆塵

卷二

三

三三〇六

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廓庵曰某謂近年舉業日盛一日先生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余爲子剖之廓庵因檢得十先生稿信手揭得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日子所取此文佳處何在廓庵因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

筆塵

卷二

四

三三六

谷曰吾所謂近年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卽如近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止敘目前凍餒流離之狀天子必爲之惻然憐憫而蠲賑乃云若不蠲賑則他日必爲盜爲亂而國家且受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中玄若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器度彼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言者非聖人何由預知其必爲此耶中玄素以豪傑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乃信吾言之非過也已而部覆陝西災傷得旨果無蠲賑而隆慶間起高公於家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

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京師軍人將受糧於倉先期給籌輒賣之南人利其價廉每買得籌以受糧於倉都察院經歷劉雲嵩庭芥家人方執籌赴倉行至皇

城東墻下見羣丐中有一童子酷類其主幼子所謂五叔者因恠而熟視之其子疾呼某人救我乃知真是五叔趨而負之羣丐皆散走歸及門讓其門者曰爾何不謹視門戶而今羣丐誘五叔以出使不遇我奈何門者曰

筆塵

上

五

三〇七

五叔適假寐館中未嘗出何子言之謬也愕而排入館中則假寐者已不見而背負者昏噤不能言時余與同館諸公會於盛學士諫私第太史楊荆崖道賓與劉同邑親見而言之於時諸公莫不駭嘆更數日所謂五叔者始蘓自言爲羣丐誘出月餘矣爲脫其衣寘陰溝中而衣以破衲晝行乞於道夜則宿於神廟爲神所呵逐輒棲息門廡下果於陰溝中得衣其在館者僞也戶部郎陳景梧之子

與同學一日師賞其所爲文亦輒喜躍了無

他異陳爲其僚于振方仕廉言之于以告余

皆疑其爲鬼余謂是狐耳誘之相與爲丐而又代之爲學生矻矻讀書作文有何意味此怪可謂好事矣於知事則未也因相與爲之一笑

蜀人江鍾廉以進士知吳江縣調獻縣涖任次日以謁府官至河間比歸則妻女皆暴卒口鼻有泥窒之既不勝惋愕因詰父老其故則

筆塵

下

六

三〇七

前此有劇盜反獄爲圍守不得出突入知縣衙攻者不敢格第縱火焚之熾焉遂爲祟前令虛其舍而處他館有年矣江將至吏以修衙之費視修館倍省故乾沒其金而爲此江甚恨之言於府罪其吏而徙居於館方涖事家人駭奔而出曰鬼又至矣江亟入內則一婢方發狂若有所附者江責之曰吾受命宰一方未嘗得臯百姓且於爾無宿讎爾已殺我妻女矣乃猶矜我不休謂我不能奏於



帝誅汝耶婢言吾非鬼祟即夫人也自公赴郡之夜見被髮裸身者數人入室粹余出二姐驚叫抱持我因并粹之至一街有人隨而解之曰彼與汝無讎粹之何爲數兇乃捨去我因謝其人且曰我知縣夫人也汝亟覓轎來送我歸衙舍且厚勞汝其人曰夫人誤矣此已入冥司非告於主者不能自返吾引汝告之因引入一官舍見有賢人方據案理事我趨前陳說求歸賢人曰鬼不能妄殺人

或汝命盡當來俟吾檢之然遷延數日不卽檢吾哀懇再三始檢之則與二姐陽壽皆未盡賢人曰汝母子當再生顧宅舍壞矣奈何我因號泣不已賢人意殊不安又慰我曰今卽予汝善處且爲男子勝前生遠矣汝母悲泣因命人引我至所應托生之家楚中巨室也因產期尚遠故以間來報公公其善自愛因悲不自禁其形則婢其言音舉止眞夫人也此萬曆戊子歲事同年張容宇

輔之黃慎

軒 爲余述之甚詳黃與江同鄉素相善而是時黃之尊人方同知河間府其所目擊也江旣寃恨不已張真人過其邑求其行遣而竟無纖毫之驗乃謾言是蛇精爲祟業已遣之去矣知其故者莫不哂之嗚呼今之善良受屈者不得於明猶覩得於幽不謂冥中貴人亦爾憤憤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鴛鴦小正八月鴛鴦爲鼠是二物交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鼯鼠鼯鼠隱鼠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莊子云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卽此鴛鴦卽今所謂鸕鶿也鸕亦多有鼯鼠及魚化者不專田鼠又魚鼯亦或化爲田鼠楊文公談苑云正道二年夏秋汴人鬻鶿者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李時珍云隆慶辛未夏秋大水斬黃瀕江之地鼯鼠遍野皆鯽魚所化蘆稼之根啣食殆盡則鼯之化不獨一種也又謂鸕鶿爲二

物鵲則始由蝦蟇海魚所化終卽自卵生故四時常有之鵲則始田鼠化終復爲鼠故夏有冬無鵲有斑鵲無斑然未之親驗也適聞鄧孺孝藝鼓載與余游鶴林見田鼠問余以化鴛之事余以爲鼃鼃余不復記憶當由誤記談苑而以蛙當田鼠耳

余爲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每邀入火房劇談自世務外於星曆太乙壬遁之學無所不究先生嘆曰惜子不遇趙文肅公文肅公

筆塵

卷二

九

三

爲館師時日孜孜爲余輩苦口如子所談者無所不談惜吾輩素不諳習無所領解三十年來僅見子耳又述文肅公一日至館謂諸吉士曰昨晤張太岳訊吾何以課諸君吾應之以方令讀楞嚴經太岳搖首曰也太奇然吾思之諸君少者幾三十歲長者逾四十矣人壽幾何不以此時奇更待何時耶

甲問乙曰吾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

敬事我乎乙曰子不予我金我何爲敬事子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爲敬事子

萬曆庚辰余與外舅子見素翁同下第歸至南陽則新建知縣張可庵棟亦寓宿焉外舅酌之張中席而嘆曰公等無以得失介介取科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余曰何謂也張曰余以癸酉應應天府鄉試而同邑朱明山熙洽應順天府鄉試有友人與吾兩人者至契也

筆塵

卷六

十

三

望吾兩人之捷甚切一夕夢見鄉書余與朱同捷而余第五十九人覺以告余余謂是夢其不驗矣明山與吾南北異榜安得同鄉書乎友人曰今同鄉敘同年者不論南北皆同籍是安可泥也迨榜出余無名而數日後明山捷報至其第五十九人與余同姓名蓋安肅人也迨余丙子領鄉薦亦五十九名造物者何其巧也夫科試未有朕兆而名之高下已預定於數年前何關文字乎

龍溪儒學教諭翁

正春

將赴南宮試祈夢九鯉

湖夢神謂之曰三人同行一死一故意甚惡之已而狀元及第其第二人晉江史繼偕第三人崑山顧天竣也

余應己丑會試與從兄德謀及同年史崇質甯顧寅同宿呂公祠中祈夢余且陰禱於神以二親年邁恐不及見余登第倘是年不當第則願減己壽以促其期已而就寢至夜分諸君皆覺曰無夢是時外舅于見素將南歸未

有定期其寓在

朝之西而余寓在

朝極

東日日穿朝往候送是夜余夢穿朝如平時而已意以是晝所歷熟境未必神告而崇質曰子其登第矣是入朝之兆也已而余果倖第謂已驗矣迨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院寓西而院東辰而往未而返無不穿朝者然後知此夢之淡而有味也

嘉靖中分宜嚴相公

嵩

生辰館中諸公往賀之

至則江西諸士夫皆在焉少頃嚴出江西諸

公罄折以俟時新鄭高中玄拱笑於列嚴顧問中玄何笑高曰適見老先生與貴鄉諸公相接偶憶得韓昌黎鬪雞行兩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嚴亦爲之大笑蓋是時館閣諸公僚誼浹洽無先後尊卑截然之隔故當分宜權可炙手時而新鄭謹之無所忌今不復有此風矣

隆慶初大學士華亭徐公總機務而新鄭高公負氣不相下臺省交章論之高公遂罷居數歲徐公亦罷而興化李公當國時士大夫數人居居邑邑不得志欲求復用與丹陽邵芳商之芳曰是固未易圖也李公以恭默居位何暇論繩之外乎公等卽欲起廢誰爲主者是固未易圖也諸公曰雖然必爲我圖之芳曰今新鄭家居久矣主上以青宮之舊不能忘情顧其居約左右無從吏之者諸公誠各捐千金芳爲居間則高公必起高公起必重德諸公而後事可圖也諸公曰善乃裝爲

遣邵生邵生以萬金市諸金寶奇貨至新鄭  
高公第叩閤者曰丹陽布衣邵芳求見相公  
門下高公固不欲久之乃見所以接遇之甚  
倨立語斯須高公奇之乃索坐侍於西隅復  
語良久高公起而握手曰吾老友也因寘上  
坐命酒食盡歡夜分乃罷辭歸邵詰旦邵生  
復造高公門不見高公見其左右曰始吾聞  
而公豪傑士未之信也昨與語殆百所聞曷  
不出其餘以澤天下而高臥爲左右曰今

筆塵

卷二

十三

三〇〇七

上左右無推轂者公卽欲不高臥豈可得哉  
邵生曰吾必欲起公公強爲我出我且不別  
公兩月後晤於長安邸耳左右相與目咲之  
曰敬諾邵生卽之長安先使人宣言諸大璫  
東南有大賈至多奇寶大璫爭延致之邵生  
固利口遇之者莫不盡懽恨相知晚也邵生  
有寶刀長尺餘搏之成丸大璫欲得之問價  
幾何邵生笑曰丈夫意氣相投合何論貨哉  
卽解贈之大璫喜日畱邵生款洽有間因說

曰今元樞虛已不任事而新鄭高公最賢去  
不以罪上以講幄舊宜思之公等何不從臾  
令復起而澤天下哉大璫曰謹受教顧上左  
右衆宜捐數千金贈遺之吾聞高公貧安能  
辦也邵生曰吾與高公素昧平生特爲天下  
故言之信如公言當盡捐吾橐中裝爲諸貴  
人壽大璫許諾不數日而高公果復相則前  
家居首謀諸公頗以次起用高公頗修華亭  
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推辱之追逮紛紜

筆塵

卷二

十四

三〇〇八

徐公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召與謀之  
呂生曰此獨去新鄭可耳吾當爲公行乃持  
千金至長安會 莊皇帝崩高公與江陵張  
公受顧命輔政呂生喜曰吾事諸矣乃使客  
說高公曰 大行皇帝握公手而以 少主  
屬公公何以自效哉高公曰誓捐軀報國無  
足言者客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  
行 高皇帝時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而以  
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爲之貳公所知也高公

曰然然靖難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人令雖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未之國者不遑豈非 祖宗深意哉正德中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爭之土木之變非 邠王在朝宗社之計未知所定也今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方宴然奈何言報國乎高公懼然起把客臂曰此 先帝神靈教公言也敬聞命矣客退則呂生宣言傳入宮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 皇后賢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 祖制也今當復之李還報曰信矣乃夜降旨責高公即日屏出國門野史氏曰余兄弟嘗造邵生辯士也甚喜余余退而謂家兄曰是其言動浮誕且豕形禍不久矣無何高公罷相江南撫按陰檄郡縣詭致而支解之呂生者殺人亡命河套中三年盡得其山川險易城堡虛實圖之謂不難於攻而難於守畫守之策若干

條以說總督曾公銑曾公喜以白元樞賢溪夏公有旨兵且起矣會上入分宜嚴公言謂其生事開邊釁夏公曾公皆弃市呂生復亡命後以貲爲鴻臚丞今老矣意氣勃勃猶不減少壯時嘗過余信宿而別未嘗忘有爲也呂生固善謀然適會 莊皇帝之變高公自以 上師傅遇大璫倨張公又與之有隙故呂生計得行豈非數哉元樞之重一起一廢權在布衣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耕可哀也夫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譏下 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諱主順天鄉試首場首題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次日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譏於 上者曰首題下文云歟而後已此攷官意在詛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諱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故相嚴文靖公性拘忌余先聞繆仲淳述之甚詳萬曆癸未秋嘗以疾招余療治余至其第時日初晏耳公諸子皆盛服出迓賓主儼然相對至於然燭而不見余訝問之則公自擇戌時見余公諸子亦時時以指候鼻息左右驗時之至否良久乃見每坐起必回還曲折數步乃行問之曰向喜神方行耳明年夏疾劇欲自就余醫爲諸子勸阻遂畱蘓州而令所親邵生來迓余余遂破暑以往公聞余至卽發舟歸常熟見余於舟中旣診脉疏方童子以黃牋進公所用必黃牋曰此天地之正色也公諦視大怒投之地長公中秘治責童子曰奈何以此紙進余取視之牋面有研人物形不甚可辨問中秘此何故事而諱之中秘曰乃三顧草廬耳迄今不知其諱之何故也遇僮僕素寬至無畏憚每對客坐左右嬉笑喧然或相撲擊馳逐屢觸公身公宛轉避之而已初拜吏部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旣自部歸家人白已

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諸君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負而瑾私竇必自汝曹始以夙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教訖任無越軌者至今稱冢宰清謹必數公公舉動乍見之若可笑然其寬仁謙和規行矩步汪汪如千頃陂自當於古人中求之何可復得也隆慶間古長城有圯者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一僧棺中有梵字經一卷一婦人棺中有銘旌曰某王某某妃之柩不知所從來吳中治兵憲使徐公節親見之爲王荊石先生說乃知大槐安國未必寓言金匱首條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唯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醋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

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實脾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是其義也餘藏准此王去聲醋即酸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見靈樞逆順篇肝病實脾乃七十七難之文而仲景述之補用醋云云則仲景之辭也嘗以問學者皆不了其義解難經者亦復憒憒若以肝病爲肝虛則何不補其腎母而補脾土反生肺金以爲之賊乎若以肝病爲肝實則又與肝虛則用此法語相悖戾且實脾又能傷腎以致心火盛金氣不行而肝氣盛則肝病何時而已乎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乃起死回生之祕訣而不熟讀素難則仲景運心委之草莽而已今不憚饒舌博證而詳著之素問玉機真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

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痺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癰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心卽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



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  
 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  
 也 右風邪入表蓋傳之緩者也 標本病  
 傳論曰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火  
 傳肺 三日脇肢痛 肺金傳 五日閉塞不通身  
 痛體重 脾土傳 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欬三日而脇肢滿痛 脾金傳 一日  
 身重體痛 脾土傳 五日而脹 胃傳 十日不已死  
 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頭目眩脇肢滿三日  
 筆塵 二 三  
 體重身痛 肝木傳 五日而脹 胃傳 三日腰脊少  
 腹痛脛痠 脾胃土傳 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  
 食 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 脾自傳 二日少  
 腹腰脊痛脛痠 脾土傳 三日背脇筋痛小便  
 閉 脾傳 十日不已死冬入定夏晏食 腎病  
 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脇筋痛小便閉 脾傳  
 肺三日腹脹 腎傳 小腸火 三日兩脇肢痛 小腸  
 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靈樞 脾肺三日  
 而之小腸此乃倒置又兩 胃病脹滿五而  
 脇肢痛非心病當有列誤

少腹腰脊痛脛痠 腎土傳 三日背脇筋痛小  
 便閉 脾傳 五日身體重 脾肺水傳 心火身六  
 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晡 膀胱病小便  
 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脛痠 脾肺自傳 一日腹  
 脹 腎水傳 二日身體痛 小腸傳 二日不已  
 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  
 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及至三四藏者乃可  
 刺也 右靈樞經謂之大氣入藏蓋傳之急  
 者也王太僕云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或  
 筆塵 三 七  
 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  
 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  
 婁全善云王氏此言甚能推廣經意然不能  
 驗日數者但驗病之次傳如心先病心痛次  
 傳於肺或欬或喘次傳於肝或脇痛或頭眩  
 次傳於脾胃或閉塞不通或身痛體重或脹  
 或泄次傳於腎膀胱或少腹腰脊痛脛痠或  
 背脇筋痛小便閉如此者必死無疑累驗有  
 准鄰人趙氏始病脇痛半載次傳之脾腹脹



而歿又卜叔英嫂氏始肺病喘咳次傳之肝  
頭眩不寐次傳之脾腹脹而歿又楊白鹿師  
始脾病腹痛次傳之膀胱小便淋閉次傳之  
心胃痺痛通身青脉而歿蓋心主血脉故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歿間藏者生何  
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  
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於肺肺傳於肝肝  
傳於脾脾傳於腎腎傳於心一藏不再傷故  
言七傳者歿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  
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  
子自相傳周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七傳者歿即素靈所言諸病以次相傳皆  
有歿期不可刺者也間藏者生即素靈所言  
間一藏及至三四藏乃可刺者是也然傳其  
所勝不必皆歷七傳而後歿故婁全善以七  
字爲次字之誤 玉機真藏論又云五藏受  
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  
歿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歿必先傳行至其所

不勝病乃歿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歿肝受氣  
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歿心受氣  
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歿脾受氣  
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歿肺受氣  
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歿腎受氣  
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歿此皆逆  
歿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歿生之早  
暮也 受氣謂受病氣也 通前觀之乃知  
治肝補脾正爲大氣入藏立治法故曰起歿  
回生之祕訣也邪正相爲勝負今正氣橫傾  
邪氣泮衍無與爲敵故曰大氣也因正氣橫  
傾故謂之虛苟未至乎是皆作實論也故曰  
虛用此法實不用也本爲實脾使肝之邪不  
得傳於脾卒之脾實而肝亦治故歷推之自  
脾能傷腎以至於肝氣盛則肝自愈也或曰  
脾氣盛則水穀之氣盛水穀之氣盛則五藏  
之精亦盛而腎有所受而藏之故曰補腎不  
如補脾此何爲言脾能傷腎乎曰輕病緩治

可論一氣之相生重病急治唯論五行之相  
尅孫兆宋名醫也虞部郎中汪奉老疾革有  
子可升當遺表奏廕名孫診之孫以爲不可  
治可升曰生且固難如何可延三日以待奏  
回孫曰郎中之患肝氣將絕脾土反勝當後  
脾土大旺肝氣乃絕方今日辰巳間當畧瀉  
脾土使不能勝肝則木且未絕三日後早奏  
下當日氣絕若以一氣相生之常論之則瀉  
脾豈所以延生亦豈所以扶肝乎明者可以  
不言而悟也曰病之初起卒然而來何以知  
其爲大氣入藏而用此法乎曰以五診得之  
諦視其邪正之分數以定強弱勝負而知之  
如肝病先從喘咳來其爲七傳所不待言若  
從心痛來卽防其傳脾而預實之緣五藏受  
氣於其所生必傳之於其所勝故也然則未  
至乎是者當用何法乎曰有正經自病有五  
邪所傷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東方實西  
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其法不一而足經言之

詳矣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  
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  
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  
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風本土  
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  
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  
誇奇鬪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  
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疵類用心計購至於  
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  
彰若賞鑒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不定  
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  
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  
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  
此可爲好事者頂門之鍼矣然柯說又不若  
米說之脫灑也米顛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  
不爲千古英傑余甚喜之常有志博易奈所  
當多俗子何唯吳康虞有韓幹畫馬米元章

書天馬賦一卷畱余處數年不問可爲破俗前輩画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癖胸中丘壑幽映迴繚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画也自六朝已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元李成范寬極矣至黃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元今士大夫能画者多師之川岑樹石祇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筆墨

卷一

三

余有黃子久画數軸雖不能如唐宋高古然舒之屋壁則覺山川雄淡林木鬱茂烟雲逢淖乃其落筆亦自適逸想其時有兔起鶻落之勢今人有此乎

三代秦漢画可見者金石耳猶可想古人典刑也漢李翕五瑞碑所圖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武梁祠堂画記自伏羲至夏桀齊公至秦王管仲至李善及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之類合

七十六人雖形質粗具而古朴可玩繪事不古於此矣

漢人多圖画於墟墓間范史趙岐傳云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安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家在荊州古郢城中嘗見不其令董君画碑圖數人展墓一樹扶疎係馬其上下有二三鵝一龜甚高古漢人麟鳳二瑞碑極多今鎮江府學有二石

筆墨

卷二

三

三

余於一骨董處得唐人雪景乳牛圖尚是宣和舊裝失去徽宗題識標綾別以新者綴之後俱元人詩跋想宋亡後流落民間舊絹上隱隱有戴嵩乳牛圖五字筆法高古適勁意非嵩不能到也後以構屋乏資託吳康虞售之聞今在何侍御

片之處

嘗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有宣和題識而画譜無之想自庚子譜成後購得者余家有唐人雙鈞郭填右軍長風賢室飛白三帖卷脫落止存睿思東閣印章今書譜亦無之此類甚

衆善鑒者不泥也

廬譜采薈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非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稱王士元兼有諸家之妙而宮室部以皂隸目之之類許道寧條稱張文懿公淡加賞愛亦非徽宗口語蓋仍劉道醇名廬評之詞也

劉道醇名廬評列許道寧妙品稱其精妙得李成之氣而柯敬仲不甚喜之謂早年廬俗惡太勝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筆廬

妙理嘗見道寧秋山晴嵐圖一大卷敬仲跋爲晚年之作了無獎語物固係其遭乎

宋南渡郭有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師李伯時白描人物山水思陵極愛之每見輒加題品余家藏蓮社圖人物差短筆法磊落作出水紋謝靈運所騎馬極不佳且不布景當是諱其所短也李嵩工人物花鳥蕭炳善山水余家有二人奉高宗詔合廬中興六瑞圖而名廬賞鑒以焰爲宋季人始未之淡考也

吳偉廬仙釋人物神采生動下筆亦遒緊但不古有一種俗氣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甚濁俗平山張路傳其法徒汗酒肆壁間有上官呼之不至撈其左手而使之廬殆華報也

國初太倉周元素善廬 高皇帝嘗命寫天下

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奏曰臣雖粗知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高皇帝即秉筆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曰陛下

筆廬

筆廬

筆廬

筆廬

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高皇帝笑而頷之當時天威嚴重臣下奏對往往失措而元度酬應雍容如此其智略固不凡也所作必可觀今不復見矣

今人廬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也余嘗於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此老已作俑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用諱拙以爲奇言之短氣

友人吳康虞有李伯時廬王荆公定林蕭散圖

荆公跨一衛氣韻如生一奚奴負字說前驅  
一奴後隨一松挺秀前度一橋一僧一士人  
立於橋側後圖蔣山全景乃爲陸佃農師作  
後有農師跋語今載集中趙文敏公跋數字  
亦甚佳按畫譜亦有定林蕭散圖今此畫無  
宣和題識當又是一本

唐子畏畫多周臣筆要在具眼辨之子畏師周  
臣而青於藍雅俗之辨也或問周臣畫何以  
俗曰祇少得唐生數十卷書耳

筆墨

卷一

三

三

友人嚴道澈有周砥畫一卷佳甚砥元人以詩  
名不聞能畫乃知耳目之所不及掛漏多矣  
題字學蘓長公亦佳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  
啓南見而愛玩不釋手士人捐贈之啓南感  
其意爲作銅官秋色圖啓南平生落筆蒼勁  
故學倪雲林不甚似此則幾逼真矣後因其  
父追覓復索還因裝作一軸王元美先生題  
云啓南欲以已畫作鴈媒不意併媒失之遂  
成延津之合無論得失皆佳事也

前輩評書者謂黃庭經象飛天仙人今世所傳

石刻本嘗疑其不類後韓敬堂先生出示宣  
和藏本前標綾是徽宗題字黃素完好織成  
烏絲欄中用朱筆界行筆筆飛翥真有凌空  
之勢乃知前人所稱蓋指此也陶穀跋云山  
陰道士劉君以羣鶩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  
是也米南宮以爲是六朝人書竝無唐人氣  
格跋云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鶩相贈  
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

筆墨

卷一

三

三

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  
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僞  
作唐人以畫贊猶爲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  
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此卷在元章家不知  
何時歸內府今亦無元章跋豈進御時去之  
耶

韓先生又有王右軍小楷曹娥碑真蹟亦是絹  
本今石刻止存髣髴耳先生謂余云周公瑕

天球  
嘗泥舊說謂有千年紙無千年絹吾以

此示之始信絹有不止千年者

韓先生又有樂毅論真蹟字畫勻整適美不類  
黃庭曹娥後有褚河南奉詔排次小字二行  
世傳此論是右軍親書於石不知何又有此  
本米元章書史云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  
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豈  
此本亦其儔乎又見一士夫云吾家有王右  
軍樂毅論真蹟所從來最久具有源流他皆  
筆塵  
偽也然未之親見

韓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題云展子虔春遊圖  
余謂是唐以後人筆先生不憚問子何以知  
之曰子虔北齊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  
今宣和圖譜中亦未載

智永真草千文嘗於御史大夫袁公

貞吉家見

之用大麻紙真書頗類今中書體乃知雲間  
沈度學士兄弟蓋步趨此老者絕與石刻不  
類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適勁縱逸  
而不越規矩嘗於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  
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廋則贋  
本也

王右軍筆陣圖字畫文章皆不類晉人而米元  
章不以為偽又有執筆圖後有褚遂良跋亦  
非唐人語然其執筆之法則固有所授矣東  
陽陳及時甫跋云先人諱夢魁字希元登咸  
淳甲戌進士大德末典教嵎庠至中歲畱意  
筆塵  
書法嘗於同里趙文叔家得王右軍執筆圖

并文序跋其圖則懸腕者二腕就几者一載  
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中而不見其文先人  
言獲此本依其執筆似覺紙上有瑟瑟蠶食  
葉聲隨意所之畧無滯礙其法當大母指對  
用食指頭以小指疊無名指倚管則腕回而  
筆正忽使管歸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  
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取力於肩則  
字畫秀潤氣骨遒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  
余患失先人所傳因攜至松江遇錢氏慶餘  
甫名裕者錢塘人也其家貧而好學慕義資  
鉉輒養親以孝聞一見此本惜其不廣傳於  
世欣然爲余鋟梓以成余志庶幾易於披閱  
幸得與天下後世工書者共之彥遠豈專美  
於唐哉至正辛卯正月二日

元國子助教汶上陳繹曾法書本象云唐太宗  
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于至能等撰

筆麈

卷二

書

三

翰林密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  
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  
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祥以書名朱文公張  
宣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卽之書名益  
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  
多暇畱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卽之求二書不  
得竟以奇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  
卽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  
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櫛書多蕩逸

筆麈

卷二

書

三

繹孫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天祿禁絕羣書唯  
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積年頗能記憶嘗爲  
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  
不著家藁吳郡時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  
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時勉備忽忘隨  
筆所及襍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士笏魚須  
文竹大夫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  
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  
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  
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  
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  
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此所謂法外意密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  
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  
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  
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十曰小草十一  
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執筆  
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



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大篆 古削竹爲筆管中盛墨汁於竹簡上作字直流筆鋒水注簡上員運之縱橫出鋒皆三過筆自然筆筆爲蛇蚪形也注淡則圓出疾則活援腕則開闔自如其變爲懸針爲薤葉爲柳葉爲剪股爲幡信爲鵠頭爲模印紅文

小篆 李斯初用竹筆句墨爲難吏牘多以章筆摩

程得罪軍中期會尤難之蒙恬乃以鹿毛爲柱兔毛爲被今之毛錐筆是也作平直筆首蹲鋒畧如大篆先鎗提後蹲駐乃視偃仰向背三過行鋒尾先提駐視乾燥蹲之後鎗迴鋒作圓左肩常不足右肩常有餘自左肩下施而右以成環則圓矣作方右肩欲低左足欲長乃可中度其變爲玉筋爲金錯爲繆篆爲模印紅文

漢隸 蒙恬筆行未遠程邈以章程皐繫雲陽

獄作徒隸之書以獻轉圓爲方則筆駛矣有古匾圓方四體秦隸多古漢隸多圓去篆近也盛唐成方後漢漸匾變八分矣法賢藏鋒穩重訣與楷書同肥用蹲法瘦用提法書碑石時用去其難識者乃佳

八分 漢光明以後吏文嚴急隸書復不足用上谷太守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回鋒故遲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大篆圓而從出八分方而橫出捷之至也法險峻道健

筆摩 餘同楷訣以其筆鋒橫出故體須微匾也

楷書 動合楷法謂之楷書執筆合法筋骨血肉合法平直圓方合法偏傍分布合法變化合法方可謂之楷書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真書耳楷書變化皆象本文如樂毅論端人正士不得意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凌波神女也



真書 真書真謹之書亦謂隸書十種隸書此

其一也官府表箋及寫諸經史用之務欲便捷整齊以爲觀美而已唐人所謂經生字是也亦從楷書中來但逐字結束不暇筆筆合法耳其筆法粗率而分間布白乃更嚴於楷書也鍾繇孫權表亦是真書智永千文凡題真草者卽是真書褚遂良薛稷柳公權皆慕楷書而不得其法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又有正書偏傍皆欲合六書之正寫六經用之真書則偏傍唯取巧便如祇通衣轉袖袖通祇省點之類

小楷 小楷筆畫欲小而皆中楷法也顏真卿黃庭經楷而不小以其筆畫滿字分也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以其方圓平直不中楷法也欲小有法五分九宮止可四分點畫如此則傍密間豁寬裕有容五分字中有方丈氣象矣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小法也欲楷有法一血二骨三肉四

筋五圓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者具

備謂之楷書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像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腳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肩腹憊然天鰥水仙宛然可見樂毅論勁正而擎歛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遙以寫二賢之性情力命表柳葉溶洩於光風象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蘂漂流於駭浪似幼女之捐軀巧画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之翰妙惟小楷爲能得之所以數帖神護神持傳寶百世也必求善本先用魷版依八法模榻次用褚紙准九宮臨倣功夫精熟變化自由矣

行書 後漢中葉文牘益繁八分真楷猶不能勝杜度乃作藁書鍾繇更加精麗謂之行書

其法以筋血爲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橫畫凡遇橫畫皆變化使圓之鍾繇每筆爲圓猶近楷法真區而行長王羲之筆方字圓一變楷法獻之筆圓字方求意家君乃差戢緩耳大要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故曰行書尤貴偏傍緊密間白寬舒神閒思暢則圓活自然稍加拘束卽憊矣所以右軍修袂帖冠絕千古以其工夫精熟適意自然也

草書 草書賢使轉屋漏法食指用力中指掩

轉壁折法名指使轉中指用力有圓無方有

直無橫

小草 王羲之草用楷法大指用力食指使轉

晉人皆然獻之草食指用力中指使轉六朝人皆然矣張旭大草皆用羲之法懷素皆用獻之法

章草 漢章帝時承光明之餘章奏繁多八分

亦不暇給乃變八分作章奏章者奏也皇象賢筆重務爲奇恠乃八分遺意索靖賢流麗

漸近小草矣蕭子雲極輕圓特妙飛白此三家者章草之聖品也曹子建頗局促王羲之止作小草寫之不可入章奏獻之漸疎大矣章草有一筆象形者點或如栗栗如蹲鴟如捲葉葉如柳葉如籤葉如竹葉千變萬化草畫波擎皆然有一字象形者王羲之之字皆作 形王維畫鴈如章草字蕭子雲如字爲字皆作采鸞形趙承旨子昂少於朱家舫齋學書舊迹猶存學乙字先作羣鵝乙

乙乙乙學子字不字先作羣鴈不不不

學爲字如字先作戲鼠如如如累幅以極

其變此法眞行草飛白皆然唯於章草見之

耳今世所有古跡皇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

蕭子雲出師頌眞跡俱在可謂希世之寶皇

象如奇峯恠石骨力有餘索靖如金華翠葉

精妍莫比子雲如晴雲點空輕圓自得天下

古今之爲章草者莫過於是矣然賢精熟大

巧若拙乃爲盡善須先學楷法以得用筆之

妙學小草以熟使轉之功學飛白以窮象形之變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矣

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祕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爲人取去余嘗於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甚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已丑旣入館閣師王荊石先生謂余與焦弱侯曰君等名爲讀中祕書而不讀中祕書何爲吾命典籍以書目來有欲觀者可列其目以

筆塵

卷十

四十三

三

請少項典籍果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馬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一二存者又多殘缺訊之則曰丙戌館中諸公領出未還故也時館長彭肯亭啓已予告歸無從覈問試以訊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則皆易以時刻人事書非復祕閣之舊矣余亟令交還典籍典籍亦竟朦朧收入今所存僅千萬之一然猶日銷月耗無一畱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

於無片紙隻字乃已甚可歎也

鑾坡遺事載宋太祖平江南賜翰林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鉉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錢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帙乃知人情不大相遠此弊自宋已然然今行人司尚寶司皆有藏書署印者司其肩鑄出納人所散失而翰林乃無一書豈不可恥嘗至一室鑰閉頗嚴問爲何室曰藏文書者亟命覓其牡啓之乃陳案牘委棄屋角與糞壤俱積糜爛過半矣因問藏書在何處吏曰本院從來無書

筆塵

卷十

四十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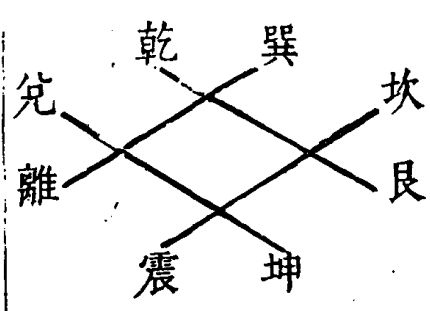
論九星八宅吉凶之源 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軋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所謂先天八卦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

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爻爲少女所謂後天八卦也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爲極故乾爲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爲極故坤爲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此先天八卦乃河圖洛書自然之數而不離乎五者也故先天之合爲生氣焉後天之合爲延年焉五數之合爲天醫焉乾九合艮六坎七合震八坤一合兌四巽二合離三陽得十五而陰得五故曰五數之合也五居中央乃土之數故天醫屬土也其不合者則皆凶矣先天圓圖之中越一位而左旋則乾與離兌與震坤與坎艮與巽皆以陰而尅陽凶莫甚焉故爲絕命金也縱而相值則乾與震巽與坤坎與艮兌與離皆陽尅陽陰尅陰其凶次之故爲五鬼火也越一位而右旋則乾與坎艮與震巽與兌坤與離皆六親相刑故爲六煞水也

橫而相值則乾與巽坎與兌艮與離坤與震金木土相尅而子酉丑午相破害故爲禍害土也八卦雖錯綜不窮而合者相比而生吉不合者相尅害而生凶此東西四宅之所以判而九星分配之所以殊也畫卦自下而上變卦自上而下故一變而乾得兌兌得乾離得震震得離巽得坎坎得巽艮得坤坤得艮所以爲生氣也二變而乾得震震得乾坎得艮艮得坎巽得坤坤得巽兌得離離得兌所以爲五鬼也三變而乾得坤坤得乾坎得離離得坎震得巽巽得震艮得兌兌得艮所以爲延年也四變而乾得坎坎得乾艮得震震得艮巽得兌兌得巽離得坤坤得離所以爲六煞也五變而乾得巽巽得乾坎得兌兌得坎艮得離離得艮震得坤坤得震所以爲禍害也六變而乾得艮艮得乾坎得震震得坎巽得離離得巽坤得兌兌得坤所以爲天醫也七變而乾得離離得乾坎得坤坤得坎艮

得巽巽得艮震得兌兌得震所以為絕命也  
 世所傳遊年歌與紫微卦座其源皆出於此  
 而特為捷法以括之時師執流而忘源不復  
 深求其故此吉凶所以無據也或謂一變為  
 禍害二變為天醫以萬物生於土成於土故  
 先得之以為五行基而後金水木火以次相  
 生近乎鑿矣自下而上既非變卦之體而五  
 鬼之火反生絕命之金又理之不通者也此  
 始求其故而不得而強為之說者也

先天圓圖



兩兩相比為生氣  
 斜對為延年  
 四角間兩位相對為天醫  
 間一左旋為絕命  
 間一右旋為六煞  
 縱而相直為五鬼  
 橫而相竝為禍害

紫微卦座即先天圖之變

兌	巽	坤	離
震	艮	坎	乾

對宮為生氣 穿心直數為絕命  
 穿心斜數為禍害 同邦為天醫  
 隔界橫數為五鬼 隔界間一橫為  
 六煞 間一斜數為延年  
 乾一對兌二離三對震四巽五對坎  
 六艮七對坤八對宮即是生氣如乾  
 宅開離門於兌宮起生五延六禍天  
 絕伏自震而坤以次數去則離為絕  
 命門凶

筆塵

卷二

四八

二五

通真秘要云門內安危專用紫微紫微卦即黃  
 石公八宅對宮吉曜亦名羅紋卦以生氣加  
 宅之對宮起生五延六禍天絕伏或以伏位  
 加宅宮起伏絕天禍六延五生 俱是中起中散  
 或以延年加門位起延六禍天絕伏生五 此是  
 今相宅家亦稱陰陽二宅而不諳其故或以墓  
 為陰宅宅為陽宅者謬也陽宅之福德即陰  
 宅之刑禍陰宅之福德即陽宅之刑禍刑禍

之方各有命座一犯之而眷屬必有受其害者可不辨哉今世所傳宅經每稱陰陽二宅不著所以分余細攷而得之按分二宅之法凡新造宅者取其居人移徙來方入路而定之若是故居則依地形川陸定之山東及南爲陽宅山西及北爲陰宅水西及北爲陽宅水東及南爲陰宅路東及北爲陽宅路西及南爲陰宅地形高處爲陽宅低處爲陰宅見日多處爲陽宅見日少處爲陰宅在官府門東及南爲陽宅門西及北爲陰宅在城郭四通之衢則隨地分以配八卦得乾坎震艮爲陽宅坤兌巽離爲陰宅若四面俱有山水道路去宅近遠相似者則水以渙淺道路以濶狹人行以多少山以高下皆取高山淡水大道則知陰陽宅也四方山水道路俱相似者則水以清濁流停取清流之水則之山以首尾快鈍取山之極快者則之其山不辨首尾者但令一人於山側近當中大呼而聲有響

應處卽首也

星與宮水火相尅者有二文曲水尅離火星宮之勢相當也水火交煎故有訟焉有崇焉有灾盜凶失焉若坎水尅廉貞廉貞勢惡不受尅也勺水而沃輿薪之火點至卽耗定無餘貴家業蕩然矣

星與宮一金一土是相生也然土有二焉巨門入乾兌則資財旺而子孫盛固矣祿存爲陰土陰土重濁金必被埋沒不日生也故田宅

不旺財帛不興入兌陰人必入乾男子亡

十年前吾江南未有談陽宅者自山東周志齋太常署應天府印修學宮以爲當出鼎元而明年焦弱侯及第志齋所素厚也故士大夫翕然宗之而志齋又自以爲不及汶上郭箕川民部滄精余與之同朝數年常過從講究又得梁止庵山人輩爲之發明大抵有火庵宅有般移宅有分房宅締構之宅必先立火庵以爲初爻故曰火庵宅造成坎體卽爲坎

宅非坐北向南之謂也自此移彼謂之般移宅以來路抵向與門竈合成三爻如有造作卽從下抽換名懸空卦一爻分諸子爲數宅謂之分房宅有十五分法至爲繁瑣茲不具列古宅經云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此論宅之精髓蓋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方位原無定所乃一從人爲起耳今談宅法者不論爲何宅而止從坐向外法以斷吉凶又何惑其不驗也乃謂宅法驗於北不驗於南豈理也哉

表叔于完白於城東南隅坐壬向丙造宅三區皆四進總開巽門或畫宅圖三宅穿宮皆首層土二層金三層水四層木以示余余笑曰此業無師傳杜撰之過也法云儘東頭首層起伏位木星次火次土次金中宅起天醫土星次金次水次木西宅起五鬼火星次土次金次水

凡第三進屬木或樓或堂宜高過於水爲金之

財第四進屬火宜低若高則尅金洩木財神反耗火燭時防第五進屬土土能生金不宜太低低則不能生金矣凡宅以高者爲主以金木土三者宜高水火二者宜低又以檯門屬金爲主以木爲財或檯門屬木爲主以土爲財所宜高者各有所論不可執一

但入人家看宅有吉凶星辰宮分流年干支相冲合有吉應吉有凶應凶若貴人橫傍則主有登科之喜若橫傍冲射星殺主有火凶灾禍之憂若太歲、人相合星殺亦應如甲與已合之類

假如坐壬向丙屋艮寅宮任有相冲射長急遇丙寅太歲斷作火人果驗蓋太歲干支乃本宮頭納甲也其屋往來門路於巽宮屈摺犯黃泉煞太歲丙與巽卦納辛合寅刑巽宮已又況平番卦破軍金星在巽所以損人八宅細分之有二十四山向門路與宅宅門與本命有刑焉有冲焉有破焉有害焉有祿焉



有馬焉有脊焉有生焉有尅焉皆當細而論之或論納甲或論三合或論六合變通不拘如坎宅開巽門吉矣而坎有子之坎有壬之坎有癸之坎巽有辰之巽有巽之巽有巳之巽如正坐子位則宜於辰上開門坐癸位則宜於巽上開門是也若坎宅開未門未害子又未土尅子水主有腎疾又坎宅開震門雖吉而星爲巨門天醫屬土亦主腎疾長男當之應在申子辰年月若坎宅開酉門子酉相

破坎宅開午門子午相冲他可類推

懸空聚卦訣帶去二爻呼住宅爲三相氣口返爲初此般移法也假令陽入陰位虛布一陰爻帶一陽爻再加氣口一爻成卦若陰入陽位虛布一陽爻帶一陰爻亦加氣口一爻成卦凡氣口向南向西是陰爻向北向東是陽爻假令正西遷入正東陰入陽位先得震爲雷卦三爻在上然後虛配一陽爻帶去二爻卻是陰爻住北房氣口向陰是一爻通前得

雷山小過凶

般移法從西北入東南門向北開爲般得六煞方法主殘疾官灾小口多歿余同年張明初比部恒顧海揚侍御陰明皆犯之不旬日張家出痘喪子女三人顧騎馬將及門忽驚而蹶折其左肱其驗如此

余里中一老友劉生素不信陰陽機祥之說一日過余見余構屋謂余曰開門極關係吉凶宜審擇之余知其必有爲因詰其故劉曰予

向開一後門而失火失盜官訟退田術者勸予塞之禍乃已可不信乎余漫笑曰人受命於天奈何歸咎一戶劉曰不然何術者之奇中也居數日劉生引術者樂生來余虛心訪之樂曰劉本命丙戌爲上元生人寄位乾宮而所開乃坎門爲六煞在法應火盜官訟退田其亦不知其所以然其書具在因啓篋出以示余其書名金光斗靈經專以人命論宅門余用而試之良驗後官於京師聞有聽調



縣令王姓者精於宅法乃專用此書談禍福  
往往奇中屢欲訪之而以煩促故不果往  
南陽孔生爲人卜宅又單論竈禍福尤捷如影  
響工部郎中閻春藿邦嘗師事之得其訣以  
授余大抵亦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坐向與夫  
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者旨未嘗不  
符合也

關煞三十四犯之極凶流星一至禍不旋踵然  
有制伏之妙焉假如大門是壬山兩向癸亥  
分金坐甲子穴室五度是火關金丙向屬火  
火尅金門上起武曲金星金生水第一重是  
一曲水星本不宜高惟此分金第一層宜高  
八反吉若土爲關煞亦吉第二重乃文曲水  
二生貪狼水星最宜高大惟此分金不宜太  
高恐木助火爲殃第三重乃貪狼木星生廉  
貞火星若第三重高大遇流火一到必主回  
祿無疑否則定受癆瘵肺痿久咳之病甚則  
傷金命人餘倣此

七體六壬捷徑

釋七體逆順巽神歌 七體逆順先究月將加  
干逆符巽先反體天定後歸地分夜晝從戌  
至巳逆行以辰到亥順就巽騰朱六勾青空  
白常玄陰后

釋七體逆順定四課三傳歌 七體從何定先  
時後將成掌上求傳課干支倣體行

釋伏吟歌 伏吟無克陽初日陰日傳辰訣最  
真三傳逆運皆刑盡陰逢有克日先呈初值

自刑中何取辰初日次日初辰自刑若在中  
傳見中傳冲卽末傳神

釋返吟歌 返吟有克卽初傳比與涉害例亦  
然初末兩傳同一字中冲初末妙通玄

釋井欄射歌 返吟無克井欄射丁巳辛臨丑  
未中丑日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末用其冲

釋七體變傳歌 三宮丁巳丑日躔掌中四位無  
遙克一在干支上重非別責乃  
也 五六無遙克卽昴三位同無剋八專四

無遙克名別責此訣千金不與傳

釋昴星歌 五六無遙克當以昴星窮陽日地

酉上中辰末日穹陰日天酉下中日末辰隆

酉上從傳轉酉下反傳宗賢神司順逆陰日

昴星同穹隆天也

釋八專歌 三位同無克八專陽日日陽順行

三陰日辰陰逆三位陰陽中末日陽傳

釋別責歌 四無遙克別責例柔日支前三合

位剛日于合天神初剛柔中末日陽寄

釋六體順逆賢神臨傳歌 伏吟甲戌庚臨丑

筆塵

返吟暮未取冲言乙巳順聯冲後暮辛丑冲

前暮逆聯丙丁順間順三合壬癸逆合逆間

傳此是神仙親口訣掌中六體賢人鈴課傳有七

體賢人今言六體者乃賢人不離辰戌無順逆三宮也又訣云順體

逆求逆體順求 課體辨順逆賢體定賢神

初傳從賢體中末倣傳行

釋吉凶神煞加臨歌 天地加臨凶與吉但係

七體掌中輪地上天神同體轉反傳天覆地

中辰

釋三傳天干捷法歌 甲巳化土乙庚金丁壬

木兮水丙辛戊癸火從寅上發父兄子才官  
的真

釋涉害見機察微歌 見機凡事宜見機王先難後易察微宜細察其微若

涉害五邪逆間傳逆

合松寅辰覆甲辰路井田順合巳卯并巳亥甲辰

冲後鋒冲前

釋涉害陰陽相反歌 路松五逆三十一順間

山井三逆間白羊冲覆八冲兼辟子順間剛

筆塵

日用辰良金鋒九順三洪十順四洪林鋒六

冲鉉涉害陰陽反柔日用剛強

四課三傳直說 凡四課中一上克下以上為

用為元首一下克上亦以上為用為重審上

下互相克者取下克上為用亦為重審上下

二三四克者取與日比者為用為知陽日比

陰二上或三上克下與日俱比俱不比者以

地盤孟仲季定用神先取孟無孟取仲無仲

取季若受克神臨地盤俱孟俱仲俱季為復

等剛日取日上神爲用

上有辰第六課雖  
戊辰戊戌第七課雖

有柔日取辰上神爲用之訣柔日本無復等

此乃對待之言耳用起四孟爲見機用起仲

季爲察微若二下或三下克上取地盤所克

之天神順歸本家路經克多者爲用爲涉害

如甲辰日第五課以孟溪仲淺取用神三傳

戌午寅以路經克多者取用神三傳子申辰

若歸本家不經克者依前例取見機察微所

以順逆連茹無涉害者乃路近無克故耳若

筆塵

二

筆塵

三

受克二神歸本家路經克均者爲涉害復等

取先舉者爲用如甲午日第十一課申辰俱

受下克以辰先舉取辰爲用四課中上下無

克先取神遙克日爲用爲蒿矢無神克日次

取日遙克神爲用爲彈石 又剛日遙克爲

蒿矢柔日遙克爲彈石或日遙克兩神或兩

神遙克日取與日比者爲用又有四課無遙

無克陽日爲仰昂爲虎視轉蓬陰日爲俯昂

爲冬蛇掩目三課無遙無克爲別責兩課無

克爲八專返吟無克爲井欄射已上變傳依

前歌取三傳

凡征伐先視日課與將課之陰陽二神和否并

二神之生克制化刑冲破害旺相休囚空亡

墓絕次視二課末傳之生克旺相以決勝負

若日課之陽神與將課之陽神和宜揚兵於

九天之上與陰神和宜伏兵於九地之下候

時至舉兵大勝將課之神克日課之神大勝

日課之神克將課之神或日之末傳克將課

筆塵

二

筆塵

三

之末傳不可舉兵將之四課多水末傳亦是

水宜征南火宜征西金宜征東土宜征北凡

安營寨東支子南支卯西支午北支酉此大

將軍定位亦宜伏兵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

下營寨止宿豹尾局尾之冲位是九天春寅

夏巳秋申冬亥上神是行軍吉凶以申子辰

下神定之 假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四月

十一日甲子太陽在申宮昂八度主將本命

丁丑行年在亥辰時發兵以申將加發兵日

甲子之上逆至辰時乃順三合體凡求地上天神從順三合凡天神加地盤以逆三合求之求日之四課從順三合甲午戌子辰申求日之三傳一上克下以辰爲用三傳辰申子且賁立酉爲逆賁甲日賁神乃伏吟體辰得玄武申得青龍子得螣蛇主將本命丁丑以申將加主將命之丁子逆至辰時亦是順三合體凡日課與將課七體永定相同求將之四課丁亥卯丑已酉求將之三傳一下克上以酉爲用三傳

酉丑已將之四課陽克日陽陰克日陰太冲又臨行年太乙又臨本命本是全勝之課但將課之末傳受克所喜者勾陳救之雖衰水不能克旺火終嫌所傷余斷云出師征南必大勝士校不立大功亦無大賞賚或恐主將小有不利後征南果得大勝士校如其占主將有錢糧之累終無大咎可見日課與將課末傳皆不可忽論六壬者但知日課而不知將課故表而書之 子日乃北支大將軍在

卯 豹尾夏在巳逆三合巳下有丑止宿宜丑以子爲亭亭逆三合子下有申亭亭在申上將居之迷路天罡加仲中道通處險隘勿在中間并亥子上有卯辰卯辰上有水 問賊所在甲日遊都丑逆三合丑下有酉賊在正西 問賊來否游都在酉在日辰後不來出圍斗下有子出正北方 右甲子日出軍課乃故友黃參軍廉爲陸北川中丞穩所推蓋討海賊張璉云璉旣擒而中丞乃以註誤

婦挾黃俱返吳興至今家焉余所用七體六壬亦黃所授也將課之說今談壬談兵者皆罕知之余嘗以告易水梁止菴止菴驚曰此兵家祕傳公何自得之奇門之術以超接置閏爲要而今術家以爲符先節到則用超節先符到則用接超過旬餘則置閏如是而已蓋以意論而無一定之準程余心疑之而又無以易也呂鴻臚需嘗謂余當以拆局補局爲是且自言久於兵間得

於達人而屢試之後聞欽天監進 御壬遁  
曆亦用此法而又不能無顛倒之疑及晤易  
水梁山人然後得其法蓋三百六十五萬二  
千四百二十五者歲周之日也以歲周之數  
減去十萬零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  
而以其餘十二歸除之得二十九萬五千三  
百零五分九十三秒爲朔策以歲周之數二  
十四歸除之得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分三十七秒半爲氣策以一歲三百六十日  
爲率餘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通餘分  
以一月三十日爲率朔策所不及者四千六  
百九十四分零七秒爲朔虛分以半月十五  
日爲率氣策所餘者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  
十七秒半爲氣盈分倍氣盈加一朔虛而得  
九千零六十二分八十二秒爲一月之閏以  
十二乘之得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  
十四秒爲一年之閏若以歲周數累減朔策  
則不及減者亦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

八十四秒所謂閏餘分也故以歲餘分求來  
年冬至超神之數爲陽超策半之得二萬六  
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求夏至超神之數爲陰  
超策以氣策之餘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  
七秒半累加之得各節超神之數爲氣餘率  
以閏餘分爲閏期以閏期加半歲餘得一十  
三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分三十四秒爲閏限  
在閏期已下用超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過  
閏期未滿閏限則當置閏率於二至前大雪  
芒種節內重用三局過此卽在閏期已上亦  
無閏矣其滿閏限已上及在閏限以下者無  
閏可知也其三歲一閏十九年而七閏與曆  
法置閏畧同乃知超神接氣固自然不易之  
數而世罕有知者何哉古歌云閏奇閏奇有  
妙訣神仙不肯分明說又云超神接氣若能  
明便是天邊雲外客其鄭重如此余懼夫曠  
曠者之誤世無已也而不惜洩之  
求冬夏二至超接法以弘治戊申爲元置歲餘

分五二四二五在地以距年積算減一乘之得數加入超準滿六十萬則去之如不滿以十五萬累去之餘不及去者便是所求之年天正冬至超接之數也 假如萬曆戊戌年距弘治戊申一百一十一年減一算置五二四二五在地以一一乘之得五百七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加入超準二千五百七十五分得五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以六十萬去之餘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又以十五萬累去之一次起已卯去二次起甲午存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是節氣未到符頭先到超過六日乃庚子日方交冬至節也置冬至超接數在地加入陰超策即夏至超接之數也 如求萬曆戊戌年夏至置冬至數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在地加陰超策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得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分半是超過九日乃癸卯日方交夏至節也

視二至超過之數在閏期以下用超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二至用局既定則其餘諸氣以十五日實挨 如求戊戌年夏至次氣置九萬五五三七五在地以氣餘率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累加之 小暑九萬七七一八七五 大暑九萬九千九百六二五 立秋十萬二千九百六二五 處暑十萬〇四二七五 白露十萬〇六四五九三七五 秋分十萬〇八六四三七五 寒露十一萬〇千八百二八一二五 霜降一十一萬三〇一二五 立冬一十一萬五一九六八七五 小雪一十一萬七三八一二五 大雪一十一萬九五六二五 置閏法 視二至超接之數在閏期以下則無閏在閏期以上則當置閏若滿閏限已上則又無閏矣若冬至當閏則於前大雪節重用三局若夏至該閏則於前芒種節重用三局除二至外餘氣超數雖在閏期以上亦不置

閏也 如戊戌年大雪數在閏期以上合於  
 十三日甲午符頭起重用三局 置大雪數  
 加一氣餘率得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爲已  
 亥年天正冬至之數在閏期以上用接局  
 以十五萬爲率所不足者三萬有奇故交節  
 後三日而後用已酉符頭入局謂之接氣也  
 年禽起例 古人以紫炁紀直年宿蓋紫炁在  
 天無象二十八年一周天卽年禽也今人習  
 用而不知耳 洪武甲子在虛 正統甲子  
 在奎 弘治甲子在畢 嘉靖甲子在鬼  
 月禽起例 如一元甲子起於虛則前癸亥年  
 冬甲子月便是虛宿直月矣正月當是室宿  
 而今禽家乃是角宿蓋誤以去年之十一月  
 爲本年之十一月故也 訣曰識得年禽月  
 易求日室月星火逢牛水參木心金值胃土  
 宿須從角起頭如房虛昴星四箇太陽直年  
 正月起室每月一星順行十二月是也  
 月禽鈴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陽 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  
 陰 星張翼軫角亢氏房心尾箕斗  
 火 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  
 水 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氏房  
 木 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  
 金 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土 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日禽起例 一二四二五 因乘除四七  
 五紀易一准 今准一三一 加節與相同  
 一九二萬氏 二十一萬井 十一萬爲危  
 二十八萬角 禽星真祕的  
 求立春日禽法置宿章全分一萬二千四百二  
 十五爲實以積年爲法乘之得數加準滿二  
 十八萬去之不及去者命角宿筭外卽得其  
 年立春日禽也如求次氣者累加氣策一十  
 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滿二十八萬去之  
 弘治甲子準二十二萬五四八七 嘉靖甲  
 子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 未來甲子準二

萬六四八七 假如求萬曆戊戌立春日禽  
置一二四二五以嘉靖甲子至今積三十五  
算爲法乘之得四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五  
分加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共得五十六萬  
五千八百六十二分以二十八萬去之二次  
去盡止餘五八六二卽係立春日是角宿也  
如求雨水日禽者加一氣策得一十五萬有  
零十一萬爲危十五萬爲婁卽係雨水日禽  
是婁金狗

求正月初一日禽法置宿章全分用積年乘之  
加準減去當年閏餘分滿二十八萬去之用  
太陽入氣太陰入轉朧減朧加過便是正月  
初一日宿也一萬角二萬亢三萬氐四萬房  
餘倣此大月加雙小月加單 弘治甲子一  
十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嘉靖甲  
子一萬三千零九十八分零六秒 未來甲  
子一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假如求萬曆戊戌年正月初一日禽置一二

四二五以三五爲法乘之得數加準共四十  
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三分零六秒減去閏餘  
分一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分一十一秒  
存三十〇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分九十五秒  
以二十八萬去之存二萬有零卽係元旦是  
亢宿直日也其求閏餘分及太陽入氣太陰  
入轉朧減朧加具載大統曆法不復繁引

日法亦如年例以甲子已卯甲午已酉四箇直  
日之宿爲符頭名氣將各管十五日如一元  
筆屬 二  
甲子虛宿直日卽以虛爲符頭氣將總管至  
戊寅十五日

時禽起例 歌曰七曜禽星會者稀日虛月鬼  
火從箕水畢木氐金奎位土宿還從翼宿推  
右訣自一元以至七元皆用以起子順行十二  
時而不知起於何時乃爲倒指之法每退二  
星遁起如二元日鬼月箕之類風蛇添足誰  
惑愚蒙可恨也且如一元甲子終癸亥壁水  
獮直日子時起畢順數至亥是亢宿直時



明日二元甲子日子時直宿當是氐連續不斷自然之理也今乃越十二禽而以奎豈理也哉彼蓋見一元之首日時同起於虛而以爲元元皆當以時從日也謬亦甚矣余久疑之而猶以爲古法未可輕變迨後晤梁山人乃信古法真不倒指且傳自異人屢試有驗故論而著之

進退大法 每一節氣以第一宿爲將星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如一元甲子以虛爲日

將之首以將星從虛數起次危室壁至星而止蓋自甲子至戊寅此十五日爲進星其虛以前如牛斗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張十三宿爲退星卻在七元甲子之末逆數自女至張而止一元十五日既終則此十五星爲退所爲進而退也至第一元第二節氣卻用張爲首以張氣將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從張數起次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而止則張以下十三宿乃七元末之退今

同一元首既退之虛危二星共爲十五宿又爲進星此所謂進而退也自此以後室爲第三氣之首星二十五宿進十三宿退其十三宿後進則同於十五宿之首二宿爲十五以周氣候七元甲子皆同一例循環無窮靡有間隙此五行之氣運行不息自然之妙也

一說退下之宿入未申酉戌亥子丑進星位爲退中進占病今日雖退明日又來如進星入午巳辰卯寅爲進中退求財問事今日雖

許後日番悔凡以類推

亢龍

六月廿八日余正寒熱時季弟從金陵歸遺余以新刻李卓吾先生易因余力疾閱之一條云知進知退便是聖人便不失正不至待其亢也故時有亢而聖人無亢故重言聖人以勉之余意竊不謂然夫聖人無亢則亢不可以爲龍龍六也而缺其一矣則又何以言六位時成乎哉

筆塵

三

一

夫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常道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亦常道也然而有不可拘者桀紂毒痛四海而莫之救則湯武不得不行弔伐之事管蔡與武庚叛則周公不得不案王法而誅之當春秋時夷亂華侯僭王亂臣賊子接迹于天下則孔子不得不轍環列國且退而作春秋尊周攘夷而使亂臣賊子懼是皆勢窮理極萬不得已而後出乎此豈聖人之初心哉故曰與時偕極又曰窮之災也不然則是夷齊叩馬沮溺

值仗其不能乘風雲而變化明矣而又何以爲龍德乎故貴而無位湯武是也高而無民周公是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孔子是也或曰湯武爲諸侯矣何云無位曰以位則天子乃可以廢置諸侯而諸侯僅可以廢置大夫今湯武以諸侯而廢置天子則不以位也故曰無位也周公何以無民也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而不得于一民非無民而何孔子有七十子矣何以云無輔也曰七十子從孔子學者耳不可以言輔輔之云者扶而掖之以致于用者也君相是已然則聖人時亢而亢矣而又烏乎有悔曰湯放桀厥有慚德則既著于書矣周公之於管蔡亦然夫臣伐君弟誅兄聖人以爲吾時行而行得理義之中正而無悔心焉吾不信也孔子之有悔何據也曰浮海之歎居夷之欲皆是也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之處亢也知退而不知進知亡而不知存知喪而不知得賢人之處亢也如賢人之處亢則任

筆塵

三

二

世界之平沈而已矣聖人則不然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乃所以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故兩言其唯聖人乎于以見凡之爲龍也于以見非聖人不能亢也至于漢有霍光者無龍德而行伊周之事卒不免于赤族之禍然後知聖言之有味也

一倍瞻視

楞嚴經云卽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

筆塵

卷三

三

三

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臂上指於空則名爲正佛卽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顛倒無盡居士云如來一臂換首爲尾換尾爲首等無差別世間之人一倍瞻視故有正倒紛紜之見若悟一

臂首尾相換見性無移何處更有正倒名字舊解云以正爲倒以倒爲正誤也何謂一倍瞻視曰眼識現量緣境得法自相後起意識便增一番分別故曰一倍瞻視後云迷中倍人謂卽迷中一倍瞻視之人耳

姬

葉夢得乙卯避暑錄話云周人以姬爲姓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齊言姜宋言子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

筆塵

卷三

四

三

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以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戚姬虞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按此語誠然然毛詩東門之池云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意皆泛指美女而不專于周齊之出則不始于漢矣詩疏謂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

美稱是則承襲而用者固無所傷然亦不可不知其故也

### 借書

顏氏家訓曰借人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然人之借書因而不還者多矣能如顏氏之訓者百無一二故世俗有激而爲之言曰借書與人爲一痴還書爲一痴甚言書之不可輕借與人也而字書有瓶字讀若痴注云古之借書盛酒瓶也酒罌筆庫

盛書亦太不韻此必未解懷人書者借亦何妨聞見錄云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痴之云後見王樂道與前穆四書云出師頌最絕妙古語借書一瓶還書一瓶乃知今人訛以瓶爲痴也余謂還書固是理無奈不循理者多何二說並存之可也

### 知來

余座主故禮部侍郎陸葵日先生素不喜人談將來禍福嘗謂余曰卽今嚴君平邵堯夫而在

吾不貴也余曰何也先生曰禍福之來也出於不意卒然而遭之故福可喜而禍不可辭亦且安意受之而無憾何用預知預知之則可喜者索然無味而可憂者先其未至而迎之以攪吾智無謂也聞余談醫而善之曰若醫則吾之所重也嘗有日者言余何時有災則問之曰還醫得否渠以不可對則曰旣不可醫烏用君言又言主試江西時有一人善談命及吐納葆養之術可以卻病而延年則誚之曰子之談命有驗則身之疆疾年之長短有定數矣又可以術而改疾爲疆衍短令長則命不驗矣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而其人亡以應也

### 流黃

詩中多用流黃機流黃素而不詳所出蓋本於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梁簡文帝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中婦織流黃詩按廣雅云鬱金流黃紫綺環濟要畧云正色有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有五

謂紺紅縹紫流黃也今俗名火裏烟卽紺銀紅  
卽紅月下白卽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唯缺綠  
耳綠者黃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黃亦曰留黃  
說文蒹草也可以染留黃通釋以爲紫亦黃之  
間亦是臆說漢書諸侯王金璽縹緗灼曰縹  
草名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縹晉  
百官令三公綠縹緗古字多通用蒹縹緗一物  
耳字學諸書歷歷可據則流黃之爲綠色明矣  
又會稽竹簾供御號流黃簾當亦以其色名之

筆塵

卷五

七

三〇三

或謂以其織文黃色滑膩若流故曰流黃不知  
何據沈雲卿詩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  
流黃機耶簾耶皆未可知也名義考乃直以爲  
簾則中婦乃織簾乎亦窒而果矣

罽毼

漢書文帝紀十年未央宮東闕罽毼災師古曰  
罽毼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  
罽毼然則罽毼另有物此特象之耳而又云一  
曰屏也五行志註則云罽毼之屏也博雅亦

謂之屏釋名曰罽毼在外門罽復也罽思也臣  
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古今注云罽毼復思  
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  
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屏是已名義攷見  
殿廷夏月以黃縹爲網自檐及階張之遇視朝  
則捲朝罷復設以爲卽罽毼之遺制引唐蘇鶚  
曰罽毼从网是形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  
蓋宮殿檐戶之間也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  
門裂斷罽毼而去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毼畫

筆塵

卷五

八

三〇四

捲此皆可證若屏與曲閣則字不當从网又豈  
可裂斷可捲耶按顏師古生於唐初夙稱博物  
其注罽毼已無定見中晚事辭豈足爲據劉熙  
崔豹去古未遠恐竟當以照屏爲是

子虛賦罽毼彌山則罽毼之爲網無疑而謂施  
之殿廷則非也嘗是刻彫玲瓏如網狀以爲屏  
取其爲限隔而又可以見外耳而後代務苟簡  
乃合板爲之今兩京部堂前照屏卽其遺制至  
於築土則小邑之貧陋者也

返壁

今於人所餽遺有不受者恒曰返壁蓋用左傳晉公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公子受餐返璧是也而昧者誤以爲蘭相如事乃新其詞曰完壁曰歸壁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彊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於和好之交際不亦諄哉

濫觴

江之始出于岷山也其流可濫觴而已言其發源之甚微也今乃以末流之猖獗者爲濫觴誤之甚也

浮屠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龍鍾

詩文以龍鍾爲老態而不詳其義蘇鶚解以爲不昌不翹舉之貌亦不能釋字義也楊用修云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搖曳不能自

禁持也按龍鍾特竹之一種耳凡竹枝葉皆搖曳何獨取此竹爲名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則竹之至大而不高者必無搖曳明矣埤倉云踈蹕行不進貌一曰小兒行也然則假借幼態爲老態而龍鍾又字之假借者耳

天祿辟邪

楊用修以天祿爲大蝦蟇真可發一笑陳晦伯作正楊雖斥其誤而止引瑞應圖靈帝紀注爲證亦欠明不知漢書西域傳注中已詳明矣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今人有志乎博洽者率以左國史漢爲熟爛而欲搜奇索隱以見長不知適增其寡陋可歎也

雉堞

今人常呼城上女牆爲雉堞蓋本於春秋傳及周禮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羊傳家不

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按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埤雅云雉鷄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前說主畫地而守後說主尺度合而觀之而名筆麈

### 五夜

今人常呼五更爲五夜按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

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後人又呼丙夜爲子夜謂日臨子位於時爲子也又爲午夜謂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故李長吉七夕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則正謂戊夜耳

### 猷字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徼猷受詘上林賦云窮極倦猷皆用猷字猷音與劇同說文云猷勞也徐氏云相踰猷也燕人謂勞爲猷从猷谷聲谷其雷切說文云口上阿一曰笑貌與山谷之谷不同卽古文嘯字今本史記作猷漢書作猷文選作猷當以猷爲正左从谷不從谷右从尹不从丸今乃作猷則音桓非勞倦意矣方言云猷猷勞也今江東呼極爲猷音劇外傳曰余病猷矣

碌佩領總是一字傍卽倦字也王元美先生詩  
文亦往往誤用訛字恐承襲無已聊爲正之

### 散字

今人謂引物從喉而出之口其音與壑同醫書  
作咯字書咯音各雉鳴也然各字本从口从欠  
烏得復加口乎則亦俗字耳春秋左傳哀二十  
五年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  
師聲子轡而登席公怒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  
之君將穀之是以不敢見杜註云穀嘔吐也音  
筆摩 三

許洛反正與壑同而不知製字本指何以从青  
从殳今字書亦不載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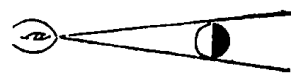
### 日體大於地月體小於地

西域人利瑪竇言日體大過於地人頗駭而不  
信言其所以則確乎不可易也今著其說于左  
方

論日體大過山海大地總毬月小於地 凡三

### 題

第一題照視皆以直線



凡光之射物皆從一線光不能  
曲線必須直也與光相對中無  
間隔從此照彼光之所及謂之  
直線相對之背則爲相對之面  
形體所隔若欲見者必從彼處  
反觀非從此視彼直光能及縱  
欲從此視之則必放光過彼相

對之處然後曲回其光以照彼背是謂曲線  
光難曲轉照視不成若有曲照處處光明應

### 筆摩

三

三

無黑闇而出物影今物影宛爾曲照難成矣  
故日照視皆以直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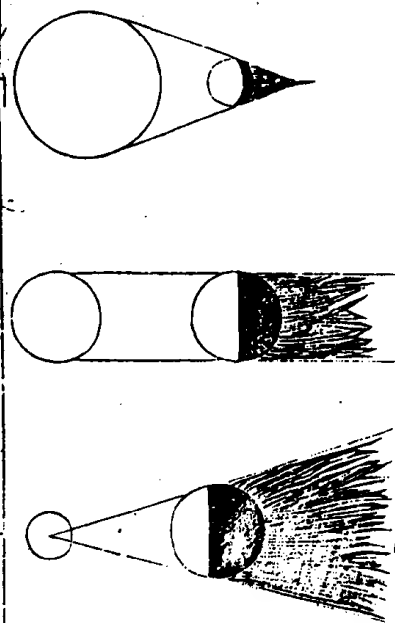
### 第二題圓尖之體其底必大



物皆有底而未必大唯物尖者  
其底必大蓋底齊者首尾必等  
底小者未必反大故底不大則  
尖義不成矣試以圓尖之物圈  
圈斷之則近尖圈小近底圈大  
愈差愈遠理勢必然



第三題光體大物體小必照大半而其黑影必尖此尖體以所照半圈為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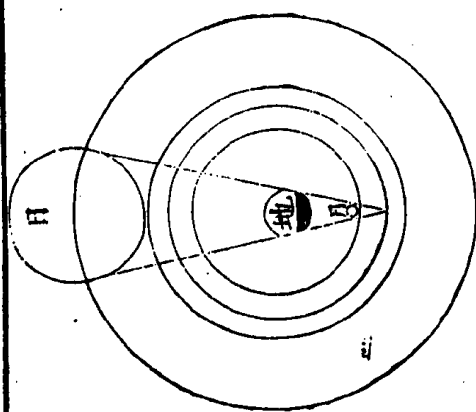
筆塵  
能照之光體大過所照之物體則黑影必尖  
能照光體與所照物體齊等則黑影亦必  
齊等 能照光體小於所照物體則黑影必  
大 蓋物與光等則一半入光物大於光則  
少分入光二者皆無光過物體之半不能倒  
射以出尖影故相對之背黑暗無窮譬喻筭  
數所不能及唯光體大過於物則物大分入  
彼光中而光過物體之半矣故能出尖影而  
其影有限者以過體之光倒射而限之

也影之尖者其底必大理在第二尖影以黑暗為  
體必以物之受光盡處相對之背黑暗初起  
之圈為底

論日大於地月小於地

日在第四重天上月在近人第一重天上相  
去不知幾千萬里或東西南北日月相對則  
地居其中月食之時與日對度被地間隔月  
居地與日光相對之背黑影之中無從受日  
之光故地上人見其食以此觀之日月地三

者之大小昭然可見矣



問何以知月小於地曰地能遮月之光則月體小於地矣月在天上度低而近於地則居近黑影底邊底大故復光遲月在天上度高而遠於地則居近黑影尖處尖小故復光速大約月食之時在地影中奔走四刻而後出影復受日光豈非地大於月乎 問何以知日大於地曰月食之時地有尖影則知日光體大而地爲小物故其暗影有限而尖理在第三 問影之尖者其體小光體大者其影尖我無疑矣然與光齊大之物或大過光體之物皆能蔽光而有黑暗之影何以見蝕月地影爲尖影也答光之射物不能曲轉皆從直線理在第三 若齊大者齊謂物等於光 相對之背黑影無窮月未食時星當有食謂與日對度有地影故地影無窮星當有食矣 月既食時星當隨食星天雖遠無窮之影當能及之 乃至第八宿天皆當暗蔽今不爾者其影有盡有盡之影非齊非大當是尖影矣所照之地影既尖則能照之日體豈不大乎理在第三

交友

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病懷爲之爽然勝枚生七發遠矣使其素熟于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潤著于篇 吾友非他卽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已焉 我與彼二身也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夫是謂之友 孝子繼父之友如繼其產業焉 有爲之君子苟無異仇必有良友 未交之先宜察既交之後宜信 友之饋友而望報焉非饋也爲市焉耳矣 銜恨每深于懷恩記仇常切于思友豈不驗世之弱于善彊于惡哉 人情叵測交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日之仇亦或變而爲友可不懼乎可不慎乎 交友如醫疾然醫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救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不忍病者之身友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額之蹙友之譽仇之訕皆不可盡信焉 友之無所以善我與仇之無所以害我等耳 友者過譽之

害較仇者過訾之害尤大焉友人譽我我必困而自矜仇人訾我我必謹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

名今出之以鬻比之於賄惜哉 多密友則無

密友矣 友之道廣矣雖至不肖如盜非友不

能行焉 吾幸而終身無禍患則終身不識友

之真僞矣 視友如已則退者邇弱者強病者

愈何必多言哉死者猶生也 吾有二友訟於

吾前吾不欲聽而判之恐一以吾爲仇也吾有

筆庫

三

三

筆庫

三

三

三

二仇訟於吾前吾猶可聽而判之必一以我爲

友也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友友之友仇

友之仇是爲厚友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

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天予人以耳目手足

無不兩而成身者苟非兩友相助事何由成乎

友字古篆作 兩手也朋字古篆作 兩目也人兩手始能握鳥兩翼始能飛古賢者視

朋豈不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厚視

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吾榮

時招之始來吾患時不招自來真友哉 世間

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

是耶 交友之旨無他彼有善長於我則我效

之我有善長於彼則我教之是學卽教教卽學

互相資矣向使彼善不足以效彼不善不足以

教其與羣嬉以譁而虛糜駒隙者何以異哉

有人於此信道未篤執德未固出好入醜心戰

而未決如欲剖其疑培其德而援其將墜計莫

過于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見漸透於膺豁

然開悟如行霧露之中能免沾濡乎嚴哉君子

筆庫

三

三

三

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聲色未加亦有德威

以潛沮其邪心而消其戾氣矣 歷山王古總

王求友賢士善諾而使人先之以幣爲金萬鎰

善諾艱然曰此何爲而至我王以我爲何人哉

使者曰不也王知夫子廉故以此爲夫子壽善

諾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於是

國人爲之語曰王以重貲購士爲友而士弗售

也 有二人同行者一富而一貧或曰此兩人

者爲友至密矣實法德曰審爾何爲一富而一

貧哉 知友之益者凡出門必獲一新友而後  
歸而後不爲徒出也 有以非義事求諸友而  
友弗從其人曰爾弗從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  
友曰爾以非義事求我何復用爾友乎 世無  
友如天無日人無目矣 國家可無武庫而不  
可以無友 友也者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  
之藥焉 是的亞國北方俗獨得友多者稱之爲  
富也 客力所西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者問  
其何以得國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者曰不如  
惠友而用恩致仇爲友也 墨臥皮古之析安  
石榴或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  
曰忠友也

近言

利君又貽余近言一編若淺近而其旨深遠矣  
亦錄數條置之座右  
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志也勉也避也  
等我事皆在我矣財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  
事皆不在我矣在我者易持不在我者難致假

今以他物爲己物以己物爲他物必且倍情必  
且拂性必且怨天必且尤人若以己爲己以他  
爲他則氣平心和無所牴牾無怨無咎蓋無害  
也是故凡有妄想萌於中卽察其在我乎不在  
我乎如其不在我者置之可矣

欲之期期得所欲也避之期期不遇所避也故  
不得所欲謂不幸焉遇其所避謂之患焉藉令  
吾之欲惟欲吾之可得者吾之避惟避吾之所  
不遇者則豈不長有幸而無患哉爾覬榮祿康

壽爾畏貧賤病夭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

游富貴之門者富貴之人以珍羞饗之以統綺  
遺之爾弗得焉勿以爲憂何則彼所爲爾弗爲  
之則彼所得爾弗得之彼以便辟以諂諛斯得  
矣爾不欲便辟諂諛而復欲得便辟諂諛者之  
所得弗思耳不予其價能取其物乎如爾適市  
有買菜者捐錢若干而爾不然爾不妬夫獲菜  
者也彼携菜而去爾完橐而往等耳富貴者之  
無饗遺于爾無他焉價未至也彼以順以譽賣

之矣爾欲其貨勿惜其價矣雖然珍羞純綺於我何有焉不苟從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已所得不既多哉

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有傳於爾者曰其訾爾指其某過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而彼不知不然何所訾止此歟認

己之大罪惡而所指過失固不辯也

倘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物類也從輕而暨重焉愛益益曰吾愛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愛人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喪常事也難免也

欲安靜其心當捨俗心俗心曰吾不汲汲于恠惜則不免饑餓矣不恒怒則臧獲不賢矣吾意寧甘心死於饑餓也無寧苦心生於豐饌也寧臧獲為不賢也無寧我為不肖子也即其小者

而始焉如忽瀉燈油忽破罌缶且毋駭怒而默詢於已曰心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之貴無疑矣今何不買之以勺油片瓦乎欲得其物輒捐其價耶又爾呼童子童子不應彼或未之聞可原也或聞而有所避固當譙讓雖然豈可因彼心之惡而遂暴怒以挫損吾心哉

物無非假也則母言已失之惟言已還之耳妻死則已還之兒女死則已還之產業為人攘奪獨非還乎然彼攘奪者惡人也吾假物於人人

遣使索之吾豈論其使者善歟惡歟但物在吾手須愛護之如他人物焉

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即諦思何以應之如遇惡事吾必有善以應遇勞事吾以力應遇貨賄事吾以廉應遇怨謗事吾以忍應猶敵人以矛縱我我設甲冑以備之又何徒懼乎

爾之處世當如作客然與同宴飲列坐于席餽醴厚薄由乎主人爾無責望彼行炙人以次當下爾徐取之行過不下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

母迎之爾所服御如此妻子如此財貨如此權勢如此則爾且爲天主所延而宴之乎清都太微之間矣

人生世間如俳優之在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夫人婢妾皆一時裝飾者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畢解去裝飾則漫然不相關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境界順逆爲憂喜也唯隨其所克者而肖之乃至乞丐亦無不酷肖以

適主人之意而已矣分位在他克位在我

今之養形者如多飲多食多眠多色是賤丈夫之效也君子之所重者心耳彼形事則耻之卽不能絕姑輕事之耳夫吾身譬則馬也而心譬則子也養馬者整其廐櫪豐其芻豆華其羈縶而令其子餒焉凍焉殍于溝壑夫賤丈夫乎嗚呼今之賤丈夫盈城而人莫之惜也

爾之身或爲虜掠而賣之爲奴隸係縶之則不勝愧且恨爾之心日受役于物爲物所束縛而

乃熙熙乎哉

君子毋自伐自伐也者無實矣爾在學士間毋談學以身踐之可也評騭古今宜讓齒德之尊者毋輕置喙焉道集虛德集謙愈下人則愈上人矣設因爾訥而譏爾爲無知爾喜之爾學不既有符矣乎蓋羊之示飽非吐草之謂也其腹果然其毛油然而收已知矣

歸除開方算法

算法至開方而稍稱難矣以其有實而無法須

用商除故也新得歸除開方法著之以便初學

積一十五億九千一百〇五萬二千五百四十

四步 問平方一面幾何

答 三萬九千八百八十八步

法曰置積爲實初商三萬步於左亦置三萬

於右下左右相呼三三得九除實九億

餘實六億九千一〇五二五四却以右

下三萬倍之爲六萬就呼見六無歸作九六

變六爲九下位加六卽係次商得九亦置九

於右六萬之下左九對右九相呼九九除八十一餘實七千〇〇五萬二千五百四十四再以右邊廉法九倍之共七萬八千呼見七無歸作九七起一下還七卽係三商得八亦置八於右邊七萬八千之下呼八八除六十又呼八八除六十四餘實七百〇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四又將右廉八除二進一十共七萬九千六百又呼見七無歸作九七起一下還七卽係四商得八亦置八於右六百之下對左八相呼九八除七十二六八除四十八八八除六十四餘實六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再於右隅法八去二進一十共七萬九千七百六十首呼七六八十四卽係五商得八亦置八於右方六十之下右對左八相呼八九除七十二七八除五十六六八除四十八八八除六十四盡

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問立方一面幾何

答 二十五步

法曰置積爲實初商二十步於左亦置二十於右下自乘得四百步與上商二十相呼二四除實八十餘實七千六百二十五步却以右下四百步以三乘之得一千二百爲法歸除之呼逢五進五又呼二五除一千另置初商二十步以次商五步乘之得一百步以三因之得三百步加入自乘次商五步得二十五步共三百二十五步於右與次商五步相呼除之呼三五除一千五百步又二五除一百步又五五除二十五步積盡

積一億〇二百五十〇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尺

問立方一面幾何

答 四百六十八尺

法曰置積爲實以七千萬該商四百尺於左上又置四百尺於右下自乘得一十六萬相呼一四除四千萬又四六除二千四百萬餘實三千八百五十〇萬三千二百三十二尺却以右下一十六萬尺以三乘之得四十八

萬爲法歸除之呼四三七十二少除呼四歸  
起一下還四呼六八除四十八另置初商四  
百尺以次商六十尺乘之得二萬四千尺以  
三因之得七萬二千尺爲廉法加入次商六  
十尺自乘得三千六百尺共七萬五千六百  
尺却以次商六十尺相呼除之六七除四十  
二又五六除三十又六六除三十六餘實五  
百一十六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以方法四  
十八萬併入兩箇廉法七萬二千再併入隅  
法三箇百三十六共得方法六十三萬四千八  
百尺爲法歸除之呼六五八十二呼三八除  
二十四又呼四八除三十二又八八除六十  
四右下之法不用再置所商共四百六十尺  
以次商八尺乘之得三千六百八十尺以三  
因之得一萬一千〇四十尺併入再商八尺  
自乘得六十四尺共一萬一千一百〇四尺  
又以次商八尺相呼除之一八除八萬又一  
八除八千又一八除八百又四八除三十二

尺恰盡

西曆

回回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東異人馬哈  
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  
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  
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  
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  
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  
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五星之  
筆曆筆曆  
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  
分經緯之度著凌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  
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造大統曆得  
西人之精于曆者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  
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  
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  
步自戌時見星故歟  
推西曆中曆黃道赤道宿度相通法  
置中曆周天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以



西曆周天三百六十度除之得西曆度法一度  
○一四六不盡一十五秒

置中曆各宿度分以西曆度法一度○一四六  
除之得西曆各宿度分共得三百六十度

置中曆赤道起于中虛六度外以西曆度法除  
之得五度九一三六加一秒爲西曆入于中虛  
分置虛宿西度分八度八二八六以入中虛宿  
五度九一減之餘二度九一五○爲過中度分  
又置畢宮一十五度以虛過中度分減之餘得  
筆塵

一十二度○八五一爲危宿入亥初度分又置  
危宿全度分一十五度一七八四以危宿入亥  
初度分減之餘得三度○九三四爲危宿過亥  
度分又置半宮一十五度以危宿過亥度分減  
之餘得一十一度九○六六爲室宿入中度分  
凡書入初入中俱加一秒以通不盡餘倣此

### 曆法

中法入曆以冬至加時爲始西法入曆以夏至  
加時爲初中曆歲首以寅建朔日爲始西曆歲

首以戌宮一日爲始中曆定星以子中西曆定

星以午中中曆交戌宮初度宿有定度西曆交

初宮初度度無定宿中曆以日爲主天會日則

成歲歲分節氣而無定氣月會日則成朔朔置

閏餘而無定閏西曆以天爲主天分十二定宮

常以戌宮爲首是以春分爲首節氣有定則不

必推氣故不用二十四氣以日分屬宮分不必

推日故不推中積以月流配宮分不必置閏故

不推閏餘七政之行但推某宮某度不用二十  
筆塵

八宿其用七曜日一月二之數卽曆紀甲子其  
立成閏日在何年月據七曜之數卽可知矣

唐荆川曰日與天會而成歲故以日不及天之

分秒謂之歲差是歲差者日差也然五星之行

雖遲速各有不同以歲實爲周曆之日以周天

度無有不及故無歲差

歲差古無而今有前遲而後數亦氣化之漸漓

也

月道每移一度四十分爲交日道交於赤道亦

也

因歲差移動但其差甚微耳每交百年差一度半是也冬至黃赤道有一十四度之差而黃道在赤道外所以黃道歲差比赤道歲差少一十秒此斜直之別也

中曆星宿不動冬至動而追西曆冬至不動星宿動而進如大統一百年前冬至在箕宿七度六十分成化門一百年後冬至在箕宿五度五十六分計退一度五十分而箕宿之度未嘗動也西曆一百年前冬至在寅宮初度一百年後

筆塵

三

三

三

仍在寅宮初度其百年前之寅宮初度非百年後之寅宮初度矣假令百年前之寅宮初度乃箕宿七度六十分百年後之寅宮初度乃箕宿五度五十六分不換宮而換星不退冬至而進星二曆立法不同其歸則一也

中曆以天不動六十餘年爲日不及天一度西曆以日不動六十餘年天過一度考日南至北至須正子午之位春分秋分須當地平環上平分天地東西相直之位則謂日未嘗退而天行

過度亦甚有理也然今天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則六十餘年亦只是天行過一度耳

問日行一度謂日不及天一度是謂天周而日周不及一度乎抑謂日周而不及天周過一度乎曰據昨日午中太陽晷影至今日午中太陽晷影漏水每得百刻是日一晝一夜一周天無餘欠也據今日夜半窺筒中星得昨日夜半窺筒中星漏水未及百刻至於百刻而已過一度是天一晝一夜一周而過一度也蓋天過一度

筆塵

三

三

三

而謂日不及天一度耳非謂天周而日周不及一度也若不據日晷不可以知日之一周天不據星筒不以知天之過一度無惑乎謂天周而日周不矣

曆始於黃 筭立於容成是曆筭初創未能有一定之法也三代而下造曆羣賢各有增創如太初起之以律而候氣於黃鍾大衍符之以易而較數於分秒授時准之以晷而測驗於儀象是今日愈精而愈密矣或謂古曆有一定之法

蓋不知曆而云耳

唐荆川曰經度黃道歲差約百年差度半積六千年差一象限一萬二千年差半周天經度差一象則緯度當差二十四度假令冬至日在斗出赤道二十四度六千年後差一象限則前時冬至度以作春分度止與赤道交緯度差二十四度矣經度差半周天則緯度當差四十八度假令冬至日在斗出赤道二十四度一萬二千年後差半周天則前時冬至度已作夏至度而筆塵

五星聽命於日也

五星經度疾遲留逆伏見隨日遠近而緯度之出入亦隨乎日之遠近蓋日君也五星臣也故其聽命有如此若月之晦朔弦望固隨日之遠近至於黃亦反復其道出入黃道相距六度亦未嘗紊是緯度之變亦隨乎日之南北也但

日爲君而月象后其遲疾之行則自其有所專制而不若五星之盡聽命於日耳

唐荆川曰各曆所命赤道經星度分以赤道南北二十八宿當黃道者取爲距星測而命之此雖歷萬古而不可變也若各曆之黃道宿次度分則因歲差改移其出入赤道南北緯度之變積有四十八度之差又當隨其時之變差而更命之此雖未及百年而不可以爲常也

中曆交黃道二日後纔交春分秋分後二日纔筆塵

交黃道西曆日入白羊戌宮是春分前二日交黃道之日也或有在前三日者中曆相距日或有八十八日或有八十九日故也

要求盈縮入曆何故必用減那最高行度此意只爲歲差積久年年欠了盈縮分數却將一箇日中行度那一段去補那年年欠數剩下的度分方爲所求日行入曆度分用推盈縮曆差方應得所求日行盈縮差度

西曆不置閏月約至三十四年而兩正月如不

究元時以前正月爲本年乎抑以後正月爲本年乎其曰本年月分有閏日本年月分無閏日要當據其前後以爲之加減也否則豈不致於誤減其閏日乎是西曆雖無閏月而有閏年乎須據其元以明其何年爲閏或以中曆而較其閏在何年庶不致差加其閏日而七政中心行度皆不致於差求矣或謂不置閏月則年計混亂終不如中曆之置閏也殊不知年計以宮分定氣爲准又安在於以閏定時而成歲乎

筆塵

卷三

三

中曆黃道寅申度狹已亥度濶以分至去極近交之故也西曆以白羊戌宮之類爲不動的月而每宮分屬日數則其濶狹宮分似乎不容變矣故以白羊戌宮爲春正第一日則對冲天秤辰宮爲秋正第一日而冬夏二至亦爲定度於寅申之初矣然歲差東移積差至久宮濶狹豈容不變乎蓋其以宮爲活隨歲變遷但不可以白羊之像專係於初宮若二分宮分之濶二至宮分之狹雖歷千古而不容變者也

或云曆法先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其說與回回曆法蓋默有相契者矣金水星黃二道互相徧交星道如出黃初之南爲入黃六之北如出黃六之南爲入黃初之北所以作譜反用黃道兩周乃盡出入黃道南北緯差之變若土木火之星道交有定宮只用黃道一周而南北緯差之變已盡矣火星周速而差多故分二譜

筆塵

卷三

三

其實非用黃道二周也

唐荆川曰月與土木六宮半周天而一交火星行二百七十五日歷四宮而一交金星行一百十七日歷四宮而一交水星行四十餘日不勾二宮而一交五星疾遲留逆段日平度雖各不齊但殊於周率之內而不差於周率之外其周率平行度分又有盈縮加減以爲定度然盈縮相消亦只以平行度爲實耳

唐荆川曰作曆造月道而不造星道蓋未備事也然星道以經度去日之遠近爲緯度距黃之濶狹况經度之自逆而順又成緯度之勾已是星道委曲萬殊所以不容於易造也

中曆金水先日而日追合之故限度段整用周率度火木土後日日行一周而後追合之故限度段除去日周止用餘數限度段加一日周始於周率合金水先日所以有退合火木土原不及日退則與日益遠所以無退合金水先日所以先夕見火土木後日所以先晨見凡先日皆夕見不及日皆晨見也

西曆太陰五星譜土木大約百八十度而半遲疾故一度當一度所謂十二宮者真是十二宮也月三宮而半遲疾故用加倍相離所謂二十四宮者乃十二宮也水星兩宮而半疾遲故用三倍相離所謂十二宮者乃四宮也火星三百六十餘度而半遲疾故日止半度所謂十二宮者反是二十四宮也西曆作此齊譜無非欲便

於算法自初宮至五宮爲加六宮至十二宮爲減之二句非有深奧義也

五星緯度自行定度止於一百二十度是以一百二十度該十二宮也每宮止得十度小輪心定度止於六十度是以六十度該十二宮也每宮止得五度所列一百二十度六十度仍作譜而約其宮度之號數非星所行之實度數也其立推步之法不過是變其得經宮度以合於緯度之譜而求其緯度耳其知緯度之變而作譜之意又在於外也

五星入曆遲疾與太陰之轉周同但五星又因太陽而有遲疾不與太陰同也

唐荆川曰土木火三星因行度遲則周率遲金水二星因行度速則周率速

加倍相離度一日行二十四度二十四分差三度二十七分加本輪行度十三度○三分共一十六度半得第二差一度一十七分又以比較二分乘遠近三十四分得一分○八秒共得爲

太陰遲疾行一度一十八分

唐荆川曰太陰第一第二加減如母子得子則不用母五星第一第二加減如兄弟相併而各致其用

月緯立法妙絕月初交黃道則南北之度速去黃道遠則南北之度遲月初交黃道每經度十二差緯度一至象限滿處三十一度差緯度一月五星譜皆從與日合度初交黃道處做起經緯度皆合於日是起處也

星命

今星命家亦論通關加臨而不知天地盤之說陋矣夫日之一月而過一宮暮年而周十二宮者此天盤也日之一時而臨一宮臨子則爲子時臨午則爲午一晝夜而周十二宮者此地盤也天盤常運而不停凡日月五星四餘之度數皆從之而定焉天地盤一定而不移凡從歲月輪枝所起神煞如天狗天德之類皆從之而定焉如余命太陽在辰以申時生則天盤之辰加地盤之申而

地盤卯上實見天盤之亥故亥宮安命凡七政四餘之在辰者皆當書於申之外盤而天狗天德之類却於內盤書之不易之理也如今星家盤只是地枝一定之位而却以麗天之曜與方位神煞強而同列自伏吟體外其冰炭矛盾可勝道哉余恒爲星家言之而不能解卽解者亦不能幡然而改然而後世必有行吾說者矣星家以日安命以月安身其理未有言之破的者蓋得西域祕書而後知其說西域之術凡選擇占候皆看東方是何宮分出地平環上卽爲命宮不獨論人生命而已此卽六壬月將加時之法皆以太陽爲主意者人生於寅動於卯而卯爲日始出之方也噫其書定受胎度數之法云先賢亦的里思說若人生下時節看太陰在何宮度只此宮度便是受胎安命度數受胎安命時太陰宮度卽便是人生的安命度數凡人懷胎有三等日月有多有少有得中者最少者是太陰行周天九遭半計二百五十九日近

十二箇時辰中等者是太陰行周天一十遭計二百七十三日又近五箇時辰最多者是太陰行周天一十遭半計二百八十六日又近二十一箇時辰凡人生時看太陰在地平環上或地平環下若在地平環下宮從命數至太陰計幾宮幾度若在地平環上從太陰數至命宮計幾宮幾度將此度數以太陰所行中道一晝夜行一十三度一十一分除之看該幾日幾時若太陰在地平環下將此日時加於懷胎中等月日

內若太陰在地平環上將此日時於懷胎中月日內減去此數正是懷胎月日之數將此懷胎月日之數從生時日期以大小月日退除到除盡時則知是此時受胎此受胎時太陰所在宮度與生時安命宮度同則知此生時辰真矣吁此太陰之所以爲身也歟

### 夜子時

曆家以子之前四刻屬今日爲夜子時而以子之後四刻屬明日今人生子以夜半者皆作明

日推算萬一以初爲正則四柱已差兩柱矣禍福豈不舛乎要之如西域法分二十四時而後無兩日共一時犬牙參錯之弊也

### 天乙貴人晝夜列

天乙貴人旦暮所治法當盡一晝夜而後更此古法也蓋壬課以日出之後屬今日日未出之前屬昨日猶夫曆家之以寅月爲今年丑月爲去年云耳如甲日貴人旦治丑暮治未則自日未出以前貴人尚在卯也日出以後貴人在丑矣日入而後移治未直至于戌夜盡日復出也而後移治子焉此理之必然無足疑者蓋貴人一也所治不同耳若從寅申分晝夜則無重複再遊若以子時分晝夜則一夜每移兩宮而昨夜之後半與今夜之前半乃同一宮中則有晝貴宮以間之豈理也哉今習壬者仍譌襲誤而未之思耳

### 佛生日

釋迦佛生日之說紛然不一應城陳氏歸雲外

集考辯極詳所引乃釋氏通鑑周書異記汲冢紀年吳地記謝丞漢書之類而未及乎佛經然就佛經中亦自紛然不一矣瑞應經則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佛所行讚則云於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過去現在因果經則云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藍尼園見無憂華舉右手摘從右脇出故法苑珠林謂世代既遙譯人前後直就經文難可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見春秋魯莊公七年即莊王一十年四月辛亥恒星筆塵

者不知是西域之八日乎抑中國之八日乎大抵貝葉西來翻譯不無藉乎此方之人而人非篤誠謹守戒律則舞文傅會者往往有之未可以爲佛語而輕信不疑也

### 襍

字書釋襍襍爲不曉事而不知何以皆從衣或云卽今暑月所戴涼笠以青繒綴簷而蔽日者也暑月戴此訪人其不曉事可知故程曉伏日詩今世襍襍子觸熱到人家然說文急就諸書並無此字

### 瓊

名義考云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瑤皆誤也瓊赤玉也安得以象雪乎按此亦太拘錢氏云詩言玉以瓊者多矣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瑤瓊琚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爲瓊非玉之名也許叔重云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乃黑玉亦非赤也

### 黃髮鮐背



爾雅云黃髮覲齒齒背耆老壽也郭註謂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覲齒齒墮更生細者所訓兒齒得之若髮則率由黑而黃黃而白白而復黃故人之始衰也髮晶晶如銀絲而及其篤老乃更蒼以黃不必落而更生也齒卽河豚其背皮甚麤澀老人皮膚索澤不寒而栗故似之若訓耆爲色赤黑如狗則入于罵矣

詩韻

金陵李士龍留心字學近爲余同年宋民部屬令校刻五經四書正文甚殫心力而於易詩書皆以古韻音釋爲尤精病中閱之誤處亦不少今畧舉數條于左方

關雎寤寐思服之服音北按凡轉注之例無出二母者服字在並奉母下轉入職韻當音白不當音北也今韻書蒲北切中原有服字楊雄解嘲范睢扶服入橐禮記扶服救之皆音白服服服三字皆諧服聲而皆音白故徐藏謂服見于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

者今用幫母音其誤明矣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字音末與樂字叶按芼字無音末之例況末音又與樂音不叶今北人言歡樂之樂其音皆若滂原自與芼叶不必轉也

葛覃次章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締爲裕服之無斃獲音活裕叶音學斃叶音約按獲字正音胡郭切本與莫同韻今音活則反不叶矣此章與三章俱二句各自爲韻絡斃之音甚諧而強扭之以合于莫甚無謂也

麟趾章麟之角振振公族角字居六切音與芻同漢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可見古韻皆然楊用修古韻音錄非是此欠註

鵲巢維鳩居之居叶音巨按居字去聲讀之卽與御叶豈有音巨之理周易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韋玄成詩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可見古人常作去聲讀也

采芣公侯之事叶史按轉注例當上紙切讀若

市不當音史

行露誰謂女無家既叶谷又叶工豈有此理後  
代作詩第三句率無叶韻者則此何必強爲之  
叶乎 何以速我訟訟字平聲讀今音宗非是  
羔羊委蛇之蛇音移雖入唐何切然古韻歌峨  
波多和皆與支韻相叶則純亦可叶題音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下叶音虎按下字原在匣  
母下當侯五切毛詩一十有七陸德明云叶韻  
皆當讀如戶

筆塵

三

九

四

騶虞虞字既叶牙又叶願無此理如吁嗟麟兮  
之例何必叶也

燕燕首章遠送于野野字承與切讀作豎與野  
同徐鍇曰豎經典只用野今叶黍非是

終風且霾霾字叶迷惠然肯來來字叶黎按霾  
與來俱當如字讀唯思字當叶音腮左傳于思  
于思妻甲復來

簡兮右手翟翟音狄今音的井

研瓦

今人多呼研爲研瓦此唐人語也邵伯溫云非  
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  
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於一研  
尚如此況其他乎今之作僞者輒窪其中若白  
然以示古又暴烈日中乘其燥渴而飲之以墨  
爲墨鏞皆研之賊也

聚寶盆

俗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以物投之隨手輒滿  
用是致富敵國後爲 高皇帝碎而埋之金

筆塵

五

六

七

陵南門下故名門爲聚寶門初疑其誕今觀聞  
見錄所紀則宋時有是事矣主父齊賢自言少  
羅貧客齊魯村落中有牧羊兒入古墓中求羊  
得一黃磁小瓶樣製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  
因用以盛之纔投數莢隨手輒盈滿兒驚以告  
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入見之投數錢  
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耕  
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以鋤擊瓶破猶持  
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畫人面相聯貫色

如新夫金翅鳥心之爲如意珠也有此功用矣然彼神物也此陶人之所爲耳而其神如之異哉

### 蚌蛇

藥中珍蚌蛇膽而餌之能痿陽其蛇絕大以吞鹿爲恒而南越人徒手取之或呼紅娘子或以婦人褻衣投之則伏不復動惟人之所牽縋屠剥殆淫夫之後身歟

### 李伯時米元章

李伯時米元章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維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于東坡然黨禍之作也二子不及焉元章乃特爲蔡京所厚今世傳一帖云帝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嚴廊

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元章滑稽玩世類東方朔時方禁蘇黃黨人而輒自供出雖曰不入黨與直玩弄當時君相於股間耳乃公麟何爲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 界畫畫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爲狂士而寔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輒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

### 法製長生屋

東魯王氏農書載造屋禦火之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水火皆能爲災火之爲災尤其暴者也夫火得木而生得水而熄至土而盡故木者火之母人之居室皆資於木易以生患水者火之牡而足以勝火人皆知之土者火之子而

足以禦火而人未之知也水者救於已然之後  
土者禦於未然之前救於已然之後者難為功  
禦於未然之前者易為力此曲突徙薪之謀所  
以勝於焦頭爛額之功也吾嘗觀古人救火之  
術宋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蓄水潦積土  
塗表火道此救療之法也鄭災公孫僑為政郊  
人助園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  
鄰此祈禳之法也是皆救於已然之後嘗見往  
年腹裏諸郡所居瓦屋則用磚裹廂簷草屋則  
用泥朽上下既防延燒且易救護又有別置府  
藏外護磚泥謂之土庫火不能入竊以此推之  
凡農家居屋厨屋蠶屋倉屋牛屋皆宜以法製  
泥土為用先宜選用壯大材木締構既成椽上  
鋪板板上傅泥泥上用法製油灰泥塗飾待日  
曝乾堅如甃石可以代瓦凡屋中內外材木露  
者與夫門窗壁堵通用法製灰泥朽墁之務要  
勻厚固密勿有罅隙可免焚歟之患名曰法製

長生屋是乃禦於未然之前誠為長策又豈特  
農家所宜哉今之高堂大厦危樓傑閣所以居  
珍寶而奉身體者誠為不貲一旦患生於不測  
爨起於微眇轉眄搖足化為煨燼之區瓦礫之  
場千金之軀亦或不保良可哀憫平居暇日誠  
能依此製造不惟歷劫火而不壞亦可防風雨  
而不朽至若闔閭之市居民輳集雖不能盡依  
此法其間或有一焉亦可以間隔火道不至延  
燒安可惜一特之費而不為永久萬全之計哉

製灰泥法用磚屑為末白墘泥桐油枯如無桐油枯則  
代之以油草炭石灰糯米膠以前五件等分為末將  
糯米膠調和得所地面為磚則用磚模脫出趁  
濕於良平地面上用泥墁成一片半年乾硬如  
石磚然朽墁屋宇則加紙筋和勻用之不致拆  
裂塗飾材木上用帶筋石灰如材木光處則用  
小竹釘簪麻鬚惹泥不致脫落

### 兩頭牛

嘉靖辛酉夏予從先公南歸抵徐沛間舟人言

瀕河民家有牛產犢一身兩頭命取以觀已死  
矣兩首東西相背而共一項又聞有五足牛一  
道人牽而行乞於市未之見也後聞 世宗實  
錄則嘉靖間屢有此異按司馬彪曰兩頭者政  
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興繇役  
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時分宜擅國時借 上  
喜怒爲寒暑而大工婁起倭訐東南兵疲于徵  
調民疲于餽餉是其應已

### 牛生麟

卷三

三

三

三

萬曆癸巳丹徒唐里灣民朱旺一家每夜有光  
上騰若火已而麟生徧體皆鱗青黑色頂瑩如  
玉氤氲如雲氣口紅色領下有髯項上皆細鱗  
具九孔臍以後具六乳一字排列背腹皆巨鱗  
橫列長而稍方腹下微紅其腰脊近尾處一巨  
鱗上有紋橫五豎一如王字形尾皆細鱗尾稍  
一全鱗累毛四足亦細鱗近蹄二寸無鱗惟直  
紋二三見而已生時聲如洪鐘衆以爲怪物斃  
而瘞之鄉人殷博士士望聞知往啓而濯之聞

于郡郡守王公塋于北固山二賢祠左繪圖而  
爲之說又五年前生麟牛之子復生麟數日死  
王公復瘞之爲雙麟塚云或云牛之生麟前古  
不經見惟宋朝一時四見而皆在宣政時祥耶  
妖耶予曰古今言物妖者衆矣不聞以麟爲妖  
也宣政之間宇內晏安乃過於 今曰麟之出  
也亦承平之象歟夫妖祥何常之有恃安而逞  
欲則無祥非妖思危而修德則無妖非祥妖祥  
在心不在物也今 聖天子惓惓愛民雖 國  
用久詘而不忍加賦誠由此一念而充之膏澤  
之下於民猶建瓴耳卽百祥可致況一麟乎

### 萬歲山

京師 大內後有山峯巒秀整林木鬱茂俗呼  
爲煤山言其下皆石炭而土覆之以備非常者  
非也蒙古初起時塞上有一山或言有王氣恐  
不利於金故金人取其土石輦運之京爲此山  
而夷其故處後元滅金而代之遂名山曰萬歲  
云夫輕百姓力至于移山不以爲難非狄人不

能也

陝

說文陝失冉切陝疾夾切而隸書皆作陝失冉切者秦中州也疾夾切者由楚入蜀州也以與秦中陝混故唐人改从石作硤後又从山作峽而印文則仍爲陝州宋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从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从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筆塵

偽術

今之術士往往預緘一紙于案問數者來令書數字或口舉經書成句談已則開緘示之卽其所書與口舉者也人皆駭以爲神然其言後皆不驗夫一念未起卽天地鬼神一切聖賢二世諸佛無覓我鼻孔處而況區區凡夫乎稍知理

者卽可一笑而唾去矣而士大夫中亦有惑之者何哉石埭孫生挾此起家至爲中祕書丹陽令薛侯嘗爲予詫之曰恐袁天罡邵康節不逮也予應曰思慮未起而能預知之豈但勝袁邵恐伏羲文王周孔皆拜下風矣

巡按訪察

今制巡按御史行縣輒有所名捕多里豪之武斷者與胥吏之舞文者重或立斃杖下輕亦不免流戍破家自予少時猶見人惴惴畏避今則玩而狎之矣蓋吾邑二十餘年以來有所謂縣雨會者里豪市猾自知作奸犯科恐罹憲網則務以厚賂結司理掾史爲援蓋御史耳目常寄於司理故也而亦有不出於司理者不問何官不容不寄耳目於人其人來必有所主則奸民於凡業客舍者皆預結之矣乃或自業客舍於是所刺訶皆得預聞焉因以爲脫禍計如逃雨者庇人宇下以免濡濕耳而後乃以中私所銜者則更能興雲作霧以害人寧止于縣雨而已

耶金壇一僻小邑已如此況其大者乎觀風者至必嚴禁窩訪蓋已知其弊久矣然非空言所能禁卽捕治之多不得其奸予備員史局時嘗爲御史大夫李公世達言之李公因而奏請禁革訪察旣乃有言不當懲噓而廢食者復奏行之近聞此曹與吏胥皆死交諸伍伯皆畏之卽爲人訐發奸惡有嚴明官長在上鍛鍊榜笞並出其黨與終不能害以故益無忌憚觀風之使卽有激揚澄清之志無如耳目所不逮何

筆塵

卷三

雜著

三

雖網密秋荼必不免吞舟是漏可歎也

### 行李

資暇錄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之姓之外更無別訓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註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蓋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遂作李焉按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乃用李字昭十三年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國語行李

以節逆之乃用理字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曰理史天官書作李管子書大理皆作李古文二字通用理治也料理也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故謂使人曰行李謂行橐亦曰行李卽行理也

### 范蠡壬課

吳越春秋吳王欲擇吉日赦越王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

筆塵

卷三

雜著

三

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戌功曹爲騰蛇而臨戌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以子胥諫而復囚之石室按以十二月將子加卯第一課寅加戊騰蛇第二課第三課亥加寅太陰第四課申加亥白虎四課中



惟一課上克下以寅爲用三傳寅亥申蛇陰虎  
先鋒門既是日鬼課傳四寅又是四鬼所賴未  
申爲救却乃旬空不勝四寅一卯之實鬼也況  
支臨干克干乃上門亂首夜貴又入獄能免囚  
係之辱乎時克其日以下乃玉衡經中語

子胥曰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  
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  
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 按三  
月當用酉將甲日青龍乘午而此云在酉則卯

筆塵

筆塵

上得戌是太陽尚在戌宮也此丑時用旦貴四  
課甲亥申戌未辰三傳申巳寅課名蒿矢申乃  
旬空蒿矢已無力空亡爲蒿矢無力甚矣能免  
失脫乎又發用申加亥爲六害申又爲日上衝  
破又爲日鬼三傳刑戰干克支上神支克干上  
神名解離卦干與干上神相破支與干上神相  
刑是滿盤畧無和氣故主有逆子叛臣也按越王歸  
是二月乃傳寫訛耳此當

越王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昃孤蒙上

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  
疑直眊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 按以三月  
酉將加日昃未時四課甲辰午辰午申三傳辰  
午申此斬關課大利逃亡

越王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  
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  
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  
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官闕 按此  
若以十二月子將加巳時則四上克下課名無

筆塵

筆塵

祿寅巳子未交互六害三傳皆自刑傷日初酉  
破碎土敗于酉辰乃土墓亥爲空財無一可者  
范公不應取之當是十二月初太陽尚在丑宮  
也丑加巳則四課巳卯亥巳丑酉三傳卯亥未  
木局官鬼初末旦暮皆乘白虎克干是謂催官  
使者主赴任急速故勸越王車馳馬走以應之  
況稍遲延至午時則犯前課無祿之凶危矣

授時氣應

授時曆以前代鑒立曆元不久輒差遂不復遠



邇開闢之初而一以測驗爲準故其法超越前代至今用之所爲氣應五十五萬六百分乃從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冬至前後測日景起至辛巳年止累歲不差而氣應遂定故以至元辛巳爲元按史至元丁丑年十一月十四日巳亥景長七丈九尺四寸八分五釐五毫至二十一日丙午景長七丈九尺五寸四分一釐二十二日丁未景長七丈九尺四寸五分五釐以巳亥丁未二日之影相減餘三分五毫爲畧差進二位筆塵

作三百五十分以丙午丁未二日之景相減餘八分六釐爲法除之得三十五刻四六用減巳亥至丁未相距日八百刻餘七百六十五刻折取其中如半日刻共爲四百三十二刻半百約爲日得四日餘以十二乘之百約爲時得三時并五十又作一時共得四時餘以十二收之得三刻命初起距日巳卯算外得癸卯日辰初二刻爲丁丑歲冬至卽戊寅天正冬至也又求至元辛巳歲前冬至至用加戊寅巳卯庚辰歲餘三次

得一十五萬七二七五又加癸卯日三十九筭又加入三十二刻半共得五十五萬五百二十五分今作六百分蓋虛加七十五分以就成數耳至今已三百餘年當更測驗修改無疑而監官執守定局百僚漫不加意始者日月交食時刻多舛今則氣候亦漸差矣予故曰郭氏死法尚未能施用乃遽議改作不已踈乎

### 太乙

太乙之術所從來最久世俗流傳往往失真今所宗尚大率是統宗寶鑑其求積年術置演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〇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以爲七曜齊元之法然用此積算逆推至上元甲子得氣應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分乃戊戌日酉正三刻非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也其非七曜齊元明矣作太乙書者不精算法不明曆法故往往譌舛如此行之數百年莫爲是正可歎也以歲實二四除之卽氣策也以氣策二四乘之

卽歲實也今統宗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〇四十六分二十五秒而氣策一十五日二千二百九十三分五十九秒三十七微半以二四乘之只得三百六十五萬五千〇四十六分二十五秒不合歲實之數

歲實多於大統曆一十八萬三〇三七五者乃日法所餘五百分之積也統宗日法一萬〇五百分若用大統曆法以萬分爲日則歲實當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大抵太乙用數自相矛盾不可勝舉當一以大統法正之但大統宗授時不遯曆元而太乙須從開闢甲子起算故未有能合而論之者至嘉靖間吳郡陳星川先生壘始悟曆元而所推氣朔七曜四餘大槩與大統相符真超越千古矣偶得先生所推太乙一小冊恐其湮沒附著于

篇

太乙家演紀上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一千一十五萬

五千四百八十算以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六十、八乘之得通積三十八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億五千六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四十又以日法一萬五百除之得實積三十七億九百二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日二五一四二八更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餘五百八十日二五一四強則歲前天正冬至在第四紀內甲辰日二十五刻一十四分宿却直氏

又置前通積以朔實三十一萬七十一分二十四秒累去之餘二十九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分五十二秒以日法一萬五百約之得閏餘二十八日三〇六五二六用減冬至四十四日二五一四餘得天正經朔十一日九四四九

氣後天一日五五一四其經朔與今見行曆同氣朔欲合直日宿須加三百六十日欲合君基臣基加十年起寅

欲合五福加一百一十五年起乾

欲合陽九甲寅元加一百三十年

欲合百六甲寅元加二千五十年

如欲陽九百六俱合須加三萬六千六百一十年

太乙家又一術演紀上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二十算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乘之得一百五十七億四千九百一十六萬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三千一百二十如章歲六百五十七而一得積月二千三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八朔九四九七七一又以月法一千四百四十七乘整朔得三百四十六億八千六百五十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如日法四十九而一得積日七億七百八十八萬七千九百九十二日一十六刻三十三分又以朔策乘朔下餘分得二十八日四刻七十三分通計積日七億七百八十八萬八千二十日二十一刻

○六分更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餘二千三百八十日二一〇六則冬至在第四紀內甲辰日二一〇六宿却直虛

氣後天一日五一〇六朔後天二十二刻一

十一分氣朔欲合直日宿須加一千八十八日

欲合君基臣基加十年起於寅

欲合五福加二十五年起於乾

欲合陽九甲寅元加三百七十年

欲合百六甲寅元加二千七百七十年

卷一

卷一

卷一

如欲陽九百六俱合須加四萬五千九百七十年

太乙家又一術演紀上元甲寅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四十二萬四千

五百七十算

陽九術以四千五百六十累去之餘四百九十內減陽九小元四百五十六年餘三十四年乃嘉靖九年庚寅歲入小元以來之數也百六術以四千三百二十累去之餘一千二

百一十年內減百六小元二百八十八凡四次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外餘五十八年乃正德元年丙寅歲入小元以來之數也

愚按其術專推陽九百六而無氣朔之法又與劉歆三統曆內災歲不協今據二術上下通考卽有一二可徵亦偶中耳

曆元演紀太乙天元甲子至

皇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距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算內天元地元各歷二千四

筆塵

三

六九

二〇九十三

百一十九萬二千外今當人元四百五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算以歲策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乘之得通積一十六億六千八百萬四千五十八日七十刻以宿周紀二千五百二十累去之餘九百三十八日七十刻則冬至在第四紀內壬寅日七十刻宿正直星此天地自然真數上考下驗更無差忒又以積年與朔會總數八億九千七百六十三萬九千九百九相乘得四千九十九

萬三千七百七十八億四千二百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如元法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而一得積朔五千六百四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一朔九〇六一〇六一五截去整朔止用朔下餘分以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四秒乘之得閏餘二十六日七五七八用減冬至分餘十一日九四二二是爲天正經朔更考太陽盈縮太陰遲疾而加減之則得定朔矣

筆塵

三

七十

三〇九

曆元算君基以積年加十算起於寅三十年行一官順行凡三百六十年爲一周大抵太人事吉凶故每先期十年巡行邦國以觀人君政治得失曆元算臣基以積年加十算起於寅三年行一官順行凡三十六年爲一周君基臣基與甲寅元起午曆元算五福減積二十年起乾歷艮巽坤中五官每官四十五年凡二百二十五年一周曆元算四神太乙起一官天乙起六官地乙

邦者自然體合於此亦可見曆元之真信不誣矣

年則有三十六箇月後人不達其理遂謂太

原缺第七十二至七十六葉

安帝永世祖武  
紀丁未永明癸亥

海陵王

癸丑	宣公	乙未	乙卯	平西午	建元己未	開廣辰	年甲子
安帝永	世祖武帝	武宗會	海陵王				
初丁未	永明癸亥	昌辛酉	天監己巳				

第五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六五〇五四〇五七六六二六四八六四七二〇七五六									
元初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附元魏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元初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附元魏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第六紀甲子距曆元積年得算四百五十六萬									
四七四五〇五四六五八二六八六五四六九〇七三六六二									
元初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附元魏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元初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附元魏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太武帝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正隆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定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章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哀宗

[illegible]

子 107-711

局數	太計合	太天主	地客計	計四	天	地直臣民
三十八	卯亥戌離寅	酉巽九	坤	巳	艮兌離寅	亥
三十九	辰戌酉離卯	丑未	兌	巳	艮兌離寅	子
四十	巳酉申離辰	十五	丑	巳	艮兌離卯	丑
四十一	午申未	艮	巽	戌	十	辰
四十二	未申未	艮	巽	戌	十	辰
四十三	申未	艮	巽	戌	十	辰
四十四	未申未	艮	巽	戌	十	辰
四十五	申未	艮	巽	戌	十	辰

局數	太計合	太天主	地客計	計四	天	地直臣民
四十六	酉巳辰巽寅	五	乾	六	坤	九
四十七	戌辰卯巽卯	四	丑	八	戌	七
四十八	亥卯寅巽辰	一	寅	五	丑	八
四十九	子寅丑乾巽	酉	辰	五	辰	五
五十	丑子乾巳	六	午	五	午	五
五十一	寅子亥乾午	五	坤	五	酉	六
五十二	卯亥戌離未	九	酉	五	子	酉
五十三	辰戌酉離坤	八	亥	五	寅	酉
五十四	巳酉申離坤	七	子	酉	巽	九
五十五	午申未艮	申	六	艮	三	坤
五十六	未申未艮	申	六	艮	三	坤
五十七	申午巳艮	戌	十	巳	丑	一
五十八	酉巳辰震乾	七	未	六	辰	五
五十九	戌辰卯震乾	六	申	九	巳	六
六十	亥卯寅震亥	五	戌	五	申	九
六十一	子寅丑兌子	三	亥	五	酉	六
六十二	丑子兌丑	共	艮	五	艮	五
六十三	寅子亥兌	艮	五	艮	五	艮



初未時卦公報  
驚蟄卦公報

六十四卯亥戌坤寅去巽十坤七已良兌離寅亥	六十五辰戌酉坤卯去未一戌六已良兌離寅子	六十六巳酉申坤辰去申酉丑九已良兌離卯丑	六十七午申未坎巽去戌二辰六申震坤艮卯寅	六十八未申未坎巳去子八午去申震坤艮卯卯	六十九申午巳坎午去未丑酉七申震坤艮辰辰	七十酉巳辰巽未去卯四子五寅申震坤艮辰辰	七十一戌辰卯巽坤去巳世寅五寅申坎震辰午	七十二亥卯寅巽坤去午世巽九寅申坎震巳未
太一君基立成								
第一紀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第二紀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第三紀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第四紀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第五紀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第六紀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太一八門置上元甲子距所求積年以二百四十累去之不盡者以三十約之爲直門數命起開門順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周而復始其零數即所入之門也月日時門倣此求之								

太一行宮主客計三目得算立成  
太一所臨  
一宮 一甲戌世世九戌戌戌六五五五七一  
二宮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三宮 九九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四宮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五宮 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酉  
六宮 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  
七宮 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  
八宮 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  
九宮 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

局目三計歲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三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廿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illegible]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筆塵

今六  
五十六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illegible]

右書者爲陽遁  
左書者爲陰遁

一子寅  
二丑卯  
三寅辰  
四卯巳  
五辰午  
六巳未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萬曆癸卯十二月九日陰雲凝沍薄晚雷聲隱

隱隆隆亦有電光明日雪

僧有破戒噉酒肉近婦女而口談大乘者舍弟

稱其聰明不覆藏余曰此謂無慙愧非不覆

藏也彼破戒而畏人知者猶有慙愧也慙愧

卽佛種無慙愧卽三塗種豈可以不辨

楊慈湖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聖賢之學而不

能忘情富貴利達何也西山不服慈湖曰嘗

見以命問日者故知之每見今之講學者好

談命看風水其真情固已和盤托出而猶自

謂步趨孔孟恬於勢利豈必慈湖然後覩破

哉朱文公先生亦談風水亦是通人之一蔽

國初曾狀元蔡道經舉場見舉子三場畢占課

者笑曰此秀才必不濟有人爲考官閱卷庸

庸者多而解額有限難於去取因思舉子在

外如何不去占卜故凡昧昧前途而鼎方

筮者皆自信不過者也豈獨舉子乎然則古  
聖人大事必卜非耶曰所謂汝則從卿士從  
庶民從者未嘗不先定也特命之龜筮以見  
天人合爾故余謂易爲不知易者作不爲知  
易者作

古語云虛願不至然有不願而至者矣奔競不  
願黜而黜至賭博不願貧而貧至召庸醫治  
病不願死而死至醉飽房勞不願病而病至  
則不願乃實願也又何惑乎虛願之不至也

筆塵

卷四

二

撫言云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  
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  
醒來乃作十離詩爲獻其爲幕賓明矣而宣  
城梅禹金輯青泥蓮華記遂以爲薛濤蓋因  
濤有校書之號故傳之然書記非校書也雲  
溪友議云相國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  
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劉採春自淮甸來篇  
詠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  
而贈採春云云觀此則洪度之跡不至浙幕

明矣鑒戒錄所述薛濤獻連帥五離詩與撫  
言似是一事而男女自分禹金合之亦博洽  
者千慮之一失也

廣陵邵伯湖中有小洲上建露筋烈女廟俗傳  
有姑嫂它適至此而暮蟲勢甚盛時有數男  
子張幃宿其中嫂不能忍亦就之宿姑獨露  
坐飼蟲至于筋見而殞詞客過者或詠歌之  
不知其誤按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  
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

筆塵

卷四

三

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齧至曉見筋因  
以爲名北音謂鹿爲露故訛爲露爾西陽雜  
俎云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  
處一夕白鳥咕噉血滴筋露而死始則訛鹿  
爲人既又訛男爲女世事往往皆然雜俎續  
集世旣罕行卒莫爲是正故特表而出之以  
俟後之志方輿者

王彥輔塵史以所見杜牧之書村舍門扉墨迹  
隱然突起爲可怪又建安吉祥寺柱有蔡君

謨題字亦然疑松煤所漬非也嘗記一書言  
栴木上書字皆突起第未之試爾吾邑慈雲  
寺三門有碑蘆席迹隱然深數分俗傳有仙  
人宿於此是其遺跡不知霜天露地以蘆席  
覆石皆有痕正不足爲異也

揮塵三錄載趙叔近以秀州守免官居於郡代  
之者殘酷軍民囚之而迎叔近復領州事先  
是王淵爲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甚亂後  
爲叔近所得淵每對人切齒至是張韓皆爲

筆塵

四

四

部曲乃命張提師以往張素父事淵默解其  
旨乃斬叔近而獲周娼歸以獻於淵淵勞之  
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自取之  
張云父旣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  
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旣歸韓甚見  
寵嬖爲韓生子韓旣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  
按鶴林玉露載韓蘄王夫人梁氏爲京口娼  
至見於正史今又以爲周何耶若並有之則  
周不應膺國封也豈蘄王功盛封及妾媵耶

王明清與韓同世又在羅大經之前其可傳  
信無疑者世人知梁而不知周故著之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岐注艾美好也乃隨  
文鑿解非古訓也按曲禮五十曰艾方言東  
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艾爾雅  
艾歷也郭璞曰長者多經歷也蓋淫夫之情  
有好老者故並舉二種以蔽之程大昌攷古  
編以爲衰減之意是亦知美好爲非是而思  
易之然血氣方壯慾火日熾安有所謂衰減

筆塵

四

五

者哉

仇池筆記云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詠落  
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  
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之者  
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上簪花  
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按羯鼓錄云汝  
陽王璵寧王長子常帶研絹帽子打曲上自  
摘紅檀花置帽上簷處二物極滑久之方安  
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前詩所用蓋本

此而以爲群仙者謬也意此子勦舊詩以爲已作而誤記其出處以欺其父乃并以欺坡仙而記之且簪花而舞正以不落爲奇今乃誤云皆落去可發一笑

世俗謂僧道有妻者爲火居乃火宅之譌蓋以在俗爲火宅而出家爲出火宅又爲火宅蓮華若有室則復入火宅矣

蘇魏公談訓云韓子華出守禁從館閣皆祖餞焉坐有言芸閣何出而坐間諸鉅公皆不記

筆塵

四

六

祖父曰事見初學記蓋諸公忽而不讀爾今檢初學記無之按魚豢典略云芸草辟紙蠹故藏書閣曰芸閣陳子昂集云祖欽仁檢校秘書郎持三筆終入芸香之閣是也

翰林於朝班中序齒不序官此舊制也後以有新科而年長者一旦據前輩上於心不安遂更爲序科科同則序齒至五品則不然故戲謂之五品不遜至於初授官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授

刺皆稱晚生官之崇卑無論也詞林典故修於近年猶明載此事辛卯冬澱水趙公由吏部左侍郎大拜癸未翰林諸公與之相去五科乃改稱晚侍生余甚訝之後見王弇州先生觚不觚錄云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爲首揆而常熟嚴公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授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

筆塵

四

七

亦稱晚生何也則局體之變有自來矣不當稱而稱之必有當稱而不稱者冰炭交懷雅道漸滅吾不知其所極也

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言南京五城兵馬之納財舞勢蓋因有一二道長欲入苞苴有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卽爲其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恣肆無忌若此此嘉靖間事也近則不至是矣然聞癸卯冬以妖書獄興奉旨令廠衛城捕緝捕奸人廠衛不聞

有所擾而巡捕武弁與五城兵馬之勢張甚  
事罷官與役皆富不貲然終得好人者嚴衛  
也而城捕又與之同受賞焉後雖以考功法  
罷之猶不失爲富翁也何以儆將來乎

皇城東安門外稍北有禮儀房乃選養奶口以  
候 內廷宜召之所俗名奶子府隸錦衣衛  
有提督司禮監太監有掌房有貼房俱錦衣  
衛指揮每歲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於  
內謂之坐季奶口別選八十名籍於官謂之

筆塵

四

八

點卯奶口倘坐季者有故卽以補之而取盈  
焉季終則更之先期宛平大興兩縣及各衙  
門博求軍民家有夫女口年十五以上二十  
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僅  
三月者雜選之仍令穩婆驗無隱疾具結起  
送候司禮監請 旨特差內秉筆者一人出  
合各衙門所送奶口會選乃定每口日給米  
八合肉四兩光祿寺吏領每年更番什物每  
季煤炭雜器兩縣召商辦送每遇 內廷不

時宣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官妝以  
進卽不當至十餘易不止也

故事民間婦無得入 禁中者卽諸官女已承  
恩賜名稱其母非得 旨亦不入惟三婆則  
時有之一曰奶婆卽兩縣及各衙門選送禮  
儀房坐季奶口若 內廷將有誕喜則預召  
數人候之內直房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  
男者初亦雜試候月餘乃留一人一曰醫婆  
取精通方脉者候 內有 旨則各衙門選

筆塵

四

六

取以送司禮監會選中籍名待 詔入選者  
婦女多榮之一曰穩婆卽民間收生婆中預  
選籍名在官者惟 內府所用之如選宮女  
則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以等  
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如 內廷有喜則先  
期預集老於事者直宿日夕候之事定乃罷  
諸婆中有一經傳宣者則出入高髻彩衣如  
宮妝以自別於曹偶民間亦以此信而用之  
醫婆穩婆事竣皆得出惟奶口一留用則終

其身事所乳得霑恩澤無復出理其食報蓋特隆云

京城西阜城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甃二井屋以塔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爲洞四方通風卽宮女火葬之所也 北安門外有屋數楹名安樂堂 令甲 官人有故非有名稱者例不 賜墓則出之 禁城後舜貞門傍右門承以欽具昇出 玄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建安樂堂後其守者名本堂主

工移北安門外停屍房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塔井中凡 官人故必請 旨凡出必以銅符合符乃遣凡堂房皆掌之中貴人凡授受皆以籍其官人出父兄或在者從棺所送之堂外而止不禁也而亦不得入嘉靖末有 貴嬪某捐貲易民地數畝圍之堂內其後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今亦隆然高起矣

世說所載多非事實如石崇火浣衫珊瑚樹事

定皆無之此君亦當時俊傑若惹不曉事如此血汚西京市久矣豈待趙王倫哉至於豆粥韭萍螯乃三家邨乞兒所爲鋪張豪侈遂至及此殺風景極矣

老學菴筆記云昭德諸晁謂壻爲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爲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按方言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借也放翁偶未之考耳然一疑失問至老悔之而筆之書此吾儕所愧也

筆塵

陳眉公秘笈有云陳希夷聚諸少年將入潤州爲變聞藝祖登極而止夫不知天命之有歸則雖百藝祖登極何關人事何遽中止旣知天命之有歸而又何變之圖也大笑至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此其踴躍與唐明宗願天早生聖人意豈異哉夫腐鼠不可以嚇鷄雞高士豈辦作賊設如眉公言則希夷亦近日李王龍鳳之流爾

眉公見聞錄有云羅念菴拜唐荆川荆川他出



荆川之翁出接念菴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念菴對云此病在它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吾幼時嘗於先公案頭見念菴先生冬遊記具載此語蓋二公皆以宮僚內召相約同赴闕迨念菴至而荆川已先行時已歲暮念菴恐阻水故駐家廣陵而獨身之金陵晤王龍溪諸公相與論學時唐有懷翁爲南曹郎念菴謁之翁言及

筆塵

四

三

荆川有固執不近人情處念菴曰在它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然令郎儘精進久之亦自消融矣雖記得彷彿然大意如此若曰交際一切不受則吾見亦多矣形迹可以矯飾卽貪廉邪正互有之又何必以有無爲校耶如此記載所謂道聽塗說者也

非父而與父同其尊者舅也非母而與母同其尊者姑也故女子謂夫之父母爲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今世俗婦隨夫

而以父母呼舅姑已是二本乃至壻亦隨婦而以父母呼外舅姑不已甚乎每見士大夫亦有稱妻父母爲外父外母者不學之過也甲辰春錫山錢大夫景醇故知也過余而言及報應因舉所聞見曰向同知開封府時謁監司王公明時以鄉曲留款中席而歎曰人命至重居官不可不慎也錢起而請其說曰吾有警焉吾鄉有喬憲僉者姻也治兵蜀中與大將劉顯等奉旨進兵攻九絲城克之數

筆塵

四

三

萬衆殲焉又數年免歸一日爲宴于家庭賓而吾預焉喬居主席有稚而坐於側者其從孫也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蹲焉者蓬首黎面耳貫環是爲何人也坐客驚顧左右尋視無有也笑以爲妄而主人面色如土默不言蓋若有見焉無何客稍稍引去主人亦不留吾甚訝之詰旦遣力謝主人則已死矣夫奉旨誅叛逆玉石俱焚勢所不免且有將在大將也使者雖名治兵徒持文墨論議耳猶得報



若是而況身殺之者乎君其識之以告諸居  
官者慎之哉余曰王公長者也吾嘗識之京  
師斯亦仁人之言也錢大夫又曰吾邑有尤  
生者故解元瑛之從子也爲諸生有盛名太  
守穆公延之郡齋教其諸子晉陵之民有爲  
盜者爲其仇訐諸郡盜懼而介尤之外兄戈  
生請尤生爲解釋尤生許之因爲穆公言穆  
公信之因反坐訐者鉗欽錫山郵舍竟瘐死  
一日尤生之義興就督學使者試閒行市中  
忽見其人從前來爲尤生舉手交臂而過尤  
生固已心動然無他也秋闈既迫至白下入  
貢院趨號舍則有人焉警而起之又其人也  
乃大恐稱疾以出歸錫山遂卧病日以沉困  
尤生素謹事關將軍一日恍忽見關將軍坐  
其牀拊循之生因哀籲求救將軍曰此怨對  
索命吾力不能禁以汝事吾謹特一視汝耳  
生叩首曰此外兄戈生誤我我不知果真盜  
也將軍曰戈生一細民爾能動太守者誰乎

筆塵

四

十四

而尚誰諉哉將軍遂去尤生爲家人言之無  
何竟死

吳中一富家子忽思一日而盡千金計諸人莫  
能就或教之曰以千金盡買金箔擇大風之  
日適廣漠之野於上風解而縱之使隨風旋  
旋於空中成金色世界於公何如大喜如其  
言頃刻而盡夫鄉市不乏貧者衣食其饑寒  
樸死者藥病者或齋僧道或買放生命皆可  
一日盡千金也而莫有爲之計者何哉雖然  
卽有爲之計者彼亦不從也故富人多不肯  
爲善作福非不肯也天不許也哀哉  
千金養性篇云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  
心少過謙謹者自然事閒無物相惱令人氣  
和心平凡人不能絕瞋若用無禮之人易生  
瞋怒妨人導性此言若爲余設也余性卞而  
數奇無便僻使令分觸事易怒多由於此然  
常思之能安命則不怒能恕物矜愚則不怒  
能了心外無法則不怒而不能不怒者正坐

筆塵

四

五

放逸故耳每思覓稍謹慧者以供指使念雖可省曠適以養曠輒復中止昔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此言可以深長思也

東坡頽濱相遇梧藤間就道飭市湯餅脩惡不可食子由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顧子由曰尚欲咀嚼耶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內典有四食以變壞時爲段食以受用時爲觸食段食止許充虛養身而已

筆塵

四

六

至于分別好惡取適口者而進之乃觸食事坡仙但順段食不順觸食故云飲酒但飲濕也

世所行傳奇但知馮京之父以還妾陰德生子狀元宰相而不知父之的名遂以爲名商而爲商此寡陋之過也京父名式爲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京始及第爲荆南通判視其父所

題無一字差者然則京父亦異人也

南唐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趙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今人知王衍而不知輔公祐知宮人之鏡而不知秦淮之石故著之

筆塵

四

七

雲南景東府境內有蛇大僅如守宮常緣樹而棲見人輒墮地則碎爲數段人去復續以爲藥可以已大風癰瘍遠過白花烏蛇之屬人挾筒而往見而掇之以入筒一經人手則不復能續而死矣然亦難值其價與金等名曰脆蛇亦曰碎蛇

西域有撒法藍狀如紅藍花蕤之芬馥清潤至中國價與黃金等卽所謂鬱金香也陳藏器云鬱金香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采花卽香也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

後取之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嫩蓮者相似可  
以香酒唐書云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香葉  
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  
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根此言花色  
不同或不一種今撒法藍乃作紅黃色與前  
書異矣此中人謂之番紅花不知紅花元自  
張騫得之於西域安得又有番紅花耶今之  
所謂鬱金香者惟蜀中有之佳者亦自難得今  
人惟取薑黃代之真鬱香雖亦辛香而氣不

筆塵

四

六

馥烈古之釀酒以降神者此耶彼耶或四夷  
來賓重譯而至者遂爲宗廟用耶或古有之  
而今無耶皆不可知也

今梵侶持戒不殺者於身蟲輒投之地余謂非  
爲人踐踏則復着人爾烏在其爲不殺也後  
閱鷄肋篇載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常依  
釋教置蝨於縣絮骨筒中久亦飢死有人教  
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試  
之信然皆背析而化宜刻之以傳修梵行者

關內劉貽哲謫海南市舶提舉云有持犀杯求  
售者斟酒畫則日夜則月見於酒中酒盡卽  
隱又有珠自然作師子形纖悉畢具

端州硯石中唐以後已漸知名柳公權云端溪  
石爲硯至妙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  
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  
李賀歌雲端州匠者巧如神則此時採者已  
極盛矣蔡條云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  
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硯上焉時未嘗動經

筆塵

四

九

費乃括二廣頭子錢千萬日役五十夫久之  
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枚進御二千  
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願得之詔更  
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俾有司  
封禁端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硯按  
下巖石在深溪中所謂千夫挽纜百運斤豈  
虛語哉彼五十夫豈能辦又安得如許珍材  
蓋徽宗非精人只誇多爾而條之言亦未足  
信也

爛柯山在高要縣東三十六里峰頂常有紫霞  
蓋寶石之氣也石之佳者紫氣鮮潤如臙脂  
中有青紋謂之音絛其文如雲霞如錦綺李  
長吉集中所謂青花紫石硯者長吉詩云踏  
天磨刀割紫雲傭剝抱水含滿唇暗灑長弘  
冷血痕劉禹錫詩云玉蜍吐水霞光淨綵翰  
搖風絳錦鮮非目睹斯石則不知是詩狀物  
之工也

硯譜云下崑北壁石背爲泉水所浸瀾漫湧溢

筆塵

卷四

二十

下流爲溪崑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  
屈曲淺深莫測以是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  
所有下崑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觀此則今  
世所傳宋貢硯非下崑石彰彰矣至我明  
萬曆二十七年採珠內史奉 詔開採使蛋  
人泅而取之則塊生其中有黃臙如玉璞然  
鑿去始見硯材然百不得一焉於是下崑石  
始復出世

易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

精石也而米元章非之謂嘗徧詢石工云子  
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  
中包一子者余意其說必確今乃知下崑石  
品貴重隣於寶玉皆有麤臙褻之如子之在  
胞胎故名之曰子石爾米氏又云下崑既深  
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  
復有聞則所詢石工所見乃半邊山崑及蚌  
坑石耳豈復知有下崑子石者哉

端石堅潤如玉而著墨如泥蓋天生硯材也宋

筆塵

卷四

二十一

時下崑石既不可得而蚌坑等皆山中常石  
故宋高宗翰墨志與蘇東坡米元章范石湖  
輩皆謂端石不發墨而以歛之龍尾方城之  
葛仙公巖石温州之華嚴寺巖石品出其上  
豈定論哉新歛硯絕無佳者而宋硯光滑拒  
墨特甚蓋用久則鋒鋌頓挫遂成棄物方城  
温州石今絕不聞可硯者惟下崑端石萬古  
如新今日所得直追中唐遠出宋硯之上何  
啻千百倍亦一時之盛也

聞之自嶺南來者云彼中良硯材多石璞解去  
麤臃乃得之有至心只是麤石不可硯者其  
如霞如錦如水波紋等千百中之一二爾米  
氏硯史乃謂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  
無估則謂元章目不識端硯可也

宋時品端硯以有眼爲貴有死眼活眼之別至  
以眼之多寡爲價之重輕今所開下品石絕  
無眼而有眼者乃出新坑圓暈重重中有瞳  
神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者然皆下  
筆塵四  
材也此宋之所貴者耶歐陽永叔云眼石病  
也官司歲以爲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  
墨者但充翫好而已非虛語也

古物之所以貴者以今人盡技爲之不能彷彿  
其什一如古銅彝鼎官窰哥窰器物之類是  
也若硯石則生於山中久矣特取有先後而  
石無今古但當論其材之美惡不當論其硯  
之新舊自昔之譜硯者皆然今俗子聞是古  
硯則寶重之聞是新石則不顧至使射利之

徒取頑石草草斲之剗刻殘缺取舊銘刻其  
陰束草熏之使其色變然後曝之烈日中渴  
燥之極飲以墨漿積以歲月洗滌不去售之  
輒得重價閩人蘇人業硯者藉此溫飽此乃  
小兒強作解事者目前紛紛皆是何足道哉  
發墨與下墨不同下墨謂磨之墨易下也石理  
麤有鉉者皆能之然不惟損筆亦能晦墨蓋  
石質麤燥故也發墨者研磨良久金光燁然  
如漆如油而著墨如泥無聲蓋發墨者未有  
筆塵四  
不下墨者石中有火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  
剛生熱故膠生泡墨光豈得發哉歐陽永叔  
誤以下墨爲發墨至謂瓦硯爲第一可發一  
笑也

青州青石硯柳公權以爲第一蓋此時端石未  
著故也唐子西家藏古硯銘曰不能銳因以  
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  
永年其硯今在于潤甫處乃青州石色青如  
靛著墨如泥而不甚發質理亦不堅潤堪與

端石作奴爾

今之俗子於硯則重古於墨則重香甚至曝於烈日使渴甚以受墨瀋而爲偽鏽雜入珠寶以爲珍雖有良材蔑不敗矣宋冠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已嗚呼天下之至異不出于至常非篤好深造未易知也豈獨硯與墨哉端溪石堅潤如玉至于剗鑿不入而著墨如泥不經日洗滌輒不可去蓋其性與墨相入故

筆塵

四

五

是天生硯材自古重之有以也宋人作硯譜錄乃謂龍尾遠出端溪上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蹟於其間其過於端溪以此誤矣今宋硯之爲龍尾者滑而拒墨不復爲世所貴而惟端溪萬古常新豈可同日論哉

端溪出一種白石黑章作山水屈曲之文土人琢以爲屏亦可作硯爲研朱之用

古硯黑漬處洗滌不可去謂之墨鏽購古研者

必以此辨之此三家村小兒強作解事者之見耳余在京師時數見古研有鏽者絕少有若初未受墨者蓋古人謂研不可一日不滌初未嘗使點墨停留安得有鏽今市賈欲以新爲舊故炳草熏之磨墨漬之以變其色而或有病古硯之無鏽亦如前法修治者真燒琴煮鶴手也

筆塵

四

三

鑒硯無奇法石理細潤者必不受墨其麤燥者墨易下而損筆亦損墨色皆非硯材若細潤如玉而著墨如有鋸不數研已濃則天生硯材也然石中如此者絕少故端溪下巖歛之龍尾皆爲世所貴重鑒賞之家不惜重貲購之大抵石之細潤而拒墨者必磨久久則兩剛生熱而膠泛煙浮石之麤燥者性必不堅往往石與墨相雜故兩者皆損墨色若細潤而下墨則自然發墨此理不難見也而知之者鮮矣

研之發墨者又以用久不退乏爲貴龍尾硯在

宋人稱其發墨在端溪下崑之上而今研磨幾如鏡面盖用久退乏故也

有宋盛時端溪下崑石翳泉深取之者得不償失故不復采而中崑舊坑亦竭士大夫所用研石往往皆上巖新坑產耳故歐蔡蘇米輩皆有拒墨之歎至下其品謂不及歛之龍尾方城之葛仙公巖石今世好古之家所蓄古端硯悉此品也以墨試之滑如鏡面不復可用徒以耳鑒目玩而已余嘗謂作書使鈍硯

筆塵

四

王

如娶妻得石女將安用之

洞天清祿集謂唐時所取端溪石無紫者然蘇長公所蓄許敬宗硯實端溪紫石也此在初唐已有之況中晚乎今世所有古端硯雖光如鏡面而以墨試之索索而下覺有鋌用久不乏者多唐末宋初物也蓋盛宋時下崑穴閉絕無此種

唐紫端硯多無眼宋硯乃有眼眼之在石猶木之有節也其膏潤發墨乃由于此故以眼之

多寡爲價之重輕若舊坑石初不藉眼爲重而或者謂惟舊坑石多眼或謂眼爲石病皆非也

黃山谷先生就書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囊捫之卽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之作者又取小錦囊亦有墨一丸谷捫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時作者嗚呼古人一藝之精至于六根互用如此此其心可知口

筆塵

四

王

不可得言而世之人方較量濃淡之間以爲知音不亦謬乎故曰不知者如鳥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造朱挺子法用辰州朱砂有神氣者乳鉢內輕輕研細淨水飛澄陰乾上好入漆截角心紅用廣膠熬水浸之以手搓洗飛澄去黃騰候水清爲度却以淨水再飛澄煎去濁脚紫黑色者不用獨取澄淨鮮紅者再用烏梅湯搓洗二三次隔紙曬乾每砂六兩配心紅十兩



於染肆中取成造紅花汁以新汲水浸之澄去浮面清水取盪底濃汁約盪許作三四次拌朱令濕攤於磁盪內不許見日唯取日色逼乾亦忌見火若犯日與火則通身盡變爲黃矣乾後乃用上好透明真廣膠一兩二錢八分清化半盞頓化候冷和朱搓合成劑一方加珊瑚末一兩冰片三錢二分妙

製朱砂法朱砂如箭鏃如蕎麥起稜明瑩者佳劈砂末砂和尚頭砂俱不可用先以冷水洗

筆塵

四

元

過揀去頑黯夾石者入乳鉢內研極細每砂一斤用河水二十盪入烏梅肉二兩煎湯以廣膠三錢投入同熬化勻候冷去滓濾清用飛朱砂漸加漸澄輕輕傾去黃水以湯盡爲度以紙覆碗面置日邊燂乾不可正晒日中乾後復研又如前另煎烏梅湯飛澄黃臙盡而止燂乾每研時盡一人之力約半日爲度造朱墨卽以前製過砂每一兩入龍腦二分廣膠和之不用餘物爲妙

新安程幼博以漆入油然煙爲墨自說前無古人然宋人固嘗以松漬漆難以取煙矣避暑錄話云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古法以瀝青與油等分用皆取其煙之細也

藥之有助于墨者梲皮解膠益色藤黃雞子清生漆牛角胎至堅猪膽鯉魚膽至黑而澤甘松藿香零陵香白檀丁香龍腦麝香辟膠煤氣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麝香方下筆地榆卷柏五倍

筆塵

四

元

子丹參黃連紫草鬱金茜根黑豆百藥煎蘇木胡桃青皮草烏頭牡丹皮棠梨葉阿梨勒助色皂角除濕氣梔子仁青黛去膠色黃檗研無聲川烏頭使膠力不勁酸石榴皮令研中遲散巴豆增肥多則損光綠礬加黑色多則敗膠朱砂益色此出古墨譜然煙之至精者不假藥物之助假藥物之助者皆色不足也

造印色曬油法 六月上伏日用蓖麻油或真



脂麻油每壹觔入新白芨片四兩

陳去黃飯

鍋上蒸軟又入胡椒壹兩略敲破分入大磁

盆內以絲綿覆碗面晒烈日中盡三伏爲度

油色白如水以滴紙上不暈開卽油成矣

製艾法將艾或烘或晒乾取去粗細二幹又

揉去粗皮不可太揉見綿將艾入砂礮以河

水煮數沸去黃水又換水煮如此十餘次將

艾取起擠水滴紙上晒乾以無痕爲度如有

痕再煮 配法每淨砂八兩入油三兩白蠟

筆塵

四

三

黃蠟各貳錢半白礬貳錢

一方每兩三入油

內攪勻磁罐盛油紙皮紙封固日中晒數日

却以艾綿五錢拌入一法先將艾入印池內

次入油和透次入朱砂拌紅不紅加砂乾則

加油油透加艾

余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利瑪竇出示彼中書籍

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

奪贈余十餘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甚異之

問何物所造利云以故布浸搗爲之乃知蔡

倫壽故魚網作紙卽此類爾又宋時川牋取

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其

品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蓋水力不同

故也

能書不擇筆此浪語也古來唯稱率更令不擇

筆然其字瘦勁多骨少肉故平生喜用狸毛

筆今人兔毫中亦必雜以狸云非是則不健

然稍多卽不佳而歐陽氏能使純者則又何

筆不可使耶然晉人遺意至歐陽氏漸失矣

筆塵

四

三

不擇筆是其長處亦卽其短處正不足稱引

也

小米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嘯物誠

然誠然今天下業筆者推吳興爲第一吳興

又以黃文用爲第一文用死矣有兩孫皆往

來金壇其長者以文用行最有名而最無行

近乃作一色惡筆濡墨作字輒有小米之嘆

而好事者猶以高價購之以手寫字以耳買

筆可發一大笑也其少者以朝輔行與其兄

初至時已駸駸欲度驂驪前矣已乃技日進而筆日益佳每至輒不同余不善書而喜佳筆遇可意者至輒衣食求之然慣使羊毫羊毫之價廉不爲筆工所利故趨余者少而獨小黃生特製遺余余非是不能染翰每來金壇必先謁余余字中無筆而渠手中有眼故喜而識之

漢晉人專工草書故古法帖中真行絕少觀趙壹所云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觚出血猶不休輟則其臻于草聖亦不易矣張芝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

世以淳化帖爲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蹟響榻雙鉤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蹟及唐摹王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載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真跡而舛鑿如是者至於賞鑒

不精真贋並收連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手脚而小楷尤爲失真之極不特晉法盡亡卽褚虞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卽雙鉤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玄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卿餘清堂帖之下甚可惜也

晉人書妙在藏鋒非無鋒也但不露爾唐人則露矣然鋒之爲鋒則無二也趙宋而後此意寢微惟老米一人得之而炫露之極至於掀舞故但長於行而不能真草爲世所譏至本朝諸名家尚未知執使轉運而妄意藏鋒然實無鋒可藏古書法幾漸滅殆盡矣刻石手唐人爲最今世所傳宋榻本神采飛動恍如真蹟如雲麾將軍碑九成宮銘聖教序之類皆唐刻也其轉摺波磔處俱稜角分明故

鋒穎雖露而古人運筆意象隱然在目後世摹勒者亦妄意藏鋒而轉摺波磔處俱以圓渾爲工故成無骨之身無幹之樹停雲戲鴻之刻手固劣亦書家誤之也

吳郡韓敬堂先生家藏黃素黃庭經陶穀與米芾跋皆無之想入宣和御府重裝去之矣徽宗題云晉王羲之黃庭經米氏書史以爲是六朝人書無唐人氣格趙魏公以爲楊許書而董玄宰不知其何據蓋未攷之真誥也按

筆塵

四

三

真誥翼真檢云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祿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第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真受四十餘卷多楊書又云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却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

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據此則此絹本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卽是許掾書今真誥所列皆三君手書多荊州白牋梁時去晉不遠已首尾零落魚爛缺失而此卷黃素如新雖歷代尊奉少見風日非有神物護持亦不至是晉人筆意一壞於王著二壞於文氏父子而小楷尤甚不可不使世人見此本韓長公昨見過以油紙撫本相示已付工刻之矣

筆塵

四

三

今學小楷者大抵宗黃庭經然世所行石本盡作文衡山手脚無復晉人筆意屢見宋榻本已然則傳訛襲謬其來久矣近時穎上得石於井金陵甘氏得石於池皆古刻黃庭經穎上本拙而近古甘氏本工而太今吾寧取穎上爾淳熙秘閣續法帖第二卷有褚河南臨

本乃致佳與黃素黃庭頗相類初疑登善對  
臨或其力不至此及檢黃長睿東觀餘論稱  
其單郭未填筆勢精善乃知從真迹上撫出  
非對臨也余以板本重繕毫髮不爽天下黃  
庭帖當以吾此本爲第一具眼者必領吾此  
語

宋翼每作一波嘗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如高峰  
墜石每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每作一戈如  
百鈞弩發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  
筆塵 四  
縱如足行之趣驟丁如鋼鉤入如崩浪此古  
人運筆取勢之法若胸中有萬卷書無一點  
塵依此法作字何患不到鍾王吾老矣無能  
爲矣後來之秀勉之哉

禮部韻略宋人業學習詩賦者無不人置一編  
猶今之四書五經焉其注援引該博字句偶  
拔當時宿儒如楊誠齋輩往往時出之以見  
奇如配鹽幽菽之類是已而李文定南宮一  
賦不免落韻之失范蜀公彩霓二字亦誤爲

主司所黜以見字釋之不可不正其重如此  
厥後毛晃父子以韻略爲未備故增之而聲  
韻離合之間尚仍其舊至我朝 高皇帝召  
儒臣宋濂等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  
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  
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  
皆當改正後纂集成書大略釐正如 天語  
而註釋則一用毛晃增註 賜名洪武正韻  
頒行天下而韻略自此廢矣余求之三四十  
年得宋本三皆經後人刪節非復全書若不  
蒐而刻之百年後恐無復影響奈無同此志  
者何

正韻之分合尚有可議者如通攝原當分爲二  
韻東冬固當合矣公弓不可合也蓋牙音中  
原有公空頤峴弓穹窮頤兩種公之入聲爲  
穀弓之入聲爲菊豈可淆而爲一此不難知  
而當時儒臣憚於 天威不敢執奏遂致一  
代同文之書不爲世所遵用今亦無 奏請

重修者豈非缺典

古字母三十有六其聲遠而不相涉者見溪羣  
端透定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審影曉匣來  
凡二十其聲近而常相誤切者亦十有六如  
疑喻在魚韻則喻歸本母而缺疑基韻則疑  
歸本母而缺喻不當以疑移分押次泥孃在  
薑韻則孃歸本母而缺泥基韻則泥歸本母  
而缺孃不當以泥尼分押次知照在基韻則  
知歸本母而缺照高韻則照歸本母而缺知  
不當以朝昭分押次穿徹在堅韻則各歸本  
母其在東韻不當以充忡分押次澄牀在京  
韻則澄歸本母而缺牀江韻則牀歸本母而  
缺澄不當以牀淙分押次非敷在基韻則非  
歸本母而缺敷模韻則敷歸本母而缺非不  
當以跗敷分押次奉微在東韻則奉歸本母  
而缺微基韻則微歸本母而缺奉其在孤韻  
不當以扶無分押次禪日在堅韻則禪歸本  
母而缺日巾韻則日歸本母而缺禪不當以

人辰分押蓋法非不精也傳之者失其真用  
之者不得其要耳金陵李士龍作字學正譌  
止存三十一母而知徹澄孃非五母以爲重  
贅悉去之其所離合悉金陵鄉音不可以行  
之四方況後世乎進士何六陽六安人其鄉  
音與金陵相近遂以爲不刊之書用其說改  
定切韻指南序而刻之余恐古法從此漸亡  
故稍爲駁正於此

字何用哉以記聲也有一聲卽當有一字今之  
字多至於數萬而爲聲幾何故吾謂倉頡亦  
太拙矣然猶幸有假借一途可以旁通也而  
後之人輒復造字以益之且一字而有科斗  
焉有大篆焉有小篆焉有隸焉有八分焉有  
行焉有草焉有古焉有俗焉固已不勝其繁  
矣然猶益之而不止有好事者盡古今之字  
而集之可以充棟而其有聲無字者固自若  
也以故考  
學如此則字宜不可勝用矣而婦人豎子以

俗名一事物求誌之冊則執筆不知所措豈  
非字學之一大弊哉

顏師古嘗言西域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  
省而義廣其字之母凡五十其中十六字爲  
轉聲之範三十四爲五音之祖或一或二或  
三至於正載互合而有輕重清濁非清非濁  
等聲其詳見於天竺字源余未之見也昨一  
西僧來自烏思藏精於字學其書卽今 內  
府番經廠中番書與西天梵書稍異亦如篆

筆塵

四

四

之變而爲緣云爾其爲字母亦如前數若一  
音而轉注他母或一音而轉注他韻者皆於  
母字之上下左右別之大略如今之圈平上  
去入之例故其國開卷無不識之字以反切  
卽在本字之內不似此中字反切另注且有  
不能反切者也鳥獸之音草木之聲莫不可  
記而可譜况人言語乎吾恨倉頡不得此法  
故以爲太拙

余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澄清堂帖十餘卷

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乃同年王大  
行孝物後余在翰林時有骨董持一卷視董  
玄宰玄宰絕叫以爲奇特余告以吳江本玄  
宰乃亟就王君求之王君遂珍秘不復肯出  
無何王君物故聞近亦歸太倉王荆石先生  
丁未秋過先生齋中出以見示則已亡失太  
半矣玄宰鈎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  
意後跋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按東  
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蓋南唐後主李

筆塵

四

五

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而  
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踈拙蓋玄宰  
誤以十七帖爲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爲澄清  
堂也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  
之石名昇元帖是又在閣帖之先矣昨晤汪  
仲嘉謂淳化帖卽翻刻昇元帖不知何據當  
又是誤以十七爲昇元爾博洽之難如此  
法帖勒石必假翻朱朱用膠則不甚分明不用  
膠則易於磨涅以刀隨朱宛轉石屑蒙翳每

以意爲之豈能纖毫不爽乃知閣帖只用棗木米老每稱板本蓋有爲也況今世絕少刻石高手而宣歙間剗劂之工刻寫意山水花木皆不失筆意若郭填者能從真蹟精意脫出令以棗木刻之豈復數閣帖哉

定武禊帖石刻有謂唐太宗以真蹟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李沒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置公帑者有謂游士攜此石走四

筆塵

四

聖

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永清取以獻者有謂太宗旣得辯才真蹟令趙模等摹十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者有謂卽江左所傳會稽石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者大抵首說具有原委近是然其爲石刻之鼻祖其爲蘭亭之肖子因於衆論紛紜不能詳其所自出而具見之矣

定武石爲薛紹彭鐫損湍流帶右天五字故世有五字損本不損本然此石一出土之時已

缺首行會字一角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六行列字七行盛字幽字九行盛字十行遊字十四行殊字二十行古字二十一行不字皆有剝損處今世所傳五字不損本乃有一字不剝者皆贗物也

唐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憲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緝更於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

筆塵

四

聖

其書於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證然後註以諸家字書解釋旣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已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敕宣付秘閣賜絹五百疋今唐書與晁氏讀書志馬氏經籍考中皆不載篇目則其書已不傳久矣宋人錢諷



唐韻分四聲而以十一史之句註於下名爲  
回溪史韻凡四十九卷元人陰氏兄弟作韻  
府群玉趙子昂稱其上涉羣書下包諸子賢  
於回溪史韻多矣 高皇帝萬幾之暇嘗好  
觀之故解縉封事有曰韻府出元之陰氏鄙  
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集  
穢蕪畧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  
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  
源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輿下及關閩濂洛之

筆塵

四

五

佳葩根實精明隨旨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  
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  
制作之一端也歟至永樂中 文皇帝乃命  
儒臣彙粹祕閣書籍分韻采入以備檢考供  
事編輯者三千餘人爲卷凡三萬有奇名曰  
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當是納解學士之  
請也嘉靖初年 肅皇帝好古禮文之事時  
取探討殊寶愛之自後凡有疑卻悉按韻索  
覽凡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十六年三

殿災 上聞變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  
甲夜中凡三四傳 旨是書遂得不燬四十  
年復諭大學士徐階選儒士程道南等百餘  
人就史館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而  
命學士高拱左中允張居正同諭德瞿景淳  
等校之以 國家全盛之力刊之於木布之  
四方傳之萬世亦開闢以來未有之盛事也  
然而未聞有議及者將使數千百年後好學  
稽古之士復悵然抱鏡源之恨豈不惜哉

筆塵

四

五

漢懲秦焚書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  
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署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  
府至成帝時頗有散亡乃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  
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  
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群篇著爲七略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此焚



書而後書之一厄也光武明章好文重經術  
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  
臺彌以充積初遷洛陽所載經傳二千餘輛  
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  
東觀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  
書縑帛軍人以爲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  
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  
時焚蕩此則書之二厄也魏氏采掇遺亡藏  
在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

筆塵

卷四

四

更著新簿分經史子集爲四部甲乙丙丁之  
目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京  
華蕩覆石渠文集靡有孑遺此則書之三厄  
也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  
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其後  
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元嘉八年祕書  
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元徽初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凡萬  
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曰經典志諸

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書目凡  
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  
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受命於文德殿內列  
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經典凡二萬三千一  
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士阮孝緒  
更爲七錄曰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  
技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  
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凡十萬餘卷周師

筆塵

卷四

四

入郢咸自焚之此則書之四厄也宋武入關  
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字赤紙文字古拙魏  
孝文始都洛陽借書於齊祕府稍僅充實爾  
朱之亂散落復多北齊遷業頗更掇聚後周  
定鼎書止八千後稍增至萬卷武帝平齊先  
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  
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  
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  
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

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前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唐之克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而已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官人掌之玄宗時又借民間異本傳錄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又於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太府月給

筆庫

四

四

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此則書之五厄也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又詔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此則書之六厄也五季

之亂有國之君疆土旣促日尋干戈而猶汲汲以搜訪遺書爲要務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後漢令凡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於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又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是時諸國分據皆聚典籍而吳蜀爲多宋興之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又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始平

筆庫

四

四

荆南終并兩浙皆盡收其圖書而朱載錢弼彭幹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於是群書漸備矣太宗時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藏書之所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九年新作崇文院成時已增募寫書史專

事完緝先後上經史子書二萬七百餘卷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繆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棄不錄者大觀中祕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常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錄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卽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從之政和中校書郎孫覲言頃因臣僚建白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詔祕書省官討論誤大增入總目合爲一書從之名曰祕

書總目宣和中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順所進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順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祕書省言取索到王闢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頗多詔闢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淳熙中祕書少監陳騏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後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

一十七卷後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中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又多闕自是而宋且不祚矣元立經籍所後更爲弘文院又立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爲職宋元遺書賴以不廢我太祖高皇帝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祕書監圖書典籍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戶口版籍旣又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輩文淵閣書以從購遺書之官四出所蓄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等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來一向於左順

門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貯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合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詔從之然自是而後閣臣旣鮮省覈典籍又多竊取而祕府書籍往往散逸於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臯建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世中外文僚山林碩學記者撰述有裨治理者並令搜採解送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祕而又乞上於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辨析經旨詔下禮部議尚書夏言覆奏仰惟皇上尊祖敬宗右文重道邇者恭建皇史宬尊藏累朝實訓實錄并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理等書及修輯歷代全史

誠帝王希世之曠典萬世不刊之事業也今本官具奏前因具見仰贊 聖謨廣敷文治之意合候 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祕閣所貯經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備開書目行本部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官負用心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本朝名臣碩儒所著述文集凡有補于世教足成一家之言者一體收採藏貯及奏請 召見侍從諸臣亦是仰承 皇上緝熙聖學延見講官以備 顧問之意尋得 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示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 上漸廢朝講矣而請不時召見文書之臣爲忤 旨故并未遺書亦報罷然不遺博雅專使而徒行提學官負真虛應耳夫以我 明之盛崇儒右文超軼前代而購書之詔希闊無聞東閣之藏蕩析殆盡將使萬世之下有遺議焉恐不可以

爲迂闊不切事情之務而忽之也  
載酒問奇字今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盖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爲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繆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爲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書謂鄭重殷勤也而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錫符命之意注云鄭重猶云頻煩也頻煩正見殷勤之意然二釋不妨別用故顏

氏家訓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正用煩煩義不然謂之吾亦不能殷勤可乎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正取殷勤義不然謂之使人通煩煩可乎

北音之鶻突卽南音之糊塗而南人兩用之

黃大癡題張子政所畫山水云山水之作昉自漢唐古筆遺墨不復多見米南宮評品獨稱董北苑山水無半點李成范寬俗氣一片江

筆塵

卷四

卷六

南景也厥後僧巨然陸道士皆宗其法陸筆罕見然筆往往有之亦有逼於董者其有學於然者曰江貫道用墨輕淡勻潔林木樹葉排列珠琲宋人亦珍之視然則大有徑庭矣作山水者必以董爲師法如吟詩之學杜也大元聖世區域之大前古無儔高公遠追北苑其用意高古用墨沉着天真自然特立雖置之巨陸之右亦何忝焉松雪文敏公生於宋末而學問之道凡經史子集古樂府音律

天文地理百家之蘊無不詰其深妙亦豈特書畫而已以其翰墨入神揜其實學耳愚生多幸獲侍杖屨於松雪齋中動經歲月目擊揮灑耳聆議論至於丹書堯翰之理莫不提獎而訓誨之何可忘也惟其頑懶荒惰日以滑稽從事深有負於公耳數十年來見張子政其先世宣勞王室拓開饒漕於鯨波之間爲一代偉事古昔河渠貨殖書傳之所未載者而子孫乃能從事此道雖房山松雪九京可作亦將喜而進之矣僕老垂死誠有愧而畏焉者至正五年六月廿又七日後學黃望時年七十又七觀此則子政乃張瑄之子孫也子政名守中

筆塵

卷四

卷七

蘇長公赤壁賦末云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余平生四見長公手書真蹟皆作食而俗刻妄改爲適可恨也食字之義世

單解者王弼洲公以張蒼傳食酒數石不亂  
釋之亦非是按內典言一切有情皆依食住  
其釋食字云能生喜樂增益身心故增一阿  
含經云眠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  
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膩爲食意以法爲食  
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然則耳遇之而成聲目  
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耳細味之乃知其用  
字之妙也

王弼洲先生文章氣節風流皆當代大家其倦

筆塵

卷四

五

倦汲引後進有海岳不讓涓埃之意自當於  
古人中求之然世人每比之蘇長公則余竊  
不謂然無論其它卽讀其文章弼洲尚微有  
紗帽山人氣長公雖鑾坡玉堂貴人自是從  
十洲三島謫來者何可同日道也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爲文字縛伸紙濡毫何異  
桎梏得趣者哀憤侘傺皆於文字中銷之而  
況志滿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品外錄錄孫武子行軍篇甚訝其不倫後綴歐

陽永叔醉翁亭記以爲記之也字章法出于  
此也何意眉公棄儒冠二十年尚脫頭巾氣  
不盡古人弄筆偶爾興到自然成文不容安  
排豈關倣倣王右軍筆陳圖帖謂凝神靜思  
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吾以爲必非右軍之言  
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則是死字豈能造神妙  
邪世傳右軍醉後以退殘筆寫蘭亭敘旦起  
更寫皆不如故盡廢之獨存初本雖未必實  
然的有此理吁此可爲得趣者道也夫作字  
不得趣書傭胥史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學  
究下初綴對學生也

筆塵

卷四

五

詩卽樂府也古樂府音節至唐而變矣故唐人  
不爲古樂府而以近體爲樂府是真樂府也  
後人析樂府與詩而二之非也然取可歌者  
而爲樂府不可歌者而爲詩猶未爲大失也  
初盛唐近體詩皆可歌者皆謂之詩後人擬  
古樂府皆不可歌者而謂之樂府則非之非



者也近代二三名家句櫺字擬甚至全篇僅易數字自以爲古樂府遂厭薄唐人而不知唐人所不屑者也可愧也

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余不謂然漢魏高古而變化易窮六朝綺麗而情事不鬯若夫窮工極態抉奧發扁極胸臆之所欲言道前人之所未道則唐古詩又何讓焉余爲此論久矣顧不善詩而談詩又違俗如此將爲人所唾罵又誰信之今見于穀峰先生自敘其五言古詩與余意合而後敢出之敘曰余爲五言古風好學魏晉非其質也夫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瑣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耳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哉余既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能遂似之也

嗚呼先生業已爲魏晉而不爲唐矣然猶盛推唐如此若其不能爲者而自以學魏晉爲藏拙此豈特識鑒之高而已哉

四月四日燈下獨坐偶閱袁中郎錦帆集其論詩云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逮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擬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讀未終篇不覺擊節曰快哉論也此論出而世之稱詩者皆當頰面咋舌退矣雖然猶未盡也夫詩樂章也歌之而比於八音以成節奏者也三百篇之歌失而後有



漢魏漢魏之歌失而後有選選之歌失而後有唐唐之歌失而後有小詞則宋之小詞宋之真詩也小詞之歌失而後有曲則元之曲元之真詩也若夫宋元之詩吾不謂之詩矣非爲其不唐也爲其不可歌也不可歌矣又烏取夫五七言而韻之也哉吾固無詩才然其絕不爲詩未必爲無見也

餘姚管

名忘其

嘉靖初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同

官言費里陽明先生初仕提學時獄吏白宰

筆

四

卷三

豬訝而問之則以囚飯餘瀡飼豕既肥而屠之售其肉以充本署公用先生歎曰囚應死之人而不絕其養此國家之仁乃竊其贏餘以自潤此豈人所爲乎立白之尚書散其肉於諸囚禁勿復畜管後奉差歸謁陽明因言先生勲業在宇宙無論已而初仕時如此舉措尚爲人所稱慕語未卒先生面發赤曰此吾少年不知好惡欺天罔人之事賢輩當以爲戒乃稱說之耶耿恭簡公嘗舉以爲言

曰此舉何以爲欺天罔人想其未當處在白尚書一節近於形人之短耶余謂此在一念隱微處自勘自知不在形迹間也陽明先生嘗自言少年初入仕途幾墮落鄉愿坑穽既更患難乃爲狂狷晚年始庶幾中行耳提牢之日正其爲鄉愿時乎余觀世之賢人君子默默墮此境者不少矣學之貴講全在此處不然吾不知其所講何學也

萬曆丙午冬日余過鷲峰寺訪汪仲嘉仲嘉留

筆

四

卷三

午餐高原昱法師王太古吳翁晉皆在焉仲嘉謂余曰公知王節齋所以死乎余曰不知也仲嘉曰節齋爲四川參政時得心腹痛疾醫療之百方不衰日以益甚聞峨眉有道士善醫然不可致也節齋親至山屏輿從徒步至其寓處以示虔道者望見卽驚曰病深矣旣展拜相讓坐定問公於服餌有生用血氣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

歸屈其指曰猶可將及家也節齋遽投檄歸至吳閭輒大下赤色小龜無數是夕卒于舟中余諗於衆曰公等知其說乎夫貪戀軀殼者萬物皆然而龜爲甚故最壽而難死昔有支牀足三十年無恙者愚癡之效也道家顧以爲善導引而欲効之不亦謬乎先王知之故用之以卜謂其有識神在焉古人用之入藥必取自死朽敗者防其得人生氣則復活也活則以人之氣血脂膜爲糧竭卽及五藏六府而死矣本草稱龜甲所主大率破癥瘕已瘡痔陰蝕漏下赤白不言補心腎自丹溪有補陰之說而後世煎膠製丸服之無纖毫之益且有害若是可不戒乎旣歸而識之冊以告來者

藥市中唯麝臍易雜而多僞塵史言宜真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輒者真也堅實者僞也歛人黃聖期爲余言嘗見有鬻麝臍人華服浪游多費因規之曰君之所

業勢在不豐何過侈若是其人曰世之業藥得子錢多無如其者問其母錢曰以銀二銖易麝一銖問其賣之直曰亦以銀二銖售麝一銖然則何謂子錢耶曰吾以它物雜之而其香同其色又同雖老於藥市者不能辨也然則子何以辨之其人恡不肯言固問之因密語曰麝臍之內悉一氣凝結原無滓質第口喻良久泯化無迹者真也有滓質不化者僞也

筆塵

四

空

亦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令人又手指擦禮也生骨節罅間智也痒必以時信也猫亦有五德不捕鼠仁也足跡徧鄰家義也同客飲饌禮也藏有羞幽顯處必得之智也寒輒煨竈信也

劉實庵先生爲吾邑令時余外舅于見素公入縣過主簿門有隸坐門闥不爲起公怒使從人批其頰主簿泣訴于先生先生笑解之曰金壇人批金壇人於吾輩何預而爲之動心

乎夫隸賤役也而鄉士大夫之至於吾室者  
賓也吾役慢吾賓吾亦有咎焉不自引責而  
彼是尤何哉主簿慚謝而退

正德丙子劉襄毅公知金壇縣事始修縣志時  
先大父中憲府君實受聘主之書成王文成  
公爲之序謹嚴詳核時稱良史且六十年而  
未有續之者庠生虞天與年七十餘以所更  
歷私有譏述而文詞猥俚不足步武前躅且  
冰炭交懷不能無曲筆人弗之善也會劉實

庵先生知縣事欲增損前志虞以所撰進先  
生略就而增損之遂付之梓一邑盡譁先恭  
簡尤不喜晚年因重修郡志命堂續丙子之  
遺因循未果友人劉幼安聞之以爲取怨招  
謗貽書止余遂決意不爲今又八年所矣索  
居無事汎覽群籍遇有邑事輒手錄之兼之  
追憶舊聞感慨新事心閒手健時時弄筆窻  
下久而成帙名曰鄉曲記似無與於邑乘而  
將來續邑乘者固不可以不考也至於士風

淳漓民生利病尤三致意焉倘讀之而有缺  
然動念者乎亦不無少補於一方雖怨謗何  
恤哉萬曆甲辰秋七月念日念西居士識

東軒筆錄云夏英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  
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  
相李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  
其句有山勢蜂髻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  
之終卷皆佳句翼日袖詩呈真宗及敘死事  
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今邑

乘主簿中無英公姓名

吾邑俗故淳樸鄉民有白首不識官府者自隆  
慶庚午海忠介公開府江南頒條約有但知  
國法不知閤老尚書等語時邑有一二士夫  
稍不循禮邑令西蜀王侯儼欲摧抑之意稍  
露於是一邑閼然凡一錢交易無不形之訟  
牒不問歲月久近服屬親疎孫訟祖業弟陳  
兄財以卑凌尊以奴叛主比屋皆然南畝之  
夫盡釋耒鋤以告訐爲事城市闐溢食肆至

不能給而邑之風俗始大壞矣忠介亦聞而惡之出榜嚴禁始爲衰止厥後所謂一二士夫者卒因郡守河南王公惟善來重懲向時告者盡復故所失蓋王侯欲損富以利貧意非不善而不知以害之之道利之也

當庚午喧競時余伯父懿齋公爲訟者齧傷其鼻訴之王侯侯詰之訟者曰彼自齧之非關吾事左右無不失笑侯默然叱出蓋以不畏強禦爲名高而不自知庭侮於奸民其傷體殆有甚焉

士大夫非甚不肖孰肯縱下人魚肉鄉里卽有一二武斷者終與閭閻不睦其患苦有數矣惟鄉民之桀黠者爲閭閻患苦最甚平時與士大夫關通錢財因而有隙遇有司不右此輩時猶或歛手遜避若窺探上官有抑疆扶弱之心輒以勢宦欺凌輿訟動必得志因而立僮於鄉曰鄉官如其某吾猶折其角何有若鼠輩於是細民俛首懾伏惟其所吞噬而

莫敢誰何吾於吾邑見之屢矣安在其爲抑疆扶弱哉蓋鄉農柔懦者目不識官府口不能道辭寧受人欺奪至死不敢抗卽以事連逮至公庭又往往以木訥受屈抑無辜而抵罪何嘗受涓滴之潤於不畏強禦之有司耶不虐無告堯舜猶難之今之有司長刁風而庇奸民自以爲不虐無告而不知其所謂不虐者正有告者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歟真不虐者正賴以至誠從事爾誠之至也豚魚爲孚金石爲開而况靈人乎卽有不肖士夫暴橫豪民且將革心向化又何必慘及妻孥擾及雞豚爲伍伯增聲價也哉

余報謁邑僚因談及船事邑僚曰本邑額派修船十六上官每賤其估以屬佐貳首領船成而船中所用之物畢具焉其費視所估或數倍甚且十百輒取諸邑僚私財耳余不覺拊膺曰上官如此而欲小官之廉豈可得哉小

官不廉而欲小民得其所豈可得哉且邑佐貳首領之賦必取諸詞訟則有錢者伸無錢者屈豈暇問曲直耶柰之何徒摧抑一二失意士夫以爲惠小民也

邑僚如縣丞石鏘主簿周仕典史馬鎮安皆以廉能爲邑人所稱頌石周皆以不謹罷而馬遷遠方巡檢貧不能赴官嗚呼上官激揚如此欲望政善民安豈可得哉

前令武林梁公嘗謂人云天下鄉官欺小民惟

金壇小民欺鄉官或問何故公曰金壇士大夫賢者斤斤自守而不肖者相媚嫉因親爲仇遠交而近攻無唇齒之顧而小民反有狐兔之悲寡不敵衆故也

金壇士大夫遇有義舉不肯併力一心往往甲可而乙否此倡而彼不和雖有一二慷慨仗義者亦往往以寡援無助而中罷其來似已久矣故謂金壇人爲烏龜頭言其胸事卽縮也邑之晉人極穢者曰烏龜故惡之而爲之

解曰張文簡公五冠賢關之試故名之曰五魁頭嗚呼居其實欲辭其名得乎

金壇子鵞自宋已著載于郡乘然皆有力之家欲饗大賓則偶一爲之其飼也有法其肥也有時過期則復瘠矣至於供應上官則往往用常鵞蓋難乎猝致故也癸巳以後有御史行縣縣求肥鵞爲饌以鄉紳之饗已者爲準行戶迫於鞭朴而求援於余余辭焉御史訪余亟稱金壇富庶予方言其不然而御史弗信也已而丹徒因糧重欲加派丹陽金壇言于御史御史曰丹陽吾不知若金壇之富庶誠宜加也嗚呼鵞之爲祟如此

周君食自京師歸述舊令尹許少薇公之言以爲金壇士夫遠交而近攻自相殘賊不避骨肉爲風俗之最惡者河南鄉情至厚而固始頗有金壇之風然亦出子鵞豈鵞能爲祟耶然余家自祖父以來不知飼鵞饗賓類用常鵞耳至余奉不殺之戒市無可買則有時不

設鵝雖客疑其慢已而不之恤而竟不免乎同類之攻安在其爲鵝祟也

金壇新令尹至鄉士夫郊迎起於萬曆間然亦以義起不爲過也令尹上計還士庶遠迎有過江者則起於十年間近則幾至傾邑出矣後此士夫亦必隨風而靡恐父母公以爲驕蹇不得不爾故也昔楊晝以釣道語宓子賤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爲

筆塵

四

主

魚也腴而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驅之夫楊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今之士大夫妄意令非子賤而以陽橋自處是慢令之尤者也鄉士大夫閉戶讀書不事干謁宜爲郡邑長吏所重而多以落落見疎忽有非望之訟在公庭則藉手推抑之如此者多矣然其爲人可知也吾邑張虛菴先生棄雲南守歸山日唯讀書賦詩課花鳥不入城市會有仲子之訟

守意叵測先生不得已拉先恭簡與偕至郡庭迄於屈膝而後爲之少降顏色焉至今仲子尚不得牽復而先生亦未與於里社之祀嗚呼是時爲守者賢守也而猶若此得不爲世道人心長太息哉

巡按御史何公行縣畢訪余問曰貴邑之南有雄鎮爲通杭湖徑道者乎余曰有之其地名湖溪然非雄鎮也明公之問其有爲乎何公曰有投牒稅監言商舶多避許墅稅而由此者欲增設抽稅官爾余曰縣之自北而南淺狹不通巨舟故商舶不得至焉惟湖人之糴穀者往來於此巡檢司時取錨銖以自潤然恒饑欲死設有商舶而何以至是已而別去後杳不聞行勘蓋何公納芻蕘之言而寢之也至今邑人不知德焉嗚呼賢哉

金壇地僻非商賈所集既無末可逐而小民又安故常拙于謀生第賴南畝所入耳富家亦唯租入是籍故田多者爲上戶然至萬畝者

少矣往往屑麤麥爲稀漿以充腹而高大其屋廬以侈觀故吳人嘲之曰啜薄粥起大屋然因屋之大也遂浪得富庶之名而吏部第天下郡縣繁簡亦註曰地僻民饒地則誠僻矣民果饒乎哉

金壇額設民壯二百名專爲捕盜守城之用而今皆不然率市猾惰農充之以勾攝公事爲業馮恃城社妄作寒暑爲閭閻之害不可勝言近年城中典肆兩遭劫掠白龍蕩之剽奪

筆塵

四

古

殆無虛夕數壯夫之力可以縛之而無敢誰何者不知歲糜數千金養此輩何用與其竭民脂膏有害而無利曷若一切罷去以少紓吾民也

勾攝公事萬萬不可用公人蓋其所至之地雞犬不寧無論已而需求稍不遂意輒以拒捕爲名爲膚受之愬以激上官之怒其昏懦者至于惟其言是聽則是曲直之斷全在此輩掌握而欲刑清訟簡事得其理民得其所豈

可得哉

盜與捕盜者州里惡人之可備憲訪與窩訪者皆密交也水火貓鼠合爲一家而欲盜息奸戢得乎

蘇松常鎮兵備道所轄地廣而事繁每直指使者行縣則郊迎陪謁廟慮囚閱操縣縣皆然故爲此官者每疲於奔走余在翰林時言於政府謂不若以糧儲水利歸併兵備而分而兩之政府以爲然會言官有建白者遂有

筆塵

四

圭

常鎮道之設

先恭簡以鴻臚卿家居時每張蓋入縣縣令頗不憚姜鳳阿先生亦以爲入縣不宜張蓋也余質之先公先公曰鄉士夫謁父母官不張蓋禮也父母官報謁而因去蓋以報之亦禮也此鳳阿之所執也今吾邑不然鄉士夫去蓋以謁令令則張蓋以報謁是明以令驕士大夫而士大夫去蓋自如則爲諂而已矣吾惡夫士君子而以諂事令也故寧張之

2034503

2121.5

16b

金壇自建縣以來無以善書名世者書史會要  
稱戴幼公善書筆畫疎瘦婉麗勁疾不在唐  
諸子下然不能以書名世者蓋以才學著又  
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也

元有王翼字元微號華陽生金壇人有所篆四  
書行於世見書史會要

萬曆甲辰九月七日未申間地震有聲如兩舟  
相觸者十一月九日復然月杪丑寅間復然

筆塵

四



21181888444583

鬱岡齋筆塵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尙書要旨已著錄是編第一  
卷所載論醫諸條凡四十頁皆深切微妙得古人  
法外之意與所作證治準繩足相表裏其他礪論  
天文算術六壬五行家言以及賞鑒書畫之類亦  
頗足資參考惟生於心學盛行之時凡所議論大  
抵以佛經詰儒理甚至謂教習庶吉士當令看楞  
嚴經是何言歟